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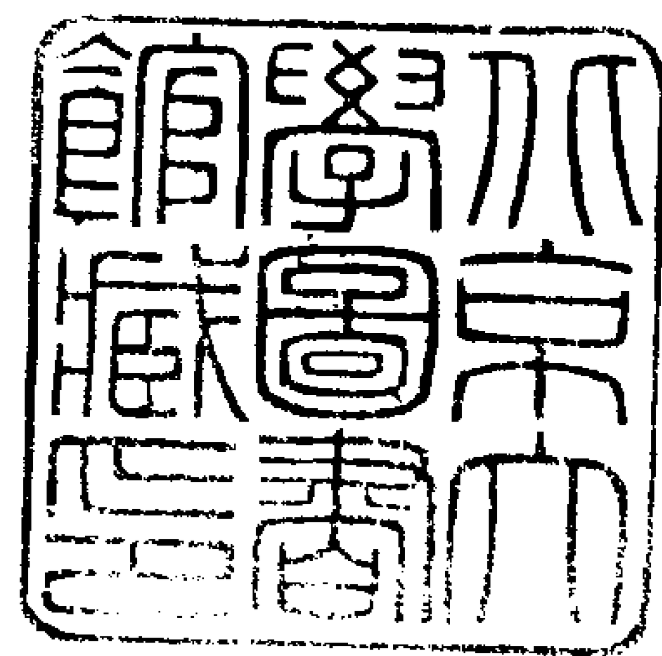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34



齊魯書社

日照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邑令楊士雄監修，邑人丁峕纂輯。士雄，浙江義烏人，由監生康熙三年任，至十一年奉修邑志之檄。邑本有志，經鼎革後，板籍散亡，多方搆求，得明前尹杜一岸原志二冊，及劉潮錄草一冊，相啟運錄草三冊，乃聚邑進士丁峕主編纂之事，於是依據所得諸書，更采之禹貢、水經、山海經、通志、郡志等，兩閱月成新志十二卷。按日照舊志創於明萬曆十八年邑令杜一岸，一岸以邑志乃述一方之事，以備考訂，無志不可以為邑，遂決志創修，於是搜羅散帙，博訪故實，會教諭王塾、訓導吳可學等斟酌羣採，訂以郡志，削其不經，錄其可信，其大綱分地里、建置、食貨、風俗、秩官、人物、徵兆、藝文八類，下列細目，規模略備矣，日照有志自此始。至士雄時，邑志不續已八十年，因奉命重修，以舊志草昧之初，其文多不雅馴，然究為邑乘權輿，焉可廢棄，於是取其資材，裒其體例，故是志以前志大綱細目，俱近繁複，遂從豫志，只用條目，不舉綱要，全書分圖考、沿革、分野、祥異、疆域、形勝、山川、風俗、時序、城池、墩台、武備、鄉里、戶口、地畝、錢糧、鹽法、土產、職官、公署、倉廒、坊表、街衢、市集、鎮店、鋪舍、橋梁、古蹟、邑景、丘墓、學校、典禮、徵辟、進士、舉人、歲貢、恩選、恩例、太學生、武舉、武弁、吏掾、壇祠、寺觀、名宦、宦蹟、貤封、鄉賢、人物、儒林、忠義、孝子、列女、隱逸、稱年、僑寓、僊釋、外徙、兵火、政事、文苑六十門，殊嫌繁冗複雜，其典礼、儒林、宦蹟、稱年等，皆杜志所無，新為增立，詩文舊載各條之下，是志彙入文苑，俾便檢閱，是志有目無綱，自謂便於披覽，實則尚不如舊志體制之簡純，內容大部仍采之舊史，每門之前冠有小序，亦錄之前史，以存其舊，並注明舊志二字，每篇末之敘論，則標明丁峕論曰，使讀者一見即知乃是志編纂者之言，是志體例雖未盡善，而取材謹嚴不苟，每條之下多注明所引原書，致所取[illegible]史料，多明一統志及郡志等，仍不失為地志中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日照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五十四年增刻本

邑令楊士雄原本成，永健增訂。永健字毅菴，益城人，由進士康熙五十一年任日照知縣。時距康熙十二年楊志之修已四十年，邑人有請重修者，永健輒謝不敢，以其事大而典重，懼不克勝任。至五十四年，因科舉增排律六韻，邑之士夫皆學為詩文，永健乃取舊志增入詩文、疏奏、碑記、雜文等，尤以自作最多，故是志實不過翻刻楊志。目錄內容全仍其舊，只文苑一卷略為增修，餘皆無所增續。蓋永健既增藝文，則應將此四十年間社會之變遷、建置之興廢、文化風俗之消長一一續之，乃不此之務，僅增入詩文數篇，又為己作，復盡刪前序，竟似己書。其鄙陋荒謬，不足責矣。且雖云增訂，實等未修，毫無價值之可言，徒見增訂者欲冒竊名之可恥耳。

日照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邑令陳懋修，邑人鄭作相等纂。懋字沐三，清苑人，由舉人光緒九年任日照縣。志自康熙壬子續修後，歷二百餘年未有增續，事蹟湮沒，紀載散佚。邑人丁守存，道光進士，由督辦直隸、山東團練，退老家居，取其族子庭陔所彙志稿十二卷，刪繁撮要，欲彙為邑乘，未竟而卒。懋恐兹事中墮，所輯失亡，邑人亦以為請，乃集邑中紳儒，以丁所彙輯志稿及舊志為藍本，發凡起例，重為釐訂，又徵文考獻，稿凡數易，以邑人鄭作相任修纂之責，懋總其成，閱三年始成。全書分疆域志、營建志、食貨志、禮樂志、秩官志、選舉志、考鑑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擬餘志十一門，下分細目，於舊志體例多所變更訂正。以舊志條目近於繁碎，乃立大綱十一，以小目附於下，俾易披覽。舊志名宦、秩官分列，是志合併為一，以名宦政績分繫於各官之下。金元以前無可考者，則搜訪碑志，分職補入。以舊志祥異、兵火、海防等併為考鑑，蓋以天地之道總歸之人事。人物志舊志分類纂敘，是志則按時代列入，觀覽時較為詳悉。是志除考鑑志名目稍晦外，其體例內容較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志、大概完善妥實、而取材豐富、考訂精詳、尤為前志所不及、誠照邑之令典也、

恩縣志六卷 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

邑令孫居相修、雷金聲纂、居相字拱揚、山西沁水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一年任、蓋恩志創於天順丁丑、至嘉靖丁酉、始繕成之、萬曆乙亥、己丑邑令韓屏、吳永裕、各有增輯、嗣皆以陟秩登朝去、所增輯者未臻厥成、二十一年居相任恩邑知縣、見文獻之缺佚、乃徵集諸學博士考繪圖史、采摭故實、益舊裒新、訂為六卷、全書分輿地卷一、建置卷二、貢賦卷三、人物卷四、雜志卷五、詞翰卷六、下附細目五十三、各有論著、是志雖簡略不備、然創始而能粗具規模、亦殊不易、恩邑今舊梗概、略備於此、惟板章字跡、模糊不明、使讀者有目眩之感、然在創修地志[illegible]中、要為可資參攷之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恩縣續志五卷 清雍正元年刻本

邑令陳學海修、韓天篤等纂。學海字二登，江西永豐縣人，由進士康熙五十八年任。以邑志自明萬曆時前令孫居相創修後，距今百二十餘年，未有繼而修之者。政教賦役，今昔殊異，倘不及時續修，則何以信今傳後。因訂定凡例，蒐采故實，集邑中紳士，凡建置、貞烈及事無巨細，凡前志所未有者，皆各為一書，編成後復刪潤訂正，共成書五卷。全書分建置卷一、貢賦卷二、人物卷三、雜志卷四、藝文卷五，下列細目二十八。其體例全

做故志，惟去其輿地一卷而已。又改詞翰為藝文，不無進步。是志因續前志，故各卷中凡舊志已有載記者，則僅標明如舊志三字，以建置卷中最多，蓋城池、官廨等皆歷久不變者也。以接續前志，故起自萬曆，所增多順治康熙間事，尚稱簡明。惟須與前志合閱，始能見其條貫耳。

重修恩縣志十卷 清宣統元年刻本

邑令汪鴻孫監修、茌平劉儒臣纂輯。鴻孫字雲賓，安徽盱眙人，由監生光緒三十四年任。以恩志始修於明萬曆己亥，續修於雍正癸卯，迄今又二百餘歲，雖疆域依舊，田賦猶前，而社會之變遷，風俗之澆漓，皆與昔大異。倘聽其湮沒，則年深代遠，文獻無徵。且舊志十九殘缺，不惟志所未載者闕略弗傳，即志所已載者，亦漶滅不可復考。乃決重修邑乘，適山東通志局采訪劉儒臣至恩，鴻孫乃聘之任總纂之責，以邑中學士助之，

并設志局，網羅搜輯。儒臣重訂凡例，取舊志新材，刪其繁冗，補其缺略，閱五月而稿成，成新志十卷。是志為儒臣一手所纂輯。全書分天文志、輿地志、營建志、食貨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記十門，附細目六十有二。較之舊志完備多矣。是志雖以舊志為藍本，而增其缺略，變其門類。舊志以兵防、郵政隸建置，倉庫、耕貢、賦、兵差隸雜志，而無食貨、武備兩門。是志以倉庫歸於營建，郵政入於食貨，兵防、兵差同入武備，皆甚洽當。其田賦、戶口則以賦役全書為據，是時已

行新政、其學堂、選舉、為舊志所無、是志以學堂入學校、以選舉附於兵防、皆能不悖體例、舊志鄉賢、人太寥寥、是志以名人事跡殊異、分為宦業、儒林、文苑、志節、孝友、義行、隱逸、貞烈、流寓、方技、仙釋、壽民、五世同堂等、殊嫌繁複、又以舊志雜志一門改為雜記、恐與諸志相混淆也、大抵言之、是志取材豐富、體例亦備、書中凡事之可疑者、則附以按語、考證亦翔實、洵地志中之佳本也、

莘縣志十卷 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邑令張朝瑋修、孔廣海纂、朝瑋字伯玉、河南澠池人、光緒十三年任莘縣知縣、莘志自康熙五十六年前令劉蕭續修後、久已失修、咸豐時板燬於兵燹、邑遂無志、至光緒時已百七十餘年、朝瑋屢欲修輯、邑人皆畏其難、旋於故家獲得舊志、復取郡志為參攷、即以舊志為藍本、增其缺略、續以新事、數月而新志成、書共十卷、內分封域志、建置志、食貨志、襍異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八門、下附細目五十、體例較前完備、是志取材甚豐、編次亦當、將各重要功令、入於各條之下、使讀者知其因果沿革、又凡舊志記載未實之處、皆重加按語、為之糾正、故是志足稱言簡義賅、惟以襍異獨列一卷、而藝文志中又附英靈、廟祠等目、皆於志例有未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莘縣鄉土志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莘縣知縣汪錫康修纂、輯。是志實前令周某與邑中士紳所編纂，甫竣事，錫康奉檄蒞任，因是時西洋學藝輸入，各地小學均有歷史地理等科之設，於是朝廷遂命各郡邑編輯鄉土志，以備小學教科書采輯之需。是志卷前附全境地圖，不分卷，只分歷史政蹟錄、兵事錄、耆舊錄、戶口、宗教、實業、地理、鄉里、祠廟、古蹟、坊表、橋梁、市集、學堂、山水、道路、物產、諸門，記事以簡明為尚，有如簡略之地志，然是志所輯雖簡，而條貫明

晰，較之地志之陋略者，尚足徵文考獻，中以耆舊錄為最完備。

費縣志十卷 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邑令黃學懃纂修。學懃字敏若，江南南陵人，由舉人康熙二十五年任費邑，故志雖創於明隆萬之時，中經鼎革，板章脫落，字畫漫滅，又事蹟多闕，撰次失宜，故學懃謂修志在接古續今，今不難續，獨難於接古，因此數百年閒事，故典失傳，凡疆域山川之辨，風土人物之異，僅旁見於斷簡殘編，與夫傳聞野錄，不信無徵，識者浩歎。學懃乃集邑之紳士，考訂舊聞，蒐羅新事，凡六閱月，成新志十卷，全書分地里志、建置志、官師志、賦役志、秩祀志、科貢志、人物志、文藝志諸門，列細目六十二，是

志雖云重修，實如創作，體例尚稱平實，諸目中各有論斷，皆志在規世。是志之成，因史實散佚，且匆促成書，不無缺略，然聊勝於無，凡徵文考獻者，亦可得其概略，欲其詳備，則有待於後之增補者矣。

費縣志十六卷 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邑令李敬修纂修。敬修字濟生，直隸保安人，由進士光緒二十一年署任。以費志自前邑令黄學懃重修後，已失修二百餘年，此二百間，政治之廢興，風俗之移易，功名節義，賦役物產之盛衰豐耗，皆不可以無記。又咸同之間，捻匪土匪肆擾縣境，幾及十年，始就廓清，其忠義節烈舍生蹈義者，綱常名教所關，不當聽其湮沒。倘及此不修，則不惟前事愈遠而難稽，即此數十年事，亦漸歸於泯滅，文獻無徵，固官斯土者之責也。且檢閱舊志，既簡且疏，敬修乃集邑中紳士相與謀商續修。邑乘時主邑中講席者，爲其同年楊翊宸，以之任分輯之責，故是志翊宸之力居多。未及一年，遂成新志十六卷。全書卷首爲諭旨、恩詔、巡幸、典其次分疆域、山川、封建、職官、宦蹟、賦役、倉儲、恤政、祀典、學校、選舉、仕進、封贈、廕襲、人瑞、兵事、城池、公署、街道、橋梁、人物、列女、古蹟、金石、著述、邱墓、牌坊、祥異、軼事諸目，不紊綱要，較之舊志雖爲完備。其體例繁複，殊屬瑕疵。既有祥異、人物，復列人瑞、兵事、營汛，並列金石、古蹟、邱墓共存，皆有疊床架屋之病。序文中自謂以人物志最佳，亦不過勸善懲惡，以發潛德幽光，爲職志，殊無他長可取。職官表缺略尤甚，是志驟視之似取材甚博，詳加考訂，則仍漏略。惟較之舊志詳備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平縣志十七卷 清嘉慶三年刻本

邑令萬承紱修。承紱江西南昌人，由監生乾隆六十年由壽張知縣調署清平。以邑志自康熙五十六年前令王佐重修後幾及百年，若不及時修輯，何以傳信。爰率紳士博訪廣咨，凡傳聞紀載故墟遺址，皆搜羅無遺，復聘浙江舉人周以勳負編纂之任，三閱月而稿成。其體例准以司馬孟堅之法，不為類書纂事之言，全書共十七卷，紀一、表二、圖三、書六、列傳五。都十七篇，即恩澤紀、職官表、選舉表、輿地圖、建置圖、水道圖、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名宦列傳、鄉賢列傳、前志列傳、列女列傳、前志列女列傳等，不分細目，是書體制雖別出心裁，然實不合於志例。且萬氏斤斤以文章自詡，並強使體例之近古，其一紀二表三圖五列傳尚不支離，獨以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所隸職務，分纂六書，徒襲史漢以書名篇之文，而實不稱，復變前志之例，分叙其事蹟於各篇，使史料渙散，讀者不知所從，其前志列傳一卷，亦重修前志邑令王佐之序文等二篇，王以前又無稽考，殊太簡陋，蓋

舊志原序，置於卷前可也，何必獨列一卷。其職官表等亦缺漏不完，名宦鄉賢更為簡略，故是志體例既不妥善，內容簡陋亦甚，烏足以考文徵獻哉？

增輯清平縣志十六卷 清宣統三年刻

邑令陳鉅前監修，邑人傳秉鑒纂輯。鉅前，福建閩侯人，由進士光緒三十一年任，宣統二年復任。秉鑒字蘅唐，光緒丙戌進士，由戶部主事官至甘肅蘭州知府及新疆監理官。以邑志自嘉慶時萬承紹重修後又百餘年，其間時勢之變遷、人事之更移、制度典章之以時增損，且是時西洋法制已入中土，秉鑒欲續纂邑志，使後來者有所徵考，於是鉅前及邑人遂舉秉鑒任編輯之事，旋因奉命赴新，乃輿稿而行，取舊志而增續之，又以萬志體例支離，乃變其法則，稿凡數易，始成書十六卷。全書分恩澤、圖說、輿地、建置、食貨、典禮、學校、武備、職官表、選舉表、仕宦傳、耆舊傳、列女傳、雜志十四門，下附細目甚繁。是志體例雖糾正前志之失，然亦未盡妥善，內容雖多增續更易，大半仍前志之舊，故缺略亦仍其舊，殊負增輯之名。其恩澤、典禮、耆舊等篇，皆可不必另立專目，附於他卷即可。且圖說、輿地並列，而圖說之下又有輿地，更屬不經。故是志體制實雜亂無章，內容亦簡陋，如前足見作者未能博徵廣輯，坐使文獻無徵，爲清平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益都縣志十四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邑令陳食花修，邑人鍾諤等纂。食花，福建海澄人，由貢士康熙十一年任。時正值全國郡邑普修地志，以備一統志之采擇。按益都縣志在明洪武天順間已有創始者，而其籍不傳。嘉靖時光祿卿馮惟訥曾集邑人纂輯，惟邑之有志則自萬曆戊午邑令田仰始。至康熙時已六十年，其間兵燹滄桑，板圖、賦役多與昔殊，藝文典章多不備載。食花奉檄重修邑乘，乃設局於雲門書院，集邑中先達及膠庠諸後，博采詳徵，事實則詢之故老，紀載則求之典籍，分負纂修之責者有鍾諤、楊謙、李煥章、楊鍈諸人，自秋徂冬，不三月成新志十四卷。全書不舉綱要，僅列細目，至爲繁複。除卷首爲姓氏、凡例、大略、圖考、舊敘外，本文分疆域、沿革、星野、山川、要隘、風俗、戶口、田賦、倉儲、物產、古蹟、官署、學校、祀典、武略、城池、坊表、津梁、驛遞、鄉社、市集、陵墓、寺觀、封建、職官、宦蹟、選舉、事功、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卓行、僑寓、列女、方技、仙釋、祥異、遺文、藝文、雜志、補遺四十四門，殊嫌冗複。遺文、藝文並列，雜志、補遺共存，武略

之外復有武功、山川之下又列要隘，其重複並見，不知剪裁，故是志體例實龐雜無章，蓋是志大病，在分纂之人太多，而無人總其成，金抱雖負修纂之名，實僅諸生分任，故除分類冗複外，書中記載有前後倒置，有敘述漏誤，其論著有鍾諤曰、楊鍰曰、李煥章曰等，名不相謀，各言其言，使閱者增淩亂無章之感，烏足以考文徵獻哉。

益都縣圖志五十四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邑令張承燮等修，法偉堂纂。承燮字雲心，陝西人，由舉人任益都縣。志創修於明，重修於康熙十一年知縣陳食花，為書十四卷，體例雜亂繁複，內容簡略訛脫，不特不足以徵考文獻，且使閱者不可卒讀，識者病之。光緒十三年，承燮為益都知縣，謀所以增修釐訂之。於是延邑中紳士主採訪之役，以旌賢書院山長膠州法偉堂任編纂之事。未幾承燮遷調，他去，偉堂則仍博采旁輯，不為中輟，至光緒二十八年，邑令李祖年見偉堂所輯圖志，將告厥成，為之校補刊行，書共五十四卷，大多仍沿前志之舊，故訛誤亦如前。誠重修者之遺憾也。全書分天象圖、地形圖、道里闕方圖、水道圖、大事志、疆域志、山川志、風土志、古蹟志、營建志、官師志、食貨志、典禮志、學校志、選舉志、武備志、藝文志、金石志、人物志、雜志諸門，所附細目，不可勝記。是志創立綱要，已較前志為進步，惟繁複仍多，尤以人物志所收太雜，其數量幾佔全書之半，復分儒學、忠義、節孝等細目，名目雖繁，亦不過抄錄史籍而已。人物

門中又有外傳，謂所以救舊志之疏略，專記叛臣、僭逆等，於地志中殊亦不必。是書承前志冗煩之後，正當力求減併，使綱目明晰，條理貫通，乃更以詳博為主旨，於是較之前志更蕪雜矣。宦師志尤凌亂不可稽考，故是志實毫無價值可言，徒災梨棗而已。

湯源縣志略不分卷 民國十年鈔本

無名氏纂修。湯原在清時屬黑龍江省轄，清光緒三十一年始設縣治，舊無志書。此篇不分卷，不著編者名氏，亦不著編修年月，封面標載湯原縣志略王字，書內記載皆止於民國十年。職官表知縣末人為伊徵，繼任民國九年十一年任，以徵之慶至民國六年任林甸知縣，按有林甸縣志略，權之，或此書係出于民國十年徵慶之手也。全書敘述極簡，分沿革

而論，自序之三百餘字，於湯原建置明清兩代之沿革始末概及，可謂疎漏之極矣。他如藝文叢談，取文[illegible]該類均一字未載，其餘各類，亦皆就當時之事隨意簡述，遂草率舊辭，表列一人，餘均缺如，縣田志略，有未能免疎遺之病耳。尤有論者，湯原設于光緒三十四年，府職沿革表，知縣首標以光緒三十三年到任之劉虞卿，三十一二十三兩年，則付缺如，且志前小序，亦未言及委署知縣，是否起于光緒

三十三年，仰起於二十一年，而竟遠失其名姓，其不經
也。全書不分卷，首為輿地志，下分經緯度、沿革、疆
域、山川、人種、物產，次為建置志，下分城池、團塞營
壘、津梁、驛站、廨宇、壇廟、勝蹟，又次為經
政志，下分民治、警政、民團、法衙，又次為財政志，
下分田賦、雜捐、稅捐、鹽郵（無）、墾法、錢法、公債、
墾務、站丁地（無）、拓墾（無）、稽墾（無）、清丈、林
務、礦務、漁業、牧業、商政、郵政、電報局、
路政、航政（無）、教育，又次為禮志，下分吉禮、嘉
禮、賓禮、軍禮（無）、凶禮，又次為武備志，下分旗兵（無）、
防營（無）、陸軍（無），又次為職官志，下分文職、武職、
名宦，又次為選舉志，下分議會、議員（無）、明經（無）、
薦辟、陸故（無）、甄錄（無）、科學、試驗（無），又次
為人物志，下分列傳（無）、忠節、孝友、義行、烈女、
流寓（無）、方技（無），又次為藝文志（無），又次為叢
錄志（無），又次為雜記志，下分奉諭之
記（無）、呼倫貝爾之變（無）、胡匪騷擾、辨疑（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甸縣志略不分卷 民國六年林甸縣公署古 抄本

知縣事伊雙慶纂修。雙慶字賡忱，吉林
雙城人。民國二年十一月到差，任稽墾局專
員。民國三年十月改為設治局，勸辦國民學
校三所，改民團為巡警，組織警察所，創
辦保衛團。民國六年七月改升三等縣，缺
遂奉委任代理縣知事。林邑居於蒙界
三間房沿革至清以前，多無可考，蒙界
原屬杜爾伯特旗地，蒙戶寥寥，屢有荒緊，
首界尤為一片荒涼。自清光緒季年，蒙首
兩界，隸安達廳界，名為東集鎮，附屬
段，隸龍江縣界。民國元年十月，經都
督宋小濂為督催墾闢，招徠佃戶，叶設
五家集鎮稽墾局，嗣因墾戶日集，漸
臻繁盛，距安達縣窵遠，人民訴訟不便，
於民國三年十一月，經伊雙慶之請，改
為林甸設治局。四年由龍江縣劃出，附郭縣
併縣管轄。六年七月奉文改為三等縣，

此書為[?]代理知縣[?]所纂修，書名
稱志略，乃未刊刻，子知派所定本而全篇
分類，亦漫無倫紀，敘述亦詳簡不一，如職
官志之職官載伊氏人武職名宦，皆係
封作送華志舊辭，傳列羅文選人，餘亦
無載，至於人物、藝文、外、文徵志，皆分首
目而一字未述，惟傳略分類既簡述
說亦詳盡，地[?]僻壤，文化[?]低，而
設縣又晚，文獻無徵采採，且此書之編，只不
能盡[?]于編者之跡也。全書分類什
設革、疆域、山川、人種、物產（物產諸小目從
屬輿地志，而此書未列大目）、續政志，下分民
治、警政、財政、墾務、林務、鹽務、漁政、
商政、郵政、路政、教育、司法行政、禮志，
下分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武備志，
下分領兵（無）、防營（無）、陸軍、駐防、志文
職、武職（無）、名宦（無）、選舉志，下分鄉舉、
明經、舊辟、派貢甄錄、知事試驗，人物志，
下分列傳、忠節、孝友、耆行、藝術、流寓、方技、
藝文志，下分論勅、奏、文、詩、歌、照讚志，下分
龍名錄（無）、法制（無）、災荒，外紀志，下分雜事、
丞考（無）、紀事、志餘（無）

海倫縣志十二卷 民國十年鉛印本

知縣事常蔭廷修，印墨附生滿洲胡鏡海纂。
蔭廷字梧襄，奉天梨樹縣人，民國二年任海
邑吏，清初屬索倫部，旋隸黑龍江將軍
設呼蘭、八卡倫境內，同治元年，屬呼蘭廳，
光緒十一年，將軍文緒奏分呼蘭地設綏化
廳，治三十一年，又改建為府，有餘慶縣，上
集一廠，民國二年，始改為縣，蔭廷無志書，民
國六年，蔭廷始爲勸修，先聘鏡海爲總
纂，規模已具，而鏡海於八年作古，事遂中
輟，以[?]任[?]廷丁外艱解
組，續制[?]又延朔[?]九年，全書始成，十
年鉛印行世，全書体例一切悉照省通志
例，無稍變更，而[?]之書，什有黑龍江外
紀、東三省政略、卜魁紀略、黑龍江纜志、
滿洲源流考以及金元明諸史，與私家
之著述，故每類所述，書稱詳備，而山川之名
俱從今稱，舊記名稱，亦皆備錄，俾得異同

金元明清史互相印證，以呼蘭河，金史作活剌渾水，一曰活剌渾河，又作胡剌溫水，明一統志作忽剌溫江，清一統志載東通志作呼倫海、黑龍江作霍倫河，此志從今稱作呼蘭河，以地名備載於此。若山川之名，轉輾繙譯，重音不重義，蒙古名尤多，難衷一是，姑定此例，以劃一之。又通篇紀述詳今略古，首述修志原古今兼重之意，此係以縣治建設較晚，諸書記縣事者均少引援，因難作例，不得不稍變耳。帳[illegible]地理不載門[illegible]蓋年列于人物之中，且不立表，標明年次，以科名爲綱，敘清首數列傳，述事蹟，藝文中律錄入他人所撰廷封之舊文，於篇幅皆牽連，亦志体之一家也。全書十二卷，卷一爲地理志，卷二爲建置志，卷三爲吏治志，卷四爲財賦志，卷五爲教育志，卷六爲人物志，卷七爲禮俗志，卷八爲實業志，卷九爲交通志，卷十爲外交志，卷十一爲武略志，卷十二爲藝文志，小目七十有六，節木備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慶城縣採輯通志事略不分卷 民國十年慶城縣公署鈔本

無名氏纂修。慶城當未開墾以前，原係蘇拉達子之圍場，至清同治二年，已歸蘇蘇、招戶開墾，此地遂隸巴彥界內，名爲富家窩堡。同治五年，有民戶于清來此築室，到者接踵，遂借于清二字之音，以取義相沿稱爲餘慶街。光緒十年，縣西綏化設廳，此地復劃歸綏化管界，設分防經歷。三十二年，始設縣治，即本前餘慶街之名定名。至民國三年，因與南省縣名有重同者，始更改爲慶城。是書不著纂修姓氏，尾頁有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三字，篇目三事，亦均出於民國九年，不知此書纂修于何年，無疑。全書所述多有遺漏，再也稱爲採輯慶志事略而不冠，類目見其未經定本，故述然多敘載，每有不備者。如沿革一門，僅及近五十年來之變遷，以上則不推述，蓋因文獻無徵，遺跡無考，故寧缺勿濫，以存其實也。又山川一門以黑山爲呼蘭

者，內分西幹、再分脈絡述，附一短篇圖論、簡
讀者得一簡明之系統，頗似兼志山川之流
水縣籍者，言明為美，[illegible]
[illegible]兩冊，封面均有度數，必需
為古鈔本，前一冊多數古蹟，計第一編為輿地志，下
分沿革、疆域、山川、人種、物產，第二編為建置志，
下分城池、津梁、壇廟、廨宇，後一冊分數政記，
首標經政，下分民治、內包戶籍、禮俗、自治、林
務、漁業、畜牧、司法、行政、郵政、教育、鹽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匪、傳（下注為人物志四字）、五記、路政、航政、專賣之
記、鑛務、財政、鹽法、賑濟、錢法、警政、差尾有
黑龍江廣城數調查民族姓氏表（十年一月調查）一份
紙粘貼、

灌陽縣志二十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清知縣蕭煌修、邑人范光祺纂。煌字
柳溪，福建邵武縣舉人，道光二十二三年
間任（本書職官表未載，以桂林知府同役序文
推之）。光祺字積齋，乎湖南[illegible]澧齋
嘉慶戊午科舉人，曾充廣東嘉應州
直隸州同，署理平遠知縣事，著有澧齋
殘錄二十二卷見本書藝文四。舊志修於康
熙四十七年，[illegible]經四年此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所於前志二十四年，上距
舊志已百三十七年，舊志所述簡漏，即舊志
所有，率多遺載。此志修纂多能追補，如
風俗、學校二門，舊志缺如，採友中之循動
人物內之列傳，載於前志，而舊志掛漏者，此志
均廣為搜羅，實增輯較舊志差為詳
核。又讀此書者，可比舊志以藝文、田賦述民錄、
以人多個不以卷分數，首失目錄、傳例，其次一門
傳所遺置，列入雜記，殘為不及保且皆附古明

邑咸論張圭取援景泰癸酉重修舊
明孝記等九文爲庶新入藝文內，不爲附于
本祀乙後，前之經者，終古因載，華州煌到任四
年月，以于萬煒之李鈞，及景明隆慶二十
四年任，其四謂失之眉睫矣。全書二十卷，卷
首爲諸圖，卷一爲輿地，卷二爲建置，卷三爲風
俗，卷四爲物產，卷五爲秩官，卷六爲名宦，卷七
卷八爲學校，卷九卷十爲選舉，卷十一卷十二爲
人物，卷十三爲列女，卷十四爲戶賦，卷十五爲兵防，
卷十六至十九爲藝文，卷二十爲雜記，山目繁多，
然不備載。

慶遠府志二十卷 清道光九年刻本
清知府英秀等修，唐仁纂。英秀字鐵
山，滿州鑲紅旗人，道光三年任，仁字堯心，臨
桂人，進士，嘉慶二十五年任慶遠府教授。
舊志修於乾隆十九年，知府李文琰，多
書尚演論而多紕錯，此志修於道光
六年，成於七年，九年刊行，所述與舊志相
反，多更考證，尚缺遺，尤於地方人事之
漫無實績者，皆未濫豐而於舊志
之繁複者亦多為刪芟，僅以十二志，析為
六十四小目，可稱簡潔有條，惟以積
貯、鹽引、物產、礦廠、土貢、墟市六目
合為食貨，志與經政建置二志相抗衡，
詢為有識之舉，蓋建置為人事，食貨
為地利，經政則統土地人民而措置之，故
三者不能不謀析，條分以備稽覈也。其述
食貨、礦廠、土貢、徑，首為經政之稅課，
田賦，相關者此書亦均注明參看經政志

茉門之語，可謂續密矣。又藝文一志，能以本郡士林所撰書籍及諸名公之為斯土撰者，列為著作、圖誌兩門，詳細畢載。以原有之詩文，另列分類之中，以作注釋，亦頗語其藝文之体。全書二十卷：卷一至三為地理志，下分星野、疆圖、山川、關隘、氣候、風俗、村里。卷四為沿革志，下分制置、地名。卷五至七為建置志，下分城池、廨署、倉鹽、壇廟、寺觀、津梁、水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隄堰。卷八為食貨志，下分積貯、鹽引、物產、礦廠、土貢、墟市。卷九卷十為經政志，下分戶丁、田賦、稅課、祿餉、役食、經費。卷十一為學校志，下分學宮、學額、學田、書院、試院。卷十二為營伍志，下分兵制、汛地、屯堡、郵遞。卷十三卷十四為職官志，下分封建、文職、武職、遷謫、宦績、土司。卷十五為選舉志，下分辟薦、甲第、鄉舉、副貢、武舉。卷十六卷十七為人物志，下分賢達、忠烈、孝悌、文學、篤行、孝逸、列女、仙釋、流寓、僑寓。卷十八為藝文志，下分著作、圖誌。卷十九卷二十為叶事志，下分拾遺、祥祲、異聞。

慶遠府河池州志一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

清知州李俗元輯。[illegible]舊志[illegible]光緒二十三年[illegible]河池州[illegible]此志[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州[illegible]道光九年知府英秀所修之慶遠府志中[illegible]河池州之事[illegible]可數。一切悉本英府志，無稍更改。道光九年以後之事，多未[illegible]續修，考說由府志轉抄，故多疑所述。[illegible]專志之詳。以藝文一門從[illegible]者為人之所表作。三[illegible]圖記一篇。人物則從賢達一人、文學一人、列媛六人。[illegible]志[illegible]募修[illegible]志，又未刊刻，待本[illegible]此志[illegible]府志序文凡例及目錄，復有此者不但為竊[illegible]州之事[illegible]諸以見於府志之一斑矣。府志於二十卷分十二志，今十四州目，此志所據者，州志一卷至三地理志中[illegible]星野、疆圖、山川、氣候、風俗、村里。卷四沿革志中有制置、地名。卷五至七建置志中有城池、廨署、倉廒、壇廟、寺觀、津梁、水利、隄堰[illegible]志中，有戶丁、田賦、稅課、祿餉、役食、經費。卷十一學校志中有學宮、學額、學田、書院、試院。卷十二營伍志中有兵制、汛地、屯堡、郵遞。卷十三為職官志中有文職、武職、遷謫。卷十五選舉志中有辟薦、甲第、鄉舉、副貢、武舉。卷十六十七人物志中有賢達、文學、列媛。卷十八藝文志中有著作、圖誌。卷十九卷二十叶事志中有撫恤、祥祲、異聞。

潯州府志三十八卷（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知府魏篤修，王俊臣、臨桂劉修禹同纂。篤字厚庵，山東鉅野人，由以舉人同治十一年任。俊臣字虎臣，臨桂舉人，補用知縣。修禹字端卿，[illegible]舉人，同治七年任潯州府學教授。[illegible]舊志修於乾隆乙亥，知府胡[illegible]藩；道光六年，知府鄒世昌重修之。胡志闡詳，而篇目稍繁；鄒志以簡當而取擇，似過於略。此志修於同治癸酉年，同於十三年，係採用胡志之七、鄒志之三，兼參以區他書，綴以採訪冊而成者。故其書繁簡得宜，且備稽考。舊志於風俗一門，僅列民俗，而猺獞之俗概從略。此書述風俗仍以舊志，而於猺獞之生活習慣、衣冠制度，則立詳專段以考載之，不以荒怪離奇而廢之，尊也。又潯郡自咸豐初年間盜賊倡亂，延於他郡，郡中無兵征討，頗罹辛苦，而一時殉難者紳婦女，不知凡幾，此亦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方一大事也。本書於二十五、二十七兩卷中，特立忠節錄、平寇略兩門，詳明載述，亦可謂知所當務也。惟全書分數門敘述，毫無綱紀，[illegible]藝文一門，盡以詩文，應完篇幅，殊傷全志之體裁。凡三十二卷，然其中之古史注，未注其到任年月，亦未眉睫之事，而竟忽略不注也。通篇三十八卷，卷一為輿圖，卷二為天文，卷三至五為疆域，卷六為建置，卷七為祠祀，卷八為名蹟，卷九至十一為學校，卷十二卷十三為秩官，卷十四卷十五為選舉，卷十六至十八為經政，卷十九卷二十為宦績，卷二十一卷二十二為人物，卷二十三卷二十四為列女，卷二十五為忠節錄，卷二十六為詩、賦，卷二十七為平寇略，卷二十八至三十八為藝文，小目繁多，不勝詳列。

恩陽州判志不分卷 清光緒恩陽理苗州判鈔本

清無名氏纂修。恩陽理苗州判，舊屬田州地。乾隆七年，土知州岑應祺以第三子岑潔由附生捐貢，從征八達寨、義寧，議叙頭等軍功，詳請分管陽萬、西里及下甲里之四都，置州判。子世龍襲。八年建署於下甲里之四都，隸百色廳。承襲光緒元年十一月，土州判岑潤青叛，伏誅，是年十一月內，奉旨改設恩陽理苗州判，建署於陽之都，還圖瀨里村、萬里之都，新設東凌寨巡檢，并歸百色廳管轄。此書不著編修名氏，亦不著纂輯年月，而所述光緒紀年以後之事，足證修纂當在光緒五六年間。卷端標恩陽州志，而封面作恩陽州判志。此書為抄本，尚係未經刊刻，而封面有漢滿文之廣西恩陽理苗州判關防之印，不知此為當時之官鈔本也。全書分篇為十五種，所述者僅輿地、沿革、疆

域、山川、都里、氣候、風俗、物產、建置、學校、壇廟、津梁、墟市、戶役、田賦、優振、郵驛、詩文，辭亦甚寥寥，不及二千，城地坊表、祀墓、營規、經事、古蹟、人物、雜記，皆有目無文，最可惜者。恩陽自乾隆八年設土州判以來，歷朝岑氏世襲，百餘年人數，實為方志，而此書于歷官一門，僅詳載有州判巡檢、把總、外委之官制，于岑氏歷朝世襲之州判名姓一字未載，亦可謂疏忽之甚者矣。

陸川縣志二十四卷 民國二十一年刻本

縣長古濟勳修，呂濬堃等纂。濟勳，永淳縣人，清拔貢，民國七年署任。濬堃，清光緒[illegible]進士，曾任安徽祁門縣知縣。縣志創於明萬歷，知縣彭樾，[illegible]書目，傳本至少。後八十餘年，時乃康熙初，縣令方其續之，校施燉越六十餘年，至雍正[illegible]知縣謝錫侯重行搜輯，又[illegible]三十年而乾隆[illegible]縣令石崇先又續之，傳本亦既百六十餘年，未見續修。此書修於民國七年，事由籌辦，而濟勳選聚士紳，倡議編纂，詳細[illegible]閱，嚴散失，乃得纂，凡五閱寒暑，至十二年而成，又九年始付梓行。[illegible]書分十八大綱，眉目尚稱清晰。然以事隔[illegible]而宜合併，不相勦襲，而須分置，因時勢而為之增進者，皆此書不同[illegible]續以十二大綱，純是志而信之，但偉俯之，嚴整述之。

精確，有非乃志田所及者。[illegible]陸川[illegible]難[illegible]博引史志及專家之沿革一門，[illegible]博引史志及專家之[illegible]青俾乃考訂，向遍古之說，未知誰是，皆列而存之，以備參考。[illegible]沿革不明，[illegible]精審。[illegible]選取山川，備無一不詳，[illegible]述職官於明，祇載知縣，逸薦教，清亦祇載知縣為多，今以典司職而錄，均付缺如，此書[illegible]未能[illegible]補列，且於乾隆以後，不粉考，改未[illegible]備，汎即知縣為多，遠漏，蓋以民國改元，檔冊毀失，文獻無徵，為時勢使然也。全書一十四卷，卷一為圖繪，下分輿地圖、建置圖，卷二至卷四為輿地類，下分疆域、沿革、星野、氣候、職詳、山川、水利、戶口、鄉堡、村莊、風俗，卷五[illegible]為建置類，下分城池、廨署、壇廟、街市、路鋪、津渡、橋梁、寨堡、坊表、局所、古蹟，卷七為關市，卷八為經政類，下分賦役、田糧、新稅、祀典、倉廒、儲備、役食、雜支、倉儲、鹽課、兵制、團練、郵政，卷九卷十為學校類，下分學宮、學額、考棚、書院、賓興、義學、各級學校、國民學校，卷十一至十九為人物類，下分選舉、仕宦、紳耆、名宦、鄉賢、忠烈、孝友、義烈、義行、文學、節烈、壽民，卷二十為列女類，下分節烈、壽民，卷二十一為兵事編，卷二十二為紀錄，卷二十三卷二十四為藝文類，下分記、序、傳、疏、詩、詞、歌、賦、雜。

鍾山縣志十六卷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盧世標、潘寶疆同修，邑人盧思貞、莫甫、盧秀芹原纂，知縣盧世標、潘寶疆續修，邑縣議員盧鈔標續纂。世標，邑人，廣西優級師範畢業，鍾山古富川地，民國十五年任，十九年任富賀鍾鎮務局局長，兼桂林財務整理委員會副委員長。寶疆，邑人，廣西優級師範畢業，民國十四年任昭平知縣，十九年任鍾山知縣。鍾山古富川縣治地，明洪武間遷治富川，萬歷時從析地隸昭平縣，邦之民情禁勢於明清，嘗設通判理苗於此，洎清咸末以迄歷經援，其治孫遠，民國改立，鍾之士夫遂謀設縣治之議，華潘寶疆、黃尚中兩君為省議士，請於當道，幾經波折，至民國二年始奉令核准設治，此志為設縣以來之創修本，初纂於民國九年，邑人盧秀芹，十年因政變擱筆，十五年世標權任鍾邑時，輒集諸紳謀續修之，編印之

費由寶疆函湘軍，諸境事故中輟。十九年，邑令潘寶疆復延世標之鈔標等諸紳繼續編輯，翌年輯成，二十二年始付梓印行。全書搜羅尚富，文筆亦簡潔可讀，尤以縣圖一事，測繪精美，圖例共百十四數，於縣署、山脈、河流、縣治、墟市、村莊、小路、要隘、區所等要道，所至有山，可謂詳細無存，為從古未有之，所在致法舊地，惟分類設目尚有可議者，如卷二歷史志下分沿革門，未沿革正縣乃縣邑之變遷，本當列地理範圍，既立有地理志，則應以沿革列於其下，又為設歷史門，列傳即人物也，無乃邑列傳既列人物志，似可無庸再設列傳也。又雜記志中有猺獞一門，猺獞生活習慣本與漢族相異，甚可為四單立一門，似之可以包載入風土之內，混列雜記志中，殊不妥也。全書十六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歷史志，卷三為風土志，卷四為戶口志，卷五為田賦志，卷六為物產志，卷七為建設志，卷八為教育志，卷九為公路志，卷十為宦業志，卷十一為政績志，卷十二為職官志，卷十三為人物志，卷十四為列傳志，卷十五為文藝志，卷十六為雜記志，小目繁多，茲不贅列。

嵩明州志八卷 民國二十年雲南圖書館傳鈔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清知州汪熙修，邑人任洵纂。熙字斗樞，號卜敔亭，休寧人，由貢監生，清康熙四十六年任。洵，康熙丙子科舉人，曾任河南延津知縣。嵩明原稱崧盟，元至正間土司高泰明族姓高所説，始改曰嵩明。明代志籍無可考，據本書凡例言，向有刊本，散失闕略，遇書鈔本稍備，又編次無章，舛謬尤多，殘缺亦未述及編修姓氏及年月。此書修於康熙五十九年，其體例援所謂數頁之刊本及鈔本，增加採訪而成。其體式則系遵通志，分類踵不甚精當，然文體不惡，亦曾網紀為康熙志中所罕見者。全書分稱簡陋，其選舉一門兼載字號仕履，尤稱詳備。隱逸志內載明蘭茂行略，舊志有武當顯跡、啓塚見履之説，不經之甚，意欲奇其人，而轉失其為人。此由本則芟去荒謬之語，僅簡論其學問行事及著作而已。惟藝文一門，搜羅無謂之詩文太多，實佔全書之半，未免濫竽充棟耳。全書八卷，卷一為州謀志，下分歷代沿革、地圖志，下分州總圖、州署圖、學宮圖、揚林圖。卷二為地理志，下分分野、氣候、疆域、形勢、山川、景勝、古蹟、村屯、郵旅、鋪哨、橋梁、関隘、風俗、災祥。卷三為建設志，下分城池、倉儲、公署、坊表、亭(?)院宅、寺觀、賦役(?)志，下分里甲、糧稅、課程、人丁、戶口。卷四為官師志，下分官制、州守題名、州同題名、吏目題名、學正題名、訓導題名、驛丞題名、巡檢題名、驛防題名、名宦。卷五為學校志，下分文廟、書院、義學、典祀志，下分祀典、祠壇、慶賀、禮義、鄉飲酒禮。卷六為選舉志，下分進士、舉人、武科、貢生、監生。卷七為人物志，下分鄉賢、孝義、節烈、隱逸、流寓、仙釋。卷八為藝文志，下分碑、記、敘、表、賦、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附詩餘、

廣南府志四卷 清道光五年刻本

清知府何愚纂修。愚字不園，廣西平樂縣人，以進士嘉慶十八年任。廣南在宋為特磨道，元為廣南宣撫司，明改撫宣司為土府。清順治十六年，始改土歸流，仍設為府。乾隆二年，添設附郭寶寧縣。三十五年，議改府為直隸廳，尋將寶寧縣移入典史，裁汰改設照磨。三十六年乃復設府縣。轄有寶寧縣、土富州。舊志叙修於康熙四十七年知府茹儀鳳，乾隆五十六年知府單光國復有纂修，名曰廣南府志略。此志修於嘉慶二十年，（以何愚序文推之）道光五年愚奉旨回任，始付梓。單書名曰志略，載述甚簡略，且轄廣傳鈔脫誤，此志修輯多有訂補。以志略未載圖說，未列詩文，而文藝項下錄築城、建學、設官、置兵等，則文書也。此書則補列圖說，並以記叙詩文入郡人雜著，賞為藝文，於志略又藝所載諸文書，注於各條之下，以符體制也。[illegible]遺漏之處，如疏古往，有不注以年者，有不注到任年月者，有兩項並缺者，均為詳代訂。至於不遠而遺漏者，是又名宦所載十九人之中即有八人。一字未載，編者以此八人皆有鄉民所祀，始表而出之，與事蹟不查，徒以鄉祀標舉者，究有失精審。[illegible]

全書四卷，卷一為圖說、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城池，卷二為學校、風俗、民戶、田賦、祭祀，卷三為兵防、鄉政、稅課、名宦、選舉、人物、古蹟、物產，卷四為藝文，共有詩若同，分列各類之下。

續修蒙化直隸廳志六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清同知劉塏修，建水舉人吴藩等纂。塏字爽亭，順天通州人，以副貢乾隆五十四年任（據劉塏序文推之）。蒙化自[illegible]唐蒙氏築城以居，因號蒙舍，遂稱南詔。蒙，明以[illegible]為府，清因之。雍正七年，遷邊縣所府之南澗，置巡檢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奉文改為直隸廳，所府古員仍舊。又二年，割景蒙營、蹂善湏鎮。府志叙修于明嘉靖間知府趙維垣，康熙二十七年知府蔣旭重修之，後九十餘年，未有纂修。此書修於乾隆五十四年，成於五十五年。大抵本舊府志體例，按類增續，舊志脫略者甚，有載於通志而反被遺漏者，此志亦為之補登。至南澗舊非廳屬，則於沿革、疆域、山川、人物等，採楚雄志錄之。土產、風俗，以與郡中大致從同，故從略。然其書較舊志雖略有增益，單獨而論，仍不免疏略之譏。後

官僅標康熙、乾隆等年號，而不書到任年月，固無論矣。尤可責者，如城池、倉庫等目，俱於目錄下僅以詳舊志三字了之，時逾百載，乃無一字可增續乎，不可信也。[illegible]全書六卷。卷一為地理志，下分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古蹟、卯墓（詳舊志）、勝景、物產（詳舊志）、風俗（詳舊志）、災祥。卷二為建設志，下分城池（詳舊志）、衙署（倉庫獄詳舊志）、[illegible]（詳舊志）、兵驛、學校、壇廟、郵舖、溝洫（詳舊志）、橋梁（詳舊志）、濟漏、津詳舊志、寺觀。卷三為賦役志，下分田賦、戶口、課程。卷四為秩官志，下分古制、文職、武職、名宦、土司。卷五為人物志，下分進士、舉人、武舉、貢生、監生、貤封、鄉賢、忠烈、孝義、文行、隱逸、流寓、仙釋。卷六為藝文志，下分文、詩、詞。卷首載有南澗地輿圖，係楚雄志增入。

延平府志四十六卷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清知府傅尔泰修，会稽陶元藻纂。尔泰，满洲正白旗人，以监生乾隆二十四年任。延平设府始于明洪武二年，领有南平、将乐、尤溪、沙县、顺昌、永安县。三年，置永安县。嘉靖十五年，又置大田县，辖县七。清雍正十二年，以将大田割归永春州，仅存县六，曰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旧志敍修于明宏治间太史黄仲昭，嘉靖四十年、三十六年知府郑庆云、知府彭泽及万历十一年、四十年知府写之、倪朝宾四次重修，入清以来，不得，有顺治十六年知府宁达南阎孔自洙、康熙十七年知府叶素重修，叶志而后，即此书矣。此书始撰于乾隆二十九年，限于三十年，数月于蒇。[illegible] 以[illegible] 制，[illegible] 以[illegible] 图，俱入兵制，差役俱入户役，坑冶俱入田赋，儒学、学田、射圃、社学、书院俱入学校，特祀俱入祠墓，先正俱入儒林，乡贤俱入人物，仕绩则改为循吏，乡行改为义行，忠遗则改为杂记，增设[illegible]

云[illegible]首四[illegible]，曰刑[illegible]，曰兵制，曰征榷，曰氣候，[illegible] 有四[illegible]，又延府旧有七邑，自雍正十二年，将大田割归永春州，仅存六，此志于大田旧志又采录等[illegible]，[illegible] 大田者，[illegible] 已[illegible]，[illegible] 扣除，不复混载，惟大田防汛，尚有延协拨兵制中，仍存之。赋役[illegible] 叙十二年未割以前[illegible] 于核算也[illegible] 核明晰，[illegible] 惟卷十五田赋中于雍正十三年辑新大田粮条，似有含混，或编者之疏耳。全书卷四十六卷，卷首为城池、署廨、名胜、谕图，卷一为星野、沿革、疆域、形胜、城池，卷二至五为山川，卷六为公署、驿传、水利，卷七为桥梁、坊表，卷八、卷九为部图，卷十为学校、兵制，卷十一为征榷、邮政，卷十二为古迹、坛庙，卷十三为祠墓、寺观，卷十四为户役，卷十五至十七为田赋，卷十八至二十一为选举，卷二十二至二十五为职官，卷二十六至三十六为人物，卷三十一为寓贤、仙释、方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为列女，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五为名宦，卷三十六至四十三为艺文，卷四十四为氣候、风俗、灾祥，卷四十五为物产，卷四十六为杂记。

永安縣志十卷 清道光十四年重刻雍正十年刻本

清知縣裘樹榮修、候官舉人吳九叙纂。樹榮，宛平人，以進士雍正八年任。縣志自順治中知縣陳廷樞重修，八十年間未有續修。至雍正十年，纂修一統志，命各直省彙葺通志進呈，福閩省下檄各郡邑徵取志乘，於是樹榮始開局纂集，越月而成，即此書也。惟板久已殘缺模糊，不堪印刷。道光十四年知縣孫義曾補刊一次，今之流傳者，洽補刻也。全書合稽蘇陳之志，旁引前志，以敘當時之典章文物、先民之記載，略同彙纂成書，故各類所述尚稱詳密。惟分類設目，不分綱紀，尚沿明志之習。且通篇不載藝文，既以碑版之文、詠歌之什分隸本事，而全邑著作又皆載於人物本傳之後，不攟拾摭取彙爲藝文一門，殊不當也。又建置一門盡述沿革之事，而沿革亦有

亦志体也。全書十卷，輿圖列于卷前，星野居卷一，建置、疆域居卷二，山川、風俗居卷三，城池、公署居卷四，賦役、物產居卷五，學校、祠祀居卷六，秩官、武備居卷七，選舉居卷八，人物居卷九，雜古居卷十。

汾縣志二十卷 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清知縣孫大焜等修，邑人徐達職纂。大焜字南瀛，廣東吳川人，出身舉人，道光七年九月任，八年十月回任。達職字春巖，嘉慶癸酉科舉人。邑志[illegible]知縣[illegible]年，志[illegible]有[illegible]增續，此志修於道光九年，倘繼廣以志而作者，致時隔年敝，重修（圖）志，因大焜乃聘請紳士纂輯，以備省垣之採擇，八閱月而脫稿，甫呈省垣，而大焜謝篆，未付棗梨。繼任王廣經事增修，於十四年刊刻行世。全書分目，與舊志互有得失，如封蔭、政績本應附於選舉及職官中，而單立門目，而舊志反之。又列女舊附于人物，此志單立，均為失當。然舊志以古蹟附於雜識，此志以古蹟獨立，舊志以無金石，此志補之，照舊志從新增補，合為一志，固亦物產之照舊志另為一門，則舊志為長也。（記）敘、除增續廣（歷）年（已）以前之事外，舊志遺漏者，則補之，從前補遺漏年（間）國朝郡縣生卯從之志增入康熙九年庚戌科載佐任（政）績，數從通志郡志係郡州縣志彭修湮，是（篇）通篇載述，偶有前後矛盾者，以宦師類於大焜余不有宦績二字，而政績中亦未載（之）列於氏，是亦偏修（疏）忽之故耳。全書二十卷，卷一為圖考、方輿，卷二為疆域，卷三為山川，卷四為經政，卷五為田賦，卷六為學校，卷七為祀典，卷八為官師，卷九為選舉，卷十為封蔭，卷十一為政績，卷十二十三為人物，卷十四為列女，卷十五為祥異，卷十六為金石、物產，卷十七、十八為藝文，卷十九為古蹟，卷二十為雜識，每門之中皆分小目。

嶧縣志五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田顯吉修、顯吉江蘇海陵人、以進士為嶧縣知縣、康熙十一年壬子、勅天下各省、通修郡邑全志、嶧縣舊無志乘、顯吉於邑諸生楊三鳳家求得一部、乃明邑人賈三近所撰、惟終於萬曆癸未、僅存殘帙、顯吉乃蒐輯史材、規摹舊志、而充衍之、以補賈志之闕、考賈三近、嶧縣人、字德修、明隆慶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陳列時政、彈劾貴戚、以直言聞、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時、其父曾欲創修嶧志、已草一帙、惜旋散去、越四十餘年、志尚寥寥、萬曆辛巳、三近以光祿卿請告家居、乃承父志、又以邑尹王近魯之請、即訪求耆舊、披覽圖籍、越歲始成、初稿始於地里、終於選舉、為志凡七篇、至康熙時已九十餘年、經兵燹之後、卷帙亡失、顯吉增補之共成五卷、亦始地里、終選舉、惟卷末增加漕渠、是書經半年之時、成於康熙十二年、全書分地里、建置、祠祀、戶租官師、人物、選舉、漕渠諸志、足見仍循舊志之規模、無大增損、按嶧在春秋屬楚、本蘭陵舊疆、春申君以大儒荀况為蘭陵令、即此、舊志成於萬隆之初、世號昇平、邑稱富饒、不及百年、嶧因綰轂漕河之咽喉、凡一切徭役之紛更、供億

之艱難、皆昔之所無、而創於後者、故人戶田租、較諸往昔、曾不逮十之一二、亦可以見社會經濟之變遷、是書優處、即在其記事詳實、不稍飾諱、較之一般地志、炫長隱短者、不可同日而語、書中如卷一記風俗、謂弘正以前、人情簡樸、近則多棄本業、好浮游、古昔醇質、蕩然盡矣、卷二志戶租、由洪武至萬曆記之甚詳、不稍隱飾、后附評論亦精核、其記田租、亦起自洪武、皆沿之舊志者、記兵燹、敘白蓮教之亂、可供歷史之參考、此皆全書之精華、卷末漕渠志、乃新創者、附以當時主辦河道者之條議、足考當時漕工之情形、是知此書雖為增修、尚非草率從事、宜其價值、遠在舊志之上矣。

滋陽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李灤撰。灤字禹門，直隸高邑人，於康熙十年以舉人任滋陽知縣，因感舊志缺略太甚，又從闔學公請，更為纂修，並得其友人舊嶧縣令浙西仲弘道襄贊其事，始成邑志四卷。按滋陽即古兗州，從前無志，明嘉靖時，知縣李之茂始創修之，惟草率不備，且以兩月後期，其不暇詳搜廣考可知。見舊志除賦役職官而外事俱湮沒。灤修是志，始於康熙十年秋，成於十一年春，時僅五月，亦不免有速成之譏。全書共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獻四大部，分列四卷，每部又分十二門，文獻部

復別為人物、藝文二大類，其體例為邑志中所罕見。每門之前冠以小序，略述其內容，使讀者易於明瞭，是書雖不免簡略，較之嘉靖舊志則已燦然大備。尤以賦役、風俗、錢糧、古蹟為精審。蓋魯本故國，文獻最盛，如舜泉、逵巷、闕黨、陋巷、魯東門、洙丘等地，皆周秦時之名蹟，由賦役一門，知清代初年，對於民間之雜稅苛捐，免除者至多，足見康、雍、乾三代成太平盛世之所由來。按是書雖成於短期，而猶可觀，則灤蒐輯之功，實不可少也。

嘉祥縣志六卷 清順治九年刻本

清張太昇修。太昇字雲旭，遼東人，由貢士於順治五年任嘉祥知縣。是書乃增修明萬曆龔仲敏舊志而成者。仲敏字惟學，湖北公安人，以舉人於萬曆二十三年任嘉祥知縣，以前尚無邑乘，故其取材乃僅取東阿郡志、一統志、山東通志及濟寧、鉅野等邑志，考其異同，合為一輯，再加以本邑之文獻舊聞，以成是書。後經明季變亂，史籍散亡，太昇任嘉祥知縣後，日延父老搜輯故蹟，由邑廩生董方大核其典要，別其繁蕪，一取舊志而增訂之，故舊志龔序，亦列篇首。全書共

分方輿志、建置志、食貨志、祀典志及表、傳、藝文志七大類，每類之下又分為若干門，是書多沿舊志，記洪武以後事最詳。嘉祥山多地磽，其民嘗墾其田猶不足以供上應，遂動輒流亡。卷二食貨志記之極詳，此不僅使讀者得考知是邑之經濟情形，亦使從政者知所注意，[illegible]不只有關文獻已也。他如職官表、列舉歷代人物，亦稱精詳。惟儒林與藝文志、所占篇幅特多，風俗門則僅數言，數量不均，不免為此書之病。大略言之，全書取材甚充實，惟內容參差不齊，體例亦未善，實瑕玉互見之作也。

新泰縣志六卷 清康熙十七年增刻順治十五年本

清楊繼芳原本，甯養氣增修。繼芳字仲延，直隸南和人，由貢士任新泰知縣。按新泰舊志，創始於明，惟漫滅無存。及萬曆四十一年，河南南陽縣人王應修宰新邑，為之重修，共成十卷。由明至清，雖四十餘年，中經鼎革，邑中戶田之增減，風俗之更移，官師人物之當嗣續。繼芳任新泰知縣，乃約邑中士大夫重撰邑乘，以舊志有圖無考，不再另列一卷，僅載之卷首而已。全書共分封域、建置、食貨、職官、人物、藝文諸志，別為六卷，每志之下，又分細目，共四十六。繼芳於自序中謂重修是志，對於體例內容，細加筆削，不沒人之善，亦不煩稱以混目，則其態度尚為謹嚴，故是書體裁足稱平實，不故立異炫奇。書中各志多簡潔詳明，此志成於順治十五年。及康熙十七年，遼陽人甯養氣任新泰知縣，距楊志之修僅二十餘年，以舊志應為增訂，乃謀諸邑中紳士，或委以校讎之責，或寄以諮訪之任，[illegible]續體例卷目，純仍舊志，祇於各門之後略加新材而已。然所增者甚微，故養氣之補訂楊志，徒負其名，實與未補相等，不知甯君重修之意何在，[illegible]雖名續修，目之為翻印可也。

新泰縣志六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增刻順治十五年本

清楊繼芳原本，宗之璠增修。之璠字意園，江西南昌人，由貢士任新泰知縣。取新泰舊志為之增續，自序中謂集邑中人士增其遺，補其缺，前所已載者仍之，不敢加改，未載者續於後，借以自鏡。實則全書純係舊志面目，所增者僅於卷首增之璠本人之自序一篇耳。按新泰之有邑志，創於明萬曆以前，惜散失不可復考。萬曆四十二年，南陽人王應修任新泰知縣，始重修邑志，共成十卷。中經寇亂，志亦漫滅。順治時楊繼芳為新泰令，乃重修邑志，共為六卷，全書分封域、建置、食貨、職官、人物、藝文諸志，每志之下，復分細目，共四十六門。是書體例尚謹嚴，文詞亦簡潔。越二十年，邑令甯養氣時又為增修，毫無損益，殊負續訂之名。之璠距養氣僅五六年，實無可增，故仍毫無損益。蓋新泰邑乘，自楊志之成，地方情狀已燦然大備，養氣與之璠皆距楊甚近，[illegible]雖無可修，而皆欲得修志之名，既重修又不能廣徵博輯，徒翻刻楊志，附以己名。故楊志、甯志、宗志，雖重修至三次之煩，內容則無一不同，何增補之可言。之璠所續，如職官志中僅添彼一人之名而已，是志不如仍稱楊志，[illegible]名副其實也。

武城縣志四卷 清順治七年刻本

清房萬達修。萬達字君如，達陽人，由貢士於順治五年任武城知縣。以武城乃魯故地，舊志湮沒，文獻無徵，乃重撰新志，惟甚簡陋。按武城舊有志，成於邑令金守諒，守諒浙江義烏人，以舉人於明隆慶時宰武城，創邑志三策，起自春秋止於明之嘉隆，中經兵燹火炬，漫滅不復存。萬達重修邑志時，求之於野，獲一舊本，圖象點畫已不可識別，乃招致博學雅士，廣輯互訂，擇要去冗，以成書，共為四卷。全書細目甚煩，如卷一分分野、建置、沿革、形勢、疆至、風俗、山川、城池、土產、公署、里社、戶口、地畝、徭役、賦稅；卷二分河渠、淺鋪、吏胥、郵政、武備、學校、祀典、橋梁、寺觀、陵墓、古蹟、官師、名宦、鄉賢、人物；卷三分薦舉、進士、鄉舉、歲貢、封蔭、旌義、貞烈、方技、祥瑞、災變、街坊；卷四藝文。共四十門，門類雖繁，記事則簡。故是志體例，以分門與內容相較，殊不相符，因表裡之繁簡相差太甚。考武城在春秋時，孔門子游曾任邑宰，此後即為名邦，而書中即記武城沿革，亦祇寥寥數語，足見其草率粗陋。大略而言，是書體例既未妥善，內容復太陋略，殊不足觀，有志亦與無志等也。

蓬萊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高岡修、邑人蔡永華等纂。岡字崙侯，北平人，以進士任蓬萊知縣。時天下郡邑皆奉勅修志，岡乃請邑中耆舊總其事。蔡永華即河東陝西等處都轉鹽運使，閒居邑中，因與其役。按蓬萊原無舊志，至是始設館創修，閱月而成，故蕪陋殊甚。全書共為八卷，復分細目，卷一為星野、廢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學校、祀典、武備；卷二為戶口、土田、賦役、隅社、物產、風俗；卷三為職官；卷四為辟舉、科貢；卷五為武科、封蔭、人物、節烈；卷六為流寓、仙釋、古蹟、寺觀；卷七八皆藝文。共二十七類，門類紛繁，而內容枯竭，且分門亦多重複。故是書實草率之作，未能詳徵博采，蓋重修邑乘，猶當廣為蒐輯，未有創撰邑志而費時僅一月者，則其簡陋固所必然。是志實乃敷衍撤令之冊，而非記載文獻之書也。

利津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韓文焜修。文焜字青藜，河南唐縣人。康熙十一年由官監任利津知縣，適奉勅修邑志，乃請邑之耆碩同爲襄助，成新志十卷。考利津之有志，創於明賈光大。光大字實甫，河南杞縣人，隆慶五年由舉人任邑令，始撰邑乘，後人稱其鴻纖具載，爲有用之書。惟歲月稍久，事多闕佚。及萬曆二十六年，廣東恩平人馮執中以舉人爲利津知縣，見賈志脫落，遂集邑人商榷，補修其志之闕佚者，凡四閱月，新志復成，書共七卷。越七十餘年，文焜爲利津邑宰，奉勅修志，閱一年而告竣。全書共十卷，分輿地誌、建置誌、祀典誌、田賦誌、職官誌、辟舉誌、宦蹟誌、人物誌、雜誌、藝文誌十大類，每類之下，又列爲若干門，其細目共四十五。各誌之前，冠以小序，述其大略。就此志之體例言，尚爲謹嚴，記事亦甚詳確。如職官志中，人名之下，皆詳注其字號、籍貫、出身，使後人易於考察。若其人事業有可紀者，於宦蹟志中，復列小傳，足見是志之修，尚非敷衍故事之作。惟世人修志，雖均言爲保存本邑文獻，實則多在炫己之長，冀名垂不朽，是志之病，亦在於此。因邑志修成，文焜即去官，刻於次任邑令李應甲。應甲於卷末附書後一篇，痛詆文焜所修邑志，乃粉飾太平之作，蓋邑中政治之腐敗，風俗之澆漓，而志中則反頌揚之，似非虛發。故是志體例、內容皆無疵可指，惟其可信之價值如何，則不無疑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沂水縣志六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黄臚登等纂修。臚登，福建尤溪縣人，由舉人任沂水知縣。適四海統一，勅全国普修郡邑方志，臚登乃集邑中紳士，取舊志而參訂之，共為六卷。按沂水之有邑志，創於明嘉靖時，纂修何人已不可考。惟臚登所撰新志，其大部分仍沿襲舊志之文，略為增訂，足見故史之體例。文辭亦頗平實。臚登自序中謂，邑乘中有始終不殊者，如分野、山川等類，則刪其浮夸，易以切實；有不能不殊者，如戶口、里社等類，則存其往古，補以今茲。由此數語，即可以見是志之所由來矣。全書分邑名、分野、封疆、山川、古蹟、掌故、城池、險要、里社、市集、官署、儒學、祀典、驛遞、鋪舍、橋梁、倉儲、田賦、戶口、物產、風俗、職官、宦蹟、科目、鄉賢、孝行、節烈、祥異、寺觀、藝文三十門。體例雖繁，尚不重複，內容亦甚簡潔。每門之前，冠以小序，考據多精審，決非敷衍從事者可比。如鄉賢門，辨[illegible]瑯琊陽都為諸葛亮故里；寺觀門謂佛老亦有助於政教，闢韓愈火其書、廬其居之說。引古証今，皆具卓識。掌故門[illegible]記述歷代大事，亦甚詳明。大略言之，此書猶不失為佳構。惟其修纂，似全取舊志而增補之。如此，則是志之長，乃舊志之優，非臚登等

之力，惜今日不能詳考創修[illegible]舊志者之姓氏經歷，為遺憾耳。

莒州志二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張文範修。文範，遼東寧遠人，由蔭生於康熙九年任莒州知州，[redacted]旋各郡縣奉勅修志，文範乃集邑中紳儒，依據舊志，刪其繁亂，補其缺略，各分門類，成上下二卷。按莒之有志，創始於明王明時。明時，甘肅華亭人，以進士於明萬曆九年為莒邑宰，竭其餘力，創撰邑志，後經明末流寇之亂，卷帙漫滅，不可復稽。又有邑人劉璞，明萬曆丁酉舉人，歷任江西監察御史，因彈劾閹宦魏忠賢，得罪被黜，乃閉門著書，撰有莒志野述，實由私人所輯之邑史，經明末之變，盡付祖龍。至清順治四年，河南武[redacted]安人李炳，由拔貢任莒知州，以明舊志久而失傳，因廣搜殘編，並集邑中三四經生，重為增修，彙集成帙，惟仍簡略。康熙九年，文範蒞莒，奉命增訂，明之邑志久已湮沒，李炳所修，簡陋亦甚，乃以舊志為依據，以邑人劉璞所著莒志野述為資材，參核補錄，遂成新史。全書共上下二卷，上卷分圖攷、天文、地理、封建、田賦、建置、禮制，下卷分官師、人物、方外、烈女、徵應、雜見、文苑、藝[redacted]文十五門，每門之下，復列細目，共二十四。每志之前，冠以小序，簡而未精。考莒自春秋以來，即為名[redacted]邑，春秋時莒国雖小，而嘗與魯抗，如春秋所記，魯隱二年，莒人入向，八年九月，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故莒国之事，史不絕書，蓋其境雖狹，而所據地則甚要。漢時復為城陽国，文帝時，王朱虛侯劉章即於此，烏可不有完善之邑乘，以紀今昔殊異之原因及其沿革。是書雖無大疵，然亦不免簡略平庸之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莒州志十五卷 清乾隆七年刻本

清彭甲聲修。甲聲字春塘，河南夏邑人，由監生任莒知州。是志實前寧南通州人李方膺所增修，書成未刻而去，甲聲爲之刊印，書首冠以自序，讀者不察，遂謂爲甲聲所修，實誤。蓋甲聲不過列名而已。按莒之有志，創於明萬曆九年王明時，後經明末變亂，板籍散亡。迨清順治四年，河南武安人李炳任莒知州，以明故志失傳，文獻無徵，因廣輯殘編，爲之增補，但其書仍極陋略。康熙十一年，知州張文範奉敕修志，乃取舊志所存殘册及邑人劉璞所著之莒志野述爲依據，參核補訂，成新志上下二卷，列十五門，門之下分細目二十四。雍正時，李方膺宰莒，謂張志殘缺失序，無從稽考，乃集邑中儒學，廣搜博采，凡青州府志與莒隣邑之縣志有關於莒典者，皆抄錄之，成新志十五卷。全書共分天文、地理、封建、田賦、建置、禮制、官師、選舉、人物、列女、方外、雜見、文苑、藝文、詩章十五類，每類之下復列細目，共四十九。是書較前莒志內容數量雖爲之增多，然無甚精采。其中庸實與舊志等，又本書分類體例，全與張文範所修者相同，足証名爲增補重訂，實則一仍舊志，僅抄錄隣邑地志與莒有關者加入之而已，則是志之價值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蓬萊縣志十四卷 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清王文燾修。文[illegible]字錫五，山西保德州人，由附貢於道光十四年任蓬萊知縣。閱蓬邑故志，見其刻板漶漫，字跡殘缺，即欲重修，惟迫於差務，有志未逮。及十九年，政清刑減，乃設局延邑中紳士，取舊志爲藍本，搜輯掌故，嚴其體例，闕者補之，略者增之，參酌考訂，爲新志十四卷。按蓬志自康熙十二年邑令高岡纂修後，迄今已百六十餘年，其間天時人事之變遷，政治風俗之更易，日新月異，大殊往昔。文燾乃重修，深識典要，且高岡創修舊志時，距明季兵燹未遠，典籍散落，卷帙無存，所引爲資料者，非斷簡殘編，即故老傳聞，故闕略殊甚，體例亦未妥善，有目無綱。文燾增修後，所成新志，志體例內容均較舊志完備，全書分天文志、地理志、文治志、武備志、食貨志、官職志、選舉志、人物志、恩綸志、藝文志十門，門下分細目四十三，對於舊志增益頗多，內容亦充實可資參閱。每志之前，冠以小序，而將舊志論錄於各門之後，並注明爲舊志敘論之文。按武備志舊志有而缺其帙，是志即據府志補之。舊食貨志除戶口、土地外，僅詳物產，而略於鹽法，蓋東隅魚鹽之利，與五穀並重。增鹽法一門，亦新志之特長。藝文志中所錄詩文，虛譔者甚少，皆足見其修纂時之謹嚴，故一覽是志，凡蓬邑之文物、土產、風俗、建設，歷歷如在目前。誠地方志中之傑構，固不僅徒供蓬萊人士之參考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鄖城縣志八卷 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清張盛銘修。盛銘字又新，廣西臨桂縣人，由舉人於康熙五十二年任鄖城知縣。以鄖城邑乘自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前令陳良謨重修後，迄今已三十餘稔，天時人事，變易甚鉅，爰與邑中士紳復纂邑乘，於是廣諮詢，覈信疑，紬繁補闕，成新志八卷。全書共分圖經志、方輿志、建置志、田賦志、政教志、人物志、選舉志、雜稽志、藝文志九大類，每志之下，復列細目共六十。志前有小敘，尚精核。按是志雖云新修，實仍陳志之舊。考鄖城之有縣志，早創於明正德初年，有野人逸書，記載鄖事大略。至嘉靖十四年，陝西邠州人趙若唐，由舉人任鄖城知縣，即因野人逸書稍加筆削，成鄖志一冊。又三十年，至隆慶元年，山西澤州人王敬宰鄖，以邑志簡略不備，更重修之，共成二帙。崇禎七年，福建邵武縣人米嘉穗為鄖城知縣，見邑乘雖累次修纂，而陋略如故，凡地方之理亂，財賦之盈絀，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澆，皆與昔大異，迄今不修，則文獻故實將湮沒莫稽，乃取舊志刪潤增益，為之更正，越三月即成，編為八卷。雖自云廣搜博采，然草率成

書，無大精采。及清康熙十七年，奉天人陳良謨為鄖城令，因中經鼎革，距米志之修已五十餘年，恐時遠人湮，事實鮮考，及此不修，後起者雖欲操筆，亦無從由，乃與闔邑紳士父老採訪編輯，又重修舊志，三月告成。是書以故志為藍本，以一統志及郡志為參考，分卷列目，規模大備，卷首列凡例若干條，並敘述歷來修撰邑志之沿革，在方志中允為佳構。盛銘續修新志，初無增損，不過就此三十年中之故聞史實略為加入，體例內容則仍陳志，閱其凡例，猶為舊作，則其內容可知矣。故大略言之，鄖城邑志，創修雖早，中經重修，亦四五次，至陳謨良續修後，始燦然可觀。盛銘序中謂舊志天時不載，人事不書，又謂對於舊志紬繹補闕，實則一切均規隨陳志，殊貽毀人譽己之誚也。

鄆城縣志十六卷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胡建樞修、建樞字星舫、安徽鳳陽人、由舉人於光緒十七年任鄆城知縣、以邑志自康熙五十五年邑令張盛銘修後、迄今又百七十年、適山東有通志之役、邑中人士議刻舊志之僅存者、而以此百七十年事附著於後、建樞乃集紳耆、搜訪故聞、商定體例、志稿未成、建樞調宰東阿、邑志事為之擱置、至光緒十九年、建樞復任鄆城知縣、〇始將邑志完成、並親校一過、付之梓人、全書共十六卷、分方域志、建置志、田賦志、學校志、人物志、職官志、選舉志、灾祥志、忠節錄、節孝錄、藝文錄、恩榮錄、諸門、分細目九十五、是志體例雖以前書為藍本、而擴大充實、惟細目亦嫌太繁、學校志幾全為新增、每志之前冠以小序、尚翔實不苟、足見修纂時非敷衍故事、粉飾太平、體例中如忠孝錄、節孝錄、藝文錄等、不稱志而稱錄、前後名目各異、殊為小疵、蓋藝文志乃千古通稱、何必定易為錄、每卷中凡有續添者、於承接處皆用續字標明、俾新舊史料不混、所增各門亦於名目下注新增兩字、實合於今日之科學方法、使讀者一閱其書、即可考見新增史料之多寡、及新舊史實之疑信、於方志學大有裨益、至其內容充實、使文獻足徵、猶其次焉者也、

新泰縣志二十卷 清光緒十七年補修乾隆四十九年本

清江乾達原本、徐致愉增修。致愉字子怡，順天人，光緒十四年任新泰縣知縣。以邑志自乾隆四十九年邑令江乾達重修後，迄今已百有餘年，其間人物之蕃興、社會之演變，皆不可無記，加以咸同以來，髮捻匪擾，邑居衝途，被蹂躪之慘，尤為他邑所未見，亟應纂錄，以誌不忘。乃聘邀紳耆，採訪舊聞，闕其疑而取其信。凡山泉、學校、古蹟、物產、災祥、職官、選舉、人物、藝文各增得若干卷，分附於舊志各卷之后，又於人物門增輯忠義一卷，

計四閱月而脫稿。故是志實以乾達所修者為藍本而增訂之。乾達，福建上杭人，由舉人於乾隆四十八年任新泰令，檢閱故志，見大端雖備，而體例間有未安，遂約邑人牛孝廉士瞻等，網羅放失，搜輯佚聞，取舊志一一正之，訂其舛訛，補其殘缺，彙成二十卷，析為三十二篇，又為之辨其沿革，補其封建，綜其里甲，訂其賦役，察其形勢、風俗，詳其驛站、舖遞，分門別類，體制頗佳，並於卷末著緣起、述例二篇，詳論舊志得失及新志體例，極具卓見。致愉增修江志，全書亦二十卷，分

疆域、建置、沿革、星野、形勢、城池、里甲、山川、封建、公署、學校、戶口、賦役、倉廩、祠祀、兵防、驛站、舖遞、關梁、坊表、寺觀、古蹟、邱墓、風俗、物產、災祥、職官、名宦、選舉、人物、藝文、緣起、述例、三十三門，由其分卷別類及卷末附緣起、述例二篇，即可見是書完全規摹江志。末有損益，惟較之以前故志，其細目尚省。而江志體例

又多取材於堂邑縣志。因當時山東學政仁和趙佑，道出新泰，論及吏治文風，索閱邑乘。佑謂遍讀東省縣志，以堂邑志為最佳，故乾達遂倣其體制，逐一釐正。此江志所以與舊志體例大相懸殊而不相沿革也。致愉於序中雖謂各增得若干卷，分附舊志各卷之後，實則僅抉錄前書，無大增加，故卷數仍二十，門類則僅於人物門增輯忠義一卷，大概言之，此書祇翻印舊志而已，無大價值可供評論，因其優劣乃舊志之本身問題，與新志無大關係也。

增訂武城縣志續編十五卷 民国元年刻本

清王延綸修、延綸字鶴芝、直隸定州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進士、於宣統二年任武城知縣、以舊志散佚斷缺、讀者憾之、乃集邑中紳耆設局增修、按武城縣志自順治五年房萬達修後、乾隆十五年庚午安徽宣城人駱大俊、江西南昌人李湖先後為武城令、見舊志苟簡、倡議重修、謂之駱志、是書采訪確實、編輯詳明、當時僉稱為善本、至道光二十一年、江蘇儀徵人厲秀芳由舉人任武城知縣、以駱志至今已九十餘年、未有踵其事者、恐此九十餘年之事、湮沒不聞、遂慨然纂修、邑乘自任、雖手自編錄、三閱月而脫稿、成增訂續志四冊、惟仍因襲故史、無大增益、及延綸宰武城、見舊志雖存、而殘缺太甚、不足以稽邑之故實、遂為之重修、先定門類次序、悉以舊志為藍本、其序中謂簡者補之、陋者刪之、新收事實依類增列、全書共八門、曰星野、建置、巡幸、疆域、城池、山川、形勝、田賦、學校、祀典、選舉、武備、驛遞、曰政、風俗、物產、職官、公署、宦蹟、人物、列女、貤封、坊表、曰墓、祥異、藝文、雜記、諸門每門之前、冠以小序、是書對於材料之搜輯、未臻完備、如清初之事實及職官人物、皆未列入、足証其陋、僅抄襲舊志、略為增加而已、惟書中各篇、均注明係抄錄舊志、其態度尚謹嚴、而所錄舊志之記載、亦時加考評、為之辨正、故此書雖不足目為善本、猶不失為經心之作也、

滋陽縣志十四卷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李兆霖修。兆霖字雲生，江西廣昌人。由監生於光緒十一年任滋陽知縣。乃取咸豐時邑令莫熾所修未刻志稿為之刊印。莫熾字以南，廣西荔浦人。咸豐九年由進士任滋陽縣令，以邑志自康熙十一年李灝修後，已二百年，補遺舉廢，責在後起。於是博訪羣諏，遐稽旁證，又得邑中鄉先生蘇梔園舊輯志稿五十大冊，爬羅剔抉，規模粗備。復取李志為之參攷。凡五閱月，新志成書，共十二卷。乃脫稿將付梓，而莫熾引去，旋以風鶴頻

驚，煙塵澒洞，志稿藏於邑紳鄭氏。至光緒時，兆霖來宰是邑，聞志稿尚存，乃為之增續刊行。惟仍莫氏志稿之舊，全書十四卷，分疆域志、職官志、建置志、秩祀志、風俗志、物產志、田賦志、學校志、選舉志、古蹟志及宦蹟列傳、人物列傳、列女傳、藝文志諸門，下分細目。是書體例與內容，頗多別出心裁，不同凡[redacted]構。其最優點則在多用表記事，上追[redacted]史、漢，如歷代沿革表、歷代令[redacted]佐表、選舉表及明貢生錄等，皆與普通志書不同，足見創作時用力之勤。大略言之，是志即係志稿，而莫稿

又以李灝故志為藍本，而取材於蘇君所輯，廣搜博採，別類分門，其撰著時即持論謹嚴。[redacted]是志每門之前，冠以小序，亦多精審，誠縣志中之佳構也。

壽張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劉文煃修。文煃字星伯，貴州普定縣人，由舉人於光緒二十六年任壽張知縣。以康熙時所修邑志迄今已百數十年，舊志漫漶，舛訛滋多，乃集紳耆取舊乘而增訂之，並汰其繁蕪，補其漏缺。先以繪圖二十二幀冠於卷首。全書共十卷，分方輿志、建置志、典礼志、食貨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武備志、雜事志十門，每志之下又別為細目若干，共五十九目。志之前冠以小序，述其沿革，辨其得失，尚非泛泛具文。按壽張之有邑乘，創於明萬曆時周三錫。三錫，直隸濬縣人，由舉人任壽張令，始創撰邑志。清康熙元年，陳璜為之續修。璜，浙江臨海縣人，由進士於順治十六年任壽張知縣，再修邑乘。至康熙五十一年，宛平滕永禎由貢生宰壽張，又為之續修，惟多因仍舊志，略為增損。文煃是書，則取諸家舊史互為參核，增其條目，蓋以故聞門類雖云繁多，內容則甚簡陋，其卷首凡例謂各卷小序及附載語錄，仍舊者十之一二，以書中事實名目多為更易移動，不得襲其舊說。惟與舊志校勘，各卷小序，實仍故志之文，極少新增。凡例

又謂茲編或裁舊目而并統之，或即原條而擴充之，例以義之，非敢囫莽。武備一條，原屬建置目內，今另立一志，所謂即原條而擴充之，即以此，亦不過僅增其條目，殊無與於內容也。且武備一條，亦無另立一志之必要。蓋壽張僅一縣治，非州郡或重鎮者比，故是志亦平庸之作，所載記尚簡潔，則其所長也。

嘉祥縣志四卷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清章文華修、文華浙[redacted]江會稽人、由監生於光緒三十四年任嘉祥知縣、以邑志自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續修後、已百數十年、幾經理亂、其間人物之變遷、政治之興廢、皆散佚而不可考、乃集邑中紳士、取舊志爲之重修、補遺增缺、成新志四卷、全書共分方輿志、建置志、[redacted]食貨志、祀典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八大類、其下復分細目、至五十四之多、殊嫌繁複、是書體制、全倣舊志、每門之前、爲小序以辨其沿革、尚稱精審、按嘉祥邑志、自順治時張太昇修後、乾隆時邑令倭什布爲之重修、惟無大損益、至光緒時、邑志舊刻、先後燬於兵火、所存者僅殘編斷簡、文華所續新志、內容雖無大精采、尚平妥簡核、地方文獻、燦然大備、故此書猶不失爲地方上之良好參考資料也、

高苑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宋弼修、弼字秉臣、江南華亭人、由拔貢於康熙六年任高苑知縣、至十一年、奉檄晉修郡邑之志、乃取舊志重修、惟舊志自明萬曆十年後、文多闕略、訪之故老、莫得其詳、補葺不易、故弼所纂新志、仍簡陋殊甚、按高苑之有邑志、創於明之舊臣安徽固始人、由舉人、嘉靖二十六年爲高苑令、以高邑爲古齊國田氏時猶爲[redacted]郡、文獻古蹟、不可任其湮沒、因創撰邑志、及萬曆二十三年、馮文威[redacted]任高苑知縣、見舊志未備、復爲重修、略有損益、弼奉命修纂、亦依故志爲藍本、無大訂正、因舊志明代故實殘缺太多、弼亦補而未備、所成新志共六卷、全書分方輿志、建置志、職官志、學校志、選舉志、人物志、賦役志、藝文志、諸門、志下復分細目、甚爲繁複、每志之前、冠以小序、文多空疏、故此書內容極爲簡略、只物產、沿革、風俗諸篇、較爲詳實、或直筆不諱、或考據精核、略有可觀、是志殊平平之作、以之參攷邑事、猶嫌不足、尚有待於後起者之增補也、

高苑縣續志十卷 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清古今譽纂續修。今譽字紫芦，宛平人，由歲貢於康熙四十三年任高苑知縣，至五十五年，因欲將已之德政附於載世記載之末以垂不朽，乃集邑中紳士耆舊，採訪遺聞，增修續志。其敘中謂自康熙十一年修緝以來，距今四十餘年，其間土地之昔蕪而今墾，戶口之昔散而今聚，人文之昔彫而今盛，風俗之昔澆而今淳，皆不可不記，由其修志之旨，即可見其詞多虛飾。故僅取宋弼所修[redacted]邑志而增新之，初鮮損益，只增明末知縣十九人姓氏表於舊志，更易其目錄，共成十卷，[redacted]全書體例，即以卷為綱，如卷一為沿革、風俗、里社、陵墓，卷二為城池、公署、橋梁、壇廟、集市，卷三為縣職、學職、武職，卷四為學制、鄉賢、學田、義學，卷五為鄉科、鄉貢、武弁、封蔭、例貢、吏掾，卷六為孝義、貞節、鄉飲，卷七為地畝、荒田、稅糧，卷八為制、詞、序文、碑記、詩、贊，卷九為河議，卷十為災異、叢談等門。既不欲扶離故志之目錄，又不能別創新體，乃取舊志之目而去其綱，遂成此不倫不類之體裁。蓋卷三、卷四、卷五各篇，多複雜不清，尚不如前志以學校志、選舉志歸納之，猶為簡明。故此書雖為重訂舊志，而其體例與內容，反較舊志為劣，無價值之可言，徒見其多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昌樂縣志六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賀基昌修、基昌字嵩麓、河南光州人、由進士於康熙八年任昌樂知縣、十一年奉檄修志、因集邑中縉紳學士設局採訪、取舊志為藍本、補其殘缺、增其未備、成新志六卷、全書分地輿誌、秩官誌、田賦誌、選舉誌、祠典誌、人物誌、雜著誌、藝文誌八門、每門之下復分細目、甚為繁瑣、按昌樂邑志、創於明嘉靖時、邑令朱木、木以進士於嘉靖二十四年任昌樂縣令、以昌樂乃古營丘之地、周武王以封太公者也、焉可無志以紀其沿革、嘉靖以前、有抄本舊志存於學宮、後焚於火、然謭陋不可為訓、木乃於政暇創修邑乘、以邑中庠士高凌雲負責編纂、木總其成、訂其體例、嚴其去取、書成、共分沿革誌、山川誌、方域誌、星野誌、人物誌、田賦誌、物產誌、仙釋誌諸門、文尚簡潔、事取核詳、故是志猶不失為創修中之善本、基昌重修邑志、實不過取舊志略為增訂而已、如鄉傳即其新設之門、秩官中有原設今裁者、則於首頁注明、故基昌所成新志又較舊志為充實、而於舊志體例之未善、或不適於今日者、復為之釐正、大概言之、是志允為邑志中之佳構也、

曹縣志十八卷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清朱琦續修、琦江蘇松江人、康熙二十三年任曹縣知縣、時邑志自三韓門可榮纂修後、尚不及二十年、而兗州府守張某因纂輯府屬諸邑志、命琦續修、並謂此一二十年間、錢穀鹽鐵、豈無增減、黌序寶坊、豈無興廢、人材豈無可憤勵、節烈豈無可旌表、琦乃開志局、延士紳、取舊志為之續修、實則仍舊志之面目、毫無增損、全書共十八卷、分疆域志、建置志、賦役志、物產志、學校志、祠祀志、河防志、王侯志、官職志、名宦志、選舉志、人物志、綸音志、藝文志、雜稽志、諸門下分細目、百有一十、每卷之首、載韻語一段、為緣起、則仍故志之舊、按曹縣之有邑乘、創於明弘治時、鄒魯、魯四川江津人、由進士任曹知縣、始撰曹志、惟初創甚簡略、嘉靖十七年郡檄重修邑乘、知縣隆文良委教諭吳江陳策主其事、閱三月書成、體例文藻、燦然大備、是志分職方、疆域、建置、祀典、田賦、官師、人物、選舉、藝文、灾祥、雜著諸門、迨萬曆十六年常熟錢達道為曹令、距隆志之修又將百年、遂重修舊志、惟無大增益、只訂其是非、補其殘缺而已、崇禎十二年、閩中郭萬象由進士任曹縣知縣、謂世変風移、文献缺然、復開館重

修，成書十八卷，刪繁增新，體例更備，後來邑志，多本於此。清康熙十二年，知縣門可榮見舊志雖存，中經鼎革兵燹，昔之載籍已淪為斷簡殘編，復奉檄普修邑乘，以備大清一統志之採擇，乃集鄉紳，重修故志，以存舊續新，刪繁舉要為主，六月書成，規模仍與舊志無異，及琦宰曹時，距是僅十餘年，實亦無可增續，一仍門志之舊，徒貽多事之譏耳。

海豐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九年刻本（今曰無棣縣）

清胡公著修，張克家纂。公著字文申，順天宛平人，由舉人於康熙七年任海豐知縣，越三年，以舊志殘缺，文獻無徵，受邑中縉紳之促，將欲重修邑志，會邑人張克家以所纂著邑誌十二卷示胡，遂刊印以成新志，故是志實張氏個人私著，公著僅列名於卷首而已。克家作是書時，以舊志為藍本，鄰邑志為參攷，又訪之故老，得之躬歷，凡六易稿，數閱寒暑，乃克成書，較之官修，尚稱謹嚴。全書共分沿革表、疆域志、風土志、事記、建置志、職官表、選舉表、賦役志、名宦列傳、人物列傳、藝文志、雜志諸大類，復分細目四十六。是書體例，規摹正史，故有紀傳志表之別，實則地方志，以簡潔為尚，固不必如此其繁也。按海豐邑志，創修於明孝武間，今山東通志所列邑中數事，猶舊志所載。萬曆時，湖廣蘄水縣人易之貞以舉人典教海豐，受上大夫之命，取舊帙益以新載，成新志十八卷，惟中經鼎革，卷帙殘蕪，克家得其遺志殘編，遂因以成新史，是志體裁雖未盡善，而列表作記均出自心裁，非泛泛抄錄者可比，故其內容言簡事賅，在邑志中，洵為佳構。又海豐僻處海濱，為古齊之北鄙，春

秋時、所謂賜我先公履北至無棣者即此、是志於邑中沿革、考辨殊詳、每篇除冠以小序外、言必引古籍以為証、尤見其精審、宜其累更寒暑而後成書也。

肥城縣志二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尹任修、任直隸棗強人、由進士於康熙八年任肥城縣令、十一年、奉檄修志、因故志散軼、無成例可則、適邑人李運昌有手輯邑志藏本、任乃取其書而筆削之、斷自唐虞以迄今茲、成新志上下二卷、惟簡略漫蕪、不可卒讀。按肥邑故志、創撰於明隆慶壬申、縣令顧庭與中丞同川李公、始修邑志、至崇禎末兵荒頻仍、簡籍淪亡、清時邑中已無舊志可稽、李運昌即中丞苗裔、因欲繼先人之志、乃旁搜博采、凡邑中之賦役、風俗、沿革、建置、無弗記載、書成後秘而未刊、及任奉命修志、苦於舊史蕩然、得運昌輯稿即稍加增潤、稱為新志。上下二卷、全書無綱要、僅分目為星野、地理、疆域、形勝、山川、泉祠、鄉社、風俗、城池、公署、縣署、廟祠、武備、鋪舍、倉場、津梁、市鎮、城集、鄉集、坊牌、人丁、地糧、馬政、物產、學校、人物、孝友、貞烈、耆壽、選舉、武功、書院、亭台、景致、陵墓、寺觀、詩文、災異、門類極繁、內容甚簡、中多脫略不備、蓋是志全運昌所纂志稿之面目、並未加以增訂、殊無價值之可言也。

范縣志三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霍之琯修。之琯字蒼璧，山西馬邑縣人，由進士於康熙八年任范縣知縣。以范邑雖有舊志，因兵火蹂躪，載籍銷亡，遂致往者未傳，來者莫續，適邑人范研甄尚存先人遺稿於灰燼之餘，之琯乃借為矩矱，遠稽近詢，參同考異，兩月而脫稿，成新志上中下三卷。范邑故志為目三十九，是志倣河南志例，為目二十五。全書卷上載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風俗、城池、公署、學校、祀典、戶口、田賦、物產、鄉保諸門；卷中載名宦、鄉賢、官師、兵防、選舉、人物、節孝、僑寓、古蹟、寺觀、災祥諸門；卷下專載藝文。是志有目無綱，殊嫌繁雜，每門之前雖有小序，文而內容則甚枯陋，其體例實未盡善。按范縣邑乘創修於明嘉靖十四年，至萬曆四十一年陝西韓城人薛之屏為范邑令，以舊志脫略，後將奚觀，且距創修時已八十年，漫無紀述，豈可仍因舊志，不之續修，乃以故志為藍本，聘邑人范汝等任編纂之責，三月而志稿成。或沿其前志之正，或删其舊聞之訛，或補其昔之所未詳，或增其今之所未入，事以門分，人以類聚，成書四卷，為目三十九，為附目十一，較之前志釐然大備。惟中經鼎革，板籍散亡。之琯重修邑志，即取舊志殘編及范生所藏遺稿增訂而成新志，惟其體例及內容，與舊志無大差異，因襲成書，謂之平庸之作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博興縣志八卷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清李元偉修。元偉字僑英，湖南臨澧縣人，於康熙五十五年任博興知縣，越四年因河濟民安，念巖邑之凋殘，文獻之失考，乃設局重修邑志，踵舊增新，補亡訂誤，成新志八卷。此志錄舊聞者什之二，採時事者什之三，較之故志已燦然大備。按博興之有邑志，創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重修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創者鑿空，網羅既難，而無統修者尅期蕆事，亦略而不詳。是志對於舊志雜者秩之，略者補之，不離原本以為損益。其體例綱領有八，條目六十有四，全書共分方輿、建置、河渠、賦役、典禮、官師、人物、藝文諸門。河渠原置山川類之中，因關民生甚鉅，故特志一編，使讀者知邑中要務。是志雖取舊志為藍本，然內容大加釐定，新增史實尤多，洵非泛泛之作，亦邑志中之傑構也。

博興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萬雲修。雲字未詳，奉天錦縣人，由舉人於康熙十二年任博興知縣，適奉檄普修郡邑之志，雲乃集邑之薦紳耆碩，廣為蒐採，成新志八卷。惟因故志散亡，無可稽考，故是書內容異常簡陋，全書分方輿誌、縣治誌、職官誌、學校誌、選舉誌、人物誌、賦役誌、藝文誌，諸門下分細目六十二。目煩而本文甚簡，每誌之前雖冠以序文，亦虛浮不足以供參考。按博興之有邑志，創修於明萬曆間，縣令仁和人陸南至，南至草創邑志，使文獻足徵，書凡表三，志十七，傳七，惟因創始，不免脫略，惜續修無人，致使數十年間邑中建置興革，湮沒無聞。雲奉命修志，既無舊志可資遵循，乃敷衍故事，鈔錄成書，雖云重修，實等創作。宜其簡陋不備，蓋其史料不完，何由增訂，故是志實無價值可言，尚有待於後起者之補增釐定也。

郟城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張三俊修、馮可參纂。三俊，盛京寧遠州人，由舉人，於康熙九年任郟城知縣，十一年奉檄纂修郡邑全誌。而郟邑自明末兵燹後，載籍散亡，且舊志自萬曆十三年創修後，迄今八十餘年，文獻凋謝，訂考無從。三俊乃聘前邑令福建邵武縣人馮可參任編纂之責。可參由進士於康熙七年任郟邑縣令，卸任後閒居邑中，至是乃旁蒐逸乘，遠稽舊聞，取舊志爲藍本，凡事蹟之昔有而今廢者，與夫昔無而今有者，詳覈釐定，增其未備，芟其繁冗，可因者因之，宜續者續之。如故志丘閭禮所著論斷，一照原文錄刻於每志之末，再繼以己之續論，使閱者可以今昔相較。又如河防兵防事關重務，舊志所未載者，則旁諏近議以新增之。風俗爲一地文化之所繫，舊志未錄，亦增補之。越一年成新志十卷，全書分輿地志、建置志、戶賦志、祀典志、學校志、政教志、人物志、選舉志、雜稽志、藝文志，每志之下復分細目。是書體例簡純而內容充實，誠邑志中之佳構。按郟邑之有志，創修於明萬曆初年，陝西藍田人趙蛟由吏員於萬曆三年爲郟城令，即作邑志，已彙集成書，而議者謂其修而不備，華而鮮實。及萬曆十年，湖廣攸縣人顏若愚以舉人知郟城縣事，乃取趙蛟所輯舊志，芟其枝蔓，祛其矜誣，一年書成。凡山川田地之等，官師人物之詳，皆詳述無遺，規模大備，惟若愚纂是志時，教諭丘閭禮助其編輯甚力，尤多每志後之論曰，即丘之文，引古証今，尚非泛泛。至清康熙時，郟城已由盛而衰，三俊、可參重修之新志，取舊志者什之六，新增入者什之四，考其盛衰之由，論其復還之道，故是志實從政者之圭臬，非徒有關文獻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郯城縣志十卷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清吳堦修，堦江蘇陽湖人，由監生於嘉慶十四年署郯城知縣。蓋邑志自康熙十二年張三俊重修後，續志稿創於康熙五十年知縣蒯文康，成於五十五年知縣魏敬勝，惜未刊行。又續志創修於乾隆十二年知縣王植，成於二十八年知縣張金城及原任福建知縣王恒越。三十年堦宰郯城，逢高宗純皇帝巡幸，駐蹕行宮，邑中官紳以為乃不世之典，堦遂集邑之紳耆，謀修邑乘，網羅放失，參考舊聞，成新志十卷。全書僅分大綱，不列細目，其編制體例，為巡幸志第一，田賦志第二，祭秩志第三，建置志第四，職官志第五，選舉志第六，人物志第七，列女志第八，著述志第九，藝文志第十，每志之前，冠以小序，與舊志體例相較，實大同而小異，惟內容則簡略太甚，所記均起自乾隆，再前則無稽考，豈實行其續志之原則歟？其體裁亦未盡善，續修者反較舊志為劣，實不知其何所由而作也。

重修蒲台縣志十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清嚴曾業修，曾業浙江餘杭人，由貢生於康熙二十六年任蒲台知縣。以故邑志創修於明萬曆，至今已近百年，中間建置沿革、風俗賦役，與前迥如隔世，乃集邑中紳耆學人，觴之黌宮，議開局重修邑志，旋成新志十卷，有目無綱，殊嫌繁瑣。全書以卷為目，卷一為圖考、星野、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卷二為風俗、物產、城池、學校，卷三為祠祀、文教、惠政、兵防、津梁、鋪舍、鎮店、坊市，卷四為戶口、土田、賦役、鹽法，卷五為公署、官制、職官，卷六為科貢、褒封，卷七為名宦、人物、孝義、列女，卷八為流寓、仙釋、古蹟、寺觀、災異、兵燹，卷九為藝文，卷十為藝文、敘志，名目煩複如此，內容乃甚簡陋。考蒲台舊志，創於明邑人王爾彥，爾彥字宗厥，隆慶庚午舉人，任大名縣知縣，致仕還里，以詩酒自娛，且喜著述。時蒲台令李時芳重其高節，萬曆二十年請其纂修邑乘，共成書十二卷，卷不數頁，然文雖簡略，義例靡不該備，凡輿圖、坊井、沿革、廢興、風土、史績等，皆扼要紀實，蔚為全書，惜止於萬曆。至曾業時，邑志未續修者百年於茲，遺黎文獻均已凋零，故是

志雖為平平之作，亦自不易。惟將明時舊志序文四篇不列之卷首，而入於藝文，使讀者對於邑志沿革，無可稽考，遽反邑志成例，[illegible]作者不能辭無識之咎也。

昌邑縣志八卷 清乾隆七年刻本

清周來邰修。來邰，山西祁縣人，由拔貢於乾隆四年任昌邑知縣。見邑志自康熙十一年通令各郡縣普修後，歷今已八十餘年，豈惟豕亥沒漫，且滄桑改移，沿革莫考，文獻漸湮。來邰乃集邑中薦紳，重修邑乘，共成新志八卷，從通志體例，分卷不分綱。故全書卷一為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形勢、古蹟；卷二為城池、公署、鄉社、風俗、物產、市集、橋梁、堤堰；卷三為戶口、田賦、倉儲、卹養；卷四為學校、祀典、兵防、驛遞；卷五為勳土、職官、選舉、馳封；卷六為人物、儒寓、隱逸、列女；卷七為坊表、陵墓、寺觀、仙釋、祥異；卷八藝文。是志目錄繁複，內容簡略。按昌邑故志，創修於明萬曆六年，邑令侯鶴齡旁搜遺帙，廣稽故實，三月書成。及清順治辛丑，陝西郃陽人党丕祿，由舉人任昌邑知縣，見舊志殘闕，為之重修。由順治迄來邰，又已八十餘年，其間制度因革，人事興廢，考之舊志，變易過半，乃復增訂重修。故是志雖體例內容均有未備，而能補舊志之缺，亦足為參攷之資。如戶口、賦役，舊志從略，新志則以有關國計民生，特詳記之，

以示來者、又於卷前列訂誤數十則、訂正前志之失、皆足見其精勤、是書尚不無相當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泗水縣志十五卷、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清趙英祚修、英祚字蔭軒、漢軍正白旗人、由進士於光緒十八年任泗水知縣、因邑志自清初重修後已二百餘年、板籍漶漫頁亦弗全、且熙雍而後紀述闕如、英祚下車後即謀諸紳耆、擬為重修增補、適有邑人候選教諭王界南、夙有纂輯、已成志稿若干冊、英祚亟取觀之、見其取材宏富、足資根據、遂復分委數人搜訪參訂、飾其蕪雜、補其未逮、成新志十五卷、全書分方輿誌、建置誌、官師誌、名宦誌、牧政誌、食貨誌、學校誌、秩祀誌、風俗誌、選舉誌、人物誌、節烈誌、舊蹟誌、災祥誌、藝文誌、下分細目甚繁、遂類相從、視前志加詳矣、每門前後之敘論、則仍尤志之舊、是書體例完善、內容充實、於舊志謬誤、訂正尤多、如舊志建置誌中有其蹟已廢、而藝文誌中尚存詩文者、仍存其蹟、惟於本蹟下、書今廢以明之、又如舊志有食貨誌、而無學校誌、則增加學校以見教養並重、舊志將風俗列於方輿中、牧政置於藝文後、皆失次、均釐正之、舊志敘論、各寓深意、皆並存之、標注為尤志云云、使讀者知其乃舊志之文、故是志體例內容、均極精審、誠不可多得之邑志也、

泗水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元年刻本

清劉桓纂修、桓直隸清苑縣人、由進士於順治十八年任泗水知縣、以邑志乃蒞政之[illegible]肆[illegible]巢、而舊志自明末纂修後迄今六十餘年、天時人物之變遷、賦役建置之興廢、皆不可以無紀、乃博采旁搜、將此六十年間事、依彙序之、成新志十二卷、全書分方輿誌、建置誌、食貨誌、職官誌、選舉誌、人物誌、藝文誌、災祥誌、牧政誌、諸門下、分細目五十四、體例甚平實、每誌之前、有小序、末有論斷、惟鮮精闢、按邑之有志、創始於明嘉靖時、淮南張祚、祚以舉人於嘉靖二十九年任泗水令、其創修動機、因潛山郭執中著有志略、凡例規式、尚未訂定、祚依據郭本、復搜羅舊聞、博采新見、分文辨類、各為評斷、釐訂成書、分天文地理、田賦、建置、職官、祠祀、學校、人物、選舉、詩文十類、雜係創修、四規模已備、至萬曆時、晉江人尤應魯、由進士於萬曆二十一年任泗水知縣、距前志之修、四十餘年、因受邑中紳耆之請、復為重修、體裁內容、多如舊制、只於缺者補之、疑者正之、刪其繁蕪、增其未備、分方輿、食貨、建置、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災祥、牧政九類、較之張志、頗有更易、旋經鼎革、及清順治、桓宰泗邑、因搜求邑乘、見舊志所記、與今日形勢大異、蓋泗水自經兵燹後、百物俱廢、止餘河山、亟應記其人民所處之地位、以示後來官斯土者、故是志於賦役、戶口、建置等紀之特詳、論斷亦當、作者能見其大、誠地志中之傑構也。

滕縣志十四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邑令王政修，王庸立等纂。政字績堂，湖南善化人，由進士道光二十四年任。以邑志自康熙五十五年前令王浚修後，又四十餘年，其間凡風俗之變遷、戶口之增減，皆不可以無記，乃集士紳發凡起例，因襲舊志者什之八，更易者什之二，其門類損者一，增者三，成書十四卷。全書分沿革、封爵譜、職官譜、選舉譜、封贈譜、武功爵譜、山川志、賦役志、祠祀志、建置志、災祥志、古蹟志、春秋三國世家、宦蹟志、賓師、僑寓、人物傳、列女傳、藝文、雜志，[redacted]末附考異、軼事等。下附細目。其體製繁複，不類志例。是志純依據前志，無大增損，細目不清，蕪雜殊甚。取材雖豐，惜其體例未盡妥善，尚有待於後起者之改革訂正也。

寧陽縣續志二十四卷　清光緒五年刻本

邑令高陞榮修，前廣東巡撫黃恩彤纂。陞榮山西平陽人，由監生光緒元年任。以寧邑舊志初修於康熙，再三修於乾隆，迨咸豐初年前令清苑陳紀勛復延紳儒增修為二十四卷。會庚申之變，板存縣署，燬於火。迄今又閱三十年，故牘漸湮，新事莫紀。當此城破而復完，民散而復聚，尤不可以無記。陞榮因取舊志而增續之，仍為二十四卷。全書分疆域、星野、官師、藩封、監司、建置、里社、秩祀、田賦、學校、選舉、古蹟、官蹟、[redacted]人物、列傳、列女、藝文諸門。是志體例注重表與考，不類常志。人物列傳分類太繁，如耆德一行、篤行、隱逸等，皆可刪併。表亦多重複，如官師下分歷代秩官表、秩官表，監司下有守道表、分司表，均可作一表，不必分立。故是志由表而觀[redacted]之，似新奇創作，實則蕪雜繁複，不可為訓，且綱目不張，烏足以言徵文考獻哉。

嶧縣志二十五卷 清光緒三十年刻本

邑令王振錄修，邑人王寶田纂。振錄直隸易州人，由優貢光緒二十七年任，以邑乘自乾隆二十六年前令忠璉重修後，距今已百五十年，舊志簡册譌脫，文字漫滅，而此百數十年間，社會風俗之變遷，建置、制度之興廢，皆須記載以貽來茲，適邑中進士王寶田奉諱家居，振錄乃聘之負編纂之任，并集邑之紳耆，分事采訪蒐輯，雖取舊志爲藍本，而變易甚大，蓋倣古史之體裁，創地志之新例，成書二十五卷，全書分疆域沿革表、疆域沿革考、邑度表、封爵表、山川考、風俗考、物產考、建置考、學校考、祠祀考、軍政考、漕渠考、田賦考、郵政考、災祥考、大事記、世家、封爵列傳、職官列傳、選舉考、鄉賢列傳、續列女傳、藝文志、古蹟考、雜記，門類繁多，下附細目，是志體例龐雜，不符志例，蓋取材多而無剪裁，職官列傳尤蕪雜脫略，尚不如簡略表之足資稽考，實由其體例未善，史料多而無所歸納，尚賴後起者整理訂正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嶧縣志五卷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邑令劉允恭修，邑人褚光鎮等纂。允恭字子虔，奉天錦縣人，由舉人康熙二十二年任嶧縣。舊志創於明萬曆時邑人賈三近，康熙十二年邑令田顯吉奉檄重修，多遵賈志，迄今僅十三年，無事可續，因允恭政尚寬平，凡有利害，必集士民諮詢可否，因以政理刑清，人民安寧，邑中紳士屢請續修邑乘，前志簡略，亦須重輯，允恭從邑人之請，開館設局，以邑中士儒，分任其役，取舊志爲藍本，遺者補之，缺者增之，襲其成規，參以新意，不數月成書五卷，分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戶租志、官師志、人物志、選舉志、漕渠志，下附細目三十八，全依前志，無大增減，是志添置藝文，足見其草率，故是志體例內容，幾全抄舊志，所續極少，無價值可言，惟古蹟類記載考據均甚精核，而官師志則缺漏脫略太甚。

鄒縣鄉土志一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胡煒纂修。是書修纂之原起不可考，惟當光宣之際，西洋學術文化輸入中國，各地設學堂，於是命各郡邑各撰鄉土志以為歷史課本之參考。是志卷首附鄒縣地輿全圖，較之舊志殊為明瞭。書中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聖賢錄、耆舊錄、闕里志、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記載各事均極簡略，然閱者亦能得其大概。書中以氏族、人類、宗教等為最重要，此皆昔日地方志所無，由其氏族即可知某處世家大族之盛衰消長，關係社會甚鉅，為研究譜牒者最好資料，故不能以其書之簡略而忽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泰安府志三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知府顏希深修，成城纂輯。希深字濟溪，廣東連平人，由貢生乾隆十八年任，以泰安改府，後僅二十四年，[illegible]志乘闕如，且疆里之沿革、政治之得失、風俗之淳澆、社會之改易，皆當周知而切究，載之簡冊，使後來者有所循依，乃立局開館，延府中紳儒，分負采訪、編輯之任，以浙江仁和進士候選知縣成城總其成，以纂修之閱一年[illegible]告[illegible]竣，為卷三十有二，大綱凡十有六，卷首為序文、奏議、引用書目、例言、目錄、全圖等，次分星野志、方域志、山水志、古蹟志、封建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賦志、學校志、職官志、選舉志、宦蹟志、人物志、藝文志，下附細目，規模甚備。蓋創修地志本難，此志尤甚，因泰屬諸邑前皆隸於他郡，舊牘大半無徵，郡之士大夫或遠仕異鄉，或伏處山林，亦無從諮詢，其他州縣諸志率多謬譌，不足為據，故其取材除古籍及通志外，州縣之志甚少，而是志雖屬創修，體例甚備，其敘述簡要，考據詳博，實地志中之善本。卷首列舉引用書目，尤為著作者所應奉為圭臬者也。

泰安縣志十四卷 清同治六年刻道光八年本

邑令徐宗幹修、蔣大慶等纂。宗幹，江蘇通州人，由進士道光八年任泰安。自改州為縣後，前令黃鈐曾修邑乘，迄今又四十餘年，其間人物之盛衰，建置之興廢，政教風俗之改變，義夫節婦之輩出，足以嗣徽往哲，昭示來茲，不可不亟為編次，以存文獻。宗幹因集邑中紳儒，分任采訪編纂，依據前志，仍成書十四卷。除卷首為序文、姓氏、目錄、凡例、圖考外，次為天章紀、恩賚紀、盛典紀、沿革表、職官表、歷代延望表、方域考、山川考、建置考、田賦考、學校考、祠祀考、選舉考、人物傳、列女傳、政績錄、金石錄、藝文錄、雜稽錄，下附細目。其繫觀其體例之分門別類，足見什九皆規摹舊志，無大損益。惟較舊志完備、所新增者，於天章紀外，又加恩賚、其職官表、歷與政績錄相連，以便互為參考，列女傳別人物志獨立，殊覺未當。其他皆無大疵，大略言之，是志體制尚完善，記載亦翔實，於地志中尤稱善本。

泰安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邑令黃鈐修，蕭儒林等纂。鈐字朗垣，湖南善化人，由舉人乾隆四十六年任。按泰安自改附郭邑，易州為縣後，縣志之修，創始於乾隆二十五年邑令程志隆，鈐即取程稿加以釐[illegible]定、補增，由是泰安新邑之疆域、山川、風俗、名物，燦然大備。全書共十四卷，卷首為序文、目錄、凡例、圖考等，次為歷代延望、方域志、山川志、建置志、田賦志、學校志、祠祀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金石志、藝文志、雜稽志，下附細目。是志雖名創修，實為纂輯，所謂改州志為縣志，於義為翻本舊志為新志，於體為述，故仍依據故志隨類更訂，去其不合，增其未備，如以仙釋不得稱人物，改入於雜[illegible]稽，雜稽原有拾[illegible]遺志餘二目，病其無所分別，析為逸事、緒論、博物三條，皆屬小節，無關宏旨，亦未見其妥善。故是志其體例內容，因襲前志，無新價值可言，而缺略[illegible]疏[illegible]漏處甚多，猶有待於訂補也。

重修泰安縣志十四卷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邑舉人孟昭章纂修。考泰安縣志，自道光八年邑令徐宗幹重修後，今已九十餘年，中經政革，易專制為共和，社會、賦役、風俗、人物與昔大殊，皆須有所紀載，以鑒往知來。惟因時遠事湮，書缺有間，網羅甚難。昭章因受邑人之託，總纂其成，於是開局徵文，發凡起例，[illegible]而文獻無徵，乃分區派員訪，分類調查，取各種史料，比事屬詞，未編者輯之，[illegible]闕略者補之，不合者更之。閱一寒暑而書完成，共十四卷。除卷首為序、例、姓氏、目錄、圖外，次分輿地志、政教志、人物志、藝文志四大綱，下列細目，簡潔詳明。創志新例，蓋輿地包括山川、建置、疆域等，將政令、職官、食貨等，併為政教，而增入實業、教育、交通諸門，又以選舉入於人物，金石附於藝文，皆甚妥善。是志體例實為地方志學之一進步，因其綱舉目張，各簡事詳，不似舊志名[illegible]類複雜，反混淆不清。蓋舊志[illegible]職責在宣揚上之德意，今之方志則求裨補實用，作者能見時代之變遷，而知所注意，洵地志中之傑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章邱縣鄉土志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知縣海州楊學淵修，序中自謂是書門類綦繁，選錄從實，亦如邑乘之有徵。蓋章邱縣志修於道[illegible]光癸巳十三年，邑令吳璋，距光緒末已七十餘年，楊學淵屢欲續修，皆以時遠事湮，難於蒐輯，未果。時值西洋文化輸入中國，清廷停科舉，立學堂，以教科中有歷史、輿地等課程，惟無善本，於是命各郡邑各纂鄉土志，以為歷史、地理之參考。須簡括詳明，其分類為上所頒形式，一定為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文雖簡略，凡一邑之典章制度、風俗文化[illegible]一覽無餘，義理橫貫，言簡意賅，是志足以當之。

東平州志二十卷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知州沈維基修，胡彥昇等纂。維基字抑葊，浙江海寧人，由貢生乾隆二十九年任。以州志在康熙時雖兩次重修，而皆不精不詳，且舊志文多脫誤，字亦漫漶，必先正其誤，始可續其餘，乃循紳士之請，設局於署南僧之舍，以原任定陶知縣德清胡彥昇主編緝。彥昇夙擅才名，深諳史法，博采旁徵，成新志二十卷，為類十五，子目八十有二。全書分詔旨、星野志、方域志、山川志、漕渠志、古蹟志、建置志、田賦志、學校志、祠祀志、職官志、選舉志、宦蹟志、人物志、藝文志、諸門。下附細目，體裁雅正，遠勝前志。惟沿譌襲謬之處亦甚多，如敘沿革，不知漢世郡國郡縣之分，記漕運則本引袁黃、徐州山陽之說，或以俗書為正史，或以元人為宋人，更有一事複書，一人兩傳，其他字句之誤更不勝枚舉，或由其成書太速，舛迕遂多乎。然是志其改正前志亦多可取，疆域內鄉保下增入村莊，使閱者周知其地。其分卷列目，各以類相從，如以泉源附於漕渠，寺觀附於壇廟，飲射附於學校，藩封附於職官，均甚妥善，故雖為瑕玉互見之作，究為有裨文獻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平州志三十卷　清道光五年刻本

知州周雲鳳修，唐鑑、許喬林等纂。雲鳳，沭陽人，江蘇道光三年任。以州志雖屢經修纂，體裁仍未妥善，記載猶多謬訛，因決重修，俾成一地完史。故是志於沈志之訂正極多，並擴為三十卷。執筆者為前廣西平樂知府湖南善化人唐鑑及山東平陰知縣江蘇海州人許喬林，皆深於史法，以通儒著名者也。因體例內容均甚博雅，考據尤精審。其門類分典二、考八、徵四、傳三、略八。全書分天章典、恩綸典，星

野考、方域考、山川考、漕渠考、建置考、田賦考、學校考、祠祀考、職官徵、藩封徵、選舉徵、恩榮徵、宦蹟傳、人物傳、列女傳、藝文略、金石略、紀事略、古蹟略、祥異略、雜綴略、舊志略、釋例略。下附子目。是志體例雖博大，繩以志例，究覺太繁。其典之名，蓋法華嶠漢後書，考則準袁樞四明志，四徵則倣董斯張八略則祖謝肇淛，嗟古製式，卓然成家，大半仍取之舊志，正其譌誤，補其漏遺。今讀其卷末舊志略與釋例略，即見其用力之勤，考証之精，洵為東平之信史矣。

平陰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邑令陳秉直修，邑人趙賈台等纂。秉直，遼左人。順治六年任。是志即修於此時。按邑志創修於明萬曆時邑人何海晏，義類粗具，為集二冊，惟因草創，敘述簡質。秉直蒞任後，時值兵燹之餘，徵求舊志，無有存者，以一邑之志乃文獻所存，典章所寄，無志何以傳後，乃集邑中博雅之士，蒐輯舊秉，得其殘缺，銳意修纂，成書八卷。全書分圖經志、輿地志、建置志、食貨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災祥志、雜志，下附子目甚多。是志雖云簡略，較之舊志已完備矣。藝文幾佔全書之半，深覺蕪雜。以學校入建置，方技入於人物，均不倫類。惟卷末附有藏書目錄，及古今著述目錄，皆極有關文獻，為他志所無者，甚此志之特點乎。

平陰縣志八卷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邑令喻春林修，邑舉人朱續孜纂。春林江西南昌人，由舉人嘉慶十一年任。莅任後，見舊志殘缺，板章朽壞，且邑志自康熙時前令陳秉直修後，迄今已百三十年，其間制度之損益，人物之變遷，科第之盛衰，仕宦之賢否，以及德行文章，孝貞節烈，俱不及時記錄，何以信今而傳後，適邑中解元朱續孜正家居，春林乃延之主筆削之事，並置局采訪，編輯數閱月成書四卷，首為序、圖，次分星野、城池、學校、藏書目錄、武廟、壇廟、祠宇、寺觀、古蹟、風俗、時令、山川、八景、橋梁、渡口、牌坊、墳墓、里社、鋪遞、賦役、物產、雜志、災祥，其分門別類，雜亂無序，無職官、選舉、人物、藝文諸門，疑似不全。武廟、壇廟、祠宇、寺觀、古蹟等，殊嫌重複，書中記載，脫誤簡略，不可卒讀，不知當時修纂者，何草率如此，又何貴乎有此次之修纂也。其規模尚未具備，遑言徵文考獻哉。

平陰縣志八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邑令李敬修纂。敬修直隸保安州人，由庶吉士光緒十八年任。是志之修，因山東通志局來索邑志，舊志殘缺不備，且自嘉慶時前令喻春林修後，又八十餘載，且而喻志簡略誤漏，不可卒讀，敬修乃延邑之薦紳，共為采訪搜集，擇其要者錄之，以應志局之命。後以所輯史料散失可惜，因取舊志之全者為藍本，為之分析合併，以新采各事，附之於後，閱年餘成帙，與前志頗有異同，復為編輯比次，遂成新志共八卷，卷首為序、例，次分恩詔、天文、疆域、山川、村莊、風俗、封建、職官、祀典、學校、選舉、賦役、倉儲、營汛、驛傳、郵政、河防、人物、封蔭、著述、牌坊、墳墓、古蹟、物產、軼事、災祥、碑記、雜文。是志只列目錄，不舉綱要，雖不詳備，亦多重複，然已遠勝前志矣。新增門類，為倉儲、營汛、驛傳、郵政諸門，改正者，舊志之記人物有行業，有誌略，有傳記，有節孝，殊不畫一，合併之為人物志，而以事蹟分之，如史之列傳，是志雖依據前志而改易訂正之處甚多，以文章附於各條之下，故不別設藝文

志、編次有條、考証亦當在平陰各志中、洵後來居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齊河縣鄉土志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不著修撰人姓名、大概為當時知縣所撰、因光緒末年、西洋學術文化、輸入中國、清廷停科舉、設學堂、於各縣設立小學、[illegible]授歷史輿地及科學等、惟倉卒設教、無良善課本、乃命各縣邑做志例作鄉土志、須簡明精審、為歷史輿地之參考、是志之[illegible]作、疑即其時、書中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政績錄中分興利除害、聽訟諸類、耆舊錄內分事業學問二目、復附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等、地理門中分縣城古蹟祠廟、坊表、橋梁市鎮、學堂等均附之、為全書之最詳者、是志較之地志固簡陋太甚、然一展卷、即能瞭然其邑之大略、只求簡質、不尚虛飾、則鄉土志又何可少哉、

東昌府志五十卷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知府胡德琳修，周永年等纂。德琳廣西臨桂人，由進士乾隆三十五年任。以郡志自明萬曆時王命爵等創修，後入清雖屢為重修，皆未完成。當康熙五十年，郡守孫元衡欲延當時方志名家衛周劉湛修纂，旋以憂去不果。雍正時前守金啟洛又擬輯稿，垂成而去任，其稿亦旋散失。故今所存者，仍前明故志稽之文卷，則職官在五十年以前者，今長已難全備，丞簿以下更不可考，及今不修，則將來網羅更難。德琳因集同志廣為蒐輯，互相討探，歷二年，稿凡數易，誤者辨之，遺者補之，其職官之不相聯屬者，則疑而存之。共成五十卷，全書卷首為聖製宸翰，次為總紀、地域、山水、戶賦、建置、古蹟、經籍、金石、封建、職官、選舉、宦蹟、列傳、遺文、遺詩、雜綴各門，下附子目。是志規模博大，考证精核。其地理沿革，取之元和郡志、太平寰宇記、一統志及本省通志，言之有據。其賦役，以明代名目甚繁，全依賦役全書，但仍節存永樂前志，以明源流。著述原附本傳，今別立經籍一門，事蹟無考者，亦可因著述而附見焉。舊志有藝文、紀変、釆異三目，今依范氏吳郡志，凡詩文之有關掌故者，附於各門，餘則載之遺文、遺詩。他如稗官、緒論，則入雜綴。是志體制既備，敘述亦詳，誠地志中之佳構，惟以學校不另立門，而附於建置，似覺未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昌府志五十五卷 嘉慶十三年刻本、

知府嵩山修、謝香開等纂。嵩山滿洲鑲黃旗人，嘉慶五年任。郡志自乾隆四十二年，前守胡德琳重修後，又三十餘年，前任知府蕭山張官五重事新葺，較前志頗為精洽，而未能覯厥成。嵩山繼張之後，歷時八載，查核存稿，多漫漶剝落，意為若遲之久，則志稿將永為斷簡殘編，奚裨考証，乃激聊城舉人謝香開等尅期開局編葺，即就已定之規模詳為校正，刪去錯雜，去其重複，其職官、選舉、名宦、節孝等類按年續入，成書五十五卷，全書卷首為巡幸、宸翰、蠲卹，次為疆域圖考、歷代沿革、星野、山川、五行、風俗、形勝、分封、兵革、建置、食貨、秩祀、學校、職官、名宦、選舉、列傳、忠烈、孝義、儒林、文苑、隱逸、僑寓、方技、仙釋、列女、經籍、金石、古蹟、物產、藝文、異聞、志餘，其下猶列子目。是志雖依舊志而改易甚多，於卷首增巡幸及蠲卹二門，舊志抄歷代史為總紀，其文蕪亂，亦違志例，是志乃擇而歸之各類，其載各代戰伐者，則專設兵革一門。舊志以星野入於輿地，是志以為有地即宜有天文，乃以星野、山川等各自並立，舊志以倉儲、卹政隸入建置，殊非適宜，特改正入於食貨。又以舊藝文所取太雜，志為刪汰，其遺文一卷，亦併入藝文，凡所改正，均極精核，每卷之前皆有敘論，考其沿革，故是志實不失地志中之善本，惟分門別類過於繁複，其是志之小疵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州府志二十二卷 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知府周尚質修，平魯知縣李登明纂。尚質字典三，江蘇吳縣人，由監生乾隆十六年任。曹本為州，康熙十三年知州佟企聖曾重修州志，至雍正十三年，始陞曹為府。尚質以曹既改州為府，且距前志之修已數十年，亟謀修輯，聘里居之內閣學士劉藻為總裁，平魯令李登明為修纂，閱一寒暑而府志成，為大綱十，為目四十餘，共二十二卷。全書分圖考、輿地志、河防志、食貨志、學校志、秩祀志、五行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輿地下附建置沿革表。是志以其他邑志於帝王事跡稱紀，名宦、人物稱傳，均非志例，茲仿康志、江南通志例，按其疆土，分類纂輯，概標為志，以綱系目，其於類無所附，而足以備異聞資考核者，另立雜志，附之卷末。是志於前州志多所改正，如舊志所載古蹟，半多附會，皆為之釐訂，其虛謬者，徑從芟削。所引山東通志，皆注明舊志或新志，恐人誤為鄭夾漈之通志也。其體例記述均尚簡嚴，考據亦精審，不冗不漏，洵善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州志二十卷 康熙十三年刻本

知州佟企聖修，蘇毓眉纂。企聖字敬若，奉天寧遠州人，由廕生康熙九年任。按州志創始於明前守伍禮撰一輯略，繼修者有州守吳瓚，萬曆、天啟時，許恩、潘永澄又繼之。潘遵許本，稍為增益。及企聖時，中經鼎革，邑之圖經[illegible]燬於兵燹，無復存者，雖搜得殘編，缺略頗甚，且斷自明萬曆末，距今已三十餘年。旋奉部檄命纂州志，爰集師儒、縉紳，分書校閱，迹稽載籍，博采傳聞，為志十八，為卷二十。全書分圖考、輿地、建置、帝迹、古蹟、風俗、職官、田賦、學校、秩祀、典禮、選舉、兵衛、河防、人物、藝文、災祥、雜志。不列細目。是志雖依舊志，而改易甚多。以舊志義類節目，頗失次第，悉為訂正。舊田賦志編載雜沓，漫無倫次，亦遵賦役全書為之更改。舊志人物、藝文皆簡略遺漏，是志為之裒輯，各為二卷。又舊志不列職官，名宦、宦蹟雜見於教化與志人，今特立職官，即以名宦、宦蹟繫屬之。且人物之外，又有志人，亦覺重複，均為刪汰。故是志對舊志改正釐訂，厥功甚偉，使蕪雜之書，變為徵文考獻之籍，其價值可見矣。

曹縣志十八卷 康熙五十五年增刻本

朱琦原本，邑令郭道生增修。道生，滿洲鑲白旗人，由例監康熙五十一年任。以邑志自康熙二十四年前令朱琦修後，迄今又三十餘年，典章制度風土文物或盛或衰，不可無記，適郡守金一鳳命各州邑采輯近事，纂修充屬諸志，道生乃集邑之紳衿，共謀纂輯，取朱志為藍本，爲之增續，成書十八卷。全書分疆域志、建置志、賦役志、物產志、學校志、祠祀志、河防志、王侯志、官職志、名宦志、選舉志、人物志、綸音志、藝文志、雜稽志，下附細目，百有一十。是志取之舊志，而較舊志為詳，每卷前有謂語一段，以述緣起，仍錄舊文，不加改易，以他志物產僅載名目，而物產實賦稅之本，所關匪細，特為詳紀，頗具卓識。其官職志元明以前合敘，清代則單纂，均合志例。惟以書院附於建置，實應列入學校，而疆域與建置附目亦多重複，他如綸音志、王侯志皆可裁汰，或併入他門，名宦亦可歸之職官。蓋[illegible]縣志須力求簡明，切戒繁冗，不免是志之小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縣志十八卷 光緒十年刻本

邑令陳嗣良修，孟廣來等纂。嗣良字頌萱，浙江秀水人，由監生光緒九年任。以邑志自康熙時兩次重修後，即未增續，而嘉慶十八年、咸豐八年，兩遭城池失守，兵燹之餘，原板俱燬，文獻散失，多難稽考，及當今不修，後更難輯，邑中縉紳，亦以纂輯邑志為請，乃決計重修，遂搜羅故聞，采訪遺徵，越年成新志十八卷，除卷首為總志外，餘分疆域志、建置志、賦役志、物產志、學校志、祠祀志、河防志、王侯志、官職志、名宦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綸音志、藝文志、雜稽志，下附細目甚繁。是志雖謂重修，實仍規依前志，無所損益，僅增續近事若干而已。舊志之謬誤，亦因襲之，如以學宮附於建置，名宦與官職並存，皆未為之改正釐訂，想見粗疏。新增列女志、續藝文志各一卷，無關宏旨，故是志不過康熙[illegible]時志之續本，無大價值可言也。

博平縣志五卷 康熙三年刻本

邑令堵嶷修，茌平進士張翁等纂。嶷，湖北漢陽人。由進士康熙元年任。以邑乘自明神宗辛卯吳堡知縣邑人馮訓創修後，即未有續者，此七十餘年間，中經鼎革、社會、政治之變遷、風俗、人物之消長，皆須即時記錄，以垂後世，乃集名士、諸賢紳，開館設局，訪輯舊聞，因馮志之遺本，補七十餘載之缺文，不數月成書五卷。全書分星野辨、歲運譜、禨祥考、疆域圖、山川紀、勝景錄、古蹟考、田賦籍、城守圖、壇廟紀、官師表、選舉表、宦業傳、人物傳、土俗紀、民風解、時政論、藝文錄、動植錄。是志雖多襲前志，而體例之創置與改易亦多，繩之志例，深覺繁複，如山川、城守、勝景、古蹟、壇廟等，均可合併，以求簡潔明瞭，惟以風俗分為土俗及民風，知注重社會文化；末增置動植錄，以代物產，均具卓識，為他志所不及者。是志識解甚高，惜分門別類，體制未善，至掩其所長，要不失為佳本也。

博平縣志六卷 道光十一年刻本

邑令楊祖憲修，烏竹芳等纂。祖憲字星若，湖北應山人，由廩生道光十一年任。以舊志殘缺失次，且文字模糊不可辨識，並舊志自康熙三年前令堵嶷修後，迄今已百六十年，板之存者僅十之二三，簡編不備，考証莫從，乃訪求完本，購取府志，廣為蒐羅，詳為徵詢，凡文物典章、名賢節孝，從前舊有者，則重編次，後來繼起者，則斟酌續增，閱三月成書。全書分星野辨、歲運譜、禨祥考、祀典紀、地輿考、疆域圖、山川紀、勝景錄、古蹟考、田賦籍、村落紀、城守圖、壇廟紀、官師表、選舉表、宦業傳、人物傳、孝義傳、節孝紀、貤恩考、土俗紀、民風解、時政論、藝文錄、動植錄。由其體例，即可見是志全因舊志，毫未改易，除人物傳外，復添孝義、節孝、貤恩諸門，反貽繁複蕪雜之譏。惟作者致力於賦役之科，特置村落紀一門，以為賦役戶口之基，實是志之優點，蓋一般方志所未有者也。

聊城縣志十二卷 宣統二年刻本

邑令陳慶蕃修，邑人葉錫麟、靳維熙纂。慶蕃籍貫不詳，由監生任。邑志自康熙二年前令何一傑重修後，垂二百年，未有續者。中經捻匪之擾亂，及最近新學之輸入，同治時，邑舉人葉錫麟致仕歸里，續輯聊城志稿若干卷，未成而卒。慶蕃蒞任後，適值朝廷銳意變法，力行新政，省城設通志局，檄各州縣重修邑乘，用資參考。慶蕃乃延吉州學正邑貢生靳維熙負編撰之責，發凡起例，一遵舊志，大綱十二，細目七十有五。較舊志醫葉稍加詳，仿通志例也。全書卷首為巡幸、蠲卹、宸翰，次分方域志、建置志、田賦志、學校志、典禮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通紀、雜綴諸門。是志一因故志，無大增損，以經籍、金石為數無幾，附入藝文於藝文外，另列雜綴一門。又於建置之下，添巡警、郵政、電報各目，皆舊志之所無，而所謂新政者也。是志以人物及藝文搜羅最富，人物增列傳五十餘人，藝文因詩文太多，別為耆獻文徵五卷，殊覺繁冗。聊城縣志年久失修，是志雖簡略不備，亦聊勝於無也。

茌平縣志四卷 康熙二年刻本

邑令王畫一修，邑人張翕等纂。畫一，河北廣宗縣人，由貢監，順治十八年任。以舊志創修於明萬曆十年前令祥符王國弼，再修於萬曆三十年邑令吳道明，迄今已五十餘年，中經國變，其間災祥、休咎、吏治臧否、風俗淳漓、人文衰盛，以及戶口之增消、國賦之盈縮，歷年久遠，無所筆記，不幾湮沒。乃聘邑人張翕任編葺之責，采輯搜詢，不數月新志告竣，成書四卷，全書分天文、地理、建置、賦役、人物、藝文諸大綱，下附子目甚繁。各志之前，皆有序論。是志體例雖較完備，仍極簡略，以官師、選舉、及仙釋、流寓等皆入於人物，殊太蕪雜，蓋官師、選舉，皆應另立也。惟是志注重人口、賦役，為其特色，足可見鼎革後社會經濟之變遷。如戶口在明季為四萬九千有奇，今存丁則僅九千；田賦明季為一萬一千，今僅及半；只數十年，盛衰大異，可見兵燹為禍之烈，社會摧殘之甚。是志體例內容均不完備，尚有待於後之增補也。

茌平縣志五卷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邑令王世臣修，邑人孫克緒等纂。世臣奉天人，由貢生康熙四十三年任，因取閱舊志，恍然文獻之足徵，見時距前志之修，已四十餘年，此數十年間所存簡冊，恒多散失，深懼後此更難網羅，遂決及時修纂，適邑諸生復以重修邑志請，乃命諸生中之俊彥者廣搜博采，不越月而稿成。書共五卷，為綱七，為目五十有四。其綱分圖繪、天文、地理、建置、賦役、人物、藝文，由其目錄，即可知乃全依舊志，不過略事增續而已。舊志於各卷本有小論，是志復續數語，詞多餖飣，徒貽譏笑。其疆域、方物統因前志，山川、形勝略加增改，風俗則因時遷世變，更續較多，藝文所收特多，彙為一卷，附於簡末。是志因襲前志，沿誤承訛。舊志最蕪雜之卷如人物志合職官、選舉、仙釋等而成，不為之改正，即見其疏。其另立藝文一卷，亦只見繁冗而已。

清平縣志二卷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邑令王佐纂修。佐滿洲正黃旗人，由舉人康熙五十二年任，因自兵燹以後，前志所存不過什一，遂為之重修，取舊志為藍本，釐正而更新之，成書上下二卷。惟是志名雖補修，而簡略尤甚，且多脫漏，[redacted]體例亦綱目不張。書中共分天文誌、地理誌、建設誌、賦役誌、官師誌、人物誌、藝文誌諸門，下附細目，甚繁。是志[redacted]條例既不完備，記載尤極陋簡，脫誤時見。以官師、人物二誌最甚，有同頁之中，即上下不接，蓋原稿之誤，非手民之咎也。故是志既不能考徵文獻，亦未能[redacted]書簡[redacted]意賅，毫無價值之可言，尚不如鄉土志之使讀者猶能明其邑之概況，自謂續修前志，則前志之簡略，更可見矣。

華縣志八卷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邑令劉蕭修纂。蕭字功人，浙江會稽人，由拔貢康熙四十九年任。以邑志自康熙十一年前令劉維楨修後又四十餘年，而前志為奉檄所纂，倉卒成書，簡略謬誤，不足徵考，乃重為續，共成八卷。全書分封域志、建置志、食貨志、災異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下附細目五十八，綱舉目張，體例較備。書中記載詳盡，考據精審，惟人物志偏於節孝，災異志殊太簡略，藝文所收詩文太冗雜，幾佔全書什之三四，封域、建置二志，亦包括太富，不免混淆龐雜，此皆分門別類之未當，殊為是志之病也。

高唐州志七卷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同知金江纂修。江，浙江義烏人。以州志創始於天順間學正盧瑞作前志，嘉靖時州守王大化又作後志，盧志略而王志蕪，且多漫漶，什存二三。又其廢繼未續者三十餘年，識者不無遺憾。而時有升降，政有沿革，不有邑志，文獻何徵。即以盧王前後志為依據，証諸經史，參之郡志，旁搜博采，訂訛補漏，三閱月脫稿，為圖四，為表三，為紀二，為誌、為述、為傳、為類各一，總為綱七，為目四十有一，附目十有一，釐為七卷。其序中謂圖地景而方輿備，表編年而古今稽，紀地理則典要具，誌天文則星土昭，述政治而官政著，傳人物而士習勤，藝文有類而文獻徵，雜述有紀而見聞廣，後有附目。是志雖因草創，不免簡陋，惟一州之典章制度已燦然略備，故後來纂州志者多遵其遺型焉。

高唐州志八卷　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知州周家齊修、鞠建章纂。家齊字可均，安徽合肥人，由舉人光緒二十八年任，以邑志自乾隆以至道光屢有增續，迄今又六七十年，時朝廷始行新政，百度維新，乃徵聘邑中名孝廉鞠建章筆削之事，三月書成，稱爲續志，共八卷。除卷首爲序、姓氏、例言、圖考、天章紀、盛典紀，凡分沿革表、職官表、方域考、建置考、田賦考、學校考、祠廟考、典禮考、人物傳、列女傳、政績錄、金石錄、藝文錄、雜稽錄，只舉綱要，不分細目，志前均附小序，考據極詳，有裨典章，實非淺鮮。是志體例，其綱領條目悉依舊志，無所增損，惟增續近事若干而已。就其補續者觀之，考証極精，紀述亦詳，誠有關文獻之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館陶縣志十二卷　乾隆元年刻本

邑令趙知希修、耿賢舉等纂。知希字大音，涇縣人，由舉人雍正三年任，至五年，詔修直省通志，知希因邑乘自康熙十四年前令鄭先民修後，僅數十年，典章制度，舊志已備，乃搜集近聞，益以新緒，爲續志十二卷，未謀剞劂，知希逝世，其稿遂爲邑諸生李子所得。至乾隆元年，邑令張與宗覽閱舊志，慨其殘缺，正銳意修舉，復由李生處得趙志遺稿，即付刻印，仍十二卷，全書分圖考、輿圖志、建置志、職官志、選舉志、賦役志、學校志、祀典志、名宦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下附子目四十有二，所記皆康熙十四年以後事，蓋續鄭志而作也。其體例內容，悉遵前例，毫未增損，所續者均極完備精審，惟須與前志合閱[illegible]耳。

冠縣志十卷 傳鈔道光十年本

邑令梁永康修、趙錫書等纂。永康字壽菴，山西靈石人，由舉人道光七年任。以邑志創始於明嘉靖時，前令姚本，而其書不傳。萬曆時邑令設自省再為創修，始有成書。至康熙時，邑令錢霞復增益之。一邑文獻賴以不墜。厥後虞際昌、毛觀文作邑宰，雖先後修輯，不過誌其興工記事之文，於政治、人物諸大端則語焉不詳，略而弗載。迄今又百五十餘年，披閱舊志，已甚殘缺。適邑中舉人趙錫書由邑令歸老，藏有設、錢二志，永康乃與之謀修邑乘，因諮訪軼事，蒐集故聞，遂成書十卷。分地輿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典禮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錄志，下附細目甚繁。是志雖據舊志而改正處易甚多。舊志田賦下有支解各款，久經裁革，志加刪汰。又舊志以建置歸入地里，以古蹟、災祥、紀變、異聞等附入於人物，殊乖體例，皆為之訂正，各以類從。是志規模雖具，然距前志百五十年，積歲已久，記載缺如，不免疏漏。惟在地志中尚不失為佳構，尤以職官志最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荷澤縣志十八卷 光緒十年刻本

邑令凌壽柏修、葉道源纂。壽柏，宛平人，由監生光緒九年任。因曹州舊隸兗郡，乾隆元年升曹為府，於附郭設荷澤縣，自康熙十三年知州佟企聖重修曹州志後，迄今二百餘年，未經修輯。乾隆時邑令張東始修荷澤縣志，惜當時未及刊行，而稿本遂乙亦頗殘缺失次。然考據精審，勝於佟志。道光中，邑人蕭季卜曾有續修，其書亦不傳。壽柏以荷澤首邑，獨無史乘，實有司者之恥，乃延集邑之紳耆，籌議重修，分任采訪，本舊志體例，以張東志稿為依據，聘宿儒孝廉葉道源專司編纂之事，成書十八卷。全書分圖說、疆域、建置、山水、田賦、學校、選舉、軍政、職官、人物、列女、古蹟、藝文、雜記，下附細目。是志體例一遵舊志，無大增損。於舊志災祥一門，水旱、蠲賦、分年詳書。張志易其目為紀事。是志因之，略加詮次，附於卷末。以舊志方外、異聞寥寥數則，乃刪而去之。故是志雖本之舊志，而變其體例，芟其雜蕪，然因年久失修，典章人物多難考證，不免漏略，要不失為佳本。

鉅野縣志十卷 天啟三年方時化刻萬曆本

邑令呂鵬雲修、呂封齊等纂。鵬雲號滇南，直隸東明人，由進士萬曆十八年任。以邑志創修於正德時知縣牛鑾，嘉靖萬曆時雖屢經重修，皆漶漫不可讀，而前志僅分方輿、官師、版籍、人物、藝文五門，簡陋殊甚，乃裒載籍，稽掌故，復取一統志、通志及接壤州縣志為參考，為凡例者一，為卷者十，為冊者四，於舊志則存者什五，益者什七。全書分方輿志、建置志、職官志、政紀志、選舉志、宦績志、人物志、雜志、藝文志，末附考異，下附子目，各志之前皆有敘論。是志綱領雖備，內容則仍簡略，如人物志只有鄉賢一條，雜志則包括太富、孝子、義士、隱逸，均應入於人物，而反列於雜志，又以學官入於建置，皆欠妥洽。記載則止於天啟三年，是志雖不詳備，然因草創之難，粗具規模，已不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鉅野縣志十卷 康熙四十一年鈔本

明呂鵬雲原本，清章弘增修。是志雖云增續，實多仍明志之舊，無大增益，於明事較詳，所續清事亦不完備。全書分方域志、建置志、職官志、政紀志、選舉志、宦績志、人物志、雜志、藝文志，下附細目約四十餘，每志之前皆冠敘論，亦均明志原文。是志體例全錄前志，無甚價值，內容亦未充實，則何貴於增修耶。蓋是志異於明志者只職官、人物兩門，所增續之寥寥數條，且多脫略謬誤，豈增修未成之稿本歟。

鉅野縣志十五卷、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邑令章弘修、陳克廣等纂。弘，順天宛平人，由貢生康熙三十九年任。以邑志自明天啟間知縣呂鵬雲纂修，知縣方時化付梓後，迄今已將百年，舊板殘缺，無有存遺，而年遠事湮，多難考証，乃報明上憲，重修邑志，取舊志為藍本，補其缺略，增以近事，而成新志十五卷。全書分圖考、方輿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秩祀志、風俗志、河渠志、選舉志、宦績志、人物志、祥異志、雜稽志、藝文志，較之舊志，規模大備，是志以舊志秩祀、風俗皆太簡略，特為增補，舊志無河渠志，今將河道源流考究詳悉，彙為一卷。又舊志止於天啟二年，故是志所采訪者，多天啟以後事，而職官選舉，仍多缺漏不完，或因鼎革兵燹之餘，文獻無徵歟。舊志各志之前小敘，允稱簡古，惟今昔殊宜，故另因時立論，志後按語，則仍舊文，注舊志二字，使讀者知其源流，是志雖承襲舊志，而增補釐正之處甚多，洵鉅野志之一大改善也。

鉅野縣志二十四卷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邑令黃維翰修纂。維翰字少棠，湖南善化人，由拔貢道光十八年任。以邑志自康熙四十八年前令章弘重修後，迄今又近百年，賦役、文物之盛衰，政治、建置之興廢，已今昔殊異，因集邑人共謀修舉，旋成書二十四卷。雖取舊志為依據，而較前志為詳。全書分帝紀志、編年志、方輿志、山川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秩祀志、職官志、口碑志、選舉志、人物志、烈女志、藝文志、金石志、風俗志、雜稽志，下附子目甚繁，是志體例以舊志為藍本，而增益甚多，因求詳盡，不免蕪雜，如編年志實不必設，山川志可附於方輿，口碑志可入於職官，即另設立，亦應稱為名宦或宦蹟，他如區田說、治蝗法，當應入之食貨，今附於方輿，亦覺未當，除此小疵外，是志取材甚富，記載亦詳，較之前志完備遠矣。

城武縣志五卷 康熙九年刻本

邑令劉佐臨修，劉爾楫等纂。佐臨字與襄，江南潁州人，由進士康熙八年任。按城武舊志，創始於明正德間，因邑圮於河，板章文物，蕩然無存。及嘉靖四十四年，前令鄭漢復創修邑志，然至是又百餘年，中經革故，兵燹頻仍，所遺舊志更殘缺不完。佐臨乃集邑之紳耆，議舉修志，開局徵輯，以邑中博學，分任采訪，以邑人劉爾楫任編輯，博觀諸志，搜集故聞，例立八款，書分四冊，三閱月書成，較舊志為詳盡。

全書分輿地、建置、賦役、秩官、人物、選舉、藝文、詩歌補遺八門，不列細目，每志之前有敘論以總其說，末亦附文以收其義。於建置沿革，考辨甚詳，於舊志多所改正。如習俗乃風土人情，舊志不載，今悉記之；名宦舊附選舉，後先不倫，今改秩官；舊志不書災侵，是志則據父老所傳，附選舉末。凡所增補釐訂，尚稱妥善，堪重修地志中允為善本。

城武縣志十卷 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邑令趙嗣晉纂修。嗣晉字桐巖，江南廣德人，由進士康熙三十七年任。以邑志雖創始於明，再修於康熙九年前令劉佐臨，惟舊志皆極簡略，且距劉志又數十年，錢糧戶口不無增減，人物古蹟亦多異同，乃集邑人同為修葺，較訂並開館撰述，網羅采輯，分類別例，缺者補之，冗者刪之，不數月成書十卷，為綱十一，為目五十有六。全書分輿地志、建設志、學校志、賦役志、職官志、人物志、藝文志、典禮志、秩祀志、古蹟志、雜志，下附子目。

是志體例甚為詳實，以人物、職官最精核。職官分表分列傳，人物分宦蹟、文學、懿行、隱逸、節烈、流寓、武將等傳，惟武將與宦蹟實應附於職官，文學校志、秩祀志、古蹟志所記均多重複，典禮志尤應刪汰，所載鄉飲等禮歸之學校可也。大略言之，是志體例謹嚴，記述詳確，允稱地志佳本。

單縣志十二卷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邑令王鏞修、秦寅纂。鏞字聞達，河北房山縣人，由貢生康熙四十六年任。邑志創修於明隆慶時，邑令夏維藩再修於順治時，前令徐化民、徐之續刻四冊，紀載寥落，殊失簡陋。前令金天定曾輯抄本十二冊，較舊志周詳，惟魯魚錯訛，觸目皆是，近事缺如不載，亦难經遠。適郡守金一鳳欲修郡志，檄各州縣纂修邑乘，以備采擇，鏞乃聘清寧名孝廉秦寅任編纂參訂，博稽前史，搜羅散逸，卷帙仍從乎舊，事蹟少增於前，越三月告成。成書十二卷，全書分方輿志、經制志、學校志、賦役志、河防志、官師志、人物志、藝文志諸門，下附子目。是志雖依據舊志而改易甚多。舊志以星野附於城池，物產附於田土，皆另條詳列。徐本有德行、高士、文學諸科，今則合為德才。舊本有官制，則之改置古官一目。他如災祥、仙釋，原本列為外傳，乃去其無稽，存其可考。所增之目，有恤政、武備、飲賓、流寓、方技各條，皆舊志所無，今新為增補者。是志體制，較舊志完備，敘述亦較舊志詳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單縣志十三卷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邑令覺羅普爾泰纂修。普爾泰滿洲正紅旗人，由舉人乾隆二十一年任，以邑志雖一再重修，而考據不無謬誤，記載不無漏遺，且距舊志之修又數十年，乃集僚屬紳士共議重輯，義例悉依郡志，而紀注加詳，越一年成書。分輿地志、食貨志、典禮志、五行志、官師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下附細目四十餘。是志體制純取府志，惟無選舉而列五行，殊覺未當。於舊志體例內容多所更易，以舊志列山川，而單邑無山可言，乃去其目，以選舉附於人物，措置未允。又凡節孝、貞烈等目，及歷代所志人物不屬於單者，皆為删汰。是志不依縣志例，而規摩郡志，其分門別類，不無輕重失次之病。惟體例內容，均尚謹嚴，考據辨論，亦多精闢，只板章模糊，字跡不明，殊美中不足耳。

濰縣志九卷 康熙十一年刻本

邑令王珍修、陳調元纂。珍字魯菴，陝西閿中人，由舉人康熙十年任。按濰志創修於明萬曆二年，劉廷錫，距今百有餘歲，未有續者，且劉志簡略，不足徵考。適朝廷因修統一志，檄各郡邑重修地志，珍乃集邑之紳耆博學，開館設局，網羅故聞，彙集輯近事，不數月成書八卷，末附續志一卷，共九卷。全書分輿圖、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形勝、風俗、戶口、田賦、城池、公署、職官、學宮、壇廟、寺觀、橋梁、驛鋪、集場、里社、物產、薦舉、科目、貢監、歲貢、武秩、恩典、名宦、人物、留孝、貞烈、古蹟、仙釋、災祥、藝文諸目。不列大綱，是志體例，諸多繁複，惟雖云重修，實如創製，蓋舊志僅二冊，且經改革兵燹之餘，散失殘缺，不足依據，是志能有此規模，[illegible]記載精核，可見其用力之勤，編纂之慎，實不可多見之創作也。

定陶縣志八卷 順治十二年刻本

邑令趙國琳修、張彥士纂。國琳浙江會稽人，由貢士順治十一年任。以邑志雖創始於明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唐桐、萬曆時邑令陳以見、楊克順等先後重修，然自鼎革兵燹後，六十年來，未經纂葺，且舊籍湮漫，不可復識，乃謀之紳耆，決計修輯。於是網羅散失，諮詢耆舊，因前志而損益之，集近事而討論之，數月告成，成書八卷。全書除卷首為圖例外，餘分封域志、建置志、田賦志、官師志、人物志、選舉志、雜稽志、藝文志諸門，下附細目六十六。是志體例，多依舊志而時代各殊，政易亦多。封域志下，古蹟之外，另立故事，謂故事者，一邑之事；古蹟者，一事之蹟。又以祠廟與寺觀並列，謂見於儒書者，列入祠廟，不見於儒書，類於道冠者，則入於寺觀。標準既立，門類自清，此雖小節，足見義例之謹嚴。又以戶口、賦役、民生所繫，不厭詳備，皆具卓識。惟以學校附於建置，殊嫌簡略，封爵、名宦，不列於職官，而附於人物，亦覺未當。然繼革創之餘，文獻無徵，能具此規模，且多精核，已匪易矣。

定陶縣志十卷、乾隆十七年刻本

邑令雷宏宇修、劉珠等纂。宏宇雲南新興人，由舉人乾隆十二年任，以邑志自國朝順治十二年前令趙國琳修後迄今歷百餘年，其間建置、賦役、制度、文物不無增損興廢，且舊志歷時既久，板章剝蝕，文字漶漫。邑之士紳亦環請續修，國琳乃詳請上憲，設局搜采，檢閱檔冊卷，斟酌時宜，緣舊志而續之，越數月成帙，為大綱八：曰封域、曰建置、曰賦役、曰官職、曰選舉、曰人物、曰雜稽、曰藝文，為目八十有二，悉分系焉。圖考列首，開卷瞭然。是志多依前志略為改易，惟年遠事湮不免缺漏，以舊志賦役與現行款項不符，悉本賦役全書為之訂正；舊志以名宦附於人物，殊未當洽，乃移置於職官。凡此釐正，均較前志妥善。惟仍以學校附於建置，不另設立，沿訛承謬，實為小疵云。

定陶縣志十二卷 民國五年刻本

邑令馮麟溎修、邑人曹垣纂。麟溎河南祥符人，由刑部主事改知縣，宣統三年任，以邑志自乾隆十八年重修後歲久遠漫，不足觀矣，且距前志已百六十餘年，兵燹屢遭，文獻不足，不及時修纂，後更難稽，乃集邑中紳耆，供新知，訪舊聞，博采廣搜，以邑紳曹垣總其成，依門纂錄，不數月彙集成編，較舊志四冊復益一倍。綱領沿前，條目略易，共十二卷，全書分封域志、建置志、賦役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雜稽志、藝文志，下附細目甚繁。是志體例純依前志，書中記載乾嘉前或遺細微，道咸後均甚完備，比之舊志詳確遠矣。其各門編次，俱按時代先後，使讀者得明其源流。惟以倉廒附於建置，以寺觀入於雜稽，稍覺未當。

濮州志十卷 萬曆十七年刻本

郡人李先芳撰。先芳，州之北山人，故是志之敘論，稱北山氏曰。由進士至少卿，解組歸後，肆力著述。以州志在正德時，州守屢欲創修，皆未果，乃纂輯邑志。志凡三十，釐為十卷，全書分建置沿革、疆域、星度分野、山川、城池、都鄙、坊市、官宇、津梁、戶口、田賦、食貨、土產、風俗、職官、學政、武衛、祀事、帝系、衛人、郡人、歷官、選舉、恩例、寓人、災異、古蹟、陵墓、寺觀、藝文。是志體例大備，記載詳明，實為創修地志中所罕見。敘

論亦頗多卓識，惟分門別類，間有重複，如都鄙、坊市、衛人、郡人、食貨、土產等目，均可合併；帝系則可刪汰。此皆未立大綱之弊。倘綱舉目張，嚴為釐正，則是志當更為完本矣。

濮州志六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州張實斗修，南洙源等纂。實斗，遼東寧遠人，由蔭生康熙九年任。以州志雖創始於明萬曆時邑人李先芳，中經鼎革兵燹，板章久淪草莽，適邑紳屢以修輯州乘為請，實斗乃於案牘之暇，搜求簡編，得遺志一帙，復與耆碩采訪諮詢，遂成新志六卷，全書分歷代建置沿革表、郡邑疆宇總目、郡治疆宇圖、郡治城市、郡城疆宇總考、郡治考、諏訾衛分圖、星野考、古蹟考、河渠議、帝系表、帝紀

世家、年紀、賦役志、學校志、職官考、風俗記、兵防志、官師歷年表、科第表、二貢考、名宦記、鄉賢記、孝友傳、明經傳、武烈傳、兵家傳、豪俠傳、貨殖傳、仙釋傳、衛人志、雜志、王言、詩類、文類、北山野史傳。是志取材極富，惟剪裁未當，遂形蕪雜，其體例、敘述多不符志例。以如此宏著，不列綱要，更覺冗繁。所分門類亦多可合併，或刪汰，如帝系、世家、年紀等，州志皆可不載，職官、名宦、學校、科第、二貢、鄉賢、孝友、明經、武烈、兵家、豪俠等，以官師、選舉、人物

三門即可歸納，不必故為龐大，蓋地志義尚簡明精核，刪冗去穢乃其職志，烏可妄誇詳博，況邑志又非通志府志之比乎。然是志其改制創作之精神，又遠非抄襲者所能及矣。

青州府志十八卷　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知府杜思修，馮維訥等纂。思浙江鄞縣人，由進士任。以青郡為水陸衝要，且係膠齊故地，因無地志，故文獻散失，時各郡縣均有纂輯地志之舉，乃與馮維訥等搜集典章，采詢故實，取古籍為參考，輯屬邑之紀錄，排比編次，成書十八卷。卷前列二十有二圖及沿革表，內分封域、職官、選舉、星野、災祥、山川、風俗、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官署、學校、祀典、兵防、城池、關梁、驛傳、鄉社、陵墓、寺觀、聖賢、封建、名宦、宦蹟、人物、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卓行、烈女、方技、仙釋、外傳、藝文、遺文、雜志，為卷一十有八，為目四十有三。是志體例雖雜蕪重複，而仍有缺略，良以草創之初，無前例陳文可襲，凡收一文、得一事，即列一目，此所以有蕪雜而缺略之弊也。故其目錄多可裁汰合併，如忠義、孝友、隱逸、卓行等，皆不出人物之範圍，仙釋、方技可附之雜志，遺文可併入藝文，綱領一立，則眉目自清。是志在創作中殊為不易，然尚有待後人之增補訂正也。

鄆城縣志八卷 明崇禎七年刻本

知縣宋嘉穗修，孫鯨等纂。嘉穗字大年，福建邵武人，由舉人崇禎四年任。按鄆志自嘉靖十九年馬奇纂修後，迄今已數十年，而鄆邑自壬戌白蓮教作亂後，受禍獨慘，文物、建置多被殘毀，戶口減去十之二三，藏儲耗去十之六七，十餘年來，社會情狀尚未恢復，此皆邑中之大變，不可不詳為記載者，且舊志草創，訛謬實多，諸待訂正。嘉穗因徇邑中紳儒之請，重修邑志，使民生疾苦，足以上達，乃分門別類，采訪編纂，閱數月成書八卷，附縣境、縣城二圖。凡大綱為八，細目五十有五。卷一為方輿志，下附星野、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嶺渠附古蹟、十景附、風俗等；卷二為建置志，下附城池、縣治、公署、學宮附社學、壇廟、坊表、橋梁、里社、鋪舍、鎮堡、集市等；卷三為田賦志，下附戶口、土田、學田荒田附、賦役、馬政、物產等；卷四為政教志，下附官師、名宦；卷五為人物志，下附先賢、名賢、鄉賢、孝義、貞烈、僑寓、高隱等；卷六為選舉志，下附進士、舉人、恩選、歲貢例貢附、武舉、封蔭、例監；卷七為雜稽志，下附災祥、寺觀、立墓、園墅；卷八為藝文志，下附序、傳、贊、詩。是志以草創之初，而能綱舉目張，記載謹嚴，考証精細，洵為明代地方志之傑構。其體例雖取之舊志，而參以正史。其取材除考之經史外，則取一統志、郡志、邑志及舊志諸書，均采其可信，正其謬訛。考鄆志明正德元年，有野人逸書紀鄆事大略，後趙若唐稍加筆削，彙為一冊，又三十年至隆慶時，王公敬毅然修志，嘉靖時馬奇復為之纂輯，然皆簡陋，不足以徵文考獻。是志不冗不遺，規模大備，宜為後來修鄆志者之圭臬也。

蒙陰縣志八卷 宣統三年鈔本、

知縣沈灏請修、淞江監生陳尚仁等編纂、沈福建侯官人以舉人任、因見邑志自康熙二十四年前令劉德芳等纂修後、已百餘年未曾重修、年代湮遠、文獻闕如、實守土者之責、且是時適當清廷倡立憲之議、政治、社會、均將隨之變易、不有載籍、何以信今而傳後、乃與邑中紳儒謀為修舉、於是蒐輯佚文、網羅近事、成新志八卷、卷首一卷、其內容卷首為序文、紀事、次為疆域志、下附沿革、星野、鄉社、村庄、附市集、形勢、道里、物產、建置志、下附城池、石坊、官署、倉庫、兵防、巡警、橋梁、郵鋪、郵政、坊表、賦役志、下附戶口、人丁、地畝、賦稅、祭祀、雜課、山川志、下附古蹟、學校志、風俗志、祠祀志、下附寺觀、陵墓、官蹟志、人物志、下附隱逸、孝義、流寓、方外、貞烈、節孝、藝文志、下附王言、書序、賦、詩、碑記、志傳、雜稽志、下附禎祥、災異、兵燹、外記、是志門類雜亂、內容簡陋、其行列字體、均違滅不可辨識、中無選舉志、疑有脫落、或尚為初稿、未加整理修飾、故紊亂無章、且是書之成不過一二月、而記此百餘年之事、其簡略亦何足責、所記職官、列女、均僅載姓名、不詳籍貫、想見其陋、是志前有沈序、書中文字墨跡、不可卒讀、恐係未成草稿、而又遭脫落、故至如是之蕪雜、其修志主旨、在頌揚憲政、蓋是志實無價值可言、吾人僅知其有是書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莒州志十六卷　嘉慶元年刻本

知州許紹錦修、莊綱明等纂。紹錦字絅亭，江蘇武進人，由貢生乾隆五十六年任。以莒乃春秋故國，秦漢名邦，其文獻不可使之或缺，而州志自乾隆七年前令彭甲聲纂修後，又數十年，且前任州宰輯有志稿，未及付梓而去。紹錦乃取其草目，參以舊志，發凡起例，開局重修，旋成新志十六卷。凡列目三十有二，附圖有八。全書內分卷首為序文、修志姓氏、凡例、圖考等，其次為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官署、學校、兵防、丁賦、街防、鄉牌、市集、倉儲、鹽法、風俗、秩祀、儀制、古蹟　附八景、坟墓、物產、職官、宦蹟、選舉、人物、烈女、藝文、記事、雜綴，不立大綱，只列細目，由其所分門類即可見其對於舊志多所改易，且較充實。惟人物志所收太濫，藝文亦然，烈女似可附於人物，不必另置一門，惟是志體例內容均較舊志完善，蓋去其冗雜，補其缺遺，如舊志之詩章、方外，皆特立為大綱，均為刪去，又刪其農桑條之桑，而增以鹽法，以莒州東連日照，南接贛榆，皆產鹽名區，非擅蠶桑之利，其所損益，殊具卓識。其紀載簡潔，敘述謹嚴，雖未足稱為偉大之作，平實不苟，別創體裁，尚非敷衍功令之書也。

沂水縣志十卷　道光七年刻本

知縣張變修、劉遵和等纂。按沂志自康熙十一年邑令黃臚登等纂修後，至是已百五十餘年，其間政治經濟之變遷，天時人事之更易，倘不及時修輯，則文物散失，後起者更無從網羅，乃謀之邑中紳儒，分任采訪，徵集遺文，諮詢近事，越數月，共成新志十卷。雖取舊志之史材，而一變其體例，挈綱統目，分門敍類，全書分輿地志下分邑名、星野、疆域、山水、泉源、橋梁、古蹟等；建置志下分城池、衙署、壇壝、倉儲、市集等；食貨志下分鹽法、物產、蔬屬、田賦、戶口、蠲賜、郵政等；禮制志下分學校、書院、秩祀、學校碑碣等；官職志下分文職、武秩、宦蹟、徵辟等；仕進志下分舉人、貢士、考職、武弁、封典等；人物志下分名獻、仕績、忠節、孝行、耆德、經學、文學、隱逸、義士、貞節、耆壽等；藝文志下分詩文，末為總記。是志以前志未列大綱，不便省閱，故是志統以大綱，附以細目，體例雖較舊志為優，所列門類則未盡善，如仕進志殊與職官志混淆，應名為選舉志，人物志中所包亦嫌冗雜，尤以貞節一門所收太濫，有失簡潔之旨，較之舊志似有未逮也。

黄縣志十二卷 乾隆廿一年刻本

知縣襄臺袁中立等修，掖縣毛贄等纂。中立由文林郎任。以黄縣於東海為東萊郡治，乃海上名邦，自康熙十二年前令李蕃奉檄纂修後，迄今又數十年，文化政治之遷移，户口、建置之增進，不有續輯，文獻曷徵？且前志板章殘缺，文字漶漫，亦亟需補正。因謀之邑紳為之續纂。於是搜集檔牘，整理現存之史實，網羅散失，闡發未著之幽光，分門別類，統綱立目，不數月成書十二卷。附以圖表，全書分圖考志，下附星野圖、城池圖、山川圖、縣境圖、縣署圖、萊山圖、盧山圖、桑島圖、岫屺島圖等。次為疆域志，下附沿革、山川、古蹟、橋梁、陵基、疆里、都社、集場等。次為建置志，下附城池、公署、廢置、倉廒、學校、學田、壇廟、寺觀、坊表、墩鋪等。次為賦役志，下附田畝、桑農、户口、税糧，附税課、徭役、驛傳、物産等。次為典制志，下附儀仗、祭品、南北壇、武備等。次為職官志，下附職官表、教職表、名宦傳等。次為人物志，下附選舉表、貢士、准貢、例監、封蔭、恩蔭、武科、武爵、雜職、耆老、農官、仕績、孝友、節義、行誼、文學、寓賢、藝士、仙釋、列女等。次為紀述志，下附風俗、祥異、軍旅、著述等。次為藝文志，下附詔疏、記、序、文、説、揭、詩等。次為忠烈志、雜志。是書體例類門，多依前志，由圖考志以至藝文志均鈔之舊志，只增忠義志、雜志二門，亦不免畫蛇添足之譏。因人物志中已多忠節，殊不必另列一門，且既有紀述志，則雜志亦無可記矣。是志因規隨舊籍，故不覺其踵誤蹈訛。如人物志所包太廣，選舉實應獨立，以之附於人物，深覺未當。是志謂因明季孔李之亂，縣城失陷，殉節者頗多，而前志未能載入，故是志特增一卷，俾忠義之氣，與日月爭光云。此亦舊日修志者所應注意之事。大略言之，是志體裁內容，雖取之前志，無所增損，然所續輯，尚精潔明瞭，不失為有補文獻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黄縣志十四卷 同治十年刻本

知縣尹繼美等修、王春罍等纂、繼美字豫章、江西永新縣人、以舉人同治八年任、蒞任後見邑志自乾隆二十一年前令袁中立續修後、凡百餘年、未經增續、致近世文獻多不可稽、因應邑人之請、設局纂輯、取舊志為藍本、增以新事、共成書十四卷、卷首一卷、分門別類、上統十綱、下附細目、其卷首為圖、新舊志序、目錄、凡例、姓氏等、本文為疆域志、內分沿革、境界、都社、山水、古蹟、風俗、營建志、內分城池、公廨、學校、壇廟、寺觀、坊表、墩台、橋梁、食貨志、內分物產（分陸產海產）、集市、民生、賦役志、內分地賦、戶口、雜稅、徭役、祥異志、內分水旱、兵災、虫災、蠲免、秩官志、內分封爵、縣令、縣尹、縣丞、教諭、典史、訓導、主簿、選舉志、內分薦辟、進士、舉人、貢生、武進士、武舉、納貢、庶官、武官、例監、出仕、封贈、捐職、封贈、恩蔭、農官、人物志、內分仕績、孝友、義行、文學、忠烈、耆壽、技藝、寓賢、仙道、壽婦、孝婦、孝女、烈女、貞女、烈婦、節婦、藝文志、內分詩文、志傳、疏、雜志、是志雖取法舊志、而一矯其弊、力求簡潔、别立選舉志、不附於人物、殊具卓識、惟人物志所包亦太廣雜、且多未當、如仕績可入於秩官、烈婦、烈女等、亦太冗繁、其大綱中食貨與賦役並列、殊覺重複、而賦役實併入食貨也、中添民生一門、洵為他志所未及、是志於舊志訛誤多所訂正、取材甚嚴、精采頗多、故雖有小疵、亦不害其為善本也、

增修登州府志六十九卷 光緒七年刻本

知府賈瑚修，周悅讓等纂。瑚字翠岩，山西夏縣人，以進士任蒞任，後以登州處海陸衝要，且為春秋齊東郡，□歷史名區，□□丙年來民生疾苦，漁獵為艱，□且府志自乾隆七年永泰續修後，迄今凡百四十餘年，未加纂輯，深恐文獻久缺，因謀重修，於是飭令所屬徵集文獻，設局編纂，越三載而書成。共六十九卷，卷前一卷，附圖十三。全書卷首為序文、編志姓氏、凡例、輿圖，次為疆域志、營造志、食貨志、職官志、選舉志、忠節志、藝文志、金石志八大綱，下附細目。疆域志下附星野、沿革、山川、古蹟、物產、風俗等，□營造志下附城池、龍亭、公署、學校、書院、府廟、壇、軍壘、海防、驛傳、寺觀、橋梁等，食貨志下附鄉都、戶口、地丁、雜稅、鹽法、海運、水旱豐飢等，職官志下附前秩、文秩、武秩等，選舉志下附薦辟、進士、舉人、貢生、恩賜、文職、武進士、武舉、武職、封贈、蔭襲，忠節志下，□分忠節、兩項，藝文志下分經、史、子、集四部，金石志下分金石、□坊、補遺等。是書體例內容均極簡要，其取材或搜羅遺文，或採訪近事，亦皆精審。凡舊志之訛誤，皆為之訂正，如舊志之門類蕪雜，特立八綱，從以子目，更添軍壘、兵事，以重防守，又統一官名，悉依時制。舊志紀事，失之太簡，今皆考証精詳，故是志在府志中，殊為完備之著。所惜者，其職官志中自乾隆中迄嘉慶末年，案牘多缺，職官姓名，半不可考，是志雖博采群書，可証明者亦不過十之三四，皆有待於後人之補□輯也。

蓬萊縣續志十四卷 光緒八年刻本、

知縣江瑞采修、邑人王爾植等纂、江字黼文、安徽歙縣人、由監生任、按蓬志自道光十九年前令王文燾修後、距今不過四十餘年、〇社會、經濟、建置、沿革、皆無大變易、惟是時登州知府賈瑚修纂府志、命所屬各邑重輯新志、以資采擇、瑞采乃集邑之紳士開館徵輯、惟歷時未遠、無事〇可記、因取前志為藍本、略為增損、以應上命、全書共十四卷、卷前附圖四幅、〇上列大綱、下附細目、內分天文志、下附星野、災祥二門、地理志、下附建置、疆域、公署、古蹟、廟宇、城池、附樓閣、橋梁、坊表、市廛、山川、附井泉、諸門、文治志、下附學校、書院、社學、義學、祀典、風俗諸門、武備志、下附營制、海運二門、食貨志、下附戶、土地、賦役、物產、鹽法、諸門、官職志、下附名宦、文秩、武秩三門、選舉志、下附徵辟、科第、武科、文官、武官、諸門、人物志、下附功業、鄉賢、忠勇、仕績、孝友、行誼、節烈、貞女附、殉難烈婦、諸門、恩綸志、下附文封、武封、捐封、恩蔭四門、藝文志、下附敕贈、奏疏、狀記、傳、碑銘、序、論、詩歌諸門、觀是志之目錄、即可知其全依據舊志、只增添此四十年中之職官、選舉而已、於舊志之謬誤、亦未改正、僅於疆域門下、增形勢論說、書院門下、增賓興、義學門下、增整頓規則、營制門下、增附兵事、均無關宏旨、故是書實不過續編前志、體裁內容、無所發明、且敘述簡略、踵訛襲誤、殊有愧重修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棲霞縣志十卷 光緒五年續增乾隆十九年本

知縣黃麗中續修，于如川續纂。麗中字錦江，江蘇如皋人，由監生任。棲霞縣志自乾隆十九年邑令衛萇纂修後，距今已百餘年，中經変乱災劫，文獻多無可徵，乃與邑人謀，設局續修，網羅軼聞，諮詢近事，復取邑人王姓家藏稿，整理增訂，缺者補之，略者增之，數月書成，共為十卷，全書卷首為原序，跋，圖，次即為疆域志，内附細目十，為星野，山川，沿革，界域，形勝，古蹟 附坟墓，坊表，鄉社 附街巷，集市，物產，附風俗民業，水道 附論水道諸文 等，次為建置志，内附細目十七，為城垣，公署，倉廒 附社倉，學宮，廟壇，祠宇，寺觀，演武場，墩鋪，鋪遞，橋梁，兵防，學田，養濟院，普濟堂，育嬰堂，義塚等，次為典祀志，内附細目八，為祭品，祭器，樂器，樂章，舞儀，名宦，鄉賢，忠孝祠等，次為賦役志，内附細目十，為勅諭，地畝，稅糧，附起運，存留，蠲免，戶口，丁徭，倉儲，塩課，雜稅，開墾，九釐銀，議等，次為官師志，内附細目四，為秩官表，循吏傳，附祠碑，武職，名宦等，次為人物志，内附細目二十，為徵薦，科貢表，例職，掾史，武科，武官，封贈，宦蹟，將材，文學，孝子，孝友，義行，烈婦，烈女，節婦，

孝婦，賢媛，孝女，義僕，仙釋等，次為祥異志，内附細目三，為瑞祥，災異，兵事等，次為藝文志，内附細目十，為典籍，疏記，傳，序，墓表，祭文，贊，銘，詩等，共十卷，八綱，九十八目，由其目錄，即知其分門別類，一仍原志，未加增損，其新近事實，則附於各門之後，是志體例内容，均尚妥善，惟有輕重倒置之嫌，如風俗民業皆最重要之事，用以覘一邑之經濟文化者，乃附之於物產之下，而樂器，祭品等則太繁冗，其人物志中亦太龐雜，是志有官師，而無選舉志，實為最大之缺点，因選舉應獨立，不應附於人物之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招遠縣志十二卷 順治十七年刻本

知縣張作礪修、邑人張鳳羽等纂。作礪字石爺，河北人，由文林郎任。以邑乘雖闕，創自明季，然不可得，而是時清初統一中國，其典章制度大殊往昔，凡邑中之興革建置均不可無記，因與邑人張鳳羽等謀創修邑志，於是蒐輯前明典章遺文，網羅聖朝制度法令，發凡起例，采取舊史，共成書十二卷。不舉大綱，僅列細目，書內分圖、序例、修志姓氏、星野、災祥、沿革、疆域附形勝八景、山川橋梁附、城池軍器附、公署、學宮附學田坊表、祀典、鄉都坊市附、古蹟陵墓附、寺觀、風俗、物產、賦役、封建、職官文官、武官、科貢、封蔭、武科、監生、吏員附、人物、列女、仙釋、藝文。是志因無舊志可資因襲，其體例內容均係草創，而能記載謹嚴，文字簡潔，且分門別類，大致完備，洵為草創地志中之佳著。然因初創，所記事物不無謬誤，而魯魚亥豕之訛尤多，蓋修志固難，創修尤難，故此書雖足以載是邑文獻，其有待於後人之增補訂正之處甚多也。

招遠縣續志四卷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知縣陳國器等修、李蔭等纂。國器四川資陽縣人，由舉人任。以邑志自順治十七年前令張作礪等纂修後，迄今已百餘年，中經變亂，政革頗多，凡政治、社會之變遷，戶口、賦役之增損，不有記載稽考，則文獻曷徵，乃集邑之紳士，倡議設局修志，分負采訪之責，廣搜佚文，博諮近事，越數月成續志四卷。其門類全依舊志，可續者續之，無事可記者則仍其舊，即於目錄之下附仍舊二字，以資識別。計續修者共十二，為災祥、山川、橋梁、公署、祀典、鄉都、物產、賦役、職官、人物、列女、仙釋、藝文；諸門仍舊者九，為星野、沿革、疆域、城池、學宮、古蹟、寺觀、風俗、封建諸門。是志體例記事全鈔舊志，只增以近事而已，故其本身實無價值可言。惟年遠事湮，以簡短卷帙，記此一百數十年之事，中多漏遺，錯誤尤多，於學宮門增忠義、節孝二祠，殊覺繁冗，藝文所收詩文亦無關民生國計，足見所增續者皆未深考。按是志距前史之修已百數十年，政治風俗與昔大殊，正宜重修新志，以存文獻，乃畏難

苟且、取舊志之遺型、續以近事、雖[illegible]步趨前志、亦不、完備、蔺陋燕雜、較之舊志、亦深媿弗及、[illegible]人何勞作者之續修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度志要 不分卷 光緒十九年精寫本

知州陳爾延撰、爾延字杏邨、安徽合肥人、由貢生任、按平度州志、自道光二十九年前令保忠重修後、迄今已四十年、適省方諜修通志、頒發峯要十二條、令各縣采輯史料、俾供參考、爾延因設局集士、編理典章、網羅故實、成書十五冊、以應憲命、故是書目錄門類、即依省志所頒發者、書中分[illegible]疆域沿革、下附風俗、形勢、物產、田賦、職官、分文秩、武秩、學校、附学宫、書院、礼儀、祀礼、官礼、民間常礼、兵制、歷代兵制、現行兵制、水利、河渠、井泉、仕進、人物、節孝、忠義等、古蹟、廟宇、寺觀、碑碣等、藝文、詩文等、雜記、仙釋、流寓、方技等、等十二門、而附以學經、就正、恒言、泥金帖三種、各一卷、蓋嘉道間王廷斌所撰、是志門類雖有限制、然所搜輯、則尚充實、考據亦多精審、尚非敷衍應命之作、惜其門類未臻完備、故稱志要、較之一般鈔襲者、尚有過之、又是書鈔寫極精、倘因其材而增補之、擴其類別而整理之、則可成一完善之志、是有待於州中人士之起者矣、

掖縣志四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知縣魏起鵬修、舉人王續藩纂。起鵬字紹程，江西南昌人，丙子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六年自堂邑縣調任掖縣。以掖志自道光時前令楊祖憲再續後，又閱五十年，其間應增補者正復不少，況掖兩經兵燹，凡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已非疇昔，尤當及時采擇，以資後鑑。適山東巡撫張曜擬重修山東通志，檄飭各屬將各府州縣志分門補綴，無稍漏遺。起鵬乃訪之邑紳，得前任邑令沈世銓三續志乘未成稿本，於是粗為釐訂增補，共計四卷。內分古蹟、城池、公署、壇廟、橋梁、堤堰、學校、祀典、圻封、職官、宦績、薦辟、選舉、封蔭、貢監、掾吏、政治、忠節、孝友、善行、經儒、文學、隱逸、列女、寺觀、祥異、大事記、坊表、著述、藝文、拾遺、訂譌。是志體例、門類純依舊志，所續新事，尚稱精當，惟列女、藝文等所佔篇幅太多，殊失之濫。其他各志則均簡潔，不冗不遺，以職官、選舉為較完備，尚足供徵文考獻之用也。

掖縣志四卷　嘉慶十二年刻本

山東分守登萊青整飭海防兵備道張彤修、元和縣附監生張詡纂。彤字虎拜，烏程人，丙午舉人，由宜良知縣歷陞是職。嘉慶九年任，在職四年，歲豐民和，因網羅舊聞，品藻人物，以掖志自前令張思勉修後，迄今已五十年，尚缺載筆，且舊志踳駁，亦宜重修，惟因所費太鉅，乃先續之，以免事蹟湮沒，文獻無徵。因延紳儒分任采輯，彤則發凡起例，筆削論定，後命門下士張詡博稽載籍，考訂訛誤，起自丁卯三月至八月藏事，共得四卷。体例既依前志，惟所增續拾采其目，有增入者則題增以別之，如公署、學校、祀典、職官、宦績等。是書所續，其門類為古蹟、城池、公署、壇廟、賦役、倉儲、學校、祀典、圻封、職官、宦績、薦辟、選舉、封蔭、名臣、政治、忠節、孝友、善行、文學、武功、隱逸、流寓、方技、列女、坊表、塚墓、寺觀、祥異、大事記、著述、藝文、拾遺、志餘、前志訂訛。附是志雖為續志，而記載詳實，卷末所附前志訂訛，亦考証精審，洵為地志中之佳本。其体例一仍舊志，不列大綱，只纂細目，或補或增，皆註于後。蓋前志失載者則補之，簡略不完者則增之，已載而未詳者則併入本志，仍註前志載未詳，故是志体例謹嚴，編次嚴密，尤以職官、賦役諸門最為精審。卷前有彤自序。

即墨縣志二卷 康熙十一年刻本、

不著編纂人姓名、按康熙十一年、曾令各省普修邑志、是書當為奉檄後所撰、考即墨縣志、創修於明萬曆時許鏈、杜為棟、此後即未增續、是編共上下兩卷、上卷載新舊序文、目錄、及輿地、建置、物產等、下卷載賦役、秩祀、職官、列傳、選舉、人物志、鄉賢傳、貞烈傳、雙烈傳、雜誌、寺觀、流寓、仙釋、祥異、方技、異聞、外傳等、每志之後、附以論評、是志流傳極少、幾成孤本、且板章文字、殘缺漫滅、不可稽考、至其體例、則多沿舊志、惟敘述蕪雜、門類簡略、或為當時敷衍政令之作、故不署名、是志所記、除褒揚忠節孝烈外、一無足取、烏足以言文獻哉、

膠州志八卷、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州孫蘊韞修、邑貢生宋士遠等纂、蘊韞滿洲人、由官生康熙九年任、以膠州為春秋以來古國名區、人文俱盛、自改州後、領有高密、即墨二縣、時地變易、不有新志、文獻何徵、而舊志創始於明萬曆十九年、余耶輔惟排列零亂、取材蕪雜、亦須訂正、且距今已數十年、年遠事湮、亟待纂續、適朝廷有普修邑志之檄、乃邀邑中名紳宿儒、開館設局、博考典章、搜羅遺文、旋成書八卷、綱目共五十餘、卷首除修志姓氏、序文、目錄、凡例、圖外內分考、沿革、疆域、形勢、星野、風俗、封建、建置、廟寺、古蹟、祀典、兵防、物產、地畝、田賦、戶口、官績、人物、科目、封贈、忠烈、孝義、儒林、武功、隱逸、列女、坟墓、方技、撫史、醫術、仙釋、災祥、藝文等、是志體例尚稱完備、所分門類、不冗不遺、取材充實、敘述簡明、在續志中、允為傑構、惟忠烈、孝義、列女、諸篇、所收人名太多、殊失之濫、則是書之小疵也、

膠州志八卷 乾隆十七年刻本

知府周於智修、雲南辛未進士劉恬等纂。於智雲南蒙自人，由進士乾隆十五年任，以州志自康熙十一年知州孫蘊韜修後，迄今又數十年，天時人事之變遷，社會建置之演進，皆不可無志以存之，乃與同鄉劉恬取舊志為藍本，博蒐羣籍，詳加考訂，共成新志八卷。全書分圖說、輿圖、沿革、附封建、古蹟、山川、田賦、學校、祀典、職官、選舉、封廕、援例、椽史、援例封典、兵防、官績、人物、忠孝、文學、善行、隱逸、方技、附仙釋、列女、風俗、物產、塚墓、大事記、海運、藝文、雜記。是志體例，其分門別類多沿前志，惟於舊志之謬訛多所訂正。舊志所收人物太濫，是志亦然，如忠孝、文學、隱逸等，均可附於人物，除此以外，其評論公允，敘事質樸，尚足稱為信史。至此書取材，除前志外，為山東通志、齊乘，以及檔案公牘記事、雜文故書中能考証精詳，較之前志完善遠矣。

泰安州志四卷 康熙十年刻本

知州鄒文郁修、邑舉人朱衣點等纂。文郁遼東人，由拔貢任。以是邑乃齊魯名勝之區，居泰山之麓，古蹟形勝，為世所重，而州志自明萬曆三十一年任弘烈再修後，記載久闕，文獻無徵。適朝廷有普修全國郡縣志之檄，文郁乃集邑中紳耆士儒，分任釆訪，網羅舊聞，凡典章制度，皆詳稽博考，名山勝跡，則專人調查，旋成新志四卷。總以綱，附以細目，除卷首為序、目、凡例、圖考外，餘分輿地志，下附封禪紀事、形勢、星野、沿革、山川、風俗、古蹟、八景等。次為建置志，下附公署、壇壝、廟學、祠宇、鋪舍、鎮店等。次為田賦志，下附戶口、田畝、學田、賦役、起運、存留、馬草、驛站、料價、里甲、馬價、鹽鈔、香稅等。次為職官志，下附官僚、官蹟。次為人物志，下附鄉賢、科第、官監、例監、貤封、孝義、節烈等。末為藝文志，內分記、傳二門。是志雖為奉命而修，然言簡意賅，綱舉目張。田賦志中增以鹽鈔、香稅、馬價諸門，皆具特識，蓋人民經濟所關，亦猶太史公之傳食貨也。以選舉附於人物、科第之下，復分舉人、進士等，秩序井然，人文俱備，在清初地志中，此書不失為傑構也。

靖海衛志十卷 清鈔本

佚纂修人姓名。考書中職官表之紀年，及田賦等之斂事，止於康熙六十年，則是書修於康熙末年無疑。按靖海古名普菴郡，明魏国公徐達平定東牟，草創衛志。是志前後損壞，其文字多漫漶不可識別。全書卷一為形勝，卷二為屯田，卷三為戶口，卷四為名宦，卷五為官職，卷六為科目，卷七為名賢，卷八為貤封，卷九為逸行，卷十為貞節。其後[redacted]增補纂[redacted]為屯田、藝文、外志、山川等。是志體例既不完備，內容亦[redacted]極簡略，如職官表中只錄人名，不[redacted]附籍貫及蒞任年月，讀者不可稽考。其他門類亦多如是。觀其陋略若此，或係未成之稿歟。

振縣志二卷 道光二十二年

知縣楊祖憲修，副貢侯登岸撰。祖憲字述菴，亦字星若，應山人，前明副憲楊[redacted]漣八世孫，由舉人道光十九年任。以邑志為興養立教、省政之大本，祖憲宰博平時，亦為之修志。及涸振汶以前志有嘉慶至今又三十餘年，典章有待考訂，人物有待表揚者甚衆，乃與邑人謀為修續，以侯登岸專任采輯敘事之責，閱三年乃成，共二卷，體例悉依前志。續志間亦微有更易，其門類為山川、古蹟、城池、公署、壇廟、賦役、倉儲、郵養、學校、祀典、海防、職官、宦績、薦辟、選舉、封蔭、政治、忠節、孝友、善行、文學、武功、隱逸、流寓、方技、仙釋、列女、坊表、塚墓、寺觀、祥異、大事記、著述、藝文、拾遺、志餘、訂訛、附等。是志凡有增補，皆註于後，以唐王慶墓誌銘由藝文入于古蹟，實為卓見。又前志續志所書晨星變以均為削去，亦具特識。是志雖續前人之作，而體例內容皆極謹嚴，亦續志中之佳本也。[redacted]惟稿成後未刊，祖憲即卒，後任花山宋[redacted]謝乃為付梓剞劂，末有樹之後序一篇，以記是書之原委。

萊州府志八卷　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知府龍文明修，郡人趙耀、董基等纂。文明，江西永新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七年任。以郡志創始于嘉靖中前守胡公迩，今已七十餘年，未有續者，而時遷事易，今是昔非，凡風俗文化之推移，典章制度之變易，一切發於歆夫，慨然欲增修之，乃聘郡人中丞趙耀、大理董基，總領其事，發凡起例，未訪舊聞，并徵備邑各採故實，以備參攷，自春徂冬八閱月而志成。取舊志為藍本，而以明一統志、齊乘、方輿勝覽及各州縣舊志為依據，其作例則以史記為準。卷首附凡例、考異，下為星野圖、府城圖等，次為沿革表、封建表、職官表、星野、疆域、形勢、山川、城池、公署、鄉社、戶口、田賦、徭役、馬政、考、風俗、物產、學校、祀典、選舉、封贈、兵防、屯田、將材、橋梁、驛傳、鋪舍、宮室、市集、堤堰、儲卹、帝迹、贒哲、宦績、名臣、人物、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善行、僑寓、列方技、古蹟、墳墓、寺觀、仙釋、災祥、外傳、志異、傳疑、大事記、典籍、藝文等目。是志以司馬遷書為準，故略倣十表作沿革諸表，倣八書作星野諸志，倣列傳作名臣等傳，又倣本紀作大事記。是志於舊志多所增補，如武職舊志甚略，今入

兵防內，參遊守備俱載，指揮以下惟載員數。是志雖為重修，實如創製，義例謹嚴，記載詳確，其取材雖繁而不蕪雜，卷首考異于舊志之錯誤糾正尤多，在明志中洵不可多得之善本也。

夏津縣志十卷 乾隆六年刻本

知縣方學成修，邑中進士梁大鯤等纂。學成字武工，江南旌德人，由舉人雍正八年任，因任事日久，對於邑中之政治風俗、社會民情，[redacted]耳目所接，考之極深，以縣志年久失修，適當年阜民裕之時，決意重修，以為後來從政者之[redacted]鑒鏡，且舊志乃康熙十二年奉檄所纂，蕪雜謬誤，亦亟待訂正，遂聘邑之名進士梁大鯤負編纂之責，博考詳徵，分綱立目，共成書十卷，卷首一卷。除卷首為序文、目錄、凡例、圖考外，卷

一疆域志，下分星野、沿革、延袤、形勝、河道、古蹟、風俗、延亨，卷二建置志，下分城池、公署、街市、鄉里、倉局、鋪舍、武備、坊表、橋梁、塚墓，卷三學校志，下分學規、學宮、歷代陞儀、國朝聖典、殿廡位次、釋典禮樂、書籍、學田、義學、社學，卷四食貨志，下分戶役、田賦、起存、稅課、驛遞、鹽法、物產、恩卹，卷五典禮志，下分秩祀、公儀、講約、迎春、鄉飲、鄉射、賓興，卷六官守志，下分封爵、職官、名宦、政績，卷七選舉志，下分徵辟、進士、舉人、明經、恩選、武科、椽吏、封贈，卷八人物志，下分鄉賢、忠義、孝友、隱行、列女，卷九雜志，下分災祥、紀遺，卷十藝文志，下分序、傳、告示、詩、文等。是志搜羅甚富，編纂亦佳，於舊志多所改正增益，綱目既備，紀載亦詳，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議論考據，皆精當簡明。是志修時，以明志太殘，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長而補其遺，書中尤注意於社會狀況、民生疾苦，洵足為從政者之所本，豈只供徵文考獻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邱縣志八卷　乾隆四十七年鈔本

知縣黃景曾修、邑貢生靳渊然等纂。景曾江西信豐人，由拔貢乾隆四十六年任。按邱志自鼎革以後，一修於康熙四年，再修於雍正六年，距今又五十餘載。景曾以一邑之志，乃文献所系，政治之本，凡風俗民情、灾祥变異等一世一变，故三十年即當重修邑乘，庶免史蹟湮沒。文献無徵，因開局招士，分工纂輯，並發凡起例，立綱别目，旋成書八卷。全書除叙例外，卷一為地理志，下分輿圖、沿革、分野、疆域、山川、風俗、古蹟、物產；卷二為建置志，下分城池、公署、學校、坊表、倉廒、里甲、集市、兵衛；卷三為祀典志，下分壇壝、廟祠；卷四為田賦志，下分戶口、地畝、貢賦、鹽課；卷五為職官志，下分縣令、學博、名宦傳；卷六為人物志，下分謁拜、薦辟、選舉、貤封、孝義、節烈；卷七為藝文志；卷八為雜志，下分灾祥、紀事、錄異。是志各篇前之小敘及論評，於舊志之文略加改易，其體例門類則多仍舊志，惟職官、選舉諸篇，則增補甚多，較之舊志，殊為完備。藝文則以有関風土民情者始錄，取舍亦謹嚴，故此書之義例記載均不失為一有補文献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度縣鄉土志　光宣間鈔本

知縣張世卿修，邑人王崧翰等纂。王氏曾任定興縣知縣。是志乃當時創行新政，廢科舉、立學校，而各小學無完善之歷史地理教科書，於是由學部立綱分類，命各縣作為標準，照章纂輯。各州縣乃編鄉土志，以為學校歷史地理之資料，故各縣之鄉土志，其門類均係一律。是志亦然，書中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書中記載言簡義賅，較之冗雜地志，實尤過之。是志本為邑人王氏私家藏稿，適世卿奉纂鄉土志之命，聞之乃索出加以整理增訂，遂成是志，故較一般官書猶為可信也。

濟寧直隸州志 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三十四卷

知州王道亨修，盛百二補輯。道亨字應亨，江蘇吳縣人，由乾隆庚[redacted]年副榜，於四十三年任。蒞任後，建樹極多，百廢俱舉，以州志自康熙十二年前令廖有恒奉檄纂修後，至今已數十年，乾隆[redacted]初有胡德林[redacted]間續纂州志，稿成而未刊行，其後藍應棣取其稿為之整理考証，規模更備，亦未付梓。道亨以為州志乃一邑文化所關、政治之本，豈可任其久閟，因集邑之紳儒，以舊志為藍本，[redacted]以胡之志稿為參考，博考詳徵，並命屬邑采訪遺文，供助資料，發凡起例，倣安邱志例，分綱立目，成書三十四卷。全書除卷首為輿圖外，卷一為紀年，如通志中之總紀，附以災祥。卷二至六為輿地，下分沿革、分野、形勝、境至、街衢、里社、風俗、物產、山阜、川澤、丁口、地畝、賦役。卷七至十為建置，下分城池、官署、學校、義學、書院、兵防、驛遞、馬政、壇廟。卷十一至十七為古蹟，下分故址、宅里、名勝、亭館、寺觀、陵墓、碑考。卷十八為封建、題名。卷十九為職官。卷二十為選舉。卷二十一、二為宦績。卷二十三至廿八為人物，下分儒林、文苑、忠節、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証精詳，實較前志為優。對於前志，亦多所增損裁訂。共十七志以總其綱，三十一门以疏其目，次序井然，有條不紊。又書中所記，見於何書，均為註明。其職官表中多所增補。人物前志先志州後志縣，是志則依年代排列。列女傳則合前志之孝節、女德為一门。其他藝文志、秩祀志均有更正。蓋是志實有益地方文獻之作也。

濟寧直隸州志十卷 道光二十年論纂本咸豐九年刻本

知州徐宗幹修，邑諸生許瀚等纂輯。宗幹字伯楨，江蘇通縣人，由進士嘉慶二十五年任，蒞任後建樹極多，以州志自乾隆時前令王道亨纂修後又數十年，文獻淹沒不彰，人事政治亦多不可稽考，乃集邑紳，謀修續志，因徵集遺文，參考典籍，取前志為藍本，博搜廣詢，成新志十卷，附首末各一卷。全書卷首為序文、姓氏、志例、志圖、天章志，卷一為星野志、五行志、大事志，卷二為方輿志，內分沿革表、疆域、形勝、封建、山川志，內分山泉、河渠、漕運，卷三為食貨志，內分戶口、田畝、物產、賦役、風俗志，內分里社、風俗，卷四為建置志，內分城池、官署、倉儲、郵政、兵革志，下分營制，卷五為學校志，下分廟學、書院、秩祀志，下分壇廟、名勝志，下附勝跡，卷六為職官志，下分職官表、宦蹟，卷七為選舉志，下附選舉表，卷八為人物志，下分先賢、世家、列傳、總傳、列女，卷之九為藝文志，下分書目、碑目、詩文錄，卷十為雜稽志，下附雜錄，卷末為志原，內附序文摘要等，並附跋文。是志卷數雖較前志為少，然內容豐富，考

義、隱逸、僑寓、仙釋、方術，卷廿九卅為列女，卷三十一至三十三為藝文，卷三十四為雜綴。是志卷數雖多，其門類尚不蕪雜，惟以內部包含太多，紀述過繁，殊非邑志所宜，其卷一紀要，實可刪汰，所記古蹟亦失之瑣屑。書中於山川、人物，均考據精詳，而尤注意於水利、賦役、兵事、農林等有關民生之事，洵為卓識。蓋是志實一材料極豐富，剪裁未當之著，後之修志者，倘能為之刪削訂正，則臻完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濟寧直隸州志四卷 咸豐九年刻本

知州盧朝安修，朝安廣東新會人，由監生，咸豐六年任。以州志自明迄清，雖已六修，然均殘缺不完。道光時前令徐宗幹曾纂輯十卷，亦未付梓。朝安因復續增四卷，與徐志同刻。惟因去前志未遠，無大變革，故僅補其缺略。全書卷一為星野志、五行志、大事志、建置志、兵防志、學校志，卷二為職官志、選舉志，卷三為人物志，內分列傳、列女總傳，卷四為藝文志，內分書目、碑目、詩錄、文錄。是志所記均為前志未載之事，或前志漏略之文，故文雖簡略，事則大備。且前志包羅甚富，義例亦繁，是志則提綱挈領，紀其大略，蓋是志實與前志相輔而行也。

濟寧直隸州志二十四卷 民國四年修，民國十六年鉛印

知州潘守廉修，邑人唐烜等纂。守廉字潔泉，江蘇人，由清進士任。以州志自清咸豐時前令盧朝安纂後，距今又數十年，中經鼎革，凡社會、政治、典章、法度無不更新，政革，而前志所記已今昔大殊，因亟欲重纂新志，以備稽考。時守廉封翁歸自津門，亦以重修州志為言，守廉乃邀集邑人分任采訪，網羅舊聞，參以新事，旋成新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除序文、凡例、目錄、輿圖等外，餘分五行志、大事志、方輿志（下附沿革、故址、封建、疆域等）、山川志（下附山阜、泉源、河渠、湖瀦、漕運、橋梁等）、食貨志（下附戶口、田賦、物產等）、風土志（下附里社、風俗、坊表等）、建置志（下附城池、公署、郵政、街衢、倉儲、自治等）、兵革志（下附營制、兵事、巡警、團練等）、學校志（下附廟學、書院、學堂等）、秩官志（下附壇廟、祠祀、陵墓等）、名勝志（下附勝蹟、園亭、寺觀等）、職官志（下附職官表、官蹟）、選舉志（下附選舉表、武選表、封贈表、〇等）、人物志（下附世家、列傳、孝義總傳、忠節總傳、文苑總傳、隱逸總傳、藝術總傳、僑寓總傳、列女

總傳等、藝文志下附書目、碑目、金目、文錄、詩錄等，末為雜稽志。是志前有柯劭忞進士序一篇，因柯藏有明嘉靖山東通志一部，為世所罕見，且新通志亦多未詳，是志多採明通志之記載，而增以近事，如藝術等門，故此書實較他志為可貴，致其分門別類則多襲前志，無大增損，然不失為名著也。

濟寧縣志四卷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知縣袁紹昂纂修。紹昂江蘇南通州人，以州志修於民國四年，而連年以來，天時人事之遷移，政治社會之變易，與昔大異，且自民國以後，濟寧改州為縣，其疆域建置，更與前志不符，復以舊志體例，多有未善，乃倣鹽山縣志例，立綱立目，重為修纂，越一年成志四卷。大綱多仍前志，細目則有增益，全書除卷首為序文例言、目錄、輿圖外，卷一為疆域略，內分經界篇及山川篇，經界篇下，更分正名、境界、沿革、古蹟，山川篇下，更分山阜、河渠、湖瀦、閘座、橋梁，卷二為法制略，內分建置篇、食貨篇、教育篇、實業篇、交通篇、防務篇、自治篇、宗教篇，建置篇下，更分城池、街巷、鄉集、公署局所、祠廟，食貨篇下，更分戶口、田賦、雜稅、鹽稅、雜捐，教育篇下，更分廟學、學校、畢業學生姓名表，實業篇下，更分商、農、工、林四業，交通篇下，更分鐵路、郵政、電話、電報、汽車路，防務篇下，更分工巡、警察等，自治篇下，更分歷屆參議院議員及縣參事會，宗教篇下，更分佛、道、耶、諸教及天方教，卷三為文獻略

內分職官篇、登進篇、人物篇、藝文篇，其下未列細目，
卷四為故實略，內分風土篇[redacted]
方言篇、名勝篇、慈善篇、雜稽篇、雜稽篇下，分五
行、大事、瑣記、志原等，是志體例純取新法，與舊制
大異，門類亦多增損，良以時勢改易，前志義例多
不適合，不能不創置新例，是志新增門類，為教育、交
通、自治、宗教等，皆社會文化之最要者，為之專紀，殊
具特識，故是書之義例及內容，均地志中之上乘也。

蒙陰縣志八卷 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知縣劉德芳修，邑人葉澤森纂。德芳河北文安縣人，字
受公，由監生康熙二十一年任。按蒙志自明萬曆四時
修後，至康熙十一年邑令屈逸乘奉檄修纂，然中
經鼎革兵燹，明志已不可得，故屈志雖名重修，而實
草創，其義例紀載，諸多簡陋。德芳以前志未善，文
獻多不可考，因集邑紳，謀修新志，於是徵輯故聞，
采訪新事，取舊志為藍本，益以十年來之邑中故
實，遂成新志八卷，共七十餘門，全書分封圻志，下
附沿革、星野、鄉社、集市、形勢、道里、物產等，次為
建置志，下附城池、官署、倉庫、兵防、橋梁、郵鋪、坊表、
卹政等，次為賦役志，下附戶口、人丁、地畝、賦役、鹽課、
雜課等，次為山川志，下附諸山川、古蹟、八景等，次為
學校志，下附儒學、武學、社學、書院等，次為風俗
志，下附古俗、近俗、時尚等，次為祠祀志，下附祀典、寺
觀、陵墓等，次為職官志，下附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學
職、官績等，次為選舉志，下附徵辟、進士、舉人、貢生、
例監、貤封、恩蔭、武科等，次為人物志，下附隱德、孝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外、流寓等，次為藝文志，下附王言、詩、文等，末為雜稿志，下附災異、兵燹、外記等。是志較之舊志增益極多，蓋此書體完備，記載謹嚴，其分門別類，均以取材為主，不冗不遺。書中尤以關於政教風俗，詳其沿派，紀其殊異，皆為他志所不及，實為東志中有益文獻之著也。

武城縣志十四卷 乾隆十四年刻本

知縣駱大俊修纂。大俊字旬方，安徽宣城人，由癸丑進士任，以武城乃春秋時名邑，且為聖人宣教之地，文物勝蹟，各代皆有，而邑志自順治七年前令房萬達纂修後，迄今已六七十年，時移勢異，凡社會風俗之變遷，政教賦役之更易，以及人物之盛衰，建置之增進，不有記載，文獻曷徵。且舊志只四卷，簡略殘缺，不可卒讀，亟待修補，乃集邑之紳儒耆碩，設局捐欵，發凡起例，搜集遺文，網羅近事，成新志十四卷。卷首一卷，以凡例、綱目、姓氏列於前，綱目次於後；卷一為建置、延革、沿革；卷二為山川、形勝、疆域、城池；卷三為田賦；卷四為學校；卷五為祀典；卷六為選舉、武備、驛站；卷七為風俗、物產；卷八為公署、職官；卷九為官蹟；卷十為人物；卷十一為列女；卷十二為馳封、坊表、祥異；卷十三、四為藝文。是志只列大綱，不舉細目，雖仍不免簡陋之譏，然較之舊志已詳實遠矣。且於前志多所增訂，凡邑中之典章政俗，已具概略，蓋名雖續修，寔如創作，要為有文獻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城縣續志十四卷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知縣厲秀芳修，縣儒學訓導張大樽纂。秀芳江蘇儀徵人，由壬午舉人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任。以武邑自古名區，人物古蹟甚多，而縣志自乾隆時前宰駱大俊纂修後，及今將近百年，未有踵其事者，恐年遠事湮，文獻無考，倘不及時蒐輯采訪，則後來者更無從稽徵。因於公餘之暇，整理案牘，參訂入[redacted]籍，每得一事，凡有關於邑之政教風俗者，則記之。三年成帙，復與張大樽謀商，仿舊志之例而續於后。三月脫稿，門類一如前志，只增以近事。卷首為序文、跋文等，次為建置、沿革、延革、山川、形勢、疆域、城池、田賦、學校、祀典、選舉、武備、驛站、風俗、物產、公署、職官、官蹟、人物、列女、貤封、坊表、祥異、藝文等。是志卷前有秀芳自序、大樽跋文，因為續前之作，雖知舊志體例未善，亦因仍之，惟於其訛誤者則訂正之，漏略者則增補之，故義例門類雖舊，而記載則新，此實是書之長。[redacted]舊志凡於廟諱，以空格口代之，是志則填以別字，使讀者有所稽考，亦足見其精謹。

按此志雖未完善，然為逐條所記，非敷衍功令如一般鈔襲之作，故較[redacted]奉令修纂者為謹核。至其取材則多采之檔案，訪之傳聞，雖不免失實，大概[redacted]可信，[redacted]詳讀是志，覺其敘述紀載，均較前志為優，洵地志中之佳構。

高密縣志十卷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知縣張浩修，貢生張寅咸纂。浩，會稽人，由吏員出身，康熙四十四年任，從政廉潔自守，於邑中多所建設，以邑志在明嘉靖萬曆時曾兩次纂修，入清後，各縣均重修邑乘，惟高密則無，浩乃與邑中士紳耆碩謀修縣志，而邑人亦以是請，遂設局采訪，博蒐遺聞，兼詢近事，不數月成新志十卷。卷首為序、圖，卷一為輿地志，下分沿革、星野、疆域、形勝、山川、里社、堤堰、風俗、節序、物產。卷二為建置志，下分城池、壇廟、公廨、武備、橋梁、市廛、坊表。卷三為賦役志，下分田畝、戶口、地徵、丁徭、起運、存留、耗羨、課稅、倉儲。卷四為典禮志，下分公式、鄉儀、秩祀。卷五學校志，下分廟制、崇祀、封號、祭品、樂章、祭儀、宸翰、學制、學規、義學、射圃。卷六為官師志，下分職官表等。卷七為選舉志，下分薦辟、進士、舉人、貢生、武科、例仕、封贈。卷八為人物志，下分名臣、仕績、武功、忠義、孝友、儒林、文苑、卓行、貞烈。卷九為藝文志，下分詩、文。卷十為雜稽志，下分古蹟、寺廟、丘墓、著述、紀事、拾遺、志餘。卷末為修志姓氏、跋文。是志雖為重修，實如創製，因舊志殘缺，入清後又未修纂，無可因襲，然是志體例完善，綱舉目張，評論考証，亦多詳確，敘事亦言簡義賅，實為地志中之善本，尤為修志者所應引為借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范縣志四卷 嘉慶十四年修、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知縣唐晟修、晟之經歷不詳、於嘉慶十年任、以邑志自康熙十一年前令霍之琯奉檄纂修後、至今已百三十餘年、凡政教之變易、文物之盛衰、皆不可無記、且時久事湮、及今不修、則後來者更無從稽考、乃與邑人取舊志為藍本、搜集遺[redacted]文、網羅近事、並以檔案公牘為資料、分門別類、歷年書成、全書卷首為目錄、凡例、序文、輿圖等、次分沿革、疆域、星野、河渠、城池、公署、鄉保、戶口、田賦(存留、課稅附)、風俗、物產、學校、祀典、災祥、古蹟、名宦、官師、選舉、人物、節烈、僑寓、藝文、各門之下、又間列細目、如古蹟之下、附以陵墓、寺觀、人物之下、[redacted]分鄉賢、政績、文學、忠義、耆壽、仙釋等、選舉之下、附[redacted]武科、貢監、貤封等、是志體例內容、多沿舊志、惟於其訛誤缺略、則糾正補入、以舊志門類冗繁蕪雜、是志[redacted]多所刪併、取其精粹、而去其重複、舊志賦役志中、記載頗繁、是志則摘其概要、舊志分名宦、鄉賢、官師、人物四門、是志併鄉賢於人物之中、不另立目錄、藝文志中增刪尤多、凡無關政教者、悉被刪去、故是志雖多未善、然較之舊志則進步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范縣志續編一卷 光緒三十四石印本、
知縣楊沂修、邑廩生杜均平等纂輯、沂由舉人任、以邑志自嘉慶時修後、距今已近百年、中經兵燹、凡政治風俗、賦役、建置、皆與昔大異、尤以是時朝廷將行新政、典章法度、亦多改革、沂以九十年來、文獻無徵、忠義不傳、正擬謀之邑人、重修縣志、適學部頒布格式、命各縣修纂鄉土志、以供學校科教書之參考、沂以鄉土志格式過於簡略、不足敘述九十年來之邑事、乃擴充其門類、作續志一卷、凡前志之缺略者則增補之、近事則編入之、全書不分卷、前有序文、凡例、修志姓氏等、次為沿革、學堂、災異、古蹟、官師、選舉、貤封、人物、耆壽、仙釋、節孝、藝文等、其門類仍因襲前志、惟無可增補者、則不錄其目、上所列諸門、皆所增續、書中記載雖簡略、然尚明詳、以官師、選舉為最備、實較鄉土志為優、惟須與前志合閱耳、

金鄉縣志十六卷 康熙五十一年刻

知縣沈淵修，孫中翹、李銑等纂。淵，山陰人，由歲貢康熙四十四年任。按邑志於康熙十二年，前宰傅廷俊奉檄纂修後，數十年未有續者。淵到任後，檢閱傅志，中多漏略，義例亦蕪雜不備，且數十年中，邑之賦役、兵事、河渠等均大變更，因有修志之意。謀之邑紳，衆意僉同，乃設局徵集采訪，凡典章制度、碑碣遺文，皆廣為網羅，越數月成書十六卷，卷首一卷，為序、例目錄、總圖等，其次分星野、疆域、山川、建置、古蹟、風俗、鄉社、賦役、學校、典禮、秩祀、兵防、封爵、官職、選舉、名宦、人物、列女、藝文諸門。是志體例，只列細目，門類雖簡，大致尚備。書前有明邑人郭東藩、胡汝桂舊序各一篇，足見縣志實創於明，至是已為三修。書中記載[illegible]明潔，不冗，言簡義賅，足以當之。惟洛卷中間有漏略及訛誤，則有待於後之增補及訂正也。

金鄉縣志略十二卷（按目錄只作四卷） 同治元年刻本

邑人李壘纂修。壘，歲貢生。李墅等勷輯。壘，道光己丑進士，曾任湖北通城縣知縣。以邑志雖兩修於康熙，一修於乾隆，然至今又近百年，此期凡人物、政治、社會、風俗無不更易，且經兵燹，文獻散失，乃以餘暇搜集遺聞掌故，修為新志，以貽後來。咸豐九年，壘閒居邑中，因編輯[illegible]邑志，以一人之力有限，且年遠事湮，史料殘缺，雖成新書，不免漏[illegible]，故稱志略。全書分輿地、建置、食貨、學校、秩祀、兵防、職官、選舉、列傳、藝文、紀事、補記等門，卷前有自序一，是志體例內容，均極簡略，惟為私家著述，所記尚多可信，非鈔襲舊文，敷衍功令者可比。其取材半據盧朝安濟寧州志，半為[illegible]已所蒐輯，文雖簡略，而其敘述[illegible]考証，則皆精核。在私家著述中，尚足稱為謹嚴之作。按是志成於咸豐九年，至同治元年，經宗稷辰為之訂補，始付剞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肥城縣鄉土志九卷 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知縣●鍾樹森修，邑人李傳煦等纂。樹森桐城人，以進士三十一年任。時朝廷命各州邑纂修鄉土志，以為學校歷史地理教科書之參考，並由學部製定綱目義例，頒於各縣，俾纂修者有軌可循。雖繁簡則視其史料之多寡。是志在鄉土志中，殊為完備者。凡為綱八，為目廿八，越三月而稿成。書中分圖考、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地理、物產、商業諸門，以耆舊錄及人類最為詳盡。凡鄉賢、名臣、儒林均附於耆舊，戶口、田賦則附於人類。雖極簡略，實一小型方志。於邑中文物，亦粗具大略，固聊●勝於無也。

臨清州志四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州于睿明修，胡悉寧等纂。睿明遼東人，由進士任。以州志雖創始於明，自經鼎革兵燹後，舊志已散佚不可考，且距今又百餘年，睿明正欲重修志，適奉撫檄纂邑乘，睿明乃集邑之碩彥博采詳徵，蓋百餘年來社會、政●治之變遷，天時、人事之更易，均●亟待紀述。而臨清亦由縣升州，凡疆域、建置皆與前異，睿明按得故志，變其體例，增以近事，共成書四卷。卷前有序跋附圖。其次卷一為建置、沿革、疆域、星野、古蹟、風俗、城池、河渠、公署、職官，卷二為廟祀、學校、賦役、土產、選舉、薦辟，卷三為兵防、名宦、人物、列女、僑寓、貤封、仙釋、祥異，卷四為藝文。是志於舊志多所刪削，變更內容增益亦多，其門類則較舊志為備，所改易，如兵防舊志本列入武科，是志則另立一門，錢糧舊志列於土產，是志改入賦役，均頗得體。是志言簡義賅，實其特長。雖云●修，實如創作，因年遠事湮，蒐輯編纂，均不易也。是志雖失之簡，亦有可觀也。

城武縣志十四卷 道光十年刻本、

知縣袁章華修、滄州劉士瀛等纂、章華江西崇仁人、由舉人道光四年任、以邑志之修、爲康熙四十一年前令趙嗣晋、距今已百三十餘年、其間滄桑屢易、文獻久逸、而人物風俗之消長、社會政治之變遷、皆今昔大殊、舊志所記載、已非今日邑中之情狀、且舊志亦因年久殘缺、版章漶漫、綫不可辨識、章華並以爲邑志之佳否、乃全邑文化之所繫、及爲政之根本、遂決意重爲修纂新志、道光十年、章華因事赴京、邀名儒滄州劉士瀛同返任編纂之責、取舊志爲藍本、補其缺遺、增以近事、旋成新志十四卷、卷首一卷、爲前志序文及輿圖、全書内容、列綱附目、卷一爲輿地志、以沿革、山川、形勝、封域、里社、村集、風俗、物產、古蹟、邱墓附之、卷二爲建置志、以城池、堤防、官廨、倉廒、郵鋪、橋梁、坊表、壇廟、群廟、祠祀、廟地附之、卷三爲食貨志、以戶口、地畝、漕糧、解欵、支欵、鹽引、蠲賜附之、卷四爲學校志、以文廟、儒學、義學附之、卷五爲禮儀志、以朝賀、接詔、迎春、降霜、秩祀、鄉飲附之、卷六爲職官志、以官制、知縣、主簿、典史、教諭、訓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宦、忠烈、治績附之、卷七爲武備志、以戎秩、戎兵、民兵、保甲附之、卷八爲選舉志、以徵辟、進士、舉人、貢士、吏選、恩蔭、例階、武進士、武舉、封贈、恩賜、孝廉方正、例貢監附之、卷九爲人物志、以鄉賢、官績、武將、孝友、文苑、懿行、耆壽、義烈、流寓附之、卷十爲列女志、以孝婦、節婦、烈婦、孝女、貞女、烈女、才女附之、卷十一爲藝文志、以詩賦、序、文等附之、卷十二爲金石志、以唐、宋、金、元、明、清各朝宸翰附之、卷十三爲外志、以祥祲、寇警、技術、方外、紀異附之、卷十四爲補遺、是志體例博大、記載詳明、雖取之舊志、而增補實多、如沿革、封域、古蹟、方外等歷久不變者、皆因仍前志、賦役、兵制、災祥、人物等、則續入甚多、是志綱舉目張、門類完備、較之簡略邑志、實有霄壤之別、惟因其取材極豐、考証記載、不無譌訛、門類亦有重複、多宜刪併、均是志之小疵也、

新泰縣鄉土志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知縣湯宗幹等纂修。是志共一冊，不分卷。當光宣之際，西學輸入，朝廷改行新法，罷科舉，立學校，各州縣先設小學，惟各科無教科書，於是由學部頒立綱目，命各縣纂鄉土志，以為歷史地理科之參考。是志奉檄所編，其門類亦與其他鄉土志略同，惟繁簡各異。全書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氏族、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等。政績錄下附以興利、去害。耆舊錄下附以事業、學問、忠義諸類。地理下附以古蹟、祠廟、橋梁、坊表、市鎮等。是志雖甚簡略，而尚秩序清明，亦可以明一邑之大概。至其體例內容，除簡略之外，無可言者。

威海衛志十卷　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郭大文修，王兆鵬增訂。大文字堯瞻，即威海邑人，以拔貢任黃陂縣丞，因見本邑乃海防要塞，而縣志久缺，遂失志纂輯新志，以存文獻。其網羅舊聞，蒐求史料，始於康熙時，至乾隆七年稿始完成，惟未付梓。兆鵬乃取其稿為之增訂，共成書十卷，卷首為凡例、序文、目錄、圖考、修志姓氏。卷一為疆域志，下分星野、沿革、形勝、海運、延袤、山川、古蹟、塚墓、風俗、災祥、兵事。卷二為建置志，下分城池、公署、武備、坊表、都里、橋梁。卷三為學校志，下分學宮、社學、學田。卷四為食貨志，下分丁徭、賦役、起運、存留、鹽法、物產。卷五為典禮志，下分祀典、公儀、飲射、賓興。卷六為官守志，下分職官、名宦、政績。卷七為貢舉志，下分徵辟、甲科、鄉科、制貢、例貢、例士、傳士、武科、武職、貤封、蔭子。卷八為人物志，下分鄉賢、忠臣、孝子、節義、文學、潛德、列女。卷九為藝文志，下分記跋、引呈、序、議、申文、奏疏、紀略、詩、詞、歌、賦。卷十為外志，下分流寓、寺廟、仙釋、怪異、叢談。是志體例雖力求完善，然失之冗繁，如貢舉與藝文二志，所分門類均太駁雜。至其內容，因取舊稿整理考

証故其紀載敍述皆甚詳確又於舊志門類亦多更改合併如舊志中寺觀與正祀分列名賢與鄉賢並立是志乃合之為一其藝文志所取詩文以與地方有關者為準私人酬唱則棄不錄此皆是志之長遠勝於前志者也大略言之是志體例完備條理明晰記事亦能見其大實有關文獻之作也

濮州續志二卷 康熙五十年刻本

知州鄆玠修任煥纂玠字如玉山西蒲州人由拾民康熙四十六年任以州志自康熙十二年壬子前守張實斗修後又三十八年時移勢殊纂續無聞適東昌知府孫光衡搜集郡屬邑志並命玠續輯邑乘蓋歷年遠事湮信疑莫辨玠乃集邑中博學分任采訪親而為編次體例門類概仍前志惟事物雖增與章雖更而疆域如恒山川未改故依舊未續者則於目錄下注前志所詳四字新增續者則注新增續三字計疆域輿圖山川人物無庸復贅者概未重複專取壬子以後事蹟考訂詳著如田賦之變遷戶口之增益孝行節烈之表揚水旱災異之詳記皆續入靡遺共五閱月成上下二卷附於原志記載精詳雖目錄無殊較舊志謹嚴明瞭續者約什之六七仍舊者約什之三四

觀城縣志十卷 傅欽道光十八年本

邑令孫觀纂修。觀浙江錢塘人，由舉人道光十七年任。以觀城縣志自明萬曆時前令榮陽喬崑創修後，康熙十一年武進沈職奉檄重修，未及百年，喬志已無善本，沈志成書其大端取之喬本，至今又百餘年，未有續者。乾隆三十一年邑令秀水盛泰川欲纂修邑乘，旋因去任未果，後纂東昌、濟寧諸郡志，每見有涉及觀城者，輒手書之，條分類析，編為四卷，名曰觀錄，較之喬沈二志，考論精確，上自漢魏，下迄宋元，有可稽者，皆備載之，於前明一代典故，尤加詳焉。然閱今已七十餘年，惟其書尚存。觀自蒞任後，見邑志漶漫，乃集邑之紳耆，廣為采訪，取舊志、觀錄二書為藍本，手自鈔輯。凡舊志、觀錄、通志有異同者，皆悉存之，於引用諸條下，各注書目，以備參考。集為十卷，區為七十二類，歷一寒暑而稿成。全書分典謨志、輿地志、學校志、祠祀志、賦役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事志，子目附列於下，是志體裁以乾隆間有部頒式依江南通志之例，茲編分類列目，稍加變通，而事體條目，大略皆仿其式。凡舊志所載，不稍刪改，以存其真，所增續大旨考究詳確。是故志之體例與敘述，均不失為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陵縣鄉土志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皖懷錢應顯撰、是志之修、因當時西洋之學術、[illegible]文化輸入中國、清政府厲行新政、改科舉為學堂、增設各科、然學堂建立後、教本缺乏、乃由學部擬具條例目類、飭各州邑依式纂輯鄉土志、以為各地歷史地理教科書之參考、注重各地之地理、人物、政治、文化、故是志門類依例為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其史料大半取之地志、惟氏族、宗教、實業、商務等須新為采輯、故鄉土志雖簡略、其門類則較[illegible]邑志為備、因邑志注重孝友節烈、是志注重文物典章、其文雖簡猶可得其概略、是志以宗教、實業、耆舊等為較佳。

博山縣志十卷　乾隆十八年刻本、

邑令富申修、田士麟纂、富申長白人、其籍貫科第皆不詳、以邑之舊志由來已久、惟皆漶漫散失、所存者僅邑人孫文定公顏山雜記、及虞山仲昰保所纂之志略稿、詳記山川名物、申纂修是志、即以二書為依據、以縣儒學訓導[illegible]田士麟任編輯、博訪輿論、廣求遺文、越六月成書、志分十卷、為目二十有二、分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學校、祀典、戶口、田賦、鄉社、關梁、兵防、物產、風俗、災祥、古蹟、墳墓、職官、選舉、名宦傳、鄉賢傳、事功傳、孝友傳、義烈傳、文苑傳、隱逸傳、方技傳、仙釋傳、列女傳、藝文志、雜志、不舉大綱、只列細目、是志門類雖繁、而內容簡陋脫誤、不可卒讀、所記者多康熙後二十年間事、尤以職官、選舉諸志最為簡略[illegible]殘缺、所列綱目、多可合併、如鄉賢孝友、義烈、方技、仙釋等傳、均嫌重複、閱是志者由其目錄之博大、更覺彼內容之枯竭矣、

禹城縣鄉土志　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知縣王汝漢修、邑人張青蓮等纂、汝漢、廣州漢軍人。因光緒三十一年、學部即飭各縣邑編纂鄉土志、以備初級學堂歷史地理教科書之用。前任知縣、更調頻仍、未遑措意。而限期已迫、汝漢乃擇邑紳之博學者張青蓮任編輯、遵所頒條例目錄修纂、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户口、氏族、宗教、實業、地里、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自為校勘。凡縣志所載者節錄之、未備者則采訪以補其缺。是志記載頗為精簡、使讀者有所依據、凡一邑之制度文化、風俗、建置、均可知其概略。以兵事錄最佳、蓋地志無此門、不能抄襲舊文也。然是書僅二月即告竣、可謂速成。

樂安縣志十三卷　民國七年石印本

知縣李傳煦等修。傳煦、肥城人、履歷不詳。以邑志未修、垂二百年、因慨文史湮沒、思有以網羅散失、而邑之縉紳亦以興廢補缺為請、乃設館纂修。按雍正時前令李方膺所纂舊志、為山東名志、與東阿等志並列、故是志即取前志為藍本。為卷十四、為大綱十二門、門各有序、為目三十九、為圖十一、為表十一、起自唐虞、迄於今茲。凡事遺文皆詳記靡遺。全書分輿地志、古蹟志、建置志、經政志、禮俗志、學校志、兵志、職官志、登進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下附細目。按樂安入民國後改名廣饒、是志所記止於宣統三年、無民國事跡、故仍稱樂安、以符實也。然考核殊為謹慎、是志最優處在其刪損得宜。以一般縣志必具八景、勉綴以詩、實屬無聊、且多為空言、並無實跡、去之不載。又以天道遠、蒼茫無稽、亦去星野、洵為特識。復以文史通義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故於舊志有改無刪、大略言之、是志續名志之後、大部仍沿舊志、所續皆敘述詳備、考証精審、亦足稱為名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滕縣鄉土志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翰林院編修高熙喆撰、因光緒末葉、改科舉為學堂、先於各縣設立小學、課本缺乏、光緒三十一年、飭令各州縣纂修簡明鄉土志、以作歷史地理教科書之參考、故熙喆撰是志、節乃取邑志、補以新事、所注重者、為古今人物、兵事、山川扼塞、政治得失、物產盈絀、使學者得悉國家社會之制度文物、惟兵事一門、舊志所無、須另編輯、是志因限期已屆、三月成書、前附全縣圖一、其分類乃遵學部所頒、為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簡潔明瞭、有如簡略地志、以兵事、耆舊、氏族、宗教等為最優、蓋地志所無也、

博興縣志十三卷　道光二十年刻本

邑令周壬福修、李同纂、壬福、江蘇昭文人、由附貢、道光二十年任、以邑志自康熙六十年前令李元偉纂修後、已近百年、李志駁雜、亟待刪補、乃聘縣教諭掖縣拔貢李同任編纂、開局采輯、先定十例、以發凡、旋成志十三卷、全書分疆域志、河渠志、建置志、賦役志、風土志、典禮志、爵封表、秩官表、選舉表、官蹟志、人物志、列女志、雜志、下附細目甚繁、是志體例、多取之舊志、故亦沿誤承訛、列女實不必另列、爵封可附於職官、以藝文附於雜志、亦似未當、每志之前、弁以敘論、考據沿革、以時文奏議、附於各卷、藝文遂不置專門、是志分門立類、雖多小疵、而編次謹嚴、考據精核、所引書目、或事跡、皆注出處年月、使閱者明其所由來、此一般地志所應仿效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邱縣志二十八卷　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知縣熊元修，邑人馬文煒等纂。元字子貞，河南光州人，由進士萬曆十二年任。以安丘乃古名地，而邑故無志，自吏部郎黄公創修後，邑始有志，惟所遺志草，亦未脱稿，所記僅疆域、官守、官政、典礼四篇，陋略不備。元蒞任後，乃款請吏部郎劉希孟負責編輯，專司其事。未幾，因事北上，志事又寢。久之，又請邑進士馬文煒董事纂輯，更博搜往牒，詳詢近事，倣古史例，分爲紀、考、表、傳，凡五閲月竣事。内分總紀、星野考、山川考、古蹟考、建置考、典礼考、雅樂考、賦役考、風俗考、方産考、藝文考、歷代地理沿革表、歷代封建表、歷代秩官表、歷代貢舉表、明興以來貤封表、宦蹟傳、儒林傳、事功傳、文苑傳、武胄傳、高士傳、篤行傳、孝義傳、儒隱傳、列女傳、雜見傳、佩傳。是志雖屬創修，而規模甚備，各表皆極精核，其分門別類，惟嫌未當，如總紀即可不必列，而典礼、雅樂、賦役、方産、篤行、孝義諸目，均可合併，以去重複，不知後續修者，其訂正何如也。

杞紀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邑人張貞纂述。貞字起元，邑人。成書於康熙四十五年，時貞已衰耄，故自稱七十老人。以本邑乃春秋杞子故國，而宗社久墟，殿屋井邑，胥化邱落，乃詢舊聞，訪陳迹，凡閲史傳，見其有關於杞者，悉掌記之，旬儲月積，紙墨盈篋，遂編輯次第，釐爲二十二卷。綜其條目，分圖考、星土、輿地、山川、繫年、沿革、封建年表、世次、原古、分國、系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别解、人物、遺書、藝林、雜綴諸門，前列所引書目至數百種，考據精詳，所引皆註出處，洵足爲後世所取法。是志體例雖未盡善，且亦不符志例，然私家之作，自謂是書盖紀地而非紀統，其創作精神，殊有足多者。孔子有杞宋文獻無徵之嘆，今私人之著，能如此詳博，亦足以慰聖人矣。

安丘新志二十八卷 民國九年石印道光二十二年本、

邑人馬世珍纂、張柏恒增訂、世珍嘉慶五年歲貢生、以邑志自康熙元年續修後、迄今已百餘年、文獻日就荒杳、及今不修、後來者更無從稽考、乃與知縣謝蓮湖籌謀纂續、由是立館舍、醵貲金、采輯纂校、分司其事、閱三月稿成、未幾邑令他去、事遂未竟、越二十年、至道光時、邑人張柏恒取其遺稿、推例增訂、分門別類、編次成卷、長篇者節錄之、近事者新增之、以明之舊志本二十八卷、康熙元年續志併為二十五卷、藝文增技術、方外、補遺三卷、仍足二十八卷之數、全書分總紀、星野考、山川考、古蹟考、建置考、典禮考、雅樂考、賦役考、風俗考、方產考、藝文考、秩官表、貢舉表、貤封表、恩蔭表、宦蹟傳、儒林傳、事功傳、文苑傳、武胄傳、高士傳、篤行考、孝義傳、技術傳、方外傳、流寓傳、列女傳、補遺、是志體例、以紀、考、表、傳分類、以列大綱、不舉細目、各卷敘論、以諸表論說舊志已詳、無容再贅、惟於諸考後間題數行、以見時勢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至於列傳則僅編次事實、不發議論、是志上接續志、因已百六十年、凡

秩官、貢舉、多不能詳、此乃年遠失修、不無缺略、於卷末增補遺一卷、以記所聞故實、大略言之、是志體例精嚴、不遺不濫、誠名著也、

續安丘新志二十五卷 民國九年石印本

邑令孫維均等修、馬步蟾纂。維均以邑前志起於康熙壬戌，迄於道光壬寅，至今又數十年，不特年遠事湮，而中經改革，今昔大殊，乃集邑人謀再修續，以記此六十年間事。旋設局於文昌閣下，並延知名之士，分任采輯，以邑中名進士馬步元總其成，取法舊志，商訂體例，越數月書成。内分總紀、山川考、古蹟考、建置考、典禮考、雅樂考、賦役考、風俗考、方產考、藝文考、職官表、貢舉表、貤封表、蔭襲表、宦蹟傳、儒林傳、事功傳、文苑傳、武胄傳、篤行傳、孝義傳、技術傳、僑寓傳、列女傳。是志綱目，純依舊志，惟舊志二十八卷，今續只二十五卷，其星野考及高士、方外、補遺、王傳皆從闕，列女則分二卷，以人數倍於前也。又改舊志恩蔭表為蔭襲表，因雲騎尉世職，前所未有也。是書體裁雖一切如故，而記載精詳，如貤封表詳列始封、再封、三封，以明其先後，在地志中不失為傑構也。

實詳於他志

諸城縣志十二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縣卞穎修、王勸等纂。穎字慧生，揚州人，由舉人康熙十一年任。邑之舊志，創於明萬曆時，已數十年，中經鼎革，皆未續輯。適朝廷檄令各郡邑重修縣志，穎乃謀之紳士，分司采訪、編輯，惟年稍久遠，復遭兵燹，故所蒐史料，不無缺略，一年書成，共七十四目，全書分輿圖、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形勝、風俗、城池、公署、縣治、倉庫、坊隅、街巷、儒學、學田、山水、八鄉、里社、歲時、戶口、田地、丁徭、錢糧、舖舍、旅店、橋梁、集場、鎮寨、要隘、軍屯、鹽法、鄉約、封建、歷代職官、國朝官制、令佐、校職、武胄、名宦、儀禮、壇廟、祀典、科目、武科目、歲貢、例貢、薦辟、封爵、坊牌、人物、孝友、忠義、高士、施與、列女、流寓、古蹟、塚墓、野廟、佛寺、土產、仙釋、祥異、紀異、兵火、歷代遺文、國朝文、歷代雜著、國朝雜著等數十門。是志體例繁冗，不舉綱要，其目類多可合併，書中敘述每類之末，各有著論，後有總論，取材以一統志、省志、郡志及舊邑志、前乘、經史諸子為多，門類雖繁，而考證尚精慎，惟議論較多，則其病也。

樂安縣志二十卷 雍正十一年刻本

邑令李方膺纂修、方膺江南通州人、由秀才雍正七年任、膺本江左望族、亦著文名、以邑志自康熙六年前令歐陽焯修後、又六十年、記載缺如、文獻莫徵、乃取舊本重為釐定、汰其重複、正其紕繆、並增補其六十餘年來未載之事迹、義例簡明、考據精詳、數月成書、內分星野、建置、川澤、城池、田賦、公署、學校、兵防、職官、選舉、宦蹟、人物、恩榮、列女、風俗、物產、祀典、五行、雜記、藝文、下附細目、以圖考附於星野、疆域附於建置、堤橋附於川澤、市鎮附於城池、鹽法附於田賦、鋪遞附於公署、海汛附於兵防、坊表附於恩榮、祠墓附於祀典、古蹟、封建、外徙、仙釋、物妖、孝感、人瑞、附於雜記、奏疏、條議、記、銘、傳、序、雜詩、格言、附於藝文、是志體例雖未盡善、而敘述則皆根據古籍、增以新事、每志之前、弁以小序、後附以論、均考□証精核、又每條之下、附以細註、使與他篇互見、洵不愧山東名志也、

壽光縣志二十卷、嘉慶四年刻本、

邑令劉翰周纂、翰周河北豐潤人、由舉人乾隆五十九年任、以舊志肇自康熙三十年前令劉有成、至乾隆二十年、邑令王椿復為續修、惟義例未善、搜討未詳、至謬誤時見、且迄今又數十年、因集邑紳、重新修纂、乃徵文考獻、網羅散佚、歷十有五月而書成、仿康對山武功縣志體例、故大綱分七門、與武功分七篇大同小異、全書分輿地志、下附疆域、形勝、分野、沿革、河泊、鄉社、古蹟、塚墓、風俗。建置志、下附城池、縣治、別署、倉廒、學校、壇廟、寺觀、鋪舍、亭館、食貨志、下附賦役、鹽法、紀年、物產、秩官志、下附以建、知縣、縣丞、典史、教諭、訓導、鹽課大使、武防、官蹟、選舉志、下附進士、舉人、貢生、武舉、武進士、貤封、恩蔭、人物志、下附事功、忠節、循良、孝友、義厚、儒行、文苑、勇略、隱逸、仙釋、列女、藝文志、下附著述、專集、雜體詩、雜綴等、每志之前、皆弁以敘、每條之下、間系以文、是志取材、乃合前志及續志稿以氏、而增續以近事、以舊志有表、雖本乎史、然所列者寥寥數人、因失表之功用、特為改正、舊志所記賦役、年遠世異、悉遵賦役全書為之補正、

職官志中，有脫略無考者，仍沿舊志，有考者，則添注於各人之下，是志取法名志，故綱舉目張，考據精當，徵引雖多，均註所出，義例謹嚴，殊可取也。

陽信縣志十卷 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邑令周虔森修，張璬等纂。虔森字天予，武進人，由歲貢，康熙二十年任。因邑志創修於明嘉靖十年，知縣姚江徐九皋，重修於萬曆十三年，前令朱大紀，迄今八十餘年，未有續者，原板殘毀，典文湮沒，虔森蒞任後，乃集邑人採葺遺書，搜訪逸事，凡六閱月而告成。志凡十卷，內分輿地、建置、田賦、禮儀、物產、職官、選舉、人物、文藝十大綱，下附細目。輿地下附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等。建置下附城池、公署、學校、演武場、社學、壇廟、祠宇、寺觀、廛市、鋪舍、橋梁、坊表、塚墓、養濟院等。田賦下附板圖、戶口、正供、雜稅、災祥、蠲賑等。禮儀下附典禮、時令、風俗，下不分目。職官下附縣令、縣丞、主簿、典史、學博、駐防、庶職、賢令、師儒等。選舉下附進士、鄉舉、貢士、封贈、恩蔭、監胄、人才、武功、武科、吏掾、鄉賓等。人物下附[illegible]官蹟、文行、孝子、烈女、俠烈、耆碩、隱逸、方技、仙釋等。文藝下附書奏、碑記、序文、說、詩歌、示諭等。舊志原有雜錄以紀異聞，茲略為刪增，以補外史之缺。是志因前志殘缺，無所依據，然因蒐羅甚勤，仍

甚詳博，每門之前，均冠小序，每條之下，多附考証，尤以風俗、古蹟、賦役、諸[illegible]篇，最為詳贍，鑿空授簡，而有如此之作，洵亦不易。惟所分目錄，多重複蕪雜，未臻雅潔，蓋博大有餘，而精簡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臨淄縣志十六卷 康熙十一年刻本

知縣邵性修，李煥章等纂。性字屺瞻，江西南昌人，由進士康熙九年任，越二年，奉命纂修邑乘，檢閱舊志已極殘缺，且邑志未修已近百年，乃開館設局，采訪故聞，並聘樂安李煥章為編纂，以總其成，三月成書，共十六卷，內分星野、山川、建置、田賦、職官、選舉、災祥、官績、人物、列女、藝文、誌餘、諸門。按臨淄雖[illegible]風號名邦，然譜牒闕於百年，方策湮乎奕世，故是志所取材，舊志可存什無二三，兵燹後文獻毀損，其職官、科目，間有遺脫，此亦勢所應然，以待後補。舊志於星野、風俗、物產，一一廣載，今皆存其概略，去其繁冗。舊志多立外傳，邑中佩德列傳，不下數十百人，是志以志同家乘，有美無刺，一遵志悳，盡為刪削。又舊志山川、古蹟、人物間雜小字，甚非體例，茲皆為之改觀。是志對於舊志多所改革訂正，每志之後，皆有論文，偏重考証，以取材甚難，成書甚速，尚無大謬誤，亦傑作矣。

青州府志二十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府崔俊修、李煥章等纂、俊遼陽人、由貢士任、以郡志創修於前明嘉靖四十四年、郡守杜思再修、萬曆四十三年王家賓改革後、尚未有續者、懼文獻湮沒、乃命所屬州邑各進邑乘以資采擇、並聘樂安李煥章任編輯、三月即告竣、全書分圖星野、山川、古蹟、沿革、戶口、田賦、徭役、物產、風化、學校、祀典、封建、職官、選舉、貤封、恩蔭、兵防、要隘、城池、津梁、官署、鄉社、名宦、聖跡、先賢、經師、理學、事功、忠義、孝友、儒行、文學、武功、說士、卓行、僑寓、列女、方技、仙釋、寺觀、陵墓、藝文、災祥、遺文、雜志、外傳、諸門、是志體例、純依舊志、所損益者不過什之二三、於前志所載不稍改易、只增續若干新事而已、故其義例、殊覺複雜、尤以所紀關於人物者最冗、由先賢、忠義、文學、以至方技、仙釋、多至十餘門、若舉大綱、一人物傳即可歸納、蓋是志取材雖富、編次則未妥善、其職官、選舉、各志、尤脫漏殘缺、且不注科第、出處、亦嫌簡略、雖州邑地志、猶不如此、而府志竟草率至是、殊有慚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州府志二十二卷 康熙六十年刻本

知府陶錦修、王昌學等纂、錦字奕侯、長白人、其經歷不詳、以郡志自前守崔俊重修後、又歷三十七年、時雖未遠、而漫滅相仍、散亡未集、乃復徵文獻以考稽、重搜遺佚而論定、舊文不減、新事加詳、故是志仍取舊志為依據、凡康熙壬子十二年以前、悉仍舊觀、癸丑以後、則采遺聞、作傳記、正訛補闕、刮疑辨誤、別立凡例、以鑑去取、成書二十二卷、全書分輿圖、星野、沿革、山川、城池、官署、鄉社、丁賦、倉儲、兵防、關隘、驛傳、津梁、學校、祀典、古蹟、物產、風俗、封建、職官、名宦、選舉、封蔭、儒林、事功、忠烈、孝友、文學、卓行、列女、隱逸、仙釋、方技、僑寓、災祥、藝文、是志體例、多依前志、而更易亦多、舊志以文章附於山川、古蹟之下、以其汗漫難稽、悉入藝文、以賦役屢經改革、舊志所載、仍本前書、是志悉遵賦役全書、使閱者得覩其全、故此書雖多沿謬承訛、較之前山各志、已進步多矣、

青州府志六十四卷　咸豐九年刻本

知府毛永柏等修、永柏奉天金州人、由監生咸豐六年任、以郡志自康熙時前守崔俊、陶錦相繼纂輯後、至今已百餘年、社會、風俗之變遷、政治文化之更易、皆今昔大異、且青郡舊轄十五城、自雍正間數邑改隸沂州後、今青州只統十一邑、疆域變更、則舊志所載已非今之範圍、因此凡遺文軼事之宜增、宜減、宦蹟、選舉之為合為分、均須重為編纂、以明界限、乃邀郡人翰林院庶吉士劉耀椿任編輯、網羅散佚、比次近事、越年始成、全書分輿圖、沿革、道里、封建、職官、武職官、滿洲駐防職官、歷代王侯、官屬、選舉、襲蔭、山川、形勝、古蹟、營建、學校、兵防、郵政、賦役、風土、藝文、名宦、人物、術藝、仙釋、僑寓、雜傳、列女、祥異、雜記、共六十四卷、二十九目、是志體例、雖沿前志、而分門別類改易亦衆、惟職官之外、復增武職官、滿洲駐防職官、殊覺冗複、蓋既名職官、何分文武、何別滿漢、附之於下即可、不必另立門類、但是志其義例雖未盡完善、而取材之富、為前此未有、故各卷所記、大皆詳盡、考據亦精、核洵青志中之佳本、

朝城縣續志二卷　民國九年刻本

縣令杜子楙修、邑人賈銘恩等纂、子楙浙江紹興人、民國九年任、因朝城縣志自康熙十二年前令祖植桐修後、二百年來、未有纂續、年湮日遠、事多沉沒、光緒二十六年、省會續修山東通志、徵詢各縣古今事蹟、時知縣袁大啟設志局於舊書院內、加意采訪、徵文考獻、經月告竣、分鈔數本存署備案、名曰鄉土志、入民國後、事多改革、邑人擬將鄉土志前稿、接續輯補、編成續志、而邑貢生賈丹忱又輯有新志草略、乃決重刻舊志、續修新志、成上下二卷、體例悉遵舊志、其卷一為建革、風俗、名宦、官吏、科目、鄉賢、貢監、佐貳、武胄、殉難、孝義、卷二為藝文、匯志、災祲、志異、宗教、下亦附有細目、惟極簡略、是志因為續前之作、故凡見於前者則云詳舊志、所增續者、因年代悠遠、多難稽考、不免脫略、所記亦簡漏不完、如宗教、政治、物產、工藝等、或為經濟之資源、或關文化之沿革、皆僅記數言、足見撰修時之草率、及執筆者之淺陋也、

臨沂縣志十四卷　民國五年刻本

知縣沈兆禕修、王景祜等纂。兆禕江西南昌人，由優貢民國五年任。按是邑本屬沂州，自康熙十三年未改縣時，州牧邵士修、曾修訂沂州志八卷後，迄今已逾二百餘年。乾隆二十五年府尹李希賢重修府志，然蘭山縣志未有成書，蓋自康乾以至民國，時代之變易，郡縣之沿革，人材之繼起，事物之變幻，年遠事湮，往事陳迹，將歸消滅。兆禕乃召集邑之紳士開局編纂，數月成書。內分疆域、通紀、山川、古蹟、民風、物產、秩祀、教育、宗教、食貨、建築、登進、藩封、職官、宦蹟、兵防、營寨、交通、人物、金石、著述、藝文、雜志諸門，不列細目。每志之前皆有序文，是志體例雖仍依據舊志，而更易增損頗多，以時代之需要，舊志義例已不能包涵，所增者如教育、建築、藝言、寶、交通等，皆舊志所無，而為鼎革後之新政。又改風俗為民風，選舉為登進，皆雅因時制宜，使臻完善，故是志在地志中，實為改善之作也。

樂陵縣志八卷　順治十七年刻本

邑令郝獻明修、胡岳立纂。獻明宣府萬全人，由進士順治十五年任。按樂陵邑志創始於明萬曆辛卯知縣王登庸及邑舉人潘可久纂輯成帙，邑始有志。至順治時已六十餘載，中經鼎革兵燹，景物變遷，文獻殘缺。獻明蒞任後，加意於邑中故實之搜輯，乃敦慈水胡岳立任編纂，取前史為據，而稽訛訂疑，增遺補缺，越五月成書。內分輿地志、宮室志、食貨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王言志、藝文志。志下附細目。輿地志下分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勝、古蹟、墳墓、景致、城池、橋梁、風俗、街巷、集場等。宮室志下分縣治、公署、屬署、學校、書籍、祭器、社學、武場、坊表、鋪舍、壇宇、寺廟等。食貨志下分戶口、田畝、賦役、課程、倉儲、五糧、官牛、鹽法、武備、土產等。官師志下分官制、知縣、縣丞、典史、教諭、訓導、巡檢、訓術、訓科、僧會等。選舉志下分進士、舉人、歲貢、例貢、例官、武職、貤封、儒官、壽官、掾辟等、[illegible]人物志下分名宦、鄉賢、侯王、僑寓、孝子、義士、節婦、禨祥、仙釋等。王言志下分勅、制、藝文志下

記、疏、序、銘、傳、詩。是志純依前志，無大改易，所取體裁

其分門別類，實多未善。如王言可附於藝文，宮室應入於建置，細目中如儒官、壽官、祭器、儒會等，均不必設。故是志有目錄煩而內容簡之弊，倘後來者，併其綱目，芟其雜蕪，則為善本矣。

陽信縣志八卷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知縣朱蘭等修，勞乃宣等纂。蘭字霞孫，江西南昌人，民國九年任。按陽信邑志，自乾隆廿四年知縣王允深纂修後，迄今百有餘年，未嘗一修，其間典章文物、風土民情，湮沒不可考者，不知凡幾。邑紳勞乃宣因倡議重修，並募款以為刊印之資，數易寒暑，始成書十卷。其大綱分天文志、輿地志、祥異志、職官志、戶口志、田賦志、典禮志、教育志、選舉志、新政志、兵事志、人物志、列女志、物產志、藝文志。下列細目，以星野、時令附於天文；以疆域、位置、沿革、山川、道路、橋梁、城池、祠廟、侯封、坊表、古墓、古蹟附於輿地；以蠲賑附於祥異；以縣令、縣丞、主簿、典史、[illegible]武科、循吏、師儒，附於職官；以風俗附於戶口；以地糧、漕米、鹽課、雜稅附於田賦；以朝賀、祭祀、救護、鞭春、聖諭、鄉飲、賓興、上官，附於典禮；以學校、宗教附於教育；以進士、鄉舉、貢生、封贈、恩蔭、監胄、武科、武功、人才、吏掾附於選舉；以官績、篤行、文學、任卹、忠義、耆碩、隱逸、清介、義俠、方技、仙釋、僑寓，附於人物；以節孝、節烈、孝婦、壽婦，附於列女；以天然物與自然物附於物產，

藝文志下。則乃奏疏、碑記、序文、論說、傳、銘、狀、詩賦、雜錄。惟新政、兵事二志不列細目，是志門類雖多取之舊志，亦有所改易，如舊志星野、時令附輿地門，茲特列天文，殊為得體；舊志輿地、建置並列，茲則併為輿地一門，以省瑣碎；舊志災變、蠲賑乃為兩門，是志則蠲賑附於災變之下；舊志以風俗屬諸輿地，所載僅清聖諭十六條，於風俗無關，茲另為一志，附於戶口之下，又以時代變易，舊志體例不能涵括，於是乃合學校、宗教、增設教育志，復特置新政志，此皆是志之改善，較舊志為詳密也。

黃縣志八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縣李蕃修，范廷鳳等纂。蕃字錫徵，四川通江人，由舉人任，以黃縣故志不知創於何時，至明崇禎時前令任中麟為之重修，書凡十卷，然及今已四十年，紀載無聞，人物散失，及康熙十二年，詔天下咸修郡邑志，蕃乃開館舍，延邑紳，葺繕遺稿，訪輯舊聞，共八閱月，稿經三易，始成書八卷。內分圖考、疆域志、建置志、賦籍志、典制志、職官志、人物志、紀述志、藝文志。下附細目甚繁，疆域志下，有沿革、山水（附古蹟、陵墓）、疆里、都社等；建置志下，有城池、縣治、局署、學校、壇廟、寺觀、墩鋪、坊表等；賦籍志下，有地畝、稅糧、戶口、徭役、驛傳、物產等；典制志下，有儀仗、祭品、武備等；職官志下，有尹尉、學博、閫屬、名宦、卓異（附祠碑）；人物志下，有薦辟、鄉舉、甲科、歲貢、鄉賢、封贈、節孝、行誼、仙釋等；紀述志下，有風俗、祥瑞、災異、軍旅等；藝文志下，有詩、辭、記、文、銘、疏、揭、序、跋等。每志之前皆弁小序，是志體裁大概因仍舊志，考証尚精詳，惟門類未盡妥善，如典制志殊不必立，以驛傳附於賦籍，封贈入於人物，均嫌不

倫、且既有典制、則風俗即不應歸於紀述、古蹟、陵墓、亦應立於建置之下、乃附於山水、以重要之目門類而略之、皆是志之小疵也、

登州府續志十二卷、乾隆七年刻本、

知府承泰修、泰字后安、滿洲人、由筆帖式、乾隆六年任、以府志創於順治庚子、續於康熙甲戌、雖規模大備、然歷年久遠、文獻殘缺頗多、乃徵詢耆碩、詳稽典籍、彙輯成編、以備參考、全書不舉大綱、只列細目、分星野、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城池、公署、學宮、祀典、鹽法、武備、鄉都、橋梁、亭台、古蹟、陵墓、寺觀、物產、風俗、戶口、田賦、驛傳、兵事、海疆、封建、宦蹟、職官、科第、封蔭、武職、人物、流寓、列女、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雜綴、藝文、雜志等三十九門、是志全依舊志、惟補康熙三十年以後事、宦蹟、職官、亦以前朝事物已見前編、只錄本朝者、較之前志則頗加詳、如橋梁、亭台、古蹟、陵墓、寺觀、物產、風俗等、皆是志所新置、惟亦稍覺繁複、蓋陵墓等均可附諸古蹟之下、此雖小疵、亦待後之修續者有以訂正之也、

登州府志二十卷 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知州任璿修。璿新鄉人，由進士，康熙三十一年任。以登故有志因燬於兵，自泰昌迄今闕遺已四十年，因購得寫本，乃集府中同官，分任采輯，三月遂成郡志。其取材多爲水經注、通典、府乘一統志、山東通志，仍以泰昌舊志爲參考。因嘉靖志已亡，而入屬志亦不備。舊志分天文、地理、人事三部，其中各有條目，今則直列其名，不舉目錄。其內分星野、災祥、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城池、公署、學官、祀典、武備、鄉都、坊市、田地、賦役、驛傳、兵事、海運、封建、宦蹟、職官、辟舉、科貢、封蔭、武弁、人物、流寓、列女、仙釋、藝文、雜志諸門。是志體例取法通志，凡所徵引必注出處，每門之後皆有論評，以考其沿革，記載亦精謹，尚不失爲足供參考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萊州府志十六卷 乾隆五年刻本、

知府嚴有禧修纂。有禧字毅庭，江蘇常熟人，由進士，雍正十一年任。以府志創始於前明胡公越，七十年至萬曆三十二年，前守龍文明始繼纂之。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知府海寧陳謙復增輯之，距今又三十年，其間因革損益，文物典章，宜見於志者，莫可殫述，乃請郡中宿儒、別州名流，徵詢編纂，以從事是役，數月成書。雖取法舊志，而變易甚多。內分星野、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古蹟、城池、公廨、鄉社、風俗、物產、市集、橋梁、堤堰、丁賦、倉儲、卹養、學校、祀典、兵防、驛遞、封建、職官、選舉、封蔭、坊表、陵墓、寺觀、宦蹟、人物、藝文、大事記、祥異、雜記，共三十四門。舊志分十二大綱，而以目系之。是志體例不舉綱要，只列目錄，其內多因仍舊志。按萊志經龍文明、陳謙兩守纂修後，龍志精嚴，陳志詳博。是志則據以損益折衷者也。書中凡徵引兩志，稱龍志曰前志，陳志曰舊志以別之。是志義例謹嚴，記載詳確。以舊志賦役志太煩，且多舛誤，茲特照賦役全書悉爲釐正，並於卷首置訂誤一門，均糾正

前志謬誤之故，是志洵足爲徵文考獻之信史也。

掖縣志八卷 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知縣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思勉字誠之，滿洲漢軍旗人，由舉人乾隆十五年任。以掖本大邑，人材亦盛，而舊無志，至乾隆二年，前令熊銓始叙志稿，未克成書，至是乃集邑之老成俊彥，旁搜遠紹，周歷寒暑，而始蕆事。即依據熊之志稿而增續之，分門別類，不舉綱要，全書分星野、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古蹟、城池、公署、壇廟、鄉社、風俗、物產、市集、橋梁、堤堰、賦役、倉儲、卹養、學校、祀典、營制、海防、驛遞、圻封、職官、宦蹟、薦辟、選舉、封蔭、名臣、文治、忠節、孝友、善行、文學、武功、隱逸、流寓、方技、仙釋、列女、坊表、塚墓、寺觀、祥異、大事記、著述、藝文、拾遺、志餘等五十門。是志因無故志可資取，則參考其體例多取之府志，惟嫌冗繁耳。蓋邑志須力求簡潔，不似府志之博大，每門之前，均弁小序。是志雖係創修，而其義例與記載皆甚精核，創始倍難，而能如是，亦傑作也。

福山縣志十二卷 康熙十二年刻本

知縣羅博修、鹿兆甲等纂。博，河南鄭州人，由進士康熙十一年任，因奉檄纂修是志。按福山建置日淺，志僅寥寥，而邑之有志，始於明邑人宋大奎，至清康熙時已數十年，博受命修輯，因取舊志而詳訂之，採事實而補葺之，為之正其體式，度其條例，芟其蕪陋，網其散失，閱數月而成書。內分天文志、地里志、文治志、武備志、食貨志、風俗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恩綸志、文翰志十一門，下列細目。天

文志下，附星野、災祥。地里志下，附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縣治、公署、街巷、保社、鎮集、舖舍、壇壝、廟寺、橋梁、井泉、古蹟、墓塚、義塋。文治志下，附學宮、祀典、坊表。武備志下，武功、城守、中前所。食貨志下，附戶口、田賦、土貢、課程、農桑、水利、土產。風俗志下，附時令。職官志下，附官制、名宦、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教諭、訓導、倉官、巡檢。選舉志下，附薦辟、舉人、進士、貢士、武科。人物志下，附鄉賢、孝友、義夫、遺賢、隱逸、行誼、流寓、列節、仙釋。恩綸志下，附城隍誥、存問錄、諭祭文、贈謚誥、貤封、封誥。文翰志下，附記、文序、傳、歌、賦、辭、原教、操詞、銘、贊、詩、告示。是志每類之前皆附小序，詳述沿革。雖取之舊志，而改易亦甚，如恩綸志舊載全文，今因詞繁，只錄其目。是志記載精嚴，義例妥善，雖所分細目不免重複瑣碎，要不失為佳本也。

膠州志四十卷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知州張同声修、李圖等纂。同声桐城人，道光二十五年任。以膠州之志失修者將百年，稽古多謬，因州志刱始於萬曆十九年州人趙慎修，再修於康熙十二年知州孫蘊韞及乾隆十七年知州周於智。然康熙、乾隆二志，取明舊志益之以附會，榛蕪否塞，覽者或不欲卒讀。適人李少伯圖、張膠西書院，病其書之舛謬，欲訂正之，同声乃延之主筆削，勤為搜討，嚴其義例，合國史家乘以折其衷，景往制今法以觀其宜，芟其榛莽，易以雅馴，閱十月而稿竣。全書分圖、表、志、傳、記、考諸類，卷一為圖全，其次為表，有沿革、道里、封建、歷代職官、元職官、明職官、本朝職官、金元選舉、明選舉、本朝選舉、誥敕等。志有山川、建置、物產、風俗、賦役、鹽法、典礼、學校、兵防、藝文等。傳有侯王、歷代官師、明官師、本朝官師、歷代人物、明人物事功、文苑、明人物忠節、孝友、篤行、本朝人物事功、本朝人物文苑、本朝人物忠節、孝友、篤行、藝術、僑寓、外從、列女等。記有大事、祥異、雜述，考有形勝、古蹟、金石、訛疑。是志體例，多倣史漢，於舊志多所訂正，精核詳博，詢為傑著。惟分類劃時，亦有未善，如職官、選舉、人物等門，既有歷代，則不必再列元、明，蓋國朝另置猶可，元明不必要，此皆本書小疵。按李少伯為當時修志名手，是志尤精洽，卷首所冠諸圖，其精細更為他志所弗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膠澳志十二卷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膠澳商埠總辦趙琪修、袁榮叜等纂。琪，掖縣人。民國十四年任。按：膠澳本屬昔之膠州即墨之一部，自中外通商以來，因其地理衝要，疆域分析，僅三十年，因德人租之於先，日本占之於後，乃於其地闢爲商埠。琪以膠澳既爲特區，則修志即不容緩，謀之紳商，咸以爲然，乃聘袁榮叜專司編纂，所集圖書不下百種，采訪既久，徵輯亦多，考志乘之成規，訂纂修之義例，四閱月而書成，計分十二門，五十二目。舉凡疆域、建置之沿革，政制、文物之變遷，皆略具梗概。其大綱分沿革志、方輿志、民社志、政治志、食貨志、交通志、教育志、建置志、財賦志、人物志、藝文志、大事記，末附詳圖。下列子目，沿革志下，分歷代設治沿革、德人租借始末、日本占據始末、中國收回始末。方輿志下，分境界、面積、山川、島嶼、地質、氣候、里程。民社志下，分戶口、方言、風俗、宗教、生活、職業、工資、物價、結社、養卹、犯罪、游覽、移殖。政治志下，分設官、法制、警察、衛生、自治、司法。食貨志下，分農業、林業、漁業、鹽業、鑛業、商業、工業。交通志下，分道路、郵電、膠濟鐵路、航運。建置志下，分港灣、溝渠、橋梁、水道、公產、市廛。財賦志下，分稅制、度支。藝文志下，分書目、文存、金石。與教育志、人物志、大事記無細目。是志因時代變易，所增門類甚多，不泥於舊志體例，殊具特識。其考據往昔，記述近事，均極詳明，蓋新志中之模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寧陽縣鄉土志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

邑紳李椿齡等纂。因當時科舉既廢，學校初興，朝廷命各郡邑先設初級小學，惟教科書缺乏，復命各邑編輯鄉土志以資采擇，故是志之作，即備初級學校之用。因奏定初級學堂章程，凡歷史、地理、格致三科，皆從鄉土入手。寧邑舊志失修已久，時代既遠，事多變遷，且按所頒例目亦多未賅，不足藉為依據。是志即依所頒公式編輯，而於內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里、山水、道路、物產、商務諸門，其史料乃由各鄉社采訪而來，惟因體例所限，不能繁富。按是志標準，事貴乎翔實，義則取乎簡明，不冗不遺，實初級教科書中之佳本也。

文水縣志十六卷 明天啟五年刻本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知縣米世發修，邑人鄭宗周纂。世發字奕芳，號桂源，蒲城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啟初知定城縣，三年調任，其後歷順天府推官、陞戶部郎中、登州府知府，事蹟詳本志宦績門。宗周字伯訥，號蕙芳，萬曆後葉由進士官鉅鹿知縣。明代文邑志乘，中葉以前不可考，嘉靖志修於三十二年，知縣樊從簡右川，凡十六卷，久歸湮沒，傳世者賴以此編為最古。書凡十六卷，總類十綱，別類六十一目，曰㊀輿地志八目，曰㊁規制志十一目，曰㊂賦役志八目，曰㊃典禮志五目，曰㊄官政志三目，曰㊅選舉志六目，曰㊆人物志六目，曰㊇武備志五目，曰㊈藝文志三目，曰㊉雜記志五目，每目皆前有小序，後附論斷，其論贊或過於正文，殊序不倫，且所指陳，又多未為允洽。風俗僅以三四十言了之，宦績有世發傳，僅述其修文廟、濬溝渠諸善政，何都陋之甚耶。人物如唐之李彭、李源，皆無所表見，而空列其名，無據可想。卷帙全書，門類略備，記載完備，在明代志乘中，尚不失為中乘之作，且傳世既希，如自今視之，並可珍寶也已。

平陽縣志二十卷　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知縣徐恕修錢塘生員孫謙邑人進士張南英等纂恕字芳園青浦人由進士二十一年任平邑之有專志始自元大德十一年判官皮元延永嘉教諭章嘉所輯之州志明正統中知縣金椒章惠延邑人方遂弘治五年知縣臨川王約延青田包瑜邑人孔彥雍先後重修縣志嘉靖中邑人陳彥生補輯之成續志一然隆慶五年知縣臨川朱東光延永嘉侯一元重修都八卷萬曆十八年知縣南城萬民華補其遺缺重付刊劉清順治八年知縣山左

馬騰霄延邑貢生陳文謨重修亦八卷康熙十二年知縣安溪石金和延訓導施鉉增修爲十卷三十三年知縣遼東金以埈復延貢生呂弘誥換爲十二卷更歷六十餘年石有此志初稿成以就正於仁和杭世駿故卷端姓氏列世駿爲總裁然據世駿序則實未嘗有所潤削也都凡二十卷卷一二輿地志目五卷三四建置志目七卷五風土志目三卷六貢賦志目七卷七防圉志目五卷八水利志目三卷九秩祀志目四卷十十一職官志目六卷十二十三選舉志目目十二卷十四至十七人物志目十四卷十八雜志目五卷十九

二十文藝志目二其書承屢代修輯之緒且舊志大率可觀故雖海隅小邑然體制之備文獻之豊有非中州大郡所可及者凡例謂甲戌康熙三十三年以前義在補甲戌以後義在增足證其因於舊者多也全書以貢賦防圉水利三門最爲詳核且能貫澈古今之變識爲有用之書職官選舉紀宋元制度題名甚備蓋因於大德志者也賑恤鹽政海防爲此篇所新增亦屬方志之要圖惟輿地風土等篇頗患散漫建置秩祀各條所附詩又不免蕪濫是其病也

吳興志二十卷 劉氏嘉業堂刊宋嘉泰元年本

宋歸安談鑰撰。知湖州事李景和、富琯督修。鑰字元時，淳熙八年進士。書錄解題署樞密院編修。書成於嘉泰元年，前有郡丞傅兆敬序。吳興東南盛郡，歷代記纂繁富。自孫氏時已有韋昭之吳興錄（見本志雜志），其後有山謙之之吳興記（見隋書經籍志）、陸羽吳興志（本志雜志）、顏真卿之吳興地記（吳興掌故）。或載政事，則有王韶之吳興郡疏；或志土地，則有張玄之吳興山墟名；或以歌詩出之，則有張文規之吳興雜詠（並見本志雜志）。

宋中朝時有景德中湖州攝長史左文質之吳興統記。南渡以來，紹興、淳熙又疊加修輯（紹興曰吳興續圖經，教授某編；淳熙曰吳興志，教授周世南編，十三卷，即嘉泰所稱舊編也，並見本志雜志），其書今皆散佚。傳世者蓋以此編為最古，雖非完書，猶勝遺佚云。明嘉靖時徐長谷撰吳興掌故集，猶及見之，後不傳。開四庫館時，館臣從大典輯出，未及編纂進呈，遂以傳鈔行世。其卷帙有分二十者，有分十五者，有不分者。茲分二十卷，則劉氏以意為之，非有所本也。今所存原目凡四十四，曰沿革、分野、城池、坊巷、鄉里、山（峴、峽、洞、塢、嶺等附）、河瀆、湖、漂、谿（潮、湖州、洞川水匯、澤、溪、汝港等附）、宮觀、壇壝、宮制、公廨、郵驛、營鎮、學校、軍營、古蹟、宮室、苑囿、亭、祠廟、寺院、守令、題名、著姓、財賦、事實、進士題名、列婦、釋道、碑碣、食用、故事、事務、雜志、井、橋梁、陂堰、塘、風俗、物產、土貢，編次凌亂。河湖井塘亭苑等分列，尤病瑣碎。事務雜志一目，有人物、有古蹟、有山川、有事紀，猥蕪之至。陳振孫以草率未盡善譏之，誠非虛語。然其中如財賦、事實、碑碣、寺院諸目，搜羅賅備，多存故實。記陳朝諸帝后摘錄正史，能得體要，較之明清以來奉行功令之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志，究屬高出百倍。著姓一目，略存六朝諸郡姓譜之遺意，實開清代方志立氏族表之先河。其簡而得要，最可為一般修志者所取法。然則茲編之足貴，固不僅以其為佚而復見之古籍而已也。

諸暨縣志四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知縣沈椿齡修邑人樓卜瀍纂椿齡字北垞震澤人由舉人三十三年任卜瀍字西濱庚辰舉人揀選知縣縣舊志據本志經籍元至正十七年邑人黄鄰有志十二卷明代初修於景泰四年邑人駱象賢正德十五年邑令大庾彭瑩重刊而增補之嘉靖三年邑令通山朱廷立二十四年邑令長洲徐履祥先後重修皆草率從事更易者少隆慶六年邑人進士湖廣副使駱問禮重纂爲二十卷督刊者知縣南城

夏念東萬曆府志稱其書甚詳博考究精覈入清康熙十一年知縣晉江蔡灼延邑人進士章平事等重修更百年而有是志然據卷端布政使王亶望序及卷一沿革門所引則黄志之前宋慶曆中已有知縣范仲温之諸暨縣記胡三省通鑑注引諸暨志不知是否即此書據康熙章志自序暨志絶筆於前壬辰迄今八十餘年之語則隆慶之後萬曆二十年時又有一修今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有康熙二十二年知縣真定龍起潛修一志則斯編亦非逕接章志者也此志纂輯於

乾隆三十五年經始於春卒業於冬旋以卜瀍走京師不果刻越二年罷春官試歸始校讐開雕書凡四十四卷爲門二十有三卷一二建置三四山川五古蹟六星野七祥異八物產九風俗十十一賦役十二學校十三祠祀十四武備十五水利十六職官十七至十九選舉二十名宦二十一至三十人物三十一恩倖三十二三列女三十四仙釋三十五寺觀三十六經籍三十七至四十三藝文四十四志餘諸圖冠首舊序附末疆域市鎮悉歸於建置星野乃在山川古蹟之後編次殊未愜當凡例云藝文載在山川等類

者舊貫居多載在藝文者新增居多無甚區別既無區別自不當分載於二處也卷首引用書目中有韋述唐書按述書爲唐國史不得稱唐書且自五季而後不聞有傳本作者何由而得見耶若係轉輾引用則不當列入書目全書雜引舊史不事貫通一事之下無論同異並羅諸説令讀者心眩目亂不知要旨所在而刻工備極精美卷帙頗稱繁富蓋椿齡本能吏刻此書以比附風雅邀譽上官耳非真心述作者也其所據以雍正通志及萬曆府志爲最多縣舊志次之新增者十不逮一

龍游縣誌十卷 民國十二年鉛字重印明萬曆四十年木

知縣萬廷謙修訓導鍾相業邑人曹聞禮纂廷謙字去盈南昌人由舉人萬曆三十五年任相業字賢修錢塘人聞禮字符考以歲貢官金華訓導龍志可考者自天順間知縣陝右王瓚所修者始弘治十一年知縣六合袁文紀重修萬曆四年知縣南昌涂杰延邑人余湘童珮再修廷謙蒞任之五年病涂志繁蕪蘭俚因陋襲舛因與相業等汰冗酌宜增以近事成斯新志分卷凡十曰輿地曰建置曰祠祀古蹟附焉曰田賦物產附焉曰風俗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著述附焉曰雜識災祥附焉原本自咸豐季年邑罹兵燹焚失殆盡民國十二年縣志局訪得完書於鄰邑又就北平館所藏缺頁本互較之因付重刊志局總纂余紹宋序之略稱康熙志序譏此志不無舛漏今以兩志合校則康熙志每刪所不當刪於其舛漏初未嘗有所糾正而此志記載之足補康熙志之闕失者轉多可舉云今按此志循俗纂輯本無足稱第樸質矜慎不離成規雖無特長一方人文盛衰政治隆污猶以得窺大略較之康熙志徒以刪節為能事者自屬較優然據廷謙自序則此編於袁涂二前志亦多所損削使吾人能得袁涂二志而比觀之則安知此志不又為前志之罪人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德清縣續志十卷　石印嘉慶十三年本

知縣周紹濂修邑人生員蔡藥榜副貢徐養源等纂紹濂字敬巖大興人以舉人嘉慶元年由安吉縣調任十年以病去十二年病痊復任邑志自康熙中侯令修輯後至雍正八年知縣南匯錢學洙嘗修之稟已具而未及梓此志初稿成於紹濂初任之季年校刊於重蒞之明年敘事自康熙十三年起至嘉慶十二年止因以續志為名門類一仍舊志惟分卷命名子目增損小有更動卷一輿地志列目四卷二建置志列目七卷三食貨志列目二卷四法制志列目六卷五職官志列目七卷六選舉志列目八卷七治行志列目二卷八人物志列目三卷九藝文志列目三卷十雜志列目二較之舊志更為簡核人物不復分類統曰人物而以釋老列女附後最為得體異同之論可息其揭載之例有四一曰題請祠祀二曰名仕著聞三曰事實可據四曰著述行世故所錄或未免失之太寬尚不致有虛誕猥雜之病藝文著述前志僅載書名今悉標卷帙間並繫解題於下亦其改進處也惟引四庫提要不用總目而用簡明目錄則一何弇陋耶

分疆錄（即泰順縣志）十二卷首一卷　光緒四年刻本

邑人林鶚子用霖纂輯鶚字太冲道光歲貢出佐粵西學使署幕會時事變起以守城功登薦牘銓補蘭溪訓導老而歸田偕其子用霖督團堵寇境賴以安所著有望山堂詩文集葬書易悟等十餘種傳世者惟此編按泰順自明景泰三年割瑞安平陽二邑之遠鄉設縣閱嘉靖間始有志鶚已不及確知之萬曆元年知縣王克家延樂清侯一元一麟兄弟纂成八卷文理甚優而事實疏簡餘板久失崇禎六年邑令涂鼎鼐延邑人包大方等修之仍八卷兵燹後亦無存者清康熙十二年知縣林天翱二十三年知縣劉可聘先後應憲檄重修並四卷（見浙江通志藝文北平館藏有劉志一部不分卷）草率塞責之作久而湮沒及鶚之撰是錄已不復能舉其名矣至雍正七年而縣令朱國源重事修葺成書十卷或曰實即崇禎舊稿而增改之咸同間邑中流傳者惟此本而鄙陋無徵識者以為有志如無志鶚篤學博覽自少壯時得見雍乾間老成碩彥多識故實歸田後年已近七十病舊志之荒穢因就府志及瑞平

志中事物之在邑境內者足以耳目所及古老所傳彙爲是書私家述作不欲居縣志之名又以縣分句瑞平于邑舊志界畫不明彼此牽混斯編條分縷析力矯其弊故命之曰分疆錄云經始於咸豐十年竭十餘年之心力未脫稿而老病相尋卒於同治十二年光緒初其子用霖字亨甫踵輯未備並增金石一目用成完書都凡一十二卷原始輿圖冠首卷一二輿圖卷三建置卷四職官卷五六選舉卷七至九人物卷十雜志卷十一十二藝文書出私撰六房檔案非所得見故全書缺賦役之門又官師自雍正而後僅憑故老流傳及身所及見者彙列未免遺佚是其所短特凡例以實錄自許編首諸序皆言舊志主脩非人記載失實此編發憤廓清之則其記載必有足稱者恨不能得舊志以比觀耳此外若山川、人物、選舉、時變多所補遺正譌原始述邑境開化之漸盛衰之變風俗分叙各鄉風氣於四民四禮歲時而外兼及器用飲食方言皆言簡而意核遠非一般官修志書所可幾及惟經籍金石軼事時變祥瑞災異諸端悉以雜志概之鷄自作之奏順水道

訂訛說一篇不以纂入山川而載於藝文於體例稍有未當

此卷。按此段內一段應改作照行排去按語

富陽縣志二十四卷首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知縣汪文炳等修邑人蔣敬時等纂文炳字半樵香山人由進士二十三年任敬時字耐谿由舉人歷官常山武義教諭邑乘可稽者明正統五年有知縣樂平吳堂所修之重修富春誌七卷（此志藝文作六卷已佚）吉北平圖藏有正德重刊本實作七卷此志採訪章程別宣德吳堂志與正統志爲二按堂以宣德九年蒞任其志則修於正統時非有二書也萬曆中有邑諸生王之獻之重修富陽志十二卷（佚）清康熙十二年知縣長治牛奐二十三年知縣太倉錢晉錫先後奉功令重修成富陽縣志十二卷及十卷自後失修者垂三百年光緒二十五年文炳欲重印康熙錢志敬時上書謂謬舊不如圖新因決議設局重修文炳自任總纂聘敬時等三人爲分纂其後總纂及二分纂皆不任事全書皆出敬時一人之手云中間敬時又掛檄赴學官任曠廢者二年故延至三十一年十月始成書首尾殆及七載其時文炳已去任四載矣於列者爲繼任縣令青浦陳承澍大興董風來書凡圖七表八志十二卷首輿圖附説卷一至八表曰沿革村落職官選舉仕進武同紳民殉難婦女殉難列朝貞節題名卷九至二十四志曰地理上下建置賦役學校武備風土勝蹟名宦人物上中下金石藝文上下雜志十二志又分爲子目四十餘書末自跋備述纂輯經過其中艱困有非局外人所可想像者末云從事數年實力不足繼之以旦及書成而齒落殆盡髮絲絲白是其用力之勤直足以比於溫公纂通鑑彌足欽也今觀其書體裁縝密記事賅詳在近代方志中實爲難得之作而其尤可稱者厥有五焉一曰篇末備載舊志之凡例卷目蓋新志成舊志勢必廢棄存其大略庶後之覽者猶可想見其體裁二曰篇末備載修志之始末有敬時上汪令條議一文採訪章程一文可知當日修志之艱難使後來者有所取法也且所定各條皆縷析核實鄭重審慎確有足傳者三曰每事棄取有一定之例明載卷端合例者登不合例者拒明斷劃一而紛爭可以杜息矣四曰各類以時制爲準其古制有遷革可尋者載於前無可尋者附於後務使舊志盡包於新志異日原本雖亡而所載之事實可不亡五曰列女有事蹟者入人物志無者列表蓋列女究非比人物若必須有

事蹟方登則姓氏湮沒者必多於褒獎貞節敦厚風俗之義有乖既不能割棄事蹟一律但登姓氏則勢必人表與列傳合為雜糅參差覽者病焉今分別載之則各得其所矣此外如輿圖開方計里記載標明出典選舉多書里貫著作間附提要於選舉外別立仕進一表不問出身盡納曾歷宦途者於一篇皆為善法不勝備舉故時於凡例自稱文章雖不逮先賢體制要無多讓誠非妄語也然其於史學根柢實淺故紕繆時所不免如沿革表誤以漢會稽郡領二十六縣為秦制職官表誤以漢泰山郡屬富陽為今縣等比比可指至如沿革表妄謂漢制侯國不屬郡遂隸朝廷五代吳越不置州縣直屬於國尤屬荒謬無稽不學之甚又如村落仕進皆名為表而實則僅列而已初無年經事緯行斜上之意則何必表為蓋僻壤小儒勤有餘而識不足本不可以高深責之也

湯溪縣志十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知縣陳鍾昊修 邑人胡煒等纂 鍾昊號秋圃奉新人以拔貢乾隆四十七年任 煒字爾華以副榜歷官大谷知縣 湯溪明成化七年析蘭溪金華龍游遂昌四邑地置 首任縣令胙城宋約治邑二年即創為縣志 而掇摭多遺 原本久已散佚 萬曆二十九年縣令休寧汪文璧延邑人楊維城等重修為八卷 體例嫺備 為今世所傳最古之本 南京國學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有之 入清康熙中 知縣武寧張元會撫寧譚國樞迭加續增 十二年張志一卷志之徵續 二十二年譚志就張志增益 閏邑長洲宋紹業重事修纂 五十九年延邑人張誼等主纂 乾隆初宋志板不戒於火 其後數十年邑署竟無志乘 鍾昊蒞任之次年 訪得舊本之宋志 因搜羅遺佚 踵事重修 閱歲而稿定 為綱凡十 為目凡八十二 首圖說 卷一地輿志五目 卷二建置志十二目 卷三學校志六目 卷四典禮志十目 卷五食貨志九目 卷六官師志三目 卷七選舉志六目 卷八人物志十一目 卷九藝文志五目 卷十雜志七目 體裁雅正 敘事核實 在方志中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失於整飭矣郡繫於村里之下註以大姓選舉人物書目貫選舉記仕歷甚詳尤爲可據惟圖說與山川湖堰塘井但列名目而遺爲水利彊域未安風俗全錄舊文名宦采約張元會皆不載有修志之草創不免於疏略之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綏遠志十卷首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督辦蒙旗墾務大臣綏遠城將軍貽穀修甯河高賡恩纂貽穀鑲黃旗滿洲人光緒二十八年以兵部侍郎督墾蒞綏二十九年膺留守之命賡恩字谿亭太常寺少卿綏遠向無志秉僅一統志朔平府志光緒山西通志載及之第述大端鮮及條目崞縣張曾小袁有歸綏志畧之作體制既未備載述又局於二城貽穀憫文獻之散佚爰遂集歸化副都統歸綏道尹共議創修綏遠全志延賡恩主其事凡七閱月而書成計綏遠志十卷土默特志十卷歸綏道志四十卷綏遠志者綏遠將軍所轄八旗駐防之志故亦作綏遠旗志（封面及卷首首行作旗志目錄及各卷首行作綏遠志書口或作旗志或作綏遠志）土默特志專志歸化副都統所轄之蒙旗道志則歸綏道尹所轄一道十二廳之志（此書未刊）三書以綏遠志列首故序及職官錄皆標作綏遠全志凡例所陳亦不限於一書書中內容亦往往有互見之處綏遠志凡十卷一疆界公所圖疆域沿革表二山水城垣三故城郡縣攷四官制攷職官表官制兵制表世職表俸餉表五經

政畧六、學制、選舉表、仕宦表、學堂表七、宦績八、人物九、
列女十、方言，而以詔諭、宸翰為帝制紀，恭列卷首。其書
在方志中為一創格。清代駐防八旗之制度，藉以得窺
大畧。其中以四五二卷為最有用，即作為政書觀亦可
也。將軍所屬有五協領，各署一司，分理吏、戶、禮、兵、刑之
政，故經政略即以五司所職分類而記，其不轄於司者
如城池、選舉之屬，則另為篇。體制得當，文筆亦雅
馴，堪稱良志。惟以七閱月之短期而成書三種都六十卷，
疏略之譏，自屬難免。獨故城郡縣攷一章最詳，所載
故城都一百二十條，一一引古證今，是則蓋因於張氏識
畧者也。方言一章為此書之新獻，譯蒙文千餘字為
漢，分類纂列，雖未能悉備，具大略已可覩，厥功亦不可
沒也。然其書所志或限於綏遠一城（如沿革、城垣）、歸綏一隅（如山水），
或偏及於將軍轄境之全體（有今綏遠全省及察哈
爾牧地），山西朔平府城中之右衛官兵亦隸之，雖云互
見，終屬參差，未得謂為盡善也。

豐鎮廳志八卷首一卷尾一卷 民國五年鉛字排印光緒七年本

清理事同知德溥纂修。溥字時泉，滿洲正黃旗人，由侍
衛處筆帖式光緒五年任豐鎮。清初為察哈爾游牧及太
僕寺牧廠地，雍正三年招墾，隸張家口同知，十三年設
豐川衛及鎮寧所，隸大同府，乾隆十五年裁併衛所，
改設豐鎮廳理事通判，仍隸大同府，三十三年陞同知。其
轄境實兼有今興和縣之地及集寧縣之一部。設廳而
後二百餘年未有專乘，僅乾隆三十七年大同知府吳弘
輔纂修府志，以廳事附載編末，而漏略為甚。此志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輯於光緒七年，就府志之舊文補其未備，閱五旬而
成書。原本傳世已鮮，此則係民國五年興和道尹單
晉龢之重印本。序例及各卷首行仍作豐鎮廳志，封
面及書口則從時制更作豐鎮縣志。書都凡八卷：星野、
沿革、疆域卷一，山川、形勝、古蹟、景致卷二，營建、祠祀、公
署、橋梁、義學、義塚、養濟院卷三，巡幸、封爵、職官、選舉
卷四，兵防、武事、田賦、戶口、倉庫卷五，風土、物產、災祥、幻異
卷六，人物、孝子、孝婦、節婦、技藝、仙釋卷七，藝文卷八。又
序例列為卷首，部志殿於卷尾。類目頗病凌亂，凡例斤

斤以鋪陳八景爲得而於風俗之病失刪隱諱不言其鄙陋可想星野幾四十言而氣候爲附庸僅三十二字何輕重顛倒之甚耶巡幸封爵武事等章當係錄自府志者故所載率多溢出一邑範圍廳境西部於漢當爲雁門郡彊陰縣地此志亦因於府志而誤作定襄郡成樂武進縣地蓋俗吏奉行功令之作倉卒成編其荒疎錯謬大率如是不足怪也職官增補至光緒十五年時已改理事同知爲撫民同知矣

歸綏縣志十四篇 民國二十三年鉛字本

縣長鄭植昌等修桂林鄭裕孚纂植昌字少漁民國二十一年自武川調任裕孚之子也裕孚字友漁二十二年奉命莅歸典綏遠省普通文官考試邑士紳適有修志之議裕孚力贊之試畢返北平志局即以訪稿求裁定因竭期年之力纂述成書校印未竣而植昌於二十四年春卸篆賴邑人縣黨部執行委員徐德奔走踵成之其書不分卷總括十四志曰輿地建置民族經政學校神教黨務產業職官選舉人物列女藝文金石而以圖表冠首圖曰首圖縣圖城郭圖歷代沿革圖表曰各縣疆域沿革表輿地之目六曰沿革疆域山川區村古蹟氣候建置之目五曰城市廨宇溝洫橋梁營堡民族之目三曰種族戶口禮俗經政之目六曰賦役金融關卹警衛交通墾務學校之目二曰學廟學校神教之目二曰宗教寺廟產業之目六曰農林工商礦牧野選舉之目六曰科貢秩考辟薦民選卒業仕籍其他各門皆不分目裕孚於方志之學殫心有年篇首一序推溯其源流頗詳雖無甚高論第

所見既多自不致蔽於一偏之見故是編體裁雅備記載簡核要不失爲近代邊疆方志中之一上乘作品歸綏舊志僅有清峙縣張曾之歸綏識畧邑人韓鳳樓之歸化紀畧叢語佐領觀瑞之綏遠城志畧等作皆私家筆録之體未有刻本亦不足以語志乘光緒末綏遠將軍貽穀有綏遠旗志土默特志之修皆以歸綏爲主要部分而一限於滿洲一限於蒙古此志則以地爲斷不分種族故凡上述諸作皆一體纂録又益以民國以來新著若綏乘綏遠概況等蒐羅略備民族經政等志中多取給於光緒末邑令江都張心泰所著之宦

海浮沉録尤爲可貴所載皆身經目歷之談於風俗政治之得失能洞悉原委言多槩要又產業志諸表頗切實有裨實用人物志能一洗山西通志附會之陋習皆足稱譽惟神教志空言各教源流非方志所當具沿革及墾務諸目並統志闕者俟出邑乘之範圍是其失當處然此特大醇小疵耳不足爲全書病也

臨河縣志三卷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設治局長丞鹿呂咸等修濟寧王文墀纂文墀字沛生清優貢歷官川魯冀燕歷職幕制鹽英運輸民初任五原縣知事有政聲自後即久居朔方熟知當地之興廢沿革風土人情臨河西漢舊縣居河套西鄙南北河之間自東京以來省併或棄於夷狄至清季始放墾民國十四年分五原地置設治局十八年升縣當十四年咸任局長即奉令修志已議定聘文墀爲總纂矣適咸以病去繼任者即爲文墀庶政叢脞志事遂中止迨十八年鳳陽黄彦邦任局長迭奉催修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令乃重提舊案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局仍由文墀主筆政歷十四閱月而告竣大同彭繼先靈邱白保莊先後攝縣長篆督成其事爲邑處荒遠文獻凋殘故是編略於述古而詳於證今其門類與通常志書亦稍異趣計分圖表紀畧事畧雜記五體圖之目曰全縣曰城關曰渠道表之目曰户口曰物產曰同文紀畧之目曰地輿沿革城邑建置沿革山川要隘（以上卷上）墾務地方保衛賦税渠道水利教育商業交通兵防風土習俗荒政

農業林業蒙旂事畧之目曰宮吏曰紳耆(以上卷中)雜記之目曰移墾曰社會曰建築曰風俗曰礦產曰古蹟曰慈善曰贈別曰紀異曰附記(以上卷下)所載大體皆關係政治體要生民利病之事彼有俗志之浮文虛飾水利爲河套之命脈茲編測繪精密記述詳核尤多所究心此外如墾務農林等章皆翔洽切實可資留心西北者之考鏡特其地輿城邑兵防三紀率多雷同[illegible][illegible]珠不知其義例何在其敘沿革至遼金二代率注曰爲李夏所有[illegible]別無他語夫李夏有李夏之制度豈得以

不屬中朝便爾闕畧乎亦屬非體地輿城邑二紀皆不及改后爲縣之年尤荒疎絕倫(據賦稅紀畧則係在十八年十月)各篇敘事每攔入五原或河套全部限斷不清文辭亦未充蔗濫總觀全書纂者蓋長於經世而拙於述作者也

武定府志四卷 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知府王清賢等修知祿勸州陳淳等纂清賢字武盛遼陽人康熙二十三年任淳字紫巖盤州人進士出身任期侍改武定故羅婺部地元置武定路土官隸管明改軍民府領和曲元謀祿勸二州一縣治和曲州府縣並以土官治之雖府貳州正佐用漢官(嘉靖末年鳳氏之亂)佳佳畏難不至一開塞吾鄉也隆慶三年改土設流文教始開故老相傳舊有志約十餘紙不知燬於何時此

志則係據邑庠生楊顯烈稿本修輯而成刊刻於二十八年時清賢已陞任四川松茂道副使矣為帙凡四分類三十卷圖改沿革(附勘定事)貢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卷二城池公署兵防堤防戶口田賦經費物產卷三秩官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蹟祥異名宦人物孝義烈女隱逸流寓仙釋卷四藝文雜記沿革不及改土歸流情屯無道里方向科貢不詳歲月職官或無任期或無籍貫山川名宦或但列其

名無一字敘說與禮陵甚事項皆宜立項目論序雖長而美無內容其他各門亦大率簿書而已惟戶口田賦二章頗詳悉戶口述彝人丁差之弊良吏則也風俗各民族分章而敘雖簡略而居切實藝文門中疏議諸篇間亦有裨實用俗傳靖難兵破南京建文帝遜緇南行隱於武定城西獅山之正續寺故此志流寓載有建文帝及從亡四十一先生惟藝文采及建文帝及陳濟西粵途中唱和詩數首未免濫溢之譏

蒙自縣志六卷　嘉慶初校刊乾隆五十六年李攝縣事李焜纂修　焜字境園醴陵人附貢乾隆五十四年以他郎通判攝任蒙自志創自明萬曆三十　年邑令李國棟邑人□□遂使尹廷俊倪楊李一帙四十二年廷俊之子鎮寧州知州紹阜訂而梓之入清康熙十二年邑令寧□遂王之□五十一年邑令高陽韓三異先後重修更八十年而有斯編其時舊志存者已僅韓志一種矣焜成未刊嘉慶初署縣令陽湖袁欣均增校梓行紀事止於嘉慶之年都四卷卷一圖里野山川名勝古蹟津梁附建置沿革附疆域形勢附城池公署附卷二學校書院義學附坊表恩賜封典附風俗卷三祠祀兵防戶口田賦課程經費附食貨鹽附蠲免廠務卷四職官名宦勳附功選舉人物卷五列女流寓隱逸仙釋塚墓物產祥異土官彝俗雜錄卷六藝文其類目先山川名勝古蹟津梁而後建置沿革疆域形勢漫無序次其記載如錦袍山屏風山黃毛山象鼻

山、雷打山、期白山、三腳海等，皆見於輿圖而不載
於山川，脫漏可見。而學校篇詳記先賢先儒名
氏，及禮器樂器、祝文祭儀等，連篇累牘，皆非
方志所宜具者也。惟土官彝俗一章，頗存史家
列傳各彝族種類，可資治西南民族學者參
證。又廠務一章，敘縣屬個舊之銀錫礦業，自
礦場爐座、設官課稅、礦工以及開鑿之法則，阻
風奇夫之弊等，舊式礦業之規制，網羅略具，
亦可珍之礦業史料也。

朔方新志四卷 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寧夏巡撫崔景榮等修，鎮人楊壽等纂。景榮
字振峯，長垣人，由進士萬曆三十九年任。壽字
特攻，癸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寧夏，唐
朔方郡地，西夏宅都於此，號中興府，元為寧
夏路，明初置府，後廢，設置七衛三所，隸陝西
都司，開鎮備邊，以武臣鎮守。正德間，增設巡
撫副都御史。自永樂間慶藩靖王敕修朔方
志，弘治十四年巡撫曹縣王珣延郡人郎中胡汝
礪，嘉靖十八年巡撫蒲州楊守禮延郡人刑科給事
中管律，萬曆五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石茂華
延王府長史餘姚進士孫汝匯，先後重修，皆以
寧夏鎮志為名。據舊序，朔方志稱典核，其後竟
流而為簿書。已而惟壬辰哱拜之亂，舊志蕩
盡無遺，今惟天一閣藏有嘉靖志八卷。此志景榮以萬曆四十一
年設局延壽主纂，稿甫就而景榮奉命入贊樞
筦，壽亦以謁選行。迨四十五年巡撫懷遠楊應
聘鋟諸梓，而壽復以司農使事過里門，又聞加

卷續爲都四卷（卷一圖考、建置沿革、天文、地理、山川、食貨，卷二內治、外紀，卷三文學、武階、忠孝、節義、寇據、叛亂、壇祠、寺觀、陵墓、古蹟、祥異、方技，卷四詞翰、類目、錯雜）。記載疏略，雖不足觀，惟諸路輿圖於城堡隘口載備尚[illegible]寧夏於秦漢爲此地郡，其稱朔方實始於隋，而書於虎至漢之朔方郡，則地處河南，在今綏遠境內。此志沿革竟以漢魏二朔方誤而爲一，於是山川、事紀、人物無一不誤（如古蹟有三受降城，事紀有秦置新秦中、漢北地白紋一宣使，人物有南仲、蒙恬、衛青、主父偃、郭昌，茲不備舉），蓋自隋以前所載者皆與寧方無涉。云甚矣！戴氏震謂方志以考地理沿革爲唯一要情，雖屬過激之見，蓋亦有所見而云然也。

寧夏府志二十二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知府張金城修，寧夏楊浣雨纂。金城，滄州人，乾隆四十一年任。浣雨字子瀛，辛卯進士，截取知縣。寧夏在明爲衛所，入清雍正三年改建府縣。其志自萬曆四十五年朔方新志刊行後，天崇順治之間，僅編奏牘數篇，附於後。乾隆二十年頃，分巡寧夏道定州楊灝、知府新安王應榆先後欲新之，而未成。此志始事於乾隆四十三年秋，閱歲脫稿，剞劂又八月而書成。都二十二卷，分類三十四，總爲八門（卷一恩綸，卷二至四地理，卷五六建置，七八田賦，九至十二職官，十三至十七人物，十八至二十一藝文，二十二雜記），卷首冠以圖考。序云前志簡略，故斯編一以詳實爲歸，義例略遵一統志、省志，而更以寧夏府志名，蓋從時制也。今按此志較舊志頗有改進處，如職官宦績之分列，水利之加詳等，然大體猶謬陋依然。舊志誤以漢之朔方郡爲今寧夏，此編以見省志作此地郡，依違兩可，遂云漢北地、朔方二

郡地其無識斷與此故崔德仍以南仲蒙恬開
篇殊文前錄漢虞詡請復三郡以朔方西上郡疏初
未嘗以得見省志而於有所糾正焉恩倫紀所
載多為甘肅全體之事且記倫宸翰國典
紀賑恤並列亦病凌雜先體嘗風不載道里
民戶丁口征賦皆缺現該登載舊牘不復臚
列是則務詳云乎哉其紀事一篇止於萬曆
四十三年全係抄自朔方新志者豈可數十年
來竟無一事可記耶藝文所采有河渠記二
篇此可證之於西寧府志甘肅通志不當闕
入此志也惟奏議各篇頗有切於歷代戰守
沿略民生制度者讀史者可參究也

朔方道志三十一卷首一卷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等修寧朔吳復安等
纂福祥字雲亭導河人寄籍寧夏民國
元年任寧夏鎮總兵二年改護軍使兼任駐
防將軍復安字心齋清舉人民國二年嘗選
縣議會議長寧夏於清為府民國三年改
為朔方道其志自乾隆間知府張金城重修
百餘年來未有纂續民國六年福祥以囑
之朔方道尹岳陽陳必淮設局延復安主纂
修功未及竟福祥調綏遠都統去復安亦物故
其事遂寢十三年之後復以前之福祥從子寧夏
鎮守使鴻賓延寧鄉王之臣汝翼賡續編輯
之臣歷任平羅鹽池靈武諸縣知事嘗主修
靈州志於此邦文獻風尚究心者也更歷十
九月而志稿告蔵分類凡十分卷三十二曰天文一
卷曰輿地二卷曰建置水利貢賦各二卷曰學校
兵防各一卷曰職官四卷曰人物八卷曰藝文六卷
首列命令一卷末附志餘二卷命令蓋猶帝制

時代方志之有論者然所錄民四以前皆出其首
事無關民五以後則係馬氏一門之授勳狀
與日俄兩戰全卷當刪其門類大率仿通志
獨於警察不入兵防而入建置頗為有識兵[illegible]
防但詳兵制防地營盤其官制載在職官戎
事則見於歷史尤脈絡得當此外改正舊志之
處尚多然以歷史黃作為志餘則大傷其
沿革等篇一仍前志之誤即以漢之朔方為
今之朔方凡例云曾參證於通志等書李何
於此竟漠然無覩耶然其水利邊界倍詳
於舊志風俗漢蒙回三族並採又附以方言之
此篇是可取也

中衛縣志十卷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知縣黃恩錫纂修恩錫字龍章號素庵雲南
永北府人壬申進士乾隆二十一年任中衛元應理
州故治明改寧夏中衛清初因之雍正三年改為
縣其地舊無志乘康熙五十年儒學教授涇陽
舉人劉追儉本於明萬曆間所修之方新志
創為新志一冊所載僅城堡貢表官師學校
數條其他並闕焉未備且其時廣武猶隸於
寧郡香山為慶藩牧場其雍正改縣後疆理
亦廣狹不倫乾隆二十五年夏巡撫陽湖蔣炳以巡視
河防過中邑索邑志不獲以責之恩錫恩錫乃
網羅散佚手自纂訂越三月而成書十卷為攷
六為表二為編亦二分目三十有六自序題作中衛
志草目錄作應理志草而書簽書口及諸家
序文則並作中衛縣志據凡例則原名貴為應
理志草將以俟博雅之討論裁正云其目一地理
考二建置考三貢賦考四邊防考五官師考六獻
徵表七選舉表八古蹟考九十藝文編凡例增舊

志粗畧殘缺殊多，茲編一以詳為法，今觀其書
數月而脩，敘事詳明，繁而不涉於蕪，博而不傷
于陋，雖正史禮誠邊邑志書中傑出之作也。惟
物產附以邊風，庸義宜棄；說及著錄節錄文廟
插入陳設圖、樂舞圖，數語非方志所宜有耳。
藝文編所采文，非徒建築碑記而已，若水利、田賦、刈
備篇皆有關係於國計民生，惟詩則以邊邑文風未盛
類錄不免稍寬，不足為全書病也。職官知縣增
補至乾隆五十八年。

平遠縣志十卷　光緒五年刻本

署知縣陳日新纂修。日新字煥齋，蘄水人。由監
生同治十二年以直隸州判州署任。縣境介在平涼、
寧夏之間，舊無邑治，為盜賊嘯聚之所。同治陝
甘回亂，即肇端於斯。亂後因割固原、海城及
寧靈（新由靈州分設）三邑之地置平遠縣，治固原州屬之
下馬關。首宰新邑者即日新也。越五年將受代，
乃就固原雲州等志，擇其攸關事蹟之在平
遠者，而筆削增益之，創為邑志十卷：一圖考，
二歲時，三建置，四山川，五古蹟，六田賦，七學校，八
官師，九人物，十藝文。全書僅五十餘頁，萬數千
言，篇幅可想。歲時一門記氣候風雨雪霜冰雹，
山川附地宜一節記水性土性等，並例至善。惜寥
寥數語，不足盡一方之天時地利也。全書無
事紀之篇，而古蹟間多涉及歷代兵事，藝文末附叛
回紀畧，皆事紀也。人物祇宋代三人，而藝文末
附回亂死事諸人傳畧，皆人物也。又如秦隴山
巒說畧一文，不列於山川，不入於藝文，而附
於古蹟。凡此則又其編次失當之處。

平羅記略八卷　道光九年刻本

知縣徐保字纂修。保字浣隣，歸安人，道光四年任平羅。位寧夏平原之北部，歷代河灘遷徙，沙跡表衍，罕見於史。明始設平虜守禦千戶所，隸寧夏衛。然延氣充斥，民物凋敝。清康熙間，蒙民移駐河東，留存灘地。雍正以來引渠招墾，生聚漸繁。三年改平虜所為縣。四年又以灘地立新渠、寶豐二縣。乾隆三年冬，寧夏大地震，新渠、寶豐受禍最烈，四年廢二縣，併於平羅。平羅舊無志，惟寶豐有記一冊。此志纂輯於道光六年，自謂闕漏尚多，不敢居縣志之名，故以記略稱書。凡八卷，十四門：象緯、輿地卷一，古蹟、建置卷二，風俗、物產卷三，水利卷四，賦役、祠祭卷五，職官、武衛、選舉卷六，人物卷七，藝文、志異卷八。分目九十有九。其書記事多本明《嘉靖志》及萬曆《朔方志》，而乾隆《甘肅通志》及《寧夏府志》反以為輔。故山川間附紀事，全係明代事蹟，其他各門亦大率詳於前代而略於當代。義例何在，不

可解也。紀乎凡例之斤斤以考分野之提斷不可廢，其迂陋可見。沿革不知永昌為唐武后年號，乃以列之漢後，其不學又如是。全書事事皆注來歷，誠合史法，然羅列諸說，既不加案斷，又不共融會，是則類書耳，要得謂為方志乎？且其編次尤多不當處，若物[illegible]反倒。惟藝文所采多關係一方水利邊防民生諸利之文，頗供史料價值。賦役、水利、祠祭等類，間有據縣冊以補府志之不足者，是其蒐輯之功，亦不可沒也。

大通縣志六部 民國八年排印本

署縣知事劉運新修 湘潭廖徯蘇等纂 運新字澤民 合肥人 民國六年任 徯蘇字資萬 留甘任用縣知事 大通故羌戎地 自清雍正初收入版圖 三年始設衛於大通城 乾隆九年移衛於白塔城 仍稱大通城 二十六年加撥西寧北川十堡 改衛為縣 為北大通 更歷百六十年 中間兵燹迭遭 人文鮮踊 徵獻久闕 道光初訓導閆墨同 光而邑增生楊沚詞先後纂具草冊 然僅具崖略 鑄備九多 此志纂輯於民國七年 體有所因 義同劉修 云以部為卷 凡六部 一天文地理 二建置賦稅職官種族 三人品上 四人品下 五物產 六藝文 分目五十有餘 人品志下為清同治回亂殉難諸烈女之名冊 列某門某氏 通萬人 乃無一字敘其情事 存此虛錄何為哉 藝文所采文字 或闕係亂而全同 或竟與此方無涉 建置但載縣城所有 其在此大通者 概從刪棄 而各欵首尾亡好 無僅之空論 而西寧之北川城割歸大通 此志以城居大通之南 改稱南川城 任意改易地名 實開修志未有之先例 其謬陋狂妄 蔑以加矣 各欵之前皆冠以表 挺綱挈領之意也 其法本善 但此書所佔幅不多 敘事從簡 各項記載本不難尋檢 故表與志所載相同 則病重複 相異則病錯雜 非惟無益 使轉其體例 益加淆亂耳

隆化縣志六卷　民國八年鉛印本

縣知事羅則遯修，則遯字半山，貴州安順人，清附生，北京籌邊高等學校畢業，官內務部主事，民國二年出任隆化。清宣統二年劃撥承德豐寧轄境始置縣，設治於唐三營，民國四年則遯遷治於黃姑屯，八年延同學通縣施曙等纂修縣志，六閱月書成，括以六部，分目二十：地理志一，其目疆域、山川、城鄉、物產、世紀；志二其目大事、建置、風俗；志三其目生計、俗尚、方言、禮儀；俊乂志四，其目逸隱、附貞女義節、附烈女學藝、孝悌、著述；志五其目哲理、考證、文章、美術、數術、理化、農商；法政政典志六，其目選舉、司法、保息、教育、交通、警備、財政、職官。不遵俗套而不病掛漏，諸事略備而不羨鋪張，堪稱方志中之新穎佳體。惟建置既入於世紀，則自當依年代排列，今同常例分事而述，則有乖世紀之名矣。又如保息、司法宜有其目者無事實，選舉錄其人而不及其制，並乃俊乂而非政典，皆其立例之未善處，豈以倉卒成編，未暇審訂耶。

著述志內容分碑誌、議疏、雜記、詩四項，與目錄所載全不相同，足見其校印時之草率也。至其敘事則頗具條理，上下通貫，左右接連，非徒排列名目而已也。疆域、山川尤詳盡，山川有細目解，得酈元之遺意。城鄉列表，以川道分各村，記其戶口道里。物產、古蹟等，物產分植、動、礦物三表，各色下注其產地、產額、價值等，末附商業物品表，分輸出入二項，各色記其額數價值，皆經濟致用之作也。風俗所記亦翔實，惜未臻詳晰耳。

綏乘十一卷　民國九年鉛印本

歸綏縣張鼎彝編。鼎彝字子銘，民初官和林格爾知事，卓著循聲。此書則其任職歸綏署總務處時所輯。以書出私家，故以乘名而稱志。都凡十二圖、六表、五考、二略，類爲十一卷。卷一圖首綏遠區域全圖，次兩漢、元魏、隋、唐、遼、夏、金、夏、元歷代州郡城鎮建置分疆圖，次水經注河水經過郡縣圖，次兩盟墾地圖，次五原縣渠及五加河圖。卷二表，曰沿革，曰温度，曰日夜永短，曰同文，曰本區山水名稱同文，曰選舉。卷三四疆域考，卷五六山川考，卷七要隘考，卷八古蹟考，卷九人物考，卷十墾殖略，卷十一水利略。諸圖及沿革表皆甚明晰，多作歷史圖，尤其特色。温度表及日夜永短表所以著一方之氣候，而爲常志所不備；同文表本係綏遠旗志方言門刪繁正誤而成；山水名稱同文表則就一統志、蒙古游牧記所載，臚列而排比之；山水名稱以譯言之不同而紛歧，最易使人茫然，此表

實爲治西北輿地者之南針。考略諸篇皆徵引博贍，考證詳慎，文辭修潔，敘次有法，於今古得失皆能洞燭，其要指條理，具流變，誠爲通人之作，非一般官修方志所可幾及者也。惟選舉表僅列民元、民九兩屆選舉參眾議員共九人，與其他各篇分量殊不相稱，而前代科舉爲人才進身所自，歷代職官姓名及其流績爲一方文獻所係，反缺而不表，則尤不免於輕重倒置之譏矣。

集寧縣志不分卷 民國十三年鈔本

縣知事楊葆初纂修。葆初字壽生，江寧人。集寧，清季為豐鎮、寧遠、興和三廳邊隅之地，隸山西歸綏道。民國三年割歸察哈爾。十年移豐鎮墾務局於京綏鐵道之平地泉，就地名老四嘴。十一年割地立集寧，招墾設治局。十二年升為縣治。葆初初任豐鎮墾務局長有年，已而設治設縣，皆所規劃，遂歷設治局長而為首任知事焉。十一年奉興和道尹命纂志，至十三年春集耆老采纂成編。其書不分卷，列目十四：沿革、疆域、縣城、營鎮、田賦、戶口、鄉村、軍防、警政、司法、學校、商務、交通、山川、物產、職官、人物、藝文。軍防、警政、司法未及制度，但記官員，其實皆職官也。又如學校則但記教員學生之數，商務則但記商會職員之數，一若人數而外別無可載者。各門皆極簡率，如交通祇一條，不及二十字。獨物產羅列名目累數千言，可謂不經之甚。而人物一門僅列人名二十有六，除第一人注明其職業外，二十五人全無一字解釋，尤為開方志未有之先例。至其凡例之謬多不倫，沿革之觸處皆謬，如縣地漢屬彊陰縣，沿革表於漢代列八縣之多，獨無彊陰；宋傳不得有此地，而妄謂唐雲中府路，宜總鄂蒙語不彌業，猶為餘事不足數矣。獨怪既為縣吏，當必有才，奈何其書竟不能及胥吏學究之所為耶。

蔚州志四卷　明崇禎八年刻本（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館藏）

知州來臨纂修。臨字馭仲，閩中人，由恩選，崇禎五年任。是著循聲，崇禎七年滿洲兵攘宣雲，臨備禦有方，城得不破。蔚界燕晉之間，明制隸山西大同府。自序：州舊無志，萬曆三十六年，前牧濟州劉生和敘有志藁，粗舉大凡，而未版行世，橡書未附。劉序則刻志之前已有志，止於嘉靖十七年，蓋臨未得見耳。此編等修於崇禎八年，都四卷：輿圖、沿革、疆域、星野、山川、風俗、物產，卷一；官署、秩官，卷二；戶口、田賦、學校、名宦、鄉賢、人物、祀典、武備，卷三；古蹟、祥異、藝文，卷四。書只作蔚郡志，序跋記事時有奴蔚之稱。是誌沿原板，初印本未經清人挖改者也。其書無紀事之篇，而藝文古蹟篇幅之半，中多箋奏與人酬唱之作，其荒妄不見，沿革錯脫最多。如云代郡東漢末廢，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據代郡後漢未廢，轉晉亦相因不改，後燕廢之，北魏復置，考昌平媯懷二鎮則在塞外，今綏東察北之地，與蔚無與也。又云金隸上都宣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府，按宣德金為州，元始陞府，並未建都，蔚之屬宣亦始於元，金世則隸於西京大同府也。又於明代但云仍置蔚州，不言還隸大同，讀者甚不加審核，鮮有不誤以為仍隸宣府者矣。其他若此者大抵皆疏略不足觀，而各類皆有論，有贊，浮詞空論，徒耗楮墨而已耳。

西寧縣志八卷 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知縣何芬修張充國校刊芬字蘭石號澴水鍾
祥人丁丑進士康熙四十一年任四十四年序黃州林盛
林字大章創志稿序於四十六年充國字定遠號亦僕
漢軍鑲白旗人由生員捷蓮筆帖式四十七年繼芬
任序於五十一年有曰校手讐日搜月討云云書內
中各卷次行皆署三韓張充國纂輯然細核內容
則充國亦未嘗重纂蓋僅就何令草稿校刊而
已西寧在明為萬全都司之順聖川東西二城地處邊戍
志乘闕如清康熙三十二年改宣府等衛所為府縣
置西寧縣於西城併東城入焉更二十年而有斯
志列卷凡八建革家傳災祥卷一山川城堡疆域形
勝坊宇卷二武署賦役風土卷三祠祀學校選舉
卷四秩官卷五人物卷六藝文卷七八建革家
傳災祥篇幅過繁而猥雜不堪卒讀邑境在蔚州
之西秦漢舊序代郡唐序蔚州此志誤代郡為上谷
蔚州為武州蓋錄自宣府鎮志書不知邑訛序
宣其沿革不能盡同也順聖二城清初猶序蔚州

衛建革竟一字不及乃累累述宣鎮之郡司巡
撫序晉序職其荒謬大率如是山川城堡武略
賦役當詳反略形勝多引前賢論疏是矣乃
節刪太甚每文僅存數十字不解得其精粹也全
書惟風土一章雜論俗尚差為翔實

西寧新志十卷　同治十二年刻本

署知縣張為章等修，河東楊篤纂。為章字漢橋，平羅人，出身任期待考。篤字秋湄，舉人，時主講縣之宏州書院。同治十年冬，應[illegible]籌修通志之檄，篤撰新縣志草稿就，而為章遷任去。十二年，典史吳江王德培等集資付刊，邑紳李增先復為之校定。光緒元年，署知縣金壇王蘭芬捐廉竟成之。都十卷：卷一紀恩志、地理志、星度志；卷二建置志、疆域志；卷三山川志、古蹟志；卷四賦役志、學校志、兵防志；卷五職官志、選舉志；卷六七人物志；卷八列女志；卷九風土志、武事志；卷十藝文志、雜志。篤自跋云：事增於舊志者十九，體亦大異，而書並行，各從所據，非與爭名也。故篇中不條加辨駁。藝文附志下云：今輯新志，援據既與之別，故所采寥寥，而故老言行、諸家詩文有格於體例不能盡入者，仍賴其書以存。作者深知前志之非，而不肯顯言之，不條加辨駁，其謙厚有足多者，而稍知著述義例者讀之，自覺其書高出舊志遠甚，信不可相提並論也。各篇大體皆詳略得宜，去取精審，卓然具有史識，而於沿革攷証尤為辨晰，足以訂史文疏略，正諸書傳誤。惟謂前漢地理志縣名首書者必郡治，因謂代郡治桑乾，則誤矣。蓋未嘗讀閻氏潛邱劄記者也。山川、古蹟、碑碣皆得之目驗者。風土語簡而切要，一方民生疾苦，覽此思過半矣。世俗襲明人謬論，外視金元，其人其文，罕有傳之者。舊志未覩，史冊脫略尤多，茲編博採正史文集，搜羅略備，升沈顯晦，厥功殊偉。全書惟賦役、兵防稍病簡略，職官不載攝署，失之迂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延慶衛志畧不分卷　舊鈔乾隆十年本

衛守備李士宣修，長沙周碩勳等纂。士宣字化九，淮寧人，乙酉武舉，由兵部効力，乾隆七年任延慶衛。據八達嶺內外諸居庸關北口，創自明初，本名隆慶，穆宗改元，因衛名與年號同，改為延慶。其地係設畿輔控制邊關，固徼然重地也。清代混一，戍夏比邊無事，康雍以來，衛所多併隸州縣，獨以此衛為宣雲孔道，郵事終繹，驛務殷繁，州縣難長，莫及，仍存衛制。降至乾隆二十六年，始歸併延慶州。此志纂輯於乾隆十年，時方巡狩多儀，供億爾加，駕出居庸，碩勳勤役延慶，即於旅舍受士宣之囑，就舊志增定而成。據自序，明季兵燹，舊志缺亡，刈纂者蓋未嘗得見明志。其所因者乃清初之草本也，故明嘉靖居庸關志多至十卷（北平圖書館藏有殘本）。此志乃僅寥寥六七十頁，荒略簡陋，絕不似數百年來邊關重鎮之志乘也。所載制度，或以清代為限，或溯及前代，亦僅採自正史及四鎮三關志而已。紀事明

代僅四條，反不逮及金元之詳。云全書分類十二，曰紀事，曰關隘，曰巡幸，曰山川，曰屯堡，曰地丁，曰經制，曰學校，曰人物，曰驛站，曰仕宦，曰藝文，雜錯襍無序。水道引酈注而不述今流，仕宦但志歷宦而未及宦制，其疏漏不勝備舉。

赤城縣志八卷 乾隆十三年刻本

知縣孟思誼纂修。思誼字曠亭，和州人，由進士乾隆八年任。赤城古屬上谷，明為開平衛龍門所及赤城等八堡之地，屬萬全都司，屬宣鎮北路。其有志自崇禎間分巡口北道高陵李仙風之北中三路志始（上北路從赤城堡，下北路從龍門所，中路之一部，今屬龍關縣），載一代開平龍門二衛事，自元以前從略。清康熙三十二年改衛所為州縣，設縣治於赤城，因以為名。歷五十餘年而志乘闕如。知縣令張良樓（康熙三十九年任）、廖三友（康熙四十五年任）之後，成有志稿，草率紙墨，不足以付此志。乾隆十一年，思誼屬其同年江南舉人張曾炳創纂，踰年冬親為刪潤，更加部署而成其書。徵引悉著原書，考之則大半皆采自北中三路志及新修之宣化府志，而參以職務通志、宣府各邑志及張序志、累某三路志載述略備。查府志考核頗精，此志謹守勿失，所增補諸條亦尚於慎，雖無獨特之長，堪稱大體無過。但其武備官制諸章頗詳悉，今三路志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已失傳，學者欲考究明代北邊制度，此書為必讀矣。都凡八卷：地理一，建置二，官貨三，武備四，職官五，選舉六，人物七，藝文八。藝文分上下二小卷，下卷以紀事、恭紀、齊藻、雜志三目當之，殊非體例。此而為藝文，則全書無一不可為藝文矣。末附藝文及捐建學宮姓氏二十一頁，乾隆二十四年知縣桐城黃錦七續增，有序目錄後，及封面書簽並云錦七重訂補校。而重查僅學校篇增入改建學宮一事而已，其他並無訂補痕跡。

口北三廳志十六卷首一卷 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口北道副使金志章原纂，宣化知縣黄可潤增校。志章，錢唐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四年任，參籍經過未詳。可潤字蘧溪，漳川人，由進士乾隆中身任，既續刊宣化府志，竟以三廳毗於宣，其事適直隸總督桐城方觀承嘗志章草稿，因增校而梓以行焉。三廳者，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也，歷古為北族部落所居，金元以來始列置郡縣，明初置開平、興和等衛所，後棄於蒙古，清初內附，南境農墾漸興，雍正中設三廳理事同知，隸口北道。舊無志乘，斯編乃創纂也。都十七卷，首制敕一，地輿二，山川三，古蹟四，職官、官署、壇廟五，經費、地糧、村窯、戶口、風俗、物產六，台站、考牧七，蕃衛八，人物、列女九，至十一世紀，十二至十五藝文，十六雜志。其地輿、山川、古蹟、職官、世紀等篇，參據歷代史乘、寰宇統志、方志及諸家遊記、筆錄等書，疏證古今，邊革蒐羅略備，考核精審，足與欽定熱河、西域等志媲美。惟銓次頗病散漫，或長篇巨

製而[illegible]書，然或條分縷析而綱領不具，蓋博贍有餘而部署不足也。全書最可資者，厥為台站、考牧、蕃衛諸篇，記清代邊政甚詳。此外則藝文所采大抵皆有關掌故，惟詩詞甄錄未免太寬。名宦、鄉賢不分立，並以為人物，是其體例之略。村窯不注道里，是其記載之疏。風俗錄及遼史禮儀志之國俗，按遼起臨潢，去此甚遠，安知其俗之必同，則又失之於濫者也。

要指

內六盟各旗報告書不分卷 鈔本（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藏）

不著編纂人名氏，無序例目錄，書名核其內容，乃光緒末年之調查報告書也。旗各一篇，合一盟為一冊，都凡六冊。各篇之首，皆著明某旗札薩克某爵某某人遵奉行功令依格填報者也。其目首疆界，次墾務，末植牧廠、野獸、皮毛骨角、鐵路、礦產、魚業、鹽務，終以兵制、學堂、台站、商務。於沿革史事、山川聚落、禮俗宗教、政制人物等，概未述及，頗病脫略。且野獸之產業價值甚低，皮毛骨角即牲畜之產物，皆當併於牧廠條內。蒙古交通自以驛道為主，今但言鐵路之名，殊不足以概括交通之全。各篇於各目下，往往空無報告，果填報者以為應故事視之，抑亦主辦者所立之條目有所未當也。其中惟學校二者內容最為充實，次為兵制、台站，其他則十闕八九焉。然邊荒之區，自古未有方志，得此一編，聊勝於無矣。

外四部落各旗報告書不分卷 鈔本（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藏）

不著編纂人名氏，無序例目錄書名，其書旗各一篇，合一部為一冊，末附各烏梁海一冊，合各路卡倫、恰克圖、庫倫、達爾哈特、沙畢及各路台站各目里數一冊，都凡六冊，亦光緒末年之調查報告也。其體裁目錄悉同內六盟各旗報告書，而各篇脩尤甚，各篇大率紙七八條，鮮有及十條者，亦有少至三四條者。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二部並缺去台站一目。車臣汗一冊各篇疆界皆但注曰詳載圖內，則其初本有一圖，然今本不載。外蒙古自古為化外之地，文獻缺焉無徵，姑無論史籍所載渺無涯畧，即張穆之蒙古游牧記，亦僅及各部疆界所屆、其前後歸降效順之績、子孫襲封之世次而已，於當地人民生生之所資、教養之地制，一無所及。此篇雖病簡略，然周圍數萬里疆域，其民生政教略具於茲，要亦為可珍之作矣。且此篇出自各旗之填報，是其可信之程度，亦非得之傳聞者所可比及者也。

雲南通志十七卷（民國二十三年鉛字重印／明萬曆初年本）
明鄒應龍修大和李元陽纂應龍
字雲卿號蘭谷長安人由進士隆慶六
年以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元陽字仁甫號中谿嘉靖丙戌進士翰林
院庶吉士官至荊州知府雲南志自李京
志略陳文圖經後正德五年周季鳳
輯為通志四十四卷闕略尚多應龍蒞任之
初即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
十餘條編布列郡俾蒐實以[illegible]報付稿既
集呼元陽以八十老人退居鄉里多徵前
言往事因屬筆焉書成都一十七卷舉為
十有二類地理志一至四建設志五賦役志六
兵食志七學校志八官師志九至十人物志十
一祠祀志十二寺觀志十三藝文志十四至十五
羈縻志十六雜志十七其書詳洽雅正在前
後諸通志之上而於羈域羈縻諸篇尤所
加意備極詳審建設兵家二志所載職官衙

所筆制度與中土多不同為正史所不詳風俗
門但記其與他方異者中如交易用貝而不用
泉之類實為無上佳史料地圖每府每州一
幅雖不甚精密可覘當時之地理知識其以西南
孟養孟定順寧之外並以為滇云各所當首
領正全省沿革述各府各州猶因舊景泰志之
舊例也官師志前名宦次題名名宦所采太
廣與題名頗叢複出而題名無任期官師分
首名宦次流寓流寓既非官師而名宦自元
以前往往無事蹟亦屬非體官師末為政
錄嘉靖以來要政彙其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建水縣志稿十八卷　民國九年刻本

縣知事丁國樑修，邑人梁家榮纂。國樑字鳳樓，姚安人，民國六年任；家榮字君若，廣東任用縣知事。建水舊為臨安府治，元明及清初為州，乾隆中降為縣。其志明代有司空包見捷所撰，燬於流寇之變。清初知州李灝、陳肇奎先後纂輯（陳志成於康熙五十四年），迨有未備。迨雍正九年知州祝宏重修，成書十六卷，稱為美備，此志即據以續修。雍正九年迄宣統末，閱羅百八十年，事蹟於一州偏，以民國七年春開局，五閱月而書成。體例大要悉仍前志，條目編次，則因時制宜，稍有損益。都十八卷：一圖攷、星野、氣候、疆域、形勝、山川、建置沿革、城池、官署、貢舉、戶口、物產、田賦、風俗、學校、典禮；三秩官；四武事、兵防；五選舉；六名宦、循良、鄉賢、忠義；七民兵、名民、耆；八孝弟、列女；九勳業、邑宦、文學、耆德、文苑、流寓、隱逸、仙釋、方伎；十古蹟、祥異；十一至十六藝文；十七、十八雜記。其書記載大體頗詳晰，載事一州偏，尤稱信史。建置沿革敘及佐貳雜職之建廢，為常志所不及。物產特附礦務、辦法一門，部落傳言詢為實業史無上資料。他如風俗、人物、戶口等事，亦多有補舊志之缺失者。惟民兵[illegible]志一冊，全無紀事，直以方志為錄鬼簿，無謂之甚。氣候僅三十六字，形勢僅四言四句，柳又大篇，至其體例則尤多不倫，如各篇或述及前事，或迄以雍正為斷，為例不一。秩官載及知府、同知、經歷、府學、儒官，軼出縣志範圍。志修於民國而猶以星野冠編首，是其識見之謬陋，又大可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龍陵縣志十六卷 民國六年刻本

縣知事張鑑安修，寸某纂。鑑安字蔚臣，騰衝人，民國元年任。寸某字曉亭，佚其名，騰越士。曾三次與修騰越志。龍陵介龍潞二江之間，向係土司，爲保山縣屬，名黑猛龍，乾隆三十五年劃地設治，以流官移永昌府同知駐守其地，民國改廳爲縣。舊無志，張鑑安得劉之通曉亭，以查勘礦廠道過縣治，因屬纂爲稿，成於三年，剞劂未就，鑑安卸任去，江左修

名傳繼知縣事，始校竟成之。書凡十二綱，六十四目。卷爲十六卷：一天文志，星野、氣候、祥異；二至三地輿志，輿圖、疆域、形勢、山川、户口、鄉名、風俗、道路、橋梁、物產；四建置志，沿革、城池、官署、關哨、壞汛、郵驛、名勝；五政賦志，田賦、課程、倉儲、經費、摇郵、水利；六秩官志，官制、題名、傳命、名宦、循吏、忠義、土司；七祠祀志，典祀、俗祀、寺觀；八學校志，廟學、經書、書院、義學、學堂；九武備志，營制、邊防、武功、戎事；十至十二人物志，選舉、科貢、鄉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卓行、宦績、文學、孝友、忠義、恩廣、雜庶、寓賢、仙釋、方技、列女；十三種夷志，邊裔、種人、方言；十四藝文志，金石、刻詩、歌；十六雜紀志，古蹟、軼事。各目每編大率依騰而必冠以數百言，空疏浮泛之序，殊屬無謂，而與圖、邊界且有序無書，職方謂宜張目也。以星野、祥異當天文，其識見之腐，舊方知而猶書中；於清代國名帝號，仍用抬頭，尤屬荒謬。叙事亦大率止於清季，滲及民國者甚少。又如經費、官制、題名、學制、事攻皆係

清知也。然凡例初無以前朝爲斷之言，其書以永昌府志爲藍本，而扶擇不審，致保山事蹟多所混入，如城池、藝文之類是也。關哨、營著，名曰風俗，但言教學、職官、科貢，皆無年月，是其留事處。而人物志五二弟餘言，邊方下邑，安得有如許人才，非誣即濫。惟山川分支而述，脈絡井然，邑境多山，因山而及民居、物產、建置、古蹟，不貫國繪。請夷志，邊裔記其道里、疆圍、世系，猺猓種人記其種類、風俗，凡二十餘種，方言記擺夷方言，著其字形，釋以意義，邑與緬甸接壤，戎事一篇於緬事記叙特詳，其留心於邊防外夷，有足多焉。

貴州志稿不分卷　舊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潘文苪輯　文苪事蹟無考　書僅三篇　曰黔
省開闢考　黔省功德名臣考　全黔苗猓種類風
俗考　前無序例　後無識跋　莫知其編輯緣起
名臣考末云今按軍公名廣泗　布政使陳公
德榮　按廣泗（張）德榮二人　即乾隆六年貴州
通志先成時之制府及藩司　則此書之成殆與
貴州通志差相同時　惟通志綱目者備　而此
編則體例迥殊　二者自不相干連耳　開闢名
臣二篇　敘次歷歷　娓娓數千言　一方建置設
官征伐兵事　存改易士誥端　抄要略具　而
於改古不免疏略　苗猓一段　則頗足資參
考　書眉及名臣篇後　有徐學若庵李滄溪題
跋　云幼時及見還義之後　隸黔一省　則其人
亦雍乾間人也

西寧府新志四十卷　乾隆二十七年增刊十二年序
陝西分巡西寧道按察司僉事楊應琚
纂修　應琚字佩之　漢軍正白旗人　雍正十一年任
十二年調去　乾隆元年再任西寧　舊志久佚　凡
存者惟順治丁酉志　諸亭訛舛殘　不足以傳
信　且自雍正設道後　所屬府縣　大通新開　貴
德改隸　規制迥非昔比　應琚撫治茲土十有
餘年　閱歷既久　爰有新志之輯　經始於
乾隆十一年秋　脫稿於明年夏　撰次校閱　咸
出一人之手　書凡十志　分目百有五　整為四十卷
一輿圖　二星野　三地理志　沿革　疆域　四至　五山川
六水利　七古蹟　八風俗　物產　九建置志　城池　公署
驛傳　十一學校　十二堡寨　十三倉庫　津梁　關隘　塞
垣　十四祠祀志　壇壝　祠廟　十五寺觀　番寺　祥異　十
六田賦志　貢賦　塞外番貢　戶口　番戶　歲稅　十七
茶馬　鹽法　茶法　十八武備志　兵制　戎器　驛馬　備
兵　戎兵　貴德民兵　十九番族　塞外貢馬番族　二
十明塞外四衛　青海　二十一官職　二十二官師志　官制　二

十三職官二十四命使武職二十五名宦二十六名宦封蔭二十七獻徵志人物二十八人物忠節孝義隱逸流寓二十九列女仙釋方伎道華三十至三十一綱領志三十二藝文志詔諭御製歷朝詔敕碑文三十四至三十四奏議三十五賦記三十六序錄引傳書文論三十七議辨對考銘頌贊與約帖示題跋三十八雜記三十九至四十詩九雜頌碑耑手末脱卿庫志乘之陋蜀綱領志即大事記蒐羅尚備水利城池堡寨茶馬等篇並稱瞻博叙塞外四衛青海事蹟尤詳西藏一卷不盡一篇略之西藏志分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古蹟風俗物產圖隘戶口貢賦人事天時兵防寺廟刺麻儲目又附西藏路程各篇叙事皆附通典古今最為可貴篇後或加按語雖不免空論而亦有史實隊為性風俗蓋錄陳言空泛不實沿革亦不及巴塘一戎撫書通判廳之設置事在乾隆九年則又其疏漏之甚者也山川據漢志臨羌西有弱水昆侖山祠首到昆侖山西不能指明今地所在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古昆侖者指河源所出之巴顏喀喇山距臨羌甚遠置祠以遠祭耳非真有是山在境內也卷端有大通衛改大通縣貴德所改西寧縣丞序一文乾隆二十七年西寧道劉洪緒增刊述乾隆二十六年改制之經過

賓州志二十四卷 道光六年刻本

知州耿耆修修，上林張鵬展纂。耆修字匯軒，華亭人，貢生。嘉慶二十五年以大理寺丞出任。鵬展字南崧，乾隆己酉進士，歷官至通政使。賓州漢領方縣，唐貞觀五年始為州，明屬南寧府，向無志書。郭棐新修州志，閏曰部其名。清有賓州志一冊，賓陽志二冊，增補通志著錄。三書久佚，存者惟吳遠安城志稿一冊，鵬著體例，多言簡修，薙作之初，即屬邑士鈞稽，覔稱閱三年甫稿成，乃延鵬定之，閱一歲至道光五年夏脫稿，仿嘉興府志體例，為目二十四，篇各一卷：曰圖說、星野、建置、疆域、城池、學校、壇廟、山川、古蹟、戶口、田賦、兵制、前事、名宦、職官、選舉、人物、列女、風俗、物產、藝文、金石、祥異、雜記。其書鉤稽舊籍，甚勤而略於採訪近事，近事殊舍錄。吳志稿新增者蓋不及什一，各條皆注出處，知其徵引雖廣，然異說紛陳，多不能裁一辭以辨其是非。列以來往乘地查勘故也。又如建置然引諸史志及元和志寰宇記等書之說，複語叠出而不加按斷，仍不免蕪碎之譏，然以邊邑志乘能蒐博如此，亦序不可多得者矣。

和林格爾廳志四卷　咸豐二年刻本

歸綏兵備道托明、和林格爾通判伊長纂修。托明滿洲正紅旗人，伊長內府鑲黃旗人，出身任期待考。和林格爾漢為定襄郡所隸，明世淪為西土默特牧地，清康熙中置歸化之年設協理通判，六年隸歸綏道，二十五年改理事廳。邊陲荒徼之地，舊無志乘，托明等草創為之，書成於咸豐二年，凡四卷。卷一疆域、沿革、星野、山川、關隘、古蹟、村堡；卷二風俗、物產、田賦、戶口、寺廟；卷三人物；卷四藝文。其書版刻粗陋，而漫漶令人不堪寓目，類目多不全，如建置、職官、事紀等項，為方志所必具，而並付缺如。紀載極簡略，如田賦祇言有田若干頃畝，寺院僅列名目九項，而尤可奇者，風俗、人物、藝文諸篇皆寥寥不相連貫，絕無文理可言，初疑為以漢字音譯蒙古文，如所譯之通蒙文者，亦莫知所云，且蒙文多阿勒克烏庫部倫院樣的巴格事者，全不見於此諸篇中，則其非蒙文可知也。天下奇事雖多，恐無過於此者，豈以為功令所迫，而主之者不能文，遂令手民任意刻若干不相干之文字以充數耶，誠匪夷所思矣。

保安州志八卷　道光十五年刻本

知州楊桂森纂修。桂森石屏人，嘉慶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一年改任保安。明志燬於兵燹，清初得見者僅斷簡殘篇，其事蹟則斷自永樂止於嘉隆。康熙八年知州季天寧完稿重修，康熙五十年知州壽州梁永祚再修，更易二十年而有斯編。書首謨訓、臨幸、恩詒不列卷，本志八卷，分天地人物四部，天部一卷，地部三卷，人部三卷，物部三卷。令作一卷，部名下目若干，立目纖悉，如同為靖難者，而職官曰忠烈、節氏曰忠義，以八景為形勢，以歲時為禮儀而別於風俗，分部尤牽強，如藝文入於人部，已非其類，而襍記舊志序列在物部，蓋序不可思議。全書記敘條例皆不足取，惟氣候以當地氣候與月令比較，烈婦篇中且列堪稱藝文附錄，楊桂森勸紡織示，有當時棉花棉線市價，亦可珍之史料也。

保安州續志四卷　光緒三年刻本

署知州尋鑾書、知州張曾敭纂修。鑾書字錫侯，山西榮河人，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年署。奉大府檄令續修，爰乘採訪，按圖未及成而卸篆。曾敭生，字秀夫，祥符縣監生，由通判軍功特陞知州，光緒二年繼鑾書任，仿照舊稿依次編錄，以翌年殺青付梓。其書體例悉仍道光舊志，依類以近事補續[illegible]。凡四卷，列目三十餘，而不分綱。卷一舊志之卷首天部地部，記其數十年月而已。卷二人物，卷三列女頌[?]、燕臨[?]，卷四藝文。文僅三篇，諸體詩幾盡出尋、張二人之手，皆吟弄風月之作也。

萬全縣志十卷　乾隆七年刻本

知縣左承業纂修。承業字繼先，鄜州人，由監生雍正九年官縣丞，十三年陞任縣。爲明宣府西路萬全右衛地，清康熙三十二年改萬全縣，以張家口、膳房、新河口、新開口、洗馬林五堡併入。在明有西路志、上西路志，久已湮沒不存，改縣以來五十載未有志。是承業始創爲之，都凡十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武備志，五秩官志，六選舉志，七人物志，八藝文志，九事紀，十志餘。其記載大抵皆采自鐵鈔[?]邊志、尹氏兩鎮三關志、孫氏宣鎮志、胡氏續宣鎮志，雖若謹嚴，內實處處因循，倉[?]所列名數而已。學校異載，陳設星野，醜繆[?]連篇，而[illegible]地當朔塞咽喉，山川之記述反簡。張家口又爲漢蒙商旅輻輳之處，商稅、馬牧等目乃僅附見於志餘中，可謂輕重倒置矣。此志有道光十四年知縣崇明施彥士增訂本，即以原板重印，依類增刊近事，而於各卷首行下注明道光甲午重修字樣，大約所重在職官選

等名氏事紀竟無一字增益食貨志內特闢方言一項為舊志所無者惟從事寥寥數十字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懷來縣志十八卷 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知縣許隆遠纂修隆遠字耐園漳浦籍閩靖人以舉人康熙四十五年任懷來故唐嬀州治地當居庸關口外燕雲向要衝也明為懷來衛宣德中又移延慶右衛來治序宣府東路清康熙三十二年併為懷來縣併保安衛及土木榆林礬山三堡入焉據自序前代惟嘉靖至萬曆數十年間有志其後闕如據之舊序跋則嘉靖志不可考弘治初修於訓導滄州何仲山萬曆十八年修於教授婺源詹洲主之者懷隆兵備道曲周陳于階未梓萬曆四十五年教授大興劉烜訓導武邑白炳復據舊稿訂補之主之者懷隆兵備道績溪胡思仲東路餉通判南昌杜齊名書名並作懷延二衛志自後幾八十年而改縣又二十餘年而有斯志都十八卷卷一建置疆域卷二分野災異祥瑞卷三臨幸封建興授祀典卷四文官武弁賦稅土貢關梁患政墩臺卷五土產風俗市集寺觀公署壇壝

倉場、卷六兵制、額兵、山川、水利、古蹟、景致、卷七名宦、
職官、卷八志事、紀事、卷九戰功、卷十仕籍、武科、
卷十一鄉賢、寓公、論選、文學、仙釋、異術、列傳、卷
十二至十八藝文、文凌雜瑣碎，殊乖體要。卷端輿圖
標留西而八景圖繪細緻，景致一目，皆詩詞而不入
於藝文。縣境地當衝要，為歷代兵家所必爭，史蹟
定多，而紀而全書無事紀之篇，乃以黃帝阪泉
之戰、涿鹿之戰載入臨事章，臨之至細各項，他
載大事起自上古，非徒限於明清，則其所因於
舊志者蓋不在少，自有其不傳之價值。藝文篇
幅半全書，其中奏疏、奏議多有關係政要者

懷來縣志十八卷 光緒八年刻本

署知縣朱乃恭修、邑人席之瓚纂。乃恭字允
卿，鄞州人，由進士光緒七年署任。之瓚字惺吾，舉人。
懷志自康熙末重修後，百七十餘年未有纂修。
同光之際，知縣山陰陳宗虞、陽湖吳歎奉刻憲檄兩議興
修事，方萃而輒罷。迨延七八年，迄乃恭蒞任始
延之纂修，經理之閱三月而稿脫。分卷仍舊志之
十八，而類目略多改易。一紀恩，二世紀，三地輿，山
川、古蹟、物產、土貢、風俗、災祥，五建置，城池、官
署，六倉庫、驛站、市站，七鄉村、戶口、田賦，八學校，
九祀典，十軍政，十一職官、官績，十二人物，十三科第、
仕宦，十四列女，十五襍記，十六至十八藝文，各目大
率皆有附目，煩瑣不減舊志。沿革為方志開
宗明義之章，此置之於山川風物、究祥之後，最
為不合。惟臨事猶載本朝，且前攝要務入世
紀，八景附於古蹟，用說而已，以詩並敘詳體
各篇，敘次據自序，係奉憲修蔚州
志議以為楷模者，然如舊志，纂修者知縣許

隆遠係南靖人康熙四十五年任蔡館官續竟誤作南漳人康熙五十年任職不僅縣境故實之最要者莫如土木之變此書分記於世紀雜記兩篇中殊偏頗多即此二端其疏略可見藝文删去奏疏看語其義殊不可知即其所錄又多擅加附會即删重複違史法總其為書較舊志雖整潔有加未能遠過隆遠以傳為分也卷端圖即用康熙志舊版重印故首行猶作許隆遠原纂脩

懷安縣志八卷首一卷終一卷 光緒二年刻本

知縣李葆貞隆祿修李殿程夔金等纂葆貞字康夫松滋人由翰林院供事同治十一年任隆祿字士奇滿洲正白旗人由附生難蔭特旨以通判用光緒二年調任夔奎字子鳳以舉人議敘保送知縣同治十一年主講懷安文昌書院懷安唐代舊縣明為衛清康熙三十二年復為縣四十五年知縣廣寧殷邦翰創修志乘雍正季年知縣太谷武一韓續之留未付梓至乾隆六年知縣歷城楊大崑始囑諸暨舉人錢載曾編定刊行此志光緒初年憲檄而修經始於葆貞告成於隆祿主筆削者夔奎主採輯者邑舉人宗孝培書凡八卷一方輿志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志城池公署學校祠祀三食貨志田賦戶口經費風俗災祥四武備志軍制驛站五秩官表文職武職六選舉表文科武科七人物志懿行列女八藝文志撰著撰詠又卷首圖

例卷終志餘壹全自序云其或一二未安則以皇邑絶少藏書今所取証者前人已先我而行之其無疑者存焉其因循數從方知據凡例星野沿革疆域山川悉仍舊志其他若錫亦大率踏襲舊文惟李增纏直名宦以人存者附於文辭可也武畧以事存者便不當附於武職書院賓興之生息附於銓敷是也乃並其條規亦附見非其類矣惟書院規條常志多棄而不錄此能注意及此尚屬可稱良以變舊身爲書院山長年懷安爲邊關用兵之地而軍制於營汛烽墩敘述極備學校於祀典記之頗詳姓氏祭祀儀式反詳輕重失倫沿革門於金元事實必繫以宋之紀年使人不知所述爲何國之事蓋深染爭正統論之病者也

蔚縣志三十一卷 乾隆四年刻本

知縣[illegible]王育榞修邑人李舜臣纂育榞字石園旗[illegible]氏人丁未進士雍正九年任舜臣字向辰二尚蔭生候補士事蔚縣故明蔚州衛康熙三十二年改縣與蔚州同城而治舊無志一方典故附州志以傳多缺畧未備育榞等以乾隆三年創修此志越明年書成都三十一卷卷一門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形勝關隘城池公署學校壇壝武備戶口田賦方產驛站師儒貢舉封蔭人物列女故家遊宦鄉者祠廟風俗古蹟墳墓祥異藝文雜記其書容有遺漏而概要略具雖循舊套而雅飭遠恆洵屬整飭簡潔宜其楚楚可觀通志之作縣務無志州志不兼邑縣事茲易縣志則自當以縣事爲限然縣之與州非有大經界可分或相錯如犬牙或旁隔如重輪璧瑱士民或指往來無此疆彼界之見故欲執而析之亦有未能故一書之中有宜分者

[illegible]

戶口田賦職官選舉人物列女之屬是也有宜合者若災祥方產風俗武備之屬是也有分之中宜合合之中宜分者若建置以及山川形勝關隘以及城池學校之屬是也此志無雜統各從其綱經緯之具得其所此其部署剖析之功尤非常志所及惟疆域但以八到志所經地面之州府或縣爲未能詳備細釋繪爲遺憾職官題名與宦績合編未免混雜耳人物有故家一篇載明代指揮之裔世承襲者亦志家之新例也

蔚州志補十二卷　乾隆九年刻本

知州楊世昌修仁和吳廷華纂世昌蒙自人癸卯舉人乾隆七年任廷華字東壁官內閣三禮館纂修同知嘗與化府通判事蔚州舊屬山西大同府雍正六年始改隸直隸宣化府其志創自明李正順治十六年知州闞中李英重修因循乾隆訛失良多乾隆初知州李文李培仁謀新之而未就世昌蒞任之二年乃延廷華董其事崇凡起例綱羅摹籍用補舊志之未備而摭拾考據一以正史爲斷當備補多於修故書以補名又志中訂前志之誤不一乃從舊補而不僞之訂誤者別以前志之誤駁於道正史而自爲之說今據正史以訂之則訂之即所以爲補似與謂之補云仍前志爲綱十二曰地輿曰建置曰秩官曰政令曰武備曰祀典曰賦役曰學校曰選舉曰人物曰外志曰藝文綱一卷其目則因事繁宜增損異殊其書蒐輯勤而摭拾識各篇所補亦數條於舊志而標出有

據非漫焉鋪張者比據凡例知於舊志體例亦多改正蔚風稱塞下文物之區明邑人尹耕兩鎮三關志為世所推惜經亂亡佚此志既非出自邑人留可以不負名邦矣藝文雜著載明州人鄒森勵齋所著觀心約一書分篇十一都萬五六千言理學家言也跋謂存本無幾特附州乘傳之此例雖非方志藝文但當登單篇詩文或摘錄其著之精要耳若皆以存本無幾而刻載其全書則東南國邑鄉人之著作多矣安得據方志盡數為十卷耶

宣化縣志三十卷 康熙五十年刻本

知縣陳坦等修坦字文度黃陂人以舉人康熙四十四年任縣舊為宣鎮附郭之宣府前左右三衛及興和一所康熙十年裁併為宣府前衛三十二年改宣鎮為宣化府即以前衛為首縣並設宣化衛所舊無專志其事蹟皆附見於孫世芳鎮志及胡以溫續鎮志迨改縣後十八年而坦創為此志都三十卷一建革二疆域山川三四詔命五巡幸六恩恤七城堡八營建九賦役十倉廩十一儲備十二學校十三祠祀十四物產十五風俗十六法令十七武略十八十九秩官二十二十一選舉二十二名宦二十三鄉賢二十四二十五人物二十六至三十藝文其書以鎮志為藍本而不事剪裁故所載大半關係全鎮而於本縣一邑者反多缺略文繁而事簡實以不明體制之故於今法令恩恤賦役諸章尤多非關一縣而為天下之通制者此則蓋鎮志之失而斯編又因之也建革蕪陋之至而疆域又叙及諸

華山川極簡略而封爵境墓附之此又其敘次雜亂之病也如賦役志新增兑門税原書風俗志新撰政化禮儀歲時各條寺曲翔治皆有關治體世風之大者論令法令雖非一地所專其中多有極關重要之史料又兼革門附郡城內街里沿革於市廛第宅之興衰遷變頗存其概尤爲當志所不及載是其書於體例雖未治當而其紀載殊有足多者要爲可傳之作也

宣化縣新志十八卷　民國十一年鉛印

縣知事陳繼曾修邑人郭維城纂繼曾繼城等續並待攷縣舊志成於康熙五十一年體例殊駁紀載亦疏而自後曾無搜遺補缺者且閱時二百餘年人事變遷老成凋謝公署案牘大半散落無存者亦多剝蝕於兵燹識者憾之然卒不能撥拂而理董之繼曾蒞任之明年始屬繼城[illegible]意兼之閱年餘而書成都凡十八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古蹟志四物產志五實業志六財賦志七學制志八禮俗志九兵備志十警察志十一宦績志十二職官志十三十四人物志十五選舉志十六十七藝文志十八大事記其新增之實業志警察志竟社會經濟狀況而禮俗志則僅述錄與例文書此瑕瑜之互見者也他如篇多著明所采之書而藝文所錄皆無從蹤跡此詳略之不均者也至大事記稱清孝欽后爲孝欽皇太后今無此書法其不解學史職也宜矣

龍門縣志十六卷 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知縣章焞纂修。焞字子政，號芝石，浙江山陰人。内務府教習，壬午北闈經魁。康熙四十五年任龍門。在明為衛，康熙三十二年始改縣。舊無專志，僅附見於嘉靖宣府鎮志及後鹽司李仙風所修之三路志。㠯錫府王詒圃、楊國士之下北路志藁編係創修也。為卷十六：一沿革、疆域、山川，二分野、祥異，三城堡、邊垣、形勢，四營構，五賦役，六儲廩，七學校、祠祀，八武略，九秩官，十名宦，十一選舉，十二十三人物，十四五十六藝文。縣在漢為女祁縣，在元為望雲縣。志中沿革並未敘及，而觀保達篇皆係說都宣府之遷變，其荒疏可見。事在解畧，查歷代而紀載如稱晉宋風俗附於賦役，焞自有傳列入名宦，皆失方志之義法。至紀載之缺漏，則猶為餘事也已。惟山川附著邊外雉崗嶺要有取，首焞自序文字頗典核，迥不似編中之冗雜，蓋雖署焞名，實非出自親筆也。

蔚州志二十卷首一卷 光緒三年刻本

知州慶之金修，鄉舉楊篤纂。之金字式如，合山人，辛亥舉人，歷任肥鄉、正定知縣，篤主修正定志。光緒初年調任。篤字秋湄，甲子舉人，新選繁峙縣教諭，嘗主纂西寧新志。蔚在明州衛同城而治，分隸雲宣。康熙改衛為縣，雍正州并宣屬。乾隆二十二年始併縣入州。舊志自順治李志以前以州為主而衛附之，乾隆初縣志州有志補其事，乃合併以來則以斯編為首。響云其時戚璘方纂通志，奉檄而修也。書成於光緒二年，大抵合順、乾三志為一，刪其浮詞，益以近事。都凡表四，曰輿地、歷代封爵、歷代職官；志九，曰地理、建置、祠祀、賦役、學校、兵選舉、金石、藝文。傳四：以宋之正史及賢良祠傳、滿漢名臣傳、方輿史傳錄其全文，宋之名人文集及家傳、墓誌、行狀者為集傳，節其大要；次以列傳，則各志及今采訪事實也；又次以列女，則古名媛及今節孝貞烈也。記五：曰土事、風土、名宦

寫賢魏記為篇二十二為卷二十卷首冠以圖
圖皆向方附以說書中巨細悉列故所錄有所
考訂剔存案語體製謹飭殷核精審堪
稱為近代方志中一佳構寫諸序自稱訂鄭
注尹書（明尹耕兩鎮三關志）之疎集州縣各志之密又
備著正舊說者百十事並所未備者皆備
之而采訪所及書牘所遺不與焉非張證誕
也金石備載原文藝文載州人著述附以題
識搜羅既博足資考信惟選舉例當作表
而此以為志艱於檢閱風土門節引舊文而不
加新敘失之濫略是則特大醇之小疵耳

懷安縣志十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縣長景佐綱修邑人張鏡淵纂佐綱遼寧
本溪人北平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歷任遼寧
復縣知事及察哈爾宣化懷來等縣長民國二
十三年移任懷鏡淵字溥泉曾充山西河北察
省各縣政府秘書科長等職邑舊志修於光
緒二年六十年來未經纂續民國二十二年察
省設通志館二十三年春令各縣一面採供省
志材料同時重修縣志縣長接任蘇覯洲應
徵籌辦未成而去遂佐綱來始聘張從事
八閱月而書成都凡八綱七十九目分為十卷
首序圖一疆域志沿革經緯度四界八到幅員形
勢山水土質村莊古蹟名勝關隘氣候二政治
志官制自治戶口風俗習慣民團衛生宗教典
禮三政治志財務實業教育司法黨務警務
四建置志城池公署營壘倉庫市場堤壩溝
渠橋梁堡寨祠廟五交通志省路縣路村鎮
市路鐵道汽車路電報電話鳥駝及行人路

物產志動物植物礦物六人物志秩官名宦鄉賢科第七人物志選舉孝義烈士流寓列女八人物志中等以上畢業生九藝文志著作題詠書目武術詩詞十志餘大事記軼事遺聞修志經過等。其書議論膚陋，詞句猥俚，殊不堪登大雅之堂。然紀載要細而翔實，要不失爲一材料著備之作。山水章尤詳審，且分脈而敘，綱領秩然。土質、氣候二章，於田地種類、土壤色質、地勢、水利、物候、風雨諸事皆極

概略，其一邑自然地理與夫其及於經濟生活之影響，可思過半矣。田賦、職業等章亦能表章民生利病之所在。惟中等以上畢業生名錄占一大冊，祠廟載及房屋間數，未免過濫。大事記入志餘，藝文特闢武術一欄，載武術家列傳及武術歌訣，是其體例之失當處也。

延慶州志十卷　乾隆七年刻本

知州李鍾俾修，儒學學正大興穆元肇等纂。鍾俾，安溪人，進士，雍正十三年任，乾隆五年奉郡憲令修志，經始於六年春，閱一歲有餘而告成。按延慶故之龍慶州，明初廢爲衛，永樂十二年復置州，改名隆慶，閱六十年至成化十一年而知州高平李榛屬蒲州解元謝夢桂創纂志乘，更七十餘年至嘉靖二十七年而巡按御史程某屬邑進士陝西

右參議蘇乾續之。其明年，郡守淳化王尚友付之梓。隆慶改元，更州名爲延慶。萬曆四十六年知州淄川宋雲霄延州人賈希顏重加纂訂。入清，順治十年知州韓天達日謙命庠生劉文藻等校正增益。康熙十九年知州南江章掟等復加增補。然其書中凡隆字大都剜改延字，亦有未剜改處，則猶是嘉靖以前之原版也。又此書鍾俾自序及凡例並謂舊志斷自萬曆，更不知順

康二修大體弗改於舊志矣蓋自嘉靖以來
累經增訂而未嘗重修至此編而始面目一
新焉都凡十卷首繪圖一建置疆域星野也
山川水利二城池公署學校三戶口田賦物產風
俗四封建職官選舉五名宦仙封鄉賢六忠
節孝友貞烈七隱逸流寓仙釋壇遺八邊
防紀事九十藝文各門紀載大事外命職
官所載遠曰豫他可想見州為歷代兵爭要
地而紀事一篇於閱大事乃雜事讀周年封
疆一一錄其制勅無謂之至凡例謂舊志人
物內有節孝老人書手鄉約數學諸類他志
乘從未有載入者今悉汰之殊不知此材
之取捨要當以其人之可傳與否為斷固
不得以其標目之不經而概與刪棄也沒革
紀錄多如州境在漢為何屬表與二說
地而此云漢為陰縣為廣宜縣按請今保
安州地屬今宣化縣地也其餘各條大
抵皆釋輯良精難資考信

延慶州志十二卷首卷末卷 光緒六年刊本
知州何道增修李城拔貢張惇德纂道增
字瀛珊江夏人由監生光緒二年任以前牧
孝感屠秉懿於同治十年應大憲命修輯
州志稿瑣鄙俚殊失體裁爰屬周向探訪延
惇德重加編纂稿成於四年十二月未刊而
道增去任越二年知州鐸黃積榮思付之梓
又明年刊成於署州事山陰胡振書之手書凡
十四卷卷一類分目五十三首修綸臨章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章一二輿地志三賦役志四學校志五經政志
六職官志七選舉表八人物志九列女志十藝
文志十一古蹟志十二雜稽志末識餘附錄訂訛
觀其體例斟酌詳慎雖未臻上乘然視舊
志之蕪陋已不可同日語矣如繪圖詩文各散
置於本条之後村莊列表詳具四至八到衙署
戶口田賦井泉山川廟宇紀事博採旁搜凡有
關州境者悉行載入職官選舉據府志及碑碣
增佐期耕分封續從列其姓氏官階而不錄制

勒藝文泐載著述篇目及碑目，皆其一段善點之顯著者也。其識餘多存故實，非他志之漫錄齊東野語可比。惟事略搜採固豐，列之雜撮志末，先輕重不倫耳。山川依舊條列，未能貫穿。風俗一仍舊志，無隻字增益，皆未脫俗志窠臼。其攷證最為精核，沿革於舊說之謬辨之甚晰。山川攷媯川河為水經注之清夷水，亦有功古地理之文也。卷末訂訛一章，專訂舊志引經證史之訛誤。其為書要不愧為方志中之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朝陽縣志三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知縣周鐵錚修，邑人沈鳴詩纂。鐵錚，奉天義縣人，民國十八年任。鳴詩，清光緒甲午科舉人，曾充第一屆國會議員，民國十四年任本邑知縣。朝邑古遼西郡地，晉惠而後，淪沒於慕容燕，唐屬東胡奚契丹所據，元明以後為蒙古牧地，有漢族雜居其間，要皆部落之治。清乾隆三年，設塔子溝廳，邑屬之廳轄地，隸承德府。三十九年，改設三座塔廳。四十三年，始改設朝陽縣。光緒三十年，以縣治疆域遼遠，行政緝捕均有鞭長莫及之勢，陞朝陽縣為朝陽府。三十一年，析府之東北境置阜新、綏東二縣，又撥承德府東北之凌源、建平二縣屬焉。民國三年，復廢朝陽府為朝陽縣。是志自設縣二百年來未有成書，邑中文獻，是載於遼志、承德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粵海雜記修）及欽定熱河志中，然皆僅
見一斑，未足窺其全豹。光緒二年邑令路
華袞、光緒末年知府王恩溥前後倡
導纂修，稿已脫而印刷未成。民國十五
年邑令項除楊宗亞前後繼續採
田無底款，至第其事又中寢。民國十八年
周鐵錚蒞任是邑，於錢袁所修之舊
稿加增成，十九年印行出版。其書[illegible]
本作以熱河志及府志爲根據，增加數門。所載皆
注明熱河志及府志字樣，其志所無者，詳考者，則
多援採訪冊以證之。每有採訪不周，致有互異
之處。對選取碑碣賢孝登載，均通編出精
嚴。首卷爲聖製，次分目太爲詳細，卷二爲
廟祠、寺觀、橋梁、學校諸類，以附於建
置之中。又卷一爲列目，古蹟、家墓另列爲
疆域、星野，卷一爲
山圖說，卷二爲晷度，卷三爲建置，卷四爲疆
域，卷五爲公署，卷六爲廟祠，卷七爲寺觀，卷
八爲橋梁，卷九爲古蹟，卷十爲墳墓，卷十一至十三
爲山川，卷十六爲職官，卷十七爲名宦，卷十八爲學
校，卷十九爲學校，卷二十爲選舉，卷二十一爲仕宦，
卷二十二爲學舉，卷二十三爲忠義，卷二十四爲孝義，卷
二十五爲風土，卷二十六爲種族，卷二十七爲物產，卷二
十八爲雜錄，卷二十九至三十二爲列女，卷三十三至三十四爲記事，
卷三十五、三十六爲藝文。

壽昌乘不分卷　光緒三十三年武昌柯氏息園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據書中紀載，知係宋寶祐
中之作。其時郡守則段震午也。原本久佚，
其編係文廷式翰林於院中自永樂大典
錄出者。光緒三十二年武昌柯
逢時在鄂得見學部陳毅所藏寫本，因
校訂付梓。爲雖非全書，然一邑文獻略可
考見。其中武事官制諸節，綱領備具，尤
足見一代典章之徵，彌可寶也。壽昌軍故
武昌縣，其升置年月，宋史僅言在南渡後，
輿地紀勝、方輿勝覽諸書亦但記嘉定十
五年初建而已。此編記端平元年復隸
鄂州，嘉熙元年再復軍額，亦足補史志之
闕。惜書係輯佚，條目紊亂，蓋迥非原本
面目矣。列其標目如下：城社、及倉庫、驛舍、官
寺、軍衛、學校、壽昌學、徽[illegible]、貢舉、貢院、貢士
題名、貢士題名、祭器、祭服、書籍、郡
學、書院、教閱、大閱、武事、糧餉、尺籍、
戰艦、戎器、烽堠、樓櫓、古蹟、亭館、堂宇、院宅、
城壁、壇壝、峴、樓、基、岩、門、路、岡、殿、庵、鎮、浦、次、磯

當陽縣補續志四卷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清知縣李元才纂修。元才字藻臣，安徽六安州人。同治癸酉拔貢，光緒五年任。邑志落修於同治四年，知縣阮思光。此書修於光緒八年，上距舊志只十餘年，事蹟不多，僅掇集節孝、篤行、忠烈、好義、未梓行者，及自目增月積，隨得隨錄，裒然成帙，十五年遂鋟梓印行。全編因襲之事不免，故仍依前志，分列十二門，遞門增續，未事更張。選舉門文選一類，政典門印卷一類，四條補前志所無，餘皆接續前志。無續者惟武備一門。全門名數，除增續以外，無有補舊志之缺者，如方輿志古蹟，此編補書漢壽亭侯墓道碑，明萬曆丙子夏日建立，玉泉巖烈女祠，前有石表，明萬曆丙辰孟秋月建立，皆舊志之缺載者。此又此書大綱雖如舊志，而目錄有出入，如文廟舊志載入政典門，前後體不相聯屬，皆為段稱祀典，依類相從，不致兩歧也。全書四卷。

其所續補者，方輿志有古蹟、山川、祥異、建置志有城池、街衢、津梁、公署、坊表、新建、隄防。政典志有戶口、社倉、書院、書屋、膏火、考傳、賓興、恩賞。祀典志有文廟、武廟、文昌宮、祠宇。志有古祠、寺觀。職官志有名宦表、循良傳、儒學表、武職表。選舉志有薦舉、貢生、文選、武科、武選、襍選、叫職。人物志有宦蹟、孝友、忠烈、篤行、文苑、耆壽、流寓。列女志有節婦、烈婦、孝婦、貞女、賢母、壽母。藝文志有記、引、言、賦、詩、序、贊、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詩餘、雜錄。四有叢談、補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輯均州志十六卷 清光緒十年刻本

清知州馬雲龍、湯炳堃同修，邑人賈洪詔纂。雲龍字玉如，巴縣附生，光緒三年任。炳堃字符階，鄧州解元，光緒十三年任。洪詔字金門，道光某年進士，古雲南巡撫。均州[illegible]明[illegible]年[illegible]均陽[illegible]主簿[illegible]懷之[illegible]隆慶[illegible]年[illegible]洪武[illegible]萬曆十[illegible]知州[illegible]洪武[illegible]舊志[illegible]州[illegible]鄭[illegible]陽[illegible]新州[illegible]鄭[illegible]州[illegible]而[illegible]志，舊謝瀚志八卷，見於明史，而其書不存（據賈序）。清康熙十一年，知州黨居易草創州志四卷。三十六年，知州江闓又為[illegible]補一卷，[illegible]自明嘉靖以後凡二百年而未重修。此書修於光緒八年，十三年書成，刊即行世。黨志初創規模未備，江志事增補，未修前規。此書體例一仍[illegible]草，並去[illegible]舊如[illegible]。舊志分門而不別類，散目[illegible]宗要，並編分門、

雖未立綱紀，並將舊目合十六以類相從，為綱立綱較為清晰。又[illegible]一事[illegible]精慎，考據以共通行舊志互有異同者附小案，考據[illegible]及今書更正者，則云某志作某誤；今一事兩見而錄于一處者，則云詳某條；而錄[illegible]則云某書作某，某志作某，而[illegible]謹案[illegible]。新增之者，如山川水道源流，有舊志所有而刪去者，如天[illegible]心山、雞鳴[illegible]舊[illegible]理志足[illegible]元年南安[illegible]又鄭鄉是也。凡此皆其體例[illegible]嚴，可為[illegible]。全書十六卷，卷一為沿革，卷二為疆域，卷三為風土，卷四為營建，卷五為學校，卷六為壇廟，卷七為戶賦，卷八為秩官，卷九為軍制，卷十為選舉，卷十一為人物，卷十二為列女，卷十三為祥異，卷十四為古蹟，卷十五為藝文，卷十六為雜識。

石門縣志六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邑人閻鎮珩撰。鎮珩事蹟詳後。改自序稱舊志苟好於卷第之富，另無錄修之識，自晉歲鬱而病之，已卯至甲午初夏，讀禮山中，裒取討論，錄在湘尗文識於前之八事，博於舊之三史，閱十稔始爲前定云。此外別無題識。書凡六卷，卷一爲疆域形勝、土官世系、山川，卷二官師，歷代官師表、職署紀、典學校，卷三人物上，卷四人物中，卷五人物下，孝義節烈、選舉表、職官表、藝文，卷六田賦、戶口、儲積、水利、物產、風俗、災祥。序謂俗志有趣次，經傳學類輯經類，溢五擧雜燕碎三失，故此編一以簡雅爲尚，文辭練能，敘次修贍，勝於前此官修諸志遠矣。其所勝山川諸志，考核翔實；田賦物產之篇，洞悉利病，蓋得之身歷目驗者，非僅由紛紛之辭所可比也。惟其個人所類目殊欠斟酌，土官世系，自當附於官師表之後，至以邑人之登仕途者目爲職官，尤病其官於斯土者相牽混，不若從志以仕進標目之爲善也。其紀載亦不免偏略，如官師不詳任期，藝文但列書目而無提要，皆非所得以簡潔自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明縣志五十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清知縣萬發元修，邑人周銑詒纂。發元昭平人，監生，光緒三十一年任。銑詒號笙樵，同治癸酉拔貢，曾充內閣侍讀。永明舊志可考者自漢唐以後郡地，隋廢營陽謝沐二縣，併入永陽，唐天寶元年改永明，宋因之，明洪武初併入道州，未幾復置，清因之。永明舊志，康熙中知縣周鶴，嘉慶二十年知縣王將雲覺編志，草未成，嘉之十六年知縣王書品繼後為修纂，此以前志續修，此書修於光緒二十六年，邑令以廷俊纂，延聘周發諭王啟原纂輯，閱一年而啟原回江華，發諭本任，繼而梅事遂中綴。光緒三十二年，發元繼任，銑詒主治纂事，而銑詒以於本邑地理及前問輯事搜有日記，於是德合舊志稿日記，參採訪，纂修，三十三年始纂成刊印。卷書體例，首均有不取，以志名緒，八索

詳圖，為以本邑十七都分圖，述沿革而以圖志形勢，而明志廣，復為劃附，周為荊楚甚以為無引證，不免臆度，而特以漢置零陵郡始，而明敘說，並列漢志、志傳參列史及漢志之論及本邑之地沿革考，兼輯疏記，援沿革第一，並附以備辨，缺役本邑，自沿革考覽之以明君列眉，他志中尚有罕見，至於數形也，每每修而不業，僅以向書搜辨記得失，諸皆精覈可據，尤足見其考證，分類，首以地理風俗以發文志，每志之下復列小目，綱紀井然，目中明晰，尚屬佳志也。

沅陵縣志十卷首末二卷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清知縣郎廷棟、張佳晟同纂修。廷棟號敬思，遼東人，廿監。佳晟號晉天，廣濟人，舉人。康熙四十年任沅陵[illegible]

[illegible]

由此而事蹟見於[illegible]辰州府[illegible]

[illegible]明以前，未有專志。[illegible]

[illegible]

年，四十四年始纂成刊印，全編十卷，以[illegible]府志

[illegible]

參以明人沅志、通志，更加以採訪而成書。

体裁則仿照[illegible]益陽兩志（[illegible]）体例[illegible]詳，体未備，無可稽。沅邑之文獻，此書則搜羅志体例，依類增益，較舊志稍備，然各有歷代沿革，探類增補，以沿革數下，均與沅陵之建置[illegible]陵自漢初與秦不詳，漢以後沅陵事蹟概見，魯溪舊治，無可遺蹟可考。於此書沿革一類，統之舊志標録，以俟博覽者詳辯之。又如明以前秩官、賦役無從查核，明時貢選不叙年代，亦未詳考，缺漏不書，全編無數，可有可無，此編以之列入王文一個，未免小題大做。建置既立一個，學校似可不必單立，山川可附於疆地，以無關獨自設門。又卷八武備、宦績，單獨成志，而流寓、仙釋、方伎、寺觀、災祥，均無所統屬，亦未免近於蕪亂也。全書十卷：卷一為圖象、天文、疆域，卷二為建置、秩官，卷三為學校，卷四為山川、祀典，卷五為選舉，卷六為人物，卷七為賦役，卷八為武備、宦績（按二類本屬二門皆標武備志、宦績志）、流寓、仙釋、方伎、寺觀、災祥，卷九卷十為藝文，卷末為雜記，首卷序，序不備述。

鉛書八卷 萬曆四十六年刻本（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鉛山知縣笪繼良修繼良句容人萬曆四十四年任鉛邑自鵝湖朱陸倡道以來人文勃興蔚為東南鄒魯顧其志自嘉靖以前闕焉未備嘉靖四年一修於邑人費寀其後又黯然無色此志肇於壬辰成於丁巳而刻於戊午距費志蓋九十餘年矣其書以志書世家列傳年表文選五體概之志書八曰天官其目星占日占曰地理其目九鄉十辨曰五行其目木變金變火變水變土變極變曰山川其目南山東山西山北山水利曰食貨其目食貨曰賦役其目土賦力役曰典禮其目聖製宮牆廟祀宗禮群神曰藝文其目經解文集世家二曰宗室宋趙之族步傳也曰宰輔明費少師也列傳五曰重巖碩德名宦傳也曰西湖群賢鳴庵以下諸儒者傳也曰鵝山修道萬古以下諸黃冠傳也曰鵞峯說法大義智孚雲震三禪師也曰節婦洲

其目母儀妻道順婦貞女四傳不足以盡邑之人物別為術造一篇以附之其目賢牧先達文苑士行義勇武功流寓方外閨懿年表四曰古今地表曰古今職官表曰古今名表曰古今制置表文選十三曰詩賦辭贊箴銘誥諭對問表檄書疏序碑記墓誌行狀祭文說範說苑之目四事謂方言述異拾遺卷首冠以說畧及修志教體制特異在方志中為一創格其所除列傳雜傳纖怪外大體皆整飭有當迥非明代諸志之積較可比所惜者諸仲孝儀而獨缺事紀年以朱陸二子諸錄附於鵞峯說法三釋子傳中亦屬不倫叙門紀載大寧評騭而以詒表及食貨賦役二志為最地表中有郡鄉之格歷叙古今沿革為諸志所略貨殖篇述農礦各業詳洞中利病其修志教中所提示之項目備極細密不啻一調查表格治方志史者可取資焉

泗縣志略不分卷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縣長魯佩璋修。佩璋，和縣人，金陵大學畢業。民國二十五年以安徽第六行政督察專員兼任，會奉省政府頒發懷甯縣志略一種，並飭依式編輯，以備纂修通志採摭，因有斯編之作。體裁悉依懷甯志略，總以十三綱，別為四十餘目，曰形勝，其目沿革、位置、山川、水利，曰面積，其目疆域、氣候，曰人口，分列男女及壯丁、受教刑之數，曰行政，其目組織、人員、公安、自衛，曰財政，分別省縣，並載收支，曰交通，其目水陸、郵電，曰經濟，其目農、工、商、礦，曰金融，分別市鄉，曰教育，其目設施、經費，曰文化，包括圖書館及報章刊物等，曰救濟，曰衛生，曰禮俗，末附以現任縣長略歷，敘次明晰，簡而扼要，可謂得乎志略之體者。惟編組保甲、訓練壯丁二目，蘇編移列人口，强不如懷甯志略原列行政門之類為妥善。疆域、山川皆有從而無圖，最為缺憾。全書除沿革外，所載皆以近事為斷，似失志即是史之

旨，斯則並前府初意，本不以此為完備之方志也。民廿五皖省各縣修志略者甚多，體制既年一律，記載亦大率平庸，無可稱述者茲，但舉此書以為例，其他不復贅錄。

灊山縣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清知縣李載陽修，張必剛、胡端友同纂。

載陽字元章，一字光亭，號光齋，四川瀘州人，乾

隆壬午舉人，乾隆三十八年任。必剛字建夫，號匠

乙卯舉人，乾隆丙辰進士，辛酉授廣東[illegible]邑

縣知縣。胡端友，縣人，雍正乙卯舉人，任西安府知縣。

[illegible]灊縣[illegible]乾隆[illegible]

前有[illegible]灊山省入州，[illegible]州治[illegible]代[illegible]

歸州[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灊[illegible]山

之[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illegible]此編修於乾隆四十五年[illegible]六年

印書成付梓。灊邑[illegible]即沿者甚久，名稱更改，（清康熙間有而作之者也。）

而纏紛舍，為志殘缺，為志所載事跡，每每混

殽於地域沿革，此編則記述從實，不非屬灊邑

者斷行刪除，又為志之缺略，加以考據補正，如為

通列烈婦古詩暨王行甫封爵國正謝表，皆

他書所未載之詞章，亦缺略，現者不再遺。

恨此書僅就首志即志採集補入，不為數之，並多

附補遺，補前志之所遺，並如校正志名宦補明

積之吏一人，遺[illegible]曾補傳，題英，劉建國

之人，並也。他若述藝文不及有記道場禪刹佛

家說偈之作，所收之文入者觀皇石題字

無關得失者，一併刪。通編凡三十四卷，卷一為輿地

志，卷二為民事志，卷三為學校志，卷五為武備志，卷

六為秩官志，卷七為選舉志，卷八至十一為人物志，卷

十二卷十三為列女志，卷十四至二十二為藝文志，卷二十

卷二十四為雜類志，每類之下，列有子目，卷二十二藝文

志以同後之碑刻、書目收集金石之金石文字乃

至[illegible]述[illegible]明清以人撰著。

1947

旌德縣志十卷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清知縣陳炳德修，涇縣趙良霨纂。炳德字伯謙，號吉甫，江陰人。乾隆丁酉拔貢，曾充謄錄，議敘，以卓異題陞。嘉慶十年任，十二年離職，擢四川。十三年回任。良霨字肅徵，號肯岩，乾隆進士，官內閣中書，戊午科廣東主考，孝友博學，不務科名，著有讀易[illegible]、春秋讀、詩讀、禮讀、易說、[illegible]十月巖文鈔、[illegible]。[illegible]縣本[illegible]宋城都[illegible]年，析涇之西[illegible]，太平縣始於唐[illegible]元年[illegible]。[illegible]縣志自宋紹興[illegible]，旌川志見陳氏書錄解題[illegible]，時郡守歷陽李[illegible]伯山之[illegible]書三，於之明三，而皆佚。明凡三修，一為永樂志，撰人不明，書名不傳；一為成化志十卷，邑人王瑄纂修；三為萬曆志十卷，[illegible]年知縣蘇宇庶纂修。[illegible]二志，卓然特編，數簡若存若亡，以來，本有順治十三年、乾隆十七年知縣楊光溥

李瑾所修本，楊志詞尚簡畧，而志之溥邑之掌故，李志則詳贍有條，而于疆域之沿革，未免詳訛，典禮之缺，行亦有失照，職官選舉之敘列，每多對刪。此書修於嘉慶[illegible]七年告成，十三年始[illegible]即行，綱分十門，正遺循李志而於條例少更之。李志之誤缺，悉詳為考刪補訂正，於李志[illegible]中[illegible]二孔註[illegible]遺及[illegible]居朝封典，無関於邑所通行者，則概從刪削；李志[illegible]户口不詳，經役不載，此志[illegible]補。又列女[illegible]志[illegible]以節列見者，方以書載足者，貞孝連並書，未免蒙混，此編[illegible]，彼此分以勸從[illegible]。方隸[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學校本列于建置之下，而單[illegible]立[illegible]，殊覺雜冗，惜此書[illegible]。書凡十卷，疆域居卷一，建置居卷二，學校居卷三，典祀居卷四，食貨居卷五，職官居卷六，選舉居卷七，人物居卷八，藝文居卷九，雜記居卷十，目錄具文，不勝備列。

旌德縣續志十卷 清道光六年刻本

清知縣王椿林修，涇縣胡承珙纂。椿林號柳樵，山西文水縣人，嘉慶十五年舉人，道光五年任。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嘉慶進士，官至臺灣兵備道。究心經術，於毛詩用力尤深，所撰毛詩後箋，於鄭箋之失毛旨者，必求諸本經，博稽他籍，以還毛舊，積九數歲而定。又有儀禮古今文疏義、小爾雅義證、爾雅古義、求是堂詩文集。此書修成於道光六年，專為續嘉慶舊志而作，而體例悉依舊志，僅加編輯。惟舊志以廟學屬於典祀，殊欠適當，人物之中既有懿行，復分卓行、僉行、善行，無嫌繁累。新志本則移廟學于建置之末，統卓使于懿行之內。全書最可稱者，厥惟卷末訂誤一卷，糾正舊志之誤四十餘條，皆碻覈，最顯者如改正旌邑地震在至元之誤。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寧國路地震，所紀寧國旌德縣以之事屬之，乾隆府志俱誤列之前至元中。縣志既改為至正，而列於元初，在大德、至治之前，又以十四年為十三年，皆誤。修改而胡承珙外，同修者尚有汪鈞韓，時鈞韓代理旌德縣教諭，二君皆博學通儒，而文同司其事，是此訂誤實出二君之手也。全書共修十卷，首續修序，卷一疆域之下有山川、古蹟，卷二建置之下有坊表、橋梁、廟宇、道驛、塚墓、義塚，卷三學校之下有國朝頒典、書祀，卷四食貨之下有蠲賑、戶口、田土、新課、積貯，卷五職官之下有職官表、政績，卷六選舉之下有進士、舉人、貢生、仕宦、職銜、封贈，卷七人物之下有名臣、宦業、儒林、文苑、孝義、懿行、五世同堂、方技，卷八人物之下有列女，卷九藝文之下有書目、記，卷十雜記之下有祥異、[illegible]、寺觀、遺蹟、兩關存佚、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一卷 連筠簃叢書本

清沈垚撰垚字子敦烏程之南潯人道光十四年舉優貢十試南北闈不第篤精漢學足不越閫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嘗有元史西北地蠡測二卷地道記十卷新疆私議一卷西域小記一卷落颿樓文集八卷此編自序稱徐星伯松跋長春真人西遊記詳證金山西南山川道里用知耶律大石河中府即今撒馬兒罕獨和林所在尚未得其審既讀張德輝紀行始知和林城東北有一澤泊因悟記所言皇后斡里朶尚在和林之西也星伯屬垚再作一跋攷定和林垚以紀行所載自德興宣德以北山水驛程合與記合因取紀行以證是記并參攷史傳疏釋以成是編都凡九節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帡口兼釋宣平縣會河堡得勝口等地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第三節釋魚兒濼元與遼名同地異第四節釋臚朐河兼釋土剌河并東方諸王分地所在第五節釋和林第六節釋契丹城第七節釋皇后斡里朶與紀行所言駐夏處異地第八節釋抗海第九節釋鎮海城即稱海其書徵引贍博辨核精審遐荒萬里猶同目驗洵為治西北史地者必讀之書非特真人遊蹤賴茲以明即自遼以來經理漢北之規制亦大略可覩歙程恩澤嘗亦欲為西遊記作跋及見是編便自歎捔材以為不可及其為時人之推服如是大抵通編以攷定和林今地所在一段最為精粹數百年疑案為之昭然大白又謂和林始建於太宗辨元史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始建之非亦為不易之論然其中亦非絕無可議之處如記之契丹東西二故城在喀魯哈河附近紀行之東故城在土拉河曲之南西故城在鄂尔昆河岸垚皆誤視為一則王氏國維已辨之於西遊記注中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鄉行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邵嗣宗撰。嗣宗，太倉人，字鴻藏，號蔚田。乾隆六年以拔貢舉於鄉，十七年恩科試禮部第一，廷試二甲，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右中允，轉左中允，進侍讀，在詞垣十有餘年，翰章典故，咸所諳習，歷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宗室王公勳績表主修。所為詩有一枝庵吟稿、蒼餘齋吟稿。邵氏先世居休寧，此編乃嗣宗於乾隆八年（紀年作癸亥。按嗣宗序稱乾隆三十二年，殆紀於乾隆八年也）奉迎其亡父神位入祀宗祠，往返舊鄉，排日記其行程之作。計以正月初八日啓自太倉，（三十九日）至於休寧，三月四日還自舊鄉，十三日抵里。所行皆水道，由婁而運，由運而浙，由浙而徽，港汊所經，為崑山、蘇州、吳江、烏鎮、杭州、富陽、桐廬、嚴州、淳安、屯溪等處，歸程悉循原徑，自里至休凡歷十有九日，而自休返里僅十日，蓋其行有順逆之判也，而歸途於桐廬之南，猶為風阻者再云。通篇文辭樸雅，於錢江徽港之山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色，以輕描淡寫出之，言簡而味醇，意趣盎然，堪稱寫景勝手。上水時記灘流之險，驚人心目，返去下水，則若水流駛，舟行若駕，峰迴路轉，倏忽變態，讀者有身涉其間之感矣。

雲棧紀程八卷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清張邦伸撰邦伸字石臣號雲谷新津人乾隆二十四年舉人三十六年選知襄城縣事有循聲取邑人遺集撰錄其尤雅者為四卷名曰汜南詩鈔捐俸梓行沒祀名宦此編乃其乾隆四十六年自秦返蜀彙輯聞見之作將使後之遊者知為某山某水遇目騁懷可以忘登頓之苦云書凡八卷十月朔自西安登程初二至武功為卷一初三由武功西行初四至寶雞為卷二初五由寶雞南行初十至褒城為卷三十一由褒城西南行十三至寧羌為卷四十四自寧羌西南行十六至廣元為卷五十七由廣元南行二十一至沉香鋪為卷六二十二自沉香鋪西南行二十四至漢州為卷七二十五由漢州西南行至成都為卷八所記程頓至為詳盡足補蜀道驛程記等諸書之缺然於道路之險阻描摹似猶未盡於山川景物民生習俗尤為脫略全書以致古為主大體鈔錄羣書罕有發明取捨亦多可議如述長安故城坊市但及漢城而不及唐城豈以祇見三輔黃圖而未讀宋敏求長安志耶又如於扶風縣下歷敘馬援班氏父子兄妹馬融諸人之生平事蹟亦非遊記所當淇徒令人厭其煩亂耳

還京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吳錫麒撰錫麒字聖徵號穀人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庶常由編修屢擢侍讀陞國子監祭酒天資超邁吟咏至老不倦浙中詩派自朱彝尊查慎行而後推杭世駿厲鶚兩人廼謝錫麒復起而振之為一時宗匠兼工倚聲其駢體文尤名重一時吳鼒選四六與邵王劉袁洪孫孔並稱八家著有正味齋集七十三卷高麗使臣出餅金爭購厥肆為之一空云錫麒於乾隆五十五年請假南旋五十八年假滿還京此編即記其由杭入都途中經歷之作也其行程以九月二十八日起身取道江南運河襄運河至十月二十二日抵清江浦中間在嘉興蘇州皆以拜客勾留一日在揚州留六日西湖頭留三日則以遊覽名園朋輩招飲故也二十五日渡河宿王家營二十七日易車行經宿遷邳州滕縣鄒縣滋陽汶上東平東阿茌平高唐恩縣德州景州阜城獻縣雄縣固安至十一月十五日抵京師沿途處處寓景筆調清華而明秀意境纏綿而敦厚駢散相兼能出入於六朝唐

宋之間記行之文藪爲觀止矣間或述往事記興衰之陳跡論形勢叙山川之源委感懷古今默察運會又非徒以文字見長也其時自揚至淮名城巨鎮相踪接此編多記其繁華盛況自入魯境則志古蹟攷沿革甚精勤並足資治史者之採擷

遊泰山記一卷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吳錫麒撰錫麒有還京日記南歸記已著錄此編乃其嘉慶二年春得請還里行次東齊假道遊泰山之記以四月八日由德州舍舟而陸經平原晏城濟南張夏於十三日抵泰安十四日晨來輿入山遍歷前山諸祠觀勝蹟午飯於南天門碧霞宮飯後遊後石塢黃華洞返宿碧霞宮十五日五鼓觀日出於日觀峯遥眺仙岩愛身岩登絶頂玉皇頂歷望吳峯東嶽廟仍飯於碧霞宮飯畢下山遊羣玉庵歸進北門復謁岱廟錫麒記遊之作多重寫景而此編則於諸道觀奉祀之神仙建置之經過考述甚詳間爲古碑殘碣作辨釋皆能得其要旨果不徒以繪峯見長也至其記十八盤道路之艱險日觀峯日出之奇景令人心馳神往尤爲當行本色矣編末以駢文一篇結之略謂嘗疑道元之叙泰山一則述馬第伯之書一則舉郭緣生之記未嘗自標雋致取助英談及展齒有經戀情斯習然後知峯巒之難因總論泰山之氣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芭育之顯鑠之與吳以爲他山或有其峻而大不足以稱之他山或有其深而廣不足以儷之是以磅礴蜿蜒控于齊魯迷離惝怳疑乎鬼神此封之所以合元符登之所以小天下也以雍容華貴之文傳靈秀壯麗之山誠爲形容逼肖相得而益彰矣

遊焦山記一卷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吳錫麒撰錫麒有還京日記南歸記已著錄此編乃其嘉慶二年夏得請還里行次京口偕友遊焦山之記以閏六月九日由北固放舟盡一時許始抵山下登文殊閣小憩次第遊自然菴松寥山房定慧寺登海不揚波亭故址夕飲文殊閣宿十日晨起登東升樓觀日出取道入山首謁焦先生祠由祠而西遊三詔洞再上爲雷轟石逕碧桃灣別峰菴而至絕頂焦仙嶺上之吸江亭自亭而下經觀音岩仍循三詔洞而返飯於文殊閣飯畢渡江焦

山古名樵山漢處士焦光隱此因易今名唐宋時置戍其上與金山對峙江心金山陸離璀璨以富貴勝而焦山則嶢巖峭壁老木壽藤盤鬱紆回以幽邃勝至風濤雲物悅目盪胸則兩山各自有之此編首總述全山景物之概次分敘各處行文舒暢靈活清華古淡卻合此山身份海不揚波亭寫黃昏東昇樓寫日出繪聲繪色尤絕文章之能事其致定慧寺古鼎及瘞鶴銘之來歷辨焦光與焦先非一人浮玉山兼指金焦二山皆有裨古學

遊西山記一卷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吳錫麒撰錫麒有還京日記南歸記遊泰山記遊焦山記已著錄此記作於嘉慶五年秋西山為燕京右臂太行餘脈虎卧龍蹲煙開霧合寺觀百數邱壑萬狀搢紳之徒局於官守不能遍遊錫麒等因以休沐之餘儲時請行同遊者韓旭亭封君鮑推堂戶部一十三人其行程九月三日出阜城門過石景山渡渾河越羅睺嶺經盧家灘至於潭柘寺四日遊姚少師庵龍潭五日還度羅睺嶺取道師子嶺至於戒壇寺遊北陽洞登戒壇及千佛閣下山宿奉福寺六日渡河而東至黃村又東北登翠微山歷三山庵大悲寺龍泉庵香界寺達絕頂寶珠洞還宿龍泉庵七日經桑乾河故道至清涼寺下山至八里莊遊慈壽寺摩訶庵而返文筆清新雅麗能得山川之神韻令人有身到其間之感間亦徵引故事采錄傳聞之詩人之手使不似考據者之乾枯乏味洵遊記之上乘也其論潭柘戒壇之勝謂一在泉一在松泉不必湲而瀠洊之響如韻琴箏詰曲之形自成篆籀茆華踧沍可想見於西溪梅竹間者也松不必濤而蒼秀之餘彌發淡古離奇之至共駭精靈芬苐空隆可約畧於韋侯圖畫內者也古今記潭戒壇者多矣其如之之深無出斯言之右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征日記一卷 咸豐初寫刻本

清謝綸撰。綸字蓮士，江陰人。事蹟待考。著有蓮絜集、筱外錄，與此書同刊。此編乃其道光二十四年選授廣西隆安一尉，挈眷赴任記程之作。以七月中旬自都返里，九月下旬取道長江西行，自二十八日行次安徽境後，始排日有記。經九江、漢口，涉湖溯湘，至全州以水落舟阻，改陸行，以臘月十九日抵桂垣。翌年正月二十七日發自桂林，下灕，次梧州，溯鬱江至南甯，更溯右江，以三月初五日抵隆安。沿途記兩岸景色，筆致細密，狀衡湘山水之清奇，有如圖畫。而所記江流之緩急，灘溜之夷險，尤可補道元所未備，作行旅之南針。書中記出湖入湘，在蘆林潭，而今則蘆林潭已北去湖岸數十里矣。滄桑之變，觀夫此信然。綸以咸豐元年遵調回省，其明年髮軍犯省垣，故所著蓮絜集、筱外錄中，多有涉及洪楊史事者。

入都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周星譽撰。星譽字畇叔，一字叔雲，山陰人，祥符籍。道光庚戌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兩廣鹽運使，兼署按察使。方其以庶常丁艱家居，結益社以與倡風流，一時名士翕然歸之。為御史有直聲，及視學粵西，多善政。工詩詞及駢儷文，善畫花卉。有傳古堂古文、鷗堂賸稿、日記。此編蓋其服闋還官，由鄉入都記程之作也。以咸豐六年正月十一日發自山陰，舟行逕蕭山、杭州、石門、嘉興、吳江、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高郵、寶應、淮安，以二月初二抵清江浦，改陸行，至宿遷、郯城、沂州、泰安、齊河、禹城、平原、景州、河間、任邱、雄縣、固安，以二月廿三日抵京師。全程凡四十三日，中惟在無錫為風雪所阻留五日，再遊惠山，嘗鮮及景物，但紀行程與夫道塗之夷險而已。其取道不經鎮揚，而自丹陽新豐出月河口渡江，過二道橋鈔關趨高郵，以為髮軍阻擾故也。所記江南北團練鄉勇之荒弛，常州一帶難民之麕集，可

作史料讀，來增二月廿四日三月十一日二則記在京杪近踪，迴篇文筆清麗，不媿才人之作也。

海陽從事錄一卷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丁壽祺撰。壽祺字仲山，山陽人，晏之子，而壽昌之弟也。歷官內閣中書、刑部郎中，出為迤西道，未赴任，力學有家法，居刑曹最久，讞獄平恕。此編乃其以司員隨倉場侍郎成琦赴吉邊勘界，逐日紀行之作。時在咸豐十一年，蓋上年中俄北京之約，議定割海濱之地於俄，北以烏蘇里江、松阿察河為界，西自興凱湖以至圖們江，但有條文，未經畫定。至是兩國始各派大員會勘也。以二月二十五日首程，三月二十六日行抵吉林城，留五日，四月十三日至寧古塔，以上皆驛站大道。十九日自寧古塔東行，經新設古站十一處，二十九日至興凱湖西北岸安營。五月初二日移營前進，與風密山東北俄營相距二十餘里，迭經交涉，至十六日而定議，二十一日畫押換圖。次日即首程，循原路而返。七月二十五日行抵通州，日記即止於此。先是在途中得悉文宗大漸於行在，故不復入京，逕由通州取道赴木蘭叩謁梓宮焉。此行適值春夏兩季，道路泥淖，河道盛漲

加以疾風時至冰雹間作荊棘遍地虎狼出沒自
穿古塔而東曠野千里渺無人烟日行汙泥之中夜
擁氊衣宿帳幕中雨至房塌則人馬俱露淋草間
歸途又以大雨阻於老爺嶺凡八日糧盡至採瓜菜
以代而車覆馬倒則尤為數見不鮮編中於此載
述綦詳讀之則咸同以前東北邊地之荒廢略可
想見中朝既以甌脫視之固無怪鄰國之存心覬
覦也所記當時交涉情形亦堪發噱自欽使下至
隨員無一人能通俄文俄語任譯對者為一喇嘛俄

文照會皆譯漢以進字蹟訛謬文義毫不可解
以此為交涉之文據焉得縝密無悞乎

西行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丁壽祺撰壽祺有海陽從事錄已著錄此編
乃其同治四年隨瑞常羅惇衍往陝西查辦事
件紀行之作以六月初十日起程經涿州保定定
州正定井陘入山西界經平定壽陽徐溝介休
靈石平陽聞喜蒲州自風陵渡渡河入陝西界
經華州渭南以七月十四日抵西安二十七日循原路
北返八月二十五日到京來往共行四千九百八十里
過府四州縣三十九行路六十四日除按日記其宿之
處外寓景攷古皆甚簡略自序云其道里之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近山川之名勝董韞卿少農度隴記考之詳矣
茲不復贅記其大畧而已然有不同者少農之行
在道光乙酉其時物力豐厚郡邑完善今則被兵
之處滿目瘡痍安謐之區困於搜索自入潼關
盡成焦土化田疇為榛莽遊城市如邱墟況商槐
周柏半付劫灰勝境名區無非兵燹見之者必感
過之者神傷僕僕道途尚復何心登覽錄此一編
聊識泥爪之跡云爾

巴船紀程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淡良品撰。良品字叔澄，號右臣，黃岡人。同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陞江西道監察御史，終戶科掌印給事中。此編乃其同治八年冬由黃至渝之記，以十月十一日起程，溯江而上，留漢口三日，自江入沔，泝沔入夏，渡長湖，至於沙市，留半月餘，入荊州，又留半月，十二月二日復自沙市溯流入峽，以明年正月九日抵重慶。自里至荊記載尤簡，荊州而下乃繁徵博引，所采古今輿地之書都數十種，而率以王士禎蜀道驛程記、陸游入蜀記為本，洋洋灑灑，全編至萬五千餘言，甄錄既夥，罕加翦裁，行文復病枯澀，讀者蓋有不憚於終卷者矣。且所記山川古蹟，多未嘗躬自歷覽，僅以行經此山川古蹟所在之州縣，尤失遊記之體。編中有云：荊州古治襄陽，晉太元十四年王忱始於江陵營城府，後遂以江陵為州治。按荊州漢治漢壽，自孫吳以來皆治江陵，東晉時南北用兵，荊州刺史都督上游諸州軍事，間或移鎮襄陽，然襄陽自是雍州所治，未嘗移荊州治之也。良品云云，全屬子虛。是良品雖勇於述古，初非擅於辨析考訂者也。然其書記程頗甚詳，於峽江灘險尤言之歷歷，多采民謠俗諺，旁及土宜物產，要非無用之作，惜未能刻落浮濫，趨於簡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歸錄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洪良品撰、良品以同治八年冬自楚至巴、著有巴船紀程已著錄、此編首摘叙在渝所歷覽山川園亭之勝、兼及市廛風俗、友朋飲讌、自三月十九日買舟東歸、始按日有記、中間留沙荊六日、漢口三日、四月二十五日自漢口登陸行、次日返抵黃岡縣北與麻城接壤處之沙河、篇體裁與巴船紀程大同、篇幅之弘大更有過之、而通篇竟絕無複出處、是其鈔綴之勤、誠有不可及者、所引書改以方輿紀要爲主、蜀道驛程記祇一二見矣、編中於嘉慶初川楚教亂及咸豐中髮亂防守出没之迹、多所記及、足供治史者之採擷、

北征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洪良品撰、良品有巴船紀程東歸錄已著錄、此編乃其同治十年冬假滿入都之記、以十二月九日首程、溯江漢而上、十年正月十一日抵樊城、十五日自樊城西三十里之竹竿店登岸啓行、經鄧家鋪楊柳驛新野縣瓦店新店、趙河鋪獨樹店葉縣、襄城會河鎮郭店東趙莊王祿營唐家屯宜溝驛彰德杜村洺關順德內邱石固店欒城正定伏城驛明月店清風店方順橋保定安肅定興涿州長新店、至二月二十一日入京師彰義門、沿途搜訪遺蹟、祇謁祠墓、爲景不多、而攷述甚勤、博記碑誌坊楔、廣采故事遺聞、遠徵禹貢水經、近參郡縣志乘及名人遊記、探索原委、辨析真贋、其博大雖納新之河朔訪古記無以過之、其取捨較巴船東歸之錄爲精審、惜碑碣未能錄其文字、以補訪碑記之缺佚耳、

北行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陳炳泰撰。炳泰字綬甫，海寧州之長安鎮人。咸豐中以巡檢分發江蘇，歷年差委，所至有聲，以積功洊擢知縣，歷官丹陽、金壇、吳江，年五十四卒於官。此編為光緒二年奉檄辦理海運米事務，自蘇至津記行之作。自序謂歷任應差，具附輪北上，獨此次遵陸而行云。其行程以三月二十八日由蘇買棹開行，三十日抵丹徒，四月初六日抵清江，自清江之後車陸行，計七十里至桃源之眾興鎮，百二十里至宿遷之順河集，百二十里至郯城之紅花埠，百二十里至蘭山之李家莊。自清江至此皆坦途。次日過沂州府城入山，百三十五里至蘭山之青駝寺，百五十里經沂水蒙陰至新泰之鼇陽，一百八十里至泰安府，百一十里至長清之張夏。次日出山，百六十里經府河至禹城之禹城橋，百十里經平原至德州之黃河涯，百二十五里至吳橋之連鎮，百二十里經東光、南皮至滄州之捷地，又若干里經青縣至流河屯、靜海之又百三十里，以四月二十日抵天津。除排日記程途、尖宿外，其於沿途風物民俗者，寥寥無幾，蓋隨筆記之，初非有意於述作者也。

北行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錫祺撰。錫祺字壽萱，晚號瘦鶴詞人，清河人，僑居山陽。工書，善辭章，好度曲，嗜酒，負才使氣，而不得志於功名。家本素封，斥資刊小方壺齋叢書及輿地叢鈔，馳譽士林。中道破家，竟鬱鬱以死，時人惜之。此編乃其光緒五年應順天試，并往福州省其弟道興，記所經歷之作。名曰北行日記，實則非祇北行也。其行程以六月十一日買舟起行，十五日抵鎮，十九日乘江輪，二十日抵上海，二十三日乘海輪，二十五日抵福州，二十八日乘原輪，閏三月初二日返抵上海，十三日乘海輪北上，十九日抵天津，二十一日僱車陸行，二十三日至於京師。九月十四日起程反里，由陸而海，而江，而內河，仍循原路，以十月初一日抵家，往返幾八閱月。中除在京師五閱月，首尾隨筆略記其氣候、風俗、習尚之異，市肆、梨園、教坊之盛外，餘皆按日有記。惟揚一段，書沿途風景，筆法細緻而極艷，頗堪玩誦。篇中記及其日常生活者甚縷，不外飲酒、觀劇、遊覽、書攤，名士風流，躍然紙上，而於達官貴人，罕所習接，宜其不得志於時也。

南遊日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錫祺撰。錫祺有北行日記，已著錄。此編乃光緒八年南遊武林之記。同行者其叔，字穀人，其弟字燕來，盧某字鈞甫，李某字□雲，以三月初四啓舟，初五早發，晚住寶應，初六住高郵，初七泊揚州，初八住瓜洲，初九渡江，泊金山，登金山，十一日進丹徒口，泊呂城，十二日過常州，泊無錫，十三日泊蘇州閶門外，十四日遊留園，移泊南潯，十五日遊顧園，十六日泊王江涇，十七日過嘉興，泊雙橋，十八日泊杭州武林門外。以上除紀程外，於金山、留園記遊甚略。十九日至湖上遊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放鶴孤山諸勝。二十日入城，登城隍山，出城遊天竺、靈隱，叙述風景色皆樸茂可觀。二十一日雨不行。二十二日再遊城隍山。二十三日返，泊雙橋。二十四日住永新鎮。二十五日過嘉興、嘉善，住三折塘。二十六日住德勝港。二十七日抵上海，盤桓數日，以四月初一移泊新閘，初二泊黃渡，初三過崑山，泊蘇州葑門，初四移閶門，再遊留園，記樓閣亭台佳構及楹聯榻

叙甚詳。初五夜泊無錫，寫景；初六往常州；初七從丹徒口；初八過焦山，泊揚州。追記十年前焦山之遊，舊遊之零落，感慨係之。又云：江南其時桑田茂密，菜子翻黃；渡江而北，櫻筍厨荒，枇杷市熟，風景不同，而各擅其妙。入寫暮春下江景色，可謂令人神往矣。初九泊鐵牛灣，寫夜景。初十泊六灣閘；十一日泊寶應；十二日過抵淮城，自謂此行存蘇中舊遊，略記[illegible]鴻雪；杭州初來，以輕心掉之；臨老海潮，未窮幽勝，深為悵惘云。

南歸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桐城人。幼師事族兄東樹，治宋學，攻古文辭。三十後東南兵事起，避地讀書不輟，有聲於時。同治中李鴻章總督直隸，薦授棗強知縣，治獄有聲。在官九年，告歸買宅安慶，著書講學。光緒十四年卒，年七十一。有柏堂全集。此編即其光緒六年請假南歸之記。先是，蓮池主講黃彭年編修聞宗誠乞假歸，期至省垣相晤，宗誠亦義當謁李督而後南旋，故於六月二十一日起程，取水道，先作津保之行，在保留匝月，復假道津滄還至棗強。至九月一日，始發車南向，過泰安，登岱頂。十六日至淮安，二十六日易舟行，過揚州，泊金山。十月九日至金陵，十四日溯江西上，十一月三日抵安慶省寓。編中所記，以途次之酬接交往與夫諸人之家世生平品學為主，兼及所瞻謁古賢之祠像，讀書作文之程課，而於經行程頓，但書大略，不攷古，不摹景，不叙山川輿衍都會盛衰。蓋宗誠以理學名家，此編雖記征途，亦處處以仁厚孝友為言，固文辭簡練有法，無媿桐城家數，然究非遊記之正宗也。

遊寧古塔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佚名撰。編中稱吉林分巡道顧肇熙為其鄉人，知係江蘇人。光緒八年應太僕寺卿吳大澂之招，遊其幕府。時大澂方在寧古塔籌辦邊防屯墾也。其行程以六月初四日由營口溯遼源而上，十一日抵鐵嶺，十五日由鐵嶺陸行，二十二日抵吉林，七月十七日由吉林陸行，二十七日抵寧古塔。全書不及經行站頓，亦非按日而記，但於山川景物、氣候土宜載其大端而已。編中有云點石齋吉林圖以作者所經吉林界二千里按之，已無一可靠。地圖之難信如此，既明知地圖之有舛誤，惜未能一一指而出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華紀程一卷　殷禮在斯堂叢書本

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號恒軒，又號愙齋，吳縣人。同治七年進士，由翰苑歷京卿，官至湖南巡撫。善書兼長丹青，喜收藏古金石，著有愙齋詩文集、說文古籀補、恒軒吉金錄、古玉圖攷、字說、愙齋執瓦錄、藏器目、集古錄等。此編乃其光緒十二年以左都御史奉命赴吉林勘界紀行之作，首載紀事詩四律，紀程始於正月十七日由天津啟行出關，逕奉天、吉林、寧古塔，以三月初二日抵琿春，四月十九日自琿春發入俄境，二十日至巖杵河，晤俄使巴拉諾夫會議，二十八日還琿春，五月十八日又自琿春經俄境，二十日監立土字界碑於沙草峯南山麓盡處，既又經英安河、摩闊崴至巖杵河再議，六月初七日自摩闊崴乘輪溯綏芬河至哈瑪塘登岸，車行經雙城子至三岔口招墾局勘測倭字、那字等碑，二十七日循原道返至於海參崴，七月初七日返巖杵河，初八日返琿春，二十六日再至巖杵河，日記止於九月十五日。按其時仍在巖杵河也。吉林在昔帶海為疆，自

咸豐十年北亰之約，東盡烏蘇里江，東南近於豆滿。十一年，袁立界碑，多與原約不符，俄人遂乘機侵占。大澂此行往返商榷，移碑劃溝，頗不辱權。此書於當日辦難情形言之甚悉，可備言邊事者之一助。且東陲僻壤，文獻罕徵，大澂所至，賦詩題辭，皆即景紀事之作，流傳異日，無一非此邦之掌故也。編中又詳記其日課，除函電公務而外，非作書習畫，即爲金石文字作題釋，蓋雖在征途而不廢所學。前人篤志力攻，固非今人所可幾及者也。此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刻有刪節本，改題吉林勘界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越南游歷記不分卷 光緒鉛印本

清嚴璩、恩慶同撰。璩以江蘇補用道、慶以候選主事，光緒末同官駐法參贊。三十一年春，奉出使大臣孫寶琦之奏，派游歷越南各處，攷察僑情，并勸導僑胞設商會、立學堂，晤法總督鮑渥，催減免華商身稅，因將身經目擊、咨詢採訪所及，輯爲是編。冠以呈外務部文，總括此行經過；次法屬中印度紀畧，畧述法人經營經過、全國及各部之幅員、州縣、户口、職官、駐兵、度支、交通、幣制、學堂、物產、進出口貨值、船隻等；次日記，起四月七日由歐抵香港之日，十七日由港涉海，二十日至海防，其後由海防而河内，而西安拜，而滇邊，又折回河内，遵諒山入鎮南關至龍州，又折回海防，浮海迴會安、新洲、文東至西貢、隄岸，七月四日登輪東返，終於七日抵港之日。所至接見華僑代表，垂詢一切，並參觀其工廠，調查其營業，兼紀及法人在越南之政治設施、各口岸之商情、市廛等，而於華僑以無政府保護，處處受人欺凌，及滇邊邊防之壞，尤慨

乎言之末附河內等埠身稅名數華商名單及海關稅則摘錄按越南自淪為法屬後商務日盛華商僑寓者不下十餘萬人而二十年來華官至越此實為第一次即法屬越南與夫僑胞情況之見於專書紀載亦以此為首嚳焉編中文辭簡潔紀載翔實不愧居游歷攷察之名

川楚紀遊不分卷　宣統三年鉛印本

清鍾靈撰靈字秀之滿洲正藍旗人丁丑進士光緒二十二年官盛京工部侍郎三十一年缺裁內調改漢軍正黃旗副都統三十四年移鎮成都宣統二年秋以親老解組在蜀公餘無事日以覽勝訪古為樂回京道出巴楚沿途復多所游覽筆之於書因成是編都凡三十則曰子龍塘諸葛花園小天竺江城樓武聖宮西來寺歡喜禪林支機石石牛金花井駟馬橋昭覺寺城隍廟文殊院寶雲庵馬家祠少陵草堂萬里橋武侯祠薛濤井以上皆在成都曰三蘇祠子雲亭在眉州曰東坡讀書臺在嘉定曰遺愛祠花園在重慶曰張桓侯廟在雲陽曰瞿塘峽在夔州曰巫峽在巫山曰香溪在歸州曰黃陵廟姜孝祠在宜昌長幅短篇體制不一大率皆詳於[illegible]亭台構置景物佳勝多錄楹聯題句而不事考據不鈔前人成作行文絜雅流暢亦志勝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鴻爪前遊日記六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清孔廣陶撰廣陶字少唐南海人編修繼勳之子官刑部福建司郎中性好遊覽同治九年赴京兆試報罷遂襆被裹書一車兩僕遍涉周魯齊秦燕趙韓魏虢鄭之境歷覽其名山大川古蹟勝地察險易詢風俗攷圖籍搜金石筆而記之成書六卷以遊踪未及東南故以前遊名書而俟後遊於異日未竟其願而卒其子字靜航付之剞劂卷一海道京師起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迄九月末其行程海道由省而港而滬而津水道由津而通陸道由通而京卷二直隸山西起十月朔迄除夕其行程由京過保定完唐阜平出龍泉關踰長城循登五台山於風雪中掃雪鑿冰躋其巔還從阜平唐完滿城易州涞水抵京在京時又作明陵盤山之遊卷三至五起同治十年正月月各一卷卷六起四月朔迄五月十七日其節候所經則出京經畿南魯北至於濟南會城攬大明千佛之勝復南造岱頂涉洙泗謁孔林越尼山瞻孟廟折而西經濟寧單曹至於大梁會城驗汴宋之遺蹟復西造嵩嶽歷成皋虎牢而訪漢唐廢址於伊洛瀍澗之間復西踰崤函登華嶽折而北渡河過太原登恒嶽至於大同北循邊牆經宣化進居庸還抵京師仍取海道返羊城其書援古證今載述稱詳每歷一境凡古蹟形勝風俗掌故一一誌其概要而於名山巨嶺尤不憚險阻必絕幽鑿險窮其上極而後已沿途收買古書積至九萬五千餘卷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其豪情壯志可見惜買書未記其書名書價耳謁林時載林廟之規制沿革聖裔之派系近狀至詳足補闕里志之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中紀程二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高懋功撰懋功字弍南號環洲事蹟待攷自署作白沙人考白沙洲名在今儀徵縣南江濱則懋功蓋儀真（雍正初始改真為徵）人也編首云歲在橫艾執徐逐經阜平時又云縣治復設迄今三十年按阜平康熙二十二年復置則此行在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書凡二卷以四月二十二日自故鄉啟行渡淮黃踰濟衛西出龍泉關北過雁門關於五月二十五抵大同為上卷九月十九日從大同府署返轡進雁門關南經太原上黨河內自武陟渡河循汴水故道至於宿靈南渡淮滁十月二十六日還抵儀真為下卷所至備載其建置沿革地形扼塞水道源流歷代戰守大率釸綴舊籍而以水經注寰宇記等為依歸閒引及明人奏疏及顧亭林日知錄要皆人云亦云無所發明其中又有極荒謬處如以莫晉之內長城為秦皇所築山東之茌平縣為劉豫偽都傅會影響莫可究詰而編末粵雅堂主人跋乃譽之以為隨處考證必有依據殊非真知確論也

懋題上方二山紀游集　昭代叢書本

清查禮撰禮字恂叔一字儉堂號鐵橋宛平人僑寓天津少舉博學鴻詞科報罷以貲授戶部主事保萃至松茂道隨征金川有功擢四川按察使轉布政使陞湖南巡撫未至任卒善書梅有銅鼓書堂遺稾三十二卷懋題上方二山在京師西南房山縣奇峯異壑秀甲畿輔禮以乾隆十一年中秋後二日自天津啟行經東安涿州游山四日歸途從良鄉過京師留五日而返凡津沽蹤跡所至隨手記筆又復係以詩歌輯而成集其記游山除峯扶峯谷外多錄金石題銘寺廟建置藥及花木種類等在京師日多載其交游酬接與物清肴考古詳贍而議論識見尤迥異於方今不愧為名家手筆也

[illegible]

護送越南貢使日記 同治八年刻馬氏叢書本

清馬先登撰先登字伯岸號龍坊大荔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豫三十年累遷至布政使銜候補道開封府知府光緒初解組歸里有勿待軒文集存藁十卷詩集存藁四卷關西馬氏世行錄十四卷又主纂光緒辛巳同州府續志十六卷越南舊例三年一貢咸豐中粵西道梗鎮南關久閉不啟同治七年復遣使航海入貢回程道出中州時先登以懷慶府解任在省膺命護送以五月九日由大河南岸滎澤接差陪行經鄭州新鄭長葛襄城南陽新野二十六日至襄陽呂堰驛畢差返轡一路與使者酬贈往復凡得書十四封詩九首按日彙輯益以途中所作文四篇遂成此紀越使凡三人秉筆者為大使臣禮部侍郎翰林院直學士黎峻及二使臣鴻臚寺卿阮思僩其詩文皆彬蔚可觀出之遠夷之手尤屬難能可貴在南陽時先登並以越南之統系嬗代疆域廣輪官職沿革下及風土人情倣策問體致書相貢思僩一一裁答辭頗簡核可資流覽博物者之一助焉末附康熙二十三年周燦國儀部奉使安南時其國陪臣所贈詩六首明弘治間安南貢使某過吉水弔文丞相詩一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再送越南貢使日記　同治十二年刻馬氏叢書本

清馬先登撰先登有護送越南貢使日記已著錄同治十年越使事竣南回先登復膺護送之命以十二月十六日由懷慶任所啟行十七日渡河奉差歷鄭葉裕宛二十九日至於新野次日歲除即別越使北回越使爲工部右侍郎阮有立光祿寺少卿范熙亮鴻臚寺少卿陳文準三人溫文淹雅不減同治七年前使因仿前例輯而續之都凡越使書十一封詩二十首先登書七封詩一首其書除寒溫酬應外或品騭文體或辨析學術越使以中朝之譜諜服制見詢先登以越南衣冠入貢原始及改革時事相責所論述者較前記尤爲廣博云附錄越南張登桂請越史應制詩阮有立登黃鶴樓記少蘇挽說先登與前貢使阮雲麓書又述次所作文四篇

榆塞紀行錄四卷　光緒十二年懷潞園叢刊本

清李嘉績撰嘉績字雲生成都人祖籍順天通州由監生宦遊關中光緒十三年攝汧陽縣令有汧陽述古編四卷五萬卷閣書目記口卷與此編並輯入懷潞園叢刊又有代耕堂詩未見此編作於光緒十一年時以海疆不靖奉陝藩撥籌餉榆林因即耳目所及記之簡端成書四卷自署潞河漁者卷一卷二記起二月二十六日出西安會城迄五月二十日還抵西安中間或行或留逐日有記其行程歷三原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州之茶房村甘泉延安延川清澗綏德米脂而抵榆林自榆林西至懷遠仍還榆林歸途自榆林繞道神木府谷葭州至米脂循原道而還所至縱覽其山川形勢尋訪其名蹟勝地而於邊堡防汛之建置沿革農田水利之美惡興廢尤不憚詳言北山本邊苦之區加以頻年兵役百姓流亡其荒涼殘破有不堪卒覩者焉卷三詩內北山雜詩五首述民生之疾苦邊防之廢弛與夫罌粟之難以禁絕委曲詳盡可作史料讀其他亦感慨古今非徒

描摹景色、呻吟客懷而已。卷四考其一圜圓二字異同，考據三蒼、及漢碑、漢志，謂古水名當作圓，力駁韋昭改圓之說，識見過卓。其二圓水、奢延水、無定河源流異同考，據酈注以爲圓水即今屈野河，與奢延水（即無定河）源流迥別，閱唐志、明統志、方輿紀要、水道提綱、羣書之誤，所見亦是。總其爲書，詞章考據、文字內容並有足觀，識行記中之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游滬筆記四卷　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佚名撰。自署瘦鶴詞人、金匱人。此編專以記滬上之風土人情、繁華景象。卷端諸家題詞。卷一城內外勝蹟、寺廟、公廨、學校、醫院、戲園、報館、局所等七十三則。卷二書畫名家、潮汐、完稅章程、電報價目、輪船名號、碼頭路程、價目、錢莊、會館、公所、客棧、綠棧、伶人、通商各口等二十一則。卷三風氣習俗、各色新奇貨品、遊藝、飲食、服飾、車馬等一百一十則，附冶遊備要。卷四風俗遊藝及竹枝詞、本事詩、新樂府、雜咏、曲詞等三十三則。隨筆漫記，每則少或數十言，多或數百言。文無結構，考證不必精審，然體製既寬，搜羅遂博，雖不敢謂巨細靡遺，而五十年前洋場景象大略可覩，亦治掌故者之囊橐也。

上海雜記二篇 民國十六年香山徐氏鉛印本

清徐潤撰潤字潤立號雨之別號愚齋香山人年十五離鄉井走上海棄書入賈同光間以茶業起家見信於曾文正李文忠先後委辦招商輪船局開平林西肖池天華南票台吉等煤鐵礦承平三山銀礦關外金礦又自設同文石印書局獨貲或合貲在各埠創辦碼頭、棧榨、玻璃、造紙、繅紙、房產、自來水、電車、保險、墾務各公司爲海上第一巨商宣統中年逾七十因以餘暇自輯年譜旣竣又將寓上

海六十年來中西聞見之事纂成此書其歐友蘭能亦久於申江編中所載多有得自彼之相告云書凡二篇條列滬事以爲内篇其目上海開埠之年月租界界址滬道洋務署會審公堂各國按察使署監獄律師工部局火燭救火會市場及屠獸場濟良所夜照會輪船及碼頭公和祥碼頭文易日期濬理黃浦計畫淞滬間最近之水程大英郵務公司銀行上海各總理棉紗製造廠公司稅務李泰國及西兵船事煤氣燈電燈自來水電報電話火油火柴機器車戶口房屋地捐車輛等統計各總理青年會銅像及紀念碑各醫院徐家匯書館教會天文台等格致書院約翰學校西童公學華童公學南洋公學尚賢堂文涉兵事其他相關事件爲外篇其目各口開埠廣東寧波前百數十年之經營及與各國之交涉香港開埠各國設立領事官及條約訂立日期雅片稅大沽炮台之失守天津河道工程粵督葉岷深事故中法戰役李鴻章及中日之戰李鴻章出使俄國拳亂拳匪歷

史中國應付之賠款及別項宗款表拳匪賠款付期各國大事全書以編年紀事爲主采錄彌廣參訂頗審不特爲上海掌故之淵藪且可資近代史家之取證惟其文字間有不甚雅順處其著錄年代中西曆並用而西曆詳著歲年中曆每但記帝號大抵即係摭錄蘭能之言也

遊黃山記 甲戌叢編本

明楊補撰。補字無補，長洲人。工詩善畫。崇禎初遊京師，一時館閣諸公皆與定交。國變後歸隱鄧尉山南都再建，徵之不出。是編作於崇禎五年，以六月中旬偕一友二僧自休寧入山，先後歷七日而畢。遊黃山以怪奇甲天下，茲編但摹景色，不考古，不鋪叙寺觀之構制，洋洋四千餘言，所叙莫非岩壑之峰峋、雲霞之變幻，而處處着意於其怪其奇，可謂卻合黃山身份。編首有云：他山路迂而夷，佳偶一遇，易倦；黃山路惡而近，愈惡愈佳，絕意惟恐不惡，目不暇瞬，足不忍前，不前又不忍，所向狂蹋，故不憊。他山以形勝觀，可窮；黃山以變勝，雲霞有無，一瞬萬態，觀不可窮，亦深如不易之論也。

黟山紀遊 甲戌叢編本

清汪淮撰。淮字小海，號蘭皋，桐鄉人，祖籍休寧貢生。以詩名於乾嘉間，刻有自定詩二卷、汪氏世錄、遷浙支代表傳、祠墓考、遺書志，共七卷。此編作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黟山者，黃山之古名也。淮以展謁其祖墓於雲嵐山之便，遂於三月晦日携子率僕自湯口湯口入山，暢遊十有二日，以糧盡而還。周遭數百里內，阻水環谷，煙霞雲霧，松石之奇，幽窮殆遍，筆之於書。清新閒遠，富有詩意，時或甄采遺聞佚事，考述草木鳥魚，不琐不贅，亦覺意趣映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浙程備覽不分卷 觀自得齋據于氏稿本刻

清于敏中輯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壇人乾隆二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軍機處行走勝爵一等輕車都尉歿謚文襄事蹟詳清史稿本傳乾隆十六年高宗初次南巡備禹巡之故道自蘇入浙渡錢塘南至於會稽敏中時任浙江學政乃舉傳蹕所經山川名勝風俗物產薈萃一編以佐顧訪之塵蓋古者土訓氏誦訓氏之職也首杭州西湖次嘉興府次紹興府次杭州府篇各數十條每條皆著其沿革形勝語必有據輯錄歷代名人題詠選擇頗精書末附載土宜數則曰蠶曰桑曰茶曰竹曰筍曰蓴將以陳時物之美全書典核雅麗誠導遊之佳品也惟編次自當循傳蹕之次第首嘉興次杭州及西湖殿以紹興今本錯亂失序蓋校刊者致之非作者之原意也

西湖紀遊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張仁美撰仁美字靜谷籍履未詳編中行程起自蘇垣武即係附郭三縣之人也所紀凡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七年壬午前後二次遊蹤而後遊諸地皆前遊所未及遊者其中龍井一園乃二十五年鹾商葉某所新建者也通編以寫景為主不甚稽古文辭雅麗洵記遊之佳構惟湖上南北兩高峰北高於南絕無可疑編中云南高峯一千六百丈北高峯九百二十丈其言不實

徑山游草一卷　民國六年刻松鄰叢書本

清吳焯撰。焯字尺鳧，一字繡谷，錢塘人。少以詩文名東南。首成均。康熙乙酉聖祖南巡，奏封稱善。丁亥翠華再幸，又奏進歲華紀麗續編十卷、聖因寺志四卷、海潮集說三卷。雍正癸丑開制科取士，浙江有司文章論薦，以嬰疾不赴。尋卒。生平著述甚夥，詩古文詞外，訓詁音韻金石諸學，無所不通。所著藥園詩稿、渚陸鴻飛集、玲瓏簾詞、南宋雜事詩、紅豆花軒詩草、瓶花雅集詩草、蟬花集已行世。又有繡谷文集十三經音注辨訛等十餘種，今皆不傳。徑山距武林百餘里，屬餘杭縣境，介東西兩天目之間，山水清勝，泉石兩絕。東坡有三遊徑山詩，艷傳藝林。焯以康熙三十九年清和偕友自杭出北墅，舟行抵餘杭，肩輿出縣北門入山，遍歷諸勝，凡三日而畢遊，還錄途中吟稿二十有七首，并紀其經遊之略，因成此編。其詩紆徐幽邃，惝恍綿麗，文亦清新淡雅，天然曼妙，脫盡人間煙火氣，洵足步大蘇之後塵。爲名山增色其詩有並見於藥園集者，然字句多有異同。

三峨山記　古今游記叢鈔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縣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內外，至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紹熙初卒，謚文穆。事蹟詳宋史本傳。詩文爲一時領袖。有石湖集、攬轡錄、驂鸞錄、桂海虞衡志、吳郡志、吳船錄行於世。此編蓋其以敷文閣待制出帥四川時遊峨山之記。淳熙四年六月癸巳至七月戊戌間事也。記以三峨名，實則遊展所及僅爲大峨。大峨爲道書所載第七洞天，又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梵刹林立，夙爲蜀中名勝之區。特記載之流傳今世者則要以茲編爲最古。蓋文章山水相得益彰，宜乎其不朽也。其所載進徑勝蹟，有不與今世同者。如通龍門一路，當時由水，而今世由陸，其風景遂亦不盡相侔云。山中牛心寺爲業繼三藏所作。業以乾德二年奉詔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開寶九年歸寺，所藏涅盤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而地理大略可考，成大即以錄入記中，足補國史之闕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峨眉山記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賓綱撰綱字天衢號曉岩柘城人能文善書法屢試弗第以例頁卒年僅三十有蜀道百咏詩樸齋詩稿此編作於乾隆八年其時方侍其父容恂在嘉定府署也同遊者其季弟絟長姪玉奎出嘉郡十五里渡青衣江五里息蘇稽鎮五十里宿峨嵋縣明日經儒林橋過白水莊渡瑜珈河至伏虎寺遂輿行入山晚宿大峨寺次日宿萬年寺次日登峰頂三宿卧雲庵又明日下山宿萬年寺又明日宿大佛殿又二日還抵嘉定按峨嵋舊有范石湖胡菊潭之記蔣虎臣曹素徵之志搜採殫勤素稱瞻備然歷歲既久滄桑幾更執古驗今徑面目判然有不相侔者此書篇幅雖隘而於全山勝概奇蹟記載歷歷異日重修山志當必有所取資也

峨眉山行紀　同治十年成都刻本

清江錫齡撰錫齡字梓懷別署江村漁叟番禺人以諸生試倅於蜀歷通江知縣工詩善文名著一時此編乃其同治四年夏自宕渠辭職旋省偕友遊峨眉之記計以四月二十九日出省五月初三日抵峨嵋縣十三日入山徧遊歷諸勝閱五日而畢遊匝寓楊遊峨之記自范胡二人後歷明及清諸家所作大抵失之於簡且中更咸豐髮軍之亂風景又非昔比斯編鋪叙行蹤摹寫景物攷古證今博採遺聞傍事廣徵風俗土宜下筆萬有餘言不分章節而纚纚如貫珠奇環迭洗蕪而有之縱橫奔放所無不屆記叙詳而新文字美而暢洵可以追步范胡為遊客之南針作峨山之佳傳也峨嵋拔海幾及萬尺山中溫度漸上漸降物產亦因之而級級不同編中於此亦多所述及可供科學者之參證惟書首錄有諸家稱頌其文字之評語眉端又節節加批註不脫村學究氣味實為畫蛇添足

峨眉山遊記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詹鴻章撰鴻章籍履未詳編中自云家去峨峯三百里又云及冠試嘉定按嘉郡屬縣去峨峯在三百里外者厥惟威遠其他皆不及則鴻章殆威遠人也光緒十九年以保結諸生府試約友爲峨眉之遊四月四日由館起程六日抵嘉八日扁舟遊烏尤寺路烏尤山單椒特立四面阻水郡城之極勝也十四日出郡西門渡青衣江宿峨眉縣十五日步行入山宿華嚴頂十六日登絕頂下山宿長老坪十七日還至兩河口宿蘇稽場十八日乘桴東下泊嘉郡二十一日抵館匆匆未及遍遊僅得其大略自云欲留有餘爲他日再來地步也所記遂亦簡略無過人處惟中有一段云初入山岡巒陡直下不容居人依山開種土曲而長寬不及丈層疊如梯艱苦倍他處其材木多傍寺院山阿杉楠極夥石脉堅碎有雲而不濃自觀心庵後風景一變無耕種迹草多於木雲出於山寺無瓦以木皮節幹或板片爲之水以倉儲圍爐火坐寺僧重裘接客居然有上下界之分寥寥數語而全山之氣候土宜大略可覩是亦可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峨眉山紀游 宣統元年鉛印本

清樓藜然撰藜然字蘅庵諸暨人由舉人官蜀十餘年歷宰劇邑中間去遊日本往覘其國政著有東游日記光緒三十三年補瀘州知州翌年夏受代僑寓會城此編即其自省往遊峨山記行之作計自六月二十六日啟程舟行三日至嘉定陸行一日至峨眉以七月朔入山先後歷八日而畢遊又四日陸行經夾江眉州彭山雙流而還抵會城沿途推覈舊聞證驗心目於寺院建置仙佛出處遺聞傳說考證頗爲精審闢妄辨謬識見卓然尤能以科學原理攷地質察鑛苗辨生物志土產一名一物之微必極之有用而止蓋與文士墨客之搜奇剔異徒以體製爲悅者其用心迥乎不侔矣峨山自古艷傳佛光聖灯此書以虹霓解佛光燐質釋聖燈千百年來目爲神奇不可思議者睹此朗然可曉其摹繪景物筆力似有不足然如九老洞諸勝皆爲常人遊踪所不及是其所記亦足補諸家遊記之闕略也

作者又嫺於佛典閒有論列輒能洞中至理
惟皇皇巨說似不當入之遊記耳

青城山行記 同治十二年成都刊本

清江錫齡撰錫齡於同治四年遊峨眉山著有
行紀已著錄越八年歲在癸酉季春之月于役
灌陽公事畢復携僕作青城之游沿途山川樹石
靡勝不搜野老羽流時多諮訪筆之於書遂成
此編其結構綿密層次秩然摹寫逼真宛然如
畫一似前作而行文之簡峭奇姿不及古蹟之考述
較詳蓋文章本無定法也述遊山之事既畢復
借上清宮道人一席話總述全山故蹟名勝之興
廢與夫土產所宜生計所資自五穀茶竹以及
草木花果禽獸藥材一一詳其品類著其效用不
啻爲一具體而微之青城山志末論及神仙之說
以爲皆渺茫難稽識見通達亦非俗儒所可幾及
爲書末附錄楊升庵蜀志補罅所載青城一百八
景及自作偃月泉記泉在青城天師洞壁州東皋書院柱
榜又附諸家評語眉端加刊批注體例悉倣峨眉
山行紀

出蜀記 光緒十年揚州刻本

清方濬頤撰濬頤字子箴號忍齋定遠人道光甲辰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有二知軒文集此編乃其光緒五年罷官後出蜀之記計以七月二十日乘輿出成都歷新都之泰興場金堂之趙家渡中江之大磔礅三台之觀音橋射洪之太和鎮蓬溪縣治順慶府治南充之跳磴場渠縣之新市鎮李渡河大竹縣治梁山之石橋鋪梁山縣治萬縣之分水橋八月五日至於萬縣治九日自萬縣舟行上溯三十里登岸又輿行經走馬嶺馬頭場磨刀溪入湖北界歷利川縣治利川之團色村恩施之羅針田小龍潭張家槽雀家壩建始之廣福橋大竹坪堰塘灣銅鑼壩沙坪長陽之高粮坪高家堰二十六日渡江抵宜昌府城二十八日自宜昌賃船東下中間留漢口五月以九月九日至鎮江十日渡江抵揚州即僑寓焉按古來蜀程之記或度秦隴則記棧道岑崎或涉瞿巫則記江流迅峻若夫小川北楚西一路荒僻犖确間逄者鮮記載缺如此作獨闢蠶叢足補前人所未及舉凡沿途之山川勝蹟物產風俗徵述畧備而於道途之遠近升降周折尤詳哉言之輿地學家執此一編用以核川楚之文地形夷險其大要可知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夔行紀程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陳明申撰明申籍貫並無攷此編著作年月亦不詳其行程自陝西定遠白廟壋上滾龍坡入川境三十里梨樹溪東南至城口廳還梨樹溪南至太平廳自太平經東鄉縣境至開縣自開舟行東南過雲陽折東經夔府至巫山復陸行北至大寧舟行至烏龜峽登陸度川楚陝三省界上之雞心嶺還至陝境所歷盡深山老林水陸程途皆極險阻計程幾三千里既非官商通途又無名蹟勝地為騷人墨客遊蹤所不及故其間山川之形勢道路之曲折土脈之沃瘠水利之興廢與夫生計所資民情所趨自來罕見於記載此編行文明潔敘次詳贍於上述諸點外又能記及開縣等鹽井大寧等鹽泉之原委規制柴煤供給山中工商業之興替各聚落之盛衰處處著眼於民生國計固非徒瀏覽景物而已也又詳誌峽船種類及其行船推拉之法亦為從來記蜀道者所缺略

粵遊小志八卷 光緒鉛印本

清張心泰撰心泰字幼丹江都人以附貢歷任通判[illegible]潞治陽知縣少時隨侍其父聯桂宦遊兩粵[illegible]十餘年遊覽所覩筆之於書積稿既夥稍加銓次遂以光緒十年成書八卷其體例略仿方志而以綱人所遊所見聞所及為限故以粵遊小志命名時聯桂方任潮州知府猶未擢司道晉巡撫也卷一山川卷二古蹟所載首象郡次靈川[illegible]縣全州次廣高惠潮諸府皆其隨任之所也未至者不錄至而未遊者不錄卷三風俗卷四物產非所見聞食用者不錄與他省同者不錄卷五金石已見他書者存目錄其年月碑之所在他書未著錄并新出土者錄其文略攷証一二碑不在粵者不錄非所藏者不錄卷六文遊猶方志之有人物傳也卷七藝文非文遊者詩文不錄卷八雜志曰氣候曰災異曰異聞曰軼事通編敘次分明記載親切較郡縣志信為精粹方之屈大均廣東新語文采誠或不逮內容之翔實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遠道之金石首錄隋大業五年所立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甯贙碑文，按甯氏自梁陳以來，欽廉渠帥，西江治亂所係，而贙之事蹟不見於正史。軼事載林文忠公推爽諸法及計擒海憧幸傳一事，又載無名氏禁煙始末、無名氏桂林獨秀峰題壁內記洪楊亂兩粵時事。凡此皆治史者之無上環寶也。

羅浮遊記　宣統元年香港鉛印本

清馬駿聲撰。駿聲字小進，寧陽人，僑寓香港。據自序云：幼荒漢學，長業估廬，蓋商人之子也。卷首第一行題夢寄樓外集之二，又題珍韶二十以前第三種，滾墨是一生著述當不在少，惟今已無攷。光緒三十四年冬有羅浮之遊，往返九日，流連山中者五日，歸就所經歷舊草為斯記，而以沿途所成詩八九十首分段插入其文，達情適意，不屑屑於鐫刻為工。其詩纏綿悱惻，具有真性情，意興豪逸，洵屬青年才人之作。惟寫景狀物稍欠細緻，豈以功力尚有所不及耶。編中於名寺觀名蹟之題詞楹聯自數錄甚夥，抑亦未脫文士之積習也。

北上偶錄三卷 嘉慶十三年刻介亭全集本

清江濬源撰濬源字岷雨號介亭懷寧人少從劉海峯遊得聞詩古文之法乾隆四十三年成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稽勳司郎官乾隆五十八年俸滿補授雲南臨安府知府兼護分巡迤南兵備道在任十年大府以卓異薦送部引見奉旨回任候陞歲餘以疾告歸卒於嘉慶十三年著有介亭文集六卷外集六卷詩鈔一卷筆記八卷居暇邇言二卷臨安府志二十卷獨秀山房四書文一卷續編一卷此編乃其嘉慶七年自任所北上展覲之錄也書凡三卷卷上滇黔境卷中湘鄂贛境卷下皖蘇魯直境隨筆漫記瑣屑無條貫亦不着年月所載皆途中耳聞目睹之人事兼涉古賢遺跡而罕及山川景物每條皆隔敘隔論不外忠孝仁義道學家言立說殊膚淺不足觀也至如信關索嶺爲以人得名謂漢關羽之次子曾征蠻至此其不學可知

于役迤南記二卷 嘉慶十三年刻介亭全集本

清江濬源撰濬源撰有北上偶錄已著錄嘉慶四年秋猓匪跳梁焚掠孟連猛猛二土司擾及緬寧近邊制憲奏明剿捕時濬源護迤南道篆所屬威遠州後路也議調兵練於沿瀾滄江隘渡嚴加堵防檄濬源前往督理應行事宜相機策應此編即其奉檄應役之記也都二卷上卷記程下卷記事其行程以十一月朔自省垣首途歷呈貢晉寧昆陽新興嶍峨元江他郎鎮沅諸州縣以十七日抵威遠州城明年正月又自威遠西巡至於猛戛猛班二司而還四月移駐抱母之威遠行署復勘抱母恩耕二鹽井事訖自抱母起程北還循原道至於元江折而東過石屏還臨安然後晉省銷差迤南山嶺叢雜道路險阻茲編於所經歷之地形聚落能舉其概要有裨邊方地學非淺其事篇排日而記軍情軍報並調遣接應防堵報台文報之事又可資史家之采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苗疆聞見錄 光緒刻本

清徐家幹撰。家幹字稚蓀，義甯人，甲子舉人。同治十年應禮部試報罷，南歸游湖南，旋赴黔入楚師蘇元春營中掌書記。先是咸豐間，丹江苗酋張秀眉作亂，黔東周環千里，從風而靡，黔軍不能克。故朝命楚師援黔，所向克捷。秀眉於同治十一年四月被擒，仍命元春分統各營，留駐施洞口，肅清餘黨。師行出入，家幹靡役不從，軍旅餘閒，時加考詢，隨筆記之，因成此錄。自序於光緒四年七月。按黔東苗疆地勢阻深，錯接於鎮遠、黎平、都勻各郡屬境，自古聲教罕通。雍正、乾隆間，開置六廳，設官臨治，而蠻風犷俗，率難移易，疆理民情，鮮登典冊。此編不分章節，前半分載三郡廳縣城寨山川坡嶺之建置沿革、形勢扼塞，及用兵陳蹟。後半總述苗疆之地形、氣候、族類、民俗、苗亂，及平苗經過與夫平苗馭苗靖苗化苗之法，紀載確鑿，立說有據。雖采輯容有未備，要非耳食影響之比，良足珍重。其於苗亂之因，率推源於吏治之貪污，謀邊務者覽此可發深思焉。

朔漠紀程一卷附詩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日本三省堂鉛印本

清博迪蘇撰。迪蘇蒙古科爾沁旗人，七世為侍從武臣。迪蘇以輔國公官至御前大臣、蒙古正藍旗都統，侍禁闥者數十年，退食之餘，耽心翰墨。光緒末，英人侵藏，達賴喇嘛播遷漠北。三十二年三月，朝命博迪蘇偕閣學達壽赴喀爾喀宣慰達賴，並考察蒙古遊牧事宜。此編即其紀程之作，計以四月十三日起行，十七日抵張家口，候車馬，二十三日出塞。閏四月初八日抵賽爾烏蘇第三十二台，晤庫倫辦事大臣，十五日復西行，二十五日抵咱雅班第達，時達賴駐禪於此，博等留一月，數晤達賴。五月二十七日達賴首途返藏，後二日博等亦啟程。六月初三日至三音諾顏王府第，初五日與達賴別，取道返京，二十日抵張家口，二十五日入塞，二十九日抵京。沿途記地勢、景色、氣候、物産諸端，敘次雅潔，不繁不殺，獨於塞外道里台站一一具載，不厭其詳。自張家口至翁錦，凡四十二台，自此西至咱雅班則為蘇木九台。蘇木者，以事臨時添設之台也。蒙人謂箭曰蘇木，言盟

長以令箭傳知本旗預備故曰蘇木台留咱雅班日於附近山水寺廟遨遊殆遍又得數觀蒙人演蹓跶跑馬之技云至所謂考祭遊牧事宜者但據定邊左副將軍一紙呈報而已附紀程詩一卷博與達壽及隨員商部通藝司員外郎天津魏震所作大抵每台二首少或一首多或三首此外雜題約三十餘首塞外風光一斑可覩焉

文行摘稾 藝海珠塵本

明徐孚遠撰孚遠字闇公晚號復齋華亭人世宗朝首輔階之姪曾孫也少以詩文名世為雲間六子之一崇禎壬午舉順天鄉試國變後入閩仕唐王為天興司理數遷至左都御史閩潰走鷺島永曆初進秩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命佐鄭成功鎮台灣清康熙二年鷺島破轉徙入潮屬山中越二年卒有釣璜堂存稿若干卷十七史獵俎一百四十五卷此編乃其

永曆五年文行途中所作時清兵襲島上孚遠偕職方黃事忠都督張自新擬泛海假道安南以赴行在將欲會約師期共逼江北也到交後與交王爭謁見禮不洽留三月不得進而還其書以詩紀事當日海道所歷之危難在交所處之情景可覩一斑旁及寓景咏俗贈荅遺懷筆調樸茂意境慷慨不愧為忠臣才子之作也

游歷日記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清劉坦撰。坦，樂亭人，履歷待考。光緒三十二年由農工商部給咨往奉天吉林調查土物，次年又奉批赴日本考察，沿途按日記所經歷，遂成此編。一題丙午丁未遊歷日記，內容亦分爲二部。丙午日記起十月晦日，迄歲除。初至營口，留二十餘日，繼至長春，留十日，由長至哈爾濱，留五日，由哈東行入俄境，至海參崴，信宿而還，歸途復繞道赴吉林，留三日，自長南下，留鐵嶺一日，奉天二日，新民一日。所至接見商人，采詢商情，調查船隻往來數目，出入口貨物及捐稅章程，並參觀各作坊、各工廠，編末附載奉天、營口、遼陽、海城、鐵嶺、通江子、昌圖、新民、吉林、長春、農安、懷德、哈爾濱、海參崴等埠之城郭、街衢、山川形勢、物產土宜、水陸運輸及其工商業情況、進出口貨品，又附載東省農、林、漁、航、牧、獵、工、鑛各業之概要。丁未日記起三月十九日，迄六月二十四日。取道漢口、上海，以四月十四日由滬登輪東行，次日抵長崎，留八日，東至下關，留二日，又東至東京，留月又三日，中間曾數至

横濱，由東京西至神戶，留十四日而登輪返國。所至參觀其工廠、學校、博物館、陳列所、試驗場等，於各工廠之裝置、資本、出品等記載尤爲詳盡。又於各埠之末，總論其形勢、市況，編後附載日本之農、漁、礦、林及各種工業之概況，輸出入物品、鐵道、關稅、人口、華僑及僑華日人，末就工商業觀點論中國與日本之比較。全書實是求是，所載或詳或簡，要皆確有依據，可資留心經濟者之一助。

敦煌縣誌不分卷 清史館舊藏乾隆間鈔本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攝影

不著纂修人姓氏無序例其目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城池山川古蹟八景水利戶口田賦物產公署倉庫祠廟壇壝監督辦理官員防汛驛塘名宦人物細覈各項內容幾與肅州新志中之沙州衛志二冊全同蓋改衛為縣後鈔自衛志者也凡舊稱衛處今改作縣然亦有仍稱沙州而未改作敦煌者全書惟建置沿革之末增乾隆二十五年議裁沙州衛改設敦煌縣一語此外罕覯有乾隆二年以後事蹟而沙志所原有者此志反多刪節如沙志末有文詩二類此全刪又水利刪設立鄉農坊甲設立渠長水利二則田賦刪經費職官刪衛守備協副將等營制刪兵額究之則皆刪所不當刪者也獨物產稍有更動增益亦無關緊要又沙志劉昞入人物此移於名宦按昞實縣人此移所不當移也總之有沙州衛志在此志殊無存在之價值宜其未付梨棗也

敦煌縣志七卷 道光十一年刻本

知縣蘇履吉修武威曾誠纂履吉字九齋福建德化人以拔貢道光四年署任六年調補七年署安西州十年回任誠字元魯壬午舉人侯銓知縣敦煌古月支匈奴之地漢武開以為郡唐季淪為異域元代復入版圖明嘉靖初為吐番所據民皆內徙其地遂歸淪沒清康熙末內附雍正初始設沙州衛復遷內地民戶以實之其志乾隆初有沙州衛志附於肅州新志其後改衛為縣先後越七十餘年而新編闕如履吉回任之次年因有斯編之輯凡四閱月而告成都七卷一圖攷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官師志五人物志六藝文志七雜類志田賦水利併入地理選舉與人物合卷風俗物產古蹟景致等彙為雜類類目頗病猥亂然其紀載則較衛志頗多改進如沿革衛志誤從漢志作漢武後元年置敦煌郡此改從本紀作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是也於明清二代沿革敘述尤詳縣境自雍正

三年立衛遷內地五十六州縣民戶來此屯墾各照原州縣名為其坊名此編於田賦水利皆分列坊名清初移民實邊之迹可概見焉水利詳其溉域並附渠規藝文於碑碣稍有增輯此外如衛志誤以縣人宋縣令孫整列於名宦此改入鄉賢黨河即係氐置水而衛志分為二此併為一皆較衛志為審核惜名宦鄉賢仙釋等一仍衛志之誣濫絲毫未與刪正則此志終不得登於大雅之堂也職官斷自改縣以後其前協鎮衛等武職悉從削棄尤屬失體矣

續吳郡志二卷 適園叢書刻吳興張氏舊鈔本

明江陰李翊纂輯翊自號戒菴老人書首自序稱范成大志於仙人隱士之居址名山勝境之出處菴觀寺院橋梁道路所興起之蹟多所遺失故續其志云編末有清吳興張鈞衡跋謂翊有得月樓書目而未知果即其人否此書專補范志之缺徵實不苟家富藏書故採取極博云今按其書分上下二卷卷上詩文故址卷下神仙傳高士傳附錄所載皆道流羽士之事宮觀菴院之跡不啻一道書實不得謂為郡志也詩文有道流所作之詩歌前人為道流而作之傳像贊墓志銘為道流所居之宮觀山房所用之器物而作之銘記賦說及遊覽道院而作之詩篇等故址皆記菴觀宮院之故址神仙高士傳中亦有贊有詩附錄首記各宮觀之地址及創建年代等次錄平江紀事吳地記中吳紀聞朱長文續圖經諸書所載關係道流道觀之事末又為前人詩文有詠景詩有傳有宮觀建築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體例乖剌，編次凌雜，不過為吳郡道教志之史料集而已，非得以語乎著作，而張鈞衡譽之以為足補范志之後，亦無愧色，誣矣。

元和唯亭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里人沈藻采輯。藻采字繼彭，又字于蘋，號九如，監生。唯亭為元邑首鎮，自吳淞以北，陽城以南，界浦以西，外跨塘以東之村落，並附於鎮，方二三十里。其地舊無志，藻采之父道光壬午舉人宗城，字軼凡，號小颿，始加編集，屬草未定而終。藻采繼承遺命纂，凡三易，閱十寒暑而釐定成書。都二十二卷：首圖一，都圖二，形勝三，風俗物產四，津梁五，祠廟六，寺院庵堂七，社倉鄉約善局八，古蹟九，第宅園亭坊表十，冢墓十一，科目十二，生監十三，人物十四，孝友十五，耆碩十六，方外十七，流寓十八，列女十九，藝文二十，雜記末八景詩。凡例云：仿虎阜志例，八景各繪一圖，同人和什另附於卷末。按虎阜志專紀名山，其多載景物宜也，此既為鄉鎮之志，使當以州縣志之體為法，所重者政教之得失，民生之休咎，此景物之微，安得多耗紙墨乎？凡例又云：津梁祠廟等在鎮中者獨詳，其在村莊有不及知者

有知而不必載者詳近略遠固俗志之常病知而不載則又何耶形勝實即山川記注尚稱詳核風俗所載如民習拳勇各行手藝社會社戲等皆常志所忽足備觀風者之采擷惟載及田畝品質之高下等則出乎風俗之範圍矣都圖形勝津梁祠寺古蹟園宅等所附詩歌皆應淨濫園宅及冢墓凡仕宦縉紳之宅墓悉被搜羅尤爲蕪亂失體人物與耆碩之分界殊不可辨列女頗著事實則爲俗志所不及雜記中多記

藻采先人之遺事不名而但曰大父先君先叔等非著作之體也且所記之事往往其細已甚入之家乘可耳非可登諸方志者也綜其爲書蓋得失參半焉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 汲古閣毛氏訂正刻本

宋縣令鮑廉修邑人鍾秀實胡淳纂廉字待攷龍泉人淳祐十二年任琴川乃常熟之別名常熟舊志自宋兵南渡版籍不存慶元二年孫令應時粗修集嘉定三年葉令凱始廣其傳廉病其未臻美備乃延邑之秀士旁搜博采更增飾之以寶祐二年成書視舊志倍加詳悉其後歷百餘年未有纂續而原志已殘缺無遺元至正二十三年知州淮南盧鎮乃屬耆老顧德昭等

徧求舊本集諸士參攷異同重鋟諸梓自書名以及各門紀載一仍其舊惟改國朝爲宋朝而已明末汲古閣主人毛晉復據盧本加以校訂重鋟以廣流傳琴川志乘之傳於今世者蓋以此本爲最古矣（凡毛氏校訂處首加晉案二字小字雙行注於各條下）都十五卷卷一二敘縣卷三敘官卷四敘山卷五敘水卷六敘賦卷七敘兵卷八敘人卷九敘產卷十敘祠卷十一二三敘文卷十四題詠卷十五拾遺文詞雅潔敘事典核不媿宋元風度敘

賦一篇最切實用除田地分别項名可與今制參觀外又如税役酒醋上供職田等節尤可考見宋代經濟制度之特點據所載則其時常熟縣計全仰於酒而酒課之盈虧往往繫乎拍店之多寡云又載有縣役八鄉役八諸色名目則可考見宋代之地方行政制度此外如開江營紀錢氏以來水利營卒之興罷水軍寨紀南渡以來水軍之規置義阡附錄勸諭文一篇記當時有焚屍之俗並富於史料價值惟叙賦叙兵既有專篇而叙縣復有倉庫營寨之章所載遂多複出職官不注出身籍貫是其缺也

黎里續志十六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里人蔡丙圻纂輯丙圻字頌華號南離以儴澤籍監生同治十一年候選縣丞十三年隨萬武軍克復肅州授分省候補知縣自序稱徐志距今已九十餘年近年吴江縣續志載黎里事獨略且多遺漏謬訛因鋭意補舊增新裒輯續志其書成於光緒二十三年類目略如舊志而稍有增損分星形勝山水風俗皆以無可續而缺社倉善堂義渡義莊忠義水利方言紀兵襲廕則或以補前志之所未備或應時勢之需而增立分卷仍為十六曰沿革界域山水里巷水利物產方言卷一曰橋梁祠廟官舍汎池善堂卷二曰書院表坊古蹟紀兵卷三曰墓域寺院撰述卷四曰職官忠義貢生科第襲廕議叙吏仕例仕封贈鄉飲恩壽卷五曰人物卷六七八曰列女卷九十曰寓賢釋道卷十一曰雜錄卷十二曰集詩卷十三四曰集文卷十五六既以前志為楷模則自不免於凌亂蕪雜然如沿革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域里巷物產古蹟寺院等於舊志多所補益足徵其搜羅之勤用心之細殊有過於前人治單闢青浦王昶黎里當作蠡里之説尤爲明快紀兵忠義等爲咸同以後方志通行之節目固不足爲貴至水利方言則爲舊志所缺而此補之亦其較爲高勝處也

分湖小識六卷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里人柳樹芳輯錄樹芳字湄生履歷未詳分湖在吳江縣治東南六十里蘆墟鎮西其南半屬浙江嘉善縣明置巡檢司於蘆墟清嘉道間移治湖東黎里鎮縣治東南一帶並隸焉其志舊有葉紹袁之湖隱外史乾隆十二年沈剛中北溪復有分湖志之輯其後將及百年紀載闕焉未備樹芳志在搜羅者閱二十餘年道光二十二年夏始加釐訂成書如干卷卷一古蹟其目

村墅橋梁祠廟墓域宅第寺觀卷二至四人物其目仕進隱逸孝友誼行文學流寓釋道列女卷五至六別錄其目軼事靈異風俗災祥凡例稱所登專限於邑志所未載及與邑志相發明者宜其類目極爲簡約然既獨立爲書非比附帙則如里之地望隸屬等自當擇要略著於編首今逕以古蹟開卷覽者必有茫無端緒之憾矣且疆界山川等縣志所載者甚略豈不能稍事增補之乎蓋作者之志實在表彰人物故所

採獨富，篇幅逾全書之半，其軼事所登，亦大半
皆鄉先輩之前言往行也。此外則但據湖隱外
史、分湖志二書排比纂錄，非所究心者矣。且作
志貴有限斷，此編於地理雖以分湖巡司所轄
為範圍，於人物則西北起八尺、下塘，東南拗入
浙界之陶莊鎮，並與甄錄，但以地勢較近一語
為理由，此何等義法哉？卷一諸目以古蹟概之，
亦不若更稱名蹟為較妥。

上海縣志八卷 明弘治十七年刻本（范氏天一閣藏）

明知縣郭經修，邑人唐錦等纂。經字載道，
廬龍人，弘治十四年任。錦字士綱，田進士，官
臺省。同纂者邑人朱曜，字叔暘。前有吏
部右侍郎王鏊序，後有翰林院國史修撰
郡人錢福序。上海縣志創始於洪武間邑人
戶部侍郎顧彧，失傳已久，今世所存者以
此編為最古矣。據序例，則顧氏舊稿，其時
猶有存者，實為此編之所本。此編分類凡八，
類一卷。卷一疆域志，其目沿革、里至、分野、風俗、
形勢、城池。卷二山川志，其目山類、水類、鄉保、鎮
市、坊巷。卷三田賦志，其目貢賦、稅額、鹽課、戶
口、土產。卷四祠祀志，其目廟祀、壇壝。卷五建
設志，其目學校、公署、津梁、堤閘、壇宇。卷六古
蹟志，其目城壘、第宅、勝致、丘冢。卷七官守志，
其目總印、惠政、學校、山利、題名。卷八人物品
志，其目孝行、文學、科貢、印薦、大規、周流寓。
上海立縣始自元，距顧稿之輯不及百年，此

編多存顧稿之舊故於宋之市舶司榷稅場之遺制頗富紀述當時蕃漢通商之迹據此略可考見自明代以來海舶集於羊城一隅而滬瀆遂歸蕭索不圖於三百年後氣運復轉以雅片戰爭一役為因緣而此方遂以一日千里之勢蔚為全國第一大埠然國勢陵夷江亦河日下讀是志者撫今思昔驗世變之倏忽令人增無涯之感矣

蒸里志略十二卷 宣統二年鉛印本

里人葉世熊纂輯世熊字培卿諸生以軍功候選訓導蒸里在青浦縣南界婁縣嘉善吳江元和數縣之間東濱泖湖南控白牛蕩中夾大蒸塘東有小蒸鎮一名貞溪地扼九峯三泖之勝宋元以來人文蔚起為一邑望鋪戶毗接商販交通清道咸間河道淤塞市廛日衰洎洪楊焚掠益非昔比其西十里曰大蒸宋世亦盛明季遭倭寇而燬其志明曹宗儒有貞溪編清嘉慶

間曹組城重輯又有沈懋官之貞溪志皆但誌小蒸而不及大蒸且無刻本世熊祖居里之芟稼村還於楓溪不敢忘其先世發祥之地且恐人第見今日之衰遂忘曩日之盛爰有斯編之輯所據以為藍本者郡縣志而外厥為曹組城之貞溪編宗城懋官之作蓋已不見矣稿成於光緒九年未及剞劂而卒宣統二年其子字桐叔官別駕者付之鉛槧書凡十二卷九門曰疆域二卷曰建置曰田賦曰兵防曰名蹟曰選舉

各一卷曰人物三卷曰藝文曰雜紀各一卷田賦兵防雜記諸章所載大半係全郡全縣之事非一里所特有蓋作者但知襲邑志之成規不知郡邑之與鄉鎮區劃既異作志之體製自亦不同也綜觀其書識解庸俗立例迂淺蓋無足稱者然其兵事自明以後有嘉靖倭寇清初平定道光唛夷咸豐粵寇諸役紀事頗詳水利有潮俠一則雜記據雲間雜誌謂泖湖自古無潮汐自嘉靖十七年八月始有之此等處亦殊可珍尚焉

山陽志遺四卷 民國十一年淮安志局刻本

清縣人吳玉搢撰玉搢字籍五號山夫雍正歲貢歷官廣德州學正鳳陽府訓導著有說文引經考金石存六書部叙考尤邃於六書假借之義著別雅五卷以小學有聲於時告歸後值郡守衛哲治重修府志玉搢備員襄纂而不獲盡用其說且目見其誤之增於舊而不能救因退而著是書專就山陽一縣事正郡志之遺誤都凡四卷卷一類曰遺跡遺事遺獻遺文其搜羅之廣辨析之精置之乾嘉第一流樸學大師之作品中當無媿色不特於郡志有匡補之功即唐宋以來諸家關於淮楚之記述亦多賴以辨正遺文用紀事體凡一詩一文之甄錄必詳其淵源以事解文因文證事讀是篇者於一方掌故不啻身經目歷焉末記乾隆淮安府志局中之見聞官修志乘之弊由此可窺一斑顧此書雖為名作而鈔本流傳久未登梓板民國十一年縣人續纂淮安縣志告竣因以餘資刻行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末有民國志總理周鈞跋

王家營志六卷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里人張震南字煦侯撰震南事蹟俱詳卷末叙傳王家營瀕淮河北岸隔水五里與清江浦相對地屬淮陰縣舊為南北往來衝要南船北馬自此水陸分程商賈輻輳稱淮北重鎮自咸豐中河徙已而海道大通已而津浦路成帆轍易向其地乃衰為僻鄙不復有問津者震南有感於盛衰之忽焉爰搜采舊聞散輯私志將以示後之人以興替之跡云書成於民國二十年之冬纂

言紀事以二十二年夏為斷二十二年冬以授梓人又少附益焉為卷六為篇十有三曰建置河渠卷一曰軍政警衛卷二曰職業交通卷三曰禮俗宗教學校卷四曰人物古蹟卷五曰雜記叙傳卷六行文雅馴叙事翔實以云搜輯則自明以下五百餘年之官書野記百家雜語悉蒐其同異而整齊之以云纂述則建置河渠職業交通諸篇皆精心結構之作可成一家之言實鎮志中罕覯之善本甘棠北湖非為顓美矣惟

兵事列入軍政章未能免俗又民國乙丑聯奉之役入雜記為例不純是其小疵耳

沛縣志十卷 乾隆五年刻本

知縣李棠纂修棠字待攻漪陽人由監生雍正十三年任沛之有志肇自明景泰初邑令嘉魚古信嘉靖中葉邑令永年王治重輯萬曆二十四年邑令彭山羅士學增輯越一紀邑令永寧李汝讓更加纂訂自後歷百三十餘年未有編續乾隆二年春棠始創議興修稿成郵致郡博合肥進士田寶發整齊而芟訂之既梓而因故中輟至五年秋始畢工書凡十卷十志曰輿地一建置二學校三秩祀選舉四秩官五人物六列女七藝文八九雜志十凡例云有邑紳金文澤前令郭公維新成稿未刊多所采摭載入今按建置志河防門運河長堤下注云詳漕政志則郭稿蓋本有漕政一志斯編舉以併入建置而刻落痕跡猶有未盡也輿地志有邑紀一章歷代大事略具端倪且於軍事政治外兼及水道之遷移惜不完不備耳建置志既有河防章中陽坊表等數目又有河渠隄防閘座之章峻

亂而重複，秩官之末為宦仕、候選、吏員、行伍、武胄、委署，此係縣人之入仕途者，安得與撫治茲土者同列乎。藝文大半係懷古詩歌，惟卷八之末有藝文補載，關係河工之奏疏數篇，足備參考。

泰興縣志四卷 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知縣錢見龍、吳楧纂修。見龍字行之，遼陽人，康熙二十年以恩廕仕；楧字澹庵，二十五年以貢生任。據序，舊志一修於明嘉靖十三年知縣山陰進士朱篪，再修於萬曆九年知縣濰縣進士高桂，三修於萬曆二十五年知縣上虞進士陳繼疇。入清康熙十三年，前令臨潼舉人李斐英復奉檄纂修而未竣。厥諸見龍以二十六年六月奉檄，期限嚴迅，無敢少延，遂以次月成此新

志，剞劂未畢而調去，楧既繼任，重加稽覈，以二十七年付之梓行（職官志楧以二十五年來任，而序云稿成於二十六年，見龍之手，疑二者必有一誤）。前志凡四卷十四欵，此則卷仍為四，而類分二十，曰輿圖、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卷一；曰城池、戶口、田賦、物產、秩官，卷二；曰名宦、公署、學校、選舉、人物，卷三；曰祠祀、藝文、古蹟、宅墓、雜記，卷四。其子目悉依賈漢復河南通志欵式，除封建、帝王、后妃、陵冢闕去外，餘皆依欵彙編。賈志本不足法，此以縣志之小而仿

通志之大吏見冗濫寡要凌雜失序疆域分列橋梁、街巷、市鎮、坊鋪、江堰、閘墩、莊堡、集垛、坐圍、沙岱、陂井等目，山川分列渠港、溝渼、灣湖、蕩汪、池諸目，究如一地名辭典。各類首皆有序，或長至三四百言，陳腐可厭，蓋過於功令敷衍成篇而已，本非著意述作者之比也。

彰武縣鄉土志不分卷 清宣統元年彰武縣署鈔本

清無著名氏纂修。彰武在順治四年名曰東魯荒，康熙三十一年蒙古賓圖及東土默特兩王獻為永福昭三陵牧養地，牧牲供祭，嘗蒙民十一戶，隸盛京牧群司，地名曰養息牧。乾隆三十二年，又稱境之西北陽為新東魯。嘉慶十八年經盛京將軍奏准開墾，光緒二十三年開禁，招佃續墾，二十六年經盛京將軍增奏准派員設局經徵兼理民事，二十八年始設縣治，自隸新民廳。此書不著修纂人姓氏，亦不著編輯之年月，考政績錄中載有初任知縣周士藻、繼任霍望武，均未及修志之事，卷尾書道有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署知縣樊寶青行，樊君是修纂之人，抑即抄胥之士，不可得知。此書分篇，均有與彰武縣關防，為古抄本無疑。凡一千有五，計分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民

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分類既無倫紀，排列又不守序。以歷史所述即為沿革，應隸于地理之中，不可獨另條。政績及兵事，政績立一專條，詳錄名宦，列于地理之後，不可混雜于前。既列政績，則名宦列聯合，而此無之。並以全數所述每多簡漏，且名宦錄及人未載，即將而亦列目于卷端，殊欠分明目耳。

撫松縣志四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縣長張元俊修，邑人車煥文纂。元俊字傑三，遼寧寬甸人，奉天兩級師範學堂畢業，曾被舉為奉天省議會議員、衆議會議員、國民代表會議員，民國十六年任。文煥字景堂，清附生，曾任撫松教育局局長。撫松舊屬吉林濛江，踞長白山之西麓，松花江上源，邊徼之地，清宣統二年始設縣治，民國三年暨十五年兩地兩遭胡匪，縣署卷宗焚燬殆盡。此書輯修於民國十八年十月，因而成之，十六年以前事蹟既無從考查，多闕遺，依其存之檔，加以採訪傳聞，勉成全帙。撫松土地磽瘠，又兼交通不便，以致設治以來對於放荒招墾各事，少所辦理，故此志所述荒務，門多界而未詳。又此書地理之圖、疆域、山界、地勢、山川、氣候，於沿革一類獨付缺如，要至事地通篇共分五

甚、卷一為地理，下分位置、疆域、邊界、地勢、
險隘、區劃、山脈、河流、湖泊、公廨、鎮基、
交通、物產、氣候、古蹟名勝、橋梁、十景。卷
二為黨務，下分黨部、黨務。卷三為政
治，下分沿革、政績、職員、行政會議、議
事會、教育、警察沿革、保甲沿革、公安
警隊、村政、田賦、司法、教養工廠、防軍、
商團、電報、電話、郵政、礦產、經工。卷四
為人事，下分民族、匪亂、戶口、農業、商業、
雜業、漁獵、林業、醫業、慈善、宗教、禮俗、
俗、文藝、軼聞、古蹟。卷五為人物，下分鄉賢、
鄉宦、義勇、學校畢業生。

黑山鄉土概要 不分卷 民國十三年石印本

邑人麻肯天、楊程遠同編。黑山在唐為顯
德府，明時稱鎮遠堡，清初曰小黑山，光緒庚
子拳匪亂後，始設官立縣，與北鎮分治，名曰
鎮安。至民國三年，復改為黑山縣。光緒三
十三年曾編有鎮安縣鄉土志，僅抄本
流傳，未付剞劂，亦不知纂修姓氏。改黑山後，
未曾續修。此書為民國十三年麻、楊二君
本鎮安舊鄉土志增修者。二君皆經事本邑
教育事業，因注意各縣小學教育，多採
擇鄉土教材，類切實利，遂自力搜集本縣
史地之可為教材者，隨時編纂，以教生徒，故
書名曰鄉土概要，意在作為小學課
本，俾學生自修之用耳。全書雖論鄉土，
而靈之妙著眼於教學，以述自然地理，則
使知山川狀況，以灌輸學生自然之知識；述人
文地理，則使知人事變遷，以為學生之模範；
述本縣各種物色，則在喚起學生愛鄉之精

神、述各地交通物產、對改善成學之實業思想、至所有地名、悉取最新名稱、以舊名附之、以編者重今而不棄古之意、其位置而插入本年天全圖、其在復學生者、徒知本邑、俾知省之方向、而兼明本省全部之地勢也、全書目計一為黑山之沿革、二為位置、三為區域、四為山脈、五六為水系、七為氣候、八九為交通、十為民族人口宗教、十一為語言文字報紙、十二為政治、十三為教育、十四為教育會圖書館、十五為警察、十六為保甲、十七為稅務、十八為貨幣、十九二十為實業、二十一為兵事、二十二為名人、二十三為政績、二十四為古蹟、二十五為黑山前述、插圖凡五、除位置外、尚有黑山分區全區山脈、黑山河流、交通四圖、

復縣志略 不分卷 民國九年鉛印本

知縣程廷恒修、丹陽張素纂、廷恒字守初、江蘇崑山縣人、民國六年任、復邑之名、始於遼興宗時置復州懷德軍、明洪武十年、設復州衛、清初裁衛、改隸蓋平縣、雍正五年、改復州通判轄復金二州之地、十二年改升為州、隸奉天府、民國成立、改州為縣、舊有復州鄉土志、不知編修名氏、成於光緒三十三年、未付刊刻、僅有鈔本流傳、此書修於民國六年、成於八年、~~舉地之形勢古今沿革及民國開創有關涉者、當[illegible]~~分類立門、一務新穎、且多表格、以便稽覽、惟個紀不分大小不別、尚失散漫耳、通篇以戶口男採訪最詳、篇幅佔全書三分之二、而表格分類凡四首、標某區所、次村名、又次戶數、又次男女名口數、又次檢彈數、又次距城里數、又次距區里數、又次距警察所里數、分表之善、為近來縣乘中惟戶口之所罕見者、惟各類所述、亦有簡漏之處、以後

縣設親民官吏，自雍正以後，共有二百餘年之久，而此書政績表中，則僅列自光緒二十一年起，蓋以光緒甲午中東一役，官署、民廬焚燬，卷宗俱毀無存，追溯前規，良難備悉。故此書志政績，僅就甲午以後可得證者，參以輿論，摭拾其大凡而已。既標政績，又列名宦，而政績表中，往往有無事跡可載者，是政績、名宦兩類，應從新排列，而改以職官、宦績二名，較為妥當也。沿革與

地城池建置，就述於建置略中，不單立門，亦為妥善。全書不分卷，立目共四十六，計建置略第一，輿圖并原序第二，疆域地形略[illegible]，經緯方里表第四，山水略第五，濱海地形略第六，道路略第七，古制略第八，名宦略第九，政績表第十，垣務機關表第十一，地方行政廳設置表第十二，司法表第十三，兵事略第十四，警察沿革表第十五，警察區隊分駐表第十六，警察官吏長表第十七，保衛團沿革略第十八，自治表第十九，

自治區域表第二十，選舉略第二十一，學務表第二十二，農會、商會表第二十三，醫學會表第二十四，農蠶工廠表第二十五，郵務表第二十六，電話表第二十七，戶口表第二十八，居留日僑表第二十九，田賦表第三十，寺廟表第三十一，稅捐分局表第三十二，地方收捐處表第三十三，財政歲入歲出表第三十四，物產表第三十五，林業略附圖第三十六，礦產表第三十七，西湖嘴礦產沿革略第三十八，南海岸鹽務沿流略第三十九，禮俗略第四十，宗教表第四十一，古蹟略第四十二，祠廟表第四十三，人物略第四十四，列女略第四十五，藝文略第四十六。

望奎縣志四卷　民國八年鉛印本

知縣事嚴兆霖修，義縣張玉書纂。兆霖字澍芸，浙江杭縣人。民國三年望邑設治，由綏化徵收局長調任設治員，七年改縣，奉委署理知縣。玉書字兆文，曾充本邑第一高等小學校教員。望奎本為海倫西南之鄉，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俱未專載，其沿革漫無稽考。民國三年設治，七年始改縣。此書[illegible]

[illegible]今編輯以備[illegible]甫經設縣，無舊檔可查，即各局所亦俱新設。故書內所列，皆現當時之事，於前事有不知者，其詳者均未登載。全書共分十志，分志所述，均詳明核實，表解分類，於行政任事治之參考，於政治志之鹽務內所述墾荒務，清賠地之緣起及債文三條，尚極精詳，於民生大有裨益。又物產鹽單

列一志，曰所載者，除動植物外，尚有工品
物、商品物，而門類於本邑之工藝，以無述為
彰，而於輯備，如望奎工藝之志設之意
亦可信也。惟以本邑無沿革可考，地理志中
不設沿革一門，僅於小序中略載及一二句，
而政治志行政目下，反附有望奎設治之沿
革，系蒲述光緒三十二年以後本邑設治經過，
設治之情形，經次殊［illegible］北平圖
書館藏有抄本，前繪有全縣形勢圖、
全境村屯圖、全縣城基圖，而此本無之，殊
可怪也。全書四卷：卷一爲地理志、交通志、政治
志，卷二爲財政志、學務志、武事志，卷三爲禮
俗志、人物志，卷四爲藝文志、物產志。

拜泉縣志四卷 民國八年石印本

知縣張霖修，長春胡乃新纂。霖字亦三，
直隸安國縣人，清光緒丁酉拔貢，壬寅舉
人，民國六年任。乃新字敬修，原籍吉林省
戶，拜泉清光緒十一年入學，十三年補廩，
十七年援例出貢，是年吏部註冊，以訓
導選用，三十一年充肇州巡防局辦事，
到差未盈一月，旋即回籍里。拜泉一邑，
域界蒙古，舊爲郭爾羅斯前旗屬地，皆
人稀地曠，寥廓無垠，至清季世始招
徠民衆墾荒闢疇，以境有巴拜泉明水
泉，因以名縣。是志民國四年知縣熙國璋
修之，編纂出於胡乃新之手，當時因應
省通志局之徵求，倉卒編輯，頗爲簡漏。
六年張霖又請胡君續爲編纂，遂取前
所編者，校閱重察核，重事增刪，八年
印行，即此志也。纂者手擬稿，依省通志局
所頒發之格式，然後就本邑所有者載之

無者則從略焉。計有十一大綱，五十六小目，
分類所述，均詳備有條。尤以輿地志中之人
種、物產二門，并敘東南詳，可供學人仕宦之
參攷。山川之後附以水土性質及水性考
兩篇，論其水色、并錄婦人飲之所生
病而死，於民生至有關焉。惟述沿革，從
及元代，不論明清；職官志文職，以光緒三十二
年設置知縣王錫侯、同知，而不及以前之
古吏。致讀者於拜邑前清兩代之沿革，
無可得知。即拜邑設縣之年，其名即爲光緒
三十二年，亦不可考也。又沿革中書元太祖混
一天下，分此爲路，西諸王分封疆域，爲同母弟
鐵木哥斡赤金，所謂皇太弟者，又名斡
嗔那顏，於元魯倫地，拜泉為其所
土，而沿革以巴拜附其一文中，又之拜境
爲斡赤金之封邑，似無確據，前後殊覺
矛盾也。全書四卷，一爲輿地志，下分
經緯度、沿革、疆域、山川、人種、物產；二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建置志，下分城池、津梁、廨宇、壇廟、勝
蹟；三爲經政志，下分民治、鹽政、財政、墾
務、林務、鑛務、商政、郵政、教育、社會
教育、司法行政；四爲禮志，下分吉禮、嘉禮、
賓禮、軍禮、凶禮；五爲武備志，下分練兵、防
營、陸軍、巡警；六爲職官志，下分文職、武職、名
宦；七爲選舉志，下分明經、薦辟；八爲人物
志，下分忠節、孝友、列女、流寓；九爲藝文
志，下分撰著、應輯、雜著、詩、藏；十爲蒙旗
志，下分襲爵、官制、租賦、司法、戶籍、蒙
墓、建置；十一爲志餘，下分事略、兵燹、剿
匪、十策。

海倫縣志不分卷 民國二年海倫縣公鈔本

知縣事辛天成纂修。天成字九丹，四川屏山縣人。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由木蘭知縣升署海倫直隸廳同知，三十四年三月實授，十月請缺去任。民國元年三月任海倫知府，二年五月改府為縣，奉命充任知縣。海倫在清世為皇家圍場，禁民樵採。光緒二十二年始准放荒招墾，旋設通肯副都統一缺兼辦墾務，三十年因缺乏滋最，裁通肯副都統，改設海倫直隸廳同知。宣統元年改廳為府，民國二年改府為縣。此書於民國二年纂修，因當時陸軍參謀本部通咨各省徵集各縣志乘，以資軍用，大吏下其事於縣，并臚列目次，令速編輯。天成遂就海倫十七年歷史所經過之事，續至民國二年成縣之實況，勒為是篇。書為鈔寫，無封面，有海倫縣關防一印，是此書為當時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蓋此書當時匆匆編成，體例不整飭，述亦漏，未能付梓，縣署抄存一部，以備檔案也。全書共分六大門，二十五小目，每目之下復分細目。各門所述，均尚清晰，尤以實業、財政兩門最稱詳覈，而編者亦向知注重民生之意，故從載節女之孝子一人，未能廣搜細訪，充列全數，藉云文則全書未著錄，因海邑歷史過淺，無文風之可言故也。至通篇不分卷，首為地誌門，下分沿革、疆域、交通、人物、古蹟。次為政治門，下分吏治、自治、警政、禮俗、刑法。又次為教育門，下分學校、宗教。又次為實業門，下分農業、工業、商業、漁業、鹽政、物產。又次為財政門，下分田賦、捐稅、錢幣、度量衡制度、各項經費出入。又次為兵制門，下分陸防軍、民團。

巴彥縣志不分卷 民國六年巴彥縣署官鈔本

知縣事王岱崧纂修。岱崧字甲三，奉天錦縣人。日本法政畢業。民國五年署任。巴彥在清雍正十二年，歸呼蘭城守尉管轄。同治元年，設呼蘭廳。光緒三十年，改巴彥州。民國元年改州為縣。其志舊有宣統元年知州陳元愼修之巴彥州志畧，殘缺不全。民國三年，黑龍江省公署通令各縣編輯志書，備修通志之用。知事胡斗衡、馬六舟先後僅輯輿地一門，旋即告竣。民國六年，岱崧長縣事，後由陳志畧本纂錄各條，并於胡馬二君所編之輿地一門，訂補其缺誤，再參以他書及採訪冊，而成此志。首有巴彥縣印及巴彥縣知事王岱崧之印，首頁背面有丁巳初春縣公署編八字篆書，則此書當為抄成之定本，準備刊刻者也。通篇所述，凡經政、職官、選舉諸門，俱以民國五年為限，惟巴彥檔案，兩遭焚燬，故多數記載不免闕畧。此

兵事，則全錄陳元愼所著巴彥戰事紀畧，包括拳匪、胡匪，較為詳備，全書之數此為特備，首闕、惟諸圖、道里，不分經緯度，不列比例表，是為近日修志所應注意者也。通篇設目類六十有二，首為輿地志，次以建置志，又次經政志，又次禮志，又次武備志，又次職官志，又次選舉志，又次人物志，又次藝文志，又次叢談志，又次雜文志，又次志餘，外目五十有九，不備列焉。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南海孔氏校刊本

此書四庫箸錄。明陳禹謨刊本。提要謂原本已不可得見。並謂明人好增刪古書。逞臆私改。此本增加各條。率皆注明補字。猶有蹤跡可尋。惟所改所刪。遂竟不可考。刊刻之功。不贖其竄亂之過。今案此書原本。宇內尚有流傳。嚴氏可均嘗得一本。謂此外尚有四本。曰黃氏士禮居本。曰孫氏岱南閣本。曰張氏愛日精廬本。曰汪氏振綺堂本。孫本歷經嚴可均等七家校勘。而皆未竣事。及光緒間。南海孔氏廣陶及其子昭熙昭杰昭鋆與林氏國賡。借孫本以廿餘月之力。為之補校。計書鈔二萬一千餘條。條校定一萬八千餘條。其無可校者二千餘條。皆就所徵引古書。取善本比勘。刊以傳世。即此本也。其用力之勤。使古籍復得善本。有功藝林不鮮。考此書據隋志作一百七十四卷。兩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宋志及中興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均作一百六十卷。是宋代已有佚卷。宋晁氏郡齋讀書志及元馬氏通考仍稱一百七十三卷。殆據唐志言之。非宋時尚有足本也。晁志馬考謂全書分八十部八百一類。今考百六十卷實

為十九部八百五十一類。其中設官部闕二類。酒食部闕十六類。車部闕五類。實存八百廿八類。晁馬所云。未得其實也。提要未見原本。謂陳本所改所刪。已不可考。據嚴氏謂卷百三十九車總類原本二百四十條。陳僅用十七條。卷百五十八穴類原本二百三十條。陳僅用四十二條。卷百六十石類原本百三十九條。陳僅用三十三條。疑所據原本闕譌更甚。不然。陳雖失心病狂。當不至此。林氏謂陳本每篇必亂舊鈔次第。每事必改舊鈔標目。雖其每條之末。尚有補與續補字。然有全段增竄而不言補者。又有全段與舊鈔同而亦稱補者。兩家所舉陳本之失。為提要所未及知。孔氏所校。亦參考陳本。又以俞氏唐類函所引參校。而於諸家所藏原本未嘗比勘。謂錢塘汪氏所輯國語三君注。引北堂書鈔即據所藏秀水朱氏本。其卷一自注其饗醴注一條。音官風土注一條。皆言鈔本譌舛。而孫本尚完好可讀。知竹垞鈔本頗為書估竄亂。又汪氏文臺輯七家後漢書所引北堂書鈔。亦據朱本。但如書鈔光祿勳篇引謝書楊賜一條。大司農篇引謝書劉據一條。汪氏輯本皆全脫

餘不可悉數據此則朱本不如孫本遠矣又謂士禮居所藏季氏本於光緒壬午見之晰孫本譌舛殊甚故海内各本姑置勿論而嚴氏跋汪氏所藏朱本則謂書鈔原本已見其四繕寫精妙獨有此本蓋未取覈他本也予藏大興朱氏明褒明初藍格鈔本上有王保琪印及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茶花吟舫諸印取校孔刻凡孫本善處此皆有之並有孫本誤而朱本不誤者有孫本脫而朱本未脫者有陳俞所據與朱本同可證明非出兩家臆改者嘗以兩旬之力校其大槩可勘正孫本者不可僂數姑舉前十卷記之如帝王總載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孫本王作主孔校謂見揚雄劇秦美新陳俞本主作王朱本亦然與洪範文合此當是用書非用劇秦美新也奇表四湯臂二肘孫本肘誤時孫氏校改肘朱本正作肘長頸烏喙孔校尸子禹長頸鳥喙知此條是禹事其烏鳥不同形近易譌今朱本正作烏非烏也堯身長十尺注孔最朱本作孔叢俞陳二本同可訂孫本之誤徵應五掘圖書得地符陳俞二本掘皆作握與朱本同則作掘者誤湯受金符孔校陳本及本鈔受並作授俞本尚作受今朱本亦作受捧赤伏符孔校陳本俞本捧作奉考漢書光武紀及聚珍本東觀漢紀光武紀皆作奉今朱本正作奉代漢者當塗高孔校本鈔寫倒作高塗今移正今朱本塗高二字未倒福祿六萬年不絕孔校俞本年作世今朱本亦作世潛晦七作什器於壽丘嚴氏校立改丘今朱本正作丘創業十鴻飛堯豫孔校陳俞及本鈔堯皆作豪恐非今朱本正作堯功業十二勘定厥功孔校今書康王之誥勘作戡今朱本正作戡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孔校案近本無之字今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類書類

本亦無之字帝德十三皇德盈塞孔校陳俞本皇道作道德今朱本亦作道德才質高妙孔校陳俞本才作材類聚十二御覽八十八引桓子新論亦作材今朱本正作材綜神明之主貫孔校陳俞本刪宗字貫字考家語有賢者神明之主句今朱本亦無貫字睦親十五興席改容王石華校與改興陳本同今朱本正作興寬惠十七苑彼桑柔孔校孫改朵作柔案大雅桑柔篇苑作菀今朱本正作菀彼桑柔不作苑朵幼知二十產而能言孔校陳俞本言作書馬輯隨巢子據路史前紀卷六引

亦作書、又淮南脩務訓亦云史皇産而能書、今朱本正
作産而能書、神智廿一智以藏往、朱本此下注易字、孫
本奪、齊聖廿三神喬通知、孫校陳俞本喬作叡、朱本亦
作叡、神而服之、孔校此條上下文皆易繫辭下神而明
之之句、疑服爲明之誤、今朱本正作明、克明廿四察其明
德、孔校嚴氏改寨作察、今朱本正作察、明於大道、孔校
陳俞本大作天、見繫辭、今朱本亦作天、以聽察下、注漢
順帝紀、朱本作漢紀順帝、知人廿五卜式拔於芻牧、孫
氏校拔下補於字、今朱本拔下有於字、拔于禁於行陣、

孫氏校於改于、今朱本正作于、威儀廿八穆穆文王宜
君宜王、孔校陳俞本文王作皇皇、見詩假樂、今朱本正
作皇皇、儉德廿九用景文之儉、孔校景文陳俞本作文
景、考漢書孝武紀贊不改文景之恭儉、今朱本亦作文
景、奉先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孔校王石華校屋改
屋非是、御覽八十八及册府元龜五十六引史記文帝
紀皆作室、知屋乃室之譌、今朱本正作室、禹惡衣服致
美黻冕、孫氏校冕改冕、今朱本正作冕、文王卑服康功
田功、王石華校衣改服、今朱本正作服、不作衣、冬日鹿

裘夏日葛衣、王石華校求改裘、今朱本正作裘、不作求、
蔘藿之羹、孔校王石華校美改羹、陳本蔘作藜、考韓非
子五蠹篇淮南子精神篇六韜盈虛篇蔘皆作藜、今朱
本正作藜作羹、勤勞卅一饋十起、孔校俞本陳本十作
七、考類聚十一御覽八十二及羣書治要引尸子皆作
七、今朱本亦作七、務農卅一神農親耕、孫氏校補神字、
今朱本有神字、未脫、弘量卅二君人之量、王石華校子
改人、今朱本正作人、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孔校愧心陳
俞本作賜之、今朱本亦作賜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孫

氏校禹改語、今朱本正作語、不作禹、責躬卅五禹見罪
人開而泣之、孔校陳俞本開作問、近本說苑君道篇及
御覽八十二引均作問、今朱本正作問、邦有大故則不
舉、孫校大舉改不舉、今朱本正作不舉、誠懼卅六弗惟
逸豫惟其亂民、孔校近本說命中篇其作以、陳俞亦作
以、今朱本亦作以、教化卅七長以育之、孔校陳俞本作
長育之材、菁莪序有長育人材之句、今朱本正作長育
人材、與詩序同、但材誤作財耳、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孫
氏校民上補則字、今朱本有則字、每歲孟春以木鐸循

於路孔校書肖征及陳俞本循皆作徇今朱本亦作徇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孫氏校於改于今朱本正作于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孫氏校照改昭今朱本正作昭來遠卌八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孫校陳俞底作砥史記顓頊本紀亦然索隱云據大戴禮作砥礪今朱本亦作砥屬屬殆礪之誤風雨所至莫不從助孔校史記帝嚳紀助作服今朱本助作肋乃服之誤以上并可正孫本之誤及為陳俞兩本非盡出臆改之證至禮儀部十四居喪卌五第一條喪紀之容鄭注喪紀之容纍纍顛顛（原誤作顧）也孫本脫纍纍句第二條齊斬之情注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原誤緒）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鄭注子喪父母尊卑同也孫本第二條脫齊斬之情標目及注檀弓云至申也廿字聞諸申之父曰以下文混入上條注中又歲時部寒二十五孫本原脫八行孔校陳本有九條正合八行之數但不知出原書否不敢據補今檢朱本則亦尚存此九條知固非陳氏之所增此均可據朱本以補孫本之佚者也嚴氏謂書鈔訛謬脫落篇

尠完章章尠完句然而甚誤之中往往有絕佳處古書之最難校者莫過於此故諸家皆未竟校理之功而孔林兩家毅然釐定厥功甚偉然尚間有失校處如篇目卷百十二樂部八律二十九下旁注附字朱本無之考此類并無附則附字衍文當刪又百三十五服飾部四目灌湶三十八灌湶當作湶灌誤倒當正如是之類尚須訂正予尚欲以炳燭之明據朱本通校全書以補孔林之遺俾此書無復遺憾至此書原本筍河先生插架有之而館臣顧舍此錄陳本者殆因此書校理非經長久之歲月不可而官書則有程限遂託言原本不可得此中亦有不得已者歟

東漢刊誤四卷 宸翰樓叢書覆宋刊本

宋劉攽撰。按此書中土久佚，此宋刊本得之日本京都某寺。起卷一帝紀第一，迄卷四列傳第八十，首尾完足。惟卷一首葉缺前半。第一卷前署治平三年四月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充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攽上。卷中徵貞慎完桓瑗諸字，皆缺末筆，乃南宋初年刊本也。考宋史劉攽傳，攽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又藝文志史部正史類著錄劉攽漢書刊誤四卷，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敞、劉攽、劉奉世撰。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但又稱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趙希弁讀書志附錄載劉攽西漢刊誤、東漢刊誤各一卷。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諸書所記不同。又吳仁傑撰兩漢刊誤補遺，所以補正刊誤，署名與讀書志附錄及通考同。初不審其孰是。嗣讀晁公武讀書志著錄東漢刊誤一卷，述攽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命國子監刊正。攽為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治平三年奏御。證之此書，首題治平三年一行，正合，知此書為攽奉勅所撰。此本首葉所缺，乃攽自序也。惟全書四卷，志誤作一卷耳。至藝文志稱漢書刊誤四卷，乃東漢之譌也。讀書志亦有三劉漢書一卷，殆即書錄解題及藝文志之三劉標注，惟又誤六卷作一卷耳。合觀諸書所載，知攽以治平三年奉勅刊正後漢書，成刊誤四卷，後因與脩資治通鑑，於西漢遂亦有刊正。至合敞與奉世書為三劉標注，則出後人之手。其稱兩漢刊誤者，殆又後人取兩書刪併，各為一卷，並非其朔矣。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文獻通考作十七卷，宋史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正史類

文志則作十卷，今傳本亦十卷，與宋志同。四庫全書提要謂此書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相懸，殆脩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今考吳氏之書，乃補正劉氏而作。閱今本補遺第九、十兩卷中，其訂正劉氏者，僅五條，餘皆是補刊誤之遺。且詳觀此兩卷之首尾，則始帝紀迄外國傳，其無缺卷可知。殆因東漢刊誤已甚詳盡，故吳氏所補，僅得二卷。通考之十七卷七字，殆是衍文。館臣未得見東漢刊誤，遂致臆度而失其實，並為附正之於此。

廬山記五卷（吉石盦叢書影日本高山寺藏宋刊本）

宋陳舜俞撰、按此書中土久無完本、四庫著錄僅三卷、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蓋以一篇為一卷、今據日本高山寺藏南宋刊本、（卷二三為宋刊、餘舊鈔補、亦從宋本出）則實為篇八、為卷五、卷一、總叙山水篇、叙山北篇、卷二、叙山南篇、卷三山行易覽十八賢傳、卷四、古人留題篇、卷五、古碑目、古人題名篇、閣本不獨佚第四篇以下、其分卷亦非當時之舊、館臣見今本篇為一卷、遂疑佚者僅四五兩篇、抑又誤矣、此書不知佚於何時、館臣謂永樂大典本、亦僅三篇、則明初已佚可知、日本於宋刊外、尚有元祿十年刊本、亦完足、爰取元祿本閣本與宋本相比勘、則閣本譌奪彌甚、如總叙山水篇、脫釋惠遠廬山略記曰、至略舉其異耳三百八十四字、叙山北篇脫至長嶺院、至香積之西五十三字、其旁半里有羅漢崟下、脫遠公山記云、至亦所謂阿羅寺之類也、四十四字、叙山南篇、橋有石井曰招隱泉下、脫在陸羽茶經第六品句、有金師臺下、脫昔黃海僧道態姓金、故名金師臺十三字、舊名靈源下、脫由福源半里、至石泉庵云云二十八字、

至今舟人往來猶禱焉、神林灣在湖之西北、神林灣句、誤列於前悉還二女句下、以上宋本元祿本俱不誤、然亦有足訂正宋本元祿本者、如乾封之作元封、所登之遺此、此作址、游泳甚狃、狃作狎、讙國于李父、讙作讓、不知尾之長知、長知作長短、故名其高曰蛇岡、高作岡之類是也、元祿本實自宋本出、而脫誤較甚、有宋本閣本不誤、而元祿本獨誤者、如叙山北篇、影圖者下、有梁天監三年僧恩律師二十字、乃下是歲晉太和之二年句下文、錯列於此、而以今著其事於後篇下之遠公大中六年謚辯覺法師、二百五十餘字、列於晉太和句下、古人留題篇、文通大師匡白題東林寺二首後、宋本尚有七律一首、首存第三句人似鶴云云、及落星寺五律一首、蓋前佚葉、故文不銜接、元祿本則至匡白二詩止、以下佚、古碑目、唐故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後、有東林寺經藏碑、及唐故東林寺大德粲公碑、凡八行半葉、元祿本錯列於前、唐廬山東林寺故寶稱大律師塔碑、守江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陳去疾書、前振武節度參謀試太常卿奉禮郎李廷彥篆額、元祿本脫員

外置同正員陳去疾書前振武節度參謀試十三字。綜三本觀之，宋本最佳，然以半出補鈔，譌文奪字，觸目而有。又卷一缺第二葉，卷四缺第廿一、廿二、廿八三葉，卷一李常序，書縫寫第三葉，則其前當更有兩葉亦佚，今卷一第二葉，據元祿本補之，其他諸葉，元祿本亦缺，恐世遂無他本可據補，美猶有憾矣。閣本附載釋惠遠廬山紀略，宋本、元祿本並無之，知亦非舜俞原本所有。至舜俞，宋史本傳稱湖州烏程人，棄官歸居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提要乃謂舜俞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不知白牛村在秀州，殊失檢。而宋本、元祿本署名，皆作尚書屯田員外郎嘉禾陳舜俞，李常序亦稱嘉禾陳令舉舜俞，嘉禾秀州屬縣，意舜俞祖籍烏程，至舜俞卜居白牛村，遂為嘉禾人，宋史偶未詳歟。

水經釋地　積學齋藝書本

水經釋地八卷，清孔繼涵撰。繼涵字體生，又字誧孟，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乾隆庚辰舉人，辛卯進士，官至戶部河南司主事。清光緒中，章壽康始得此書稿本，刻以行世，徐乃昌又為刊於積學齋叢書中。此書取水經諸水所經州郡國邑山川之名，條繫句舉，注釋於下，詳述其地名之歷代沿革，尤詳於今地所在，蓋專為解釋水經一書之地名而作者。體製頗為整齊，讀水經者，得此以資參考，免有知古而不知今之弊，其功用略同於王應麟之通鑑地理今釋。書中所引，以戴震校水經注、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兩書為最多，戴校精要之語，大致錄入。陳氏書時尚未刊行，繼涵蓋據傳鈔稿本，在當時為未見之書，是以所引尤多，皆其辨證之詳確者，足徵其淹博雅矜慎。繼涵本精於考據之學，與戴震交誼素篤，曾為刊行戴氏遺書，校本水經注等，序中於震校水經注事，言之綦詳，其撰此書，蓋亦得力於震、其書中下以己意者，若泒水條下，據孔宙碑陰，以考漢時博陵為郡及其領縣，涢水條下，據地理志以臨涢縣為涢水縣之誤、

灑餘水播說文考為漯水之訛、汶水條下、據注以嬴縣嬴字為其字之誤、淮水條下、據地理志江夏十四縣、有鍾武無平春、郡國志江夏十四城有平春無鍾武、以為平春或即鍾武之改名、雖不甚多、具見悉心研覈、非但撮錄前人成說而已、桑鄽之書、雖經近代名家、發揮整理、已有後來居上之勢、善本亦多閒出、然在繼涵撰此書時、其纂述之勤、固已難能可貴矣、惟此書既以釋地為名、自應旁徵博採、以臻完善、乃僅以陳戴二人之書為依据、餘所引用、不過郭子章郡縣釋名、何喬遠輿地志等類、於故書雅記、未能編輯其今地名、雖不著所出、亦皆明清一統志展轉所載者耳、前此輿地學專家、若胡渭顧祖禹所言足以互相發正者、舉未偁引、以治水經名者、若趙一清全祖望、其時皆有成書、繼涵主戴氏之學、自不注重一清、乃祖望之書亦弗道及、何也、其所取材、未免與命名不稱、與或係屬稿未成之作歟、觀其渰水條下、引滇紀編年周昰所辨契㬥倪氏謂漢益州為但有郡名而無州名一則、反復數百言、本係辨其所不必辨者、而繼涵備引全文、不憚繁瑣、蓋著書時隨手所錄、榛楛之未翦者也、然專

為解釋水經地名之書、究以此為先河、其後張匡學亦撰有水經釋地、流傳較廣、其書比輯會萃、雖較詳備、而但採衆說、毫無心得、反不若此書先錄戴氏校語、釐定經註本文、再就地名加以考釋者、之為一家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括地志

括地志八卷、唐濮王泰撰、清孫星衍輯、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高祖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越王、貞觀十年、改封魏王、十七年、降封東萊郡王、改封順陽郡王、二十一年、進封濮王、事具唐書本傳、星衍見經部、史稱貞觀十年、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括

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其書修撰緣起若此、隋書經籍志、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鈔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云云、是綜合天下郡國地志、撰為一書、在南朝時、著述已盛、而顧野王之書為最、至隋時、又以敕撰之力、記述尤備、即後來郡縣寰宇諸志記及歷朝一統志之濫觴、而泰之書、上承陳隋、下開唐宋、其體製、蓋就近沿襲隋代官修諸書為多、觀其取名括地、與區宇圖志之名、尤為相近也、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而蘇勗即以是年勸泰奏撰此書、意在勒成一代鉅典、是以泰所引者、若蕭德言諸人、皆南朝舊族、顧胤又野王之族人、於陸顧諸述作、具有師承者、今書已久佚、星衍始據史記正義、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路史、玉海、通鑑地理通釋所引者、輯為八卷、惟序略、以下卷全載初學記地理部中、稍為完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之冠首、其餘各條、亦但依序略所載諸州編次而已、星衍素精地理之學、曾助畢沅輯校古地理諸書、此書亦在沅幕中所輯者、搜討鉤稽、至為精審、嘉慶二年、星衍官兗沂曹濟道時、始重加釐定刊行於世、星衍序稱其書稱述經傳、皆本古說、載六朝時地理書甚多、以此長於元和郡縣志、然考證經史、不能斷制、若舜耕歷山在濮州、而兼引蒲州首陽嬀州懷戎及越州餘姚之山、大邳在城皋、而誤指衛州黎陽東山、大別在安豐、而疑荊州章山為與經史符會、湯冢在薄城、伊尹在楚邱、而又以為俱在洛州偃師、可

以覘蕭德言諸人之學識無過人者然載洛水一名漆沮水非古所渡漆沮以岷山在岷州積石山在河州崑崙山在肅州之屬俱非塞外之山皆足鍼砭流俗傳譌古迹而皆不獲其全書案此書鈔纂陳隋以前地理諸書總為一編考證古地必有所受兼載異說亦係總類體裁本非一家之言亦非蕭德言諸人創獲之說解大邳之在黎陽乃臣瓚漢書音義說安豐之非大別亦杜預駁京相璠者孔穎達作尚書左傳正義即已根據此說此書既係奏撰表上之書自不得不以當時官頒經疏為標準且湯伊尹墓之在薄與楚邱

者本書未嘗遺而不記而崑崙山亦並載阿耨達山之說星衍乃以後代考據家所論定者上繩前人著述而歸功過於纂修諸人似皆非篤論至其輯刊此書表章佚籍功自不可沒矣輯本出於史記正義所引為多然正義每有未標引書之名而確知為引自此書者例若河渠書大邳正義曰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不出所引書名以夏本紀大邳句下正義證之則此句亦括地志文蓋後人合刊正義多加刪削已非正義足本星衍言玉海所引多於正義其時據史記注善本而今存之本經刪削所引書名致無從據輯者亦復不少也書

之可考見者於郡會山川記述考證以外兼記傳聞軼事若渭橋忖留神象磻溪太公釣處西門豹之治鄴澹臺子羽之渡河皆取廣異聞與水經取材略同且多著引書之名較元和郡縣志為例尤善惟郡國志本為經國致用之書不取兼記異聞所考證者亦多與此書不相沿襲此書以博綜為主由彙錄而成記述雖饒恢奇辨析未能斷制郡國志以簡覈勝為後來地志所取法水經注與此書略相近體裁視之已嫌徵古合觀與同異益見其宜並存矣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此書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舊唐

書經籍志但著錄序略五卷蓋據開元書錄書錄皆唐秘府之書或以泰國罷廢書雖表上未為朝廷所重秘府遂無全帙書錄僅以序略五卷入藏是以同時徐堅撰初學記亦但採取序略之文舊唐書褚無量傳所云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者也然全書外間傳本固已通行於世故為張守節杜祐所引用也通典引此書作坤元錄者蓋杜佑避德宗諱适之嫌改其書名星衍知其為一書而未知其所以改名之因也書中諸條皆足裨助經史惟華州條云萬里沙在華州出史記河渠書於是天

子已用事萬里沙句下正義所引按封禪書武帝元封元年至東萊禱萬里沙今萊州尚有其地正義引此作在華州殊為異說非必非傳鈔之誤惟其記高麗皆作高驪兩見史記朝鮮傳正義所引則係六朝別字異體若鉅鹿之為鉅鹿河閒之為河澗亦多見碑板中恐非鈔誤也古地志書之體製較鉅者輯本以此書為最古六朝遺籍往往藉此徵存顧野王輿地志散見諸條下者尤為吉光片羽足資網羅放佚舊聞雖出采掇之餘究為不可廢矣

石友贊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王晫撰晫初名棐字丹麓浙江仁和人諸生性好博覽聚所藏經史子集數萬卷于霞舉堂縱觀之每讀一書必首尾貫穿始放去其所論著然始條事斐然成一家言又好賓客至不惜典衣命酒武林士夫多與之交名士讌集晫亦未嘗不在座然其自東則悃愊如山中人著書有遂生集今世說霞舉堂集墻東草堂詞等而所刻檀几叢書尤知名石友贊者則取石之有用于世者一一就載籍搜其出處詳其

用途而各繫一贊其自序畧曰古之君子靜則淑己動則益人未有有體而無用者也予年垂衰老自顧生平硜介自守曾不能為人用無論遠不如人即比頑石亦滋愧矣偶翻往籍取凡石之有用于世者述所自出各繫以贊列為介友以當石交庶幾他山得攻吾短云云諦審所錄則多僅足為談助真能有益于世者舍吸毒石外蓋甚尠吸毒石今名蛇頂石亦未嘗如所錄之神奇且往籍中言石之有用者亦不止僅如所錄第其意在規箴則亦未可以不完備譏

之也、

怪石錄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沈心撰、心字房仲、號孤石、浙江仁和人、仕履具詳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第四百三十六卷第二十六頁中、此編則因其弟晥叔觀察齊東三郡、心往視之居署中數月、無所事事、因以登萊青三屬產石之珍者、錄而譜之、其自序有言曰、禹貢青州岱畎、厥貢中有怪石、孔安國傳、怪異好石似玉石者、今舍弟晥叔觀察齊東三郡、盡青州之域、余來官署、得詳諸石出處、及質色文理、迥非凡品、因就所見聞、寒窗呵凍、隨摭輯、得如干種、有似玉者、有不似玉而可愛者、未知唐虞時所貢、與孔氏所傳、合乎不合乎、所有古今人著撰、則採而系之、以資考據、不計工拙、故已作亦附入第客中載籍無多、且性嬾廣搜、挂漏之誚、知不免也、乾隆己巳嘉平、書于東萊官署之仁卉亭云云、按怪石之名、始見于尚書禹貢及山海經、迨蘇文忠公作怪石供、遂成藝林佳話、如益都淄水石硯、自宋已有藴玉之名、且有專書譜錄、其為人所重、不在端歙以下、餘如紫金石紅絲石、唐時已採為硯材、萊石桃花

石竹葉石勞山石等，亦久作文具，有聲于時，此書皆能一一詳之，可供攷讀也。

西京職官印錄二卷 清乾隆十年印本

清徐堅作。堅字孝先，號友竹，吳縣人，工書畫，善篆刻，著有䂓園詩鈔行世。汪啟淑續印人傳有傳。此譜略仿明何通印史而作，惟印史刻歷代名人姓名，此則記漢人官職為異。譜前自序稱：素篤愛古銅印，竊怪近人擿抉古人文字，闌入印中，皆成死句，且與表信之旨、大相乖背，因思印為璽節之遺，上之所以表官職，而信萬方者也。始於周，昭於漢，以漢之職官入印，庶幾其有合乎。乃取馬班二書之官爵，上自列侯，下迄令丞，錄其人見紀傳，而字法之見古印者，共得若干印，謂之西京職官印錄。西京之職官，非盡於此也，去取之際，寓微意焉云云。其譜每印之下，注釋文兼記其姓名，其所製印，乃集漢印文字，故其章法䂓矩，不逸於古。然譜中侯印，有鄃侯印章、留侯印章、平陽侯章、扶陽侯之章、武陽侯印章、條侯印章、建成侯之章。考漢人侯印，多稱印，不稱章者，平生見漢侯印，不下二十餘方，均然，僅見有要平侯印章一印，稱章者，審其文字，殆出東漢六朝侯印，則偶有稱章者，

今徐氏摹擬漢印，而僞印作章，又作之章，此文義之失攷者。又漢人官印，無論字數多寡，印文均作白文，無朱白文相間者，朱白文并用，惟私印為然。今審此譜中，如長水校尉之印，水字、之字，潁川太守章，潁川都尉章之川字，東郡都尉章字，九江都尉章之都字，號邑令印之邑字、令字，潁陽令印、城父令印之令字，則均作朱文。徐氏自序，稱曾寓程氏師意齋一年，獲觀古銅印章一千有奇，何以有此貽誤。此章法之失攷者也。又漢人令印遇縣名單字者，則作某令

之印，今審此譜中，有鄗邑令印、號邑令印、阿武邑令諸印，令字上足以邑字，漢印亦絕無此例，是均大疵。蓋此譜原為徐氏一時遊藝之作，固未暇深考也。

師意齋秦漢印譜六册 清乾隆三年鈐本

清程從龍輯印。從龍字振華，號荔江，甘泉人。前有自序，稱蓄秦漢印十五六年，得三千方有奇，因選擇精品，得千二百方，而此千二百方中，秦漢而下，間以魏晉，以其未遠於古也。又有一二刀法類元明人，以其式古，亦過而存之，方滿千二百方之數云云。今審此譜首官印，次私印，次兩面印，次古朱文印及日利吉語印。案烏程周氏中孚鄭堂讀書記載從龍師意齋秦漢印譜無卷數，稱從龍號荔江，里貫未詳。今按

錢唐厲氏樊榭山房文集卷二，有漢印譜序，稱甘泉程君振華，藏弆漢官私印，編排為譜，則是從龍固甘泉人，周氏失之考矣。又周氏評其譜，謂止存印文，不加篆釋，而不及王氏延年集古印譜遠矣云云。案周氏所謂王延年集古印譜者，乃指明武陵顧從德印藪而言。因印藪前署太原王常延年編，武陵顧從德校也。今考印藪傳世多木刻本，此譜則用原印拓，二譜焉得並論。周氏之說，未為當也。

琉璃誌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孫廷銓撰。廷銓字道相，別字沚亭，明崇禎進士，入清後累擢吏部尚書，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康熙初拜內祕書院大學士，卒謚文定。生平嗜讀書，為文從政，一本經術。有顏山雜記、漢史億、歸厚錄、琴譜指南、南征紀畧等書。是卷嘗一刊于顏山雜記中，為物產誌之一，後又分出。敘述琉璃本源及製法極詳，文字古峭。尤在其次書中首述製料，以石為質，以硝和之，以礁鍛之，以銅鐵丹鉛變之。白者

馬牙石，紫者紫石，棱而多角者淩子石，梅萼紅、白、藍、黃、青、黑、晶、綠諸色，皆以餤硝之數為之程，加減石料。馬琉璃之貴者，以青為上，簾幌之類用之。其次佩玉、鳴珠，取其堅而能鳴，弁冕法服用之。其次為華燈屏風、礶合果山，皆穿珠之屬。其次為碁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之屬，或滴之，或範之，或鑪之，或瀉之，或雜色而糅之以成。其次為泡燈、魚瓶、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珠、響器、鼓璫，皆空之屬，或引之，或吹之，或旋而轉之，或揚而抑之。其難者更加以剪裁燎

接為工，固非一也。末附以琉璃攷，紀琉璃入中國之始，及中國製琉璃之始，而以番琉璃與中國所製琉璃優劣堅脆色澤等殿焉。

裝潢志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周嘉胄撰。嘉胄字江左，江蘇揚州人。讀書甚博，嘗爲香乘一書，殫二十餘年心力，始畢其業，采摭淵廣，至今無人能逾之。談香事者，必以其書爲首選。裝潢志者，則以名迹存亡，係於裝表，不得其宜，有同損棄，故汲汲辨究之。其自序曰：聖人立言，教化後人，抄卷彫板，廣布海宇，家戶誦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亂，黴爛蠹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刦，百不傳一，于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迹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間之秘者，欲加背飾，先於此究心，庶幾不虞損棄，俾古迹一新，功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勲于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書分三十餘目，曰古迹重裝如延醫，曰妙技優禮良工，賓主相參，審視氣色，洗揭，補，襯邊，小托，全式，瓖攢，覆上壁，下壁，安軸，上桿，上貼，貼籤，囊，染古絹托紙，治畫粉變黑，忌手卷册葉碑帖墨紙硬襯，又方，治糊，用糊，紙料，綾絹料，軸品，佳候，表房，知重裝潢，紀舊又紀舊題，後表背十三科等，皆言之至精審，可以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宣爐歌註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冒襄撰、襄字辟疆、自號巢民、江蘇如臯人、生于明之季世、幼有俊才、負時譽、史可法薦為監軍、後又特用為司李、皆不就、所居有樸巢水繪園深翠山房諸勝、入清後、著書自娛、賓從讌遊、極一時之盛、因被人目為明末四公子之一、所著影梅庵憶語、樸巢水繪二集、皆極為人稱賞、是編則因嘗作宣爐歌、贈方坦菴、包括一部宣爐掌故、故復自為註釋、按有明一代製器、其精妙者、如時壺張爐、皆以人名、若以代名者、惟宣爐而已、一代尤物、代亡而物不朽、當時顧無為之譜者、雖其佳處不能純以譜傳、然在有明三百年間、宣爐誠前無所師、後難為繼、辟疆一歌、乃盡發其妙、而註則更能詳歌之所未詳、歌註併行、斯兼兩美、註中首言宣爐之色、火養難易、真偽之分、次言鑄爐起源、煉工火候、爐彝形式花樣、燒斑擦色、嘉靖以後北鑄之學道施家、南鑄之蔡家甘家、仿宣爐優劣、及嘉隆以前熏燒改色、磨治出新、及以景泰成化時所造爐偽鑿宣款、以重其價、又有宣德樣爐、本來無款、後人別取宣器有款者、鑿嵌之、皆言之綦詳、夫宣德距崇禎、不過二百餘年、辟疆此註、已言其艱、況今又三數百年、辨別不更難耶、則此歌此註、不獨可作宣爐圖譜讀、且更助鑒賞不少也、

硯林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余懷撰。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福建莆田人，生于明之季世，入清，僑居于江蘇之江寧，嘗賦金陵懷古詩，王士禎以為不減于劉禹錫，撰板橋雜記，記狹邪事，哀感頑艷，尤膾炙人口。又有東山談苑、味外軒稿等，亦均為人所重。是編則其晚年所作，自序曰：余有硯癖，蓄硯最多，然亦隨手散去。去年七十，老矣，分硯與内外諸孫，各得一硯，所存者不過泓玉、鮮雲二三故物，晨夕相依為命，不能暫捨。早起手滌於池，池水盡墨，晝則磨隃麋、潘谷，古香滿室，揮毫染翰，落紙如飛，即家人以絶炊告，亦掉頭不顧，甚矣余之迂且僻也。因思人生百年，忽如白駒過隙，不有所著述，以傳後世，後世安知余之迂且僻乎。故綜纂舊事，彙成硯林一書，雖未見唐彥猷硯録、陸友仁硯譜，似于米元章論硯加詳焉。自愧藏書不多，觀覽未博，掛一漏萬，未免貽譏，然古今風尚、山川精采，義歸揚搉，情在抽引，參其指趣，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紀載年代無次，隨筆輒書云云。讀此則亦可以知其為何如書，及所以作書之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録類

端溪硯譜記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袁樹撰。樹字豆村，號香亭，浙江錢塘人，隨園袁枚之弟也。乾隆時，以進士出官，至知廣東肇慶府，生平善畫山水，精鑒別，工詩，著有紅豆村人詩稿。此編蓋于官肇慶時，述其所親歷考詢者也。按端溪硯石，舊有葉氏蘇氏二譜，言之固詳，然終不若此卷之簡而明，約而達，能括大凡。卷中首述端溪位置及得名之由，繼述硯坑所在，東西各洞形況，產石及石眼顏色，石質粗細老嫩，石層優劣，光彩，大致分為六洞，佳

材皆產于大西洞之二層三層，如蕉白青花黃龍火捺冰紋魚腦麻雀斑米鼻涯玉帶鳳涎水涯鎏金硃砂翡翠諸材皆是也。又次述屏風崖之新坑，石質雖佳而眼碧，扣之有聲，老蘇坑石色亦全，惟音響尤甚，用久且拒墨，旱坑則坑仔崖側之新坑，郡城北之盤古坑，以及新宋坑老宋坑錦雲坑，亦一一詳其優劣，終則述董工開採情況，並謂自此番開鑿後，水深石盡，坑澗洞危，將不可復得，故盡以所得石，凡百廿餘硯，別為五等，圖形為譜云云。蓋所以誌珍物之難得，亦以備後人之考求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藥房心語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楊中訥撰。中訥字耑木，號晚研，浙江海寧人。康熙辛未，以二甲第一人登進士第，入詞林，累官至右中允，視江南學政，未終歲而去。生平力學攻古文詞、書法，入晉唐閫奧，湛深經術，尤精于易、春秋。早從秀水朱錫鬯檢討、姚江黃晦木徵君遊，故造詣講論，多有發先儒所未發者。查悔餘內翰所撰墓志，述之綦詳。著書除叢桂堂集外，殆甚尠，故吳槎客騫謂其不肯著書垂後世也。此卷皆飲具銘，或以為是偶爾游戲筆墨，得于朋箋酒座之間，不足以覘柢蘊，然書有自序，則曰暇日戲仿六書體例，作酒器數事，大約象形，而假借為多，器各係以銘，不離制器尚象之旨，或規或頌，義各依類，以見庶幾哉和而不流，禮而不繼以淫也，則固自製酒器，以形而取，而系之以銘，義存規諷，所以過醉鄉之流，非以揚釀泉之波者也。按古之酒器曰尊彝卮觴，方言所載，則盃椷盞盌榼盧皆杯也，博古圖所舉，更不下三十餘事，他若瓢齎木瘿之類，凡可容盛者，亦無不可以作酒器。此編蓋即取義于此耳。其為目自麴車以次，凡四十種。舉其一例，如麴車曰：歡伯辰軨，醲王憑軾，芫整轡于糟邱，游將稅駕乎華胥之國云云，可以覘其一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混同天牌譜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鄭旭旦撰。旭旦字扶曦、安徽歙縣人、工制舉義而于詩賦詞曲尤優、為之且于清書中別得理解、一時號為絶世逸才、混同天牌譜者、則自謂無計遣愁聊消永日、蹋忿而忘憂、作無懷氏之民、故譜之曰混同天者、則因牙牌之製、創自涑水、馬吊之戲、始于弇州、兩者分道揚鑣、各不相下、大抵馬吊則士夫所尚、牙牌則閭閻為多、從未有合而一之者、是書則仍涑水之目、而以弇州之法行之、混同二戲而為譜也、其法取牙牌三十二扇中、襍牌無對者、則一一為之對、復增白公二三四五六七對、都二十四扇、與原有諸扇配合成色、其名有對色、分相、巧合、順色、不同、大四對、八紅、八黑、八單、八雙、八大、八小、純奇、純偶、孤紅、八不就、腰裡粗、腰裡細、正對、錯對、三同、奪錢、敵色、穿花等等名目、驟視似新、實則合鬥腰、朱和二譜而成、較宣和譜為擴充而已、因其既增牌扇、不擴充則亡者必多、蓋不得已也、平情論之、所加諸牌、雖無取義、然見巧思、特鬥合較瑣、游戲稍難、故迄未能暢行、視之為文人雅趣、別備一種可矣、

三友棋譜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鄭晉德撰、晉德字破水、安徽歙縣人、事跡未詳、僅心齋張潮謂其長齋嗜酒、耽吟咏、尤長于書法、而已、三友棋譜者、則以舊日象棋之戲、僅堪二人對局、故就為增損、使三人共戲、畫局為松竹梅三國、國界正中為海、兩角交界處為城、城外為山、易舊棋之五卒為三兵二火、兵行原路、火行小尖、不拘左右、只準一步、有進無退、砲間增置二旗、直行二步、至敵國橫直任行、餘子如舊、車馬能過山城、不能過海、砲能過海、不能過山城、戲時以次一人一着、三人循環攻應、或以一敵二、或交一攻一、或相互為敵、其事難于舊日之象局、全在能審形勢強弱虛實、如交左以攻右、非交左也、以右強獨力不能克之、交左實以濟我之弱、制右之強、得制則復乘虛以窺左之隙、取左攜右、以二併一、我獨勝矣、我強敵勁、有一不支、則移兵以救、非以救弱、實自救也、敵已勁矣、再併弱者、則兼力伺我、我能支乎、故救弱所以免其降敵、亦即所以樹敵之忌、使其不得專神于我、我得其機、襲強取弱、則我以二攻一、獲勝必矣、勝負之判、如舊象棋、未終局前、有一國已負、則負者覆其將、餘子悉降勝者、隨其所用、其趣固較舊日象戲為多、而虞戒機詐之心、則益深、使人久而習之、則有難乎其養者矣、故君子不取也、

金粟箋說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號文漁，又號金粟山人，嘉慶間舉孝廉方正。嗜金石，善畫蘭竹花卉，工篆隸，尤擅治印。著書有金石契、續鴛鴦湖櫂歌、芑堂印存、金粟逸人逸事等。是編之作，則因春秋佳日，訪吳大帝赤烏年造金粟寺遺址，探藏經閣，詢遺構，則片紙無存，而閭里間轉獲時見散佚，故為編錄，兼以法喜及秀州精嚴、智覺、宜興善權諸藏，堪互證者，并印記摹之，造紙及寫經人名，一一類叙，後列裝潢家數則，以資博覽也。按金粟箋即世所稱之藏經紙，宋元豐間，專以寫藏經者。紙有白黃兩種，皆繭紙，內外均蠟，摩治光瑩，界以朱絲，紙間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或署元豐年號，或署熙寧年號。清高宗乾隆中，海宇宴安，獎進文藝，凡有以名紙晉呈者，輒得蒙藻鑒嘉賞。金粟之名，由此而定，亦由此而著。後來好事者，遂以之裝潢書籍卷軸，珍若兼金矣。燕昌此譜，搜羅頗富，辨別極精，不獨供文房珍玩鑒賞參證，兼可為藏經紙史料讀，足以見一代文化媚釋之風也。

淳化祕閣法帖源流考 世楷堂本不分卷

清周行仁撰。行仁，安徽宣城人，身世著作不詳。此書他處未見，楊復吉續編昭代叢書，始收入之。書後吳江沈懋德跋云：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六日，我高宗純皇帝以內府所藏初賜翰林學士畢士安第一善本，命閣臣于敏中等鈎摹重刻，多所更正刪削，誠為藝苑至寶。而草莽之士，未得見也。東溪周氏恭錄為卷，書前行仁姓名上亦標小臣二字，後有其跋，署辛丑孟陬。吳江沈懋德識。則此書之作，當在高宗三十四年後也。書前後可分二部，前部為繕錄于敏中更正刪削之作，後部則始為行仁所作淳化祕閣法帖之考鏡源流，行仁并取自宋以來評論閣帖之語，及其先人笠芸先生所著夢筆軒掌記，附于後，分列各家法帖有關于閣帖者，辨其源流，考其異同，而成斯篇。是書既無格律，亦不成系統，然取擷尚富，考證亦審，非全無可取者。其先人笠芸先生之掌記，亦摭拾各家之說，非有獨得先見者也。

非煙香法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董說撰。說字雨若、又字月函、號俟菴、浙江烏程人。明末諸生、文名甚籍、嘗受易于黄道周、國變後、祝髮為僧、易字漏霜、號南潛、嗜文字、所為詩文清淡荒遠、刻意避熟、尤工草書、筆墨甚奇、著作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蓋又嘗以補樵自號也。非煙香法者、則于焚香之外、紀其獨創蒸香之法、其言曰、凡百草木皆為異香、六經無焚香之文、三代無焚香之器、古者焚蕭以達神明、故古之香、非旃檀水沉、人間寶鼎皆商周宗廟祭器、而世以為焚香之具、焚香氣躁而俗、不可不革、焚蕭事古而質、不可復用、折而衷之、惟以甑蒸香、水火兼用、不燥不亢、不古不今、可以通雅俗、發草木、如梅花蘭花菊花臘梅芍藥荔子殼橄欖玉蘭薔薇橘葉木樨菖蒲甘蔗薄荷茶葉荷花藿香梨艾葉紫蘇杉梔子水仙玫瑰茉莉等等、無物不可蒸、蒸之先、入以非烟、非烟、導香也、導香有方、銖兩有定、然後隨所欲而變之、或麝或梅、或清涼、或温煖、料雖有主、而銖兩精微、則在人以意會之、其書之目凡八、曰非烟香記、統論蒸法、曰博山鑪變、言蒸器、曰衆香評、言香材、曰香醑、言香之益、曰衆香變、言香之劑合、曰非烟銖兩、言導香分兩、曰非烟頌、言導香之功、曰博山變、言蒸器之功、語語皆為新意、道前人之所未道、故震澤楊復吉謂為奇闢變幻、驅使草木、信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淳化閣帖跋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沈蘭先撰。蘭先字甸華，浙江錢塘人。崇禎時諸生，後改名昀，字朗思。以聞劉宗周講學蕺山，遂渡江往聽，志于正學，室如懸磬，處之晏然。其學以誠敬為宗，適用為主，專宗考亭，不雜金谿、姚江之緒。平居日有課，月有程，每月又綜所得，與同人相質難。既不肯妄交取與，尤介，連日絕炊，至掘堦前馬蘭草食之。鄰見而餽以米，究轉辭謝，憊而仆，鄰駭走，良久始蘇。明亡入清，益絕意進取，誨二子讀書，止令下學，不令干祿，雖極困躓，不變也。世以為西湖二高士之一。清康熙十九年，年六十三卒，無以為殮，門人姚宏任葬之。著書有宋五子要言、四先生輯畧、四書宗法、七經評論、名臣言行錄、居求編等，書稿多散失。其後鄞縣全紹衣祖望多方求之，亦未能得。茲編雖篇幅不長，然而其文約，其旨該，頗能語典舉要。第謂明時閣帖天下相傳止有二本，則亦未盡然。據王山史云，明時大內所藏至十有餘本，蘭州肅府亦有御賜本。肅王雅好文事，聘山人溫如玉、張應名重摹上石，即世所傳之肅府本。其後西安費文玉又摹肅本于文廟碑林，亦為善本，則蘭先或未之知耳，固不可以其微疵而病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續古印式二卷清乾隆六十年鈔本

清黄錫蕃集印。錫蕃字椒升，又字普升，海鹽人，官福建候補布政司都事，署上杭典吏。工八分書，兼擅飛白，與同里張燕昌齊名，著有金石表六卷，刻碑姓氏錄一卷。此譜前有自序，稱元吾子行著有古印式，學古篇著錄，謂為上下二卷，卷上為官印，卷下為私印，其譜今雖不傳，然吾氏三十五舉中已詳其例。余今所藏古印甚少，其式未能備，第就其有合于所藏者，拓之成譜，分為二卷，題曰續古印式，或亦希風先哲之意云。今按其譜，蓄印雖不多，然間有精品，如官印中左河隄謁者印，未曾見他家著錄，館陶家丞印文絶精，後歸永明周鑾貽共墨齋，此皆漢官印中之罕覯者，未可以蓄印不多而少之也。

漢印偶存二卷光緒元年鈔本

清姚覲元集印。覲元歸安人，字彦侍，祖文田，官禮部尚書，謚文僖，清史有傳。覲元道光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著有大疊山房詩集、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咫進齋叢書諸書行世。此譜前有自序，稱印章始于秦而盛于漢，吉金中無上妙品也，先大夫舊藏漢印至多，庚申以後，零落都盡，覲元留心物色，積十五年，始得若干枚，念漢代吉金日銷日尠，因遂傳拓譜為一書，名曰漢印偶存，不復分别先秦魏晋，統於衆也。今案其譜，上卷秦漢銅印，計官印凡三十五枚，私印得百餘方，而自序謂積十五年而後得，則其求之散湧可知，譜名偶存，頗名副其實也。然譜中諸印，選擇尚精，疑偽者鮮，如官印中立義尉印、强弩軍市長、擇地巷王，均官印中罕覯品，私印中若郭常、龎勲、高延田、桑王意私印、尹徐私印諸印文，均精妙可喜，所蓄雖少，得此諸印，亦足多也。下卷附姚氏印存，乃其家先世所用私印，以之與秦漢印并列，殊不足觀也。

硯錄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曹溶撰、溶字秋嶽、浙江嘉興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巡視西城、嘗劾大學士張四知溺職、不報、清順治元年四月、降清、仍原官、疏陳六事、一定官制、二定屯田鹽法錢法規制、三禁兵丁踐毀田禾、四巡緝土賊、五請發金平糴振恤、六請通西山煤運、得旨允行、六月授順天學政、為明進士王崇簡等數十人請旌、其後屢黜屢用、預博學鴻儒薦、未赴、十九年、學士徐元文薦佐修明史、未到館卒、所著書如崇禎五

十宰相傳、劉豫事蹟、明漕運志、金石表等八種、均已收入四庫存目、硯錄者、則順治十二年、選侍郎寺卿等官才優經濟者改外用、溶因得粵藩、會值鑿硯材于峽山重泉之中、大出其璞、溶與董是役者有舊、請而觀之、見大小百餘枚、遂泝其源流、訂其真贗、差以甲乙、辨其精粗、而成是編、共為目凡七、一曰山川、言產石之地、山水發源、二曰神理、言蘊石之故、聲質情實、三曰採鑿、言巖洞之艱、純材難得、四曰品類、言石之等第、以有眼青花紫石無眼青花紫石純紫石蕉葉白火黯紋五種為最貴最佳而難得、餘如金綫黃龍鐵綫硃砂翡翠雀斑蟲蛀等等、亦為佳品、第非石所貴、徒以辨端石者錄之、他石皆無此數種也、五曰別種、言端溪附近之硯材、如屏風巖朝天巖梅花坑七星巖老鼠坑將軍坑宣德坑等、所產眼色紋理、多可亂真、而佳者不過敵水坑之中品、劣者或不堪用、六曰辨訛、言圓石輭石、皆不經之說、詳詢工人、並無其事、七曰鑑戒、言學人不用硯、每以火逼石、融蠟封護、致十硯五損、亦有俗工割眼嵌製、欺人求價、皆無

補于硯、宜戒也、所述雖皆常事、第得之身經、以視唐彥猷米海岳輩、身未至端州、而僅傳其彷彿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陶說六卷 知不足齋刊本

清朱琰撰。琰字笠亭，浙江海鹽人。能詩善畫，工于篆刻，勤學而好古。乾隆丁亥之歲，客館江西，親見景德鎮製窯成器，因以身經，參諸詢聞，成此書，爲卷凡六。第一卷之目說今，曰饒州今窯，述康熙十九年，遣內務府官駐饒開窯製器始末；曰陶冶圖說，述乾隆八年，內廷發出陶冶圖樣，編次作說，工製匡畧。第二卷之目說古，曰原始，述陶土製器之原，皆摘錄經籍語；曰古窯考，述窯器源流，始于唐越州窯，終于山西霍窯，旁及高麗窯，亦附焉。第三卷之目說明，曰饒州明窯，說有明歷代製器始末，自洪武迄萬曆諸窯，皆具焉；曰造法，則雜采諸書，爲之條理焉，而未詳原出書名。第四卷之目說器上，曰唐虞器、周器、漢器、魏晉南北朝器。第五卷之目說器中，曰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之目說器下，曰明器，則皆詳紀器名形色花彩之見于舊籍者，分類編寫，可以當器目，亦可以當窯史讀也。故新建裘曰修曰：窯器無專書，格古要論亦僅寥寥數則，獨此編說古說今，犂然秩然，謂爲陶人之職志可也，謂爲本朝之良史亦可也。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獨爲博雅君子討論之資。新安鮑廷博曰：陶器一藝，古今曾未聞述作，陶說六卷，考古驗今，燦然具陳，此書流傳，天下之樂聞其說者廣矣，豈特補古人未備已哉，尤碻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賞延素心錄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周二學撰、二學字幼聞、號藥坡、浙江錢塘人、仕履未詳、惟金壇王澍虛舟、謂其讀書稽古、以餘力鑒藏、而錢唐厲鶚樊榭、亦謂其有丹邱之鑒識、兼清閟之儲藏、則固讀書而好事之流也、是編凡十則、皆修飾名賢手蹟法、自揭洗迄懸置、皆已試之方、見成效者、故自敘曰、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更剝蝕古香、況復修陳藏弃、件乖位置、俗泥心神、妙蹟冢塵、庸愈桓元寒具之厄、此編法不違古、制匪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真賞之士、定知寓目會心、袪凡設雅、取吾家草窗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按書畫鑒藏、自古矜重、唐內府裝潢良工、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輩、而宋思陵秘閣、龍大淵曾純甫等、審定目力雖短、然于標褾諸錦綾捍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士大夫能手自裝潢者、則梁之虞和、唐之盧元卿武平一張彥遠、宋之趙叔盎、元之周公謹陶南村等、皆謹于條件款樣、豈均好為不憚煩、而與工藝之流、較一日優劣耶、良以俗工莽匠、往往擣撦、塗割名蹟為毀耳、有此書、則墨寶之金湯、繪林之干城矣、若其立論、開發淵深、如昔人創物、必造微而後已者、猶文章之餘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花甲數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俞長城撰、長城字寧世、號桐川、浙江桐鄉人、康熙時進士、官編脩、工古文、于制藝文尤能獨闢町畦、嘗評選由宋迄清初諸名士文、凡百二十家、時稱為大觀、所著有可儀堂集、花甲數譜者、則偶作遊戲、以干支配合、而以五行生剋制化運用之、蓋于棋奕牙牌馬弔遊虎之外、別具匠心、而創為新格者也、其法以五家成局、一家為主、四家為客、主為土、客為金木水火、以六十甲子為籌、主家分之、四家受之、遞出遞翻、其名目有儀律數應尊采等分、用心甚繁、非不讀書人倉卒能解、故新安張潮謂其宇宙在手、造化生心、除圍棋外、便推此種第一、視其他戲具、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者、固不可相併並語矣、按孔子云博奕猶賢乎無所用心、又云張而不弛、文武不為、則士大夫于應接之餘暇、偶然遊戲、亦正所以娛神遺疲、顧獨耽于叫囂賭博、佚出矩矱、為牧猪奴之所為、宜乎自好者為之齒冷、深惡而痛絕、則其視此譜之所戲也何如、

雙虞壺齋印存八卷 清道光間鈐本

清吳式芬集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縣人、道光進士、官至浙江學政、所著有攈古錄金文雙虞壺齋藏器目封泥考略等書行世、此譜卷一古璽官印、卷二古朱文印、卷三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卷四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卷五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名名姓名字複姓、卷六一字印閑文二字閑文三字閑文四字殳篆朱文朱白文、卷七長方印圓印長圓印六面印子母孫印子母印母印子印、卷八兩面印閒文吉祥文斗檢花紋、其分數頗詳盡、為近世作銅印譜者所宗、惟其卷六所謂一字印閑文二字閑文三字閑文四字、及卷七中長方印圓印長圓印七類、今審其印文與傳世秦詔量刻辭文同、可證諸印均出秦及西漢人手、茲列之漢下、此其分類未免小失、至譜中諸印、則選擇至精、尤為有清一代銅印印譜之冠、蓋吳氏以鑑別古彝器之法、以甄選古銅印、宜乎得超上乘、分類雖偶有小失、固未足為此書病也、

景德鎮陶錄十卷 美術叢書本

清藍浦著。浦字濱南，又字耕餘，江西浮梁縣人。其書卷一圖說，後分御窯廠記，鎮器原起，陶務條目，陶務方畧，景德鎮歷代窯考，鎮仿古窯攷，古窯攷，各郡縣窯攷，外譯窯攷，陶說雜編，陶說餘論十一類，紀載頗詳。末有其門人鄭廷桂書後，稱藍浦輯為斯錄，卷帙未終而歿，遺腹子又殤殞無嗣，遺藳湮廢敗篋中者二十年。至嘉慶十六年，廣德劉克齋先生來莅此邑，招廷桂館署中，以鎮陶無專書為憾，廷桂以此遺藳進，克齋先生亟命續成之，并代付剞劂。舊六卷，今訂為十卷，惟卷首圖說，卷末陶錄餘論，為吾師所未及，其餘八卷，則仍其舊而附益之，不敢妄有增益也云云，則是此書乃藍氏未成藳，而鄭廷桂補輯之。由浮梁縣知縣劉丙始為之付刋者，案中國言陶冶專書，頗不多覯，此書之先，有海鹽朱氏著陶說，其書記載雖博，然轉不及此書之詳盡，此雖宥于一邑之記載，然能博攷衆家之說，而實驗諸當時之制，關心桑梓數典不忘，良不可多得者矣。

說硯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朱彝尊撰。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明大學士國祚曾孫，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科，以布衣與試，入選，授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明史。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江南鄉試副考官，入直南書房，紫禁城騎馬，賜居禁垣，數與內庭恩宴，被文綺時果之賚。二十三年，因私錄四方經進書，為學士牛鈕所劾，降一級。二十九年，復原官，尋乞假歸里。南巡時，屢迎駕于無錫，召進行殿，進所著經義考，賜研經博物扁額。彝尊自少以詩古文辭見知于江南之耆儒遺老，中年以後，學問愈博，風骨愈壯，壇坫之間，與王士禎分庭抗禮。益都趙執信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彝尊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彝尊又好為詞，其體與姜白石張玉田為近。近人論者，謂彝尊之詞，實在詩上，王為詩宗，彝尊為詞伯，並論其詩，謂與王頡頏，未免屈之矣。其言亦信。所著書有詞綜三十四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曝書亭集八十卷，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等，則草創而未成者。年八十一卒。是編則其論硯

之文、雖篇幅不長、而精審核要、一語即能洞中款竅
利害、蓋以少許勝人多許者也、如論品質、畧曰下岩
之石、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
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熱釜塗蠟者然、斯為
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為
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絲
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
氣亙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綫、點墨瘢相
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斑蝕如蟲齧、謂
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鱣血之邊云云、可以見其概
凡矣、蓋彝尊嘗遊嶺表、正值采硯之時、曾購得水岩
石百餘、故能品第而言之耳、較之但寶徑尺之石、數
眼或至百餘、挾之以為希世之珍、實無異于宋人之
燕石者、固一得其精、一得其粗矣、世有喜硯者、讀此
或知審所擇歟、

端溪硯史三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吳蘭修撰、蘭修字石華、廣東嘉應人、嘉慶十三
年舉人、官信宜訓導、生平枕經葄史、構書巢于粵秀
書院、藏書數萬卷、自榜其門曰經學博士、又以桑梓
之邦、數典宜覈、乃撰南漢紀五卷、別為地理志、以補
諸家之遺、并為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
體、覈而不華、兼擅算學、有方程考、末載通御附辨二
門、有功九數、他著有荔村吟草、桐華閣詩等、端溪硯
史者、則以道光十四年癸巳歲西江再溢、瀕江舍廬
蕩析無存、端州民于冬請開硯坑、以工代賑、凡三月
而畢其事、蘭修以鄉邦所產、又逢其適、故萃諸前聞、
證以目驗、而成是書、書凡三卷、上卷首列硯坑圖五
繼則詳論宋以前開者十坑、峽南二十五坑、峽北三
坑、嶺北九坑、西岸三坑、附錄四坑、卷二言石璞石品
石疵石色石聲硯工等十四事、下卷則為貢硯開坑
逸事三目、要皆剿取羣書之言、各以類從、而分註書
名于各條之下、間附斷語、頗具別裁、按言端溪硯石
者、自四庫著錄宋端溪硯譜一卷後、不下二三十家、

要皆目覩身經、各有詳畧、是書由于集衆說而成、所言自無甚異于衆人之説、而有稍異于衆人之説者、則集衆説之大成、讀一書可敵讀多書、其尤微妙精確者、則所徵寶硯堂硯辨數條、硯辨端溪何石卿瑶撰、剖析毫芒、辨别疑似、雖老石工不能及也、則是書固非專以裒集見長者矣、

曹州牡丹志一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余鵬年撰、鵬年字伯扶、安徽懷寧人、初名鵬飛、乾隆舉人、與弟鵬翀並以博學多才、工詩善畫聞、尤豪于酒、有飲江光閣詩鈔、夢戕書屋詞等、曹州牡丹志者、則鵬年主教于菏澤之重華書院、因翁方綱覃溪、督學至曹、一詢而作也、曹盛牡丹、著于談資久矣、顧昉自何時、種植何如、迄未有紀述專書、翁方綱于乾隆壬子歲按試過曹、始問作花品乎、繼又緘詩曰、洛陽花要訂平生、蓋促之矣、鵬年始集弟子之知花

事者、園丁之老于花者、與之偕遊諸圃、勘視而筆記之、歸而質于前人之傳述、遂成此書、然亦取其特著者、次第之而已、末則附以栽接之法、頗能訂今古、證異同、有自序略曰、素問清明次五日、牡丹華、牡丹得名古矣、廣雅、白茶牡丹也、崔豹古今注、芍藥有草木二種、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昔謝康樂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唐盛于長安、在事物紀原、洛陽分有其盛、有宋鄞江周氏洛陽牡丹紀自序求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紀、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范所述

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三十八歐述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言其略因以耳目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二賢譜記凡百餘品陸放翁在蜀天彭為花品云皆買自洛中僧仲林越中花品絶麗者纔三十二曹州之有牡丹未審始于何時志乘略不載云云譜以花色正間為類正色三十四計黄者七青者一紅者十五白者八黑者三間色二十二計粉者十一紫者六綠者五都凡五十六種而所謂黑也綠也皆不經見之品第細按之則曰煙籠紫玉盤曰墨葵皆深紅而近黑惟墨灑金一種謂胎綠而淺花頭似墨剪絨幾于真黑矣綠花五種中豆綠移自亳州萼綠華胎葉俱同豆綠惟千葉大瓣起樓而已奇綠由深紅而變嬌容三變即芙蓉三變惟瑞蘭胎莖花葉俱清淺為真奇種耳餘色大抵他處皆有之不必即甚可珍也

打馬圖譜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王蘭芳撰按打馬圖經本宋李清照易安所作顧世尠傳本四庫書亦未著錄清咸豐辛亥之歲南海伍氏始以所得鈔本刻入粤雅堂叢書中第譌脫失次莫可是正覽者依然難于索解是編則石埭徐士愷子靜所藏明人舊槧光緒丙戌歲據以重刊書首署曰宋李清照原本明王蘭芳增輯前有打馬圖則易安所賦之九十一路在馬後有總論卷末有跋備述局戲及作書之大恉蓋以易安之所賦為經而以己意自訂則例者也跋文畧曰打馬圖始自易安號稱雅戲義誠有取法久無傳良繇則例未明遵行罔措近編欣賞亦復廢弛日者客從陪都來手挾一圖指授諸法頗為詳具多所紛更用意牛毛貽譏蛇足固宜不終局而令人厭心生也茲以遊息餘閒特加參訂凡則例起自易安見于欣賞者疏其牴牾補其略闕付之剞手藏之齋頭爰集友明以代博弈云云其法則依采色行馬二十馬為一埰相遇則以多勝寡被勝者去其馬賸之可回落塹過關到局皆為

贏數大意不過競後先難易為勝負而已與古人馬戲之制是否悉合固曰難言而行移賞罰之意得此則可以稍通且古人之制易安已曰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謂之依經馬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賞罰五度使兒輩圖之云是則易安之作已非古制不過徒襲其名而已今則又襲易安之名安得言為古法不過絶傳之戲存之亦是餼羊之意云爾

詩牌譜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王良樞撰良樞字慎卿浙江吳興人事歷未詳是譜首署良樞之名謂為自編而末又有良樞之跋畧謂得是譜藏之舊矣小峯先生見而奇之謂近世觴政繁俗宜歸于雅乃刻而傳焉則又是舊譜良樞僅有剞劂之功者也書中標目曰牙牌式計平聲字二百仄聲字二百曰分牌式次第以牌授戲者曰分韻式次第限戲者以韻曰立題式戲者自察所得牌立題告主家即詩伯曰用字式預定平仄兩音及重

疊字用法曰借字式定用字通假音義曰較勝式詩成錄訖次第妍媸曰品第式論語意貫串字句品第曰賡奇式則詩成以後勝負已畢更將自己前牌攪亂別立題名仍用原韻復作曰翻新式賞罰已畢見旁人牌內詩意未盡而代之鋪補曰和韻式賞罰已畢用我牌依他人題韻湊和曰收殘式則六人之詩均成以餘零別成一詩曰洗荒式一人之牌已荒他人代之鋪成曰疊錦式就各人牌內看詳有韻若干俱湊集成詩曰聯珠式由一人先出一句次坐聯之

曰和壁式、輪為主賓、出句成對、曰換彩式、則各以全
牌成一詩、或古或律、輪流為之、預先言定、以較勝負、
總而言之、蓋文人之雅事、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其事
僅限于平仄四百字之間、而又分于六人、故恒有不
敷之苦、此嘉興周履靖又各增平仄一百字也、

望雲四字數一卷 明刊夷門廣牘本

此書題名為黃石公撰、殆不可信、明周履靖校梓
之、有所書小引曰、此書不用籌度、只要望空信口起
一時辰、即于此時下尋斷、無弗應驗、閩南志虛子好
訪名山仙子、適涉廬峯、遇一老僧、袖出望空數以相
授、且囑曰慎弗輕洩、因久秘焉、後即撫遊華舍、余與
相善、常出此數條決諸事、其驗如神、因不敢自藏、乃
授諸梓、以廣其傳、據是履靖乃得于方外之人、其書
與唐人之四字經相似、不過詳畧互殊、法有出入、而
已、四字經以十干錯雜配十二時占吉凶、此則以十
二時為綱、而以求財信音婚姻行人參謁失脫逃走
謀求詞訟疾病交納六甲十二事為目、信口占一時
辰、因時因事而判其吉凶、首並有歌曰妙數分休咎
四字斷吉凶、仲尼曰再思、曾子言三省、其例如子時
占求財曰紅日映蓮、信音曰寶舟順風、婚姻曰鸞鳳
和鳴、行人曰淺水行舟、參謁曰樓頭望月、失脫曰鏡
裏尋頭、逃走曰水裡撈針、謀求曰獨坐觀蓮、詞訟曰
泥中鬥獸、疾病曰衰容再整、交納曰海納細流、六甲

曰豹變龍翔、玩四字之辭義、決卜事之順逆、如婚姻而曰鸞鳳和鳴、則順諧可知、如詞訟而曰泥中鬪獸、則交困可知、其餘十一時之各四字、皆與此類、彷不過造語吉凶不同而已、此宜觸幾巧合、故亦能偶中、無所謂數與理也、

土牛經一卷 明刻夷門廣牘本

此書無撰人、惟題嘉禾周履靖校梓、履靖累歷已詳淇園肖影提要中、此殆以宋人之春牛經為藍本而校訂其訛誤者也、故即謂之為履靖撰也亦無不可、書分四章、曰釋春牛顏色第一、曰釋牛人衣服第二、曰釋策牛人前後第三、曰釋籠頭韁索第四、每章皆先舉定式、再詳解之、然後復演為例、如于牛之顏色、曰以歲干之色為牛頭、歲支之色為牛身、六十甲子納音之色為牛腹、以立春日干之色為牛角耳尾、日支之色為牛脛脡、日納音之色為牛蹄、各于其下詳言干支納音所屬五行青黄赤白黑之色、演色則假設為甲子歲丙寅日立春、故牛頭青、牛身黑、牛腹白、牛角耳尾赤、牛脛脡青、牛蹄赤、以甲屬木色青、子屬水色黑、甲子納音屬金色白、丙屬火色赤、寅屬木色青、丙寅納音屬火色赤也、于人之衣服則以立春日干為衣色、支為勒帛色、納音為襯服色、頭履鞭策各隨時候之宜、于牛人之前後、則春在歲前、人在牛後、春在歲後、人在牛前、春與歲齊、人牛並立、陽歲人

居牛左陰歲人居牛右于籠頭韁索則以年之孟仲季為別孟年用麻仲年用草季年用絲韁以七十二候之數為長牛紊常以桑柘木為之以其年正月中宮之色為色譬若孟年正月中宮二黑則色黑仲年正月中宮八白則色白季年正月中宮五黃則色黃立言簡而賅明而顯全無術數書晦澁之弊可珍也

質龜論一卷 明刊夷門廣牘本

此書無撰人姓氏相傳為唐李淳風采藥于鍾山鴻毛溪于紫菰石室中遇太嶽主者誥之謂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前有岩石大半畝許石色如黃羅名黃羅石質龜論刻其上皆周書小篆淳風精心仰視潔誠默記錄進唐太宗皇帝遂傳于世明周履靖得而校刊之其論大畧曰夫龜者水產而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游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為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于荷中可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于荷心其狀甚分明遊人往往見之此之謂息氣

也故非有太清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象輙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噀之則其龜勿能遁形矣處澤產水術云油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變為桃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為黯黮之色其滲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蹣跚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興又曰夫甲黃足赤服白尾

青眼黑者蓋禀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錢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按古來灼龜卜兆皆取龜之死者鑽其甲而火之視其坼痕上支下支以决吉凶從違素無用生龜者今此術但取龜之小者神其説爲八百年視龜甲之顔色以別事之善惡去取殆又別爲一種果信而不誣乎存其術以待徵可矣

地理犀精附説二卷 乾隆三十四年歙曹氏刻本

清曹昞撰昞字泊菴安徽歙縣人生雍乾間進士博雅工文喜究術數之理是書蓋就前人之著而加附説者自序述是書源流稱地理犀精一集舊傳前明天啓間餘姚黄太臨携抄本遊學遂安江右羅雲生見而題之抄示方稺茗毛培生書分上下二卷二子同爲酌訂付梓其言質而顯其理正而確參理氣於巒頭專重龍穴絶去羅經混説愚不敏敢爲附説重刊行世云云昞是書仍作二卷大抵上卷合論開面地

步下卷分論開面地步間附圖式上卷之末附支龍説下卷末附羅經説爲昞自撰意在補是書所不足並以闢羅經之妄處是書既重在巒頭故皆爲就此發揮者其言謂巒頭真者理氣之吉固驗而凶亦驗巒頭假者理氣之凶驗而吉不驗故理氣不合而巒頭雖有瑕疵不因理氣不合而不發富貴理氣合而巒頭假惟見凶殃定不因理氣合而能發富貴昞之附説仿語録體明快透徹能盡其意全書於開面地步諸端所謂分斂仰覆向背合割與縱横收放偏全

聚散等事皆能博綜簡括以爲申述俾人人可以通曉與術士大言眩世而辭義故爲隱約者迥不相侔其羅經說指斥理氣之不當特論尤實無可反駁其言有曰沾沾以尺寸之地求合天星卦氣合不與合從何查考面前來去之水我以爲此某字來某字去安知不稍差个把字按相地之術以形勢而定禍福已爲空虛無稽而言理氣者更就羅盤上某字以審察穴山水口其荒誕不經尤甚所是者尚能就形立說處處求合情境並不故意矯柔牽強過違天然究爲儒者家門抑且言相地至此亦即可止再進一步則入於縹緲虛無之境矣

山水忠肝集摘要一卷 續知不足齋叢書本

明蕭克撰克字智深里貫事跡無考其書大多抄撮明人之作想爲晚明人也書前識語畧云山有變化之玄妙水有曲直之吉凶不以山川情性氣脈爲本專以天星理氣生旺之說作書惑人可哀莫甚要以龍脈爲本巒頭爲體砂水爲用察其博換俯仰順逆生死陰陽緩急動靜向背之情性庶幾復得郭楊諸先生之正宗耳云云是書爲主巒頭之說者書中未分節目大體依據楊曾之說發揮巒頭一派指趣雖係摘抄且卷帙無多寥寥三數千字而於龍穴砂水諸要端咸爲闡述簡明扼要殊能罄所含意撰者於斯道當爲深窺堂奧者否則不能如是也書中論氣最佳爲其他諸書所未及詳其於穴情有窩鉗乳突氣五字之分蓋以脈爲氣之根氣爲穴之情龍無脈不現穴無氣不成不識氣則無法以點穴若氣脈俱不現則須觀上下之生氣其謂生氣之現不一穴後現者則毬穴中現者則肉穴下現者則唇穴左右現者則穴中之証佐也穴後現者湊毬穴中現者湊簷

穴下現者湊氣穴左右現者渙生細微活動軟薄者為脈露肉露唇者肥嫩者為氣惟葬其生莫乘其死此即葬乘生氣之謂也書中又以壠龍支龍辨晰亦詳往常術士皆以壠龍易認支龍難尋楊氏至有到彼茫然無奈何之句蓋支為平地若有崗巒猶畧可據形若一片平洋則四顧空濶一望無際直不知從着眼矣故其情景最難把捉是書能特詳乎此則即為可取處不必以抄集簡畧而輕視之焉

命理探原八卷 袁氏潤德堂刻本

袁阜撰阜字樹珊江都人精星象卜筮之術所指多奇中故於大江南北頗負盛譽兼以博覽多通有所著述皆辭達理明不背古法一般庸俗術士不能及也是書共八卷前載自序畧云唐以後之命書如徐子平徐大升劉青田萬騏王銓張神峯萬育吾沈孝瞻沈塗山諸先賢之著述其中有有起例而無議論者有議論而無起例者有失之繁蕪而不精確者余由淺入深分門別類採擷衆長屏除諸短間有義理

未明起例未備者則妄參管見以補足之云云是書蓋為薈集諸家折中一是之作書中有本原起例強弱神煞宜忌用神化合衝刑評斷六親婦幼雜說等目其大旨以徐氏淵海子平為主間採各家尤於劉青田滴天髓沈孝瞻子平真銓二書採掇獨多而可稱之處即在纂輯之精當非惟刪其重復詳其闕疑更能於深辭奧旨反覆辨析例如向來談命皆不詳述本原故學者於幹枝生剋合衝刑害之義率茫然莫曉是書特引易經尚書禮記獨斷陰符經等書求

其明證、此即已備着述考鏡源流之旨、高出一般術士多矣、其於起例論述最為完備、其推年推時等法、本於徐子平、推宮本於俞曲園、推限本於廖瀛海、推日推流年推大運交脱法則、為阜自己所發揮、又於神煞選近理切明者二十種、詳其本原、述其用法、故是書不僅纂輯得法、且能發明前人所未發[illegible]、如雜説門中子時分別前後二日、取用合婚、須培補男女用神等皆為抒發新見、阜於術數可謂深窺三昧者矣、

荊南高山大川圖考不分卷 光緒戊申刻本

清榮錫勲撰、錫勲字咨岳、湖南醴陵人、官内閣中書、博通典籍、精擅詞翰、尤嗜堪輿之術、寢饋凡四十餘年、足跡遍海内、從之遊者甚衆、光緒間内府名訪相地之人、湖南以錫勲薦、時年將及古稀矣、撰有地理辨正翼撼龍疑龍批注校補二書行世、是書為考究地理之作、意在先明天下形勢實況、而後方可以講相地術也、其書不分卷、所含凡四篇、曰禹貢九江三江考、曰史漢五嶺脈絡考、曰尚書南嶽形勝考、曰南

幹形勢辨惑論、末附游覽小志等雜文、内容大抵據所瀏覽吳楚等地形勝、復援引古今傳注、證以遊歷聞見、以辨晰山脈水源、並各製圖、注明名稱方位、如此者、蓋以憑據經史立論、不失根本耳、惟其於經史之義、有否所補、茲姑不論、祇以旨在相地、則必為附會虛誕無疑矣、其可稱者、[illegible]尚能據形勢之實況以求合理之解説、較流俗有不同耳、觀其南幹形勢辨惑論、論天下三大幹、謂北幹為堯舜禹舊都、明清兩代亦皆擇都焉、最得天地精華、中幹亦得溫厚嚴凝

二氣故歷代帝王聖賢應運而生甚多惟南幹氣弱門戶不固垣局多虧不能與中北相比歷舉史實及撼龍疑龍經說為證其言固屬影附而較之肆口妄言某處有禁穴有大地以為眩惑欺世者高尚多矣

河洛理數四卷咸豐刻本

清梁同新輯原書題曰陳希夷撰考希夷為宋陳摶賜號摶真源人字圖南五代時隱居華山寢處恆百日不起精於相法常相太祖後太宗召見之不仕賜號希夷觀是書內容殊為叢雜且文詞俚鄙或因摶之所傳後世術家復輾轉附益成書據以推求運命休咎術家以河圖洛書為周易精華所在其中含有天地造化與秘於是數學一派遂為術數中最之高明者實則其附會虛妄不切實際殆同出一轍耳是書名理數者蓋以一求其理一求其數術家嘗以摶之易學傳與二程及邵堯夫程言理堯夫言數皆未能全今是書可謂備理與數者書中內容大抵首序大易源流圖書八卦取象及所屬天干地支定局卦例等次載上下經六十四卦訣次述年卦月卦及參詳秘訣河洛參詳例金鎖銀匙歌起大運流年例五行納音八字法等觀此知其書已經後人羼混當無容辨考河圖洛書古無所聞宋儒據之以講易所謂太極先後天之說令學者神昏目迷莫明其妙然固

皆確信以為伏羲文王之傳、不敢存何疑見、遂及有清、樸學興起、治學務求實證、經久推求、始發見此物原由道士陳摶依據讖緯等造出、後傳與邵雍等人、遂成為讀易秘鑰、不明此不足以知易也、不知其與易實了無關係焉、摶等所為、雖屬怪妄、尚具理路、而是書更加術家附益、尤為支離、不可通曉、即如書中參詳秘訣、其謂用以明卦內有辭吉而理凶、或辭凶而理吉者、其數名目依皇極之例、而其所謂四數、以日至時為一數、日支自子數至本宮為一數、時支自

子數至本宮為一數、納音為一數、似此肆意立說、蔑出不已、益復糾紛淆亂矣、

河圖洛書大義一卷　自刊本

吳光耀撰、光耀字華峰、湖北江夏人、精詞翰、務博覽、撰有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古文尚書正辭及華峰文集等、刊刻行世、晝遊於翁同龢、張孝達之門、負有佳譽、晚嗜佛典、自以學問所得在此、乃撰三部大義之書、謂楞嚴經佛門真實之書、不讀是謂不知本、故說楞嚴經大義、多心經即楞嚴經約義、故說多心經大義、河圖洛書三教聖人之道莫能外、故終說河圖洛書大義、是書原為三大義之一也、光耀之意在求佛儒之溝通、蓋袁了凡

一流人物耳、書凡八篇、曰道真、曰衆證、曰信古、曰揩緯、曰明術、曰傳疑、曰釋述、曰辨邵、大抵辨述河圖洛書為古聖所傳、決無可疑、指斥清代漢學否認先天後天五行陰陽之事為不當、按圖書為道士所造之事、經黃胡諸家反覆考證、已盡窺其底蘊所在、毫無置喙餘地、光耀特好奇喜新、◎故附會經文、以逞臆解、藉圖求勝、多見其不自量耳、觀其衆證篇云、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言出處、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奇數二十有五、耦數三十、合之即河

圖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之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奇數二十居四正、耦數二十居四維、五奇五耦居中、即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虛其中十、為衆妙之數、又云禹箕所陳九疇之數、取九者亦所以為用也、九疇中之數、龠之正得洛書五十數云云、凡百事故以此方法而求符合、何者不可相通哉、

星平集腋統宗四卷 嘉慶甲戌刻本

清廖瀛海撰、瀛海閩之汀州人、名術數家也、游跡遍域內、所抵之處、指訣無虛日、其學守子平及耶律氏之說、發明推闡、務求折衷、是書共四卷、前有自序、撰於康熙辛丑、謂為此書搗精費神閱數十年、蓋為積久之作、書中所論雖為閩發前人所卓見甚多、其要點在解釋六親名義、分配十二宮、其變化從十干而所化之十曜即分配於祿暗福耗蔭貴刑印囚權、逐年變動如環無端、皆從年干起義指出變曜所配之祿暗等十曜即子平之比刦食傷官殺印梟正偏、按此解說、最稱精識、蓋名義既定、則十干變曜逐年配合、十曜周流迭更、而六親到陰穫陽不動、以六親分配十曜、而十二宮中、隨十曜之星躔定、人生之禍福、往者術家、以四言歌訣為宗、不究子平之生尅取用、配八五星、混以變曜之六親、牽配十二宮中、謂當年星變為天祿者、即其星管官祿、變為暗者屬相貌、變為福者屬財帛福德遷移、變為耗者屬兄弟、變為蔭者屬妻妾等說、以祿暗星煞可以貴人禍人、將變化

無拘作為一成不變自不如廖氏是書之能得乎妙用也夫天官五星原為術數家言無當於天文星象之實學然其術源淵自古要亦具其變化之理能存其理則可以溯厥本原以見一家之說至於俗淺者妄加附益委曲成說使人杳渺莫明所以自不足論而廖氏是書稿屬青本青原不失為星家之正宗焉

大六壬探原二卷 潤德堂刻本

袁阜撰阜字樹珊江都人讀詞翰精通星命數理嘗著命理探原選吉探原等書術家奉為圭臬阜蓋以士人而隱於卜者非俗淺術家也是書共二卷內分三篇曰推演篇述占時月將支幹四課三傳等以至年命等依次鱗列諸式咸備曰論斷論占時月將幹支等凡壬學所以判吉凶決休咎之種種要法均為解說文詞淺顯易曉且言簡意賅於所去取極有斟酌曰集說皆採集古人名論有發明課體義蘊者有詳考壬學源流者由淺引深可資玩習焉考六壬之術源淵頗古吳越春秋越絕書即已載之其後隋唐諸志咸有著錄顧多失傳明郭載騋輯六壬大全最稱完備然功僅在於搜求未能考覈是非阜是書參據甚夥書前列舉自唐徐道符六壬心鏡迄清俞樾六壬游藝錄以及古今圖書集成等無慮數十種中間修訂前失之處甚多如涉害課最難發用當視所涉深淺取為初習傳以六壬大全所載古歌雖是而於復等課殊辰剛日之說未能掃除其附列總鈴不合法者亦有十九餘家所失亦多是書則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涉淺深之次序三傳之是非皆為解釋考正俾初學有所依遵不致流入迷罔又如貴人日夜順逆之分諸書每有異同是書遵協紀辨方書等說為之列圖說明壬課神煞甚多頗難記憶茲書載德煞八種為斷課所必需在在皆為可取者壬術由占時而月將而幹枝而四課而發用三傳其術實為精妙非後世術家可以妄造是書能詳申其旨以存古法為可稱述焉

司臺曆數袖裏璇璣九卷卷首一卷 明刻本

明臧林菴撰林菴蓋為別字其名與里貫無可考前有葉紱峯撰序亦為撰者據書內所舉撰者尚有夏青山蓋皆為欽天監職官同撰是書其生平事跡無甚顯著可傳者焉葉序云人之稟命有五行生剋制化星躔向背離合而死生壽夭富貴貧賤窮通得失盡在此矣若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而休咎不定因日月星辰遲留伏逆不齊其躔度退順不一忽毫之數久而不能無差故為曆者作歲差法屢變而不同也分類一帙名曰司

臺曆數袖裏璇璣云云此為述日月星辰躔度以補星學命理之需者也全書共九卷卷首一卷卷首載五星六曜諱字姓氏天干地支名目晝夜刻數諸曆黃道宿度次舍星宿分野星辰廟旺喜樂貴賤格定局天地盤等圖男女命中吉神凶殺起例小兒命中關殺起例等此為初學命理必知之事俾先熟悉也以下自卷一至卷八所載大抵為子平八字諸訣張神峯論命五星看命要訣望斗經等論命之作卷九載推測時刻總說用以定時刻全書各章亦間附論辨其書原為助談命之

用故書所詳雖皆在於曆數而識見亦殊超卓其論八字有云看八字先明從化為本化不成方論才官才官無取方論格局但人身行藏舉止得一而立終身無改若從此成局則富貴可必夫星命之術原屬傅會穿鑿無當於是然能博引詳申成其理數亦自可稱以其非淺薄寡識者所能為可以見才氣焉以此論術數雖不足云精當或尚不致遭鄙俚無聊之譏耳

紫微斗數四卷 清同治刻本

題曰陳希夷撰前有明羅洪先序撰於嘉靖庚戌略稱行抵華山下詢知希夷公曾得道於茲因陟其巔謁其祠見一道者年須弱冠態度老誠出書示予曰希夷公紫微斗數集云云考希夷為五代陳摶賜號摶嘗隱於華山以其常相宋太祖遂多神異之傳術家即依假之以自尊重實則殊不足信也是書或為道士互相秘授之本道士與術家伎倆固相去無幾亦即以術家視之可耳洪先理學名儒也然理學原與陳摶有關或亦不

能明察及此也全書次四卷卷一載太微賦形性賦星垣論發微論及十二宮諸星訣富貴貧賤定局等卷二卷三卷四為推論諸命亦多屬歌訣其內容大抵根據天星位置以推人富貴貧賤吉凶壽夭紫微者天帝之位以輔弼為佐貳作數中之主星諸星分布十二垣數定乎三十六位入廟為奇失數為虛以身命為禍福德之柄以根源為窮通之機星有同躔數有分定須明其生剋詳乎得垣故是術與果老五星不同其以四正吉星定為貴三方殺拱為奇由對照以明吉凶由合照以

觀貴賤、吉星入垣爲吉、凶星失地爲凶、其要即在看星得垣也、究其術則亦同一般星命依據星辰配合五行十二宮從中求其變化以論休咎、故星命之學始自唐李虛中、其後浸滋蔓延、遂出多家而窮渺虛誕亦益復加甚、於此若求理數殆不可能、惟舉之以見星命一種當無不可焉、

祿嗣奇談二卷 明刊夷門廣牘本

書署撰人爲泰和冲一真君、無姓名、惟書內各文表中于泰和冲一真君下、有臣萬安國語、其上更有蓬萊第二洞等等銜稱、蓋託詞于道家尊號詭作姓氏以炫人者也、觀卷端首序中有不忍世之不嗣于善、不祿于賢、故老夫撰此授于仁孝忠厚者、惟道家者流有符錄之設、不過依樣葫蘆虛應故事、使舉世之士、視爲常典云云、則假託之意顯然、書爲周履靖校鋟、履靖明萬曆時人、則是編之成至晚亦當在萬

曆朝也、書中所論、爲求祿祈嗣之方、謂南斗文昌主宰人間祿嗣、祿分三元、元分三科、九品、上元、天祿科、上品天仙、中品真仙、下品神仙、人祿科上品王公、中品伯牧、下品百官、幽祿科上品山嶽、中品祀典、下品水瀆、中元、上貴科上品孝行、中品忠節、下品陰德、中貴科上品仁慈、中品廉義、下品名行、下貴科上品賢達、中品祖德、下品文學、下元、上賢科、上品存孝、中品存忠、下品存仁、中賢科上品廉義、中品禮法、下品智度、下賢科上品布施、中品修濟、下品教導、嗣亦分爲

三元三科九品上元嗣祿科上品仙聖中品王侯下品官爵中元嗣貴科上品孝行中品仁慈下品賢達下元嗣賢科上品孝友中品禮義下品奉法其祈求之術則文表符咒報祭夢徵而外側重于存敬節欲房室日期實感應錄之變相而文之以道家形式者耳書雖荒誕不足徵信然其格式甚奇可留為好異者談資也

張果星宗大全十卷 明清間刻本

明陸位撰位字斗南浙江蘭谿人生隆萬間精星命之術與萬民英並為有明星學大家是書專闡解果老之術位稱斯術自唐張果傳授以來迄於胡元浙溫有鄭希誠者遇異人得授秘法盡通其學成化間浙之蒼括復有杜全亦獲法術云云位蓋以己為再繼傳術之人致唐書方技傳載張果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嘗云我生堯丙子歲武后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恆州山

中開元中玄宗邀至京欲以玉貞公主降之笑固不奉詔尋還山未聞傳何星命秘術術家好依託以借果之神奇可以聳人聽聞也全書共十卷所載闡於入門起例諸吉星捷法例先天心法後天口訣觀星要訣宮度主論三辰通載以及鄭杜星案等大凡果老之術皆抄集以備一家之說按此術看法講究星煞宮度強弱體用生剋制化對合背向前後迎送明晦升沉順逆衰旺掩蝕衝制朝拱夾輔分會引從戲涵守岐其綱領如此要不出五行生剋之作用焉位

於諸說多作剖晰而尤詳於宮主度主之辨此爲斯術之要者宮者即十二宮度者即二十八宿宮之所屬爲宮主宿之所屬爲度主凡安命處有命宮之主有命度之主宮强而度弱者不美或度高而宮衰者不善必須宮度二主皆强斯爲盡美盡善星家之傳其來已久王充論衡已有星位尊卑之說迄於李唐其傳益盛是書内中誕妄雖多而能存果老術之面目俾資考究固亦可取也

地理琢玉斧三卷　明刻本

明徐之謨撰之謨字試可潭州人世爲望族精通堪輿潭故多術士之謨尤負重名閲歷深廣眼力卓優於古今地學之籍稽覽稱博是書爲薈萃諸家之作書分三卷詳載巒頭理氣作法其意在地學之要不出此三事自叙謂巒頭體也譬之人具耳目手足而始成其身未有體之不具而可名爲人者天星理氣用也譬之具四體者目不惟徒然能視而視且明耳不惟徒然能聽而聽且聰至於作法合體用爲之剪裁而以人力符天工譬之人不可以無衣冠之襯帶按之謨之意蓋欲調和巒頭理氣以求確當也上卷曰巒頭歌括分陰陽尋龍點穴撥砂鑑水五篇皆根據楊廖之説纂成歌訣間爲補義蓋爲補楊廖所未盡中卷曰理氣定議分推原審龍立穴立向砂法吉凶水法吉凶羅經制義七篇大體採取催官玉尺復斟酌參合以爲定議下卷曰造葬作法於巒頭理氣之外以人工補造化求臻於美善之境之謨既求調和折中故於衆說之合者竭力爲之融滙貫通往嘗

術家皆多各執一偏重形勢者不拘於理氣天星之吉凶守理論者不談巒頭之真偽據之謨之意則以為雖得巒頭大勢圍聚星體特達龍穴有真融結還須用羅經格之以審五行清濁吉凶陰陽純雜何如總須以理氣輔佐巒頭使立向合龍作穴乘氣趨生避死迎清去濁方能達於盡美盡善此見尚合於理致未過流荒誕祇書中有補廖氏嘗水法歌訣主嘗水味以定富貴貧賤云水碧甘甜定出貴便有大地居此處初口甜時吸口淡貴氣已過何足疑悠謬可可笑殊甚術家之書往往如是也

干支便覽四卷 乾隆刻本

清聶銑敏撰銑敏字蓉峯衡州人乾隆進士風雅耆古精擅吟詠湘中名士也是書乃滙輯古今典籍中有關天干地支等字名詞而成分別排比蓋為類纂性質以便詞章家之採取也內容頗充實採擇亦精極膾炙人口後人多有增益補注者可見其被重視全書作四卷依天干地支分為二十二部所參據書籍甚博自禮記國策國語史記漢書以及考工記周髀算經諸家詩文集咸收錄之舉其全文標明出處攷干支之說由來古遠謂其原義取於本之幹枝相傳天皇氏所創黃帝時大撓氏始以天干配地支以作甲子如甲子乙丑甲戌乙亥之類所謂六十花甲子是也古人多用以紀年命名讀竹書紀年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及淮南子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桴鬻施恩澤可見惟古時但以紀日紀年則為以後之事其紀年別立歲陰歲陽諸名如閼逢困敦之類爾雅史記二書皆載之此僅為一種記號實毫無意義故不可索解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代學人有主漢族西來之說者，以為甲乙子丑、黃鍾、大呂，閼逢旃蒙等，或即西方語言，此解殊新穎動聽，總之此種干支名字於學術研討，關係甚大，因之是書則亦極具參考價值焉。

地理造福至秘五卷 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清吳幼仙撰。幼仙事跡未詳，前有楊大琛序，作於乾隆庚子，謂與幼仙子平波交，得見是書，皆蠅頭細楷云云。是書抄校精整，蓋為待刊定稿也。書分五卷，卷一為原言，陳布衣先生審向篇，諸家五行、八煞論等，卷二以下分論龍穴砂水，其書大體參取諸家，要歸於形勢，其言地理首推形勢，以龍穴為正，砂水為輔，而理氣消納為用，於龍穴諸端，皆斟酌裁留，期於無穴無遺，如於龍術度局星之正偏，穴窩鉗乳突中間之變化，砂之形勢，水之向背，皆詳為闡解，並一一分類繪圖註明，盡憑觀察，不襲他書，撰者於此，實費却一番工夫也。內中於水論述尤詳，意為救妄用生山之誤，綜觀其說，皆據自賴劉平砂玉尺等書，間附己意。又撰者甚服膺徐試可，與玄空亦具深詣，撰者以水法三合玄空並言，後人不能分剖，混同致誤，黃泉水法亦不能參詳合局，反自復黃泉之說等等，是書皆為矯正，以玄空三合分條晰義，各輯圖註，以為證驗，其定向分金，遵徐試可羅經頂門針、水離依

賴氏分金從正針論水於諸源會合曲折五行消納作用皆求合劉當而書中又極推崇蔡西山謂理學之儒莫先於季此不失儒者面目故可稱焉

地理真蹤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黄錫紱撰錫紱字章閣龍州人精嫺堪輿守楊筠松曾文迪之說好談理氣以天玉寶照青囊諸書為旨歸是書僅為銓釋楊氏歌訣之作首載郁天寶照序其釋語雖不甚詳然語頗扼要當為深悉其故者否則不能道出也如云天元龍屬陰地元龍屬陽以天元龍配地元龍本是陰差陽錯犯差錯則凶又云水神論陰陽換星不論陰陽若陰陽兩片上認得清楚而又識得換星則換星之中間有陰陽差錯亦非差錯矣故曰識得換星便識得水神凡所謂山龍石龍水龍以及正結側結頂結橫結倒結俱瞭如指掌換星一訣豈不貴哉殘地理玄空換星等法最深奧難明蓋作者於文辭務為艱澀抱天機不可洩漏之意後世術家未能領悟其義遂致異說紛歧莫可究詰矣故一般以為欲談地理應以巒頭為要以其有形可堪耳實則楊曾諸家以至元之張定邊明之蔣大鴻倡論理氣亦皆原原本本卓然一家之言只其說不易了悟他無論已即蔣氏羅盤紅陽黑陰已足

聚訟而後有三合三元之分各執一見勢同水火方位卦爻之辨令人神昏目迷能剖晰入微者殊為罕見是書亦未能盡明所以此事在術家固以為大難者耳

栝筊經一卷 大亭山館藏書本

題郁離子撰據書後汪學瀚識語謂為吳瑟甫此蓋其託名也汪作於光緒與吳相識故當為同光間人汪稱其高才博學性通倪不羈喜界畫房全千門萬戶疏密曲折不爽豪髮尤工細書以流俗筊詞鄙俗不經撰成此篇云云書僅一卷凡三十章內容大抵以聖陰陽三式反復顛倒以為占斷猶同金錢之面背其各章標祥育浅和索昇飈流閔巨尚折鮌幹暘節奠頹承潛革萎貞武姝旋習等字後三章則以立化合隱交決終馬課字之外有解題題下有斷詞為四字三字之韵語此蓋做效周易如陽陰陽一章標斡字解題曰利貞不利有攸往斷辭曰牝為壯根靜為躁君綿綿若存衆妙之門又陽聖陰標奠字題曰奠元亨利貞辭曰天地立位聖人成能不虧不崩元吉允升辭意須揣度玩會始可解悟此頗近於易林孜栝筊不詳其源淵殆為古時卜筮之一種古時或以玉為之或用竹故筊字亦可作筊筊字不見說文竹部有

筊字為竹索義不可通惟卜部卟字義為卜問即珓之本字括則為舉其器夫占卜一道雖為古人求福問禍之途然其中國亦嘗具游戲作用於此可見古人搆思之巧其中新奇變化令人歎賞是書存此一術以與靈棋雖卜同視自有其意義至於試占之驗與否可不問也

御定奇門寶鑑六卷 故宮博物院藏寫本

是書題曰御定藏於清宮殿本書庫書前未標舉纂修人想係清帝閒中命人撰輯用備閱覽不欲付梓者民間常有傳抄之本此或由宮監輾轉流傳而來更有據以為撰作者如劉文瀾奇門行軍要略等蓋已成習見之書矣全書共六卷卷一載奇門源流遁甲總論烟波釣叟歌隱公歌漢陰居士歌神機指迷等賦卷二至卷四論九星八門所主及八宮九星類神吉凶格八門臨時斷訣五符青主事等等卷五卷六為元機賦其意在彙輯諸家故凡奇門各派之說多並收錄以其理之正者為首行次者隨列於後畧見低昂用備參考實最稱方便又所採殊廣博為論奇門完備之書奇門占法其說紛紜不能一致如占天時之法有專看直符者有專看天蓬天英為水火二星者有專看壬癸丙丁為晴雨所司者有專看雨師風伯雷公電母等神者此皆賴靈機所觸以為判斷此書則於諸占備載焉致奇門一術相傳始自風后呂望

張良繼之隋志所載此類著述有一十三家之多唐益加倍則斯術由來亦已甚久唐玄宗時術士蘇家慶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即衍於遁甲之術宋仁宗命洗馬楊維德纂奇門曰符應經惜皆已佚迨及有明宸濠之亂相傳王守仁收攬異術有李成吾以奇門進仇鸞門下士林士徵亦擅奇門占兵事多奇驗錦衣陸炳序其書傳之後復有陶仲文合之為遁甲神書近世所傳皆不出此三家也是書即為集其大成者故蒐集排比之功頗可稱焉

居家宜忌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明瞿祐撰祐字宗吉錢塘人學博才贍洪武中為臨安教諭永樂間官周王府長史以詩禍編管保安洪熙中釋歸復原職辨事內閣有春秋貫珠閱史管見及詩詞集是書殆為偶然抄記者非可以云撰作內容所記皆自元日以迄除夜應行應忌之事性質近似五行記吉凶影響錄等書其中如謂三月十六二十七日忌遠行水陸不吉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十一月初四日勿責譴下人大忌等則為術數家言然亦間記物性忌犯此中非盡屬虛妄已具理實如謂三月三日採薺菜花鋪竈上及坐臥等處可以辟蟲蟻李子不可與家雀肉同食損五臟此即為醫道服食之事更有關於民間習俗情形可資參考者甚多如謂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之灑入水中若成龍鳳花卉狀者則吉謂之油花卜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於門戶上以辟邪氣以五綵絲繫於臂上辟兵厭鬼迸能令人不染瘟疫按此事今日仍行之諸所云云

皆有關於徵舊故是書雖屬閒中雜錄而憑藉廣博豐富足駭聽聞文家操觚究不同於術士也又按自古言神仙幻奇之術者昉於淮南子固屬荒誕詭譎多無考驗然其術沿流傳遞後世所謂術數與幻戲皆從其出故奇衺恠異雜說亦成一家之言要不可廢絕祐之是書即其類也

郭氏古葬書集註三卷 明萬曆甲寅刻本

明顏學文撰學文字如有曲阜人復聖後裔也博雅好古喜談青烏之術所撰是書蓋感於郭璞葬書舊傳多細碎顛倒舛錯非一乃為之校輯集注焉書作三卷其首載葬書本文凡三篇曰乘氣曰因勢曰害要又附載遺篇凡十篇曰天光篇第十一曰朱雀篇第十二曰高低篇第十三曰八土篇第十四曰復魂篇第十五曰藏神篇第十六曰惡殺篇第十七曰吉宿篇第十八曰五音篇第十九

曰奇儀篇第二十其校輯大旨為取郭氏二十篇數以宋邵蔡二家所藏又用古本參對以求一是其遺篇者據自序謂其文褻語碎率非邵蔡本所同其所引之經遺其玄奧雖間引孤首青烏而雜以他經則未為醇按葬書之分二十篇原為術士鋪張粉飾作用宋蔡元定刪去十二存之為八元吳澄復擇其精純者為內篇純駁間半者為外篇亦殊具整理之功學文不過予以校正而已其所集註蓋皆集邵伯溫以來諸家間附自己增釋捜

集放補，亦尚可稱。自序謂堯夫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种子昂，子昂得之陳希夷，希夷得之曾文辿，文辿得之楊筠松，按葬書一書，為術士素所尊奉，郭璞殆為斯術之鼻祖，故歷代注家甚夥，然能簡括扼要，發明厥旨，實不數數覯，學文所註用力甚勤，雖不脫術士舊套，然尚近理致，如解生氣，謂風雷雲雨，天假之以為生物之權，其氣行於地，則為五行，始生之氣，故曰生氣云云，皆非不學術士所能道也。

御定卜筮精蘊三卷　故宮博物院藏鈔本

是書乾隆間所編，當出諸近臣之手，蓋以為占卜之藉，不必刊刻，故僅為寫本，但裝璜極精，其被視為寶貴可知。全書共三卷，卷上為起例斷例，卷中為分類總斷，卷下為六十四卦總斷。其起例斷例，大抵綜述卜筮入門要點，故首載復天八卦方位、乾坤生六子、納甲直圖、納甲納支等圖，八卦十干十二支所屬五行生尅、月建、六神、八卦取象諸例，斷例則載斷易通玄賦、諸文、持世訣、碎金賦、六神斷例等，敘述清晰，且多引據，如所引陶宗儀輟耕錄及朱子之說等。全書最精湛者，在於分類總斷，極稱完備，如陰晴、雨晦、歲事、禾苗、田土、蠶桑、家宅、遷移、六親、婚姻、胎孕、蒙童、教授，以及方外、射覆等，凡三十事，其論斷簡明扼要，較諸一般術士之無據妄斷，宛轉曲成其理者，迥乎不同。如占斷歲事云：取用占豐歉以財，占歲事以鬼，喜忌占豐歉，喜子才忌官，父占治亂，喜子而忌官，解云：初觀萬物，莫居死絕之鄉，二察羣黎，喜在旺生之地，三言府

縣官像生令則仁恩遍布，四論九卿宰相無沖，則公慎兼隆，五為君上之爻，六是昊天之位，應亦為天魁，世則天心不順，世還為地，逢空則人物多災，云云，此持論極嚴肅純粹，雖為術數之言，要非不學所能為，其六十四卦總斷，皆條理井然，允為精搆，又於是書可闚見有清諸朝文化提倡之盛，即屬於術數之末，能有如是之作，誠令人欽佩不已云。

遁甲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僑居蘇州，專門學治經術，其學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自壯迄老，編摩不息，有清樸學，高郵王氏之外，殆無多讓焉，是書原為游藝之作，蓋感於談遁甲者率皆務逞神奇之說，光怪陸離，令人不可揣測，直為妖術焉，樾即就遁甲本說，依次整比，以簡括出之，使有條不紊，通明易曉，習者得此門徑，已獲即可以登其堂奧矣，故雖為一時戲筆，頗可作初學者之指南焉，觀其所述，首列八卦之方位，次安九宮，次分八門，次列九星，以六儀三奇視之，冬夏陰陽而順逆布之，為地盤，其云布法，冬至起坎一宮，坎艮震巽四卦，統十有二氣，順行為陽遁，順布六儀，逆飛三奇，夏至起離九宮，離坤兌乾四卦，統十有二氣，逆行為陰遁，逆布六儀，順飛，其於超神接氣置閏，及時門星神等，皆為之詳細闡解，一覽了然，按遁甲之作，夥矣，以其為五行家

三式之一源淵甚古最為術家所重視又以其術多為談兵者所採於是奇衰詭異之說叢出蓋令人不可究詰矣櫛為剔除冗煩存厥真義故極為可觀又以著者非術家純為傳古反多可參考者焉

御定六壬金口合占六卷 故宮博物院藏未刊精寫本

是書為乾隆朝御定編纂繕寫極精當出近臣之手外間向無傳本殆專為供上翻覽取用者其書內容皆屬合占釋例清晰整齊便於稽檢全書分六十甲子又各以十二分列其中所舉凡十四事即所謂天時出行射覆文信行人來意田宅婚姻謁見遷移捕獵孕產疾病失物例如甲子其天時下註曰伏吟青龍入廟主晝晴夜風出行註曰旺祿臨身伏吟不動主不出為吉射覆曰青龍騰蛇同居旺地主財寶之物文信曰朱雀臨巳天雞臨酉主立至行人曰剛日伏吟丁馬動主人立至來意曰三傳元胎主易舊更新之事田宅曰旺祿臨身不利移居婚姻曰三傳相刑主不利謁見曰朱勾臨於丁馬主訪人人不悅遷移曰白虎臨於末傳主新宅不吉諸例皆註說精當六壬家得此其於占斷爽明多矣按六壬之術為古代占法之一與太乙遁甲並稱三式固皆出於易數又複參取別說而成其術亦作六十四課天上十二辰分

野謂之天盤地上十二辰方位謂之地盤天盤可以隨時運轉地盤一定不移天地盤相加以日躔為用視所加臨以干支日辰起上克下克則知時之吉凶然其中實甚繁難不易驟曉是書盡為列舉以備合占之用在斯術中可為需要之作矣

葬經箋註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吳元音撰元音字律安浙江海鹽人素業儒教授鄉里頗喜堪輿之術自序稱博覽諸家徧歷山川以地證書以書印地以朱子格物致知之功以格地理書如是者四十餘年亦若恍有豁然貫通之處云云蓋以亦寢饋於斯甚久者也是書為箋註晉郭璞葬經元音以地理之書葬經最為精純故為註釋訂正按葬經一書自宋始出當非郭璞所作惟其文字典雅述理闗透必出之高手無疑術家多尊奉之其書原名葬書稱經以示尊敬也元音之註多能改正諸家註釋之錯謬如氣感而應鬼福及人一般以謂世有遺骨棄諸水火此殊誕謾失於理致元音則以為此言地自父母之氣父母而子孫之氣總為一氣相通父母之氣感呼地則子孫之氣應呼父母所謂鬼福及人者父母之鬼福及乎子孫之人也按此解極合本意且能發明原書旨趣所在葬經最重要者端在葬乘生氣一語其言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

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此數語可盡盡地理之道、所謂吉地即聚止之地是也、其他所註精湛處多類此、元音讀書於慎能抉發隱微、其謂玉尺經註以內有伯温舊註知非出於青田、雪心賦以牧堂之論深於理句、知非唐人卜則巍所著、敍具此辨僞明識者、在數(術)家中實爲罕有、然元音固以儒者而事此、故能超卓如此也、

筮篇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至學政、因人言罷歸、自是壹意治經、繼高郵王氏撰(其)羣經平議、即繼經義述聞者、撰諸子平議、可與讀書雜誌抗衡、其古書疑義舉例、條理畢貫、視王氏經傳釋詞而愈上矣、而樾於治經之暇、頗喜讀雜學、復以其文學優美天才、所爲皆獨具風格、傳誦廣遠、是書爲其游藝之一、蓋就卜筮之術簡括記敘、俾人人易曉、故其中未加如何見解、僅撮舉要端而已、但敘述簡潔、條理分明、習者畧事閱覽即能窺見蹊徑、較之術士反復引申、愈言愈晦、高出多多、筆者之作、雖偶然遣興、然究有不同也、其言擲錢成卦、六十四卦、卦象既得、乃定世爻、應爻、卦爻雖變、世應不易、乃用納甲之法、定六爻之幹枝、以八卦五行生克、定六親之位、所謂生我者父母、我生者子孫、克我者官鬼、我克者妻財、比(和)我者兄弟是也、以世爻之陰陽、定卦身之所在、陰從午始、陽從子始、有不得則求之於伏、有伏則有

飛乃定用神以斷吉凶、生用神者謂之原神、克用神者謂之忌神、克制原神生扶忌神者謂之仇神、又於變爻之中求進退之神、神進則增威、神退則減勢、諸所云云、實勝過增刪卜易金錢課多矣、

地理伏察提綱賦一卷　建甌暨氏印本

明劉基撰、基字伯溫、青田人、佐太祖成帝業、封誠意伯、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故術家於所著述每好依託其名、以見重於世、亦猶唐袁天綱、宋苗光義輩耳、殊〔實則〕不可信也、惟是賦、常見於明清地理書中、要為明人所為、託之基者、然既為術家推尊、則亦不必計其真偽、直觀其所影響如何可耳、是書附暨有齋註、暨氏初人、嗜地理之術、嘗著地理要旨及存誠錄行世、一醇學術士也、全賦意旨在申述地學綱領、可稱博綜簡要、非庸手敢能辨、內容非惟包羅廣大、且（衍）於巒頭理氣兩途、務使析衷、以之為初學升堂入室之級、實較葬書雪心賦等為完備無遺焉、如謂欲辨巒頭、先明星体、既識星形、當明垣局、既辨垣局、進詳龍法、皆步次清楚、由淺及深、又如謂巒頭既吉、理氣當知、形以氣成、氣以理察、豈容執理氣以範山川、蓋是得山川而推理氣、乘氣因陰陽之至要、立向為理氣之大端、此皆能斟酌盡情、不涉入玄奇飄緲之途者、夫人

事一切原有相反及折中三方故地理一道有所謂巒頭理氣及折中調和者是亦循理學中有道問學有尊德性而復有融會貫通以謀攙合為一者此殆為必然之勢焉

六壬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早登甲第授編修後官學政罷歸時年纔三十八自是寢饋經術卓然大成其學宗高郵王氏父子所撰精湛或且過之尤擅文藝傍涉百家復以筆札汎愛人論者又以比袁隨園云是書為一時游藝之作故僅畧舉梗概然於六壬之要亦已盡述無遺斯術乃古三式之一最稱繁複難曉加以一般術者又好逞奇美異欲明端倪即有不易也是書叙述扼要明晰以之為習斯術之入門初步最為可取書中括述其要云以先定月將次定地盤以所占之時從地盤本位起本月月將順行之而定天盤以本日幹枝用十幹寄宮法而取四課四課既成乃取三傳三傳既得欲得其幹則以旬幹日幹求之以日辰起貴神以晝夜別陽貴陰貴陽貴順行陰貴逆行貴神既定乃求陰神其又述占斷之法云先視所占之時次視月將次視日干日支次視三傳次視年命以十二神之善惡五行之生克四時之王相及

德合刑衝破害長生墓祿大德大煞生氣死氣驛馬天馬之屬斷其吉凶按云壬之術即畫於是矣攷斯術亦出於易其天盤地盤相加所謂伏吟反吟及以日躔為用而求所生尅以定吉凶極為精密決非後世粗鄙淺膚之術所可及也

陽宅撮要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吳鼒撰鼒籍貫生平未詳書中稱曰西神山樵蓋其別號惟自序有云壬申冬至日下仲兄易堂命摘大略以備稽考攷易堂為吳鼒之號鼒字尊彝號易堂全匱人乾隆舉人薦舉經學官至翰林院侍講深於易撰有易例舉要十家易象集說東莞學案等為清代名儒觀是書文筆殊稱雅潔鼒當亦一通人也全書分二卷大體撮集諸家之要旨意在刊去一切較為邪僻詭秘之說俾近理路

其採用書籍有欽定協紀辨方宅鏡金鎖匙陽宅發真訣斗靈經遊年定宅書八宅通書等主要之點則以為宅法與年命無輕重謂亡詳於宅法而不講年命者必羅東西黑道之凶止講年命不詳宅法者難免扶一倒一之誚故書中於造作方向日期及主人年命所繫皆為詳細申解如述看法云看此房分得何卦屬何五行遇太歲相尅之年及都天到方之年應禍此即說例為如房分定是震卦屬木遇納音屬金年分太歲來尅是為外尅內重

則死亡輕則災病若所居之人是金木命其災更重若太歲納音屬土為內魁外主官事破財[illegible]此亦術士之習說務為連貫其說以作妙斷耳不知宅經只以二十四路攷尋休咎而已然此較一般無聊術士[illegible]為精密近理是可稱耳

地理啖蔗錄八卷 乾隆刻本

清袁守定撰守定字叔論江西豐城人幼嗜學耽研經史宿儒也晚習堪輿之術據自序稱以丁毋大故括陰陽家書百十種窮年讀之漸漸得其義要漸漸觀其會通漸漸窮其變態云云蓋儒者習此每因為安親卜吉俾免風蟻水泉之虞其與習醫以為護親者同一心願故謂斯術之中原有二途一為通曉術理以安親骸盡子職所謂養生送死者也一則富家巨室挾其貲貨招致術士登山涉水異覓佳城以覬世福發後裔此其心術大有不同也因之持論亦即各異前者只在求心之安故平實近情後者意在欺世謀利故易逞奇炫玄詭誕不經也守定是書尚符前旨共八卷內容專言形勢不及理氣所據書籍殊夥如顧陵岡天機會元余斗象統一全書李國木地理大全葉九升地理大成諸大部皆收採而鎔鑄之體裁倣劉孝標注世說例只錄成書于其下使與本文參觀閒用散文助釋未盡之意頗得著作恉趣焉書中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甚清晰、如看地以形體言、高起者為陰、窩坦者為陽、故乳突為陰、窩鉗為陽、以星體言、金木為陽星、水土為陰星、故乳突為金穴、屬陽、窩鉗為水穴屬陰、皆為一一指明、又於九星九變之格、五吉四凶之形、闡釋詳確、於斯術之中、堪稱精博修整之作焉、

地理憶解五卷 乾隆丁酉刻本

清金六吉撰、六吉字地山、山陰人、耽研地學、尤喜搜集舊傳、是書係註解二書而成、一曰地理正宗、分上中下三卷、據稱為蕭智深作、名克明、時人相傳在萬曆天啟之間、向係抄本流傳、六吉博求舊本校訂、譌舛、分其段落、予以註解、一曰地理指迷、分上下二卷、為周錦一作、元末明初人、亦為校勘釐次、並予詮釋、六吉於二書整理之功、用力至勤、術家之作、只觀其內容論叙如何可耳、固不必深究其人之有無也、二書皆為主形勢者、六吉自序有云、巒頭之書可傳可習、而理氣之書則或付之祖龍而不惜、則知其固為一巒頭家也、惟所據二書、確係古本、其中見識甚卓、如正宗曰、山川之性、微妙難明、陰陽配合、氣化形生、內乘生氣、骸骨之不朽、外接堂砂吉凶之驗應、又曰、認脈者須明其氣、脈者氣之根、氣者穴之情、龍無脈不現、穴無氣不成、認脈可以觀龍、識氣可以點穴、脈現則成龍、氣現則成穴、此言極能得堪輿之正、按地學中巒頭一派、實較近情

理蓋凡山川自當具其形勢，然後方有所據以論其貴賤，若拋置龍穴砂水不講，而言天星理氣，從中判定吉凶，其荒繆無稽，實為過甚，故謂地理之學，究應以觀形察氣為指要也。雖然，諺云「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山川無語，人人遂得為異說耳，其故終不能與正學術並論也，宜矣。

大六壬課經集六卷 崇禎甲申刻本

清郭載騋撰。載騋字御青，吳郡人，深嫻數理，為明季壬術大家，凡所占驗，多有奇中，以故士夫以及顯要，皆爭相延至請教焉。所撰是書，為彙集多年經驗而成。全書首二卷分上下，載畢法賦，次四卷為課經集。畢法正文凡百句，皆各分類，拾頭於下，詳釋其意，並訂正訛誤，用力至勤。此賦為壬家占斷所依據，能默記理會之，則根柢具矣。其所釋為詳明，如簾幙貴人高甲第，占科日最宜，云簾幙官者，如晝占乃夜貴，夜占乃晝貴，如占科目，專視此神臨於占人年命之上，或臨日干上，試必高中；其旬首作簾幙官者，臨年命日干之上尤的，惟乙巳辛日有之；又辰戌作旬首臨年命日干者，必中魁元，乃甲辰甲戌兩旬二十日有之。所指清明確切，可用參稽焉。課經集彙括諸家，分釋課中性質，反復舉例申解，皆為積久精研之作。綜觀載騋所論，要不失於正。其自序有言曰：「天下事皆象心為之，未有無心而有事者也。如人閉目凝

神、雖生靜一室而室外步履音響、洞垣如見、如心偶他馳、人過吾前而不見、聲震吾耳而不聞、卜筮家每云、心不誠則神不告、非幻冥之神不告、乃吾自心之神不出現也、能明乎此則可與語數術之道矣、

璇璣經集註一卷 康熙刻本

題晉趙載撰、載生平事蹟無考、是書亦未見著錄、蓋出於術家所依託者也、是書為清顧滄籌所註、滄籌字吾盧、蘇州人、書首載璇璣大理歌、此猶如六壬之畢法賦、奇門之烟波釣叟歌、皆為斯術之秘籥也、其次載自五行運用木大金山以至遊都天分為五十二章、末附郭氏致用口訣、其註釋明切詳盡、允稱精搆、其六壬運用第四章釋云、六壬運用即元經身壬運度之類也、三吉即一貪、二巨、

三武之三吉也、四吉即功曹神后勝光傳送之四吉也、旺宅二神即山命旺神生命旺神也、宅命即本命冠帶之鄉、宅神乃宅命對冲之地也、其釋三奇發用亦清明易曉、按選擇一家、原係彙合諸家而成、其中於六壬遁甲諸術咸有採擷、其術大抵以五行為宗、更配玄空方向、凡所趋擇須以祿馬貴人相隨、得生旺則增福、遇休囚則失宜、而祿馬貴人以局內一甲中見者為佳、所謂出甲須知福力輕也、更以用昇元憑納甲、合山運裁四課、紫白

同加、召吉消凶、此中最要在求三元入用、五行和順、蓋三元可得吉日、五行免去刑尅、如此則自吉慶、三元者天地人、大凡用日與干支須明寶義和、日、天干生地支為寶日、地支生天干為義日、干支比為和日、干尅支為制日、支尅干為伐日、惟寶義為上吉、和制次吉、伐日凶、三元又分剛柔、如天元甲丙戊庚壬子午日為剛日、乙丁巳辛癸卯酉為柔日、剛日外事吉、柔日內事吉、尅擇之事盡於是矣、後世所傳、要不離乎是也、

神機妙算鉄板數十二卷 道光間刻本

宋邵雍撰、雍字堯夫、本范陽人、遷河南、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從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遊、頗負重譽、躬耕自資、不求仕進、熙寧中卒、賜謚康節、著作甚富、之才之學本於穆脩、脩本於种放、放本陳摶、故雍原為道家之傳、後世術士每好依託其名、故今日所傳雍作僞製甚多、如加一倍法、內祕影等、皆是、是書共十二卷、其以十為數、起於一千、終於一萬三千、數下皆載錄解詞、又載年歲、即據是以判斷吉凶禍福、其詞典雅可誦、非嫻於文華者不克為此、或初為雍撰、後人再加增訂歟、如一千一百八十之七下、指為五十三四之歲、云無意之中得意、有意之中失意、一千六百之一下、指為五十三四、云龜得金鱗捲釣絲、江頭月落醉眠時、按此與世傳雍作梅花易數頗有關聯、皆以物之成敗利害、胥有數存其間也、又雍之皇極經世書、原主以玄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於其中間推倫歷代興亡治乱之跡、故雍之術大可及於治道、小可用之於日常、宜乎其得列儒林、而自宋以來術家尊為開山宗師也、夫言數一派、於數中反復尋研、推求其所以然之理、窮極變化、其事固不經、而理則有據、實為術數中最高者焉、

推行年編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為宗、其大要在正章句、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自少迄老、著述不倦、光緒末卒、年八十有六、為清季樸學之宗云、是書為一時游藝之筆、蓋根據三命通會等書、撮述推行年吉凶福禍之法、即所謂八字是也、意旨不在發明其說、只在述明要點、俾人人了解內容、知此術究為如何而成、不致為術家矜奇呈異之言所迷惑也、此中純為學者實事求是精神、故不應以術數視之耳、書中述以年遁月、以日遁時、月以年為本、時以日為主、幹枝定三元、五陽幹、五陰幹、陽男陰女、陰男陽女、推求命宮、以及四柱胎元、大運小運等等、皆括舉綱要、簡括清析、推命之術、已盡於是、如云本木而得卯月乘之、王全而得酉時乘之謂之本主乘王氣、如本水而得甲申丙子壬戌癸亥月、納音皆屬水、主火而得丙寅戊午甲辰乙

巳時納音皆屬火謂之本主還家如本主木而得癸未月時本主火而得申戌月時本主土而得丙辰月時本主金而得乙丑月時本主水而得壬辰月時謂之本主持印讀此可勝過翻檢數部書直可謂斯術之解題提要也

命理正宗大全六卷 原刻本

明張楠撰楠字神峯別署西溪逸叟臨川人精於論命當時極負盛譽殆無不知有神峯先生者是書以為術數家推尊之故傳習者頗衆全書共六卷前有自叙畧云涉獵羣書頗詣旨趣獨觀命理有五星指南琴堂書子平淵海書宗其理出之正法立之善但其中間頗有不根之言進退之說予深慨焉由是究心於茲已四十餘年矣一旦恍然覺其有一者似是之非乃立五星正說謬說子平諸格正說等云云其書之旨蓋在闢折舊說謬處建立自己理論內中論解甚備取例亦詳於五星正說謬說吉神凶神起八字訣諸格歌篇賦悉有論述其主要則為依子平之術予以修正補充而已此因子平論命乃以日干為主本月令為用神歲時為輔佐最稱完備較諸五星祇以生年為主遺却月與日時及以納音為主遺落干與支者實為高妙其術為以日通月氣歲與時為脉絡日為身主月為巢穴歲與時為門戶貫通折中務得其

全楠有言曰、凡看命排下八字、以日為主、取年為根、為上祖、纔知世派之盛衰、取月為苗、為父母、則知親蔭之有無、日干為身、支為妻、時為花實、為子、息、方知嗣續之所歸、法分月炁淺深、浮令不得令、按八字之術、其中原有許多通變之處、須賴斟酌審察以定其說也、是書實較他書為精優、雖然命理之說原多誕妄、後來益復加甚、此亦無可如何者也、

相宅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早登科第、受知曾文正公、中進士後授編脩、放河南學政、旋罷歸、始年甫三十八、自是專心致力經術、終其身孜孜兀兀、皓首無倦、成就卓偉、又性喜博覽稗官雜流、靡不通究、是書為偶然游藝之作、論举陽宅看法大要、其根據則為宅經圖書秘典以及選擇通書等、抉擇精義、使明瞭斯術內容、一切雖未足以盡其究竟、而簡明扼要、學者讀之能先窺見梗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再作深求、自易循徑遍入矣、其言凡相宅先定八卦之方位、以太一行九宮之法、定其數、東宮四、西宮四、乃以人生年所值幹支、視上元中元下元、而定男女之命宮、男始一、女始五、男五寄坤、女五寄艮、年命與居宅各有所宜、東命宜東宅、西命宜西宅、凡吉凶之別有八、曰生氣、曰福德、皆大吉、曰天醫、曰歸魂、皆次吉、曰絕命、曰五鬼、皆大凶、曰絕体曰游魂、皆次凶、更於門房牀竈以及命宮嫁娶等、皆為據述焉、相宅之法盡於是矣、考相宅術家咸

託始於黃帝、其言無據、惟漢志刑法家有宮宅地形、知為從古所講求者、故謂其術雖屬方技、不能憑信、而其法則須考究、蓋藉以明文化禮俗源淵焉、是書撰述之意、即在於是、固不在傳習術數、乃欲學者由此窺悉真相、用意至深云、

御定六壬直指三卷 故宮藏精寫本

清乾隆年編、是書原係供宮內推算之用者、以其為術數小道、故未付剞劂也、全書旨在綜論壬術一切、故內容極為完備、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起天盤地盤、取四課、三傳等法式、克賊比用、涉害、遙克昴星伏吟返吟別責八專九式、以及干支所屬五行生克等、卷中為六壬干支用神總論、日辰三傳諸論、分類雜占、卷下載畢法賦、並附鈐一卷、其論干支用神、有謂課以干為主、先當審其干上

所加之神、生比刑沖克害空破何如、以支為宅、又當審其支上所加之神、生比刑沖克害空破何如、初傳者為用神、心之所主、事之所向、故名之曰用、用神不可損傷、必與神將上下相生相比則吉、若上下相克、而又入休敗之地、則凶、若用在日之陰神、則為外事、其期遠而遲、用在辰之陰神、則為內事、其期近而速、所云簡明清晰、勝過一般術家之言、按六壬之術、以月將定天、以時刻定地、所謂天地盤作用也、干上神為尊、凡屬外者莫不繞之、支

上神為卑凡屬內者莫不統之所謂四課也傳為事之所發事有初中終所以有三傳也於其中求干支所屬五行生克則可得所吉凶矣又此術源淵固出於易其占法有六十四課即是至其天地盤反神將加臨則又近於遁甲蓋融合諸家而成者但總為古占術中重要之一家焉

陽明按索一卷 乾隆庚戌樂真堂刻本

明陳漢卿補撰漢卿事跡無考書後有跋作於洪武乙卯蓋明初人也跋稱曾伯復心翁精究天文地理之書註陽明按索一編遭亂焚燬自已酷好此書強記一二朝夕精研日積月累漸成卷帙今觀其書共為五卷卷首一卷卷首載條例論局內擇方吊替官位去取星神煞局中星煞墓命煞方道守支吊宮吉凶星等次五卷之中載圖局式為金鏡黃道天星圖天星龍鱗金鏡圖金樓正運圖支年圖支干年月分圖等條例所以備要按索致用者其所載凡上中下一百八十年之吉凶開卷了然又解說明晰其論吊替云凡一切星煞皆由吊宮而行生尅刑沖皆由吊替而知其法以用事月建入中宮飛輪八方看上下主客加臨相生刑尅帶吉帶凶次推替宮以月分值所得甲子之辰再入中宮順布九宮看相生刑尅云云此論極能得五行家之正大凡通明之士對於陰陽之言嘗感惑過甚不可悉從所見良是而是書尚開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達準於理致，較一般杜撰臆說，俚鄙怪誕者，實為精優。如其所主張太歲一星、劍鋒會煞、大月建之類，大而緊要，所當避忌；蠶寶、太陰流財之類，小而緩輕，可以畧去。此已能折中於人情矣。又附有星煞考，詳述起例、來歷及制伏之法，用備選擇，至為便利。是書於五行選擇之中，要為佳製焉。

高鏡亭墨刻印譜一卷 上虞羅氏藏本

不署刻人名氏，惟签題高鏡亭墨刻印譜七字，意刻者即鏡亭，其名及里貫俱無考。墨刻者，蓋按鈐本而刻之石上，復施墨椎拓，翦黏於册中。多清初名宿，若李霨、梁清標、戴明說、吳正治、宋犖、方亨咸、王士禛、邱象升、米漢雯、勵杜訥、沈荃、汪懋麟、曹貞吉、郝浴、宮夢仁、趙吉士諸人，或名或字號，槩然盈帙。凡此諸印，其即出鏡亭手歟，抑鏡亭鈎摹前人之作歟，不可知矣。然觀其筆意刀法，乃所謂皖派，鏡亭殆是皖人，否則學皖派者。指周亮工印人傳、汪啓淑續印人傳，並不載其名，末由考見其技藝。在今日論之，雖不高，而在當時，要稱作家。乃鐫刻之不已，復摹勒之，其心甚苦。殘煤蠹簡，幸而獲存，亟著於錄，以慰士之寂寞身後者。

玉函秘典一卷 明刻夷門廣牘本

書無撰人僅題明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校惟繙檢全書則似采輯而成爲道家符咒煉形養生之術偏重于袪伏三尸子目分爲咒煉三魂法每夜卧時咒法三魂圖咒煉七魄法七魄圖咒煉三尸法太上經制三尸法太上真人咒驅三尸法趙先生驅三尸九蟲之法仁德樂生君除三尸法淵靜真人除三尸九蟲法附禹步法道經除三尸法蔣先陽除三尸法伏三尸秘法老君六甲符法六甲神符形式庚申日服符祛三尸除九蟲妙訣庚申日服符四道形式絕三尸秘法神符形式三尸圖守尸鬼像等二十二種按道家之說曰人生有三魂七魄魂爲陽靈之精在神常善而欲上昇主善行魄爲濁尸之氣在形常惡而欲下降主惡行又有三尸九蟲在人腹中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升于天魄入于地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爲禍患萬端競作其形或似小兒或如馬

形其嗜好上尸喜食慾中尸喜衣食下尸喜奢華呼而咒之則斬殄絕滅不爲人惡其法或于寅日或于庚申日或于春夏秋冬分乙卯丙午庚申壬子日符咒服食禮拜灑掃起居坐卧等謂即可祛除而益壽命其說固怪誕矛盾而不經其理則不外以定時定法使人勞筋骨健體膚固神智而已書頗采集完備故可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類

煉形内旨一卷 明刻夷門廣牘本

書無撰人、但題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校、履靖為浙之嘉興人、性淡泊、好道術、尤工于金石書畫、書篆隸行草、無不能之、畫偏擅長于梅竹蘭石翎蟲、有小圃、編籬引水、雜種梅竹、日讀書嘯傲其中、所為詩古文詞、率格頗逎雅、所著書往往假名他人、或自稱校刊古籍之叢殘佚失經其手鈔補校訂者、亦僅署名校梓、亦不掠美也、是編亦其校梓之一、殆錄于道笈而加以釐訂者也、書分七節、曰祭丹元君法、太極混元神呪、五帝秘呪、本命元神呪、丹元君呪、心神呪、安神呪、其術大旨謂人有三身、未生以前在天為丹元君、分而下生、降入人身、即為元神、為本命之主、並此人身共為三身、願長久康寧、而無災害禍患、固壽命、除病疾者、宜于本命日、每月朔望日、置靜室中、備素食茶酒菓各三分、香燭、存想為三人揖讓坐、祭畢、用金錢雲鶴各一分化畢、自服前食、不可與別人食之、祭祀訖、存想自己左右有帶劍持斧之神人、行止侍衛、再逐一喚集身中諸神而祝之、呪之末附祝文二通、要為養生術之別支、而流入怪誕者也、按道家煉形、雖曰以長生久視為歸、然無論其為服食、為符呪、果勤而行之篤、信而固守之、則精神之所寄、亦確可以固體軀、却疾病、履靖固重攝生者、觀其嘗集諸家之言、為益齡單、津津于飲食寒暑却病之方、則此書其意亦不過姑備一格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類

益齡單一卷 明刊夷門廣牘本

書端署名為周履靖編次履靖明人畧傳已詳淇園肖影提要中是書為益生卻疾之術鈔撮諸書以類分比而成者也行分大小字大字為所鈔正文小字則單行附于正文下或註所鈔書名或疏解正文未盡之義凡分三十六類類之目曰養目法洗眼方洗眼吉日養心法養肝法養肺法養脾法養三焦法六字治病養生法六勿三戒七禁十二多十五傷十二事六疾六餘六宜飲食寢息沐浴服餙雜戒房屋春忌食物夏忌食物秋忌食物冬忌食物肉味諸魚五穀蔬菜果實書名亦作益靈掐謂足以延齡或增神也所錄諸事或可信從或不可信從然足以見淵博如養目法十數條之中第一條曰侵晨洗面以手掬熱湯沃眼湯溫為度能除目疾蓋血得溫則榮澤眼賴血而滋養也蘇沈二內翰林方內此可信而從者也末條曰目痒風疾也以干姜拭之此須慎慮審思而後為之不可即信而從者也以干姜辛辣目肌能受而不傷乎此不待辯而可知者也又如寢息類二十餘條之中第一條曰春夏晚臥早起秋冬晚起早臥早起雞鳴後晚在日出前此可信而從者也末條曰早起空心勿耗元氣發語讀誦常令氣在氣海中尤戒大呼作怒此又可從可否者也大要鈔自醫家者言多可信道家者信否難徵雜家者則當慎別之蓋書本類而列之未有去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貓乘八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初桐撰、初桐字于陽、江蘇嘉定人、康熙間諸生、乾隆中官齊河縣丞、累遷淄川新城縣令、為人磊落有才智、讀書精研、龐博雜學、亦無所不窺、尤工詞章、文辭藻麗、所著有會齊韓詩譜、夏小正正訛、開化禮正訛、爾雅郭注糾謬、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考證、資治通鑑考證、續資治通鑑長篇考證、路史正訛、水經注補正、及本書等、本書凡八卷、分目為字說、名號、呼喚、孕育、形體、事畜、畜養、調治、瘞埋、迎祭、捕、不捕、相乳、義、報、化、鬼魅、精怪、仙、種類、雜綴、圖畫、文、詩、詞、句等二十八節、附錄一首、曰相貓經、長洲沈清瑞芷生所作、皆擷摭傳記百家之書、而為之削繁去冗、分門析類、錄為是編者也、廣徵博引、蔚為巨帙、其中有足補史乘之不足者、如事中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壬子、詔求宗室入宮備選、得二人焉、一肥一瘦、乃留肥而遣瘦、忽一貓走前、肥者以足蹴之、思陵曰、此貓偶爾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勝重耶、遂留瘦而遣肥、瘦即孝宗也、是有足證古今習俗諺語之異同者、如畜養中錄廣諧史貓犬無故入家者、如己養者主大富貴、田家雜占諺云、猪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質庫、雪濤談叢諺云、貓來孝家、張宗聖解之曰、家多鼠齧為耗、故貓來孝乃耗之訛、非貓能兆孝也、捕中、錄古諺云、貓兒哭老鼠、假慈悲等、皆是、第其門類未皆分析整嚴、略為全書小疵、如記以貓入藥療疾等事、先見形體中、曰名醫別錄、貓肉味甘、酸、溫、無毒、治勞疰、鼠瘻、蠱毒、太平聖惠方曰、貓頭收歛癰疽、種類中、又錄枕中記、靈貓陰燒灰酒服、治一切遊風、急效方、瘰癧已潰、狸頭燒灰敷之、食物本草、野貓肉味甘平無毒等、皆是、是編成于嘉慶三年、殆初桐暮年遣興之作、其自序謂竊附於相馬經、相牛經、麟經、駝經、虎苑、虎薈之列、雖無關於大道、亦著錄家所不廢、故雖不能為衛道弘文、要亦可致知格物、不妨一讀者耳、

說蛇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趙彪詔輯彪詔字豹三江蘇武進人仕履未詳所輯說蛇一冊不分卷盡錄百家傳記中志蛇之說彙為一編復別為三輯首曰蛇譜次曰蛇事末曰雜紀首輯中於蛇之產諸川滇黔粵絕域窮荒異名別態者罔不具錄如曰黃連蛇產四川雅州恒食黃連徧體作金黃色大如食指以尺為度嚙人不可救藥竹筒含其穴掘地驅之貓蛇其聲如貓一曰雷公馬產雷州無毒可食故北人謂雷州人食雷公云等皆

是次輯則搜錄傳記所載與夫里巷所聞說蛇故事雖荒誕不經亦均摭拾如云柴柵王巡撿言其鄉人為貴州某縣丞因解糧赴京道中為巴蛇所吞丞於蛇腹中取靴中所藏純鋼利刃剖蛇腹而出及出則兩耳已消蝕矣後王與丞會詢其失耳之故丞述以對言其中甚熱如火倘出稍遲則一身皆消鑠也又佟世思鮓話云粵東恩平縣通城無三尺許平地處處皆瓦礫生野慈菇於上予與槃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牓下過等均是則

似不近人情者矣末輯雜紀雜錄卻蛇諸方與夫蛇之孕育蛻化諸態雖所輯不多亦未嘗不可增知廣識也昔定九陳鼎作蛇譜盡相窮形無奇不備是編更廣其所錄且於首輯中凡陳氏蛇譜已見者皆不取故自成完帙其亦會心博物者所不可不讀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火戲畧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趙學敏撰學敏字恕軒浙江錢塘人事蹟不可考著述亦僅有此書論煙火花炮之製作程序手法至綦詳盡要為盛朝巧匠身懷絶技時人不忍湮没而筆之於紙者歟全編三十章首提硝論製黄論用炭論用砂論摭述硝磺砂炭產地優劣名稱異同與提取煎煉貯藏諸法次之則為葯線論度線法染紙法製筒法修合論則述製作初步與選材修合之方又次為炒葯論雜葯論用葯論衣衆論築葯論則専論火葯之性別應用亦猶醫葯之君臣輔佐不相淆混又次為雜要論軟器法底托法頂線法硬器法變器論合器論飛器論水器論酒筵動器法揩疊器法則分論所製火戲諸器種類既殊製法亦異一一縷述不厭其詳最後為紮胎法接法禁忌手法挑竿論則又并及燃火施放諸法極臻完善矣立論尤多闡闡物理精微處如雜葯論中有云禽蟲之屬鷹睛達雲猫膏入地江豘骨逆風不回猬獸髓入水生火螺蛸末載葯力而浮水叩蟲眉取葯力而跳空海鰍油鱔尾入水如飛虎骨髓山羊胆乘風能躍蜻蜓横飛班蝥旁裂水馬竄水葯用之鯪甲透山地葯用之螢取其光以生明蚌取其口以開竅蜈蚣用其鉗蠍虎用其尾蛛采其絲入葯而烟光分布蜂用其窠入葯而花朵分明在在可資指數難盡惟知者能識性用巧而已等是煙火戲之入典籍者明人月令廣義中有之不過寥寥數語若此書之裒然成帙亦罕覯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録類

哺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黄百家撰百家字主一浙江餘姚人國子監生能傳其父宗羲之學又從梅文鼎習推步術著勾股矩測量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館開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學延百家入史館成史志數種如天文志曆志稿皆成于百家手又著有失餘稿希希集等是卷為康熙甲寅歲百家侯其兄病疾于客星山側館中見鄰皆哺坊乎卵成鴨奇而就詢久乃得其詳自擇卵築竈置釜勻火攤牀列卵溫之轉之覆之照之由

初哺之一日迄破殼成雛之三十日一一歷舉其情形方法纖悉畢具終則引中孚之易解孚字義且以說中孚六爻之蘊推而及于古聖昔王牧民養民之政尤精切而新穎故震澤楊復吉曰哺記篇幅無多而神全味別落落大方蓋作者為梨洲先生肖子淵源不墜于此畧見一斑矣楊氏又曰自張茂先著禽經獸經以後唐段氏則有鷹譜宋秦氏有蠶書汪氏有麟書傅氏有蟹譜明王氏有虎苑郭氏有馬記袁氏有促織志蔣氏有鶴經國朝王氏有龍經張氏有鴿經陳氏有蛇譜可知雕蟲刻鵠亦博雅君子所不廢也楊氏此語誠為學者篤論第以言此書猶有未盡彼張氏禽經獸經以次諸家著作不過譜而錄之以博見聞別種類詳史事而已此書則可一一遵而行之為厚生之一助不特餘姚浙人可行農居之瀕水者皆可行也故亟著之以備有心者之一覽焉

袖中書二卷 春在堂叢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生平著書凡五百餘卷。主講于杭州詁經精舍者，前後至三十一年之久。為一時海內樸學之宗。道光時曾由進士及第官編修，出為河南學政，罷官後即講學不再出。年八十六卒。其治學之法，一以高郵王氏為宗。然宏博精純，則又過之。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由經以及諸子，無不用此術治之，故所穫遠過于前人。袖中書者，則友朋往還簡札，選而寫定者也。取古詩置書懷袖中，

三年字不滅之義題名。端有自序，畧曰：漢書陳遵傳，稱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可知古人于友朋筆札，遇佳者亦甚寶貴，非概拉雜摧燒之，焚如棄如也。余自通籍後，與海內賢士大夫縞紵往來，執訊之書，深藏篋笥，戢戢如束筍。庚辛之亂，付之劫灰，意甚惜焉。中興以來，承諸師友不棄衰庸，時時存問，又積成一巨冊，或情誼殷拳，或議論剴切，即單詞片語，亦往往有言外之意，尋味無窮。杜少陵不云乎，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若任其散佚，供蠹鼠之一飽，非所以酬嘉藻，重芳訊也。于是手錄如干首，以所得先後編次，或一人數書，則並錄之，寫定後釐為一卷云。書之卷一，自許滇生尚書以次，凡十七人，三十二書。卷二自李筱荃制軍以次，凡十八人，四十書。書中議論，多講學刻書語，偶爾亦及于地方軍事，與酬祝應謝之類，皆文詞淵雅，情誼肫懇。其間中興諸將帥，如彭雪琴、曾滌生等，固赫奕一時，即其餘人，亦強半為知名士。亦有當時尚未甚顯達者，如吳清卿之猶為翰林是也。然在今日觀之，固萃名賢手筆于一

卷，不可多得者矣。

蘇詩選評箋釋六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汪師韓撰。師韓字抒懷，又字韓門，浙江錢塘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元年直起居注。數月，聞母病，假歸。旋丁艱服闋，尚書張照疏薦校勘武英殿經史，充湖南學政。緣事降調。大學士傅恒又薦之入上書房，復授編修。未幾仍落職。直隸總督方觀承延主蓮池書院。中年後一意窮經，尤邃于易，著書有觀象居易傳箋、孝經約義、韓門綴學、又續編、談詩錄、詩學纂聞、上湖紀歲詩編、上

湖分類文編、詩四家故訓、春秋三傳注解補正、文選理學權輿等。是書則就蘇東坡詩選其所以為佳者，先列原詩，次坿評語，又次則就前人文字中輯釋詩中典地或本事等。評語不過自抒所見，無所謂是非，緣東坡之作，宏悍恣肆，每每隨筆乘興，而為攻者在此，譽者亦在此。平情而言，所長正其所短，而所短亦即所長也。為毀為譽，皆見仁見智之殊。師韓之評，獨着眼于文字抒寫，雖有采輯前人語，亦挹菁拔萃，審擇再三，一洗陳師道、黃庭堅、蔡絛、敖陶孫、元好問、張舜民、嚴羽諸人以來好惡愛憎之執，可謂獨具卓見。雖有過譽溢美之辭，亦是文人結習推崇例語。如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峯一絕，語粗筆率，除末二語尚真外，全無甚佳。師韓評曰：能作如是語，始是認取真面目者，妙高峯三日不見，而見之別峯，與此參看。又錄黃庭堅評曰：此老人于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是也。蓋從古伊來評人詩文者，除有心作難，故為攻訐外，例是欽崇贊許。師韓此作，雖為讀古人書，亦正未能免俗，

此其小疵，不足以言病也。

詩話補遺十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不第、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為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知縣、並著能聲、年四十、告終歸養、于江寧小倉山之麓購織造隋氏廢園居之、易隋為隨、以名其園、先是明焦弱侯之長子茂慈守雲南狥節者、亦有園名隨、在其左右、先後二百年間、園名殆襲而不襲也、枚居園日、以吟咏酒食為事、且性通脫、喜聲色、尤好交接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者無虛時、中朝貴官封疆大吏亦頗多往還、為詩主性靈、尚才力、古文駢體亦跌宕可觀、世人以其不拘拘于繩墨、故譽之者固多、而毀之者亦不少、平情論之、固不失為一代才士、即其論詩、亦確有顛撲不破語、如曰、阮亭好以禪悟比詩、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又曰、近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註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讀何註疏、得此不朽之作、雖是聰明人語、讀之可以失笑、然振聾發聵、實破世惑不少、枚之受人攻擊者、雖大端在形跡不羈、而此等矜才使氣語、亦來侮忌之因也、此書仍是隨園詩話故例、隨意取詩論人、固不免有揄揚溢美者、而大抵佳構為多、所錄七言如天啟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宇遍、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思陵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音節雄亢、似明七子、五言如下朝陽曰、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粵開、石峽看月曰、水落灘聲緩、山高樹影涼、則又饒有唐音、此外所錄女子詩尤多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文則二卷 台州叢書本

宋陳騤撰。騤字叔進，臨海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歷知贛秀太平袁州。光宗時，爲吏部侍郎，應詔疏三十餘條，皆切中時弊。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忤韓侂胄，罷政事，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簡。著有是書及宋閣錄。是書以甲乙丙丁十干之名分次，每次若干條，論六經子史文章之美，或辨其體例，或識其文辭，讀所自序，可以識其宗旨所在。序曰：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手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年，入成均，復從老手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手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于我與夫我所得，惟利于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古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詩書三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明弘治中，衡州府知府山陰陳哲評此書曰：六經之文，經緯天地，自餘諸子，亦多左右六經，其用字立言，初非爲文則設也。然文口聖賢何等氣象，譬之一元磅礴，萬化流行，各極其妙，而一出于天然，真文字之準則也。第則其文而不求其所以文，吾恐口氣雖似，元氣索然，非善則者。能因言以求其道，使聖賢精神心術，躍然于心目間，則中有卓見，文亦偉然爛然矣。斯固天台陳先生之本旨，敢繹而申之。又清嘉慶時，宋世犖謂是書爲操觚之定律，珥筆之初桄，幼見而鈔之。長官閩中，復校而刊之，幸拾前人之賸馥，冀逮後學以知津，則此書爲前人推重何如，可以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文評類

守一齋筆記四卷二筆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金捧閶撰、捧閶字玠堂、江蘇江陰人、生有異質、髫齡時、文即驚老宿、年十七、補學官弟子、旋食餼、既長、德器尤深厚、侍親不欲遠離、其姑丈程文恭公寓書名試順天、亦以事親辭、親歿後、受姊之子孫星衍聘、館兗州官署、後至山右、年四十歸、不復出、會以歲滿貢成均、遂閉門以課子為事、著韵字辨重十八卷、詩文詞若干卷、是編則客兗州時、旅邸無聊、紀錄舊聞、為消遣耳、雖為說部之言、而寓風雅、示勸懲、闡幽潛、彰異行、故趙雲松翼謂其用齊諧體、演儒家語錄也、而其所記聞人佚事、尤足供談助、如孫觀察星衍之生、祖母夢神人抱送殞星、因以為名、岳將軍鍾琪之生、母夫人夢彩旗送兒至、旗有聯語、後將軍一生事業、悉與聯語應、裘文達前生為龍虎山道童、劉文定前生為白衣僧、湯文正撫蘇、封茅山靈官鞭、惲南田至泗州、為負黃袱者促歸、免溺諸事、皆他書言之而未詳者、又如紀醫藥者、言巴豆搗碎、和飯敷眉、治婦人寒熱乳腫、海蟄皮煮荸薺、治夏秋之交瘧疾、胡椒肉桂研末、摻膏藥、貼兩腎中間之命門、治小瘧效

熱、豆腐花日日掬手中、治兩手掌風皮厚、茵陳重劑治酒病、此皆方書所未見者也、而表彰石室秘錄一書、謂所載方藥、雖迹近怪異、而對症投之、如鑰開鎖、未易殫述云云、書雖未見、然就所錄之兒科萬全湯一方以觀、固甚平穩、不負壽世壽民之意、餘述固不免亦有搜羅奇僻、言同荒誕、然皆當時謂為事事真實者、也固不能以此短之也、

藤陰客贅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謝章鋌撰。章鋌字里仕履，已詳賭棋山莊集詞話提要中。此為其筆記之一，述讀書所見也。首有自識曰：咸豐乙卯丙辰間，劉贊軒招余讀書于寇竹精舍，庭有藤花一，風至繽紛如錦繡，與客列坐其下，抵掌縱談，或同贊軒循步階除，忽有感觸，暇輒手錄，遂成卷帙。荀子曰：其為人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曾子曰：少不力學，長不論議，老不訓教，亦可謂無業矣。夫子曰：其容體不足觀，其勇力不足憚，其先祖不足稱，其族姓不足道，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為學乎。循誦斯言，如芒在背，嗟乎，已至無聞之歲，難尋不惑之方，日貫筆墨，等于博奕云爾。藤花有知，應加訕笑也。書中所言，雖多無關宏旨，然單辭隻義，頗有足為學人矜式者。所謂讀書能見其閒者也。如論古人稱名稱字之例，騶虞踐生草之理，朱竹垞、毛西河、方望溪、陳恭甫諸人著作之誤，引皆眼前事實，而人皆忽畧之，一經道破，雖碩學書儒，究亦不能為之諱也。而于論讀古人之書，見有紕繆，隨處補救辨正，不失為典籍諍友。若以往籍為魚肉，行其己甚之言語，則豈盡出特見哉。夫著書立說之人，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載，皆我之先生長者也，為後輩而無所忌諱于先生長者，可乎。且宋人多議毛萇、鄭元、賈公彥、孔穎達輩，然無毛、鄭諸公，則詩安所傳，禮安所託，窮流溯源，乃經壇百世不祧之祖。識大識小，集腋成裘，言是言非，磨圭去玷焉可耳。昔王子雍作聖證論、竄改家語，以難康成，後儒多不滿之譏，況所學未必盡出于雍以上哉，而必凌厲其詞鋒，如里巷小兒相詬詈，何也。允矣此真學者態度，心平氣和之言也，謂之為中于事理猶淺之乎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稗販雜錄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謝章鋌撰章鋌字里仕履已詳賭棋山莊集詞話提要中此編則其主講同州書院時札記讀書之見者也卷首有自敘畧曰著書有千秋之書焉有一時之書焉若今之著書者則希冀一時而不可一時者也吾嘗稽之班氏說儒家名家法家墨家縱横家其家不止以十數較段今之書多不似蓋近于小說家者十之六七近于雜家者十之三四嗟乎古人以學為書書自內出今人以書為學書自外入其學不立

家法其書遂無以名家無所歸乃歸之于雜家其去不成家一間耳吾始讀書喜賈長沙繼又喜陸宣公于近代最喜顧亭林之數子者大旨不背于儒而其意則時用名法乃吾自為書又往往與應仲遠洪容齋相出入而其精尚不至焉甚矣吾之孱也吾何家之從歟往歲曾為瑣記今復成數卷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或有萬一可備于芻蕘強而附之于雜家足乎不足乎然檢其書論文字得失者為多昔人雜家與小說家之別只在有關政俗與否而已此書固在似與不似之間也如論方望溪遺詩謂為幸而不言詩否則谿刻之說此唱彼和詩道又添一魔障矣望溪本非詩人如詠明妃云蔦蘿隨蔓引性本異貞松若使太孫見安知非女戎夫明妃為漢和親漢之君臣皆有慚德要為時勢不得已而使然明妃宮庭一女子耳奉君命不得已而行豈其本心又豈其顏色名戎今乃貶之為不貞又料其為禍水望溪誠亦授人口實章鋌直識其持論失于褊刻非苛論矣其餘論畧大率如此均可為讀書之助也

圍爐瑣憶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謝章鋌撰。章鋌字枚如，福建長樂人。畧歷已詳賭棋山莊集詞話提要中。此卷則其家居消寒之作。故卷首自識曰：數年來抗塵走俗，筆墨都廢。歲壬子，僻居謝客，窮冬閉門，嚴寒一縷從足邊起，仰視天光如堆絮，雨雪方紛紛然，薄衾弗煖，孤酒寡歡，乃起圍爐盤膝坐，挑燈濡毫，憶及輙書，譬之良朋晤話，以是為消寒之助。嗟夫，逝者如斯，修名不立，仰屋著書，已為失計，況此溝猶蒐瑣者之徒供覆瓿也。是則此本

筆記之屬，而藉舒胸臆者耳，固無所取意于其間也。卷中所記有論禮者，謂大功廢業，業為虛業之業，蓋不為樂也，以與公表哀不避諒闇，亭林大儒，亦嘗作詩，今人居喪食肉飲酒，通慶弔，與宴會，而獨於詩文禁之，則何說乎？且居喪讀禮，豈拋荒乎？袁隨園識某公不當作哭母詩，反覆數百言，其亦未嘗已，持論甚辯而正。第隨園識者事，此則論其理也。果情在哀痛，哭母詩何傷，蓼莪諸篇非哭親乎？否則人子喪親哀毀之餘，何心辭藻，而居然能作詩，則其情亦不可問矣。餘紀劉七姑貞烈祠、閩中花會賭及賽神戲婦諸俗，皆有關世道，扶本之論。丹卯子傳、終南進士圖跋等篇，則借詼詭諧謔之語，抒嫉世憤滿之情，讀之令人失笑。閩士有刪書之習，又慨乎師道不脩之言。末紀其先世讀書治身法，雖表揚宗德，實多可為士人自脩鑑鏡，如曰憂患不必想致此憂患者，當想能去此憂患者，更當想如曰世事俱非無故，現當有形的事，當思無形的理，皆其例也。

東籬偶談四卷 仰視千七百廿九鶴齋叢書本

朝鮮金正喜金敬淵合撰正喜字阮堂別號黃山秋史敬淵字潭齋別號東籬逸史仕履均未詳此書則紀高句麗第一大嶽金剛山之名勝琳剎者也首有敬淵自敘畧曰東國山水多勝絕而圖終不詳惟古今人游記在耳亦錯出散見殆不可讀乃欲悉蒐輯之為山書一通恨卒遽不能只就其常所念誦者與黃山秋史各得數十條錄之為此卷雖辭無詮次疎少不足觀然尚可見今日所樂也昔余入金剛夜投摩訶衍宿有二少衲狀貌端潔年皆二十餘自北國游歷到此頗說東南山水甚悉時余二日在楓葉中土皆隱膚石不露夬如入紅海赤海阿睹羞映為之疾閉視孤寄佛火瑩碧淒清不寐聞二衲相與言諸人金剛游記多粗率不耐讀惟金農巖一書有神氣但農巖未嘗窮奧此山所記者只遵大路行耳余不覺驚起畧叩山事且問九龍淵程路二少衲前對言九龍瀑高一百七十丈然高卑不及寒溪瀧落不及雙瀑奇崛不及土王城圓渾不及朴淵亦足以各擅所長也余至今不能忘惜其言之無傳故又附記之云云書中多取材于他人遊金剛山之記而分類敘之文極茂雅可喜不似東人手筆第一卷子目曰金剛山嶺東六湖叢石海上名亭俗離山丹邱第二卷子目曰金剛山金剛外山朴淵華陽諸勝白雲山寒溪第三卷子目曰雪岳青鶴洞鏡浦臺香湖華嚴寺海嶽圖第四卷子目曰丹邱每一子目中復包括所有勝跡而論列之形容之驚心怵目使讀者忘倦足當臥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憶書六卷 仰視千七百廿九鶴齋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字理堂、江蘇甘泉人、嘉慶六年舉人、不應禮部試、閉戶著書、于經無所不治、其說易也、比例經文卦爻、以求其義、不拘拘遵守漢魏師法、尤推精詣、經術與阮元齊名、性至孝、親歿不入城市者十餘年、所居老屋曰半九書塾、曰雕菰樓、頗有湖光山色之勝、卒年五十八、著易通釋、易圖畧、易章句、易餘籥錄、易話、註易日記、易廣記、孟子正義、周易王注補疏、尚書孔氏傳補疏、毛詩鄭氏箋補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禮記鄭氏注補疏、以及天文、算術、草木、蟲魚、宮室、輿地等書、卷帙甚繁、文集有雕菰樓集、詞詩話等、最嗜柳柳州文、習之不倦、同輩如錢大昕、王鳴盛、程瑤田皆推敬之、謂其一代通儒、誠無愧色、是編為其隨意筆札、追述見聞者也、首卷側重翰墨文字、而紀成邱臨化度寺碑委末尤詳、二卷以次雜紀里巷傳聞、頗多怪異不經之說、猶可諉為人言不信、親覩者、如云乾隆二十七年、其父與伯父均造居屋、伯父之居、歷十三年而拆毀、于中危得一瓶一針、適符其數、又云嘉慶庚申、為兒納婦、令謝姓木工置一牀、數年不存小口、生兩孫俱殤、一日牀偶中裂、得草人二、顛倒倚臥、乃悟其祟云云、夫巫蠱之魘、從古雖有其說、而儒者不信、亦未聞妖能勝德、若循僅為一經師通儒、信此猶有可解、顧精于易數者、亦信此乎、觀其前後、漫無條理、隨筆為文、蓋亦偶然紀載、人云亦云耳、然後之讀者、則于此得談助不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雙樹幻鈔三卷 少室山房筆叢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浙江蘭谿人。自幼工詩，萬曆中鄉舉後，久不第，遂築室少室山中，購書數萬卷，誦讀不輟，人稱淵博，頗有撰著。嘗持所為詩謁王世貞，世貞激賞之，置于末五子之列。著書有少室山房類稿、筆叢、詩藪等。是書名為就釋老二氏經典撮鈔其教宗、經典由來及教義大要等，並就史書及各家所記，考其源流，然寔詳于佛而畧于道，除一二條因言偶及外，殆無一語鈔于道者，殆以後來之道，變

而與佛相雜，似一似二，形異神同之故歟。同撰輯者，卷上有新都江湛然，清臣，卷中卷下則江湛然外，又有歙水趙鳳城文鎮，延陵吳國琦公良二人。首有叙曰：為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為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于長生，由苦空而之于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生，而足以無擾于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無亂于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為老氏者曰支也，而沖舉之說長；為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以其匪沖舉，茂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茂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渺矣。雖然，沖舉、輪迴，二者均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刼運會之始終，幻而疑于有者也；層城閶風之巍峩，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于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圃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為好幻也夫。讀此序，可知其志在博聞而非于二氏

之言有所悟入，僅撮要記事而已，亦非于二氏之言有所愛憎，僅考求存說而已，殆恥于君子有所不知之語而為之者歟。

大雲山房雜記二卷 咫進齋叢書本

清惲敬撰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以教習官京師時同里莊述祖莊獻可張惠言海鹽陳石麟桐城王灼等均集輦下與敬為研經之友教習期滿出為浙江富陽知縣丁父艱服闋授山東平陰縣改江西新喻縣調瑞金縣以廉能卓異調南昌府同知署吳城同知以失察被劾歸年六十一卒士大夫之賢者咸惋惜之敬少好為齊梁駢儷體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精研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横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純駁利害折衷于儒術期為世用著書有大雲山房文稿詩集歷代冠服圖說子居決事等然書均不數覯是卷本散佚之餘歸安姚氏之所藏咸未見于文集或所手刪或成于刻集以後均不可知言皆讀書雜記有攷訂有紀疑有述所見有正傳訛有閑寫議論有偶著物產其類至不一雖僅如龍之一鱗鳳之一翼然龍之異鳳之美可從此一鱗一翼而見也畧舉其例如云晉書習鑿齒傳襄鄧反正朝廷徵之會卒不果是鑿齒没于襄陽也江西習氏譜附會鄧誕之辭不可信如云孟嘗君傳曰文卒謚曰孟嘗君按謚法無嘗義亦無孟義戰國策靖郭孟嘗皆生前號也孟與嘗地名如云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于此可知其為備忘錄之類故不憚瑣屑而皆筆之在敬不過偶然乘興在後之讀其書者乃獲益非鮮尠也且所紀亦不限于儒家經史即釋氏雜家技術語亦頗采錄尤足見其博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與古人書二卷 學海類編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號芑山，江西宜春人。博學洽聞，累徵不就。晚年卜居廬山，著四書大全辨、諸家辨、古今文辨、正字通等書十餘。是編為其明道辨學之文，體例則為創格。故康熙時學者評之曰：芑山先生貞操介節，屹然為頹波之砥柱，其等身著述皆關名教。與古人書二卷，係先生創格云云。書蓋假為致函古人，以辨論是非者也。書凡三十五通，所致之古人為韓退之、柳子厚、劉復愚、司馬君實、蘇明允、蘇子瞻、蘇子由、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程伯淳、程伊川、邵堯夫、陸象山、陳同父、蘇雲卿、范巽之、宋潛溪、陳白沙、鄒南皋、羅近谿、管幼安等二十二人。所論之事，則就其人曾言者，加以駁議，實皆論辨之文，而以書體出之，故覺耳目一新耳。至立論是非，則見仁見智，各有所主，非必所言皆是，亦非必所言皆不是。如與程伯淳論善惡書，駁天理中善惡兩存說，謂天理有善無惡，失其善，斯為惡。伯淳以物之不齊，謂天理中須兼有善惡為言，係就物性相近，習而後顯歧之說立論，不能謂其為非。芑山駁之，則理學家固執之見也。又如與陳白沙論主靜書，駁白沙惟在靜坐一語，白沙之言誠不免有流弊，而芑山之言亦近于存心挑剔。其他論事論學，無不各有其是非，雖曰自抒所見，竊為議論，而讀書者則不能不心有鑑別，酌量同異，以為去取，不能因其體新而言辨，遂概以為不朽真道，從而不違服膺不失也。

酒顛補三卷海山仙館叢書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又號麋公，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諸生，隱居崑山之陽，後築室東佘山，著作等身，工詩善文，兼能書繪，短翰小詞，尤多風雅，或剌瑣言僻事，詮次成書，至為時重，遠近爭相購寫，紙為之貴。時稱山人而不名，并結納權貴，往還官府，一言重于九鼎，故又有山中宰相之譽。屢奉詔徵用，皆以病辭，卒年八十二。有眉公全集，近世論文有山林派者，即以繼儒為宗祖。酒顛補三卷，上卷補叙酒人，凡七十二則，中卷補叙酒品四十一則，下卷補叙詩文，除揚雄酒箴、孔融與曹操論酒書、陳暄與兄子秀論酒書，共四篇為文外，餘皆詩耳。所補出入經史百家，苑集至富，雖尚間有遺漏，然亦不得不謂為大觀。書於每則下皆註出處，蓋取擷既廣，不如此則有數典忘祖之弊，是為勾輯成編者不可不法。惜其有得必錄，未免蕪雜，如所輯物類相感志一節云：构樓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本書但說仙漿，并未謂是酒，且醉人者亦不必皆酒，選揀未精，似不免于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虎苑二卷　述古叢鈔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伯穀，江蘇武進人，移居吳門，一說長洲人，而虎苑序自稱太原王穉登，要是太原王氏裔也。十歲能詩，名滿吳會，繼文徵明後擅詞翰席者三十餘年，同時山人布衣以詩鳴者十數，穉登為最。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而史局罷，卒年七十餘。有吳郡丹青志、異史、吳社編等。虎苑二卷，都分德政、孝感、貞符、占候、戴義、殛暴、威猛、靈怪、豢擾、搏射、神攝、人化、旁喻、襍志十四類，末系贊，其下統記虎事也。其

自序云：嘉靖癸丑，王子甥于吳郡陸氏，陸氏墓在純山竹塢，塢深多亂泉怪石，虎渡太湖來踞塢中，食人不去。又數月，聞擒虎過陸大門外，人皆擁門觀，王子出稍後，虎已去，從觀者問，虎文甚奇，王子嘆恨不及見虎。他日遊山間，尋擒虎處，又觀虎磨牙檜，檜皮如削，心異之。山人競來談虎，王子憶古書中及人間所聞虎事，往往酬答之。客好事者命牘牋記，又趣王子梓，王子謂虎猛獸，談者色變，不當梓。客曰：奚害，夫六經聖人之文，皆談虎，談虎奚害。王子廼因類成篇，敘著書原委甚詳。至其分類，亦各有取意，序云：德政，美循良也；孝感，勵天親也；貞符，奏瑞也；占候，驗術也；戴義，崇報德也；殛暴，明帝罰也；威猛，示雄武也；靈怪，載妖凶也；豢擾，存貽害之旨；搏射，垂傷勇之戒；紀神攝以表仙釋之蹤；紀人化以抑獸行之慝；紀旁喻以徵風譬之規；紀雜志以廣見聞之博。巍哉大觀，信夫虎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夢闌瑣筆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楊復吉撰、復吉字列侯、號慧樓、江蘇震澤人、乾隆進士、嘗從王鳴盛游、家富藏書、古文說部、寓目殆遍、文行頗為時所重、著鄉月樓學古文史餘備考、文輯逸史拾遺補元文選昭代叢書續集虞初餘志、元稗類鈔、燕窩譜等書、夢闌瑣筆為札記之屬、前後三編、首叢談、次紀事、三識物、博聞廣識、蒐集至富、自序云、少識之無、便躭書癖、壯多坎坷、祇結夢緣、又云、憑茲冷淡生涯、聊遣窮愁歲月、謂余不信、請參古佛談

空、問我何為、不過痴人說夢、是書之所以名也、于三編中、漫識百家之說、或論經史、或記掌故、或徵事物源流、或述山川勝蹟、編次不分條列、皆隨筆記載、不惟蒐集甚富、足資流覽、且文筆雋利、娓娓盡政治各家學者、皆可資而擷引、其中間載前人名句、選揀甚精、中有葉天寥雜題數絕、尤蒼勁可喜、詩云、霜角橫吹秋滿天、紙窗雲擺月籠烟、一編堆案從頭讀、漏盡燈殘倍黯然、一領青衫誤此身、秋墳桂子不知春、懷清台築魂千古、愁絕山頭化石人、鴈陣分飛暮雨昏、瓊花鏡裏未招魂、演來一折鴛鴦夢、檀板烏絲盡淚痕、日暮途窮更悼殤、啼殘鵑血斷猿腸、寒宵讀竟悲風颯、賺得愁人淚數行、雲散風流喚奈何、難將文鬼逐愁魔、十年貧病詩重和、老淚模糊泣當歌、悽楚欲絕、讀之令人酸鼻、後有沈懋德跋云、是書援引浩博、足資藝苑徵求、即如燭上燒欖核吐火成蘭花、能數典者其誰耶、推許蓋甚至也、

廣莊一卷 寶顏堂祕笈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湖北公安人。少慧，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自為之長，詩文主妙悟。萬曆中，以進士出為吳江縣知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日與士大夫談說詩文。官終于稽勳郎中。所為詩文，一意矯王李之失，專尚清真，顧以識解多僻，好引二氏語，為通人所譏議，然于內典亦確有心得，非專以口頭禪為詩文點綴者也。所著書有中郎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及小品文多種。廣莊者，則就莊子

內篇之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而加以推闡發揮者也。其說大抵根據佛氏之理，而立言無當于莊叟原旨。如逍遙遊原意在破除成見，使聞者心虛能受，故以極大極小為喻。大小本有區別，此則以為世人定法縛身，不知以小視小，小者未必非大；以大視大，大者未必非小。齊物論原旨是非在于處境，易地而處，則是非非是矣。天下無絕對之是非，非無是非也。此則泯是非之界限，謂天地間無一物無是非，可以為是，亦可以為非，萬物本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又墮入空禪說中矣。其他諸篇亦皆此類。名為廣莊者，殆亦自知不倫，自謂能廣其未盡精義耳。按儒宗以入世為出世，立言不離實在，使人知其所以。莊子出于儒家所詣雖廣漠可驚，實未外乎恒理。釋宗則以出世為入世，立言每蹈空虛，欲使人悟澈中邊，然實非下智能解。二者本不相同，宏道牽強而廣之，殊為多事。即以佛言，此書亦墮下乘，但視為文人遊戲筆墨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對客燕談不分卷　傳鈔本　適園叢書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江蘇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官許州知州入為戶部員外郎遷江西提學副使所至力革澆俗奬學勸農又脩白鹿書院以處學者教人以致知力行為本不尚門戶嘗言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理學時以為名言宸濠嘗向索民植巨槐以其中器且材多故不許正德中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又忤劉瑾勒致仕瑾誅起為戶部侍郎拜南禮部尚書懇辭告歸養母嘉靖初復以前官起用仍辭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學者則稱之為二泉先生所著書有學史左觿簡端錄定性書說漕政舉要惠山記容春堂集後集續集別集等均見錫金志此書世極罕見傳鈔亦稀烏程張氏鈞衡得吳漁山黃蕘圃張芙川舊藏姚茶夢手鈔本始刊之于適園叢書中傳鈔本較張氏之刊頗有短失張刊本有姚茶夢舊跋謂秦文齋摘鈔于潘靜怡原本已燬于火又有黃蕘圃跋謂本為顧氏試飲堂書得時破損殊甚為之重裝取姚茶夢齋手鈔耳是則此書固當以適園張氏所鋟者為最完矣書中所記均在學在官言行之事烏程張氏跋謂諸事均可取法至為諸生受責侍原武王宴失言亦直書不諱可知所記事事確實云此蓋君子與人為善之語如論體製既曰對客燕談則當出己手不應自標善行即受責失言二事張氏亦斷章取義論之原書全文固沾沾自喜直道若謂出于門客之手則題名又不符要之名賢所遺雖零璧碎金亦當珍惜不必苛刻立論況其大體尚不失學人丰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二六功課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石室道人撰、道人不詳爲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書皆保攝之語、以一日十二時分課、始辰終卯、每一時有一時之課程、首有小引曰、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吃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觀此可知其旨在保健矣、每時課程、多脫胎于道家煉氣之法、偶參以儒行而已、如辰課中有曰、調息受天氣、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巳課中有曰、閉目嚥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午課中有曰、坐香一綫畢、經行使神氣安頓、酉課中有曰、坐香一綫、動靜如意、戌課中有曰、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曰、睡心是正法、睡眼是觀法、亥子課中有曰、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於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約香一綫、固其命門、丑寅課有有曰、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不漏洩、如勾萌不折、迎生氣也、卯課中有曰、披衣坐牀、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等皆養生家膚淺之事、士大夫讀書衛生、擇而仿行、寡欲清心、有小效、却疾病、欲必遵程式而課、則固矣、且必無此暇日、惟投老林泉者、或庶幾能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南翁夢錄一卷 舊抄本

明黎澄撰、澄字夢源、別號南翁、安南國人、入仕于明、累官至工部左侍郎、越裳立國、南交文化素同震旦、其撰述見於錄簿者、惟黎崱安南志畧、無名氏越世畧、裴璧皇越詩選而已、夢錄一卷、記彼國賢王良佐之行事、騷人墨客之處心、貞妃烈婦之節操、緇流羽客之奇術、與夫綺麗之句、幽怪之說、可以傳示後世者、具載成編、都三十二首、首各有目、如藝王始末、竹林示寂、祖靈定命、德必有信等是也、此書明陶珽續說郛、沈節甫紀錄彙編皆曾刊行、而裂割不完、此爲舊鈔本、前有交南宋彰及南翁自序、後有正統間毘陵胡濙跋、是尤可貴耳、其自序云、語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之說、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之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間、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興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剖敘撰述原委、殊爲詳盡、此書雖記異國典實、然越裳古隸華夏、是亦不可不入我簿錄也、

消暑隨筆四卷 清頌堂本

清潘世恩撰、世恩字槐堂、號芝軒、江蘇吳縣人、乾隆進士、授修撰、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直樞廷幾三十年、壽八十有六、子孫科第踵武、極人爵之榮、卒謚文恭、著有思補文集、消暑隨筆四卷、乃世恩視學江右時溽暑中之遣興筆墨也、取稗海所載唐宋雜家說部之書、如唐王保定摭言、范攄雲溪友議、宋范公偁過庭錄、魏泰東軒筆談等、採摭前賢流風逸事、連綴而成此編、都二百餘則、皆精心之選、其自序記編輯及刊梓始末、尤見其無意著述、序云、曩予視學江右、長夏無事、讀史之暇、取架上稗海檢閱一過、閒有所採、隨手摘出、命門下士來玉峯抄錄、久之成帙、玉峯好學能文章、由江右從予還京、每當對酒談詩、烹茶話雨、偶舉是編一事、試之背誦無遺、四座無不驚服、玉峯爲予拔舉優行、後成進士、入詞館、旋赴玉樓、而是編手跡尚存、偶一披覽、感慨係之矣、今年夏、重爲排比、黃右原比部見而悅之、謂得此不惟可資談柄、且足補史傳之遺、請以付梓、可見是編之成

純出溽暑遣興作耳、後有世恩門人黃奭補目、并一一注其出處、讀是編者、亦不可忽也、

晉人麈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沈曰霖撰、曰霖字驥展、號紉芳、江蘇吳江人、終生布衣、工於駢體塡詞及制舉文、次之散行本非所長、然亦偶為之、著書有粵游詞、粵西瑣記、小瀟湘詩草、等多未見諸剞劂、是編生前未經剞稿、秘未示人、身後其門人震澤楊復吉、始為之鋟刊、一存其真、未加澤飾增減、蓋所以發幽光而不敢欺死人也、書分詩話、瑣言、異聞三類、極多新穎語、詩話中如關侯祠聯用豔體者、曰風梟餘烟悲漢鼎、花開三月憶桃園、用借筆而能道侯心事、自是絕調、集舊句者、曰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言外之意尤深、寄慨如紀新安黃之雋生日、對菊述懷詩用五言長排、體通首六十四韵、皆一花字、實為創格、紀吳中黃寶紫鐫詩骰六枚、擇三十六字、可以活拆者、仄音塗以綠色、平音塗以紅色、隨意擲之、可成詩一句、去其一則五言、重其一則七言、或竟作六言亦可、其事至新而韵、其餘如識補二田之讀杜心解、層層手起承轉合、間以文法律詩法、若老杜之詩、全從八股中來、如識

茂苑有倉妄解李義山錦瑟詩、謂瑟本二十五絃、今曰無端五十絃、是一絃忽分為二、即斷絃矣、故為悼亡之作、自以為發人所未發、嗚呼、似此乃釋戲耳、可笑孰甚、等、均足發人深省、為好作甚解者下當頭一棒也、瑣記中如骨牌名詩、即小喻大等、雖皆遊戲之詞、然足見文心巧思、異聞中如捏骨相筆端火未見城郭因氏之怪諸條、或則為理之所有、或則為目之所徵、固不似尋常紀怪之書、專以好奇駕異為尚者也、故書雖小冊、篇幅無多、而楊復吉氏謂瑣記甚完善、又曰天困奇才、賚志而歿、遺書等身、不克剞劂、良可惋嘆云云、信非阿私浮譽也、

外家紀聞二卷　洪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號天山、戍容、江蘇陽湖人、六歲而孤、寄居外祖家、母蔣賢明、督課嚴、風雪夜受經至雞鳴、亮吉家貧、性復純孝、嘗筆出遊、節資養母、母死、三年徹酒肉、不入中門、少工文辭、與黃仲則詩歌唱和、時稱洪黃、繼立志窮經、與孫星衍齊名、又稱孫洪、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貴州學政、上書房行走、繼以直言敢諫、觸怒權貴、貶戍伊犁、數月即被召返、卒年六十四、著有春秋左傳詁、公羊穀梁古義及詩文集詩話等、都數十種、百五六十卷、可謂宏矣、外家紀聞二卷、凡百數十條、皆紀其外舍之流風逸韻、瑣敘家常、委曲有致、故家喬木、讀之令人興感、亮吉筆最雋利、紀風物掌故、尤能清倩、紀聞中有云、樓東角為謝氏荒圃、有香櫞一樹、今已萎、樓後有舊井、水極甘洌、中常有魚浮出、與外家兄弟姊妹列坐其上、乘涼閒話、是以雲溪雜事詩云、一尺井闌涼沁骨、記曾圍坐說人家、自外祖母沒後、井亦湮、今已迷其處矣、又云、從舅氏秀君先生、廳屋三

間極幽邃有老桂二桂大可合抱花時香澈一巷余年二十時尚與外家兄弟捉迷藏其下一日頭觸樹仆血流被面太宜人知之正欲呼杖侍御舅氏至爲婉解乃已娓娓寫來文情俱茂與歸有光小記頗相類似條下或有薛子衡按子衡亮吉姨表兄弟也

馬弔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李鄴嗣撰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一字杲堂浙江鄞縣人明末諸生入清以後棄巾服以著書爲務所著有笑讀齋集甬上耆舊詩等所爲詩貴尚清新不肯有一猶人語甬東詩社嘗延其主定甲乙則糊名易書以求公允見有一聯之佳者輒延譽不容口遠近稱之馬弔說者則憤激之語痛馬阮覆敗明社借博具以暢厥詞攻罪跡舒憤懣耳馬弔爲馬阮之讖見於尤西堂戒賭文茲篇更罄所欲言淋漓盡致雖不免羅織附會然讀其刻劃頗覺語語確切故震澤楊復吉氏謂令讀者曠若發矇且爲舉阮大鋮一號百子山樵爲所以有百老之稱作證是則善善惡惡之在人心固不以改朝易代而殊也文中大意謂馬弔者如馬立而弔其一足福王敗于馬士英桂王敗于馬吉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馬弔謂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京弔吳弔並行南北俱可哀也不用阮大鋮國不亡百老諸盗中之阮小五也爲人滅尚可得籌言大鋮餘威尚張尊之爲老言其才獨爲

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言狄鉞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言大鉞能橫殺人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言大鉞兄事士英弟畜諸小、一門並進一歲而國亡也、馬弔戲起于天啟時、值閹黨肆權大喪國家正氣、遂致釀成劇盜蠭起、至于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于空無一文焉、國欲不亡得乎云云、

劬盦聯語一卷 湘潭羅氏養正齋家刊本

清羅正鈞撰、正鈞字順循、號劬庵、湖南湘潭人、少從餘姚朱肎夫學、為人慷慨有氣節、讀書能得要旨、沈孟蘭宰湘潭、延其為子師、舉孝廉、奉詔與張執中籌辦保定學堂、復整理撫寧驪城書院、捐私人所有書三千卷、庚子初宰定興、值拳民之亂、力主嚴勦、與當道相觸、妖氛未靖、復整理定興河陽書院、邀士人會講、兵燹之餘、廑有至者、未嘗計也、明年遂告歸、俞廙軒侍郎力挽不能、遂奏留湖南、奉飭興學練兵、光緒丙午復出為天津知府、鼎革先二年、知無可為、遂乞歸終老焉、所撰聯語一卷、凡百數十首、皆畢生所撰、尤以壽輓當道者為多、如挽左文襄聯曰、兼贊皇江陵所長、武功過之、是真亞東人傑、繼益陽湘鄉徂逝、宗臣代謝、莫窺此後天心、題聶士成祠曰、曩時曾鞾刀帕首相隨、迄今遺壘依然、遽為殘夢、男兒寧躍馬橫戈以死、況復玉音論定、獨有千秋、挽王湘綺聯曰、中原禮樂淪亡、天喪斯文、不為湖湘留此老、一代才華有幾、神游方外、應無封禪見遺書、壽耶桐聯

曰問中朝第一人萬國敦槃資偉略占大衍五十數九重丹詔壽宗臣挽法偉堂聯曰采風來齊魯之邦此行期訪孫明復著書通歐亞之界絶學誰傳劉繼莊等大多平平無可稱譽間有一二以新詞出之者則當時湘鄂得風氣之先論新學者已不鮮見亦無足稱異者爾

五行占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俞樾撰樾為清末一代師儒其仕履已詳讀書餘錄九九消夏錄等提要中此雖其遊藝之作學者以其為雜纂亦不甚重視之然不知其出入象數鈎稽簡賅為不可多覯之書綜計樾生平著作以考證小學為多術數之言僅偶一為之世人亦多不知其精于數理實則樾于生剋星命探討至深特不常語遂為經學所掩耳此書以五行生成十數為綱重重錯疊分為主客視其生剋强弱以占吉凶求數之法取揲于易蓍而畧變通之即先以二十五蓍隨手分作三份一置于左一置于右又一則為餘棄而不用以五數置左之蓍餘幾為幾記之再數置右之數餘幾為幾記之是為內象二位然後再以二十五蓍如前分數餘一為六二為七三為八四為九五為十記之是為外象二位最後乃以二十蓍隨手三分之而以四數揲其中蓍餘一為一餘二為二餘三為三餘四為四以定所主之位自上而下數之得一以第一位為主得二以第二位為主得三以第三位為主得

四以第四位為主、主在內、事未成、其占遠、主在外、事已定、其占近、有主斯有客、一位與三位為主客、二位與四位為主客、有主有客斯有介、一位與三位、則二為介、二位與四位、則三為介、乃以五行之生剋、觀主客之位、客生主吉、客剋主凶、介助主吉、介助客凶、一位二位相輔也、三位四位相輔也、生則吉、剋則凶、再以是日之幹、定五行之強弱、幹所生者強、幹所剋者弱、幹與我同者大吉、則占之為事畢矣、其數較易之揲蓍、簡而易、而其斷也、吉凶亦易明、蓋易之變而簡者也、

水鏡集四卷　清初刻本

清范騋撰、騋字文園、海昌人、以孝義聞於郡邑、嘗鑿冰刺魚、急其親疾、性爽直坦率、好為人排難解紛、故門外高軒絡繹、所交盡名士、如黃太沖、毛稚黃輩、皆與遊處、蓋一粹然君子也、是書共四卷、黃宗羲序之、首載騋自撰相說括論◯恉趨其言余不得志故君平而寓意於水鏡、廣示之以津梁、故于子則與之言孝、於臣則◯與之言忠、於邪則與之言正、觀此其居心作用可知、其書卷一載流年運氣、十三部位、五岳四瀆、五星六曜、五官等圖論、面相及週身各部論、卷二載孔子異相四十九表、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及五官各部細論、面痣面紋等、卷三載達摩、朱文公、邵康節、劉伯温諸人論說、古人觀相陰隲紋註解等、卷四載永樂百問、柳庄百答、飛禽走獸圖像、富貴壽夭貧賤圖像、綜其所論為宗、麻衣十三例之說、於其義理反復推究、辨析入微、雖云術家虛論、要具精鑑、使人心服、如辨眼神有曰、神靜、靜有目光、清靜、明如秋月、一見恬然、再見寂然、愈久視之、澹泊自若、唯光

彩安恬着意深測嘿有可見此為仁慈安靜清貴之相又曰神急急者見於動靜作為之間皆急也其候在眼性情若猴目深員而得金光閃動可以成器如神氣急言語急行步急飲食急喜怒急者便是形體清越有此急露之態早發而易變又論相曰相者意也意者性也意之而後得其性生平見矣真偽辯矣貴賤分矣壽夭定矣余留心世俗間得于相一二得于性者八九皆採其性之寬容知其壽夭得其意之躁靜知其貧富細而言訣粗而形器大而綱常小而日用無不洞見性之全體故精于言性者未有不精于言相者也似此知於相術實具心得以此論人即不必定其吉凶休咎而亦不致大謬也故術數之學當以相術為最近情理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行精紀三十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宋廖中撰中字伯禮清江人鄉貢進士書前有盧陵周必大序稱其連舉未第乃刻意於此會粹數十家之説章分件析考驗得失成精紀擕以示余蓋困躓不遇之士也考文獻通考載是書云三十四卷廖中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則云三十二卷抄寫精妙是錢氏尚未得睹其全今是書為三十四卷蓋即全帙也是書原係薈集諸家之説而成採掇頗富所據之書無慮數十種如燭神經三歷會同五行要論玉霄寶鑑壺中子金書秘訣等由此而存關於五行著述殊夥也其書內容大致卷一二論六十甲子卷三四五六論干神支神卷七八九論五行三元卷十十一論年月日時胎釋日時貴格凶中貴格凶格犯殺胎生元命三歎五行胎息氣象受氣卷十二論十二月節氣卷十三十四論釋吉貴神卷十五十六十七論祿馬官神卷十八至三十四則論印綬華蓋三刑六害以及諸命例等等其書乃據六十甲子解釋五行性質求其相生相尅及諸格式此蓋術家推

命本原然論五行之性分別其所致所用尚屬合理惟言生死絕自為術者臆說顧術家所言本為祿命禍福亦無足深怪致談命貴賤見於王充論衡其來已久而迄於宋世尤稱最盛士大夫率篤信而不疑此實風氣使然無可奈何也是書所談於年月時日胎甚重胎命謂胎月是四柱根苗日時雖緊容不來犯胎月胎月或乘氣旺祿馬之處為福尤多也或日時吉而為胎月所犯則歸於無用云云此較進一步推及胎息氣象自愈精密然而實愈衍愈繁徒增糾紛耳

奇門遁甲元機一卷 清隱山房藏書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飛之孫也寧宗時權發遣嘉興府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嗜學沈研經史嘗痛其祖為秦檜所害作金陀粹編又著有九經三傳沿革例書法贊等所撰是書不見著錄蓋一時隨意之作書首載遁甲起例述三奇六儀八門九星九宮方位及安置遁分三元陰陽二遁三局歌訣次載煙波釣叟歌太陽過宮二十四節氣歌三詐五假亭亭白奸等再次為陽陰遁一至九局及遁甲行軍取勝諸法珂蓋據原說予以分解並兼發揮自己心得者其云斯術五日為一元一節分為三元以定二十四氣次看三奇及開休生三門會於何方門奇俱到不受尅制為上吉門奇雖吉而各門少有不利亦宜裁決用之諸事自無不驗按遁甲之術相傳黃帝之師風后留傳太公至於漢張子房後人發子房塚得之其說誣妄不實自毋庸辨然其術以九宮為本緯以三奇六儀八門九星視其加臨吉凶以為趨避三奇者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星奇甲本諸陽首戊己

下六儀分屬以定九星以起八門亦頗具方法按之史志如隋志已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經等十三家唐志尤夥凡二十餘家迄宋更盛是其說大行於中古之世珂是書所重在於兵事占驗故於屯營閉六戊六甲陰符禁啟遠行等法皆詳為解說蓋太乙六壬遁甲三式之中遁甲固近於兵事焉

淮南萬畢術一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漢劉安撰安長子嗣為淮南王為人好書武帝對之甚尊重賜几杖不朝後以謀反自剄喜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有內篇二十一篇大較歸之於道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外書甚衆名曰淮南子安固好談神仙晉葛洪撰神仙傳乃有八公使安相攜登山白日昇天雞犬舐其餘藥亦盡昇去之說其為誣誕自不待言是書兩唐志並著錄今已久佚審其內容當為淮南外書清丁晏由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二書中輯出知其書宋時尚存在也晏字儉卿山陽人生道咸間官內閣中書篤嗜經學手校書籍極夥有頤志齋叢書所輯是書共得八十三條皆奇衺恠異之法其曰萬畢者據方密之通雅謂言萬法畢於此也惟觀其為說雖虛妄不經然流傳殊遠後世術家以及幻戲等皆遵依其說如所云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又云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道通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

中、則想思、諸所云云、迄於今日、尚傳諸術家之口、其說由來蓋已久矣、故是書荒誕詭譎處固不足重視、然可從中攷見古代奇術雜說、是猶可存之耳、

金玉卦一卷 萬曆己卯刻本

題西疇老農輯、前有自序、畧云玉洞金書一卷、以干支相合成卦、起例詳備、常用之大有驗、惜世人鮮知暇日拈出、命工壽梓、更名曰金玉卦、蓋原為佚名之作、書中首載十二支事項、即子求財、丑音信、寅婚姻、卯行人、辰見貴、巳失遺、午逃走、未謀望、申爭訟、酉災逆、戌交易、亥産育、其起例之法、以十二支為定規、以十干之甲子加所說之時數、至所問之事而止、以用本事之支加所說之時共為一卦、則是一十二支、決其禍福、假令問求財、說卯時、即在卯上起甲、辰上順數至求財子位、得癸子卯為一卦、於其下即載明所占吉凶順逆之說焉、全書凡一百四十卦、其占語皆填製詞調、如鷓鴣天、踏沙行等、大抵文人好事者所為、審其所製、皆依據其前所載十二支事項製卦、實近於遊戲、然頗具理解、非荒謬無謂之作可比、其凡例有云、欲究觀人之道、須詳繫易之辭、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易觀人之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再占動靜以定遲速故生則事應於遲行則事應於速走而愈速驗而愈遲此一動一靜之驗亦近取諸身之義也讀此則撰者於易理固亦深有所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董氏諏吉新書一卷 光緒刻本

明董潛撰潛字德彰江西德興人事母至孝相傳潛曾救白神龜夢示仙書於石巖中得之遂精堪輿不計利不能葬者助之或一葬未善復為之遷至再三乃已人稱董半仙此所云云當為術家故示神奇警炫世人之語不足置信然董氏實為斯道名家明清以來江右人好談相地知其風氣養成淵源亦已久矣是書為光緒五年長賡所刊長賡滿州正白旗人官河南布政使嗜星命卜筮之學以是書遇事多有徵驗乃為刊刻流傳其書按天星吉凶照臨令諸日月所行二道定為殃祥與清時憲書少異然固皆本諸陰陽者也其凡例曰擇日務將此書與憲書校對憲書吉此書亦吉用之大吉如憲書未見大吉此書吉用之無防若憲書似吉此書不吉切不可用又曰書內凡煞集中宮及白虎入中宮之日切不在中庭釘丁及鼓樂喧嘩之事予見人家婚娶起造等事往往犯白虎入中宮併五鬼凶日及黑煞所臨之日速者百日內外見官司傷亡緩者亦在一年內外偶有

不應乃其家運正旺或本人善報福祿正隆故無大禍云云按擇吉之說起源董仲舒春秋繁露配支干生尅為神煞吉凶後世宗之詳所宜忌以為趨吉避凶之計此固為明達所不取惟自漢以來寖成風尚即儒者亦多不免姑存之用備一家之言可耳至其實際有無可不問也

攜笈通書二卷 明刻本

明周文萃撰文萃字孔章一字猶平吳郡人耽嗜星命自言具十年苦心編纂是書書前有故鄭王繼康序其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載吉凶神註及宜忌事類甚為詳細舉凡年干支神月神日干支神月內日神註十二用星宜忌斗首二十八宿宜忌寶義專制伐日論與諸事類悉為開載下卷則載年月日時圖其中值日諸曜有吉與吉同值亦有吉與凶同日並行而不悖者日圖難於盡列即於宜忌事類下註某神日內四字併便參稽又值曜吉凶無日不有但論某吉宜某用某凶宜某忌者輕重斷之若日值必用而神適犯所忌兼有煞貢或直星人專主之則凶煞斂伏縱凶亦減半故三鑾駕吉星及黃黑二道為一日吉凶之尤者皆另書今於黃黑吉凶宜忌判然胸中故是書實能彙集諸家所論博採約取簡括詳盡為通書中佳搆焉大通書原備選擇之用能就五行陰陽之理說明其消長吉凶生尅趨避即盡斯術矣至有高談歷數天象固為不倫更有庸俗妄人於吉凶休

咎任情亂指、自相矛盾、毫無理路、斯又爲下、不足言矣、

歷代禨祥錄不分卷清初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記邊亂、不避虜寇韃子、於明季薩爾滸之戰、劉綎杜松五路喪師、不明指遼東、而註間有清朝云云、知編者爲明清間人、有所避諱故也、書不分卷、所記直迄明季、內容皆關五行災異之事、藉明歷代所以興亡之故、書間有註、爲解釋災異應兆、其本文大抵根據正史、其中如記宋熙寧六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註曰、是時行王安石新法、元豐甲寅大旱三司大註曰、新法之害所致、由此可見撰者之思想一斑、又是書雖意在記災異徵象、而多及史實、殊可參考、如記明洪武戊寅十月熒惑守心、程濟通術數、上言應在北平、期在明年、時燕府選將練兵、招異人術士、至者每陳天命、於是靖難之志益決、己卯七月、靖難兵起、忽然簷瓦墮地碎、姚廣孝曰、欲殿下易黃瓦耳、燕王戰於白溝河、兵及上有火光如毬孳、燁然上下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占爲必勝之兆、壬午靖難兵南下、建文焚宮中自御溝而逃、初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上帝畿邊、忽不見

其人至今始驗云按史家記災異蓋欲明天命知警戒意至美善故歷代不絕其書惜術家藉此妄言禍福最為可惡是書尚能據史排纂不甚流入鄙邪為可取耳

三台通書正宗四卷 明刻本

明林紹周與子維松共纂輯紹周湖南澧州人自號寒竹山人子號承竹山人父子世習陰陽術數之學負一時聲譽是書共四卷卷一所載曰理氣為論渾天及太極四生諸說首録唐楊炯渾天賦明四天以渾天為正次兩儀圖說論二氣肇分天地定位并天體度數等次兩曜圖說論日月出入蝕明魄望交會等次天符星曜論十一曜行躔宮度休咎等次測時圖說以量天尺定時刻論日永日短等附赴擇啟蒙弁諸家起例掌訣辯正謬外論撰者意術學星辰神煞皆自八卦中六十甲子内所取故先具此等圖說俾悉要領使知星辰神煞向位所自來不知術家星命休咎皆傅會於易實愈衍愈繁不可究悉耳書中間引陳希夷之說及董天符選擇正訣等蓋亦兼採貫通以期於用者通書之體固應如是也其論曆數真太陽謂太陽姓孫名開字子真而太陰姓唐名未字天賢直是一般庸俗術家欺人妄語毫無根據失通書之作非屬專學撰者抄撮成書用備採擇其中

固無何學問心得可言其爲如此毋足怪也卷二所載爲年月日時吉凶神總局并吉凶神註及選擇日家宜忌事類卷三卷四載諸家吉凶神定局圖纂要開山修造方向年月吉凶立成綜觀全書編纂整齊清析便於使用尚不失選擇佳製且攷見近代通書演遞大概至其是非虛妄則不能論矣

太乙秘書一卷清隱山房叢書本

宋王佐撰華陽逸叟增輯按史傳佐字宣子越州山陰人紹興中爲校書郎以不附秦檜罷去檜死再起仕至戶部尚書多政績惟未聞通術數之學而宋史藝文志五行類則載有樂産王佐秘珠五卷是書又云佐撰有三式書太乙最善或爲史傳所不及載按太乙爲古術數家之一與六壬遁甲合稱三式其名傳稱已久屈原九歌即有東皇太乙漢志五行家有泰壹陰陽即此家之書也因易乾鑿度有太乙行九宮法術家遂以太乙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兵役不興水旱不作蓋陰陽占候中重要一派也是書載定主客勝負陽局七十二局陰局七十二局太乙總圖纂要年月日時局太乙文昌計神始擊十干歲四分七宿及主客筭主客大小將定計目計算五福三基四神等等敘述簡括明曉習此術者藉此入手易尋途逕按此術實由歷數而來其術以太乙占十二辰宮如有災祥禍福主客勝負乃詳見各宮先看太乙諸星若主客大將主客參主客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文昌始擊五福四神之類諸局中參看多寡並推擊格迫審其輕重察其淺深而預備之可以偃息干戈而生致太平是書載小淘金歌敘述推衍之法甚明以歲差法算五子元自大撓甲子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始以至今年算該若干局復以年月日時推之即可定第幾局而內外勝負可得前知故術家每以此而推論世運盛衰也又此書推年及於萬曆當即爲華陽逸叟所增益叟蓋明人云

天元曆理十二卷康熙刻本

清徐發撰發字圃臣嘉興人精研數學與同族徐善皆爲清代曆理名家所撰是書全書共十二卷前六卷曰原理後六卷曰攷古原理者爲求明天象曆理之本攷古攷究古代改朔命斗制作成法其意在就經傳史志所載闡於天道陰陽種種以及後人注疏辨論其得失俾明所以之理厥旨甚美其凡例云天文術數邪正不同要之天心仁愛人主示之法象休徵咎徵厥理不爽又云是用廣輯舊聞搜羅秘種務

闡陰陽正理歸諸天人合理非同禨祥小數術擢一時如其言固當爲就曆算以闢迷妄者然觀其內容實未盡然大抵依據舊說以爲衆通疏解不致荒謬過甚而已觀其論演禽云禽之在天如國之有將天有北斗如國之有相相主內政布德施惠將主外政除惡救災故演禽奇門獨驗于兵家嵩山道人謂黃帝造奇門九宮所以制金神其理從無解者真洩天之秘也是以武侯用之爲八陣而覇蜀太宗用之六花而定蠻道家用之役使鬼神術家用之禁氣降魔

夫豈近効哉世人用之求財見責旦暮燕私犄夫使狸捕蚤以馬代耕烏能責其必効乎以演禽奇門雖不驗於常事而獨驗於兵家則知發固以陰陽五行為有應者矣又其論五星云天之示人以休咎最著者無過五星而人不自覺其五星之行日日有進退遲疾之軌道違其軌道則必有咎應而人自不知於此發之見解可窺一斑焉

撥地靈二卷 光緒刻本

題明劉基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末進士後助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基固博通經史尤精於象緯之學故術家多喜依託其名今觀是書文詞俚鄙毫無著述可言蓋術家所為為便民間採用者全書共二卷首載高山平洋詩訣次述穴向於諸穴位及天柱明堂皆製詳圖備記吉凶禍福宜趨宜忌之法次述水法詳其會合及氣脈砂勢之關繫全書多屬歌訣取使習誦也其論穴向主穴低向高其歌訣有云平洋明堂五尺高金銀積庫米陳倉平陽明堂一尺低萬福黃金化作泥平陽墳後一尺低愚蠢兒孫會讀書平洋墳後五尺高長次兒弟殃難熬又云穴中左右不通風長幼兩房絕子孫穴中左右兩邊低長次兩房子孫餘論水曰正合寄合逆合翻合引脈放脈接脈注氣逗氣分砂併流等其情總期蓄藏順勢而已如云脈自左來要在右過一水攔頭兜插脈自右來要在左過一水攔頭兜插謂之接脈水吉或大勢不住斬腰截氣必是反手邀迎亦謂之接脈水吉又云橫過之水正當面前開陽濶大謂之逗氣水又謂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結、或洑水、當面插入洑底放大亦謂之逗水、並吉寬其
意大約為北方民間所通行之書因多就平洋立論且解
説淺顯易曉、畧識字義可作地師、然此書以農民尊信之
故其影響反較談高深者為大不可以淺陋而輕視之也

選時易簡開奩圖一卷 原刻本

清舒樸杰撰樸杰字衢甫江西進賢人生道咸間所
撰是書為擇時諏吉用者蓋陰陽選擇之書也其書
皆係圖表表分上下層并後一段極便使用首載總
例謂上層為各年吉凶神煞下層為各月吉凶神煞
後段年月總神煞上層本九宮每宮又分三位有九
宮論者有二十四山方論者如年疇與太歲干支調
及爷星九星等以九宮論餘神殺以二十四山方論
復開明上下層及後段注例如疇星年干支調四乙
五庚六丁八山五杰爷星九星明星皆九宮除定危
開太陽陽貴陰貴歲祿歲馬天官文昌天喜紅鸞龍
德墓神宅神旺神福德太陰天地解神生杰五合六
合三合天財皆上層二十四山向方位吉神其凶神
及下層月家後段年神殺均同此詳開俾便檢尋次
載六十年并十二月神煞開奩總覧圖亦同前開列
上層為六十年下層為十二月後段為各年月皆有
九宮十二宮二十四山向位之不同分清界限以便
查用其己填就癸酉一年圖例凡選吉者先將本年

月圖細查上卷年月成局填寫明白上查年方吉凶下查月方吉凶再查後段年月總方吉凶凡宮山向方一年十二月之吉凶無不具此求其趨避宜忌一撿可得全書編纂頗具條理簡括清晰撰者當為文士而好談五行休咎自與庸俗之輩有不同者至其虛妄是非與實理之有無則又當別論焉

地學答問一卷漢志三統曆表附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進士朝考三甲以知縣用因不欲遠出省外請改教職歷署射洪訓導綏定龍安府學教授又襄校尊經書院主講嘉定九峯資州藝風諸書院從遊者極衆此書辯論地學蓋術數家言後附其子慶餘著三統曆表慶餘僅以弟子員早歲逝世先生以其秀而不實復增喪明之痛因門人黃鎔請以是表附之卷末本編[illegible]鄉人王聘三乃徵之問就所詢析疑辨難取問答体故名前有王聘三與廖平書後附十二條先生復書並附答文書有云弟以研經為主醫與堪輿餘力及之不遑故紙堆中略見斑豹台端大智淵廣不廢芻蕘敢不悉罄鄙懷以[illegible]資采擇前函十二條謹為條對云按王與先生為同年且屬鄉人然先生謙撝之懷更徵其度淵博此書雖言地學而以經說律曆反緯書等為據於青囊天玉諸書之秘奧昔日術家所不傳者先生皆發其覆闡其徵全書多推重蔣說

力辨飛宮挨星之誤以輔弼分九星並繪順逆交會各圖以資証明按中國術數吉凶之說其法最古兩漢尤盛實則源於天文星象其中如地理堪輿之學亦多至理漢晉以前各有師承習者多秘而不傳且文字簡略術亦深奧至唐已為絕學楊筠松撰為撼龍經青囊奧語天玉經內外傳後世即取為法然其書傳其理不言其術先生此書即欲理術兼明以經學天文律曆為本探原於漢晉以前諸書為之鉤玄而提要使楊氏絕學

復明於世所謂發其秘密之義示大公於天下誠斯道之快事矣又先生之學固不在是書然是書雖研究地學亦足傳焉

範疇圖數裁述八卷康熙年無名居本

清羅孔裔撰孔裔字祖尼鄞江人生順康間嗜性理之學尊奉程朱嘗撰四書易經裁述等書發明宗旨是書為依據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之說復參酌他家論解以推廣之彙輯成書間附己見推闡指趣按蔡氏原倣先後天方圖作範數圖分八十一章益以九九演為八十一疇即取八八六十四卦之例其中積數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變生生不已西山真氏謂其與三聖之易同功實則附會雜說求其新奇後世

術家遂以為理說援據其中實無何碻切道理也是書共八卷內中於洪範五行九疇配行方圓皇極數例圖說及天文地輿人文諸端均所論述大抵因圖推數求其理與以為說法不知圖書之名見於周易而尚書洪範之文乃敘彝倫明人事者何關乎五行之數自漢孔安國言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背九數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即有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為洛書之數之說宋邵雍周敦頤復以道家之術附會經傳直一圖泥霧混

迷不清明初王華川作洛書辨已指斥其非有云嘗致箕子之告成王只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言天錫禹帝王大法凡有九類耳初未嘗言錫洛書也漢儒乃云禹法洛書而陳九疇若以陽奇陰偶而法歟則一乃陽奇而取為五行豈五行皆陽奇而無陰偶歟二乃陰奇而取為五事豈五事皆陰偶而無陽奇耶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為皆屬陽奇五紀三德庶徵何為皆屬陰偶迨後經清儒黃黎洲毛西河胡朏明等之攷證此怪誕不經之圖早已無存在餘地術家尚持以為天地間秘奧甚矣哉其無聊也

擇吉會要四卷 道光己酉刻本

清姚承輿撰承輿字正父歸安人生嘉道間博學多通於術數尤具深詣所撰是書共四卷前有姚元之蔣庸等序及自序自序畧稱三代以上專論日月之明晦干支之剛柔絕少拘忌後世術家增設神煞以惑人世幾有動輒得咎之虞今謹遵協紀一書兼採諸家之說參以己見刪去年月神煞并為論說以明古人選擇之法云云彼蓋據協紀辨方一書刪除術家過於荒誕不經之謬以求選擇之正者按通書之作各地皆有其中固多術家信意捏造自相矛盾違戾不一而足能為簡明有法則即為上乘之品矣今覩是書內容首為干支凡例神煞制煞論年月日時神義解次為六十甲子年月日時生命干支神煞吉凶宜忌次論五星凡例及本原並為繪圖立式後附六壬奇門及諸歌訣以備參攷可稱詳備而其撰述要旨端在刪除神煞而求天星造命意古來言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無及於神煞者年月日時之用已悉數者之中選擇果精神煞自化古人選日天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干支相爲表裏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國家舉大事動大衆非常事擇年月外其餘婚葬日用等事用時以年月不因年月以廢日時後世不知天星之用拘泥年月妄增神煞紛紜顛倒失所依歸按其意尚稱得乎古人成法蓋此事原本星學後世術家每多糾纏於年月神煞任意誣惑欺人邀利爲可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珠神真經二卷　光緒丁亥李氏木犀軒重刻本

宋李德鴻撰德鴻生平里貫無攷據乾隆浮梁志知爲宋人精堪輿之術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論星脈龍穴生氣堂局格勢氣神等下卷論斷止三結合穴作用等觀其內容屬於巒頭一派故於星脈龍穴最爲重視所論亦極精審要爲論形勢者之佳構其論認星云以方圓曲直定其形以五星九曜四凶五吉之類正其名以方隅佈置分其伍以頭面脚背明其相以剛柔險夷論其性以動靜向背求其情以正變化帶之類辨其體以高低大小肥瘦表其格以坐立眠卧推其勢以陰陽究其生死以生尅補洩妙其化以流衍不測窮其神按巒頭一派最重形勢如何故其所云雖爲認星實已盡言形之事而其緊要尤在於穴彼以一地十分星穴當作七分也故有水大之論以穴者大也所謂欲得千年死骨不朽當求一點真陽在穴是也而水則爲一切形勢之所需一地之結無往而不賴乎水之成蓋以爲水可靈活一切也比與論理氣截然爲兩途焉至覩其尋龍所述正脈

旁枝及穿關渡峽堂局朝案等頗似明人口吻即或宋人所為亦必經後人增改殆無疑焉

梅花易知五卷刻本

宋邵雍撰雍字堯夫本范陽人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從北海李之才受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有心得與富弼司馬光諸人遊耕稼自給淡然榮利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熙寧中卒賜謚康節所著有觀物篇伊川擊壤集皇極經世書等雍以儒者而好談數理朱熹甚推許之惟是書不見著録而流傳則甚普遍蓋為後人就其說推衍而成託其名以相重者書中言及謝石折字遇高宗故事其出後人之手更無可疑矣書共五卷首載周易卦數五行生尅占法等次論諸種占斷及體用論衰旺論等並諸形式歌訣體例殊欠整齊術家只為求便應用遂不顧及於此雍通儒也焉能如此今按其法在觀物取數一切之物皆有數可計即以此數起作上卦以時數配作下卦卦數以八除以零數作卦爻以六除零數作動爻即可占之如其觀梅占一例云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雍觀梅見二雀爭枝墜地占之辰五數十二月十二數十七日十七數共三十四數八除

得零為二屬兑為上卦加申時九數復八除得零為三為離作下卦又以六除總數得零為一為動爻是為澤火革初爻度咸五見乾巽遂斷明晚當有女子折花園丁逐之女驚墮地傷股其所論陰陽五行生尅制化實亦同於易學卜筮一道然論斷尤玄妙叅人不可揣測爲難精於數理好談前知後人藉此增益其說逞奇眩世遂致於如此也

地理辨正疏五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道光己丑培書堂刻本

清張心言撰心言字綺石海鹽人嗜研地學初習巒頭後深求理氣之旨見蔣大鴻所撰地理辨正引舉古說推闡易道多所發明惟仍作隱語不露真旨乃為之疏解焉全書分作五卷另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前有自序及朱栻之序並附載蔣氏原序自序略稱幼孤稍長欲營兩世宅穸從事於巒頭者二十年覺此中有泥摸不定處遂徧遊八閩江西江南諸省歷驗名墓兼訪山林隱逸始悟真銓深信地理不外易理方圓兩面因取辨正一書逐一疏解庶幾正理克明僞說不攻而自破蓋蓮蔣氏之說而闡發理氣之旨也考蔣氏名平階字大鴻華亭人諸生精詩文晚講堪輿負有重名其學尊楊筠松於廖瑀賴文俊等皆非之嘗彙集青囊天玉都天寶照平砂玉尺諸書而詳指其正謬得失其最著者在於駁斥玉尺按玉尺一書託名元劉秉忠撰明劉伯溫註萬歷時有徐之鏌者為增釋圖局而行世遂大行於世蔣則其書亦頗自成說學者以其與偽官文辭明顯易解並奉

之為圭臬焉術家議論本皆空虛無稽每自相矛盾而不覺其究竟亦無從說也茲就書論書心言固於蔣氏之說多有推解發明可謂功臣卷首所載圖說即八卦方圓諸圖意在先明易理為根本也其注疏曰補註補蔣氏所未及曰疏即疏蔣氏傳語中如於天玉經蔣傳所傳三陽六秀二神疏二神為夬姤二卦即六秀中之二子皆能為之點明不失為精心之作也

地理述八卷乾隆己巳海昌陳氏信學齋刻本

清陳詵撰詵字叔大號實齋海昌人康熙舉人授中書歷官貴州湖北巡撫有政聲終禮部尚書卒諡清恪為學博通宗守程朱撰有四書述玩辭述及是書等是書前有自序又有後序及子世倌跋共八卷卷一卷二卷三為天玉經解卷四為評註青囊序及奧語卷五為闢謬二十四則卷六卷七卷八為地理要指及闡於羅經種種蓋就天玉諸書發揮其旨趣並敘述自己之見解也書中於天玉青囊二書銓釋甚詳撰者意此二書乃堪輿理氣之祖學者以其辭旨古奧不易了悟遂置而不談只能讀催官玉尺等文義淺顯之作不知彼固皆由此而出曷能忘厥本原遂反復推論而期所以貫通其自序云楊公以五行左右分陰陽立為金木水火四局曰四經其中龍向水父母一一配合名為大元空曾公又以淨陰淨陽入首來氣為收山以小元空論向水生克出入為出煞所以補大元空之不及故總名曰元空後世賴公催官篇論左右落單行雙行即淨陰淨陽法也玉尺

經夫婦配合元竅相通即左右旋法也理本合一宗法相傳猶尼山之贊脩子輿之私淑濂洛關閩考亭之圖解訓註此蓋欲求理氣之說融會一致也綜其所論要旨即天玉經為四經五行玉尺為雙山五行皆有三合所謂四經佐三合之不及一語實乃錯誤天玉言左旋不言右旋玉尺言右旋不言左旋天玉觀大元空以乾巽艮坤四字貫首言陽龍陽龍配陰水故以乙辛丁癸立向以收陰水玉尺觀雙山三合以乙辛丁癸四字貫首言陰龍陰龍配陽水故以丙壬庚甲立向以收陽水即以此八局立向或有巒頭不盡合者則以司馬頭陀水法通之殊堪與一道初本主於形勢如葬經止言巒頭迨後經楊曾訣二十四山認取五行陰陽順逆遂闢理氣一派實則益增虛妄而已儒者重葬親因之篤信風水以為理有必然可謂迂已

麻衣道人正易心法一卷汲古閣刊本

題曰希夷先生受并消息希夷宋陳摶賜號也摶真源人字圖南後唐末舉進士不第隱於武當山九室巖服氣避穀後移居華山每寢處輒百日不起周世宗召為官不受太宗甚禮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摶好周易相傳嘗師麻衣道者學相術諭以冬深擁爐而教之摶至華山石室之中不以言語但用火箸畫字於爐灰中而傳授之世所傳麻衣相法即由此而得者惟是書宋志不著録書首有淳熙己亥迪功郎新婺州浦江縣主簿程準序畧稱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傳二書鬻其校正夫術數之書輾轉習演任意[illegible]以示古奧其所云云殊難輕信也書中首載卦畫上經三十卦共得十八下經三十四卦共得十八云正易者正謂卦畫若經書正文也據周孔辭傳亦是註腳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訓於其下消息也蓋皆用四字句以為叙述四句為一章凡四十一章每章之下附加解語所謂消息是也其所論為就卦象爻應推求本原並闡發變化妙義如述爻數三

百八十四以閏求之其數吻合漢以來諸儒不能悟知惟真人得其說即一歲三百六十與爻數擬之則是二十四爻為餘以卦畫求之是為聲數蓋既有八卦及八卦互相合體以立諸卦則諸卦者八卦在其中而別有八絶卦則其合體八卦為重復而二十數為疊也是以三百六十為正爻與歲數合而三百八十四與閏歲數合此皆術家傳合以成說言之可成理實則無謂之至又書中云及道家有鍊丹井海外女國無男窺井即生醫經無子女男服循井即生以乾陽之明驗直為道士燒煉服食之技尤不足道矣

麻衣相法全編五卷 光緒刻本

題麻衣道者撰清蘭谿人陸位崇字斗南者編輯蓋就其書予以校訂注釋者也按是書術家皆謂麻衣授之陳希夷以傳書中亦載云希夷師麻衣學相於華山石室之中不以言語而度與希夷云云按據湘山野錄有云錢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約期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應無遇待之禮錢頗嫌之三人默坐持久陳發語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後錢問其僧何人陳曰麻衣道者如此則五代間當有斯人精嫺相術惟今所傳麻衣相法究為真傳與否則不得知觀其內容載有達摩相訣秘傳麻衣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等自屬後人彙集而成者術家之書原好依託輾轉附會增益刪減隨在而有其是非真偽殊不易論斷也然是書確為談相法最完備之作又以流傳久遠故術家率多遵守之後世言相者皆不出其範圍其所論述十三部位五官六府五嶽四瀆及辨骨格榮枯五行真假頭顱頂額合就肩背腰腹相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神氣音辭等等於中求所謂窮通壽夭內容每失之鄙俗瑣碎然亦多有精湛之論如云神不欲露露則神游則必亡也神貴內隱隱然眾之有畏服之心近則神喜就之則為貴凡相寧可神有餘而形不足不可形有餘而神不足也云云夫術數之中相法一道最近情理尚不似其他信口妄言搬空弄虛以致渺無邊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刪卜易四卷 光緒刻本

原題野鶴老人撰李文煇增刪野鶴不知何許人文煇湖南人號覺子術家之言最好任意依託亦毋庸如何為之考信也惟攷是書所述為以後天八卦變六十四卦其書自當在火珠林之後必為明清以來術家所為無疑書共四卷分一百三十章前二卷述八卦卦象八宮渾天甲子六親歌世應動變用神元神忌神及四時旺相五行相生相剋相沖相合旬空月破生旺墓絕等由此而明占法如點卦裝排及生剋沖合之理後二卷就一切事情分門別類述其占何事以何法斷之其意先明占法纔求決斷其法大抵以八卦分八宮每宮分八卦共六十四卦用三錢擲之一背為單兩背為拆三背三面則謂之動動則必變三背為重為陽而變陰三面為交為陰而變陽凡六爻而成卦卦分內外上三爻曰外下三爻曰內並依渾天甲子六親歌及世應裝排其干支五行卦既占得於中觀其動變求其用神用神者即六親占父母等事以父母爻為用神占功名等事以官鬼爻

為用神是也又有元神忌神仇神益由是以察其生扶尅害與否如占一事先有何爻為用神既得用神須有旺相否有元神動而生扶否有忌神動而尅害否由此即可決斷休咎如何矣其法簡便易曉故輓近以來垂簾賣卜者皆遵從之致此術源淵於京氏易傳其改為擲錢占卜者求其便也惟其占止於六十四卦變化嫌少然民閒疑難禍福固皆以此求所從違欲考鏡斯道源流衍遞者是書殆不可忽存之以觀所尚焉

鑑辨小言一卷　雲南叢書本

題拙庵老人撰其姓氏里貫皆無考據卷後校刊是書者劍川人趙藩識語云家大人避亂赤橋頭山村眠龍洞有道人不言姓名喜談相人術口授此七章因筆於簡道人後不知所往云云蓋亦方外隱士也其書所述闗於相人神骨容貌情態聲音氣色等皆頗有闡論所言雖亦不出五行生尅星紋氣色之説而其持論明晰文辭雋潔決非無學力修養者所能為觀其論情態云久住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大家舉止羞澀亦佳小兒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濁細處兼論取舍人有弱態有狂態有疏懶態有周旋態飛鳥依人情致宛轉此弱態也不衫不履旁若無人此狂態也坐止自如問答隨意此懶態也飾其中機不苟言笑察言觀色趨吉避凶此周旋態也皆根其情不由矯枉弱而不媚狂而不譁疏懶而真誠周旋而健舉皆能成器反此敗器耳按相術一事古已有非之者如荀卿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此固然矣然而子輿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以及胸中正眸子瞭不正眸子眊之論則亦據至理焉原夫人以貌取固失子羽而察言觀色實不可忽蓋凡小人若非大奸慝究不易掩其狡猾而現長厚也而以術數中相數之言嘗有可取者焉

硯堂平陽立穴十要二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鈔本

題九節山人撰其姓氏里貫不可考知上卷之後有誌語署光緒庚子云十要撰成客有過予硯堂者見而笑曰今者方外戒嚴正士君子養晦時豈著書時耶云云玩其語氣或為京人書中又云予覆驗古塚三十有餘年蓋一老地師也書分上下二卷前有自序其十要篇目曰藏風曰得水曰近案曰明堂圓淨曰穩稱寬大曰垣局曰陰陽分明曰清曰奇曰厚大致以藏風得水為主而情勢須要清奇厚三事此書蓋為北方適寓之作以其皆廣潤平原也敘述簡明扼要平實近理其清篇云入穴一脈束氣分曉龍之清也結穴之體窩突分明穴之清也抱穴之沙井井有條沙之清也潮穴之水紛紛不亂水之清也應穴之案高低適宜遠近得位案之清也內外明堂圓淨秀整淨無疵瑕堂之清也金井之土堅而有澤撚之成丸打之成粉土之清也拱穴羅城八面旋繞向穴輸情局之清也合七者而俱清化者得安生者受蔭或者曰清則近寒不知清而薄乃是寒相清而厚正

是貴相也按營葬一事原爲安親盡孝能得佳壤無蟲無濕足矣即有貴賤禍福理說亦須貼近實際勿甚荒謬而術家則故曲隱其說示以與秘令人不可窺測其理氣一派無論已即言巒頭者亦多神奇眩惑莫明其妙是書叙述雖簡略以能就實際立論反覺可取焉其十要悉在上卷下卷則爲點穴說云

李燕陰陽三命一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影鈔宋本

原書不著撰人名氏以書名題曰李燕書中又復有李燕三命直如神語當即撰者也而其里貫生平則無可考知宋藝文志五行類載李燕三命一卷蓋即是書而燕自爲宋人也其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推值驛馬高貴法行年所主人生死着服人生年月形狀修造命宅遷官等下卷爲推馬食祿神到食祿絕貴極敫上下食官鬼等全書皆七言歌訣即以五行陰陽日辰支干六十甲子納音等說推求人壽夭禍福其言云凡欲知人福與灾行年先把細推排次看生月窮支干兼尋生日又推胎據此其所云不及時刻則是八字四柱之說尚未成立可知爲宋初之作故後世星命之學多推唐李虛中爲鼻祖虛中字常容進士元和中官殿中侍御史韓愈作墓誌銘其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其後術家加入時刻始有八字之說故是書雖在虛中之後亦頗可考見源淵也又是書所述諸推法皆爲後世

導行者如推人生年月形狀云忽然生月向金鄉必知瘦薄好剛強急性定知多猛惡出水黃白主刑傷生遇木神色帶青言語多饒愛怒情面貌大多欺誑偏饒妄語自然輕生遇水神黑身軀眉目麁而貌主胡好色為人少言語心腸難主陰謀火神生者面圓團聰明美貌好華鮮能善小心形赤色少鬚乾靜主多慳土神偏主短身形方面微黃拗惡生肌肉充肥饒閑打主宜田宅粟倉盈云云今日術家皆以此為判斷語又觀其文詞之鄙俚知自昔已然術數一道究不足以學問也

星變志一卷 吳氏芬陀羅館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後有迂樵子識語稱偶寓邸里因述所覩聞者以備闕餘俟後之徵文者採焉云云迂樵子當即撰者別署也書前又有抱甕外史引書中記萬曆丁丑張居正父喪奪情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得罪受杖遣戍事其言曰丁丑十月朔異星見西南歷箕而進光芒長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犇轂下莫不洶洶天官星家言占驗者不一其詞迨吳趙並受毒刑出京學士王錫爵修撰沈懋學中書秦柱等掛冠去至是異星始滅其書因為記星變影響以應忠直被害之象然以記載委曲詳盡可補史籍所未備且以見權臣之威勢士夫之正氣及刑法之酷慘爲其記受刑前日丙夜微傳四人者皆杖戍編修與檢討席地卧各以一兒子侍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于長安道者千萬賊夫庸子願望見忠直丰采朝房溢不能容移時校尉數十出如搏虎捕梟就逮時以繩榜腕以鐵鐐縶兩中指指須臾黑漲記受刑日四校尉以

布袱曳之出、至長安、則以板門舁之行、檢討孫忠進
彩一匕箸編、修蹟眩去、亟投藥一九、昏黑出都門、始
甦、而息猶淹淹微也、按居正當國、輔佐沖主、內而進
經解、裁官賞、治具克舉、國用以裕、外用李成梁、戚繼
光、邊陲開拓、厥功殊不可沒、惜其褊衷多忌、剛復自
用、作威作福、治道雜而不醇、為可議耳、然而明代士
夫率好高論、為爭一己之名節、不顧國家之情勢、執
政者動輒得咎、無法以言事功、其貽弊實亦匪淺也、

仕學備餘六卷 慎齋全集部

清紀大奎撰、大奎畧歷已詳地理末學、六壬類聚
等書提要中、是編則因攝篆商河時、適聞大名有宵
小之案、自念官守責重、孟子有天時不如地利之語、
朱子謂天時即時日干支孤虛王相之屬、仁山金氏
以為是兵家八門遁甲、開休生傷閉景死驚之類、古
人學古入官、一旦有守土莅民之責、雖安全之道、當
務其本、天時非所重、而亦未嘗不學、故搜輯古人之
說、而彙考其大畧、藏之自以為可千萬年不用、而不
可不備者也、書本八卷、前四卷皆占時之法、後四卷
則二卷為九宮纂要、餘二卷一為天象占、一為人事
占、咸豐壬子之歲、嗣孫璧東校刊時、因聞當時有九
宮纂要、未得奇門根原、文義雖工、不足為據、及纂要
內所言三盤占法、頗似近理、若以此用兵、尤誤事、諸
訓故特刪留不錄、僅以占象占驗二卷附焉、此所以
今傳為六卷也、按大奎之學、由濂洛而歸精於易、術
數之言、不過遊藝餘事、然精純處、誠有非泛泛然談
孤虛遁甲者所能比擬、即如此編、雖錄淮南協紀辨

方諸書之語、而每一事後必附以按語、詳其理由、晰其訛誤、而于烟波釣叟賦闡註尤明、此蓋言三元者之總訣、惟池氏本行世、沿襲訛誤、從來殆不能解者也、八卦九宮三元等術、協紀辨方雖言之條理秩然、第不如是編顯豁詳明、故可珍也、

地理水法要訣五卷 雙桂堂家刊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生平所著書如干種、雙桂堂遺稿、網羅裒集、無餘佚矣、獨是編為晚年口授嗣孫壁東、壁東記錄、私藏于篋中、未嘗附入集內、此書在大奎固屬緒餘、存佚均不足重輕、然亦存之足徵儒者之學、本末兼賅、鉅細畢貫、後之學者遊藝及之、可識曾楊以來相傳正軌、不為僻說所惑、庶人子卜宅妥親、能有定見也、書凡五卷、卷一為陰陽正隅向圖、卷二為水法總訣、卷三為穴法總訣、卷四為砂法總訣、卷五為折水總訣及輔星水法總訣、全書最扼要語、為天盤兩縫針、即地盤二十四山兩字中間針所指處、易言之、即地盤二十四山從左畧轉針指丙午二字之交者為丙午中縫針、後人名之為縫針、從右畧轉針指丁午二字之交者為丁午中縫針、後人名之為中針、千維之向、納水定穴、不過如此而已、青囊天玉寶照諸經、千變萬化、亦不出是、此真數語破的、解世惑妄傳不少也、故自敘畧曰、楊曾水法久已失傳、雖有天玉青囊諸篇、而後人不得其解、輾轉搜求、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以滋誤、不知其用至常、雖愚者亦可以易知、其理至奧、雖智者亦難以遽測、余致政歸、孫壁東讀書之暇、究輒心地學、常執末學一編反覆問難、因即篇中所未詳明者、撮其用訣作為歌注、並列圖式及諸法於後、俾簡明易曉、壁東欣然若有領悟、銳意推求、日則登山、夜則聽講、不半載于近地得靜土數處、頗皆合法、可知此中要訣、難而實易、不必聰明過人、無不可以知其用、然天下聰明之士、或往往以為易而忽之、將愈為雜說所誤矣、故水法之真者、正不必于艱深處求之也云云、

雪心賦正解四卷 康熙庚申刻本

清孟浩撰、浩字天其、宛陵人、自序稱幼攻舉子業、後以先嚴卜吉、思覓吉壙、從黟邑余心得習堪輿、以雪心賦為斯道正宗、命之註解、由是潛心於此垂三十餘年、于此賦殫精探極、意引伸、凡七易春秋、蓋為晚年積心之作也、按雪心賦為唐卜應天撰、應天字則巍、里貫生平無考、其書術家多推重之、主於論形勢、浩註解甚為精瞻、其前原有謝田二註、第皆疏略不詳、且於賦旨無何發明、浩註精微明晰、遇疑難處極意為之引伸發揮、務期洞悉底蘊、所用文筆極淺顯平通、易於明曉、又於註中所引證之書、頗具宗派、只採青烏葬書、倒杖篇、疑龍經、發微論、九星篇、八式歌等、浩蓋以催官五尺、青囊天玉諸書、皆言天星卦例、所謂理氣也者、不足據也、浩蓋屬純巒頭派云、書首載辨論三十篇、皆為心得秘訣、亦可見其持論一斑、大抵以察認龍穴形勢性情、不能拘守方位、催官玉尺、三吉六秀、二老四庫之說、皆不可靠、謂二十四龍皆可葬、二十四向皆可向、不可以二十四方位陰

陽分為龍脈之貴賤也，蓋貴賤出於祖宗來龍，非出於方位陰陽也。且龍脈不過從亥方入首即以亥名之，從乾方入首即以乾名之，非因有二十四方位之名分辨龍脈之陰陽五行，以便於選擇趨避，斷不可以二十四方位分為龍脈之貴賤也。書中論及攢基，可見其注重形勢，並言要地上乾燥土質堅實，方無濕氣之患，要背北向南，或向東向西，切不可向北，蓋朔風最嚴，易於壞棺，不可誤向受其損傷。由此而觀，相地一道，固皆屬子虛之論，然巒頭一派，究較理氣為切於實際也。

春秋占筮書三卷　西河全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字大可，學者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參與纂修明史。後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奇齡淹貫群書，精力逾人，經學詩文皆冠絕生平，著述甚富，凡五十餘種，門弟子合刊為西河全集。是書即其一也。共作三卷，前載自序，內容所記分二部：一、春秋內傳，即左氏傳；二、春秋外傳，即國語。就其所占筮之詞為之訓釋，中復傍引呂氏春秋、漢書、晉書及明代諸事以為證解。其意周易為筮書，周官有占人、占卜詞、筮詞，而不傳其書，惟春秋諸傳間存兩詞，於是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間所載之詞具在。而自杜氏及焦贛等皆不能得要領，奇齡嘗作仲氏易，就五易以衍三易，推易始末，立十筮以括九筮，明易義兼明易占。後以其簡約未備，復專輯此書。按奇齡為有清時儒，學術通貫古今，於易之研討頗深邃，着仲氏易時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其言易發明荀虞干侯諸家，旁及卦變卦綜之法，開研漢易之途。是書論

解、多有新見、如云凡筮有專卦兼卦總合卦中所有名位體象、往來順逆諸法、而備推之、無專卦占總象兼卦占變爻所遇所之、但占遇而不占之之說、與宋人易啟蒙占法大別、又云大抵作筮詞法、或散或韵、總任揲筮者臨占撰造之語、非舊有成文、又如是也、焦贛見他傳有全用韻者、疑為成文、因造易林一書預為韻詞、一如神詞之筊經、以待人來占、則可笑甚矣、云云所見甚是、只占法究為何如、實不易考知、況術家之言、原出臆造、古今一轍、故奇齡所論、祇不過較近於古之真面目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理五訣八卷 乾隆丙午刻本

清趙廷棟撰、廷棟字玉材、直隸磁州人、精通堪輿之術、弟子甚衆、足跡徧歷燕趙秦梁宋衛之墟、又嘗宦蜀、歷署劍州劍門雅州天全松潘南坪敘永什邡峩眉資陽諸州廳、故所看驗甚廣、經驗[illegible]富、是書凡八卷、卷一述五行歌訣、羅盤學法、卷二論龍生旺死絕形象、卷三論穴分陰陽富貴貧賤、卷四論砂形貴賤、得位失位、卷五論水辨吉凶進神退神、卷六論向分四局龍水配合、卷七論十二水口吉凶斷法、卷八論平洋綜觀全書、為論巒頭之作、而間亦折中於理氣之說、其所根據為葬經、青囊、玉尺、雪心賦、披肝露膽一粒粟、傍參玉髓、天玉、青烏、黑囊、黃囊、仙婆集、李思聰、玉斧、頂門針諸書、廷棟意在求所折中、期於便用、且可普及、故於中多論財丁生旺之地、於鼎甲封拜則疎略之、廷棟[illegible]為松楊筠松救貧遺意、然若欲講求斯術、實應如此也、一般民家豈能皆禮延名師、覓其歲月、登山踱川、覓求大地、然是書於龍穴砂水四科之外、增加向訣、自謂為積多年所經驗、獨得秘

論其言有曰向者龍穴砂水之大都會也龍本一也而向能使其生旺死絕穴本一也而向能使其有氣無氣砂本一也而向能使其得位不得位水本一也而向能使其殺人救貧是四者有形而無名不定向而後有名四者頑鈍而無用不定向而後有用云云其所論究否有理據姑不論蓋術數之言盡多子虛然有向則有據可以立論可以觀察俾談地理者有所把握此即其勝人處也故是書地師多遵守之焉

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腳三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志皆未著錄其所云苗公不知誰何推宋志五行類有苗公達六壬密旨二卷是書載有苗公發休旺訣云苗公密寶云云殆即此苗公歟書共三卷上卷載十二時略顯變化論十二貴人昭顯變化論十二時即述其所屬十二月將及十二支數五味璧度等與日辰天官等加乘求所變化十二貴人述其象旺加十二辰所變化中卷載射覆起例用傳及時不可差及時過時物諸訣為射覆之法訣下卷載八卦屬十二將物類訣五行出見物類天乙貴加十二辰射覆物類等觀其書蓋本六壬之法以為射覆按六壬為古占法之一與太乙遁甲世稱三式其術亦出於易有六十四課以天上十二辰分野謂之天盤地上十二辰方位謂之地盤天盤隨時運轉地盤一定不移天盤之子加於地盤之子謂之伏吟天盤之子加於地盤之午謂之反吟六壬以日躔為用如正月日躔在亥用午時則是天盤之亥加地盤之午也視日所加臨遂以其日所值支干在天盤

者視其加地盤何辰以起上剋下剋則時之吉凶可知是書即以此法為射覆之卜又按射覆之法自漢東方朔魏管輅皆爲之歷代不乏作者爲占卜中之游戲今如是書所云天乙臨子爲筆墨文章等物臨丑爲魚蟹美和有泥土物臨寅爲陶冶磚瓦磁器皆極饒趣致云

感應類從志一卷 說郛本

宋僧贊寧撰贊寧生平事跡無考是書宋志兩經著錄一在雜家作十卷一在小說家作五卷或傳流巻帙即有所不同歟是書爲明陶宗儀所摘抄以入說郛者宗儀字九成黄巖人工詩文教授自給洪武時累徵不就撰輯有輟耕錄書史會要說郛諸書說郛爲仿曾慥類說而採摭豐富惜乎皆係摘錄不全爲可憾耳然因此而得保存如于今日罕傳之籍又爲可幸也今觀是書所抄凡十九則多作四字五字句

形似格言內中皆述物類感應關繫下爲註語詮釋意思其言皆雜奇不經然雜家持說率皆漫無理據以之助談興則可以之求實際則未能也如書中所云蘆灰投地蒼雲自滅及群毛止風豚槌鬼澇皆術數中迷人惑世之談惟間亦有其自然物理者如所云積灰知風縣炭識雨註云以榆木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大雨則灰皆飛揚也以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晴則炭輕孫化侯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夏至一陰生即灰重冬至一陽生

即炭墍二氣變也又云橘見死實繁榴得骸葉茂註云橘見死屍即子石榴一名茶林以骸骨埋於樹根下繞之其樹滋茂而葉多此皆從古以來農家經驗之訣可資考取又典籍之傳原為攷據凡備載群說可以考古事者皆可存而不廢焉

陽宅三要四卷 乾隆刊本

清趙廷棟撰廷棟字玉材直隸磁州人精相宅相地之術嘗遊宦蜀中所涖之地觀察講求故識見甚富著有地理五訣訣地理者多宗之此書以陽宅條目甚繁殊難盡録乃畧述其大綱全書共作四卷卷一述五行生尅陰陽配合游年歌訣衍署看法等卷二卷三述東四宅西四宅三十二門三十二主配合八灶等卷四述六十四門灶裝成八卦斷驗歌訣等其書名三要者即指門主灶三事也以門乃由之路主乃居之所灶乃食之方皆屬緊要者其為說大抵以八門分配九星八卦即後天八卦九星即六煞天醫五鬼禍害絕命延年生氣及輔弼也其中三吉星為天醫巨門土星延年武曲金星生氣貪狼木星四凶星六煞文曲水星五鬼廉貞火星禍害祿存土星絕命破軍金星而輔弼二木星吉凶無定主吉即吉主凶即凶據此以推其五行生尅陰陽配合以判斷吉凶與敗按相宅之術溯源頗古漢志即有宮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等今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佚傳者惟宅經爲最早題黃帝撰此固出依託然當爲唐宋人所撰後來相宅者皆遵之其理論較相地爲簡而整齊具有條理尚爲數術中近是者其看法亦用羅盤置宅中心定準二十四山向看主在某宮某字門在某宮某字灶在某宮某字以其生尅判斷吉凶焉是書即遵宅經敘述簡明扼要不失佳製其於灶最爲重視有吉分辨及解凶灶之法撰者意萬病皆飲食而得也卷四之中以周易六十四卦分配六十四門斷驗吉凶理雖爲虛妄法則稱簡整也

隨筆兆一卷 百陵學山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博極群書紹興間中詞科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謚文敏邁爲人負氣慨有膽識撰有夷堅志容齋隨筆等書是書所述原見容齋隨筆五筆惟五筆之文係摭拾漢以來丙午丁未之歲所生禍變迄於淳熙丁未高宗上仙而止下即結云總而論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云云是書於高宗上仙之下加入理宗淳佑丙午元兵侵宋湖江淮州縣迄明嘉靖丙午曾銑奏復河套隆慶庚午俺答僞降封義順王等文字此當係明人所爲然其前後殊欠貫串即不論隆慶庚午非丙午毋庸錄舉而邁語宋所稱之皇朝即直錄其文下接以元明年號實不通之甚刊書人即直以付刊明人疏陋可以概見按記載丙午丁未之事有宋柴望丙丁龜鑑望因見靖康之變適逢是歲遂搜求古來此二年中事輯爲成書於淳熙六年上之以悚聽聞俾資修省用意可欽實則皆附會曲解不足據也柴書明人原有續有錄

元成宗順帝事此續洪著復及於嘉隆皆好事文人所為也茲舉書中二事以見其牽強一云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一云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終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云云以此方法推本尋源何年不可為說哉

貨龜論一卷 說郛本

題宋陳師道撰按師道為文師曾鞏詩推黃庭堅平淡雅奧自成一家又為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友婿趙挺之與一褒以嫌其貪污郤之竟以寒疾死蓋一峻潔不苟君子然未聞其嫺於術數似不能為此又檢宋史藝文志五行類載有貨龜論一卷註曰李淳風得於石室實亦未必然是書中間有云其論本在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前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如黃羅故謂之黃羅石復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體故鍾山泰嶽主寶冥之所秘錄也李淳風採藥于鍾山鴻毛溪紫薇石室中遇嶽主語之遂潔誠精心仰視默記錄進唐太宗皇帝云云但此為術家依附慣技不足置信且即有事實亦為後人本之以為撰作者其中闕於占卜之法云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于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中文乃變為桃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為黯黑之色其滄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蹣跚跳躍而勿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

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致龜卜之事其來尚矣周禮春官龜人掌六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俾避凶趨吉其事至為重要逮後術家遂以龜卜占驗為一專門所謂龜經龜圖之作漸夥其說大抵亦根據五行以為爻占也是書雖不能明其源淵所自要為唐宋閒人之撰述存之以備參稽可耳

易林校畧十六卷 五經歲徧齋刻本

清翟云升撰云升字文泉掖縣人道光進士官國子監助教桂未谷弟子治經籍訓詁之學又長於隸書所書碑碣甚夥是書為所校書三種之一餘二種為穆天子傳及古今人表是書乃校訂漢焦延壽易林之作依原書仍作十六卷前有自序云世所行焦氏易林無善本宋槧亦文相齟齬蓋傳寫傳刻為後人改竄顛倒割裂久失真矣勘以各本證以諸書參以它說而是正之又云校此書閱六七年遠紹旁搜不遺餘力大率得其強半而存疑未詳者仍懸疑之或之者仍闕衍文未審所歸缺文未知所補非一卦之辭不敢妄為離合一作某辭一作某字不容臆為從違云云觀此則知其持態甚為謹嚴云按是書內中以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再合之變為四千九十六卦每卦各繫以詞句數不等皆四言韻語以述其指趣第以其中含意深奧不易了悟讀之困難甚多云升於是書非惟校訂勤勉且饒有發明如於卷一乾咸三人求橘反得丹穴女青以富黃金百鎰一卦下云

丹穴以下文證之作大衆者非求橋以丹穴證之橋疑當作鐵鐵與丹皆產於土故求鐵而得丹三人求橋反得大衆蓋別為一卦之辭也青當作清史記貨殖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此皆能旁引曲證以求正譌所由校勘之學清儒最為特擅其精到之處確能發蒙振落使之妙趣環生也

玉符瑞圖一卷 說郛本

陳顧野王撰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幼好學能屬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與琅邪王褒並為宣城王賓客以善丹青在王東府齋中畫古賢王襃書贊時稱二絕梁亡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光祿卿撰有玉篇輿地志及是書等是書隋志未著錄兩唐志並載云符瑞圖十卷無玉字有之殊欠通解或為陶宗儀輯錄時誤以野王王字連加其上以致誤歟是書所輯僅七條殊嫌闕略惟從中尚可見其書內容梗概其記鳳凰之佐一條云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色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又記火為朱烏一條云赤烏武王時御穀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此皆與沈約宋書符瑞志所述相合又於鳳凰之佐條中云一本曰心識鐘律律調則玉鳴舞以和之云云則其援據尚頗多也惜已不能窺其全豹矣夫瑞應祥兆之事自古以來史不絕書其中缺乏理據識者不間盡明所以

有子不語怪力亂神也，然記之以為古聖帝王德行所感如此，使後世為人君者睹狀知戒，勉自修省歟，旨固極深遠，乃獨不可以奇禽異獸以為瑞應休徵，置側身修行於不顧，其貽患之處實匪淺鮮，操觚者豈可不慎哉。

秘傳水龍經五卷　指海本

明蔣平階輯。平階字大鴻，松江華亭人，諸生，善詩文，精於風鑑地理，言三元法，咸奉為宗焉。是書前有大鴻作叙云：初傳水龍之法，求之古今文献，茫無顯據。及得幕講禪師玉鏡經、千里眼諸書，於入穴元機始有符契。未幾又得水龍經若干篇，用加校讐，詮次編成五卷云云。書中每卷之首皆冠平階所撰總論一篇，撮述旨趣，綜觀全書，意在發明水龍之法。以楊筠松曾云行到平洋莫問龍，只看水繞是真龍。又云平洋大地無龍虎，滞滞歸何處，東西只取水為龍，杆着出三公。則是水龍與山龍並為重視。且若臨平洋之地，有水龍在即不必覓山龍。地師於此皆疏忽未明，其有高談水法者，亦唯以山為體，以水為用已耳，皆未能達此也。茍知水龍作法，則大地山河隨所指顧矣。平階於此實獨具特見，就堪輿一道而言，為能扶發古義，闢新逕者。其自叙更云：學者以此為體，而更以三元九宮易卦乘氣為用，譬之大匠水龍者楩楠杞梓，而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九宮、則方圓繩墨也、譬之丹家水龍者、鼎器藥
物、而三元九宮則精瑩火候也、是乎階更欲輔以
理氣之說、以為論據焉、其五卷內容、大抵卷一、明
水龍支幹之理、意以幹龍遠抱取外氣形局、以支
龍止息交會、取內氣孕育、卷二、論天星垣局、係化
龍山人董遇元述景純氏之言、而作者所為圖有
三十六穴、皆上應天星、卷三、言水龍象形肖物之
義、與天星垣局厥指相同、卷四、言水龍貼体吉凶
形局、先辨五星、繼以繞抱反跳收氣漏風畜聚分
飛、諸格、卷五同於卷四、堪輿有此書、又為另一法
門矣、

臞仙肘後經殘本存一卷餘 明寫本

原書二卷、此殘本存天運星煞直日直時圖一
冊、殊後有補頁、為本書之上卷、又殘零三十九
頁半、為本書下卷、殊絲欄、審係明人傳寫之本、
作者號衝涵虛子臞仙、明太祖庶十七子寧獻
王權之別號也、考明臣官劉若愚酌中志內版
經書紀略、臞仙肘後神樞二本、一百七十八頁、
臞仙肘後經一本、一百十二頁、清乾隆四庫全
書總目子部術數類存目、肘後神經大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涵虛子臞仙撰、臞
仙明寧獻王權自號、權平生頗講神仙方技之
書、所著有肘後神樞二卷、見明史藝文志、又高
儒百川書志亦云臞仙肘後神樞二卷、九章七
十七條、今肘後神樞大全、所載皆推算諸星煞
吉凶、以為趨避、上卷為值日圖、中卷為值時傍
圖、下卷為值日時斷例、卷帙篇章與明史志及
高儒書志俱不相合、圖說亦皆疏陋、疑已為後
人增益、而非原本云、此直日直時圖及零頁斷

例雖与上述大全三卷本所載相同，然無名卷數不合，則此殘本應是明代內版之臞仙肘後经斷無疑義。問肘後经同治五年武清侯氏有重刻本，刪省玄门一類，别題名筮吉肘後经，版藏淡如齋，有涵虛子臞仙自序，自署押字，並鈐寄傲六合放浪八荒章，又有康熙壬戌（二十一年）林泉散人及同治五、侯邦典序，後有康熙壬戌良月道人及同治五年松阿理跋，侯序略謂肘後经余家舊有鈔本，先君寶貴多年，後竟被有心

者取去，余以甲子冬（同治三年）在書林中偶尔得此，內有玄妙一门，于士農工賈趨吉避凶之道無所為用，姑且刪之，將日用常经付梓剞劂云云，今此殘本或即侯氏所失之物，亦未可知，兼之零頁中尚存有玄门類建天醮祀上帝等十四事，猶可見本來面目，可貴也。因考證明人所寫殘卷，附誌刻本如右。

推背圖說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精繪本

題唐李淳風袁天綱撰，此當出假託。按唐書方技傳稱淳風岐州雍人，通群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終於太史令，又撰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監官令，精術數相法，能推知未來，歷歷不爽，後唐太宗欲官之，苦辭，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云云，不言撰有是書。後世術士以二人者皆術數大家，故多喜以其說託之，藉獲見重，實則不

可信也。書首載淳風作序，略云貞觀六年七月一日，太宗問於李淳風，唐至何人始衰，以及唐之後代何人何事，淳風以天機不敢洩漏，後淳風太宗登高樓始為說出，所云皆屬隱語，皆逆料數千百年後國家興衰之事。按此序又嘗見於明清以來術數書中，亦名藏頭詩，文辭俚鄙，決非淳風所為。書中凡載六十四象圖，以六十四卦名之，各載讖詩一首，並附解語，所言之事託始於唐，今觀其首一象曰乾為天，繪古聖身披槲葉手託日月，示天地開始，其詩有曰自從

鮌古至希夷、希夷、宋陳摶賜號、流也、即此而知非出淳風等明矣、次第三象曰天山遯、繪一婦人全冠、左臂把鸚鵡、右手執鎚擊鼓、解指武后僭位之兆、詩有曰、有一女子身姓武、此蓋據方技傳所載、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之事、術家即據以推衍為六十四圖、而撰成是書者、其解語止於第三十八象、曰火雷噬嗑、繪武士戴兜鍪、手執日斧、旁列八旗、解為吳三桂請清兵入關事、後即未附解語、蓋以待後人之推驗、細審其書、於宋明之事、多繪胡人之象、似出明人手、而入清後術家復附益之、以避猜忌、不敢雕板、故是書率皆鈔繪之本、往時術家相戒此書不許隨意流布、或非以其有何秘密、蓋恐干禁獲譴耳、又按術數中豫料未來之作、有鉄冠道人鉄冠數、劉伯溫燒餅歌、黃蘖禪師詩等、其中惟鉄冠數以三元甲子推算天地氣運、猶有憑藉、餘外皆淺膚之作、存之以備一說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壬式秘說數條一卷 民國藁城魏氏刻本

清聖祖撰、前有刻者藁城魏鳳山序、畧謂少年避童子試、常寓郡城梁貞敏公之少保祠、梁氏有善卜筮者、其驗如神、詰其術、即六壬、一日出六壬秘訣示之曰、此先人得自禁中者、錄藏之、後於清宮得睹斯作、竟與梁氏書無一字之差、遂付剞劂、今觀書中所述關於秘說凡十二條、為總斷說、行年遁丙壬說、三才神書根說、貞天將說、看將知神說、占斷人類說、經書分配說、看月分定吉凶說、占行人分遠近說、十二神形狀說、四中門戶說、丁馬說、內容大抵撮舉六壬重要節目、以為闡解、俾易運用、似為習壬術者秘密傳授之訣竅、如此、或梁氏有仕朝中者、由宦者之手輾轉抄得、亦未可知、若以謂非聖祖撰、為梁氏進上者、則此書既不甚具體裁、似屬不可、若謂為聖祖賜之梁氏、而此書係寫本、蓋用供觀賞、不欲行世者、恐亦未肯輕於示人也、書中各条頗合精義、如總斷說、以壬式總斷分為八門、以正時為先鋒門、天上正時為直事門、日為外事門、辰為內事門、初傳為發端門、中

傳為移易門，末傳為歸計門，命宮為變體門，再加行年命宮太歲方位，共為十二門，云緊要在看干支并所占類神有氣與無氣，大約諸神將生干則吉，剋干則凶，先於類神精切專一斷之，後方活潑看去，始有定見云云。按所云最為扼要，壬術占事實不出此法門。又云正時為先鋒門，如所占正時為日干之財，即為財利事，為官鬼即為剋制求官事，為合即為合夥事，為刑即為刑害事，不待運式而先見所主，此已將斷見置之把握中矣。聖祖為有清一代英主，政治武功之外，於學術一切莫不欲窮究底蘊，其於歷象算術造詣，即當時學者亦多不及，而猶能於萬機餘暇致力於術數，誠可謂好學深思者矣。

神相燕山集五卷　乾隆乙卯刻本

清石楷撰。楷字端章，暨陽人，生當順康間，博聞通達，性鯁介，嘗勉人以道義綱常，故士夫多喜與之交[illegible]。精風鑑相法，自謂於吳郡元墓山遇有石亭先生者，授與異術，從事研習，揣摩寒暑不輟者九年，頗有悟入。其撰是書，專論相法，全書共五卷，前有自序，及從弟槐等序。卷一論三才五形生剋，卷二男女惡相氣色五官，懷娠臨產等訣法，卷三卷四卷五為證驗記，自康熙庚辰迄庚子，歷年在京指點，或遵而獲益，或勸而不從，卒受其禍者，皆記其始終本末於所謂三才五形生剋氣色五官及所決年月日時，皆備舉以資參證。今按其說與麻衣柳莊皆不同，其書最重三才五形，三才者即天地人，頭為天，身為人，足為地。才頭圓清潤，身細色潤，足細軟潤，以此決一身之大局。頭圓髮不可粗重黃枯，頭身足大小長短須配合，此天之美。身以手為要，獨取色紅潤，背平胸平腹收，肩腰臀三處方直細軟潤圓不虧，為人之美。足細軟潤，指不可枯白黃硬，為地之美。五行中一形皆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種金分埋露有無木分春夏秋寒水分清濁動靜火分炎鑪石燈土分山田路壁此二十四種皆就三才形狀顏色區分然後論其生尅以推斷富貴壽夭其論氣色亦以三才之地才為本其言曰氣色之生如木之生本於根生於地才者也上達而人生才人才則包藏心肝肺脾腎是即金木水火土也但五行變化不一隨人所發或心欲善而生善色或心欲不善而生惡發於天才五官而止是氣也且五官現出青黄赤白黑之光是色也故曰氣色平心而論其說

三才五形雖不同麻柳而為虛談不經則一祇心善生善色不善生惡色之言尚切合情理且寓勸善改過之意楷自稱撰述主旨即在於此此猶不失儒者用心也

滴天髓二卷 百二漢鏡齋秘書四種本

題京房撰劉基註蓋皆依託術家之言姑妄聽之可耳是書校刻者為程芝雲芝雲字珊玗休陽人頗具識解嫻於術數以是書甚少流傳遂付剞劂書分上下二卷中皆為論說有通天地支干支形象方局八格體用精神衰旺中和源流通關官煞傷官清濁真假六親諸目皆屬歌訣下附解語辭旨顯明易解程氏序是書云論命專取八格而不及影响遥繫雜氣諸格則擇之精也以日為主以月令之用神為的而

消息於年時則語之詳也源流有清濁形象有真假性情有剛柔氣勢有順逆當王而旺得輔而強常也或失其令則為德為合為知為好者吉不終吉或得其地則為忌為害為衝為激者凶不全凶或情乖而偶反為仇或氣孚而敵反為妃或母克而子復讎或兄柔而妹處室貞元遞運損益用中皆命理之髓也按程氏之言殊允談命理之書如淵海子平神峯闢謬諸作皆不及是書之精粹宜於微奥之處多有扶發今審其內容於論形象方局八格甚精蓋求五行

相合成象以其氣聚而成形不可過缺過缺則爲害方局所以明干支順悖之理八格則指出自形象氣局之外而格局之最貞者爲月支之神透天干影響遥繫既爲虛空不可言格而又以能知衰旺之真機於三命之微奧則思過半諸所持論皆爲超卓探討命理之作此爲尤者焉

羅經解定七卷原刻本

清胡國楨撰國楨字慎菴浙江武康人生平事蹟無可詳考讀其所撰書知爲一老地師其書專論羅盤共七卷又附問答一卷書中自天池與第一層先天卦位迄第二十四層十二分野羅經全式便式等皆詳爲解說復載楊救貧二十四山驗龍立向歌訣厲伯韶詩理氣纂論等蓋用以備參證說明者撰者於各層意義與作用解釋明瞭且能歸併就簡便於擇用無術家繁說使人難以領悟之弊此最爲長處蓋羅盤各層其中繁簡不同有以一層而盡一義者有以一層而盡兩義者亦有合數層而盡一層之義者書中皆總於本層分節次如第九層穿山透地卦禽奇四吉五觀祿馬貴人共六條詳究全義故但分節次於穿山卦例內書之盤背以備取覽一層兩義如第四層九星天星則左右分爲二例其簡括如此讀是書知撰者蓋偏於理氣其說多本青囊但造詣深邃獨具心裁如論玄空進退神例以青囊生入尅入爲進神生出尅出是退神爲非是以爲進神不宜

魁入、退神不宜魁出、云、地理由責乘生、尤當辟殺、今既以生向者為吉而迎之、而復納魁向之殺水、有是理乎、且從來皆以龍魁穴、穴魁向、向魁水為財、當就龍生穴、穴生向、向生水為泄、宜去、今既以泄水為凶而背之、而并消向首之財祿、亦無是理也、其明辨之猶可見、又撰者於巒頭理氣雖有折中之論、而究重視天星卦例、然固為理氣中能自具見解者焉、

水盤八針法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首有道光己酉宜川倦石居士識語、云、此法乃青烏家術、不知誤人名氏、水盤今新安匠人具曉其製、用者先將水盤安置正南向、再將指南針置水池內、定其向、任針浮沈穩閃、旋轉偏正、便知所合何法、八法、曰搪、曰兌、曰欺、曰扰、曰沈、曰逆、曰畏、曰正、所謂引者、蓋加磁石以引針、觀其動轉與否、其法始盜也、云云、按此即將羅盤安置水中、用磁石引之以動轉而為斷定者、新安人以善製羅盤聞于世、是或為其中之一種游戲、似非堪輿正法、觀其所述八法、亦極簡畧、近於覆射之戲、其所謂搪兌等法、皆言針之動轉情勢、搪者為針浮浮而不定、若定而亂漂、兌者針下盤浮於水面、不指其子午之正、引而不動、欺者針見石或異物、而閃轉而不穩、扰者落針而半沈半浮、上不浮水面、下不沈水底、或一頭浮一頭沈、沈者或下針而便沈、或引轉而沈、再三下而不浮者有異物、逆者針、引逆行、不把針頭隨石、卻將針眼隨石而轉、畏者針引而不轉、不歸中線、或偏東或

偏西正者針下盤穩穩而居中引而隨轉無礙針頭連石不緊不慢定居中線就八針之法審其方向即能斷定地下情形如搪向東甲卯乙其下有牛豬骨之類向南丙午丁其下有鹹泉地基土氣上騰者以正向中正中宮為最佳其地吉祥世世安泰按射覆之戲其原甚久如隋書經籍志有易射覆二卷宋史藝文志有闕丘純射覆經一卷東方朔射覆經三卷雜占射覆一卷是書即可以此類性質視之可也

大六壬指南五卷 順治年刻本

清陳良謨撰良謨字公猷廣陵人據書中周元暉序稱其為將家子生而膂勇耽習奇技太公陰符諸篇以及黃老之術了然胸次嘗請纓於大司馬王霖字見知受任生平潛心六壬縱口而譚無不翩翩奇中蓋為明清間一負志好奇之士也是書共作五卷卷一卷二為詮釋心印指掌二賦卷三為六壬會纂卷四為占驗卷五為較正歙人袁廣神煞全圖其六壬會纂分天時陽宅以及諸人事禽畜等類以歌訣述占法皆為撮合舊說而成雖無甚精義尚不失為術數合理之言其述占驗則為自己經驗所占之事良謨於明清間游京師頗負聲譽閱歷宏廣術之確信與否自尚待知曉然因可資言斯術者之借鏡也如所引崇禎丁丑十月癸丑日辛酉田妃懷孕太監曹化淳奉旨令靈臺占卜斷為男子生而難育應在卯年其理為純陰反陽支上神與支相比故生男胎神夾尅無氣此追魂之魔卯為東宮子宿受酉將陰殺沖尅是知卯年不育云云理解明晰抗術論術可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精粹焉。統觀全書，最可稱者，當為注釋二賦。二賦蓋為言壬術者所守以為準繩圭臬者也。良謨註釋頗詳，且於法義反復伸解，知其疑鈍斯術白甚久。如釋指掌賦之四仲相加云，四仲乃四敗地也，以卯加子起算，四仲相加，在卯為陰不備，以日出於卯離太陰也；在酉為陽不備，以日入於酉離太陽也；任子一陽初復，陽氣不壯；在午一陰始生，陰氣不壯。玩課體名義，重陰互換，知無一吉占矣。於此可見其所造詣蓋深得法門矣。

珞琭子三命消息賦卷卷　續古逸叢書本

宋李仝注、東方明疏。按珞琭子不知何許人，其書言祿命以人生年月日時八字，推衍吉凶禍福，術家謂為周世子晉所為，此言毫無確據，當出假託。蓋談命以年月日起算，最早者為唐李虛中，是書之法已增加時成八字，其在李說之後無疑。又是書盛行於宋，殆即宋人所撰也。宋人所註是書，今可考知者凡有五家，為王廷光、鄭濟、李仝、釋曇瑩、徐子平，而以徐子平傳流最廣，世稱推衍八字即曰子平，蓋因就其名。

然徐氏之說，實亦甚精粹也。今考廷光於宣和間官保義郎、監內香藥庫門，最先註是書以進上。今見存宋槧四家註解經進珞琭子消息賦，前冠廷光所作序。至乾隆時四庫全書所收，為輯永樂大典本，且為曇瑩、王、李之註而成者，殊散落不全也。鄭濟註本世無傳者，濟之事蹟亦且無攷，只是書全序稱今取鄭濟所註載之，是全註原採自濟說也。徐子平註者及曇瑩所纂輯，皆收入四庫全書術數類。是書以久屬罕覯，世僅知有曇瑩輯本，不知自單行本，更不知有

東方明疏故殊堪珍貴焉又李仝之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同晁公武讀書志作全焦竑國史經籍志東方明之名作朔今據是本皆可補正其價值可見是書共作上中下三卷為目二十篇析賦而成也觀所箋註簡明扼要能得旨趣且錄舉例證以為說明於任宅修造行方嫁娶之事並皆為註用力甚勤東方之疏亦能守所範圍不流於狂妄術家能如是即可取矣若夫論及三命之說原即漢人所謂壽命隨命遭命者是今術家以天地人三才為三命已與古說不數又有何可言者哉

奇門折衷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抄本

清甘國璧撰國璧字立軒遼東人父文焜官雲貴總督死於吳三桂之亂國璧官至雲南巡撫以世代顯宦好談術數之學遇術士員聲譽者則延攬入幕以就教故於斯道得窺微奧秘焉是書前有自序云考校歷象參詳文義追尋太乙凡推法立玄必本天正故梁氏止蕃斷以冬至為元以甲己四仲符頭為定局之主此正始元音也大衍法歸奇於初皇極法藏閏於初故定閏限準諸此甲庚先後不出三日超神接氣何獨差越故定閏候準諸此蓋定局以四仲為主活局以季孟仲折補為用正超閏接悉本天道之自然實與大易相終始云云所言頗能得斯術之正視一般術家龐雜曲解迥不侔也書中首載甘氏異傳秘訣於三奇八門六儀九星八卦干支陰陽順逆遁推符飛皆敘述詳盡次論遁甲及正超閏接折局補局次論中五寄宮次論遁甲以天干為綱地支為目及用日時以歲為經年命為緯次論命宮應極諸例以及諸類占等所述於制害刑魁胎墓死絕貴祿空亡來生陷旺之理觸類引伸頗具統系

常術家言遁甲者於中矛盾附會隨處而有此則皆循據理說雖為術數虛誕不切實際然能就理推論自可存以為古說焉攷術數之中嘗以太乙奇門六壬為三式其中皆多有聯繫互取之處例如其中十神取配五行干支大略與壬法相同所不同者壬法十二貴神有青龍太常天空無九天九地壬法貴神由十干分旦暮取用而遁法天乙之神則直以六甲符頭為主耳三式之中太乙奇門多用之於兵家如是書九星合符例中以遁局本侯用遁甲上元順逆飛甲子孫三甲日元宮所在以定主客吉凶引明太祖彭蠡之戰及康熙間吳三桂之變為例說明推說雖可通於情理實無可解也

鰲頭通書十卷道光十九年刻本

明熊宗立撰宗立潭陽人潭陽熊氏以精嫻術數聞於世宗立當成弘間負盛譽後世至曾孫名月畊者踵行其術遂就累世所傳是書付之剞劂書前載有後裔淑明撰序作於康熙辛丑蓋以原板經兵燹殘毀復為重梓也又據目卷二下層載乾隆九年中元甲子萬年曆當又經後來增補通書之作原備選擇術家皆欲盡力求其完備而學識復不充故常致瑣碎紊亂無所統系殊可笑也全書共十卷每卷分上下二層卷一上層大抵載周天度數日月星曜等圖說下層載太極兩儀等圖及斗首元辰等卷二上魁擇源流下河洛圖說年月日訣二十四山定局等卷三卷四上下所載為出行婚配建造等宜忌事例卷五上五行生尅年月時日起遁造命格局等下開山修方吉凶神諸星年月定局卷六上月錄種種下日用集宜卷七上日家奇門定局時凶各忌詩及入門出行詩斷年月日家吉凶詩例下六十日十二時用集宜及五運六氣卷八上造家年月命格年月下造命

玄機卷九上生煞凶方大利年山下二十四山花甲及凶神位逐年利害凶等卷十上下遁甲奇門演禽等圖訣觀其目録其包羅萬象之狀可見按選擇之術述五行休咎其言雖不經而由來固已甚久史記日者列傳即載有武帝聚占者論娶婦之事然古人成說尚為簡明即外事用剛內事用柔是也後世術家不顧源流任情緣飾使人一事百忌無能移步此已無情理可言尚有何可取哉

大六壬神課金口訣三卷 光緒六年刻本

清陶中輔等輯中輔湖北黃陂人前載自序稱備員内書局供職之暇悉搆諸說之同異參互官本於凡歌訣斷例詩詞賦頌之類巨細畢舉一一重訂校正間附己意補其闕晦而直解之云云蓋為薈集之作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載消息妙論入式歌訣干支將神貴神所屬貴神起例五動支誦干神將方諸類三動五合四位相生相尅五行休旺聚管例斷貴神臨劫煞飛符如年月日月建月破等中卷載十二

將神貴神所主等歌及將神臨十二位所主附載六十甲子六十四課鈐雲霄賦三才賦金蘭略定專經等下卷載射覆等門分射覆天時地理人事賊盜鳥獸飲食宅舍營地九門末附神樞經璧玉經全書於壬術雖無甚顯著發揮而簡括精當畢舉無遺每一節段間作括語俾易領悟而文辭又淺明通曉秘合初習入門之用如首載之消息妙論有云凡占課入式歌言其大象五動支觀其大意以格局看其事體憑驛馬神煞斷其吉凶以空亡月破支干三合六合

驗其成敗潛心推測無不神也此數語即道盡壬術之要矣按六壬為古占術之一隋書經籍志載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釋兆六卷其後論者益夥六壬者五行始於水故稱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曰六其術大抵本於易如六十四課是又其天地盤神將加臨近於遁甲九宮顧其為說繁複難於賅明是書出之以簡括則即為可稱處也

相法絜要五卷 咸豐九年刻本

清劉學誠撰學誠字左卿蒙自人滇中望族也博雅好古精命相之術曾歷官豫陝四川諸省府道所至有政聲是書為據多年經驗閱歷而成皆自己獨得秘詮自序云予自束髮後喜知人之鑒博覽群言必探秘要與博洽之士剖辨必析玄微每有心得輒隨手搭記於茲四十餘年矣頃者蓉城需次取素所討論相書諸編刪其繁冗補其缺畧別類分門字斟句酌使婦孺皆知雅俗共賞云云今觀是書持論大抵本之麻衣柳莊二家全書共五卷卷一載十三部位流年運氣部位五星六曜五嶽四瀆五官諸圖及論說格式口訣等卷二論眼頭面鬚頸背胸等五官週身諸部及金鎖賦銀匙歌卷三論聲氣神色及陰隲紋等卷四卷五為相證驗凡百條所徵引者皆自唐迄明人物述其忠孝奸詐之情與富貴貧賤之故以相參證全書意在抉取古今相術精粹參以己意作簡括敘述故條理甚為分明令讀者易於領會即此已勝過麻柳二書因其皆嫌太紊亂也其論述五官

週身諸部、大多折中舊說、無何新也、惟論聲氣神色別多妙諦、其最重者在聲、云善相者不言相、祇稱善聲色、色辨日時之吉凶、聲定一世之得失、以相法在聲也、聲根於氣之淺深、繫乎神之長短、知聲則知精神氣血聚散、故不待相而相在其中者聲也、聲出丹田貫通音韻者、神長而氣深、出於肝膈吐納喉舌者、神短而氣淺、上相之相、不相身面、其意在聲、所云極具理致、夫相術原在察言辨色、而所以繫之者端在乎聲、其神其氣骨可於此審之、論相能達於斯境、可謂深窺三昧者、淺薄術士、決不足與談此也、

星平大成七卷 刻本

清沈義方撰、義方、字涂山、會稽人、自稱幼習制義、兼嗜命理之學、嘗師碧水先生、從遊陳勸衡者、星學精湛、授以二十八字經、闡述五行相生相尅不生不尅、反生反尅、獨生獨尅之旨、自是遂大明悟、所撰是書、共作七卷、於天幹地枝、五行六親、方位卦宮、諸格局、及諸歌訣詩賦、天文分野等等、悉為論述、書首載曆辯、天地人盤辯、子正夜子時辯、同度先後辯、行大小限法、太陰晨昏度法等、此蓋以星學原本天官、由辰宿推移以定人生禍福、故必須先明曆象也、其書所援據、以滴天髓為主、參之神峯闢謬、淵海會海、金釣桶書、琴堂天官、地仙三元、會吉諸書、綱目分明、源流清晰、頗具著述之體、於所採諸說、刪繁就簡、由淺入深、每項皆先立一法、以便學習、其原注解有不妥者、間參己見、卷一首載引蒙、於十天幹十二地枝、及所屬枝藏年、上遁月、日上遁時、十三節、五行相生相尅、等皆循序列舉、俾一覽了然、其去取之間、亦甚見斟酌、如俗傳一行天元賦、斯經刑裏尅子歌等悉屏

除不錄撰者蓋能得星命一派之正云按星命之學原就五行陰陽立說取天文歷理求形象氣局推明干支順逆之理斷人吉凶利害追溯其源漢之術數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天文太乙七家此學殆即會合五行歷天文諸家而成者其中以髓天滴一書最為精密術家謂為京房撰毫無根據要為宋唐間之書或即其創始耶

地理不求人五卷刻本

清吳以炌撰以炌字明初汝州人生平事跡無可攷讀所撰述知為一通明地師是書共作五卷卷一論龍敘述天下大幹龍即以崑崙為祖分中國為南中北三大幹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於東海之南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於海之東黃河與鴨綠夾北條幹龍盡於遼按術家論龍每好據此說以示有本實則無聊之至其中於枝幹旁正老嫩真假貴賤等說皆詳為分述卷二論穴較優於所謂窩鉗乳突等格及星穴三大格十二倒杖法皆能闡發其意如所云穴形體變態萬狀不一實則不過陰陽二字曰陽來陰受陰來陽受而已其形則凸凹是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其為形則窩鉗乳突是也按此言極為扼要穴形原不出乎此也卷三論砂於朝案山及樂山指認明確謂近小者稱案高大者稱朝案者如貴人據案之義朝者即賓主抗禮之義故案山近而朝山高遠又樂山為穴後托枕之山樂喜也其格為三曰特樂遠遠特來挺然

貼穴曰偕樂，横障貼穴曰虛樂，低陷躲閃散亂遠曠枕穴不着，此皆他書所未及者。卷四論水法，謂水深處民多富，水淺處民多貧，水聚處民多稠，水散處民多離，又輕水所多秀於瘦人，重水處多腫與躄人，水能移人形體性，故水關禍福大焉，說雖空虛而猶近情實，術家旨在考論禍福，不能怪也。卷五為論陽基，採取八宅周書開門放水等說。統觀是書優處在系統完整，撰者意在折中諸說以為定當，故取材頗富，所引用之書，撼龍、葬經、雪心，以迄琢玉斧、頂門針等，凡五六十種，故雖不足以云一家之學，而搜集排比之功亦可稱也。

乾坤變異録一卷　清隱山房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前識語云：天元玉曆詳異賦頒自仁聖朝，振機要以成編，裁短長為騈句，凡兩儀七曜，風氣雲物，禎祥災沴，各以類應，不煩檢閲，而展帙昭然。今謹以原賦切於成事者類集焉云云。蓋好事者由祥異賦中録出，而書中又首載日月九道圖、日月會夜圖、二十八宿分野之圖，及所述十二次度數、州郡躔次、天漢起没、七曜日月行道等，皆非賦文，中間所録賦文之後，尚有風占勝負、旋風占及風雨賦等，是雜綴諸書而成，漫無系統。按占候之家，皆據天象分野以為說，所謂星土雲物是也。其說原本自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十二星次之分，星紀吴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晋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後世術家所據，皆由於此。不知以天之廣大，區區能分隸中國輿地，其說已不足信，加以術家騰空妄說，直成妖術矣。今觀書中云：日月以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亦無光，君

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
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夫自以天氣變換、應人事休咎、致
後世述作、無論正史稗官、妖祥記載、充斥滿篇、噫、其來
漸矣、

地理驪珠一卷（禮凡藏書本）

清張澐撰、澐字波恬、新安人、精於相地之術、書前識
語稱、余二十年前著地理十三篇、越十五年、著五氣
篇、則其研習於斯道者、蓋甚久也、全書凡三十六條、
重在論述龍穴及扦葬之事、所述簡明精當、為論巒
頭中之高明者、持論固不出楊曾範疇、而能推引發
明、頗見撰者心得、非一般不學術士、拾人牙慧、任意
肆言、矜奇炫異者可比、如所云結穴之情貴乎出煞、
龍脉摟閃擺折而落穴、其出煞也最淨、凡龍身左顧
右盼、無非脫粗出細、惟其脫粗出細、始能煞氣銷鎔、
吉氣鍾聚、庸眼不知變化、專在出煞股頭尋穴、是多
凶少吉、其所云摟閃、亦即脫粗出細作用、地師好談
得情二字、此最能道其底蘊、又論扦葬亦精、謂蓋粘
倚撞葬脉、斬截弔墜葬息、正求架折葬窟、挨併斜插
葬突、詳諳脉中蓋粘倚撞等穴之關聯、及息窟突之
區分、其辨窟突尤精細入微、云窩窟之體厚重而端
凝、未可泥摟閃而廢正、窩窟之脉和緩而隱約、是宜
吞少許而進、求窟之深者、當葬其淺、如盆如鑼、高架

而浮其藏窟之大者難定其中用矩用規量折而正其位突形而近几几險不可恰辨微陽而可換雙突而夾悠悠陽自妙合納掌陰而用倚突有向背必棄埂背而斜取其面突有仰珠不就根顆而捕留其巔按相地之術理氣與巒頭雖各執一端然究以巒頭為近於實際蓋空談陰陽順逆自不如求其形法之為愈耳且考斯術之初原為論形勢而言理氣者益使斯術入於縹緲空虛之境澐是書雖無言理氣者之言論如何深奧而簡括精粹之處實較其尤稱高明焉

素蘭集二卷補遺一卷 鐵琴銅劍樓鈔藏本

明翁儒安撰儒安字靜和吳人常熟翁太常女也幼以詩著長歸顧象泰嘗平居為漚子十六篇以見志讀者悲之才華橫逸往往不受世法羈勒性好潔凡格時芳卉蕭條寄託翦然無塵埃時或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為胡奴裝跨駿馬遊行蹀躞不休春秋佳日更或扁舟自棹往來綠波紅蓼之間動忘昏旦吳越山川蹤跡殆遍巾幗中豪傑也然亦因是為世儒所詆天啟七年九月盜夜入其家被害人多惜之憐其才且悲其遇耳遺詩二卷曰素蘭集藏馮已蒼家補遺一卷又為已蒼師徐良夫濟忠所有一鈔本一刊本均歸瞿氏鐵琴銅劍樓槧本板亦久燬所為詩初出於齊梁宮體極低廻婉轉之致已學李長吉因怪鏤異有穿天出月之概琱戈鏡鼎之奇晚年悟華落之必賤感霜露之不憐又寄興高遠如荒烟殘渚斷雁迷雲古戍黃葉黑河秋雨不足方其悲涼集中所收如落花詩三十首中點點斷溪烟欲灑霏霏幽砌錦成封散香有色雲成陣如雨無聲綺映窗燕銜深紫歸巢亂鶯掠輕黃建柳分沾衣

不濕風如霰點案無聲蝶亂翻迷路翠煙霏亂草斷溪紅雨落殘星諸斷句細膩纖濃佳處往往與浣花相近而病在輕儇係早年作丙寅春二絶云黄墟陟屺痛方深不念枯魚只見釜燃豆相煎千古恨白華三復更傷心避鍔埋名柳市東不堪重過黍離宮願為聶姊身先死歸喻徒慚屈氏風送婿之京云征帆高掛恨難留此際離懷逐水悠試看江亭天欲暮亂煙孤月送歸舟懷人云因君長淚未曾消念子遊魂不可招匹馬未歸人已謝延陵有劍為誰驕權奇夭矯已頗開龔定厂之先河當係中年作至如泛湖云一葉輕舠泛尚湖遠看野鶴入雲孤蒼茫日暮衰蘆畔獨理綸竿欲釣鱸舟行云四月江門浪打潮菰蒲野泊景蕭蕭濤聲喚雨來孤嶼柳色連雲渡古橋煙火幾經愁裡見琵琶一任客中消楚天極目家何處徙倚扁舟倍寂寥均有美人遲暮江關蕭瑟感矣

野雲詩鈔十二卷補遺一卷家藏本

清鮑文逵撰文逵字鴻起號野雲家故歙人高祖始移南徐曾祖彝祖翱父瑚皆名畫師事并載邑志文逵遺腹生家綦貧母周儒人能詩乃苦節教授童蒙資館穀以仰事俯蓄文逵所學亦出母教行廉潔不妄取與而見義無不為初為童子師有友以逋負被追呼急甚懷中唯脩脯十餅遽探與儒人亦極嘉之其仗義有如此者年十四即試第一旋食餼嘉慶辛酉受知於錢撫棠學使以明經貢入都充武英殿校錄官本鮑海門徵君諸孫諸父論山農部吏與法時帆祭酒善狎主一時壇坫族兄雙五官清秘文名亦噪至京師時論山雖卒而遺命〻其師時帆文逵詩才故富宸垣名下交口譽之甲子魁京兆榜已選山東海陽縣海陽為山左瘠邑而慎刑勵守獎拔士類吏以餘事為詩有柳州刺柳之風純孝初食餼即陳母節於有司得旌里門居京師十年聞母病輒單騎歸省既之官大吏將優薦之卒以母老官貧不能迎養力請解組去時張船山太守問陶為長吏聞其事亦告歸并寄詩云東方冠蓋如雲積去就

分明只此人、又云行藏無據那知非、為感君歸我亦歸、
歸後為里人鄒氏鹽居揚州者課其子弟、以終其身、且
與顧子餘錢鶴山應地吳樸莊王柳村張寄槎結吟人
號七子、往往布冠筇竹、曲渡哦詩、無人識其為曾現長
官身者、著有溪上吟、越東草屋舟集、北游草、海陽集、還
山吟、廣陵集等十二卷、又鎮江邑志亦成於其手、所為
詩梧門詩話云、隨園論詩、專主性靈、余謂性靈與性情
相似、而不同遠甚、及門紀野雲辯之尤力、嘗云取性情
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澤似風騷漢魏、俾情文相用、辭

意兼至、詩人之詩也、若易情為靈、凡天事稍優者、枵腹
可辦、由是街談俚語、無所不可、蕪穢輕薄、流弊不可勝
言矣、余深是之、野雲為論山猶子、少孤力學、以辛酉選
貢入都、未至而論山已卒、承遺命問業於余、觀其詩警
秀清超、不名一格、如歸帆破浪爭飛鳥、急雨橫江截斷
虹、壯語也、雪殘陰嶺花明寺、冰泮春塘水漫橋、雋語也、
鎮日偕游無片語、一朝不見便相思、談語也、要皆出以
蘊藉、余因為序其集、謂其伸紙落墨、獨往獨來、有非海
門論山所能牢籠者、又讀野雲詩至秋深無一花、入林

香不斷、真自為寫照、恐人間山水不足當此刻畫、名家
評騭、自足千秋也、

楊文定公詩集七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本

明楊溥撰、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宣德初以太常卿兼學士、直內閣、歷官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與楊士奇楊榮並稱、時號南楊、勳業相埒、朝廷大制作、多出三人手、顧士奇榮集皆箸錄四庫、溥集獨缺、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溥集十二卷、明史藝文志則作文集十二卷、詩四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同、金壇文瑞樓書目、又作文四十卷、詩六卷、卷帙多寡不合、王士禛居易錄謂友人令石首、屬訪楊文定遺集、僅得其五世孫所錄文五首、詩九首、其集流傳之鮮可知、明清以來公私簿錄、無慮數十種、見箸錄者、僅前舉數家耳、此本出明人舊鈔、前有成化五年彭時序、謂公歿三十餘年、姑蘇項君璁來為湖廣憲使、以公是邦之望、乃取其詩刻梓以傳、凡四五言古、五七言律、五七言絕各一卷、分體編次、總為卷七、中缺五言絕一卷、殆偶脫佚、世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南楊雅操、當時不以詞藻名、今觀集中諸作、雅贍舂容、渢渢盛世之音、與東里文敏兩集、如驂之靳、朱彝尊明詩綜僅錄其楊思敬東郭草堂雅集五古一首、陳田明詩紀事稱嘗得真定梁氏藏本、故甄采較廣、以校此本所錄皆在焉、惟贈楊憲使文昭致仕七絕一首、陳氏錄作送素庵給諫還里、素庵疑是文昭之字、然給諫憲使非一官、當有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姚江贈言三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鍾穀編、穀字心卿、號百樓、上虞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臨清兵備副使、邑令有惠政、舉卓異内擢、邑人士惜其去、羣以詩文贈行、裒然成帙、穀因輯為是編、前二卷為詩、末卷為文、凡與邑令贈答者皆附焉、不盡送別篇什也、邑令為淮安朱維藩、字介卿、號貞石、萬歷丁丑進士、授鄞縣令、補上虞、清操惠政、為時所稱、如謝宴饗却餽遺、省扑罰、緩征科、崇學校、恤窮困、鋤豪强等、皆是也、為詩文者數十人、皆郡邑知名之士、若陳有年、孫鑨、趙錦、陳絳、張元忭輩、則又一時名德、相與歌詠、而讚歎之、不其盛歟、顧上虞縣志名宦、失載維藩、僅見其名於職官表而已、戴士完序稱維藩令鄞、有靈雨隨車集、令虞有贈言、有甘棠詠、今存者惟是編耳、

選詩偶箋八卷 上虞羅氏藏刊本

清鍾駕鰲撰、駕鰲字海六、嘉興人、歲貢生、張廷濟桂馨堂感逝詩稱駕鰲精文選之學、著有選詩精理、嘉興府志據以著錄、按此編名選詩偶箋、不知與精理為一書否、蕭選舊推李善注、駕鰲此書即羽翼善注而作、擇取前人說、而補其未備、不盡已出、補注以外、數說大意、貴能不泥不泛、於舊說未安者、多所糾正、自謂三十年寢饋於茲、凡所箋解、自信為確鑿者始存之、否則甯從蓋闕、綜觀全書、雖未能盡如所言、要勝明人張鳳翼文選纂注、閔齊華文選瀹注諸書多矣、有清研精選學凡十餘人、皆有成書、駕鰲是編、流播未廣、世鮮有知者、

恩慶集二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廖道南自紀恩遇並誌家慶之作也道南自庶吉士洊擢侍講學士時父戶部主事漢母江氏並在堂年逾八袠特錫誥命諸公卿寮寀復張以詩歌因輯為此編以恩慶名焉上卷紀恩首錄其父及已殿試策問道南以詞臣膺殊眷嘉靖以來勑脩明倫大典祀儀成典諸書罔不與編纂之事巡幸享祀諸役罔不在侍從之列故次錄勑諭附以世宗御製諸作蓋嘗拜御書之賜者也下卷誌慶錄諸詩歌自武英殿大學士許讚文淵閣大學士顧鼎臣以下凡六十一人天一閣書目載有道南恩遇集殆即此書而誤慶為遇云

明寫本暹羅譯語校訂一卷 明清內閣大庫秘藏

清聖祖仁皇帝校訂聖祖諱玄燁姓愛新覺羅氏世祖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沖齡踐位克文允武天縱聰明臨御六十一年文治武功為有清歷祖最三藩準部朝鮮台灣之征撫皆底成於時事詳清史稿本紀官修方畧實錄東華錄及魏源聖武記諸書而多才多藝史稱挽弓十五鈞用矢十三握左右騎射發必中的書學董華亭手神駿朗逸駕華亭而過之是書故明內閣大庫鈔存本桃花紙精書真書暹羅書均極工聖祖又一一校訂其筆畫意義聲音之訛誤而使臣工以蠟黃紙細字改註黏貼於上者也改暹字筆畫者畧不論改訂聲音者如地理門海原書音駝里改為察哩江音駝里閒改為察哩薩布人事門進貢原本作珀喇蠟察傘改為進貢并註明係對音改訂義意者如人物門蟒握坤握等字註出握係語助蟒即地理門之府坤即官押江改為押工并註明閩廣土語稱船匠為押工均極精確其學藝之精可知至全書五百餘語改訂者幾三百而一字兼改字畫聲音意義者尤多明內庫存本何以謬誤

至是據明尹直謇齋瑣綴錄云、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
習四夷譯書、閑具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
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
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
譯字官、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成化間俞瓚又因此
例援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
精、徒藉為科第之捷徑、則其所由來漸矣、非朝夕故也、

開墾水田圖說一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倪彥士撰、彥士有海運芻言、已著錄、其書列舉海運諸
利、深具特識、在清中葉要為罕覯、若是書亦為彥士所談
經世之務之一、而其條述方法、舉陳利害、尤詳於汙邇一
議人所以稱其為多識、非誣也、是書述及北地開墾水田
之利、然繪圖列說、詳晰可取、自不專以北地為限、蓋凡有
水利可言之地、無不適用也、北地倡水田之議者在明
有徐貞明、在清而有怡賢親王、來載方觀承、貞明所先事
者為畿東、而怡賢及來方諸人所事則為近畿各州縣、範
圍大小不同、而立意豐京畿之備儲、省江浙之輓漕則一
也、彥士是編蓋追步芳軌、而備具圖式、又足補貞明潞水
客談之空論、且道光先後論營田之事者甚多、其著有成
績輯為專書、則又有黃輔辰營田輯要、倪承璐營田四局
摘要、皆與彥士所論為同時、而輔辰承璐之書、徒為紀事
存實、猶不若是書為規畫宏遠也、

六書部叙考六卷 上虞羅氏藏傳鈔殘稿本

清吳玉搢撰。阮葵生茶餘客話謂玉搢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自言無足觀。他著則有六書引經考、六書述部叙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删定潛邱札記，皆卓然可傳。今按阮氏所舉，別雅、删定潛邱劄記已著錄四庫。外若金石存、若說文引經考、即六書引經考 若山陽志遺、即山陽志叢辨 皆有刊本。阮氏失舉之天發神讖碑考、十憶詩，亦於近歲刊行。山陽耆舊詩，丁晏得之，踵事輯補，為山陽詩徵，清河王氏刊之。又有詩文集三十卷，乾隆間沒於水。然則玉搢著述之未刊者，僅六書述部叙辨、正字通正、四朝黃河圖說及詩文集而已。六書述部叙辨者，蓋嘗欲為六書述闡明六書本義，而苦其浩繁，先成部叙考一種。阮氏作部叙辨，又並六書述稱之，皆誤也。其手稿舊藏鐵扇黃海長家。書凡六卷，分十二類。海長物故，其後半三卷展轉歸山陽邵氏。此本即傳鈔自邵氏者也。存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動物植物七類，末附存疑，謂諸部分十二類，條理秩然，惟此五部，未詳本義，不知所歸，附載卷末，以俟知者。其書專攷六書部叙，博取諸家之說，擇善而從，不事穿鑿，辨正戴侗六書故趙古則六書本義為多，亦孯討六書之一助。通儒述作，霝落不完，彌可惜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類

高帝紀事一卷 上虞羅氏藏傳經堂叢書本

明凌遂知撰。首署凌遂知編、孫義渠義徵校、曾孫景曦注。則遂知乃義渠之祖、迪知稚隆兄弟行也。顧縣志無其名。惟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凌氏部約言志略中稱予遇知遂知、俱遊太學而已。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及諸藏家書目、均不載是書。書題作青玉館集、空一字書高帝紀事一、是高帝紀事特其集中一種、且祇一卷、至洪武五年止、殆刻未竟、抑此本有缺、然塾所刻書、燬於粤寇、流傳多寡不一、其有遂知此編者、僅見是本。

蓋亦蔑可考矣。書為編年體、記明祖初起事、頗具史裁、勝朱國楨大政記、景曦注、亦能與本文相發明、諸書傳述異辭、偶有辨正、在明人史籍中、要為可取、惜不完耳。

重恩錄三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嚴嵩紀恩之作也。前有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南京吏部右侍郎李璣序、嵩輔政歲久、凡歷五考、方被寵眷、恩禮優渥、因輯為此編、首載帝所賜勅諭、次為辭謝奏疏、末為館閣投贈詩文。按嵩入閣在二十一年壬寅、至甲寅、已十二載、其間如誣殺葉經夏言曾銑、庇仇鸞以蔽上聰、私許諳達互市以辱國、杖謫徐學詩楊繼盛沈鍊諸人、以箝直言、姦跡昭著、而帝猶不悟、錫賚日隆、館閣諸臣、從風獻媚、卷中投贈詩文、閣臣則有李本徐階、

部臣則有孫承恩歐陽德等八人、九卿則有閔如霖敖銑、官僚則有茅瓚尹臺等四人、翰苑則有康大和郭朴等六十八人、提要於崔銑洹詞、謂中有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作序在嘉靖己亥、時嵩方起禮部尚書、未操國柄、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陸游之於韓侂胄、於沈鍊青霞集、謂鍊詞藻雖不如嵩集之工、然嵩集、致使天下不願讀、當時為作集序、如湛若水諸人、至以為文章之玷。嵩刻是錄時、厥惡已著、而諸人稱功頌德之不暇、與銑作序在未操國柄時異矣、考若水序作

於嘉靖三十年、前此才三年耳、時若水已告歸、故或辨為偽作、今觀是録、則徐階諸人已不免、奚獨責作集序諸人為哉、為若水辨者、亦可休矣、

胡賢母傳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胡大慎撰、大慎寧陵人、兵部侍郎薊遼總督守中子也、守中字伯時、嘉靖壬辰進士、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俺答入寇、命以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科罰橫歛、擅伐邊木、下獄論斬、其事見朱國楨皇明大政記、雷禮明列卿紀、而明史未載、大慎此編、述其母張氏言行、不知子無傳母之義、體例已乖、又附白父冤、謂其父登進士、官翰林授御史、出按河西、歲己亥、以危從勞、陟華要、遇主知、陞都御史、嘗劾郭勛、諫阻修沙河城、論嚴嵩

之不職、請究花馬池大臣失利諸事、奉特旨出鎮、矢心報國、晝夜孜孜、有守備趙仁首撓軍令、持時宰夏言書求解、揮之不顧、因以賈禍、唆言官論劾、被逮云云、又謂言仁後俱以他事誅、皇上神武、不旋踵而即償、與秦檜子孫三世為史官者、大相胥壞、蓋以檜陷岳飛為比、案劾守中者、為王堯日章允賢諸人、允賢言守中比附郭勛、同惡相濟、及勛敗、復觀望以圖反噬、謝瑜事後追論、至合勛張瓚嚴嵩詆為四凶、言當國頗快心思讐、明史稱其志驕氣溢、卒以取禍、而未嘗以陷守中為言、罪然

則守中死當厥辜、大慎以子白父寃、詎足徵信哉。天一閣書目有胡大順胡少司馬傳一卷、注記其父事、疑亦大慎所撰、而誤慎為順、抑大順乃其昆弟行耶、

古今人物志略十二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何壁撰、壁字汝壁、號完庵、青陽人、仕履未詳、前有名肅者一序、稱嘗厯歲薦、尚志不仕、遊於王湛二先生門、後與東廓龍溪、上下其議論云、其書取古今人物、分首臚列、自謂謹於書法、嚴於予奪、然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或稱謚、漫無體例、何當筆削之旨、隱括史傳之文、復昧於去取、繁簡失中、而謬舛不可殫數、如陸贄嘉興人、而以為嘉定、歐陽棐廬陵人、而以為吉水、且不言為修之子、范增不書姓名、而稱亞父、沈煥字叔晦、舒璘字元質、明見宋史本傳、而以為字號未詳、又如以子產為泉陵人、列入湖南永州、韓億韓維、父子也、而列億於閩封、列維於靈壽、梅詢未嘗有謚、而稱為梅節愍、尤為巨謬、且書既以志略名、則所録者、必具三不朽、乃世不知名者、亦往往羼入其中、明人著書類此者多、殆不足異、

潰癰流毒四卷上虞羅氏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有署鶴閒居士者，蓋其人也。洋釁肇於道光庚子，蔓延三載，辛成和局。識者輒痛心當事諸臣恇怯疲玩，養寇誤國，或託撰著攄其憤慨，如夏燮中西紀事是也。是編亦紀事之類，首載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明釁肇之由。餘皆中外奏疏，依年月編錄，都為四卷。閒附按語，如謂琦善之到粵撤防，危言要挾，恃有穆彰阿為內主。江上失事，牛鑑實為罪魁。

陳慶鏞疏論起用琦善、奕經、文蔚，刑賞失當，詞旨激直，乃溫諭褒嘉，遽收成命，為聖主如天之仁。又盛稱林則徐之純忠，而惜其始事操之過切，未能如周天爵所謂拔本塞源，行之以漸。持論平允，不獨留心當世之務，為足多矣。

朝覲事宜一卷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朱裳撰。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卒贈戶部右侍郎，謚端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裳官浙江左布政使入覲時作。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及諸藏家書目俱未著錄，天一閣書目有朝覲事例一卷，注不著撰人名氏，不知即此本否。首有自序，謂朝覲每三年一舉，乃國家重典，考察黜陟所係。其舊規雖曾經朝覲者亦多遺忘，未經者何由知。臨時訪問，得此失彼，徒增疑惑。予於嘉靖辛卯同臬憲

張子赴京朝覲，因有所懲，輒將躬親經歷之事，撮其大略，為此書。總五十條，纖悉畢載，蓋用備仕途檢閱之用，不足當著述，茲以其罕見，姑存錄焉。

聖駕重幸太學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禮部頒行本也、前後有少復攷藏孔昭詠鶴舟三印、孝宗弘治元年、行臨雍釋奠禮祭酒費誾編臨雍錄一卷、頒行四庫入存目、此世宗嘉靖十二年釋奠時所刊、題曰聖駕重幸太學錄、猶臨雍錄例也、世宗曾從大學士張璁請改正孔子祀典、去封爵稱先師、配位稱先賢先儒、徐階疏爭不聽、卒從璁請、按世宗追崇興獻、公議所不與、是舉獨犂然有當、有清因之、錄中首載禮部尚書夏言題請頒行幸學錄疏、舉凡勅諭奏牘及講官

所進經義、稱賀表文、以日月先後為次、而以執事官銜名終焉、皆存其原文、不加刪潤、舊鮮傳本、惟徐氏傳是樓書目有之、

楚事妖書志略二卷附錄一卷續刻近疏二卷奏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康丕揚撰、丕揚字士遇、號驤漢、陵縣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遼東巡按御史、督兩淮鹽政、其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及諸藏家書目均不載、山東通志載丕揚北臺按遼按晉按淮諸疏草、亦不及是編、傳本之罕可知、明史沈一貫傳、謂楚宗華越訐楚王華奎為偽、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虛實、一貫納王重賄、力右之、唆私人錢夢臯楊應文等劾正域、罷歸聽勘、俄妖書事起、

一貫復羅織無辜、又欲藉以陷正域及沈鯉、大索無所得、始以皦生光具獄、丕揚亦一貫私人之一、事後為人追論、遭察典去、因輯此書、志略者、志其始末也、附錄者、錄楚藩國宗討逆檄、楚藩會議單、及同時諸奏疏也、續刻近疏者、輯論察典諸疏也、奏者、天啟五年所上自辨疏也、刊刻殊草草、多缺葉、無他本可補、書中深自剖白、而詆正域甚力、載正域所撰唐文獻傳、謂為恣情揑造、又謂己中察典、亦正域輩所指使、一貫處置兩案、甘冒不韙、公論醜之、丕揚黨比有跡、雖力謀出脫、要未足亂

是非之公也、

談徵四部不分卷　嘉慶間柯古堂初印本

清外方山人輯、敘記皆不繫名、惟據吳退庵烜、王松亭玉樹二序、知其字西厓、王序更謂余嘗著說文拈字成、西厓序之云云、知其曾序松亭書、因取拈字按之、無西厓名、祇段長基跋尾一首、後鈐西厓兩字小印、乃知此書實出長基手、長基河南偃師人、事不詳、其跋王書云、庚申歲余以運差入都、吳敘云嘉慶甲子春、西厓先生以攝篆任別駕、予以薄游館道南、兩人適以同日抵雄州、又云、西厓之學甚富、而西厓之遇甚窮也、按庚申

為嘉慶五年、甲子九年、是書之刻在二十年、長基蓋績學之士、薄宦四方者、談徵共分四部、曰名部、言部、事部、物部、舉凡世俗常談、事物原始、無不贍核、羣書考其本末、與錢大昭邇言相亞、雖其自敘謂豈敢云劉熙之釋名、揚雄之方言、及事物原始諸書有所發明、但釋常談通俗文、雖婦童樵牧、亦樂聞而得其解云云、而吳退庵謂西厓藏書數萬卷、雖奔走勞瘁中、稍暇未嘗不披覽自娛、有所見聞、隨手抄錄、積時既久、得若干卷、名曰談徵、名物象數、類而分之、事必尋源、語必究實、王松亭謂

西厓是書共若干卷，釐名言事物為四門，自天地人物，以及一言一字，無不窮搜其所自始，取材富，考義精，博物足，而無踳駁之弊，紀原矣，而無蕪雜之虞，閱者宜目為珍珠船也，均備極推崇。今忩取書中一節，如玉笋班龍虎榜一條，考訂玉笋專指李宗敏，龍虎專指陸贄事，今日謂朝班為玉笋班，楊曉謂懸龍虎榜，書龍虎於榜前者，皆附會也云云，即係追本求原手段，乃知吳王二家非過譽也。

讐林冗筆四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四川人，歷履概畧已詳勦說提要中，是編凡四卷，乾隆間曾刊入函海內，後來久佚，嘉道間所刊函海已無此書，故甚鮮覯，所載皆校讐子鈔隨筆札記，蓋以唐馬氏本子鈔，與梁庾仲容子鈔互勘而得者也，中多異著新說，為現存諸子中未聞未見者，如記韓昌黎考正鶡冠子曰，鶡冠子作書三卷，今存，韓昌黎嘗考正之，今止有陸佃注，昌黎原本不可得矣，及記燕丹子云，燕丹子三卷，案燕太子名丹，謀報仇於秦，客田光因進荊軻使刺始皇，是書記其事，隋唐藝文志並作一卷，蓋視庾氏鈔子時已亡其二卷矣，袁褧楓窗小録，隋載有序文甚奇，宋潛溪謂辭氣類越絕書吳越春秋等皆是也，其自序曰，經史而外，百家著述，門分戶別，或言天文術數，縱橫名法，兵家雜技，遂有儒家墨家道家之目，名類至賾，號稱諸子，梁庾仲容作子鈔三十卷，唐馬氏總本其意，省作三卷，以庾氏之書，與當世所傳多未合，故概從裁汰，今從邵太史得舊本，細加讐校，隨筆記載，裒然成集，名之曰讐林冗筆，日事丹鉛，

煩神費墨頗亦自笑其冗然習氣未除樂此不疲亦或見諒于他日至于辨學術之醇雜考授受之源流及章句之紕繆舛錯務使覽者瞭然則又居然考古筌蹄也退之不云乎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荀與楊子書之最初者而退之之言如是況其下焉者乎云云則亦可見其意矣

猶及編一卷 鹽邑志林本

明朱元弼撰元弼字良叔事未詳是編有自序其末署曰武原老人殆以籍里言歟自序畧曰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為好事者持去遂不復置于今且二十年俗日益改而予蚤夜亦自覺其容移今年與紡水石价卿客錢塘有以文字見索者因復置此自隨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備鑒戒者庶幾警醒不自泥度云云而時日則萬曆乙巳三月也觀是可知其蓋為取人之善以自勉者也書凡數十條若果如所叙月記一事則亦累積年月而成非一朝一夕之烈矣書中所記皆里巷齊民之言行可取者間亦及士夫特不多耳例如記平湖洪進士蒸為河南州守時有盜陷臨刑謂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盜又非識汝汝何陷之深也其盜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餓而以甕鬻于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某卒弗市而我負以歸卧于其所令渠魁者過而餌我以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而即以從敗我盜由汝我死由汝

汝安得獨生、其人俛首愧謝、同刑而死云云、又如記王日章為衡府理田、沈大亨為楚府侍讀、嘉興徐翁偶助解軍與乞兒秀水石奇偶助獄囚等條、均因無心之一言一行而致厚福、或免奇禍、餘亦約畧相近、蓋其取鑒深矣、

海石子內外編一卷 鹽邑志林本

明錢薇撰、薇字懋垣、江蘇鹽城人、嘉靖間進士、由行人擢升禮科給事中、世宗時、以星變上書力爭主失、乞修省以謝天下、已而疏諫南巡、為世宗所惡、斥歸為民、世因以直言敢諫稱之、既罷歸、閉戶講學、足跡不至官府者、數十年、所著書、是編外、有啟瑞堂稿等、是編共僅一卷、其目曰權用、用察、用道、聖顯、見理、不器、遇傳、中常等、凡八篇、所言大都採摘聖賢經傳之一言一語、引申之而為一篇、反覆譬喻、以明己意、貌似纘述解釋、實則

摽竊經義以自隱耳、如中常篇曰、蓋道無不常、亦無不中、中即常、常即中、惟中可常、惟常可中、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其舍子傳賢也、見其常、不見其奇、見其中、不見其高、即掠中庸之大義而私心妄論堯之授舜、果如所云乎、所為文亦力求貌古、不自覺其措語之繚繞淺顯、如不器篇云、有有者不能以相有、而無有者有具有、形形者不能以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與用察篇云、今夫布可以溫、故取以為衣、粟可以飽、故取以為食、使布粟如山、而不免于饑凍、非布粟之罪也、積之而不用者之

罪也等、皆襲南華道德之形者也、其他為說、率大畧相
類、名海石子者、毋亦自詡綦重歟、

硯山齋札記四卷 舊鈔本

清失名撰、或謂是孫承澤撰、以承澤有齋名硯山、且
收藏頗富、著有庚子銷夏記、鑑賞極真、世頗重之也、案
承澤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谷、本為益都人、世隸上林
苑籍、故亦署北平、家原富有、鑑賞好事、又兩擅其長、並
世幾無與之匹者、所舊藏物、留傳至今、人得之莫不珍
如拱璧、蓋以其既精且罕也、故謂此書為其所作、亦頗
近似、第承澤為崇禎間進士、官給事中、李自成取明而
代、承澤降之、為四川防禦使、入清又仕至吏部左侍郎、

而此書中則有引用查慎行敬業堂詩、王士禎居易錄
語、查王之書、皆在承澤後、承澤何能先知而引用之、則
非承澤所撰可證、是編先論六書、鈢印之屬、以次及于
版本告身表文等類、次研說墨譜、而詳舉墨工姓字畧
歷、終以眼鏡附之、又次則考辨銅器瓷器、皆能一一詳
究根源、著其始末、鑒別之細、及于纖微、非家羅珍玩而
又讀書博識且好事者、不能道其隻字、如以之備考索、
助鑑定、真能裨益不少也、特以其體例而言、則列于子
部雜家、不如入于雜考譜錄類、尚為較便檢索耳、

西園雜記二卷 鹽邑志林本

明徐咸撰。咸字子正，或謂其別署襄陽，則他人以官名之耳，非其字也。籍浙江海鹽。正德間進士，歷官至襄陽知府，為治寬簡，頗有政聲。所著有近代名臣言行錄、四朝聞見錄等。西園雜記者，亦記當時朝野雜事秘聞。自洪武開國迄正德時止。如曰憲皇溺愛萬妃，後宮無敢僭寵，惟宮人紀氏偶獲一幸，遂有娠，萬妃百計摧辱，娠固無恙，乃擯居西宮，與廢后吳氏同居，內外不通。後生子無乳餧，幾殆，忽有一牝雞從空墜于庭，內侍獲而畜之，日生卵，取以和粥糊餵之，遂得生。後立太子，嗣位十八年。聖人之生，天實相之，非人謀所得害也。後紀氏追尊為孝穆太后云。與他書所紀，完全不同，雖不必信，固是珍聞。如曰宸濠將就俘，作詩曰：嬾與乾坤擔此憂，不如收拾上瀛洲。清風明月人三丫，芳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都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從今別却江南去，不管人間春與秋。憶故宮曰：當時棄却牡丹台，寂掩重門日幾回。楊柳雨中含波舞，芙蓉水上帶愁開。痛思豎子真非輔，始信騶童自不才。歌管樓台金馬地，等閒付與野人來。二詩固不佳，然悔心見矣。餘紀災異，如弘治乙丑地震，黑氣東來，南京蘇松地生白毛。成化甲辰，黑青入京師。嘉靖辛丑台州犴與龍鬥水火相搏，死人無算等，凡數十則，殆世難未止，不得已而錄祓祥為戒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貽謀錄一卷 鹽邑志林本

明許相卿撰。相卿字伯台，一字雲邨，浙江海甯人。正德間進士，世宗時授兵科給事中，剛正不阿，敢于言諫。嘗因中官張欽義之子，上欲蔭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諫曰：「于謙之子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只錦衣百戶，今中官廝養之徒，若此忠勛大臣之裔，曾不若倖奴之子，恐非天下所以望于陛下。」終不聽，爲給事三年，遂謝病歸。著書有史漢方駕、革朝志、雲邨文集等。是編則其家訓也，皆教子弟之語，雖曰恆見常談，然言之諄摯懇篤，令人生賢父兄之思。如曰：「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預加檢防，痛抑文藝辯給，祇令學禮讀書，陶習謙晦，慎厚性情，禁絶與浮誇傲誕者游處，如此十許年，庶成美器，否則作禍及親，可懼之患非一。」如曰：「歌舞俳優、鷹犬虫豸、劇戲烟火，一切禁絶，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永勿用，以杜賭博姦盜爭訟焚蕩之隙，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蠱蕩志習，荒廢學業，後患猶未易殫言。」等均能凜履霜堅冰之誡，而杜漸防幾微，確有所見也。

吳乘竊筆一卷 乙亥叢編本

明許元溥撰。元溥字孟宏，江蘇長洲人，崇禎庚午舉於鄉，立高陽社，專以課子弟爲業。生平嗜書，見輒購置，故庋藏頗富，嘗自署號千卷生，云歿後門人私謚之爲孝文先生。所著書有十三經從箋、讀史通、宋遺民續錄、古吳文獻等，皆不傳。是編初亦僅有鈔本，且不著名氏。道光中，金山錢熙祚得之，考訂知爲元溥所撰，始刊入指海中。然蘇州府縣志皆未錄之也。近年崑山趙詒琛、太倉王保譿、吳縣王大隆始同輯之，以常熟陳氏稽瑞樓藏舊鈔本刊入乙亥叢編內。所載多吳門舊事，頗有逸聞，雖考証詳實，究爲隨筆之屬，僅可以補正志乘之疏漏紕繆而已。如記虎邱遺事一則云：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靄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形于歌詠，見南部新書，而王仲光、徐仲山作虎邱志，均遺之。又如蘇州志載陸德原散財出家，與陸氏墓誌不符，係元人陸道原之事，因姓名相近，且同時同官，遂相舛誤。與許思温未嘗爲尚書，且死於獄等，均是。其他率亦此類，洵足符吳乘之義矣。名

竊筆者，則自謙之辭云耳。

清言一卷續清言一卷 清順治間刊本

明屠隆撰。隆字緯真，又字長卿，浙江鄞縣人。生有異才，落筆數千言立就。萬曆間由進士除知潁上縣事，繼調青浦。時飲酒賦詩，偕名士遨遊三泖九峰間，而能不廢吏事。終遷禮部主事，罷歸。家貧不能生，以賣文所入供饘粥而終。著書有考槃餘事、鴻苞等，如千種。大抵均縱筆放言之類。清言者，自寫襟懷，發為俊語，似晉人之清談，倣六朝之儷偶，特恬靜纖麗不及之耳。說理如立身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在則我相未除，如如來為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為二乘人說有，以二乘沉空故。著有則入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等，雖似有道著處，究嫌尚差一間。但大多條則均無義理可尋，不過境象尚閒適耳。如淨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荳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如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膽瓶，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等，皆是。續清言一卷亦同之，蓋仍是明末人緬想前賢高風，故

為曠雅語者耳、

松窻寤言一卷 續說郛本 今獻彙言本 金聲玉振本

明崔銑撰、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本為樂安人、因父陞移家彰德、遂隸河南相臺籍、弘治進士、授編修、因見劉瑾長揖不拜、出為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入充經筵講官、世宗即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大禮議起、張璁桂蕚等貴顯用事、銑劾之、因致仕、再起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謚文敏、生平學以程朱為的、言動皆有揆則、斥王守仁為霸儒、著書有讀易餘言、小爾雅、彰德志、文苑春秋敘錄、士翼、後渠庸言、洹詞、政議、晦菴文鈔續集等、及其他如千種、松窻寤言者、則因癸巳之臘、屏迹靜居、有表侄李生棟、遺以古松一株、云閱歲已十五禩、列諸窻側、共守寒節、且以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縱談、取考槃寤言之義為名耳、書凡二十則、大抵就其為學所得、自述胸臆、無因襲、亦無是非得失之爭、文頗淡泊甯靜、如曰碑志盛而史僭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啟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云云、可以窺見其一斑也、

嗛餘新拾十卷續拾六卷補拾二卷 清道光間樂道齋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晷歷已見勦說提要中、是編則調元遊宦歸後、山居讀書時所作、調元家有億書樓、本多藏先世遺書、迨調元遊宦、又多獲江浙大家之藏、輦載而歸、置樓中、于是其書益多、故調元有萬萬卷之豪語、而以億名其書樓也、是編所載、皆今人恆語、及習用詞藻、見于古人之書者、調元一一摘記其根源、而參以考證、自謂風雨晦明之餘、焚香坐讀、隨手觸遇、輒以筆錄、積成卷帙、細閱之、皆嗛餘也、雖有新拾續拾補拾諸名、

分之各為一編、合之即成一編、故又名嗛餘總拾、所錄如云今人互相稱謂、各從其習慣、閒嘗考之、多戾于古、而莫甚于家庭之間、如稱人妻曰尊夫人、唐以前皆以稱人母、見昌黎集孟東野墓誌、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是男女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如西京雜記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匡衡與其傭作而不求值、按此疑假設姓名、如今小說之例、續螢錄有賈傅諭全若虛蓋其類云、蓋均能獨抒所見、讀書得其閒隙者之言也、雖排比採雜、錄取隨心、然卷帙繁富、考證詳贍、實足為讀書之資益云、

守溪筆記一卷 紀錄彙編本

明王鏊撰。鏊字濟之，江蘇吳縣人。成化時鄉會試皆第一，授編修。弘治中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時中貴李廣導帝佚遊，鏊藉講章規諫。正德初累進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嘗力救韓文、劉大夏、劉健、謝遷等，因此忤劉瑾，遂求去。卒謚文恪。鏊學識宏博，文章爾雅，而議論又能明暢。所著書有震澤集、姑蘇志、震澤長語、春秋詞命、史餘等。守溪筆記者，則記所聞京朝秘事，起洪武開國迄正德，當時宮闈寺監及士大夫言行均有之，皆據筆直書，措語宛和而不違于正。聞者自足反省生戒也，而在讀史者觀之，又自能見洪武永樂之殘刻，如宋濂之自經，懿文太子之自投金水河，耿清之瓜蔓抄，錢鉉二女之發教坊等，皆足補正史之所不能詳者。餘如姚廣孝、張信之教燕王謀叛，王璋之左右周郎，萬安之無恥，懷恩之忠直，盛啟東之醫術，均頗盡宛曲。末紀正統二年當時天下財賦之數，財用之數，及天下糧數等，雜物中既黃蠟一項，成化時已較明初加至四倍以上，尤足推知其歲用日增也。

龐氏家訓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明龐尚鵬撰。尚鵬字少南，廣東南海人。嘉靖進士，始官樂平令，終至右僉都御史，領鹽政，被劾罷歸。萬曆初，再起巡撫福建，以忤張居正去官。卒謚惠敏。事跡具詳明史本傳及浙江福建各通志。著有史記畧、殷鑒錄、行邊漫紀、卧遊錄等書，今皆不傳。傳者惟百可亭摘稿及是編耳。百可亭摘稿，四庫提要已著錄，此則南海伍氏覆雕者也。書分務本業、考歲用、遵禮度、禁奢靡、嚴約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諸大端，各約若干條，末附訓蒙歌及女誡。雖皆老生常談，然讀之肅然，則其文甚誠，故感人深耳。推厥其由，則尚鵬起家寒素，祖死于訟，父為木商，以海賊發，有司造戰船，坐名督責，幾于破家。尚鵬少時，晝讀暮圃，冬夏一布衣，經宿一舉，大登第後，家始漸裕。其得之也孔艱，故言之也彌篤，惟恐子弟不肖而失業。書中一則曰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祖宗既身任其難，子孫毋蹈其易。再則曰艱苦萬狀，誠難具陳，今爾子弟何從得之，飽食安居，獨不念先世創業之難耶。重規疊矩，反覆言之，雖屬恆情常語，然實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未可厚非、一概抹殺也、

柴辟亭讀書記一卷 十經齋遺集本

清沈濤撰、濤嘗從段玉裁遊、深研經訓、所著論語孔注辨偽、說文古本攷、常山貞石志、皆精覈、其隨手考訂之作、如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談、瑟榭叢談諸書、亦莫不篤守師說、實事求是、近年建德周氏得其遺稿之未刊者、整比成書、為十經齋遺集六種、此其六種之一、如據賈子新書引禮緇衣狐裘黃裳、謂黃裳乃其原文、故正義亦作黃裳、明與詩異、後人乃依詩改為黃黃、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正義作風雨不時、呂氏春秋孟春紀亦然、作雨水、乃今本之誤、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今讀皆至樂字為句、據禮緯含文嘉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九錫能和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是漢時皆讀至則字為句、後世踵謬、蓋未深攷、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同姓也、其國未聞、據淮南氾論訓引作蓼繆、乃蓼誤、爾雅釋詁、憮、庬有也、注詩曰遂憮大東、疏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憮者、所

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陸佃新義作膴詩小雅節南山則無膴仕商頌長發為下國駿厖傳於膴厖並訓厚正義又皆以為釋詁文是唐時本有作厚憮作膴乃齊魯韓三家文後人因毛詩遂荒大東荒訓有遂改此文厚為有又誤膴為憮陸氏所見爾雅厚已作有膴猶未作憮也詩鄭風羔裘邦之司直傳司主也賈子保傅篇有司直之史乃古史官名周書王會解獨鹿注獨鹿西方之戎不知獨鹿即涿鹿黃帝與蚩尤戰之地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為獨杜子春云獨讀為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為濁說皆至確雖僅二十九則不盈一卷而精鑿多類是

續小兒語 清光緒間印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甯陵人世所稱近溪先生之子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立朝持正留心風教以是為小人所不悅欲中以奇禍遂致仕歸年八十三卒坤少時質魯鈍讀書不能成誦乃專心沉潛體認久遂豁然十五時讀性理書有所會因為後來講學明道之端所著書有呻吟語四禮疑四禮翼交泰韻閨範實政錄去偽齋文集等續小兒語者則因其父近溪嘗作小兒語為童蒙養正基嫌所作未備命坤衍之體例則一仍原舊特坤之作簡要俚俗較近溪為畧遜耳全編計四言句四十餘條六言句三十餘條長短雜句約六十條皆如謌如謠若諷若刺精警者可作格言銘之終身四言句中如一不積財二不積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六言句中如厚時說盡知心隄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長短雜句中如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如清心寡欲不服四物有事休嗔不服四君酒少飯淡二陳沒幹慎寒謹風續命無功等均是若真目之為小兒語

僅供兒童誦習，則淺乎視之矣。

平圃雜記一卷 庚子叢編本

清張宸撰。宸字青琱，上海人，諸生，順康間官中書舍人，兵部主事，以事罷歸。宸老於文詞，官中書時，詞臣撰擬端敬皇后祭文，三俱不稱旨，最後以屬宸，上獨覽之稱善，以是知名。汪琬序宸詩集云：祭酒吳梅村先生推青琱長歌數千言，太息其不可幾及，是又工於詩。此雜記一卷，附中書述督捕述各一篇，本載其文集中。近人以其記宮闈秘事，多外間所未聞，摘出付刊。嗣又據別本比勘增補，復刊此本。道光時，

龔自珍得宸文集鈔本於邑中李氏，謂中內閣應官文字凡三十餘篇，哀冊文甚哀異，他文則出入陳子龍、吳偉業之間。魏源輯經世文編，亦載其文。二百年來，僅有傳鈔，繼此梓行，是所望於好事者矣。

洗硯新錄一卷 清初舊刊本

明姜南撰、南履歷已見風月堂雜識抱璞簡記等提要中、此仍是南所著各書體例、隨筆之札記也、綜計南所著者約十餘種、皆借事設諷、卷帙縱有多寡、宗旨則無甚差、是書亦然、如演小說條云、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台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南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絃外之音、感慨可見、而引詩亦蘊藉可誦、又如鑷白髮條云、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公、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頤、鬚髮皎然、非鑷則染、將欲何為乎、引事詼婉、讀之失笑、而陋習中人、知豪雄不免、能不令人深懼、餘如記明太祖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後、以賢否問于陶安、安答以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云云、安固善于辭令、而洪武之忌刻多疑、不能信四人、已見于此時、宜其後來時疑時怒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近峯紀畧一卷 舊刻本

明皇甫庸撰。庸一名錄，字世庸，號近峯，吳郡長洲人。弘治中舉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出知順慶府，時蜀冦藍鄢猷方熾，三巴諸郡，無不靡爛，近峯修攻守，嚴關防，順慶得以獨完，邑人咸利賴之。旋被劾去官，乃不復仕，家居務博覽為辭章，丹黃不去手，或作汗漫游，自放山水間，著有近峯聞畧、下陴紀談、蘋溪集、果山集、容名集諸書。四子沖、涍、汸、濂，亦皆俊秀，并負才名，一時稱皇甫四傑。而伯知兵，仲工詩，叔能書，季通道術，并歷清華，皆有著述，蓋各得近峯之一體，近峯固亦振奇人也。近峯紀畧一卷，所記多有明一代宍異逸聞諸事，或為近峯傳，遂謂著有明紀畧，殆即是書之誤，而書中所收實多史之缺文，如言建文時新宫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宫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宫，適置鷹犬逐之，不能止。又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等則，雖

均於史策無徵，要非皆無根之談，全書若干則，多類此，故未可便以聊聊百十則少之也。

庸言一卷 舊刊本

清魏象樞撰。象樞字環極，一字環溪，河北蔚州人。少從孫蘇門游，得理學真傳。順治間舉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以病乞休，卒賜諡敏果。生平為人端勁高潔，為眾景慕。講學亦醇正篤實，無標榜空談之習。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清初直臣中之皎皎者也。自號寒松老人，以聖祖嘗顏其齋曰寒松堂，所著有寒松堂集、知言錄、儒宗錄等。本書作語錄體，所述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微言要旨，

間或莊諧雜出，以譏刺世俗，闡明事理，均能見其深邃而不為流俗所囿，固卓然不羣者也。如曰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眾語，及眾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又如東粵一武弁，同游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以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給薪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便供給兩个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卻大有悟頭，等均出以揶突之筆，令人自悟。又如論世人之諏吉者云，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亦可覘其砥勵廉愚之旨矣。庸言者，取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與

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義也。

志學會約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湯斌撰。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間進士，由翰林累遷至江寧巡撫，尋陞工部尚書。為人操守勁節，不妄交游，往往伏案終日，沉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為官有政聲，卒謚文正。其學源於孫奇逢，主刻勵實行，講求日用，所著有洛學篇、睢州志、湯文正公疏稾、湯文正公遺稿，及明史稿若干卷。志學會約者，亦為清廷浙江採集遺書所得之一，要亦講學規約之類。其弁言曰：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我輩四十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為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今與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故可覘其大意以勉學立志，持己正人為要旨。書凡十二則，所述皆會期飲饌之限，切磋論辯之方，以及徵引宿儒語錄，互相砥礪，行必榘潔，事必端方，故雖非危言精義經世利民之作，亦可見一代醇儒立身行己之大概，而足資模概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山中問答一卷 清世楷堂刊本

清楊士美撰、士美字在中、福建甌寧人、事跡未詳、觀文中所紀、殆明末清初時人、避兵山中、設為問答之辭、以寫亂離之苦者耳、文之始曰、避亂窮山中、緋削為室、倚石為几、燒笋煮薇、以佐糲食、每陟巔四望、烽煙竟日、唐子西云、山靜如太古、恐此時無深處矣、此蓋入山之初、驚定思痛也、而山靜如太古一語、尤見措身既安、回望未處亂況、悵觸如繪、繼則曰、有客穿林來、告以屠城之慘、予始聞而悲、終而嗒然若失也、呼童掃葉煮茗、延

客、客曰、今天下之亂、漸以平矣、閩處一隅、前既倒戈、後復舉旗、以自干于天討、茲何足怪、殆隆武既敗以後、義旗復起事耳、不然即指三藩之亂、或鄭氏據台時、清兵進討之暴、此後即歷舉閩之舊事、謂七閩被兵、始于唐末王氏之割據、而宋之韓世忠將屠而復止、反生靈得數百全者、今則死于兵者之外、且闔室自焚、及巷無虛井、城春草木深、此其尋常之變哉、語至沉痛、極寫虛城無子遺之狀、復設為客難、謂發難以來、泯泯棼棼、實繁有徒、茲閩甘心待焚者、以解屠戮之應得、其言尤悲、而終則歸之于天象、謂翼星尚暗、參宿太光、禮樂將興、兵戈未偃、及驗之事理、謂激湍之下、必有平流、肅霜之後、必有陽春、則望時平尤切矣、故魏石生評之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意中固有無窮悲憫語、良不誣、特引工部此二句詩為評、似嫌不倫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甲乙剩言一卷 清初舊刊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又字明瑞，別號少室山人，浙江蘭谿人。萬曆中舉于鄉，久不第。因築室山中，藏書四萬餘卷，誦讀不輟，頗能詩，多所撰著。常携所為詩謁王世貞，世貞激賞之，置于末五子之列。著有少室山房類稿、筆叢、詩藪等書。甲乙剩言者，則其隨筆所記見聞雜事，大抵以京朝掌故為多，頗足為考索資也。亦間紀所見異物，如卵燈條云：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為之，為燈、為蓋、為飾、為帶、為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欀拱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用，不異凋冰畫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合巹杯條云：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怪，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于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為第一云云。雖曰無關典制，然足見一代良工奇技也。又如紀前定命條云：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為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為此部克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為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偽術乎？則都下詐偽百出，固由來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攬茝微言一卷清順治間刊本

明顧其志撰。江蘇吳縣人。事跡詳顧大司馬撫陝存牘類抄提要中。攬茝微言者，則自書所感，籍古人言行或事物之微而假為發端者也。雖片言數語，殊多可採。如曰人之衣祿，如錢之在囊，多用則易盡。人之精神如火之銷膏，不恤則速竭。如曰秦法號為最嚴，然變時起于左右，初發于荊軻之匕首，再發于高漸離之筑，三發于博浪之椎。嗚呼，贏秦亦危矣。法之嚴果足恃哉。固不若平易近人而人亦親之也。亦有故曲其筆為尊諱者。如曰正德中，皇城內有小教場，以備演武。萬曆甲申，稍加恢擴，選內臣三千，給戎器馬匹，時時操練，午日上親閱視。事頗聞于外，比部董諱基者，上疏諫，奉旨左遷。嗣是台省屢有言者。次年春，以禱雨不應，從中報罷。聖德從善之美，亦近代所未有也。如曰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所欲頗賒，請乞無厭。一日慈聖賜一篋，緘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喻旨，稍戢欲。戢若解丹鉛名錄，謂或問楊用修以丹鉛名錄，其義何居。余曰，此即具錄中古之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升庵名在尺籍，故寄意于此也。則似不免望文生義，穿鑿其辭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墨池浪語一卷清順治間刊本

明胡維霖撰維霖籍江西之豫章事跡未詳墨池浪語者隨筆之屬蓋心有所疑而自記其所見者也雖參參短章頗能中乎肯綮如駁史籍之說者謂宋史紀熙寧元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為龍腦至龍腦價為之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夫石變為瑪瑙可異也而樹枯為龍腦不尤可異乎如識王弇州史料云閱史料中間如大政年表等洵足備一代之觀然其全不盡于此也至

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弇州作傳作志表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為定案也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安得有大手筆人彙成一熙朝鴻史以快心目辯紀載之訛者謂楊升庵以通紀為梁億所著億儲禾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歸之梁公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則訣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無定論況敢尚論千古乎皆足為讀書之助也又如紀祝允明事云人知祝希哲書法為神品不知祝乃徐天全有貞之外孫而李貞伯應禎之子婿也天全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怪者貞伯善懸腕疾書其腕力故高往往有掾史筆則希哲亦可謂克光外祖冰清玉潤集書家之大成乎是則又藝林之佳話而未經為人道破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簷曝偶談一卷舊刊本

明顧元慶撰元慶字大有吳郡長洲縣人執贄都敬皆穆門下受業為弟子敬皆清修博學淹雅閎深元慶亦奄有師風藏書萬餘卷築夷白堂庋之并擇善本刻行顧氏文房小說即出其手年七十五卒學者稱大石先生以其家陽山大石下也著有瘞鶴銘考等書簷曝偶談其風簷紀談之作所輯多雅雋如晉唐人說部如記宋吳子經論性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謂此等語言絕似莊子耳記胡文穆記李白三帖云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謂非太白不能道均談言微中論帖因佳轉語十餘字亦復可喜又記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云云雋妙處置劉義慶書中直可亂真小說家手眼畢竟不同簷曝偶談云者其自敘云嘉靖辛丑新正五日大雪越三日又大雪既而快雪時晴相與二三子負暄於東簷之下擁膝聯趾清言竟日與夫師友之所聞傳記之所載就日贅筆寢復成篇不知奇溫之可獻白醉之可樂也遂名為簷曝偶談云辛丑嘉靖二十年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比事摘録一卷清初刊本

明闕名撰、書首不著撰人姓名、惟曾收陶南邨說郛中、知其為明人也、其自叙云、天下未嘗有無對之物、而之所化也、即人事可以類推、夫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也、況人同此心乎、予于諸錄中摘其比事之要者表而出之、亦觀感興起之一助也、云云、蓋擇古今事之相類者、條理而合論之、都若干則耳、作此類書、固明人結習、然如第二則管仲韓信條比摘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以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與史記韓信漂母事論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終不失為仁人之言、至楚軍醉暖條云、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暖、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無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無心一語、浸浸乎近乎道矣、其議論如此、未可便以明禖山人事業、視其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觀宅四十吉祥相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周文煒撰、文煒字赤之、河南祥符人、事蹟未詳、所著觀宅四十吉祥相一書、見檀几叢書中、其要旨以為人之為善者、乃得致祥、而吉祥非可以倖致、其見必有所徵、故善觀人者、能于吉祥未著之時、預有以卜其必然之驗、卜之之法、亦唯觀其宅而已、登堂熙熙、如入芝蘭之室、固不問可知為致祥之相、反之、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戾氣所積、又未嘗非致殃之由也、故歷舉吉祥之相、如案頭無淫書、不呼優人同坐、外無狡童、內無老婢、不解新令、不為酒糾、不奴隸疎族窮親、不教婢子演劇、紙婢不入手中、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不戲謔父執貧友、內聲不聞於外、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等凡四十則、各附以註語、如僕從各隨其姓、註曰、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又如婦女不垂簾觀劇、註曰、粉氣鬓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座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孰甚、等、無

一語不在尋常日用之間、蓋微行小節、多為人所忽者、而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小行不飭、終致大悔、是編所語、雖非危言精義、要亦觀人于微之旨、覽者自檢而反省、苟能相符、當益加惕厲、慎終如始、否則改之、有不如大易所言視履考詳、其旋元吉者夫、

宛委餘篇一卷 舊刊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忬子、嘉靖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好為詩古文、文主西漢、詩主盛唐、實則不能追也、故公安袁中郎小修兄弟之徒痛詆之、而其博雅要非中郎輩所及、收藏亦絕富、海內孤本張長史郎官石柱記、即出其家、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諸書、事目均詳四庫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中、宛委餘篇其讀書偶志、所收多草木蟲魚之名、至衣著服飾、彈棋雙陸之稽考而已、蓋訪張華博物志所為、文亦相類、如謂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傅咸有叩頭蟲賦、又藜牀牀之為杖也、桃笙笙之為簟也、阿錫錫之為布也、藻井井之為言板也、玉卮無當當之為言底也、又貝多樹、大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云云、均楚楚有六朝煙水氣、若謂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去疾亂韓而

良能為韓、充蓋前人之悠者也、則謂史得聞之言、至謂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作、等則真涉筆而成者矣、清人李遇孫、謂其在明儒中當首屈一指、若徒觀是書、吾未之能信也、

心病說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甘京撰京字健齋一作楗齋江西南豐人順治間諸生棄絕進取從謝文洊遊為主敬存誠之學其為人也勁風節尚義氣時值邑里荒亂老弱流離京獨上書請蠲征賦免荒稅以賑饑平寇鄉人賴之遂以是聞於時著述至鮮見此編僅有限之言別人心所病為馳昏逐邪縱狗懈七事謂均學者所當警惕區其輕重別其標本要亦聖人求放心之義也如論理不能勝欲曰狗其言曰或飲食之欲或牀笫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財貨之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用之欲其念過于天理之中正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能勝欲曰狗註曰此本病也其病在根或一症獨發或數症並發不拔其根治標無益而狗病尤重狗久則心死篇末則舉攝心之法曰馳昏逐邪縱狗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曰主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云聖人曰哀莫大於心死又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故知心之為病為學者所深忌寡欲則所以養心養心則所以至善其言雖簡均切中綮要固非糟粕之談正足為銘座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婦學一卷舊刊本

清章學誠撰。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間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學問淵博，尤邃於史，以纂修方志為世所重，著述頗多，有文史通義、校讐通義、札迻、乙卯劄記、丙辰劄記、實齋文鈔等。婦學亦其雜著之一，凡數千言。首闡婦學之名，見于周禮天官內職，所謂學者，即德言容功，故所該者廣，求四德之具者，非嫻於禮經，習于文章不足，於是誦詩習禮為婦學淵源，秦漢以上，三百篇中、經典禮法，文采風流，實開風氣，次及中古，則多側重文辭，然為文亦靜如止水，穆若春風，雖文藻出于天嫻，而範思不逾閫外，又次迨于晚近，則多悠于禮法，以五言七字重於四德三從，故婦學所有雖短什小章，亦多寄情酬荅之詞，贈芍投桃之作，所謂閨閣之篇，鼓鐘於外，遂壞男女之防，肇踰閑之始，更無所謂婦學矣，其篇末益慨女子炫才之失，謂飾時髦之中駟，為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不過擠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已方以為才而炫之，人且以為色而擠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

女之佳稱，謂之靜女，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全書多駢偶儷體，文筆清華，詞藻斐麗，立言尤婉而多諷，誠蘭閨之藥石，有激而發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魏了翁周易集義殘本五十五卷 宋淳祐刻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樞密院事，傳載宋史四三七。四庫收其周易要義等八種，亦有傳存目收古今考等四種，未收目存禮記要義等二種，獨無集義。明萬曆間張萱重輯中興館閣書目收要義未及集義。朱竹垞彝尊經義考易部據宋志收集義，無要義，於羣經類中又載九經要義，注曰分見各經，而實無易，故四庫疑其以集義為要義，實以要義誤為集義也。莫友芝郘亭知見書目則曰集義今佚，蓋不傳久矣。書了翁謫靖州後取濂洛諸儒，自濂溪、康節、二程、張、呂、謝、楊、尹、游、五峯、漢上、屏山、晦庵、宣公、成公及李隆山子心、傳等十七家融會所成，蓋準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宋易之大成者也，故方回謂濂流洛派合為一觀之，而易道備矣者，信夫。原書都六十四卷，今闕卷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及卷一頁一至三十三，共八卷半，約存五十五卷。又第十一至十七係舊鈔配本，字體紙色皆與原本同，是宋槧存者僅四十四卷耳。每面十行，行二十字，書口刻口姓名，有余文、子仁、子全、時中、李升、子元、元吉、葉文、余鍾、張陳、葉吳、萬范、文應、君慶、共升之、正、游、信、成、禮等字，與淳祐十二年婺周易要義殘卷刻工姓名多同，當均了翁仲子克愚知徽州時所刻。宋諱恒貞徵慎敦諸字亦均缺末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類

銅鼓書堂藏印四冊　清嘉慶四年鈐印本

清查禮集印、禮字恂叔、一字儉堂、號鐵橋、宛平人、乾隆間累官湖南巡撫、未至任卒、著有銅鼓書堂遺稾四十三卷、行世、此譜前有大興翁氏方綱序、稱篆仙觀察博雅好古、尤精研篆刻、自尊甫儉堂先生鑒藏古印有年、觀察雅承先志、輯為藏印四冊、蓋譜中諸印、乃禮所手輯、而拓成於其子之手者、傳世凡有二本、一初稾僅一冊、前署宛平查禮恂叔輯藏男淳編次、二即此本、分四冊、前不署鑒藏人名、翁氏序所謂篆仙觀察者、殆即查淳之字矣、分官私二類、計官印百五十餘方、私印三百三十餘方、所蓄雖不多、然遴選精嚴、為有清古銅印譜之冠、官印中如前將軍司馬、安陽鄉侯、修武丞印、方城長印、阜猶左尉、朝陽右尉、西橫里印、中市唯印、白玉子章諸印、均他譜所無、僅見此譜者也、

稽古齋印譜十集　清康熙二十三年拓本

清吳觀均集印、觀均字立峯、長沙人、據自序謂、獲古銅印章三千有奇、以天干編次、分為十集、每集約三百方云、今審此譜存四冊、至辛集止、則是非全書可知、然此譜瞿氏中溶集古官印攷前引用書目著錄、亦作存四冊、不分卷、與此正同、案瞿氏書成於道光十一年、由此可知道光間此譜全書已罕遘矣、譜中印文類次、每集首列官印、私印次之、此譜成於康熙二十五年、為有清一朝拓古銅印譜之始創者、故其中官印、如尚書大夫章、廩犧令印、大鴻臚丞、左司空印、中官府印、藥藏府印、揚武將軍章、肆義將軍章、落索平難司馬、羅侯司馬、膠西司馬、周城護軍司馬、屬國都尉、和善國尉、故障尉印、觀津尉印、陷陳募人、安定太守、南□鄉太守、臨淮太守、天水太守、臨菑令印、許昌令印、廣饒令印、木羅令印、壽張典書令、驊騮別丞、稻農左長、武安長印、夷道長印、新鄭邑長、長樂亭侯、河間私長、朱宏、漢叟邑長、漢叜仟長、晉歸義胡王、晉歸義氐王、晉歸義叟王、晉率善韓佰長諸印、皆見於明天一閣范氏大澂集古印譜中、可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此譜中官私諸印、大半由范氏而歸稽古齋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譜錄類

集古印正五卷附説一卷 明萬曆二十四年石摹拓本

明甘暘編。暘秣陵人，字旭。前自序稱我明顧從德蒐集古印、梓為印藪、豔播一時，然秦漢印章、奈何僅以木梓，古法豈不澌滅無遺哉。余性癖篆隸、嗜鎸鏤、每有佳處輙勒之金石，自謂古人之不多讓也。積歲以來手摹得印千六百有奇，合輯為譜，名曰印正，則是譜乃出暘手摹者。其書卷首刊秦傳國璽、次官印、次私印，私印則以四聲類次，卷五末附子孫日利單字象形等印。又唐宋近代印、及甘暘自製印。每印之下，均釋印文鈕制，仿顧氏印藪例也。末附説一卷，乃論摹印章法刀法印紐印制、及合印色等法。其譜首摹秦傳國璽，謂向巨源蔡仲平二家所摹傳國三璽，璽文雖不同，而字皆蒼古，非出斯手，他莫能之。當均秦傳國璽云。案此三璽始見於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著錄，甘氏摹錄，因沿其説。今審此璽制大逾漢建初尺五寸許，秦漢人璽印絕不得有此制，作其出唐以後人之所偽托，不辯可知。甘氏誤宗其説，失之遠矣。至其譜中印文多取材印藪，較顧氏木刻本固勝一籌，然方之原印所拓，仍不免虎

賁中郎之詔、惟以明人作古銅印譜、傳世不多、此雖下
真一等、然在當時固已屬上乘矣、

范氏集古印譜十卷 明萬曆二十八年原印拓本

明范大澈集印、大澈字子宣、號濯園叟、四明人、天一
閣主人范欽從子也、幼從欽遊京師、官鴻臚寺序班、曾
使滇南秦晉琉球朝鮮、進秩二品、月俸所入、悉以聚書、
譜前自序稱、蓄秦漢印三千六百餘方、命子汝洞集為
一部、故譜前署四明范汝桐惟同集印、其譜卷一為官
印、卷二以下均私印、末附字不可識諸印、私印以四聲
類次、考明人印譜、世多稱顧氏印藪、見四庫全書存目
著錄、案顧氏譜初以原印拓本成於隆慶五年、名集古

印譜、得古銅玉印十七百餘方、越年乃付諸木刻朱刷、
易名印藪、其隆慶五年印本、今日已鮮流傳、四庫存目
所收、亦木刻本也、此譜則用原印拓成于萬曆二十八
年、藏印又較顧氏為多、則此譜之足珍異、當駕顧譜而
上之矣、考其譜中官印、如宻朔將軍章、廣望侯相、秉德
侯相、稻農左長、宻陽丞印、封邱令印、中年令印、漢叜仟
長、漢叜邑長、則皆見諸印藪者、至校尉侯印、津陽門侯、
禾成見平、貳侯道遊部將軍章、輔國將軍長史、橫野大
將軍幕府卒史、張林印、林慮左尉、長安左尉、漢德道尉、

校穀令印、樂大官令、上谷學官令、梁令之印、牧邱家丞、治中從事、諸印、則均不見後人譜錄、殆明以後此十五印已全佚矣、

郭氏印史二卷補遺一卷　明萬曆四十六年原印拓本

明郭昌宗集印、昌宗字胤伯、華州人、崇禎間嘗應召入都不遇歸、善鑒別金石書畫、以篆刻擅名當時、此譜前有萬曆四十六年河東王朝麟彥徵序、謂與胤伯相友契、因胤伯出示所藏印、乃為拓之成帙云、則是譜乃王氏所手拓者、其類次卷一官印、卷二私印、類以四聲為先後、末附單字印、象形印、闕疑印、又附補遺一卷、計官印五十九方、私印二百三十餘方、印文之下附注釋文紐制、所蓄印雖不逮上海顧氏印藪、四明范氏集古

印譜之富、然多精品、如官印中鴻符世子印、衛騎校尉章、千石別部肩徒丞印、薄丞之印、廄倉田印、私印中、如緜掎施印、緜君卿、莽胥玉印、靳延年印、亭朱瑪瑙印等印、均為顧范二家譜錄所未有、亦不見後人著錄者、則此諸印、均賴是譜以傳矣、

俞氏爰園印藪玉章四卷 明崇禎十四年原印拓本

明俞彥集印、彥金陵人、字爰爰居士、譜前有崇禎十四年自序、言得顧氏印藪中玉章百餘、繼得銅章三十餘、爰遵照顧氏原式、作為此譜、務逐舊觀、不復署目第云俞氏印藪、以示慕思之衷云云、案據其序、似玉章之下、尚有銅印、此殆非全書也、其譜卷一秦傳國璽考、卷二小璽九方、卷三官印九方、附銀印二、通用印十方、單字印十一方、周秦印二十三方、卷四平聲姓私印三十七方、上去入聲姓私印存十八方、共印百十七方、其中印文今以顧氏印藪校之、合者不過十數方耳、其自序謂得顧氏玉章百餘方之言、未足徵信也、又此譜既署玉章、而卷二官印中又附銀印二方、一銀青光祿大夫章、一武猛中郎將、殊為不類、譜中印文均以原印硃拓、于明人譜錄為足珍重、惜搜集過濫、真偽雜陳、秦漢真品僅得其半數耳、

宣爐小誌一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名、惟據跋尾、沈子與余往來最密、嘗見所取爐、半皆塵垢蒙翳、偶遇舊款、即微有損痕、必審視再三、然後釋手、詢其故、則曰時款雖美弗尚、舊鑄雖多蕪雜、得一佳者、實可寶玩、今讀斯論、益信所言非虛、余齒長沈子三十餘歲、所蓄舊爐三四、如黑琴爐、覆祥雲乳爐、天鷄之類、頗自愜意、惜先後為友人攫去、今老矣、欲借爐香偕若自娛、而如我意者百不獲一、懷舊物以興思、覽斯文而致慨、沈子其許我為知音乎、知作者為沈氏子、又書中曾引冒巢民宣爐歌注、據以知作者生當巢民後、全書分敘爐畧旨、爐式、爐色、銅質、論新舊、論大小、大候、各爐形制分論八目、各爐形制分論中、又分乳爐、戟耳、蜓蚰耳、橘囊、索耳、素天雞、魚耳、鉢盂、壓經、獅頭、素圓鼎、龍彝、索禹、桶爐、花邊天雞等十九種、自謂蓋取爐製古雅者、臚厥優劣、此外款式正多、有雖舊而式不雅道、及專務別致、奇不入格者、概置不載云、按明人最重宣爐、劉同人帝京景物畧、謂城隍廟開廟時、街右浮攤、彙彙皆宣爐、因暢論宣爐色質形式、以及鑑別之

方、頗極精到、然視此書又有上下牀別矣、至呂棠宣德鼎彝譜、煌煌官書、無復此雅致、靜室經几几上、沉速董彝之側、必披此拂拭考核、始令人意也消也、

救濟日記一卷 傳鈔本

清陸樹藩撰、樹藩字純伯、浙江歸安人、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歷官至嶺南道、等家饒於貲、豪俠尚義、庚子間聯軍陷京師、民苦飢溺、樹藩剏設救濟善會、搜江南帛帑拯北地瘡痍、收效至鉅、所著救濟日記一書、皆庚子拳匪之變、京師塗炭、人民處水深大熱間情事、及救濟日程、始於是年閏八月二十二日、迄十月二十六日、凡六十四日間、雖以救濟為主、而事實於當時庸臣誤國、懦將失機、類皆縷述、旁及京師亂況、災害情形、畧無遺

漏、如九月初十日記云、據行中買辦云、五月二十六七日、紫竹林各國領事署曾扯旗求救、制台以為可以滅此朝食、盡力攻打、至有此禍、天津城中義和團及官兵有十萬之衆、紫竹林祗有洋人二千、相持一月之久、竟不能入、又如十月初七日記曰、兩宮路經宣化府、有知府李某、極有肝膽、趕辦衣服、連夜進呈、當蒙召見、先至軍機剛毅慢不為禮、李某已覺氣憤、剛毅問汝即宣化府李某乎、對曰是、剛又問命汝備辦衣服、何以如是遲悞、對曰昨夜業已進呈、剛又云、何以主上尚服元青外

褂、對曰此皇上以宗廟社稷為憂、不敢更換他服、否則實非外臣所當知、可恨誤國大臣、此時尚不知維持社稷、猶復拘此細微禮節、實屬可殺、遂至相爭、以及述當時陳澤霖所帶之兵、望見洋人即行潰遁、隨至通州放火搶擄、張春發所招八營、亦是烏合之衆、沿路散逃、將永青縣圍困、意欲屠城、由知縣解出銀二千兩、米五百石以供軍食、城始解圍、九月三十日記那子言來見、備述被搶避難情狀、聞之酸心、明時李闖入寇、無此酷虐、城内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内東交民巷、無不被焚等、均足補當時史乘之不足、彌足珍視也、

列女傳補注正訛一卷 手稿本

清王紹蘭撰、紹蘭浙之蕭山人也、事跡詳見清史稿第一百九十六卷及碑傳集補第十四卷中、此稿蓋取王照圓所撰列女傳補注、而正其訛失者也、為手稿本、都凡十一條、文雖無多、皆根據史傳、精確不移、如漢趙飛燕條、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紹蘭按曰、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則傳謂以銅沓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沓上也、霍光傳云、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霍夫人傳畧同、廁黃金塗于絪馮薦輪之間、則塗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路可知、故如淳曰、絪亦茵、馮所以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皆不以塗為路、說文金部、錯金涂也、涂即塗之正字、明塗為塗飾之塗、非塗路之塗矣、黃金涂、今俗作鍍金、是自以紹蘭之說為是、補注作塗路解者、殆偶失耳、其他各條、大畧相同、亦有校正句讀者、如蓋將之妻條、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諸句、補注以別治為句讀、而紹蘭則按曰、戎伐蓋、以蓋將之弟為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

補注以別治約句、似誤云云、使如補注之讀將不可解
矣、是則紹蘭此稿雖寥寥無多、正彌可珍已、

吳山夫先生年譜鈔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號拓唐、幼性敏悟、九經皆能闇誦如流水、嘉慶中阮芸台中丞、以漕督按試書院、以漢易十五家策諸生、晏草萬餘言上之、條分縷析、博大精當、文達與山長江藩均大異之、湯金釗學使、以大學格物論語正名、易之文辰、詩之五際、禮之禘祫諸義試復洋洋數千言、學使尤激賞之、由舉人大挑得教諭、不謁選、而一意著書、有陶靖節先生年譜諸書行世、王尚書引之序其書、謂其能紹鄉先輩閻百詩徵君之學、非溢

美也、且平生為學篤守有恆之訓、必一書已、方治他書、日常躬自校勘、鎮日鉛丹不去手、又謂講學之人多疏治事、其弊當矯、故鄉里利病、凡賑恤城渠之役、無不躬與、咸豐初、粵寇南下、江甯揚州繼陷、當事延主團練、晏以方畧贊守土者、因得無事、會為仇家構、羈揚州行營者、經年始得論贖、人多冤之、年八十二、卒於家、是書所為其鄉賢吳山夫先生年譜也、山夫名玉搢、字籍五、號山夫、父寍謚、廣德州學正、山夫幼承家學、齠齔好古、少長究心六書、博通群籍、傍及金石彝器、著有說文引經考、

金石存、別雅諸書行世、性樂游覽、嘗南浮大江、訪求奇人逸士、涉歷山谷、采獲古蹟、證其所學、或窮冬匹馬走塞上、登居庸關、所至就野人戍卒訪山川形勢、時徘徊叢莽落照中、竟日不食、至京師、翁覃溪朱竹君爭出所著相質、秦蕙田尚書五禮通考直多出其手、一時推重如此、是譜乃就其十憶詩所訂、雖嫌簡畧、而山夫卒年、史志傳皆無考、獨賴是譜存之也、

守詮子甕珠室集聯一卷 稿本

清張開模撰、開模字印唐、安徽桐城人、咸豐間諸生、桐城相國張廷玉裔孫、幼即穎悟、英邁不羣、讀書目盡十行、尤善為文章、工駢儷、吐辭研雅、運用自如、一時頗為人稱頌、然性落拓、不事生產、遂貧乏不能自存、游幕四方、終佗傺以歿、所著詩文集等、多未梓傳、是書共一卷、所錄凡聯語數百則、有采自子部書中者、如集焦氏易林句、君子作人、冀得瑜瑾、伯樂知馬、不失驪黃、鳳有十子、使叔壽考、鸖必雙飛、懷我德音、麒麟鳳皇萬家之

祐、虎豹熊羆、六師以昌、千葉一花、光榮相輔、三塗五嶽仁哲以興、等均極見工穩、以佶倔之文、信手拈來、而無聱牙之弊、自屬罕覯、其集碑文者、有集漢衛尉卿衡方碑、天發神讖碑等、其句如上萬言書、鴻飛遵陸、宣十行詔、虎拜登朝、天之生民、有物有則、我無常師、不惠不忒、辛夷初發香風起、子夜新歌明月來、九萬里風斯在下、初三夜月既生明等、則又清新可喜、固未嘗似金石文字也、又如集陸劍南詩句聯云、茹芝卻粒元無術、鵲語燈花故有靈、壯歲光陰隨手過、夢魂安穩覺心平、喚作

主人原是客、門如村舍强稱官、則似又於技巧之外藉他人杯酒、自澆塊壘、正未必能盡於文字間測之矣、語云、詩窮而後工、窮愁遣感、又何必詩、讀之者、亦可以意會也、

助語辭一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寬永覆刻明萬曆本

明盧以緯撰、以緯字允武、爵里未詳、前有萬曆壬辰錢塘胡文煥序、謂助語易曉而不易用、偶得盧允武所著助語一帙、覽之深愜於懷、遂不敢私、為校正而付之剞劂、以公諸世、文煥字德甫、號全菴、即嘗編刊格致叢書者也、其書專釋虛字、一字為一則、語意相似者則合釋之、總五十九則、大要為鄉塾訓蒙而設、所釋皆俚淺、且紕漏者多、如謂于於有輕重之別、于比於意略重、而不知于於古通用、是並外誤不免矣、諸家書目罕見著

錄、殆傳本甚鮮、此為日本寬永間覆刻明本、末有寬永十八曆仲冬吉辰三條通觀音町風月宗智刊行款識二行、

環書二卷 清世楷堂刊本

清方殿元撰、殿元字蒙章、別號九谷子、廣東番禺人、生平于書無所不讀、尤精于易、所著九谷詩文集、高華伉爽、不落蹊徑、信由筆力矯健、然實亦其性抑塞磊落所鬱者深、所蓄者久、發為文章、自異恆人、環書者、罷官後僑寓吳中所作、分上下二篇、言天人性命之理、幽明生死之旨、以陰陽立極、則根本于易者也、貫串二氏之言、則驅使老莊而以內典偶為綴證者也、一洗宋儒深固之習、直可與鹿門隱書、復愚山書並駕矣、上篇始曰、昔者天地之終也、陰陽之吸噓于混沌者、不知其幾何時也、上有神皇、下有罷民、知識不鑿、詁言不支、他何有哉、伏羲沒而共工亂矣、神農在而夙沙叛矣、黃帝戰榆罔、三戰而後勝、戰蚩尤、合諸侯而後禽、至于唐虞、人性難復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蓋老氏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旨也、其次則曰致知、曰主敬、曰養性、曰存神、曰原道、曰良知、曰驗靜、曰明德等、皆無其目而暢其旨者也、並雜取經語及佛老之言、而別申其義、下篇則強半為談易語、分卦論說、前後體例、頗不相蒙、雖不能純粹以精、然亦頗有見到處、如曰人死而有知、是性之明、非心之知、如曰愚者之生、其神昏昏、死而祭之、一氣召假、無昏明之異等、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閒餘筆話一卷 清世楷堂刊本

清湯傳楹撰、傳楹初字子翰、後易字卿謀、江蘇長洲人、康熙間諸生、性敏慧、工詞章、頗得時譽、早夭、歿時年僅二十五、梅庵尤侗與之同里、傾心折之、所著西堂雜俎中、於傳楹備致稱許、著述甚鮮、有湘中草一卷、亦見西堂全集中、是編多月旦古人、微行末節、識人庸俗而作得意語、自矜風雅、未嘗寓有其他深意也、如記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至門、方知是袁尹、予謂車騎不至為高、既已徒步而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明高耶、抑市重耶、即此未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又如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窮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比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等皆是、餘如曰文君當壚、卓王孫恥之、卻為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躭憂耳、思之失笑、則未免失之儇薄、大失風人之旨矣、全卷率多類此、故不能為大雅之音、僅慧業文人、游戲筆墨而已、名閒餘筆話者、其篇首畧云、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晝、臨風之晚、待月之宵、皆閒時也、更益以閒情領受、則置身此間、已為其餘、以其閒而為話、尤餘之餘、藉中書君為助以寫之、故曰閒餘筆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心相百二十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沈捷撰、捷字大匡、浙江海寧人、事蹟未詳、是編見昭代叢書中、張心齋序曰、原書不知出自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為增減而訂定之、遂作沈撰、全編所錄、頗為格言語錄之簡練者、凡百二十條、示人以正心誠意之方、及修身齊家動息舉止諸節、其令人正心誠意者、如曰、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以妻子為屋漏之史官、闇行若有嚴刑於旁、丘之禱久、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等、是其戒人修身齊家者、如曰、做人讀書行事、須要成片段、敬前輩慕勝己、近君子、砥礪成善、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與物無競、不好上人、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斗秤平準、交易分明、男女無博奕戲詈、子弟當以讀書通事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闇人謙婉、人求見不輙拒絕、兒童不拈蟲弄雀等、大都皆平易之言、而為人每所易忽畧、以自陷于不德者、措語亦溫厚和平、循循善誘、蓋有心人之言也、惟體例全無章句、紊亂僅比列百餘節於一卷、如綴裘疊石、似不成篇帙、為遜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漁樵問答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釋成鷲撰、成鷲字跡删、廣東番禺人、方九谷之弟也、中歲削髮披緇、然所著詩文仍無宗門風派、即此書亦然、依舊是儒生談理、殆有激而出此、作山林棲止耳、觀發端即託辭謂有漁于鵝潭之上者、始焉銳志圖大十一任公子之為、萬一得其所得、連九鼇之綱、求吞舟之魚于百尺之淵、終歲而弗獲、一既而波臣振威、風伯騰笑、怒濤狂飈起于中流、絕其綱而後返、乃退而補綱、求得魚于蘆花淺水間、巨鱗不入也、小白寸鮒、不足一匕之羹、悵然倚櫂江干云云、則其有所失于所期、逍跡空門、或即其退而補綱漁于蘆花淺水間也、全書如于則皆借天行喻人事、失之不經、而病于附鑿者、固時時不免、而大旨尚能平衡物理、見道一端也、如日雨露所以澤物也、往往決防潰隄、而傷稼穡、沾體塗足、實不利于宵征、施受則同、恩怨各別者、此天地之所以為大、盡人悅之日、亦不足矣、上士受命于天、過則忘之、不知何者為報、中人求福于天、久而不忘、思所以為報而不得、小人責備于天、稍不如意、怨尤隨之、不知造物者玉汝于成、是以怨報德也、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餘如以火烈民畏、故鮮死、水弱民玩、故多死、喻君子不立巖墻之下、不行險以要倖、菊不落英、梅不留葉、喻士生斯世、老當益壯、不為落魄狼藉之行、窮且益堅、不作支蔓攀援之想等、均能矜平躁釋、別具一種風趣、文字亦宛雅可喜、名漁樵問答者、蓋襲康節東坡著書舊名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吳鰥放言一卷

清吳莊撰、莊字茂含、江蘇嘉定人、事跡未詳、老而喪妻、以後乃作為是書、蓋以文為遣者也、其異于悼亡辭者、則不作韻語、而縱談事理耳、第不拘拘于格物致知、然不越其範圍、文仿莊列、無其體格氣勢、而恣肆雋雅、故震澤楊復吉曰、南華之文汪洋浩瀚、不可端倪、有至理存乎其間、後人不善學之、祇成其為悠謬荒唐、此帙皆存瑜匿瑕、較之昔人廣莊擬莊、有過之無不及云云、非虛譽也、措語設例、多借古人言行發端、亦有假託名

物以為喻者、第所喻不為曠放、即為閒逸、自謂余年十九成婚、四十餘年、煢窮有侶、今逾六十而妻死、鰥于始乃復鰥于終矣、夫鰥、天下之煢民也、煢則困、困則無言、雖然天能鰥我身、不能鰥我心、言者心聲也、酒闌夢覺之餘、心不滅則言亦不滅、余故不能無言、凡言之道曰規矩、曰忌諱、規矩者行文之謂也、忌諱者趨時之謂也、余非行文非趨時、遊思縹緲、忽然成詞、尋之無端、汗漫難稽、蓋本無條理可繹、宜具名為放言也、曰吳鰥者、則自云從氏、謂吳季子出自泰伯氏、當從姬、欲稱姬鰥放言而不敢也、雖然逸民虞仲隱居放言、則放言者、其吳氏之家法乎、

吾師錄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黃淳耀撰。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初名金耀，後改今名，江蘇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南都陷，福王立，諸進士皆授官，獨淳耀不赴，明亡，偕弟諸生淵耀字偉恭，入僧舍自經死，私謚貞文先生，著有陶菴集。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敏，生平為學以砥行礪節為主，吾師錄者，取法古人言行，自為儆戒者也，都凡三十二目，其言曰，傳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況吾人乎，壬申仲冬，取古人言行之可法者，牽連比附，各以類從，始于攝心，終于養生，繕書二冊，一以自證，一以勗恭云云，三十二目曰，攝心，思誠，主敬，慎獨，懲忿窒欲，平心，直心，一心，無心，調心，遷改，養量，對境，澹泊，清介，節儉，自立，過厚，恕物，薄責，規諷，方便，分別，慎交，求全，惜陰，讀書，處困，順運，却疾，養生，所言皆平正刻礪，可以自處，不可以責人，如分別條目曰，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崔評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于昌黎處也，讀此可以得其涯涘矣，亦以見昔賢之能臨危不變，臨大節而赴之泰然者，亦在乎時養之切而認之真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行素齋雜記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繼昌撰、繼昌字蓮畦、隸白籍、通籍後、由郎曹入軍機處為章京、出掌臬事、丁艱家居、追憶見聞、筆而述之、皆中秘樞垣掌故、番禺蔡乃煌之序、謂其妙年通籍、等身著書、郎署迴翔、許窺中秘、樞垣供奉、諳習官儀、每當郎舍春寒、儤廬夜永、借上方之筆札、抱別錄而校讐、凡大臣向編摩、帝嫓歌詠、郊壇封禪之表、河渠鹽鐵之書、靡不洞澈條流、綜歸貫串、閎綱鉅典、瑣聞軼事、如掌斯指、熟耳能詳、非虛言也、如紀舊制軍機章京皆隨軍機

大臣至南書房、候繕諭旨、至光緒末年、始由大臣召對畢、退至軍機堂、述旨繕進、章京遂不隨進、及簡授員缺諭旨、舊皆空具名、以待御筆填寫、亦光緒時始改進名單、請硃圈發下、即由章京照繕等、雖皆瑣事、然足見大綱下移之端、則清庭之不屋、非無故也、又如紀醇賢親王薨逝、喪葬祭祀諸典、特為周詳、餘如蒙古十六國、廓爾喀貢儀、軍機處六例差等、今日讀之、真如聽白首宮人、說述天寶往事、不獨知之者僅、亦且有不勝悵惘者矣、

燕寓偶談六卷 清嘉慶間刊本

明楊繼益撰、繼益字茂謙、號泰卷、別號餐華、世居於江蘇松江府屬之澱山湖側、父九華、始遷於浙江之秀水、遂占籍焉、以諸生有聲於太學、萬曆癸卯應天乙榜不第、乃悉發藏書數千卷讀之、評點抄摭無虛日、晚年苦貧不自聊、北遊燕京、得劍州僉判、後復移任天全罷官後、即居蜀中、迄歿、是帙則北遊旅寓中消遣歲月之作、皆摭古人言行、而抒之以議論、全書凡六卷、第一卷曰治平顯謨、計五十則、第二卷曰經史藝文、計六十五

則、第三卷曰名理修攝、計六十二則、第四卷曰古今才品、計六十則、第五卷曰事藝奇幻、計六十則、第六卷曰方域物產、計五十九則、皆文筆溫厚、持論平實、其學蓋得力於內典者也、自謂不為所囿、實未能超越蹊徑、如名理修攝卷有引葉夢得避暑錄云、一日苦熱、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余味之有省、大抵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間便自如炎如冰、此如炎如冰者孰為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員還之徑寸、必且

以如炎如氷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冷國土乎。故王蘭泉昶評之曰，是書多見道之言，亦深於內典。吾邑二百餘年來，有此種學問者，首推陸文定公，次則先生，其次蓋莫有津逮者。雖為推崇鄉前輩之言，亦實語也。

瓠里子筆談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姜南撰。亦隨筆摘錄而成者也。以詞章為多，大抵皆有所借託，揚名教，詆斥異族為主。如錄陳丞相詩條曰，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纍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此宋季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觀此可謂不負大魁之名者矣。錄寄子詩曰，餘杭進士洪皓，熙監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

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憶，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憶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為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于皓遠矣。等皆借以教忠教孝之辭，固不當以

文藻造語論工拙也、餘亦宗節義尙謙悌類、故識冠萊公雖有宋賢相、然亦喜功名好進士、又性不能容人、以南遷題襄州驛一絕公案、謂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菔變鬚髮希宰輔、正不得謂爲苛論、末條論金元不同右金而斥元、以粘罕護闕里聖墓拒雷毀孔廟植檜、及金世宗葬宋欽宗于鞏洛之原、元世祖命楊璉真珈遍發會稽宋陵爲斷、自是人心公道語、非故入人罪比也、

蓉塘紀聞一卷

明姜南撰、南以一代逸才、而抱負不偶、每藉文字寫其鬱積、雖所採摘皆古人言行、而大致無非設題喻諷、惟此帙微異其體例、多就前人事設爲反駁義作更進一步解、然其旨仍是寄慨也、如論二陸之文曰、稽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二陸之作、誠佳製也、然上不足以肩劉向揚雄、下不足

以槩韓愈柳宗元、雖越流輩、而不脫八代之習、何得如嵇山及唐太宗之論哉、論舜詩曰、呂氏春秋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按此詩、乃小雅北山之辭也、不知呂氏何據以爲舜詩也、論公穀文章曰、辯難攻擊之文、無出于公羊高穀梁赤、於春秋傳見之、然氣脈甚短、此經師說經之文、不脫章句訓詁之習等、固理長據確、不能純謂其故尋瑕疵也、又如論大明律則引洪武六年十一月七年二月詔書、及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云、謂大明律刑制準隋

之舊、而加詳慎、非準于唐、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者、此亦一端、則不免刻舟求劍、故作解人、大抵歷朝刑制、皆因襲而成、增減輕重其間、即為己有、必謂為準隋準唐、皆不達之言、隋唐刑制亦屬人修、非天生地設、不過時有今古、人情有殊異、因時制宜、無優劣之可刺也、則準隋準唐、又何足輕重哉、

古詩十九首繹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雍正刻本

清姜任修撰、任修字退畊、舊名畊、字自芸、如皋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清苑縣知縣、以詿訛罷、平生溺苦於學、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及詩古文詞、無不通貫、書畫亦臻絕詣、嘗撰漢魏六朝詩繹四十卷、卷帙繁富、此則其別出單行之本也、前有雍正己酉自序、謂古詩十九首云者、古對今體言、十九首舉所集之成數、如刪詩存三百五篇、非出於一時一手、間或相因類及、而他人有心、不盡同調、統以論次第篇法、則失之固、可謂善於說詩、每

章尋繹大意、簡而不陋、間引前人成說而引申之、門人王康跋、謂能於無字句處紬繹得其指歸、不盡溢美、惟序中謂文選錄之、分為二十首、不知分為二十首者、始自明張鳳翼文選纂注、李善注本及五臣本、仍十九首也、任脩偶失考爾、

聊自娛齋遺稿一卷

清容作恭撰。作恭字鄴南，粵之東莞人，世席華胄，曾祖廷華、祖保民，均以文章名家，一鄉推巨擘焉。父鶴齡，同治癸亥恩科進士。作恭為鶴齡仲子，生而穎悟，志氣明決，博聞強識，鶴齡夙鍾愛之，欲其以科第顯，督課制藝綦嚴，而作恭喜乙部之學，且工古文辭。家故富藏書至萬卷，因披讀點勘，往往午夜不輟。弱冠游京師，無所遇，年二十進縣學，覩是日益隤敗，居恒慷慨叱咤，無聊奈，乃發為詩聲，所作多奮發激昂，有長風搏擊金鐵錚鳴之勢。旋為學使惲彥彬所激拔，第一人補廩。張文襄之洞設廣雅書院，搜羅兩粵高才劬學之士，作恭與焉，而恆越軼儕輩。其同門楊壽昌叙其詩云：同門中習鄴南者，每稱鄴南輒斂衽推服，無異辭，是也。翌年選拔貢，而十一月丁外艱，哀毀過甚，遘病暈厥，病起而神明都昧，荏苒十年，歿年止三十七耳。是集其嗣子庚犛新犛祖輯遺著所成，皆光緒二十年前後作，都賦銘四篇，古近體詩若干篇。詩中如雜題之北望中原事已非，抱琴猶自戀斜暉。一聲長嘯吟梁父，鷗夢驚回拍拍飛。幽憂減卻舊腰圍，無復高談玉麈揮。如此荷花如此酒，夜深露重竟忘歸。擬古如明月何皓皓，來視西窗草，草書寄白雲，堂前日未老。諸詩均縱橫有奇氣，獨惜不竟其才耳。昔浙之詁經精舍，粵之菊坡精舍、學海堂肄業諸生，皆有刻集流行，而廣雅惟此片帙，故彌足珍也。

匪石集二卷 手稿本

清鈕樹玉撰、樹玉字匪石、一字藍田、亦號匪石山人、吳人、家洞庭山中、所居饒山色湖光之勝、因隱於賈、不仕、而博極群書、義理訓詁、均至湛深、尤邃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說文新附考、說文段注訂、諸書及詩文集、均刊行、此手稿二卷、皆吳縣潘氏所刻遺文未收、故藏長白寶孝劬太守家者、都文四十二首、計上卷原道原治務學說經等十篇、下卷論博約論名理論古今源流至示兒等三十二篇、其原道原治諸作、精闢閎深、固無論

已、即漫論義理、及讀書跋尾、亦多見道之言、如論名理云、名生於形、理生於氣、形者實也、氣者虛也、古人隨物命名、因氣察理、名泛乎陰、所以辨天下之賾、理浮乎陽、所以一宇宙之同、是以名變而理不移、論老莊云、論者每言老莊之弊、流為申韓、故太史公以之同傳、似亦未察矣、老子尚虛無元覽、莊子得自通之樂、二人者、趨向雖不同、孔孟要其抱道守身、未始大異也、夫尚論古人、但當默求其志、烏可以辭害義哉、又謂或以為老莊之弊、流於晉、是以晉尚清談、國事遂不支、是又不然、夫晉人談老莊、晉人未知老莊也、蓋虛必本實、虛則何能又虛哉、況老莊多寓言、晉人執而夸張之、無惑乎其支離泛濫也、且漢初亦尚黃老矣、顧行之何如耳云云、均非灼然見道者不足語此、至跋列子云、蓋列子之書、見於莊子者十有七條、泛稱五帝五條、鬻子四條、鄧析關尹亢倉公孫龍或一二見、或三四見、於呂覽者四條、其辭氣不古、疑後人雜取他書而成、列子出於王嘉說、樹玉蓋已啟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牧庵雜紀六卷清同治間刊本

清徐一麟撰。一麟字牧庵，又字牧莽，浙江平湖人。與明遺民徐倏齋先生為同族，生于嘉道之間，曾為嶺南郡丞。晚年就養于長子慶咸之餘東署中。餘東在江蘇南通縣之東九十三里，地產海鹽，有鹽課大使之設。慶咸蓋即其官也。一麟既居養舍，無所事事，談讌之餘，輒述舊聞或徵近事，遠始秦漢，近迄道光之甲辰，上自君相，下逮倡優之一異可取者，皆述而紀之，且仿唐人詠史詩例，每篇弁以七律一章。自序為數十年來，出處殊

途，凡先民之矩矱，師友之淵源，及半生游歷所經，約畧記之，共得詩文三百十餘篇云云。蓋老而遣日追記舊聞之筆也。前數卷皆刺取史中瑣事，微發議論，如第一題以李斯上蔡東門之嘆，為首鼠兩端，第二題以平原君斬美人謝躄者，為彼此相競以名。後數卷則雋聞逸事，無所不有，類小說家言矣。如紀朱方旦之妻本為狐，方旦謀奪龍虎山張真人居，道陵降神擊狐，謀乃寢。及有人在某達官處方用事，荐其友往役，友識亂徵，時遊倡樓，示荒嬉不可用，旋歸。歸未幾而難作，人嘆能識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

自免云云。至所作諸律，則聲韻合矩而已，不能以詩論工拙也。如李斯云：倉中黠鼠又何求，虎視嬴秦感首邱。顧命不爭胡亥立，殺身竟墮趙高謀。深文故入三川守，刼火空餘小篆留。黃犬東門相對泣，誰將烹狗弔通侯。絶不矜才使氣，可知為消遣筆墨也已。

訓蒙大意十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孫三錫編。三錫字懷萬，一字悔庵，樂安人，諸生。是書取先儒言論可為後學楷模者，雜輯成編。首有成勇序，謂河汾、姚江、白沙、近溪，皆以理學羽翼程朱，道之源衍於洙泗。乃寂無人焉。孫君懷萬奮然築茅舍，聚生徒，以道自任，教之以敦孝弟、崇禮讓，曰無先文藝也。教之以篤忠貞、重廉節，曰無隨貪佞也。教之以躬行心得，曰無釣虛譽、騰口說也。於是仿小學之遺法，採先儒之格言，為訓蒙大意，使後之讀小學者，而併讀是書，不苦於入聖無門。所謂易知易從者也。其意蓋在續朱子小學，然不加標題，湯無詮次，未為善本。縣志著錄是書，而不著卷數，今此本實十一卷，疑非完帙。

崇禎曆書七十三卷 明崇禎刊本

明徐光啟等撰。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江蘇上海人。崇禎初為禮部尚書，尋擢入閣參機務，頗為上所重。光啟稟賦聰穎，器識過人。時耶穌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來中土傳教，擅天文算法大器諸術，尤精於曆。光啟從之游，盡得其術。復與意人龍華民、羅雅谷，瑞士人鄧玉函等，同修正中國曆法，尤為時人所重。晚年以接近傳教士多，遂入教受洗禮，加名保祿。崇禎癸酉卒，贈太保，謚文定。其譯著諸書甚多，有幾何原本、新法算書、測量法義等，大都已為四庫著錄所收。此書為其卒後十年所刻，凡七十三卷，均曆數計算之作，計二十有三種。首卷為奏疏，均出光啟手。其餘為割圓勾股八線表、日躔表、月離表、交食表、學曆小辨、測量全義、日躔曆指、月離曆指、五緯曆指、交食曆指、恆星出沒表、古今交食考、測食、渾天儀說、測天約說、大測、幾何要法、新法曆引、曆法西傳、新法表異、黃赤道距度表、比例規解等二十二種，多著為西儒湯若望、羅雅谷、湯儒略、鄧玉函等名，間有光啟譯註者，亦非多見。惟學曆小辨一卷，則署光啟所撰。

推理演論，詳盡明確，其有文字不能盡者，率以圖解之。明清之交，西學東漸，士大夫從學者多，光啟實導先河。此蓋其嫓集西人修正曆法之餘，駁詰推敲，各紓所見，日積月累，蔚成巨帙，法式規程，亦成大觀，推之後世俾有遵循，固亦不可泯滅之著也。

池上叢談不分卷 手稿本

清許景仁撰。景仁字燊子，號蓀軒，浙江紹興人。少幕遊揚州，助醝政，繼以病足歸，遂不出，居山陰之鄉者，凡四十餘年，日以課子授徒為事。是編自謂今世負讀書名者，特習舉子業耳，其他古今載籍，概置勿覽，余故為兒子鏞，援摭誌載，解說異同，兒子頗事博覽，又好吟弄，退而筆之，裒成兩帙，以請于余，而名之曰池上叢談。時授經拜樹堂，正黄琢山前，華嚴寺池上也。書中皆摭拾古事僻典，標舉原委，間或加以解釋，亦有俗言名勝，而加疏解者，總分為天文、歲時等凡一百數十門類，重複繁瑣，迭見雜出，而自亂體例之大者，則錄舉古人名姓，而疏記其一二行迹，排列亦無次序，蓋僅僅草稿，隨手雜綴而已，眉間塗乙增改，亦不少，若有人為之整理編刪，可成讀書參攷資，今則僅以手稿珍耳。所錄亦多似奇僻而實無意義者，如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中，字子光，此道家譬語，豈足引為典據。如豐隆，雷師也，謝仙，雷部中鬼也，雷將震，則掣光如蛇，號曰雷鞭，列缺，電光也，霜神名青女等，此皆當年蒙塾兒童習誦之語，

又何勞搽錄、更如蠶豆、則錄宋人楊萬里詩曰、翠莢中排淺碧珠、甘欺崖蜜軟欺酥、沙瓶新熟西湖水、漆楪分嘗曉露腴、味與櫻桃三益友、名因蠶繭一絲銖、老夫學稼方兼學、譜入詩中當稼書、用意何在、直不能解、如此者、概不勝數也、

衡言七卷 巴山七種本

清王侃撰、侃履里詳見治平要術提要中、此則隨筆之屬、雜論所見、以史事為多、頗有可觀者、如曰茅茨不翦、蓋偶有是事、舉之以明堯之儉德、非其宮室皆如此也、不然、山龍華虫之服、而君臨于茅屋、稱乎不稱、舟楫始於黃帝、外夷亦有舟楫、蓋人心皆同、聖者創物、彼亦猶之中國也、今西洋機巧各物、仿之終不能及、中國自古不乏巧人、今何沒沒、良由不尚機巧、人多不肯用心也、論衡問孔刺孟、偶見不覺可厭、厄林全仿其例、皆商

贊述等字、搜括至盡、有論古之識、直書所言可也、何必一一為之標題、等條、皆和正平允、可贊士人讀書切磋之功、如曰石勒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自是磊磊落落之言、然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其謂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亦非虛語、不可與仲達同論、王景畧勸苻堅除慕容垂、人臣謀國之忠、堅不殺垂、人君恢宏之度、垂乘秦敗、復取燕地、子孫興復之道、各行其是、不得謂堅之不明、垂之負恩也、等、固皆實語、特究不可昌言于衆、有教忘恩義

之嫌也、至詆揚子雲好奇字喜作奇語猝難辨識、而按其文理、無多意義甚哉子雲之為欺也則快人快語耳、子雲誠有可論、第亦不盡如所言也、

疑耀七卷舊鈔本

明李贄撰、贄字卓吾、事曆已詳明燈道古錄提要中、是編首有題辭、末署萬曆戊申歲李夏嶺南張萱題、太原王稺登書、題辭大意謂萬曆己亥歲卓吾先生藏書出、一時士大夫翕然醉心、靡不爭搆、急于水火菽粟、既而焚書說書易因諸刻、漸次播傳海內、愈出愈奇、不啻紙貴、僉謂先生著述無遺矣、曩余在青衿時、嚮慕先生當代羽儀、負笈數千里修謁、及侍函丈有日、廼袖一編見示、屬以訂正云云、而書之卷一簡名則曰温陵□□□甫著、嶺南張萱孟奇訂、溫陵之下□□□處皆墨筆塗乙、李贄閱三字、猶隱約可辨、是則此書當為李贄所撰、張萱所訂灼然無疑矣、第諦讀以後、實有不能置信者、則李贄之學由陽明入內典、泛濫狂恣、精博深到、雖時有偏激語、而光華璨璀、自有特長不可磨滅、此帙則漫取古籍中雜事、而致其疑辭、加以辯難、理既不足珍、文亦不足副于內典尤隅閡、不惟不似李贄之言、即張萱在當時亦為知名士、人稱其好學博識、經史百氏靡不淹通、亦不致為此無聊筆墨、殆後人因李贄之書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時被禁中有疑耀之名而假託者歟李書今傳世者有萬曆己亥刻本明陳仁錫評本明汪修能刻本明繼志齋刻本明痂嗜軒刻本及金陵刻本諸種中均無此書存之以備一格可耳

然犀志二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贊菴又字鶴洲四川人事蹟已見唾餘總拾儺林冗筆等提要中是帙為其視學東粵時所作專以記濱海水產魚屬為多介蟲附之昔稽含狀南方草木宋祁記益部方物四庫皆收于史部而禽經魚贊四庫亦編于譜錄雨航雜錄多記物產四庫又列于雜家是則此編應屬何部四庫既無可適從就書論書似宜入譜錄為允觀調元所自序曰水族之適用惟魚而魚之類不一江淮河漢之魚尚可約指而海中

之魚之衆則尤瑣屑而難名余視學粵東適至其地如廣惠潮高雷廉瓊半皆濱海以故供食饌者惟魚為先而其中奇奇怪怪令人瞠目而不下箸者指不勝屈以是博採方言按諸山海地誌一一精細備載每得一物即誌其形狀考其出處云云則固一海魚譜也全書所紀約百種不足然亦有既非海魚又非虫介而亦居然攔入者如江瑤柱則介蛤之肉柱非生物也紀江瑤則可紀江瑤柱則誤矣又如自叙為紀康欽惠潮濱海諸地之物然高麗不屬粵東北海不濱粵境所產亦裒然

在列、則是又不以地境限矣、大抵是帙、實隨時紀錄所聞、或獺祭古籍而摘錄之、非先有體例成于一時者、故瑤碔雜糅、有可信、有不可信、以為讀書多識之一助、固無不可也、誌名然犀者、取溫嶠照見幽潛故實耳、又此帙所紀者、調元所著南越筆記中亦多載之、可以互參也、

潛虛解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焦袁熹撰、袁熹履里、已見此木軒雜著中、此則其讀潛虛有悟、而自述其見者也、昔揚子雲讀易、因作太玄以擬之、司馬溫公復作潛虛以擬太玄、故溫公自曰、吾于子雲、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袁熹復引此語、謂向未見潛虛、竊意其所以為書者、必有深奧難知之說、今從啟蒙翼傳外篇中得見此書大畧、雖大賢述作、非愚昧所能遽闚其藩墻、然其經營措置之端、初不出于圖書易範之外、則已一望而得之云云、夫數之理、一生于負對、一成二、加一成三、陰陽由此分、卦象由此立、自三以下、已涵萬有巧曆不能盡、故易舉其綱、一二三負為四、對四成八、重八而參伍錯綜之為六十四、歧之以六爻、衍之以四儀、證之以四極、已一萬八千四百三十有二象、故易止于六十四者、示其成也、太玄衍三成九、已悖數理、失易義、潛虛是九成十、更為蛇足、蓋九為三之倍數、十為一之衍數、其用本同于三與一、袁熹此解、亦未能了然于易數變化之故、指摘潛虛妄謬、僅就圖書易範俗說、而為訓詁之釋、如曰丨、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〢、二也、〣、三也、𝍣、四也、乂、五也、丅、六也、𝍦、七也、𝍧、八也、𝍨、九也、十、十也、如曰、柔剛雍昧昭、性之分也、此以氣質言性也、柔變友也、剛彊弗友也、昧沈潛也、昭高明也、雍者正直得中者也、容言慮聆覲動之官也、即五事也等、皆是、此何足以言學、蓋潛虛本溫公遊戲之筆墨、以遊戲之筆墨、而為之求解、則亦戛戛乎其難矣、

椒生隨筆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王之春撰、之春字芍棠、又字爵棠、湖南清泉人、明末清初碩學王夫之船山先生之七世孫也、家學淵源、少以不羈之才、縱橫南北、公卿間聞其名、多心折焉、光緒之季、以湖北布政使使俄、官至廣西巡撫、緣事罷職、所著書、有通商始末記、使俄草、瀛海危言等、是編則隨筆成文、凡入耳寓目、可資觀鑒者、皆入之、積久成編、長沙周壽昌、謂其講學則具有淵源、考典則直探原本、論詩則力宗風雅、序事則務歸切近、雖不免譽過于實、然剪裁不出性情、去取不悖世道、義與好名著書專襲古人皮毛者有間、如首錄王夫之家訓曰、勿作贅婿、勿以子女出繼異姓、及為僧道、勿嫁女受財、或喪子嫁婦、尤不可受一絲、勿聽鸞術人改葬、勿為訟者證佐、勿為人作呈訴、及作歇保、勿為鄉團之魁、勿作屠人廚人、及鬻酒食、勿挾火鎗弓弩網獵禽獸、勿習拳勇咒術、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魈跳神、雖旨在自儆、及表揚家烈、然詞平義實、士大夫能借以為鑑、立身持家、亦當受益不少、如紀曾國藩官江督時、駁江南提督李朝斌

歸宗之請、引秦蕙田五禮通考、不獨理正詞嚴、亦且情
至義盡、有關世道人心、足以振聾破聵也、餘亦多可取
云、

粵西瑣記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沈曰霖撰、曰霖字驎辰、號紉芳、江蘇吳江人、乾隆
時布衣、工于駢儷及詩餘、著有粵游詞、晉人麈、小瀟湘
詩草等、詞能鏗鏘幽渺、蒼古悲涼、蓋學辛稼軒柳屯田
者也、此篇則其遊粵時見聞筆記、隨所遇而書之、有紀
天候之異者、如陰晴分寒燠、十二月見螢、冬月見夏花
之類、此盡人所知、無足稱者、如紀學風不振、民俗澆薄、
則為諸家之所未紀、曰霖蓋隨督學使者、觀風于粵、故
得而知之也、紀山川古蹟、則錯落簡札、僅據傳聞而書
之耳、紀物產、亦寥寥無多、尚無大誤、至紀土字、如曰坐、
音近陳、謂舊產也、𡉏音近產、謂假子也、⿱小兆音近滿、謂最
少也、⿱不父音近某、謂假父也、物之不大為奀、音如未、即獮
之誤、物之不高為⿱不高、音如呆、即矮之誤、亞音阿、凡阿字、
俱寫亞字云云、則誤以土民之語、為粵人語耳、此則自
有明時已然、不足為曰霖詬也、又如紀猺姓、曰容、曰明、
曰藍、曰銀、曰木、曰易、曰蘭、曰盤、曰農、曰倖、曰貢、曰閉、曰
沈、曰阮、曰義、曰栗、曰蒲、曰寶、曰連等、亦多誤以土著居
民之姓氏為瑤人姓氏、蓋其地本為當年六詔疆界、故

為行省、不過近二百餘年中事、土居多台人、台之近于
漢者、則漢其字畫而寫台語、近緬者則緬其字畫而寫
台語、姓氏亦然也、

沓天談藪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吳雷發撰、雷發字起蛟、號夜鐘、江蘇震澤人、諸生、
性倜儻不羈、詩文拔俗、清綺無倫、工于書、中年以後潛
心理學、所著有說詩菅蒯、寒塘詩話、琴餘集、晨鐘錄等、
身後無嗣、散失殆盡、是編則其高足弟子陸研覃所藏
者也、吉光片羽、彌足珍已、所述皆抒臆之筆、無關學問、
亦無關治道、第筆墨閒雅、頗可見其風采、卷始寫種蘭
之事、以後則雜廁議論、如謂王荊公責孟嘗君不能制
强秦、為責人易責己難、孟嘗君殺美人以謝躄者、為躄

者狡妄而孟嘗殘忍、及遼懿德皇后十香詞案千古沉
冤、令人莫解其故等、皆隨意出之、而頗得其允、如曰同
一魚也、入釜驚者無數、而全魚則畜之、同一鳥也、調酸
醎者無數、而鶴則置之園中、畫眉之屬、則藏之籠內、而
日飼之、然則文彩聲音其可忽乎、雖憤激之言、亦至有
理致、不得謂為强詞也、餘如錄范昭逵青塚詩曰、炎漢
寍無出使臣、却教紅粉去蒙塵、琵琶不盡當年恨、萬里
長城倚婦人、乩詩曰、蓼岍蕩蘭橈、花深人未遇、篤蔦正
熟眠、回舟更尋路、斷句如馮定遠燈花曰、閨中有喜深

深拜、旅邸無眠淺淺挑、吳修齡泥美人曰、公如反國甘為塊、郎若封關定作泥、則或出以感慨、或出以宛轉、或則盡刻畫之能、或則極笑罵之致、皆可誦也、卷末敘葉仲韶自撰年譜事尤詳、可作談資云、

蔗餘偶筆一卷 方刻三種本

清方士淦撰、士淦字蓮舫、定遠人、嘉慶丁卯召試舉人、歷官湖州府知府、是編乃士淦隨筆疏記所見聞、朝廷掌故耆舊軼事為多、間及風土怪異、碑帖器物、時流題詠、叢雜無次、而不甚考證、如謂俄羅斯字體如雲、層層橫讀、古之雲書、則又附會可笑者也、中錄其從弟爵鼎藝圃讀書記十六則、專論史事、雖不好為異論、然蹈襲成說、了無精義、爵鼎為撰序、謂國初諸公、序宋牧仲筠廊偶筆、遒峭整潔、不名一體、予謂是書清腴典質、善學前賢、亦足為說部中卓卓名作、今按士淦此書、記述軼事、差有可取、尚不逮宋書之有考證也、

悅容編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衛泳撰、泳字永叔、號懶仙、江蘇長洲人、震澤楊復吉謂其人為吳中韻士、順治甲午歲嘗選刋古文氷雪携、皆幽奇蒼古、味在鹹酸外者、可見其人矣、是編亦載于快書、名鴛鴦譜、又有枕函小史評林本、首標長水天放生輯、俱不載撰人姓氏、因樹屋書影指為梁溪葉文通所作、然亦為擬議之辭、初無灼見、震澤楊復吉嘗玫綠牕女史署名吳下衛泳、次序詳畧亦互有異同、究未知孰是、繼又得懶仙枕中秘二册、亦載是編、署敘畧同、因據以刋入叢書云、書之所言、皆揣摹閨房、調停周欵之辭、總分隨緣葺居緣飾、選侍、雅供、博古、尋真、及時、晤對、鍾情、借資、招隱、達觀諸目、隨目抒論、或長或短、而殿之以一評、所言要皆綺思幻想、辭旨激越、不值論是非、蓋懷才不用之士、借文字以舒懣、香草美人由來久矣、觀其自敘畧曰、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昔人云、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每感斯言、雖然、悅容者、寄也、

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為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續禪大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不必諱言閨房云云、則作書之旨可見、讀者賞其文詞、勿求劍而刻舟可矣、

庭立紀聞四卷 家刻本

清梁玉繩撰、玉繩字曜北、號諫庵、浙之錢塘人、乾隆間增貢生、梁文莊詩正孫、工部右侍郎敦書子、嗣山舟學士者也、幼承家學、於書無所不窺、而性絕恬淡、諸靄堂以敦序其書、謂諫庵閉戶嗜書、謝絕人事、信然、著史記志疑、閱二十年而書成、考核之精、一時無兩、海內翕然從其說、復有清白士集行世、庭立紀聞者、其四子學昌、耆、衆、田、輯其考古問答之語、及撰造未刻者所成、庭立紀聞云者、謂過庭所錄也、書成、玉繩年六十九、時山

舟尚存、年九十、毋夫人年九十一、玉繩真天下福德人已、書都四卷、卷一長子學昌字蛾子輯、卷二仲子耆字葉子輯、卷三叔子衆字成子輯、卷四季子田字力子輯、仲季先後出官、而成子早世、校輯之功、以學昌為多、世人遂以為全出學昌手、非書目史記志疑清白士集六種所遺、至卷里閭談、足資考證者、無不具載、而頗取金石刻辭、如釋僧臘取王蘭泉金正隆二年京兆府重修府學記跋尾、謂僧納四十六、納即衲字、謂其著衲衣四十六年也、說即足見其平實通達、至據金石萃編有殷散氏銅盤銘、謂或散宜生先世、雖誤、則時代使然、固無可如何者、然亦可見其博引傍徵、不似專守一家陋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知我錄一卷

清梅庚撰、庚字耦長、安徽宣城人、康熙間舉人、官泰順知縣、以老致仕歸、為人聰穎、才具橫溢、善八分書、作畫尤曠逸、有雅韻、尤工詞章、博綜漢魏三唐、極盡馳騁之致、著述有天逸堂集、是書僅一卷、輯錄當時俊彥十人之里居歷畧、並各贅敘其訂交之始末、雖一言之善、一物之微、咸誌之、蓋記生平遭遇、為感德懷故之言、以紓知遇之感者也、如紀鄧琪棻曰、鄧偉男先生琪棻、廣西全州舉人、涇縣知縣、遷雲南州守、移疾未赴、丁巳孟

夏、自石埭還次於涇、先生枉顧大安寺、予初未之謁也、是夜名飲酒半、謂予曰、午闈近矣、明春盍下帷于此、予唯唯、竊以為尋常意氣語耳、迨九月、忽馳一騎、以十二金來佐膏火、交新而意勤、心甚愧之、戊午獻歲、公有事於郡城、夙予理前約曰、為君葺水西書院已落成、來以何日、謹延文士數輩相待、予張目不知所答、邂逅一言、不謂其決然踐也、每屆會期、遣吏賫經書題至、晚收以去、詰朝丹黃爛然矣、會文之士八、顧其意雅有所屬、于秋無一雋者、予遂入都、時時問遺予家、又以合成良藥

奉吾母、古人哉、越辛酉、先生已去官、舟泊蕪關、聞余捷、撫掌曰、吾固知其售也、性揮霍、在官不蓄錢、它盛舉不勝述、述其施於庚者、他多類此、為文亦簡潔可喜、至於述錄所及、雖非經世要言、亦可見古人之感恩懷德、永矢弗諼、所謂世風之薄、不肯自我薄之者也、世有受人之恩、轉盼輒忘者、讀之有不赧然者乎、

雨韭盦筆記四卷 清咸豐間刊本

清江鼎撰、鼎字禹九、浙江山陰人、少喜讀史、有用世志、長而遊幕四方、以善治疑獄聞、足跡遍吳楚百越、而居嶺南最久、性高曠、不自矯飾、亦不善治生、晚年家落、怡然也、此帙為其遊南澳時所作、一再增改、迄未定稿、身後嗣子璟、猶子璥、始取而排比之、分為四卷、第一卷多議論事理、書生見也、間有通達者、亦甚僅、第二卷兼及異聞、亦多不經語、第三四卷雜述異俗特產及詩詞遊藝事、頗有未經人道者、如記閩省宴客最重者、以大蜈蚣拌漿入酒飲之、他書未見紀此、亦未聞閩人有此語、第地有蠻猺雜處、不必即無此殊習、存疑可也、若紀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同天節、瑞州燈大獨盛、全城男子皆循謹立門前簷下、不敢出街市、婦女則結隊嬉遊調笑男子之年少貌美者、道光十二年十月、順德龍山龍江火神會、設燈三萬架、列菊三萬盆、歷時七晝夜、少年婦女約十萬人、日日食宿于戲棚、嬉遊于街衢、亦無一男子與焉、自謂均親歷目覩、且詳敘時日事地與同見之人、當非過甚之詞、則不能不謂為俗之罕見者矣、餘如紀詩之斷句、七言如應是長門多薄命、美人怕作漢宮裝、如怪事人曾書咄咄、者番我亦欲云云、如人影欲隨流水去、江聲飛過大灘來、五言如雁書秋報信、蛙鼓夜支更、如燈燼一螢落、溪聲萬馬奔等、均是聰明語、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昨非錄一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駱奎祺撰、奎祺字蓮橋、浙江蕭山人、以進士出為四川知縣、逾年署保寧府南部縣事、南部劇邑也、界連六縣二州、延袤三四百里、當時文化未開、貢生武舉監為縉紳、邑民愚樸、胥吏狡猾、動輒勾結學校敗類、為橫鄉曲、故素有難治之稱、奎祺居其地年餘、自謂盱夕從公、訟平政理、及受代歸、則已特參革職、詢其故、則藩司訪知用家丁楊玉之語、收押妻兄弟妻、忿而投繯也、奎祺自謂冤、乃輯是帙以辯之、首罷官自記、次居官雜述十二條、次祭婦文五首、又跋祭婦文一首、次辯劾狀六不辭及訖言論、証訖言論、末附以家丁記事及贈別家丁楊玉詩十首、最後殿以客難一篇、以解作書之旨、綜觀前後、無非為罷官訴枉之文、不獨無當于學、亦且無當于事理、前人列之于子部雜家類者、實誤、至其事之果枉與否、官書案牘固無卷可徵、即里老流傳、亦時近百年、泯滅已久、第以情理衡之、則空穴來風、當非無故、觀其贈別家丁楊玉詩至五律十首之多、夫以一地方臨民之官、遣一家丁、何致綿纏如此、況詩中更有即以丰容論、何慚掌上珠、那堪悼亡後、重此失清娛、懊恨天公錯、紅顏厄汝身、諸語、均至不倫、即此風憲官執而劾之、已可去其官而有餘矣、即謂為有自取之道可也、書亦不足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海潮輯說二卷 藝海珠塵本

清俞思謙輯思謙字秉淵、號潛山、浙江海寧人、乾隆時諸生、與山東周書昌等為友、是編之作、多得書倉助、時書倉適與修四庫全書役、永樂大典中論潮事者、皆書倉鈔與之、因得益增所未備、而成是編、書分上下二卷、子目曰、潮原、潮說存疑、入古九河碣石之潮、入濟之潮、入淮之潮、入江之潮、入松江之潮、入浙江之潮、入浙東諸江之潮、入閩江之潮、入粵江之潮、欽廉瓊海之潮、安南扶南之潮、應潮之泉、應潮之物等、皆採集前人之說、以類相從者也、其自序畧曰、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有謂應月之中於坎離者、有謂由地之升降于太虛者、有謂由元氣之噓吸者、有謂由天河之涌激者、有謂由日輪之灼激者、有謂由胥種之恚怒者、有謂由神龍之變化者、有謂由海鰌之出入者、其說不一、要以應月之說為長、今日目驗之而益信也、自來言潮者頗少專書、即間有一二篇、又多缺畧未備、或偏執一見、務伸己說、不求其是、予竊惜之、因網羅載籍、輯潮說二卷、上卷專述論潮之說、下卷遍及海內之潮、而泉與物之應乎潮者亦附之云云、蓋典故譜類之書、似永樂大典之一門類、而加詳、不以韵別者耳、屬之于子部雜家類固可、然不如屬之于史部地理類為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墨畬錢鎛一卷 清舊刊本

明姜南撰。隨筆錄取古人前事，而微抒議論者也。大抵為雋閒逸語之屬，亦有詞藻之可觀者。如紀揚州詩曰：廣東肇慶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樓下駐行窩。十十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鬟玉樹歌。自昔瓊花祠后土，至今荊棘卧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風綠更多。文彬名質，國初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又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朱簾十萬家，春風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應答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沽美酒，蕃釐觀裏看瓊花。我來謾憶曾遊處，立盡斜陽一歎嗟。俊民名惟允，國初為鎮江府別駕。二公及見前元之盛，故詩皆有感慨不盡之意。紀逸事者，如禮士條曰：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捐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至，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紀雋語者，如俗語相反條，謂諺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蓋有慨乎言之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茶餘客話不分卷 清光緒間清河王氏刊本

清阮葵生撰、葵生字寶誠、號唔山、又號吾三、江蘇山陽人、乾隆時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以治獄明察平允稱、所著有七錄齋集、茶餘客話者、則記前賢軼事、考證典物、多未經人道語、昭代叢書、藝海珠塵皆收之、惟清河王氏所刊者為完本、如紀蘇州拙政園、本為陳素庵相國所建、因及吳梅村晚年精于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湯餅會時名諸生唐東江孫華往賀、梅村語以當與其子同解、唐意甚拂、而後果如所言、並謂梅村之出山、陳素庵相國實為推轂、蓋將須左以待、比吳至京師、而素庵事已決裂、盡室遷謫塞外、梅村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及明末史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尚無嗣息、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書祖名可法、異而詢之、知為閣部督師赴揚、寄孥白下、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此皆他書所未詳者、而史公後嗣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為道隣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屍不得、招魂葬衣冠語、直與愚庵雖未知是一人是二人、要當為此童子伯叔行輩、當時此童子之父殆尚幼、故歷來皆未有紀之者、此實天鑒忠烈、故冥冥中閣部之裔、有不期延而自延者也、又紀萬季野修明史事、謂錢亮工才思敏捷、如瓶瀉水、時萬已老盲、口授而錢書之、因得受請託、乘機損益、竄移衮鉞、史稿之成、雖經史官數十人之手、而萬以老諸生繫其絕續、亦異矣、錢之才亦不可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歙問一卷 清世楷堂刊本

清洪玉圖撰、玉圖字憬庵、安徽歙縣人、明萬曆時抗疏爭儲之洪文衡孫也、洪氏本為歙之世族、至玉圖時微衰、而地方亦不如從前庶盛、玉圖撫今感昔、作為是篇、首畧曰時在辛酉十月之交、僕從客舟自天津南旋、廼客顧僕而問之曰、子歙人也、必稔知歙、我將遊焉、子盍為我言之乎、設辭以啟其端也、自茲以降、則歷舉地方沿革、由秦以迄于清、為徽之首邑、環歙名山、一一皆詳其勝跡、而為郎為阜者、不與焉、水則揭其源、溯績西

之揚、而支分派析焉、于形勝則曰歙在萬谷之中、即山為城、因溪為隍、防浙有陔口危峯、拒境有旌德太平、休績左右、宣饒藩籬、固皆鳥道難行、有山川可恃、然有蕩搖疆土者矣、形勝奚足言、于風俗則曰、昔人尚氣節、民素朴淳、西北好飾而柔雅、東南守約而儉勤、今多游惰剛愎、徒冒富厚之名、于農商則曰、山多田少、地瘠土剛、產薄種劣、比歲不登、又重之以徭役、困之以兵燹、轉徙貨殖、本以求生、今且流寓棄邱墓而甘播遷矣、于人物則概數唐以後之儒林名賢、勳烈治行、忠節孝友、文學材武、貞烈隱逸之彰彰在人耳目者、而于有明之士為尤詳、繼復舉其家烈、而自歎不材、終乃殿以歙之物產、如少微之硯、廷珪之墨、麥光之紙、春先之茶、而謂今者硯與紙不可得、墨與茶又鮮精、他若草木鳥獸、則謂所產者不盡于斯、而如斯者又不常有、物因人而始重、人得賢而益彰云云、蓋皆感慨憤惜之言、文亦欝勃有致也、

四書質言三卷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牛應元撰、應元字春宇、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自元明以八比取士、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舍經求注、甚至注意亦未能通徹、而惟虛字語氣之是求、支離滅裂、至隆萬間流弊極矣、提要謂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注亦亡、蓋慨乎言之、是編千頃堂書目著錄、首有萬歷壬辰應元自序、及浙江提學副使李同芳序、後有戊子馬化龍跋、自序謂質言者、予昔令光時、每大昕之朝、禮黌序、會諸弟子員所聚講、諸弟子員以為當於心、遂日筆之、久而成帙、付之剞劂、而題曰勝引錄、以志一時相長之意、茲予觀風浙直、又與諸弟子員相接、復出前錄與質、蓋初刻名勝引錄、及再刻於浙、遂易名質言、即此本是也、凡學庸一卷、論孟各一卷、首敘大旨、而分章詮釋、不錄經注、其書為諸生講肄而作、亦當時講章一流、宜四庫刪削不錄、惟其中頗有糾正時藝之失、與推波助瀾者異趣、又如釋大學在親民、謂明德與天地同體、既有天下國家之責、便有父母斯民之分、不當改新、聽訟吾猶人也、謂聖人威明、有以大畏民之心志、赴訴者各輸其情、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騁詞以辯者、非不待聽而自無之謂、是亦不墨守注說、李同芳序謂能以經說經、未免譽之過當、要愈於逞臆妄言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類

經學要義四卷補四卷 上虞羅氏藏明萬曆刊本

明卜大有編大有字益泉秀水人嘉靖丁未進士令無錫執法不撓以彊項稱後官尋甸知府致仕是書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並著錄明志作五卷黃目朱考作四卷補遺一卷今按此本乃萬曆原刊實正補各四卷蓋刊成後續有增補仍各自為卷附焉諸書所載皆小誤也前有萬曆丁丑浙江巡撫徐栻序謂經以載道譚經以明道卜大夫於秦漢以下諸儒之譚經者昭揭篇章剔蘲淵藪蓋道猶梁而經猶棟作室者有棟梁室斯具矣譚經者無慮千百家人各一言言各一見非發明本旨則攻擊異端剔奧鉤玄芾以要義譚之奚益然大有本非深於經術其為此書弟輯錄前人書序文字以為要義在是案古人著書多自序大旨而謂要義專在序亦未必然矧無發明無斷制又烏覩所謂要義乎

風雅蒙求一卷 清光緒中山陽邱氏刊本

清阮葵生撰葵生字寶誠一字安甫號唐山山陽人乾隆壬申舉人歷官刑部右侍郎政績見稱於時詩文餘事亦復清婉流麗無忝作者所著有茶餘客話七錄齋集此書初未刊布故之者鮮光緒中山陽邱氏始為刊行首列四聲表於俗傳通轉多所糾正次為通韵圖說取宋吳棫鄭樵及顧炎武毛奇齡李因篤李光地諸家之說參互考繹而折其中立為通韵諸圖復雜引古詩為之證明自謂按之各家之說及李韓白歐黃蘇陸李何諸人之詩皆無齟齬簡賅精當誠便初學路阯序稱其以古音正今韻以五音配四聲以唇齒清濁定通轉於古韻無齟齬杜撰之誚於今韻無迂拘牽强之失所謂以簡御繁以本齊末而歎為自有韻書以來所未有非過論也

周受庵功行譜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陳昌積撰。昌積字子發，泰和人，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尚寶司丞，兼五經博士。雅負文譽，著兩湖居士集。受庵者，周滿字也。滿又號拘虛子，松潘衛籍，漢州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受事朞年，迄休去。昌積因摭其居官政績，就耳目所覩記者，述為是編，欲以別於死者之傳狀，故名功行譜。滿師事呂柟，學有本原，自釋褐授南戶部主事，中間兩典劇郡，陳臬桂滇，開藩秦晉，並著聲績，吏畏民懷。顧明史既無傳，志乘中但稱其所至皆有異績，而言之不詳，微是編存，不幾湮沒乎。昌積以文名當時，而為此文殊艱澀，且冗長不知所裁。

五代史續補二卷　上虞羅氏藏清道光刊本

清牛坤撰。坤字次原，天津人，嘉慶己未進士，歷官侍讀學士。唐末板蕩，帝王將相皆崛起草莽，梁晉兩主，喜畜義兒，厥後斯風彌盛。歐陽修撰五代史記，特敍立義兒傳，顧僅載其中犖犖者八人，遺漏尚多。坤讀而病焉，因搜採各書，補其大略，於八人外，凡得九十三人。自序謂陶岳嘗有五代史補，遂標名續補，竊附於褚少孫之補史記。其書廣甄博採，唐蜀北漢，在所不遺。然如梁朱友寧乃太祖兄存之子，太祖撫以為子，初非異姓，亦濫與列。又依據原文而不注書名，殊草草無足觀。且繁簡去取，自有史例。五代義兒何慮百數十人，焉得人人而傳之。坤既意在為歐史拾補，取其事跡稍著者補之，可矣。乃唐明晉高亦一例並列，雖名實之未乖，曾義法之何取。曷若逕稱五代義兒傳，為得其實乎。

汪大竹先生集外詩鈔不分卷 揚州張氏輯稿本

清汪全泰撰。全泰字子純，號竹海，又號鐵盂，江蘇儀徵人。弟號竹素，學者因稱之為大竹先生。少年時才氣發皇，隨官粵西，既長以後，復北走九邊，南歷三閩，足跡所履，幾半中國。川陸所見，江山所助，懷抱益嶔崎滂勃。時正值道光辛壬間，海氛初熾，全泰奔走流離，侘傺悲謌，有用世不得之感，逮及咸同，內患外侮交乘迭起，益慨時世多艱。曾逢石埭周太谷先生講學于蘇皖之間，一見大為傾服，遂與同里張石琴、李晴峯師事之，一洗從來璀璨絢爛之習，歸于冲粹平淡。晚年浮沈京署，尤見澹泊寧靜高致。所著有鐵盂居士雜稿，其孫婿黃縣王季樵侍郎錫蕃為刻入汪氏家集中。福山王文敏懿榮謂其知名最早，詩境在中晚唐之間，一官羈迹，落寞風情。錫蕃則曰：才人少達，知己難逢，以先生備九能之才，通五際之學，神儀鶴立，穆行龍超，儻其身到木天，聲蜚蓬苑，何難歌星雲之復旦，鼓吹休明，豈徒侈月露之新詞，鏘洋側調，蓋皆就詩論詩，深惜不偶耳。實則全泰之學，超越人天，具見太谷門弟子往返論學札中，是帙

則同門晚進所輯，皆本稿未收散佚篇什，見于先世往來者，雖為數無多，而風華迥不同于集中諸作，如失題曰：嵩陽使者號青華，管領神霄萬萬花，為折魚龍天女部，遍生珠繡世人家。芳齡抱慧吟紅葉，香草題名怨綠紗，不是真間歸不得，精魂空墮梵江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固易被人誤目作才人也。

黄蘗山人集歸群草堂寫本

清李漢章撰、漢章字少平、儀徵人、李龍川晴峰子、晴峰名光炘、字平山、一字晴峰、少工詞章、有異才、年弱冠、與中表兄弟楊州張積中、同謁石埭周太谷先生星垣、受業為弟子、腐心于身心性命之學、不數年盡得心傳、太谷既卒、而洪楊亂起、貧居邗上、會積中被禍山東死、乃開講舍於大江南北、承太谷道統、海內之士執經問字者、幾萬人、聰明特達之世亦數十人焉、光緒中卒于滬上、學者稱龍川先生、頗望漢章能傳其學、而漢章生

本岐嶷、長復卓犖多奇節、才華高遠、豪邁非尋常可比、為文章下筆如春蠶食葉、頃刻數十紙、初在淮軍中以任事勇、執法嚴、為儕輩所不滿、拂袖去、已幕游江夏、亦悵悵無所合、中年而後、歸臥家山、起居真州詞堂中、遂日益憔悴而歿於是、人多惜之、其人蓋豪傑之士、未歸平淡者也、初嘗請別署於晴峰、晴峰字之曰甘草山人、俄竊易甘草為黄蘗、晴峰聞之歎曰、易甘而苦、其讖非佳、是兒恐將侘傺以終也、後果然、晴峰門人因輯其詩文辭若干首、為黄蘗山人集、所為詩不主一家、而高華

縱橫、不可方物、尤長於北曲、亦建拔、與一般填曲家不類、觀其好功名須立馬吴山峯頂、好姻緣須飛鳳秦樓人影語、即可見風格矣、而終不為世用、惜夫、

會心編六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涂相編、相字夢卜、號東潭、南昌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僉事、此本乃四明范氏舊藏、見天一閣書目、他未見著錄、首有正德辛巳姑蘇顧璘序、稱相爲新昌令、蓋令新昌時所輯錄也、序中述相之言曰、爲文不根六經、無以成學、不叅諸子、無以成體、諸子者文之變也、上古之事簡而大、後世之事詳而纖、故文體由之、譬之衣服宮室、適今之制衆矣、何必强同古初、而今乖戾不諧乎、反其敝、存其實、由今之體、遵古之道、聖哲不易也、又曰、才有近似、道有獨得、觀古人書、苟有會於心、則鏤精而內注、神變而時發、雖守一氏、裕如矣、何必多乎、此其論文大旨、及命名會心之義、所錄文自唐宋八家而外、增范仲淹李覯等七人、

結隣集十六卷 上虞羅氏藏清道光刊本

清周在浚在梁在延同編、在浚字雪客、在延字龍客、祥符人、周亮工子、在梁字園客、則亮工從子也、在浚官經歷、精金石鑒別之學、著有天發神讖碑釋文、雲煙過眼錄、金陵百詠諸書、是編乃在浚等輯錄諸名家簡牘之文、自劉宗周以下凡二百六十二人、凡例謂尤以扶翼世教、規正人心爲急、然貪多嗜博、抉擇不精、纖巧膚泛之作、雜出其間、遂爲全書累、又每篇皆綴評語、則尤明人批尾陋習、蓋徐士俊尺牘新語、王相尺牘嚶鳴集之類也、前題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是尚有初選二選、今並未見、此本爲道光初通州雷學淦重刊、傳本亦稀、學淦字湘郵、乾隆舉人、官義甯州知州、通州志載學淦著述、有結隣集、即緣是書而誤、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因襲未加糾正、蓋皆未見原書也、附正之於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總集類

內閣秘傳字府四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元祿九年覆刊明本

明黃鍫及弟鉞撰。鍫字子揚，號嗣溪，鉞字子威，號少昆，歙人。首有隆慶二年括蒼陳桐序，謂黃小溪之弟子揚，自歙來閩，言厥兄懷溪所授中書科八變書法，讖邑遯山高子演之為七十二筆勢者，精到佳麗，妙不容口。習之既久，充然若有獲焉，遂有善與人同之意，與弟鉞商榷校梓，以永厥傳云云。懷溪名銓，小溪名鈔，皆鍫之兄，高子何人，未能詳矣。其書首列歷代書家源流，自伏羲迄元管夫人，次為歷代名書要論，次為變化七十二法，次為結搆七十二例，凡一點一畫，皆立名目，大抵踵前人成說而推演之，所謂秘傳，實則明初館閣俗體而已。日本元祿九年，井子共為覆刊，吏引法書要錄、宣和書譜、書史會要諸書所載，傳益之間加糾正，細書列之上方，於書家源流、名書要論，摭補尤詳。

金石字樣八卷 上虞羅氏藏精寫本

清戴源撰。源，錢塘人，乾隆中副榜舉人，見杭州府志。他無可攷。此書凡八卷，書跡精整，蓋寫定未刊者也。宋洪适撰隸釋，每記漢石刻中別字於跋尾，此記碑版別字所自昉。清嘉慶中，邢澍撰金石文字辨異，遂廣搜別字，勒為專書，戴氏此編，依康熙字典例，分部編次，每部首列正體，加硃闌為識，而注曰康熙字典正文，後同碑版別體，則分列於下，大旨與邢書同，而編次稍異，又其書甄錄斷限，下逮有明碑版，以外兼收法帖及法帖題跋，皆不無可議。蓋後人所書別體，要有本源，著其本則唐宋以下紛紛等諸，自鄶可矣。杭州府志藝文不載其目，又孤帙未嘗刊行，故鮮知者，亟著錄之，俾世知邢書以外，尚有是書，庶不沒作者之苦心乎。

山居閒談五卷清嘉慶間刊本

清蕭智漢撰、字五江、號雲潭、又號息廬涉園等、家在嶽麓山下、故時復自稱為上湘之人、家有小園、園有小樓、可以望山色、右倚湘水、遶繞其居而過、園側有林有池、有松有竹、附園更有良田二頃、收穫可足衣食、故其自叙畧曰、余閒人也、所居涉園有小齋、塵坌不入、有先世斷簡殘編、筆硯琴樽、吾日寢處其中、凡世秘為清福者、皆得助吾之閒、物之極為清曠者、皆足供吾之談、壬戌春、偶輯一編、曰山居閒談云云、末署嘉慶壬戌季春清明後書、而其為書之體、則摘抄前人簡牘清言、專以閒曠為主、或亦附以詩詞、皆隨意雜列、不以朝代類次編也、亦有自亂其例者、如錄楊用脩閨情詞云、貴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悲和悶、經歲經年、此何關于山居閒話乎、錄巳語云、道人曰、山之高也、水之深也、野之曠也、寺之靜也、草木之欝也、雲霞之亂也、湖光之瀲也、簫管之清也、情中景、景中情也、皆為若輩而攝、此又悖于抄前賢簡牘者也、而集註更多紕繆、約十之五六、皆不得的當出處、最可笑者、如卷三中、有錄東坡與文與可之語云、有藥玉船兩隻獻上、而註則引東坡詩、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句、以解之、以東坡釋東坡、已開註解未有之奇、況並未嘗指出藥玉船三字作何解、要之為讀書不多、家可溫飽、揣摹山林風雅者所為、書不足珍、讀其摘錄之文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山堂遺集十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陳絳撰。絳字用揚，號愚山，浙江上虞人。事略已詳辨物小志提要中。是篇為絳歿後其子太學生昱所校刊。卷一至卷四大抵皆剌取史事而辯論其是非，有平允之言，亦有偏駁之說。蓋一時興感所及，而見理遂異，非以學立論者也。如斥朝野遺記宋高宗病薰腐，由于方有所御幸，為張浚告變所驚，致後宮皆絕孕，謂敵騎南侵，國之存亡在于呼吸，帝宮中御幸，浚千里外能知之，匿警報不聞耶？世人不樂魏公者多妄撰邪說以謗公云云，所持之理誠是。第朝野遺記不過謂宋高致病之因耳，存之不足為浚罪，亦必即為有心謗浚也。卷五多論列二氏因果。卷六至卷八則雜寫所見及辯諸子語，當時朝野聞見所及，亦偶識之。如曰魯漆室女倚楹而歎曰：君老不立太子，楚國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莫非天下事也。迺徙區區一二女憂乎？如曰荀卿知孔子，不知孟子。蘇軾知周子，不知程子。涑水司馬公不知孟子。劉元誠先生不知程子。卷九卷十則為序論書柬等雜文酬對，多而議論少，蓋附錄也。有明之世，士大夫每喜以持論為著書，不然，則獨祭為業，是書雖不能超然例外，而博雅固視苛論有間，循意亦非獨祭之比，讀書人亦不可不知有此種意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譯史紀餘一卷 清康熙間刊本

清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浙江錢塘人、康熙間召試鴻博、官江蘇江陰縣知縣、有政聲、能詩、所著八紘譯史八紘荒史等七八種、均見于四庫存目、是編昭代叢書龍威秘書等均收之、皆以陸雲士雜著本為祖、大畧與譯史同、强半取材于職方外紀、其著書之旨、則自識有曰、紀餘何所紀乎、紀諸海也、海非國也、何紀乎譯史之後、以一國必隣一海、一海能環數國、有不可分屬者、故統紀之、所以彰八紘之大也、由是以觀、則紀海之書、固史部地理類也、然實未盡然、仍雜筆之屬、蓋紀海名者有之、紀海產者有之、紀海故異事者亦有之、其言可信者有之、不可者亦有之、得自傳說者有之、錄諸舊籍者亦有之、其例如東海曰渤海、東紅海、此舉海名信而可徵者也、大明海、大平海、則載籍之言也、異物曰海人、通體皆人、鬚眉畢具、西竺得之、進之國王、不言不食、縱之于海、鼓掌大笑、踏波而沒、海女、非白妓魚、喝蘭達地、曹于海中獲一女子、口不能言、與食輒食、久乃為人役、活且多年、此皆不足信者也、貝、出交阯海中、番人以之貿易、小者幾寸、大者盈尺、海鏡、狀如小盒、能開能閉、中有小紅蟹寄居、饑則出覓食、飽復還、與蟹相依為命、此則實有其物、而敘載微過耳、錄舊籍之語、如瑯琊代醉編稚子出于水中、久坐船頭、去而大風旋起、是、蓋慧業文人獺祭之業、其意雖欲紀海、而知實不能副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石里雜識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張尚瑗撰、尚瑗字宏遠、一字損持、江蘇吳江人、康熙時進士、官江西興國縣知縣、嘗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語義、著三傳折諸、頗能引據典核、論者謂微言大義多錯見其中云、又著有瀲水志林、亦為人所重、此編則散佚後餘存之魯殿靈光也、所紀皆雜事異聞之屬、間及川滇殊產、或錄自舊籍、或採諸傳聞、亦時附以議論、要隨興會所至、隨筆而成、非有意著書、此僅足供談諏、廣見聞耳、紀物產之異、如剛巴兒條、謂為似冰蛆之產于冰雪中者、康熙庚午辛未間、蜀撫噶爾圖繪說見之、云形如猫、毛色白、有血、四五月間、山雪消時、隨流而下、產邛雅雪嶺一帶、後得之于陝西界中、紀佚聞而微附議論者、如滑縣茅店條曰、陳際五翁宰滑、與大名守邑子周起三不相能、時徵排門稅充餉、令甚嚴、滑鄉村有逆旅二百餘間、結茅以宿行者、徵之則一間一戶也、憫其情、貰之、大名道竹縣周容諭導者道經其村前一日、際五知之、窘無以策、其儒人顧曰、易與耳、問茅店之值幾何、曰店二金、即具五百金、使人夜至村、酬其值而火之、翼日觀察至、見瓦礫場、訊之土人、告曰、半月前不戒于火、故至此、屈指其期、在報徵之前、事遂已、此與澠池道中瓦甕塞路、劉頗償縑碎甕、以便過客、作畧相同、而智出閨房、尤為足羨、餘亦畧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家人子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毛舒先撰。舒先字稚黃。其事迹已畧詳于諺說提要中。家人子語者。則舒先鑑于末俗治家無術。禍起蕭墻。兄弟戈矛。父子仇冦者比比。有慟而作者也。其言雖平淡。不出于家庭骨肉之間。然皆人所最難言者。類曲折而出之。循之以行。可以通彼此之意。既不寬于卑幼。亦不狥于尊行。蓋皆平心中庸議論。舉情于法。而衷于理者也。故張心齋潮論此書。謂道必依乎中庸而用始于家庭。此治平之學。所以必先齊家。然而難矣。治家柔則流于姑息。剛則傷于煩苛。父與子禮法之場。必有藹然者具乎其內。則法無傷于恩。言父子而主僕可知。夫與婦情好之會。必有肅然者寓于其中。則恩無妨于法。言夫婦而兄弟可知。世人則不然。或性情乖戾。強矯難觸。稍不合意。輒怒罵隨之。幾令堂構之間嚴如殿陛。事雖至微。子竟不能得之于父。此非其父果不可語。亦以積威所在。為子者不敢嘗試。故隱忍安之。反乎此者。又或姑息過深。任所為而莫之禁。卒至率意妄行。流為敗類。然後召而訓之。又悍不奉命矣。漢武帝惑于江充巫蠱之讒。致不能保其子。田千秋雖以一言悟主。猶未敢自謂己意。而托于白頭翁之云。武帝既悟。亦以為父子之間。人所難言。由此觀之。則家庭聚順之道。誠不可不預講于平日矣。稚黃此冊。當時得之躬行實踐之餘。故其為語不蔓不枝。恰中竅會。居家者誠不可不讀也。觀此則推飾亦至矣。是怢為如何書亦可以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方言藻二卷 清嘉慶閒刊本

清李調元撰、蓋取唐宋人詩詞中習用語、彙而解之、或舉其例、或舌名之為方言藻者、調元自言曰、方者、鄙俗之謂、方言而適于文之用、則謂之藻也、使人知昔人詞章、雖雜以里巷鄙俚之言、亦未嘗無所本云云、實則仍是揚子方言之類、不過彼取材于地方、此取材于文字耳、揚子方言、未嘗不能入文、而此所摘者原來亦仍是尋常言語、非專以作詞藻者也、且詞章中有方言、本聲韻自然之流露、上古歌詩、輶軒博采者、皆里巷之音、豈先有人作而教之、而特入以方言耶、即使如調元所論、皆有所本、然則上古初用者、又將誰本、此非不達之言歟、然以助後人讀書、則未嘗無益、特所解亦未盡允、有失之籠統者、如阿字、歷引日知錄、抱朴子、三國志、世說、晉書、及古詩焦仲卿妻等、凡數百言、而後解之曰、阿者助語之辭、此又奚煩解者、不嫌辭費乎、于遮莫二字、則引郭頒古墓斑狐記、及杜子美詩、謂曰猶云儘教也、復引盧祖皋詞溪魚堪膾切莫論錢句、謂切莫猶云慎毋、方言也、證之此、真全不相涉矣、切莫固為慎毋意、而遮莫則為縱令意、二者豈能併論、有誤解者、如于若為二字、則引柳子厚杜子美王摩詰諸人詩、解曰、猶云如何也、是不可奈何之辭、然若為語意非如何能代、亦有詢問語、遂謂之為如何、是不可奈何辭、實憒閱是帙者、勿盡信書、斯得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勸忍百箴考注四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元許名奎撰，釋覺澂考注。名奎字山心，又稱梓碧山人，四明人，仕履未詳。此乃明嘉靖刊本，有天一閣及東浙藏書第一家兩印，為四明范氏舊藏，見天一閣書目。前有至大三年名奎自序，及至正甲辰蔣脩後序，自序謂予讀唐史見高宗幸張公藝家，問其九世不分之狀，書忍字百餘以對，於是興感作勸忍百箴，願與天下共之。凡條百事，各撰一箴，雜引經史作證，釋覺澂乃一一為疏所出而刊行之，至嘉靖戊申四明張謙重刊其書，意在垂誡，不肯儒者立言之旨，惟因公藝書忍字百餘，遂為百箴，意若謂天下無事不當忍，強相牽附，未免削足適屨之譏，轉失公藝本旨，且詞亦不甚工，蓋名奎本章句之儒，未遑措意於文字也。

聞見辨香錄十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秦武域撰。武域字于鎬，號福亭，又號紫峰，山西曲沃人，乾隆庚辰舉于鄉，旋計偕京師，出宰甘肅兩當、四川安縣、湖北枝江等縣，繼又督運金川，于簿書之暇，不廢鉛槧，又嘗游衡湘，踰吳越，歷齊魯燕趙，以其聞見，初成辨香錄四卷，繼又成六卷，仿洪邁夷堅志之例，而以甲乙丙丁次序之，舉凡山川風俗、物產土宜，莫不畢載，至于圖籍原委，金石存亡，亦無不及之，而于鬼魅神怪則不一言焉。此外有詩集十卷，及集晉人詩百餘家，蓋關中勤學之士也。所紀論學攷辨諸條，固多能不即不離，少附會之弊，即零星瑣事，亦能時見雅致，可為博識談資，如曰文魚出岳州府臨湘縣沅潭湖，小僅如稻秈，肥而美，四月間出，過時則無矣，漁者晒乾市之，可稱魚米。如曰余家植方菊二種，千葉，大可二寸餘，四角之瓣漸長，故其形方，黃者名黃金印，白者名白玉璽，諸家之譜，皆所未見，亦奇華也。聞時座客顧余曰，其他動植之物，有方者乎，余曰有，方桃見群芳譜，方竹楚閩多有，方魚見述異記，方蟹出廣東，其殼正方，皆異物也，客曰，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方人予余曰有子貢是也一堂哄然如曰蘭州龍尾山華林峯有禪院門額曰第一山旁款小字爲尉遲敬德書書法遒媚近晋人以一山二字配第字章法亦奇猛將又復能書真可異也等可以見其一班矣



鄉國憶舊六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王培荀撰培荀山東濟南人其事畧已詳聽雨樓隨筆提要中此編則繼聽雨樓隨筆而作自謂于蜀已畧詳矣于所生地詎容不知特山東之人物山川風土載在志書史册光曄爛然夫誰不知又何待鈔錄而後著徒因宦蜀已久生平遊釣所經典型所仰歷歷形諸夢寐憶之恍如前生又恐父老所傳述久而或遺忘故隨意筆之以慰鄉土之思云爾其體例則後先無一定次序所紀亦重在瑣語軼聞且詳于濟南及其附近諸邑而畧于他縣焉蓋本因憶鄉而成書非其鄉國自無舊可憶也其與聽雨樓隨筆異處除紀蜀紀魯不同外聽雨樓隨筆以詩爲主以人與事附焉此則以人物山川事蹟爲主而詩文則點染焉而已故或時一人之作重見叠出或時雖錄而不全要爲紀載無心不必即爲疵纍也所紀諸事皆清真雋雅文亦委婉然亦有極異者如謂成其範字愚崑漁洋同年也通天文吳逆據岳州密疏克復日期及擒吳琮皆能預知其學傳河南劉石渠占皆奇中爲贈尚書盧公夢山道悅所取士公即



雅雨先生父也人以爲得神仙門生又善跐病以足加病人背腹按即跐之足力到處即愈病重者往往得一睡及醒則沉疴霍然聖祖仁皇帝得症公廷薦聖躬立安此則事涉闕廷推挽行跡姓字灼然歷然當非野語之比異矣

牧猪閑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金學詩撰學詩字韵言號二雅晚號夢餘道人江蘇吳江人乾隆時兵部尚書卒謚文簡士松之弟也以舉人出爲國子監學正遷助教充四庫全書覆校官以丁憂歸曾歷主濬陽青州儀徵笠澤松陵諸書院著作有四書卮言歷代年號譜播琴詩文集無所用心齋瑣語砭俗芻言攘膺録等牧猪閑話者則其游戲筆墨耳歷紀古今摴蒱之戲有攷者則證之無攷者亦著焉總分爲骰子紙牌骨牌馬弔牌象棋揎子壓寶壓扠揸攤

諸篇而以籌馬局道花賭抽頭賭神角戲宜忌等附之每篇之首先釋形製次述沿革再繼之以考證故典及角勝方法等如骰子角勝方法其名有狀元籌陞官圖老羊挖窖搖會轉骰種種並舉宋徽宗宣和譜皇甫松投瓊譜楊維楨除紅譜無名氏醉綠圖郭樵叟頴譜衷斝臣合歡譜登瀛子門腰譜丁諷雙成譜屠幽叟兼三圖等而謂其皆爲骰子酒令亦角勝之一道馬因極博雅也其餘約亦如是篇首有自叙畧曰燕射投壺載于禮經古聖賢游藝之具尚矣下此以戲具角勝負者圜

棋之製最古、至于今不易云云、由是而論、則學詩之撰是帙、其意固在上襲禮經、而下亦規取博奕猶賢之義也、故同里楊復吉謂為游戲神通、魚龍曼衍、博徒伎倆、一經剪裁、無不化俗為雅、信乎文人筆底具有爐錘也、至徵引賅博、尤極爬羅剔抉之致、其逸于篇外者、惟桐鄉俞謐世所撰花甲數譜耳、洵為確評、非虛阿也、名牧豬閒話者、取陶士行取戲具投江中時語耳、

山公九原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清馮景撰、景字少渠、號山公、浙江錢塘人、康熙中以國子監生遊京師、因見聞淵博、善屬文、為商邱宋犖所重、聘入吳撫幕、為人嚴正、尚風義、故時輩皆推重之、後以母老辭歸、不復出、終以貧病老死于家、所著有幸草、拱中、解舂諸集、大抵皆客宋幕時所作、餘文字因身沒無後、散佚都盡矣、九原者、為自抒所見之文、其目曰、原命、原性、原情、原生、原死、原神、合原怪三篇、故其數為九、原命以受于天者為旨、主修身以俟、謂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奚其云云命原性以孟子性善為旨、而駁因習不善、謂當以教為正、不教而善者、豪傑之士也、原情以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說為旨、攻李習之欲滅情以復性、謂發而皆中節、始可復性、滅情為傷性、原生以盡道與仁為旨、縱有考終命亦短折之分、亦雖死不亡、而非二氏之說、謂知求養生而莫知生之主、原死以順適而息為旨、是列子之歎行榮啓期之樂處、晏嬰之善息、莊子之無生、向秀之無死、而識世之以為不祥而諱者為不達、原神是形之所不能限者、虛

而已矣、神者虛也、故能無間、謂神仙幻怪、爲好奇者寓言、原怪三篇、則始謂見聞不恒、其妖乃興、繼謂凡妖之作、由人興也、終謂見怪自修爲處怪之常道、綜合全帙前後所持之理、蓋不出理學常範、爲儒家言人事之末流、雖無精義、特淺豁易解、可破民惑也、

夙興語一卷　清刊岫園初稿本

清甘京撰、京字楗齋、江西南豐人、康熙間、初爲諸生、後棄舉子業、師事謝文洊、適值邑荒、因請免荒稅、蠲賦課、賑饑平亂、爲邑人所重、其學一本于文洊、由陽明入由程朱出、故能無豪縱之情、迂腐之習、夙興語者、則自談所得、其言雖麤、其理頗有精者、可以勉學、可以勵俗、不似尋常理學家語、祇堪桎梏門面也、如曰、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以存其元氣、如曰、惟聖人無可短長、凡與

君子居、亦當見其所短、與小人居、亦無沒其所長、如曰、果有陳仲舉之志氣、則可不洒掃以待賓客、否則必狼藉大甚、果有李文靖之性行、則可台前花欄壞、見之經月不一言、否則必冗闒不堪、果如郭有道之儀範、則可以行宿逆旅、輒自洒埽、否則不過爲潔癖、果如裴晉公之風度、則可以治綠野堂、爲涼台燠室、否則荒宴歲月而已、此均隨筆之言、已平實如此、餘如論學、謂遯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決于遯則吉、不決于遯則否、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安于困則亨、不安于困則困、

故當遯則遯、可以不用、當用而用、不可以遯、總以時位職位為進退、不惟深于易、亦的是見道之言、外尚有引程山夫子之語、則指文洊所言、以文洊嘗闢程山學舍于廣昌之城西、名其堂曰尊佮、講學一宗程朱、而以主敬為行也、

旅書一卷　清刊本

清陳璜撰、璜字元卿、號琪園、浙江臨海人、順治時進士、官山東壽張縣知縣、著有旻書二集、久佚、是帙別寓居西冷、蕭寺無事、遣日之作、舊見于稽古堂書目中、傳本至稀、震澤楊復吉從周櫟園從曾孫處假得藏本、傳鈔而刻之于世楷堂、書為札記體、隨意拈題、自述所懷、非論古、亦非論理、寄感觸而已、然非胸羅萬卷、別具眼孔者、不能道、正不得以其不經意而忽之、如于開國承家、則謂三代以來開國之初、恆有家難、歷舉夏禹受禪、太康盤遊失國、殷湯征誅、太甲顛覆放桐、周武耄有天下、成王踐祚、管蔡扶武庚以畔、秦始威行六國、身死之日、趙高詐殺扶蘇、卒弒二世、漢高百戰定秦滅項、呂后專擅、幾遷漢祚、晉武平定吳蜀、一傳即有八王之禍、隋文帝混合南北、身弒于子廣而亡、唐太宗英年戡亂、兄弟喋血、再傳易周、宋太祖傳位太宗、燭影斧聲、已千古疑案、而弟廷美、子德芳、俱以不良死、明太祖創業三十餘年、傳孫建文、為叔永樂篡奪、此大統開創之君、智足以防九州、而不能燭于一家之內、才足以制兆人、而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能禦于九族之中、亦惟思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言、庶幾云爾、于軍旅之慘、則自白起坑降四十萬以次歷舉漢高彭城之敗、光武昆陽之戰、周瑜赤壁之焚、謝元淝水之捷、隋煬伐高麗、鮮于仲通擊南詔、元伐日本、李景隆禦燕、二千載間、死者每役少亦十萬、多則百數十萬、窋止一將功成萬骨枯哉、況有萬骨已枯、一將之功猶未成者、佳兵不祥、可為浩歎、等皆慨乎藹然仁人之言也、

偶書一卷 世楷堂刊本

清魏際瑞撰、際瑞初名詳、字善伯、號伯子、江西寗都人、明末諸生、入清後客浙撫范承謨幕、性敏強記、人稱其才、于兵刑禮制法律、皆能窮析源委、死于劉大任之難、所著有伯子文集及雜俎等、此則其所筆記偶獲于心者、皆保身保家之道、治己治人之方、言至深切而著明、原為二卷、張心齋謂東西二銘、傳者不過一篇、故選其一卷刊之、書中往往簡詞數語、亦涵義甚深、可為躬行實踐之資、如曰學問在乎知非、境遇在乎知足、如曰以理傳欲、如虎傅翼、等是其詳明剴切者、如曰忍痛易而忍癢難、忍哭易而忍笑難、忍愁苦易而忍懽娛難、忍貧賤易、而忍富貴難、忍于威武易、而忍于柔媚難、忍于怒罵易、而忍于嘻笑難、惟難忍也、是所貴乎忍之也、如曰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為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譎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並且陷我于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等、不獨詞充理沛、亦且見道真切、讀之令人自怍、甯都三魏叔

子本最著然猶覺有才氣橫溢之嫌未若伯子寬恕和厚既不矜使才氣亦不拘滯道學為易感人也

吳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戴延年撰延年字葯砰江蘇長洲人工詩古文詞工書法工度曲而秉性蕭冷不喜與人往還往往閉戶獨坐如深山老衲聲華鬧熱塲中固無其足跡也此帙為旅寄北京時所偶作乾隆辛丑出都以授其同郡友人楊復吉慧樓刻于昭代叢書續集中者也都共二十餘條為隨意寫記短札皆吳中瑣事雋聞可供談助而已故署曰吳語實未成書亦無體例可論第文筆頗輕倩如紀蠶豆曰蠶時熟故名一曰以其形似也二說未

知孰是破莢出之鮮翠可愛小兒女輩每以指甲鏤刻方勝連錢之屬襯以艷色花瓣極其工巧其事至瑣而韻讀之可以見蘇州風俗一斑又如紀李鶴峯督學江左時吳縣曹宗楷入泮年已七十八試刻卷首自篆小印曰六十年前十八郎則謂之為佳話也可謂之為故作曠達語亦可于以見科場利名中人之深雖以就耄之年猶不能處之坦然不免得失之患篇末紀康熙中居民于蘇之閶門內準提庵側掘得胡纘宗書唐六如墓表商邱宋漫堂時撫吳因為搆亭題記並為封樹為

失攷、言唐墓實在橫塘、此則足備誌傳之參稽者矣、餘無甚可取云、

釋氷書一卷 清抄本

清孫汧如撰、汧如字阿匯、江蘇六合人、國朝畫識第二卷中、著其姓字、釋氷書則見于賴古堂藏書目中、然賴古堂所藏書、亦僅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及欽定四庫全書附存目錄中、有其名耳、傳本世至罕覯、此帙之前、有汧如自題曰、水清虛之體也、而寒結而氷之塊然可舉、大叩亦鳴、小叩亦鳴、鳴而不自保其身、輙有鋒刃可剚人、而水德不復少存矣、人心亦有氷、處骨肉間亦用之、人情物理似皆了然有見、而終隔一層氷為之也、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誰其為氷者也、苟能隨地澄清、隨事溫養、胸中一團陽和自升、而氷漸釋矣、越絕書薛燭論寶劍曰、渙渙若氷之將釋、余甚慕乎其能釋也、既釋矣、雖出而宰天下也可、作釋氷書、讀此可見其胸中皆庸常和平之見、深有慽于流俗之城府自隱也、書中所言、正如所序、如曰、鳥以山為卑、而橧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多在巢與穴之內、乃知人之自謀甚密、未必非自殺之道也、如曰、逢世之士、過為謙謹、曰庶幾無得罪于人也云爾、偶有放失、人心疑之、曰彼素不如此、必

慢我也、坦直之士、率其自然、其術甚疎、而人或諒之、曰彼素性然也、固無他耳、是兩人得失各半也、而坦直者中懷較適矣、餘亦大要相似、喻理精而非宋人之腐、立言粹而非晉人之元、令人披讀意消、會心渙然、不必在遠也、

太元解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焦袁熹撰、袁熹之解太元、為其非無用之書也、其意蓋因吳志有陸凱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謂以是知太元非無用之書、子雲所謂後世有好而知之者、非妄語也、凱所論著、今不傳、未知果能盡子雲之蘊否、又謂王涯注太元、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是太元果非無用之書也、據是以推、袁熹因陸凱王涯之事、視太元且重于易矣、袁熹陸凱王涯、可謂皆不明易、亦不明太元、易非卜筮之書、太元亦非卜筮之書、以占驗

之多寡、論其書之有用無用、此所謂鑒賞于牝牡驪黃以外也、數理蘊于任何物中、繹其幾而察其微、無物不可以為占驗卜筮之用、豈獨易與太元、袁熹獨以是重太元、則其所為解者、亦可以知矣、然而細閱所解、則又並此而未能、仍不出訓詁句讀範圍、是依然經生家法也、如曰黃不黃者、木宜黃落而不黃落、則覆秋之常矣、若所謂隕霜不殺草也、如曰溟沐之雨、可潤枯漬、積之三日、則射谷矣、谷以虛受雨、雖細久則自足、射厭也、足也、如曰入水載車、若子產以乘輿濟人、出水載杭、若丹

朱圖水行舟更之則各得其用矣等皆言理甚長不妨即作此解特子雲之造太元其意固在學易以欺世衍三成九以立象已誤數理更悠謬其辭先爲不可解復自作測曰以解之此曲士盜名之行易豈如此盡人能知而指摘之則袁熹此帙視作文辭讀也可無取乎尚論太元也

精騎錄一卷 明刊本

明李贄撰贄字卓吾畧歷已詳明燈道古錄提要中卓吾之學在當時實可睥睨一切徒以誤解透澈之義放言慓悍不顧藩籬于是遂為人指目卒致身敗名裂可惜也實亦有自取之道焉即以此帙而論所言大要皆有精理特不應破除規矩而道其真耳儒家之學本先立名就名設範以為維繫人紀之具佛家之學則先設象就象設喻以為解除迷障之縛二者相因而不相蒙故以釋附儒者非以釋解儒者亦非卓吾正坐以釋

解儒之病如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熾吹能冥明暗果有常耶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為夜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如曰出者有隱之心處者有出之情皆惑也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噫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等言理皆出于內典

河嘗不是、特不可與常人言、亦不可與衆人言、言之適以驚世駭俗也、其他所言亦復如是、讀之足以豁蒙破惑、文亦筆勢雄悍、以精騎名錄、良不愧也、

鴻泥雜志四卷 清道光以後刊本

清人撰、書首無篆署、亦無撰人姓氏、僅第一行有雪漁氏編四字、其為字為別號、亦均不得而詳、第據書中有道光乙酉新秋余僑寓省垣一語、知作者生當道光之世、與吾省之歷下亭相彷一語、知為山東人、又有麗郡女子、往往有至三十餘歲未嫁者、問其故則以夫家不能備金鐲金簪等物、不許迎娶、余出示曉諭此風稍息、及麗郡婦女、習染夷俗、身披羊皮、頭戴夫帽高尺許、大家宦族、嫁女娶婦、亦必製羊皮二塊、鑲以寶石珠玉、

以為華飾、其貿易負重者則以粗惡羊皮為之、余蒞後亦出示禁止諸語、知其人曾官雲南麗江縣也、檢麗之志書、或得其姓名焉、書所紀者、首述由常德雇麻陽船入灘河、經辰州玉屏鎮遠貴陽安平亦資、而至昆明、雖未排比日程、驛途道里、然山川古跡、依次歷歷可數、知其為由湘入黔紀行之作也、自此而後則紀昆明勝蹟故事、已多可採、復紀由昆明至麗江舊事傳聞、江山名勝、風俗物產語言等、皆極詳盡、第三卷以後、又紀六詔舊史、沐天波吳三桂建文永歷事、多可補正史之未詳、

而六詔舊史尤為研求種族及土著前史者鴻寶雖其中神話難稽然已足見其地與印緬川藏習尚多同矣末附一時觴詠則述揚風雅而已無足取焉綜觀全帙蓋為一山東人于道光時官雲南之一知縣隨時紀其所聞所見而已以不重于考據恐貽識不學故隱其姓氏耳然在今日視之全帙皆寫實之文實較牽強附會之考據為足珍也

談往錄三卷舊抄本

清失名撰書分上中下三卷皆記明末雜事頗多秘聞及能補正史之簡畧者觀編中所叙殆為浙之嘉興人于明末官于京朝國變以後南歸不出入清遂追述舊事以誌傷感者耳篇首有自序畧曰感舊而天人弗載則書之涉世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著恐可以懲戒將來則痛哭以書之宣美可以鼓掖後進則拜颺以書之又曰非必言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刹那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墻粉蝶委地飛花矣末署花村看行侍者題于月半樞窗云云則固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也篇中所紀最可珍者為兩朝無臣地壇祖祭票擬部覆宜興再召諸條于崇禎時君不成其為君臣不成其為臣上下互相欺飾明知故為情狀縷舉無遺視史書之專以責歸臣下者固有間矣餘如風雷疫癘紀崇禎十六年太廟被震神主殞失京師大疫死人數十萬福祿豪飲紀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烹福王皆特詳于他書讀之令人慘然搗錢造鈔紀崇禎十六年九門特點御史察督街坊錢桌徒傷政體烏

程壓錢、紀錢謙益熱中功名、士林卒以此少之、皆能以冷雋之筆、惜其失態、其可作談資者、則崇禎丁丑年、于京西蘆溝橋北、建拱北城門之北額曰順治、南額曰永昌、先幾之識、亦與他書紀此者不同、末紀燈廟二市、則繁華瓦礫、不勝盛衰之感矣、

鶉譜二卷 明刊本

鶉譜二卷、無作者姓氏、蓋北人所撰、記鶉之種類名色調飼引鬥之法綦詳、為目凡九、曰原始、曰相鶉法、曰美鶉異相、曰總論、曰調飼法、曰鬥鶉法、曰回鶉法、曰籠鶉法、曰養鶉、曰附錄、於戲鶉諸法、蔚為大觀、蓋有明之世、中原胥溺士大夫昧於政治、而聲色犬馬之好、交相競尚、較諸南宋賈氏半閒堂之戲蟀者、迨尤過之、然著為譜錄、搜異求原、雖曰玩物喪志、固亦賢於無所用心者也、其原始謂鶉有鼠化者、月令云、仲春田鼠化為鴽

有魚化者、草木狀云、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有蛙化者、楊億談苑云、正道三年、汴人鬻鶉者、車積於市中、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有蝦蟇化者、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化為鶉、有雀生者、賈誼新書云、宋康王時雀生鶉、有卵生者、本草綱目宗奭曰、鶉有雌雄、常於田野屢得其卵、何得言化也、等語、蓋未別其是非、摭拾諸說而已、相法凡三十有二種、美鶉異相為品三、曰鶉中王、鶉中上將、鶉中偏將、各誌其毛色羽文輕重、錫以異名、其餘記調飼之法凡十、鬥法六、回法二、籠法四、附錄則

取雅致而脫俗徑者，蓋亦貴介豪門寄閒情逸致於鳥獸魚蟲，而未致市井俗流，故得著為譜錄，以為枕秘者耳。

遺珠貫索八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張純照校寫。純照字葵圃，浙江秀水人，事歷未詳。書成于其祖父九牧之手，未刊身歿，父頤載復早世，純照童年受母夫人訓，將久經封閉鼠齧蟫食之遺稿，檢其殘損，別為庋貯，迨長，始購求善本，補所引書缺失，並就斷簡中，搜可句讀者，尋繹而筆足之，爰成是編，故名之曰遺珠貫索，誌不忘先澤也。而刊成，則又純照之子，字匱珊者，蓋歷四世而始成書，雖多錄陳言，紀名物原起，為讀書人自課備忘之籍，無甚足珍，而辛勤刻勵，祖作而述，歷久不渝，則可欽也。有自抒所見者，妙能頗有理致，而自申其說，不求是非者，亦時時見之。如謂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大禹始創也。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遇大龜而成，名龜化城。又築于武周塞内以備胡，亦屢崩，遇神馬而成，名馬邑。夫龍馬負圖，靈龜獻書，皆因大禹而出，今觀三城之成，或龜或馬，則知城郭之法，創于禹也明矣。此其論證，所謂無理之理也，不足辨是非明矣。又如謂世人奉張仙打彈像

為宜子、夫張弓則彈發、彈發則子見、故以為得子兆耳、余攷黃帝子名揮、始造弦、世掌其職、以張為姓、則張仙之立名、或因此歟、又弓神名曲張、則以神為張姓、因弓故也等、則言之自能圓所説、縱不必卽確、亦不妨姑存、世之讀是書者擇宜去取、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輕人可耳、

香墅漫鈔四卷續四卷又續六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曾廷枚撰、廷枚字升三、一字修吉、號香墅、江西南城人、廩生、長于小學、工詩文、善書、字體遒媚、郡中題榜、多出其手、翁方綱極稱之、所著書有辯香山房編年、歷朝詩話賑事物類聞等、嘗歷主江右諸書院、學者奉為經師、因病俗師授受之不足為典要、乃取經史子集中有尋常訛謬相沿不覺者、一一援引經典、詳加攷證、而其根據、則以說文為主、故自舉凡例大要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每思沿波討源、條分類錄、不主謬以傳謬意

主援證紕誤、通曉音義、絕非泛填故實書也、體例仿文獻通考、或撏撦參差、要不敢襲謬踵訛、等于燕書郢說採綴典籍本之說文、增韻、參以諸家字書、標其書目、俾覽者讀書知人、甚不欲掠人美為己有也、昔衛正叔纂禮記集說、成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余此編惟恐不出于人、是下走今日輯書之微意也歟、書中攷論多確切精賅、雖仍是漢學經生之習、然當時士風如此、不足為詬、其淵博固非常人能及、信夫盛名之下無虛士也、舉例如屢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

我悅兮、婦人服飾、獨言悅者、按內則注云、悅、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于門右、佩則分之于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悅而戒之、如禮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註芻靈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畧似人形、俑則設機發動、全似人能踊躍也、今倡端不善曰作俑、孟子引之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讀是則嘗鼎之一臠、窺豹之一斑、可以知其全矣、

游藝錄三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時以選貢入京師、受業于顧南雅、既而登賢書、試禮部、遂主陝西布政使楊桂山家、自是幕遊各地者三十餘年、其為學凡三變、初治詞章、頗工于詩古文、繼治經學、宗許鄭、以實事求是為歸、後更讀釋道兩藏、旁及末尼景教喇嘛之書、以為助證、所取既博、故發為言論亦汪洋恣肆、足駭陋學、然究其實、不過精厤算及知畧回文藏文梵文聲字而已、此在當日樸學自封、考據盛行之時、以厤

算及他種文字音聲、為研學根據、宜其精采也、抗大宗之為一代經師、不可幾及、又何嘗不因精于推算故歟、是書三卷、蓋其讀書論學之文、由門弟子沔縣彭齡馬燦房長安柏景偉等所抄存、第一卷皆象緯推步輿地之說、凡三十三目、如旋動極差星等分野之類、皆以術家言、而援經史為辯論、此稍通術數而讀書者皆能之、惟歲實強弱述一篇、則補戴東原歲實考之所未備、厤舉自漢太初術以來、迄清雍正時奈端改定第谷所定之歲實為止、縷舉歷代厤法強弱歲差精簡詳明、殊不

多覯足為學人之助也第二卷皆雜論各學家術源流衍變頗能窮其得失第三卷則論聲類及道釋兩藏等援回文音讀聲切之法證儒書聲類其理是其言簡備一格可矣所舉天方二十九字母之音大體尚相近似以言確切則未也至所書字形則訛謬多矣知其非真能讀回語也

高奇往事十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何鏜輯鏜字振卿號賓巖別號括蒼山人江西處州人嘉靖間以進士出為江西提學僉事告終養于家屢薦不起品流踔絶風節清夷寰宇勝區足跡殆半著有括蒼彙紀古今遊名山記等書是編則輯集古人之佳者而傳焉署曰高奇往事者以高苑奇林二類為區也類各五目高之目曰高行高節高論高致高義奇之目曰奇行奇言奇識奇計奇才自序畧曰山居多暇時時散帙一對古人遇所會心輒以片楮劄記易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太史公傳霍博陸曰不學無術嗟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鑒學誠術之所從出也以余才質非類而敢自棄于古人耶錄而藏之以自畜焉云云是則固為自勵而錄前言往行非著書也所錄奇正並茂共一千零七十八則可為師法者固多而不可為楷模者亦不少聖人以中庸教人大易尚庸言庸行之信謹固謂凡民不以高與奇為貴也如此帙之所錄屈原憂君而自沉夷齊守義而絶食范仲淹退居散策程明道弄月吟風謝安石東山妓樂邵康節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橋論鵾等、皆先有其時、有其勢、有其位、有其養、有其才、有其識、而後方有其事、豈能樹為標的、而豫立其志、更無論責望人人矣、大抵明人著書、皆騖尚空談、炫矜淵博、不究情理、是亦不能免于此識也、

澗上叢談不分卷 手稿本

清許景仁撰、景仁字棨子、其行迹已畧見池上叢談提要中、是編則雜記其所聞所見者也、召亭王燕、謂其可與王阮亭之西窓偶語、宋牧仲之筠廊偶筆、後先並傳、雖未免過譽、然而載乾隆時數十年中、浙紹間風土人情、纖悉畢備、頗多為志乘所不能録者、言民俗文獻士行敦漓、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如曰米價之貴、歷今已四五十年、余少時僅制錢六百買米一石、有一兩年、石米七百文、今且制錢一千二百文至一千四五百文矣、貧乏小民、其何以堪、再則曰、辛未三月間、米價已每石千三百至四五、及閏月、每石千六七百文、而六月則每石千七八百、七月初價且每石千九百、隔兩三日驟貴至二千、且二千三百矣、噫、不愁窮到無錢買米、直苦於無米可買、為之奈何云云、當年凶歲、米價不過如此、已謂小民何堪、已謂無米可買、以視今日石米由三四百千至七八百千者、讀之殆不禁有天上人間之感矣、餘如紀讀書作宦人家、往往數十年中、已身驕奢刻薄、曾不幾時、子孫已凍餒以斬、甚且有已身尚存、已鬻妾售

女若華屋山邱僅僅窮餓而終者猶為勝果如是凡二三十事皆感風俗之澆而中間且頗有名賢也又紀王湘芷紹蘭官兗嘗相告衍聖公與宗人往來無分尊卑刺稱宗愛生而宗人亦無分尊卑並稱之曰宗主頗不解愛字何義云云此言甚新未見于他書殊可作談助也

白醉瑣言二卷 明刊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履里已見漱石閒談提要中是編則雜筆之屬而兼記異者初筆尚佳如曰程先生嘗指雞雛謂可以觀仁蓋仁者到理精後觸目皆仁非止雞雛也特因偶見雞雛而發欲人觸類而長之也此謂程子語也發揮適到好處能見道真不能以其為隨筆而忽之弟惜後之所筆頗不相副如曰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而峻險不能梯乃粉其骨為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襲封者非鬚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此雖齊東野語全不足信然士夫人落筆為文即好奇紀異亦當于去取之間稍稍加意如此文所言子孫為求塋吉壞不惜粉親骸骨團丸彈之縱不為教孝教義計而殘酷如是亦當擯棄不應更錄也此外如墨談如花快意與折辱等則或抒己見或摘舊文皆山人消閒之語無足重輕惟論用藥樞機有嘗聞用藥如用兵而世有王伯之辨

此何以說也、大抵用正則王、用奇則伯、用之得其當則似伯而實王、用之失其當則雖王而亦伯、諸語則極精切、而關係病者死生、總之是帙所紀、去取雖不精、然亦時有可讀者、明人好著書、大抵如是、惟在讀者之自為選擇而已、

萍海墨雨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李匡濟撰、匡濟字小淮、安徽當塗人、光緒間、以優貢考職、為鄭之教官、繼轉揚州呂四盐場大使、性慷慨、好讀書、尤究心于易、文學昌黎、詩宗李杜、畫仿宋元、頗能得北宋神韻、晚年尤嗜茶成癖、此帙多采輯舊言、徵申以己意、不過讀書人隨手箋記而已、篇末多抄蔡君謨茶錄之說、並附所集耦句、亦不甚工、即所發議論、亦無大意義、如曰蜀王孟昶也、其宮人入宋、不忘故主、孟昶好獵、乃畫一少年携彈、犬蹲其旁、懸而祀之、宋帝問

為何神、宮人曰、二郎神也、祀之宜子孫、張仙二十八宿中之張宿也、天狗星在張宿之次、故携彈而打之、蘇老泉夢張仙而生長次二公、非二郎神也、二郎神無鬚、張仙有鬚、所分別在此、可以見其一斑矣、惟于搜羅金詩曰、觀大金國志凡九世、歷一百十九年、而金詩無人道及者、說者謂金之初、詩歸于宋、金之末、詩歸于元、其中間乃無一詩人耶、且詩之格調、因世代為變易、唐之詩不同于宋、猶宋之詩不能同于元也、則頗有見地、所集郝俁等八人零篇斷句、雖非驚彩絕艷、亦適可表顯一

代風詩、又紀淮安新城、掘土得元移相哥大王印、謂為顏旻廷觀察培瑚、甥田粵東僅摸得拓本二紙云云、然諦觀所摹則一紙為漢文移相哥大王印六字、繆曲具體如常例、一紙則印文分作三行、第一行二字作拔思巴書、蟠屈不可識、第二行三字則梵書第三行二字則漢文、一印而用三國文字、且皆截斷不成語、殊為僅見、姑妄存之可耳、

強聒録一卷 清刊本

清彭堯諭撰、堯諭字君宣、別號西園公子、王士禎池北偶談謂其為河南鹿邑人、然明詩綜則謂其為商邱人、頼古堂藏書目又作夏邑人、而此帙之首有自序、末署夏邑彭某題、固知當以從夏邑為正也、在崇禎末年、曾官通判、頗擅詩名、入清後又嘗為南昌別駕、著有西園公子集、鈕琇觚賸、王士禎池北偶談均有其同侍兒于北道旅壁畫蘭石事、然則固一文酒倜儻人也、而是編則又名言絡繹、入耳不煩、如曰、坤卦四爻之義、妙在无譽而无咎、其常也、凡天下之得咎者、皆從好譽始、故有知名、有勇功、譽之集、咎之府也、夫名括囊則智名勇功一切不有、乾之潛、坤之括、皆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有何聲華之念足以動之、學者至于无咎易、至于无譽難、誠確乎見道之語、正不可以其寥寥而忽之也、又如曰、但有好生一念、不論衆寡親疏大小、皆須一體視之、若見大則矜、見小則棄、然則放生之徒、當日尋兕象虎豹放之矣、而渡蟻放麑之事、不再見于世也、一念可侔造化、一事可動天地、莫作虛言不經見之事、雖即毋忽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善之意，妙在語特透闢，足破世惑，而末數語，尤為精策，尋常言因果感應者，不能道也。

雜言一卷 世楷堂刊本

清鈕琇撰。琇字玉樵，江蘇吳江人。康熙時貢生，出任後曾知廣東高明縣。工詩，尤擅儷偶，博雅多聞，嘗著觚賸，記明末清初雜事，文字幽悽艷雅，有唐人小說神韻，詩亦變風之流，有臨野堂集。雜言者，則自述所見治身為學涖官酬世之旨，共分十三目，每目多或數百言，少或數十言，頗參以儷語。識之者謂為別調孤行，非正裁所有，然實唐人舊格，訾議以為偽體，亦少見多怪耳。議論亦和平婉正，可作矜式，如臨民曰，臨民之道，能使人敬，然後知畏，能使人愛，然後見恩，賞罰曰，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人君出治，皆體天以行，其不可一日而有所靳，不可一日而有所褻也，明矣，是以一敝袴不與，而千金之賞可捐，一繁纓不假，而萬家之邑可賜，所爭者不在物之重輕，而在國體之宜慎也，見有罪則下車以泣之，而有孥戮之誓，矜無辜則解因以縱之，而詐有冒之誅，所行者不在事之大小，而在國法之必伸也，此之謂不僭不濫，酬世曰，朱穆負孤，有絕交之論，嵇康嬾慢，有絕交之書，然生斯世

也，何能杜門屏迹，則其術在恭與而能久，善道而無數，信之以素，疏之以漸可也。矢口無心，聽者遂宿終生之怨，眉山所以被黜也，而忠信涉波濤，其慎見矣。慾儀無狀，過者不恕，俄頃之狂，杜陵所以受飢也，而束縛酬知已，其剛迴矣。讀之可以見其一斑也。

漱石閒談二卷 舊抄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字元禎，湖北麻城人，著有明詞林人物考、王氏雜著等書，與弇州山人王世貞元美為友，此帙即元美所校訂者也。為雜筆隨記之類，論藝者殊少，多里巷異聞、因果瑣事，與其列于子部雜家，不如屬于稗官小說為允。書分二卷，都約一百六七十條，文字亦復蕪弱，殆僅信筆輯記，尚未成稿者耳。第一卷中可取者，惟郡邑考一條，詳舉明制郡邑同名者六十八事，足省學人繙檢明官制之勞也。第二卷可取者稍多，如王道霸道、聖人不必以形求、念佛法、處小人諸條，均有理致，餘則自鄶以下而已。紀逸事者，如皇甫庸因一言微失，竟為人挾怨終生，卒受報復致仕，可作龜鑑，雖當權處位，言亦不可輕出也。又錄李獻吉等諸人元夕燈詞數十首，及和沈石田落花詩者，燈詞無甚佳構，惟可見當時景象。如何景明所作曰：龍岫層城接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帶，綺陌皆懸五色毬。王百谷所作曰：龍舟水殿已成灰，歌舞君王去不回，繡帶流蘇燈夾路，月中疑是錦帆來。曰：梵宮仙宇夜深遊，幾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緇流又羽流別是一般燈火樣渡河香象出鬬牛和落花詩則王文恪一絶曰魚鱗滿地雪班班蝶戀蜂愁鶴悴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閒是又一洗山林陳腐之詞于纏綿綺麗外別創新格者矣

博物要覽十二卷 函海本

清谷應泰撰應泰字賡虞河北豐潤人順治進士官浙江提學僉事一時俊彥如陸隴其等多出自門下工文章嗜博覽考辨周秦鼎彝鐙鏡以及後世珠玉陶窑諸物靡不精絶晚年復肆力經史所著有明史記事本末築益堂集等本書凡十二卷首卷論鼎彝諸器銅色真偽以及宣鑪款識形式別其品次二卷則論諸名窑器四三卷志金之等次產地及真贋之分四卷則志銀五卷志真珠類次與採獲諸法卷六為志寶石卷七則志玉蕉及製作服飾品次卷七則為志瑪瑙珊瑚水晶琥珀蜜蠟及所製器名卷九為志玻璃琉璃車渠犀角象牙玳瑁卷十為志香志木卷十一志石卷十二志錦均極盡精博之能事然有時所述固未免失之荒誕如卷十一志香中云隆慶初年京師有人將奇南香帶來售每片黄黑結花處具紋如張騫乘槎之浮海之像因名仙槎帶竟得重價售去云夫香中有圖文偶合似人物形狀固物理所可有必曰張騫浮海則未免失之故神其說然博物之誌本不能作史論觀志物之異固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失其價值也、

秋燈叢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戴延年撰、延年字葯研、江蘇長洲人、生乾隆間、與同里楊復吉相友善、平居過從、論詩文交相契重、為文清新簡絜、無陳腐氣、嘗客粵西甚久、既歸、倫廣松陵、終老於泉石之間、著作甚鮮、有吳語一卷及本書等、本書係客粵西時所作、所記多明清間時人雋事遺聞、以及所見所聞諸奇景異物、都百餘則、如記朱竹垞集聯云、朱撿討竹垞集四子書句題眼鏡肆聯云、吾惛於斯二者、如用之、皆自明也、或近則有一焉、苟合矣、不亦遠乎、又題舞台聯集詩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粧濃抹總相宜、上句註小杜、下句註大蘇、鬼門聯出曰、是耶非耶、入曰、至矣盡矣、上句註漢武帝、下句註朱文公、可謂雋妙絕倫、又如紀聖祖巡行某處、偶拈一對云、冰冷酒一點兩點三點、時高江村太史扈從在旁、即對曰、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皆足見古人才思敏捷處也、其誌物異者、如天都黃山之雲海、相傳為第一奇觀、山中人往往以盒收之、紙固其口、作土物餽送、開放時、縷縷而上、結成峯朶、直沖霄漢、洵異觀也、等是、全書所紀、大多類此、讀

之固可廣見聞而資談助者也、

古今印則四卷 明末摹拓本

明程遠摹、遠字彥明、梁溪人、仕履未詳、此譜分玉印官印名印三卷、末附印旨一卷、前署梁溪程遠彥明摹選携李項夢原希憲校正、前無序、僅凡例一、而不署年月、凡例稱雲間顧氏印藪印統、務在博收其中旣雜凡庸、復多重疊、今錄其可法可傳、并印藪印統未收者、次序成帙、又謂近代名家、余搜閱頗多、至若文壽承刀法之秀逸、何長卿篆法之奇正、可謂不愧於古人者云云、于此可證是譜之作于明世末季矣、其譜玉印官印、乃

摹秦漢印、下附國朝名人印、乃摹明代名人作印、此古今印則名之所由起也、末附印旨一卷、其文辭亦繁冗多講求刀法筆意、不足稱也、末附合用文籍品目、分小篆品、鐘鼎品、古文品、碑刻品、附用器品、辨謬品、隸書品、字源品、八類、字源品内細目、為科斗、籀文、小篆、秦隸、八分、漢隸、款識七門、列款識為書之一體、其識可知矣、

陽宅十書四卷 舊鈔本

明王君榮輯。君榮字惠泉，自署為青社人，而何洛文之序，則謂為東海人。按東海今屬江蘇灌雲縣，蓋淮徐之籍也。明萬曆中，官甘肅鞏昌府同知，嘗為征倭司餉食四品俸。其術得之于貴州朱南峰，而傳自趙古泉，古泉所未肯明言者，皆一一作為歌訣圖說，發揮之，因以受知于臬司范含虛云。書分四卷，凡十目，曰論宅外形第一，論福元第二，論大游年第三，論穿宮九星第四，論玄空裝卦訣第五，論開門修造門第六，論放水第七，論宅內形第八，論選擇第九，論符鎮第十。十論之中，惟福元為其創說，雖亦術家之言，然以東西四位定宅圖，以截路分房定宅主，一宅之中，不妨各以居人為主，各修居屋，自判吉凶，論福德其理較長，非舊說所有也。所舉訣例，起弘治，迄萬曆，雖無當于近用，然可作參證觀也。論宅外形、論宅內形二篇中，亦多有理致語。論符鎮一篇，雖兼採諸家厭勝之法，然以符錄為主，則不脫術士本習矣。文字歌訣等，較市井流傳者稍勝，然仍多俚鄙難解，蓋就舊傳口訣刪潤而成，多未脫本來面目耳。總之此書無甚可珍，存之以見雜家者流，有此一種方技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數術類

南詢錄一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釋谿渠撰、谿渠姓鄧氏、初號太湖、蜀之內江人、本為諸生、頗有聲庠序、然性倔強、不輕以實學許人、亦不肯從人後、拾才慧講學、時蜀有內翰趙太洲先生者、文章氣節、偉然可觀、為一時人望所歸、谿渠視之蔑如也、內翰家居為諸生談學、谿渠亦視之蔑如也、自為人講其舉業焉、迨四十二歲、偶遇人指點、於事變中探討天機、遂為無為之學、時嘉靖己亥正月二十二日也、故谿渠自稱、于此日在內江聖水崖禮師、初識透天機自運

不假造作、繼有僧授以六祖法寶壇經、頗得消息、又得道川禪師拈頌金剛經義、有開悟、入青城山、得中峯廣錄黃蘗心要、參究玄微、因得耳邊常有報將然事者、及預知人來參訪、神通以問于玉峯、知墮入靜境、乃更發憤歷游天下、求印正、辛苦跋涉、三十年如一日、卒于雞足山中、聞雞鳴犬吠悟入、是編則其自紀求參所得也、自謂虛極靜篤、得入清淨、清淨本然、道之消息、所以悟然統觀其前後之紀、所歷所證、實由儒入佛、由佛證儒、終仍由佛入儒、混儒佛為一、而不自覺者耳、其所造就則達到事外無理、百姓日用而不知為學、孔子精一之傳、為一為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即此是無生法忍、非確有所獲者、不能道此數語、非泛泛者以機鋒公案為佛為悟者比也、其論陽明為振古豪傑、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學之不成、縱恣而無廉恥、又曰學心齋不成、狂蕩而無藉賴、均是的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釋家類

筆廊瑣記九卷　清咸豐間刊本

清王守毅撰。守毅字儼生，河南固始人。以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舉于鄉，乙未選教職，任商邱教諭，終獲薦為四川西昌令。是卷則其遣懷之作，自叙為半世牢愁，憤懣塊壘，託筆墨精靈，疏瀹排決云云。多狐鬼志怪之言，亦有假託煊染成文者，特苦筆墨不工，雖刻意為文，只嫌其蕪，不見其巧，而不通語亦時夾雜于間。或耄年神倦，精力不達，其指歟。卷九紀辨理西昌夷案瑣屑，皆詳足供研風俗談治理者參攷。外此惟記宣武門古墓頗異于人。其言謂咸豐五年，權西昌令時，權尉安某為直隸保定人，自云先世為蘇祿國東定貢王，明成祖時攜家來朝，以獻珠獲封，老而請遊，卒于德州，逐次遺五子皆從北征，立殊勳，為人忌譖，紿出宣武門，斬于月城內，遂葬墻隅。既而成祖悔其事，迺封為安氏，世襲指揮佔籍保定。又卷三之末，述固始古蹟十數條，語皆至不經，然此類故老訛言，江南北各地，無不有之，情節亦大畧相仿，第從無筆之于書者，蓋其事過奇，雖志怪齊東者，亦不采也。錄之以見其一例焉。曰金馬駒，昔酒家門懸望子，有識寶回人市之，酒家許焉，昂其值，回人如數償，愈疑，故作悔態，反復增價，回人無爭意，叩所用，曰此芝草也，持之可誘池駒，酒家詭云物不鬻，回嗟嘆而去。如回言，持草臨池，池駒躍赴草，大怖擲而奔，駒得草沒池中，從此不復出，而池亦日湮，居人且築室其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

樵說不分卷清光緒間刊本

清缺名撰、書端有自識、署曰蜀西樵也、是則作者固川人也、所言多咸同間聞人言行、並有光緒二十六年八月成都氏婦見月華語、因又知其爲近人、所紀以雋談爲主、實多評論詩詞、蓋詩話而兼小說之類也、錄詩各體皆有、或全章、或斷句、聲律性靈、剪裁亦不拘于一格、如失名綠珠詩曰、人生一死談何易、認得分明是丈夫、聞說息姬歸楚日、下樓還要侍兒扶、謂爲語意俱新、然不過諷刺文字耳、造語固未見其工也、如失名雪美人斷句云、後夜思量同逝水、前身風味是煎茶、此則刻劃雖工、不免嫌空泛、而評則謂爲殊大雅、如貴溪周服五冤靈隱雜詠曰、六橋溪畔綉帷牽、鴨鼎香薰裊裊煙、消受蛾眉三百拜、如來爭肯住西天、則未免惡謔、而評謂委婉入妙、于都中酒樓題壁一詩、頗有鬱勃奇氣者、曰有口不敢開、低頭且飲酒、丈夫不得意、功名復何有、區區戀升斗、面目亦可醜、開門看夕陽、西風逐雲走、則不着一字評語、蓋胸中本無選別主旨、僅隨拾隨紀、隨筆議論之而已、惟錄皐蘭吳柳堂可讀絕命詩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坏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還祝紫薇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五更風雨薊門東、則以人重、以事重、不以詩之工拙論也、總之此編雖無大益、亦可爲談掌故者袖珍云、

鐵若筆談四卷 原稿本

清雙保撰。保姓薩克達氏，字鐵若，號定夫，滿洲鑲黃旗人。道光九年隨父豊山都督平遠、松桃，任所無所事事，則以所聞于交往之士大夫者筆之于紙，前後積之十年，成書四卷。故所紀以黔楚事為獨多。因循未刊，旋病亟，乃以稿授其女弟歸滿洲正白旗蔭餘雙君之室，即此帙是也。書為志怪搜神之類，不足以名大雅，文亦平庸蕪淺，不過出于滿洲武臣世族之手為可珍耳。書中所記，據自識謂不同干寶搜神、又異東坡說鬼，皆真知灼見，實有其人、實有其事，雖不免于荒唐，然理之所無者，又安必不非事之或有乎。信如是，則亦不能一律目為無稽矣。特細檢之，不可解者固有，而里巷傳聞及偶然巧合，地方殊俗，仍為多數。如紀平遠州普安州兩關廟靈蹟，此肸蠁之在人心，足以旌善警奸，里巷傳聞，不必辨其有無者也。一鎗響二次，謂在保靖營署，坐聞其弟露之擊鳥鎗鳴，步出觀視，接鎗審顧，忽又訇然作響，如脇下掌痕，謂貴州松桃協左營都司周嘉穗為二子延蘇州陶先生授課，適夏日陶袒臂作字，適有蚊在陶左脇，周信手拍之斃，次日陶即感不適，嘅然經年而歿，脇現青痕如掌等，此則偶然巧合，不經意間忘鎗有重藥，及誤傷致命耳，非必真異也。又如魁神草鬼遺魂諸則，又殊方土民巫風遺俗也。觀其命名筆談，知其志在助揮麈而已，以為茶餘酒後之資，亦未嘗不可博一噱，正不必深求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遣睡雜言八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黄凱鈞撰。凱鈞字退庵，一號箇涇漁者，浙江嘉善人。跡履未詳。是編爲遣晝漫筆，故自叙畧曰：睡以夜寍心，養息寢于晝，皆志損神。然長日無事，呵氣欠伸，欲免朽木之譏鮮矣哉。予頻年索居蕭寂，時多吟詩讀畫之餘，掇錄平生記憶，用攄滯懷，事任叢殘，言無體例，竊謂街談巷議，可廣見聞，勾異搜奇，不忘懲勸。又曰：不揣鄙陋，自幼及今，搜索數十年見聞，成雜言八卷，第足跡不逾千里，交游唯鄰邑數君，其眼光之淺，耳根之隘，可知矣。讀是雖爲撝謙之言，實亦紀實之語。蓋帙中所載，不出江浙及京師事，而尤以嘉善附邑者爲多，且大抵皆里巷怪異之辭，不足徵信，衍夷堅搜神之流波，仿稗官說部而載筆者耳。文字亦平凡，紀事中可採摭者，八卷之中，僅四時風說、天台異境、蠶房實訣、小術須識、營造大畧等十餘則，餘則大抵均無稽之言，僅可供談諏資異說而已。夫小說家言，誠不能一一指證，求其用意，然大抵不出藉寓勸懲及假爲文章二途。此帙則均無所爲，適僅足以遣睡而已也。

西河雜箋一卷 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明末諸生，滿清奠定中原，遂祝髮入山，讀書土室中，爲人豪縱不恣議論峻刻，一時學者咸側目視之。康熙間台試鴻博，授檢討，纂修明史，尋以病乞歸。博覽載籍，著述甚富，尤擅經學，於排斥異說、辨正經義，不遺餘力，學者稱西河先生。卒年九十四。所著經集凡五十種，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本書一卷，僅隨筆劄記之屬，凡三十一則，門人李剛主輩所搜集類次者。行文古茂質樸，雄深雅健。記述除偶作考訂校讐之說者外，類多紀明世末紀，板蕩餘聞。雖小說家言，亦未嘗不可考核正史也。如記費宮人事曰：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于井，紿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老宮人，非是，賜帥羅甲。甲與歸，將婚，費又紿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送諸貴家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召諸帥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甲入，舂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剄死。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宮人云：費當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

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貴稱昭仁若長公主名徽媞封長平公主豈貴時偶失記耶則與明史所記有相出入處者又如閭俗說漢高帝拜淮陰云淮陰侯傳漢王欲召信拜大將是使信拜如拜郎拜尉耳俗以為王拜信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禮特爾時不然觀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為拜豈拜信乎則以書義為駁斥之文者爾

制科雜錄一卷 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又名甡字初晴浙江蕭山人學者稱西河先生詳傳著述皆見四庫提要中所著制科雜錄一卷紀康熙十七年諭開博學鴻詞科以天下才學官人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召試事時奇齡亦為當道所薦以是科中式故歷述諭旨時日掄典諸官策賦文題廷試授職諸事至綦詳盡此均正史所未詳他書所鮮見非僅足證當時制度實可補史乘之不足者也如紀試題一則云相傳先試一日上命內閣諸學士及翰

林掌院擬題皆一文賦一詩高陽李師擬璿璣玉衡賦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寶坻杜師擬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論者耕益都馮師擬十三經同異考耕藉內閣學士項公擬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賦得春殿晴薰赤羽旗閣學李師擬岣嶁碑贊遠人向化歌掌院葉師擬璉璋特達賦三江九江考賦得龍池柳色雨中深上用高陽師賦題寶坻師詩題第先試一日傍晚或云外間有覘知其題者云又如授職之初紀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上第授尚書郎唐制

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第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等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為上等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為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等賜進士出身上乃降旨選荐舉玫中人員俱授為翰林官應給職銜著再議具奏則當時制科取士初未有職額亦他書所未聞見者也故是編卷帙雖簡固無一字一句非攷史者所足忽之者也

草堂清話不分卷 抄本

明陳震輯震字孟聲江蘇江甯人永樂初以南京學弟子員與修大典之役日從諸老宿于閣下得縉閱内藏秘書遇有所得及會心處則筆錄以記久之成帙其本意不過備遺忘而已書中多金元時名賢佚事洪武間事亦有之然中間忽雜入女道士魚玄機京師教坊伎連枝秀熙寧中張用誠乾道中張子顏以及孫思邈武攸緒等則唐宋人事亦有之又不似專以金元明初為的者矣所從錄本頗不必即是奇書如宋史元史存

晦齋藁酉陽雜俎蘇州志遯齋閒覽遂昌雜錄輟耕錄等書無不有之至于所錄亦平凡無奇如曰陳基字景初台州臨海人與兄聚同寓吳中俱以詩文著名基嘗遊燕京無所遇歸吳資客授以奉養淮東張士誠據吳辟基為幕府以文辭為任時有所獻白皆正大語用事者嫉之幾至不測國朝洪武初名與修元史後終于常熟之鳳山里有夷白集若干卷藏于家云云其他亦皆此類蓋實不成其為書不過隨手雜抄而已隨手署名而已初無甚足珍後人不審徒因其得參大典之役震

于得見秘書之說、而傳抄之耳、

駛果暇筆四卷 明崇禎間刊本

明鄭奎光撰、奎光字章甫、閩人、崇禎間為南都倉官、仕履不詳、卷前有陳臣忠邵捷春林古度諸人序、謂其自為諸生、雅志千古、及徵入權南曹尚書郎、分司倉部、故領江南轉輸、時封疆多事、徵發不時、民力苦于輸將、兵餉艱于給發、仰屋持籌、拮据靡間晨夕、奎光獨能于釐剔之餘、佃漁諸史、摘奇撮要、彙為駛果筆談、事則委衷孚領、文則排沙揀金、真千狐之腋、千鷄之蹠云云、蓋為部曹公餘消閑之筆、輯自諸書者也、其去取之旨、大

抵有關政教、或能裨益身心、亦有雋言異語、足資一時省發者、如明皇宴諸學士于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惟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如崇信禪師云、法要有三、曰戒定慧、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菓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菓、是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故雖以一切種智、攝持三法、必先用戒、其他所錄、率亦此類云、駛果暇筆者、則以職餘名耳、

尾蔗叢談四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四川綿州人詳傳已見四庫提要中是編凡四卷作筆記體記奇誌幻之作也自序曰世有怪乎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怪乎吾亦不得而知也復謂齊諧志怪等書皆鑿空造意無實可徵考古者所弗貴焉予生平宦遊所歷足跡幾遍天下所至之處輒訪問山川風土人物採其事之異乎異談並在耳目之前為古人所未誌者輒隨筆記載以為塵談之資其始自何人出自何地要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云云故亦續齊諧段志之類也維搜神廣異之書以傳聞為主述離惝恍變幻相承調元自云要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則欺人之談耳如首則記荔瑞云同安文圃山產荔名赤命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有綠文如符篆狀味殊衆荔國初時樹結一荔有文曰清受命三字為我師入閩底定之兆見陳鼎荔枝譜見閩誌則阿諛附會之義極竟淺顯固不待言者也至其記蠻貊之區事罕物異者則尚多紀實如記脆蛇云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點點可愛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怪有庸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則又其一例也尾蔗叢談者其自序曰昔人謂蔗自尾倒嘗漸入佳境讀此書者亦可知其味矣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東皋雜鈔三卷

清董潮撰潮字曉滄號東亭江蘇武進人原籍浙之海鹽乾隆癸未舉進士官翰林苑庶吉士性至孝慷慨有志節工詩文精書畫嘗賦紅豆樹歌一時傳誦都下遂稱紅豆詩人所著本書外有東亭詩選等本書僅三卷所記多誌異傳奇之說或得諸里巷傳聞或擬諸稗聞野史蓋多所鮮見者也閒亦有讀書致疑或自抒感慨者則隨筆之屬矣其誌異者如記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

許如鐫刻所就其他讀書之疑者如云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文姬矣又羊祜即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為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俟博雅者其自抒所見者則如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吾輩當以此為座右箴等類皆是也名東皋雜鈔者取陶靖節登東皋以

舒嘯義也

諸皐廣志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徐芳撰芳字仲光里居畧履皆不詳所作諸皐廣志一卷見昭代叢書中凡四十餘則皆羅列佚話異聞之光怪陸離足以新人耳目者渲染敘述而於每節節末綴以議論要亦步齊諧段志等屬之作也如紀報恩僧再生一則云天啟中金陵徐國公號蓼莪者與報恩寺老僧某善一日徐公遊雨花臺過寺老僧偶門立見其騶衛甚盛莞然一笑意不能無動歸院命湯沐浴趾趺而逝徐公還第忽見老僧直入府中轉而之內呼問

不應尾視之則夫人舉一子矣隨遣偵老僧狀入府之時即已化去此子長亦佞佛嗣爵未幾起送北去十餘年以壽終金陵人人能言其事噫一笑情移遂纏福報誤矣墮矣故塵芥玉堂土苴金谷學道人不可有此口不可無此胸也是則侈談因果者又如記李卓吾讓罵者一則云頃錢宗伯語予云十數年前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眞宗伯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宗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飾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尋愈語宗伯曰卓老眞異人愚山子曰生何前倨而後恭也或曰卓老生平罵人死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之胸與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直視卓吾為聖賢過於偏狹之見也矣諸皐廣志者諸皐本六甲神名見抱朴子亦自識其不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識物一卷

清陳僖撰。僖字藹公，河北清苑人，事蹟未詳，所著有燕山堂集。其識物一卷，僅十篇，多假鶡鵩螢蠋之名，以抒諷惋識謫之義，蓋目擊世道之非，有不能已於懷者，遂以寓言出之，亦莊周齊物之屬。其所重者在隱約之言，固無物物可識也。如識蝸牛云：蝸牛，陸螺也，形如蜣蝓，殼如小螺，一名土蝸，一名附蠃，生池澤草木間，頭有兩角，行則觸，讐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性喜升高，出其涎沫乃能行。杜牧詩蝸涎蠹畫梁，宋詩斷牆著雨蝸成字者是也。但腥涎不滿殼，倘藏於草澤卑濕中，儘可自濡，即上行得半而止，亦不無退步，惟喜進而不知退，一意升高，涎沫一盡，既不能上而精力已竭，復不得下，遂粘壁苦死，君子惜之。嘗見古今來功名富貴，其有何極，留餘以讓人，知分以自足，真快事也。恃其才，乘其時勢，逞數勇猛而前，以致身名俱敗者多矣。蝸牛何知焉。然寓言之旨固在婉而多諷，若必盡述其真以作物喻，則淺顯之處自不能免，識物之作固未能免失諸淺近之識也。

塵餘一卷

清曹宗璠撰。宗璠字汝珍，江蘇金壇人，事履未詳。所作塵餘一卷，多紀逸聞遺事異物奇珍之屬，行文瓌麗清新，雕琢堆砌，詞藻並盛，蓋工為駢驪者之作也。全篇僅十則，子目曰荊軻容、翟公客、豢龍氏、獄吏貴、梁豐樽、弋視、歡驚、伯有、大椿、花蝶夢、故琴心，而每篇之末並加贊語。如末節故琴心紀卓文君事，首謂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皋，或曰巳寡婦清之子。皋以鑄冶成業，富埒卓氏。皋弱冠娶文君，披纖羅，垂霧縠，羽翠葳蕤，明珠的鑠，定情之夕，嬌啼宛轉，倩粧在臂，鄰澤微聞，綣如也。其後記皋與相如善，遂得識文君。又其後則述皋以消渴卒，後十五年寄生於吳郡，為枚乘子。時文君已奔為相如婦，迨相如卒，枚皋送其喪還臨邛，與故夫合葬焉。而相如娶茂陵女，為文君白頭吟，嫁他人婦者，適夫亡寡居，遂守相如塚云。贊曰：羅敷有夫，文蕭琅玕，設也狄童，怨不勝彈。嗟乎文君，雙偶蓀蘭，琴心方協，哀誄再歎，為歡幾何，悵冷燈殘月，照秦蜀，香魂雨寒。其句之悱惻哀豔，率多類此。蓋慧業文人抒懷之作，名曰塵餘，資談助

也。

酒令叢鈔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俞敦培撰。敦培字芝帖，江蘇金匱人，以知縣告終養歸，僑寓虔南，與鹽道許星臺詩酒過從無虛日，是編則雜採諸書觴政酒約，彙而錄之，上始禮經，下迄說部，無不畢載，都三百數十種，近似者則連綴而附之，誠洋洋乎大觀矣。書共四卷，卷一為古令，卷二為雅令，卷三為通令，卷四為籌令，其例曰：古之人有行之者為古令，如春秋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是也。引經據典，分韻聯吟，當筵搆思者，為雅令。每令三條，蓋起令、還令、收令也。如虫貫曲牌名之蜂兒真，針兒假，綉不得，紅綉鞋，螢是真，大是假，當不得，剔銀燈，蜘蛛真，蛛絲假，織不得，十樣錦是也。俗不傷雅，不費思索，可以通行者，為通令，如七子八壻令，以兩骰遞搖，得七點，新婚及生子並多子者各飲一杯，八點則搖者與多女者同飲，如點多上一位飲，點少下一位飲是也。酒籌所以紀飲數，後人書令于籌，探得者照飲，厥法良便，且免趨避，荀子所謂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合編之為籌令，如唐詩令籌之玉顏不及寒雅色，面黑者

飲人面不知何處去鬚多者飲馬能辨我是雌雄無鬚者飲相逢應覺聲音近等是也設想往往巧不可階亦且謔不傷雅也

夢憶不分卷 陶菴老人手勒本

明張岱撰岱字宗子號陶菴又號蝶菴號石公浙江山陰人年六歲雲間陳繼儒命屬對奇之及長文思坌涌好結納海內勝流且以家世通顯服食豪侈能日聚諸名士遊讌于書則自四部七畧雖說家叢殘瑣屑之言亦靡不該悉明末避亂剡溪山家頽落往往不能自給故意緒蒼涼語及少壯穠華事自謂夢境著書十餘種率以夢名而石匱書紀明代事尤備年六十九營生壙于項王里又十餘年卒是編亦紀少年時遊讌豪舉

及太平盛況追溯前塵憬惘低徊不能自已刋本本甚影特此為其手親勒訂本校之世傳刋印鈔寫諸本皆為珍貴難得本中丹鉛爛然有圈者有點者有夾點者有自勒者亦有乙改者其體例則隨筆札記而已其紀事則方言巷詠嘻笑瑣屑而已然而其文字豪縱敘述歷歷如繪使讀者如經山川如覩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也夢憶則所原署書名刋本有曰陶菴夢憶者則後人所增以為識別者耳

明人詩品一卷 小石山房叢書本

清杜蔭棠輯錄、蔭棠浙江吳興人、事履未詳、作明人詩品一卷、自以為有明一代詩學之興、振元舊學、別宋遺風、體格未同、風氣丕變、其間盛衰之際、相去尤多、初明之世、整練不勝、而跌宕過於前朝、觀其所引閩中十子林子羽詠白雁句云、夜雨蘆花看不定、夕陽楓樹見初飛、吳中十傑楊眉菴句云、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細雨已青千萬柳、小桃初白兩三花、燕子綠蕪三月雨、桃花深水一溪鵝、春水染衣鸂鶒綠、江花落酒杜鵑紅、羅幕有香鶯夢暖、綺窗無月雁聲寒、跌宕風華、介乎楊萬里楊曼碩諸公之間、有宋人之清華、兼元人之纖巧、實所謂胚變之機樞、品詩而有見及此、非自三百篇以來詩道之消長盈虛、爛熟胸中、不足語此、至謂三楊惟東里優游按衍、諸體皆蘊藉可觀、李文正東陽、弘獎羣英、力追正始、天才穎異、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濟濟、惟意所如、沈石田不專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學、每於本衍處露新警語、人既貞不絕俗、詩亦變而成方云云、均談言微中、然後知蔭棠此卷、固治明詩之津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一卷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及第，出金壇于相國敏中門下。金壇故好士，其所援引，往往不數年便陟卿貳。世銘獨無所干謁。金壇卒，和珅用事，竊弄國柄，世銘恆憂形詞色。珅亦頗聞之。徒以阿文成桂方倚如左右手，無如之何。既擢御史，即具彈章，圖劾珅，搆疏稿未成，得旨留軍機，不得上。自恨愧負此官。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以大用也。遂經學，能文章，尤工制舉文。居京師日，從

游之士凡數百，多發名成業以去。所為詩亦絕工，特為時文所掩，不甚彰。洪北江序其讀雪山房唐詩選云：吾友韞山侍御，深于詩者也，而世不盡知，則以制舉文之工掩之也。侍御又深于論詩者也，而世亦不盡知，則又以論文之精確掩之也。信然。著有韞山堂詩文集、讀雪山房唐詩選、讀雪山房雜著諸書。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一卷，本附雜著後，都五古凡例、七古凡例、五律凡例、七律凡例、五排凡例、五絕凡例、七絕凡例七目，各十數則至數十則不等，而談言微中，類多雋語。如七絕凡例中云：初唐七絕，味在酸鹹之外，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讀之初似常語，久而自知其妙。杜工部五言詩，盡有古今文字之體。前後出塞三別、三吏，固為詩中絕調，漢魏樂府之遺音矣。他若上韋左丞書體也，留花門論體也，北征賦也，送從弟亞序體也，鐵堂青陽峽以下諸詩記體也，遣田父泥飲頌體也，義鶻病柏說體也，織成褥段箴體也，八哀碑狀體也，送王砅紀傳體也，均獨具隻眼，能道常人所未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小石帆亭著錄　天壤閣刊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蘇詩施顧注本、因又以寶蘇名其室、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編修、歷典江西湖北江南鄉試、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洊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預嘉慶元年千叟宴、十二年重晏鹿鳴、十九年重晏瓊林、賜二品卿銜、年八十二矣、又四年乃卒、精心汲古、博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淵雅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直欲駕洪文惠而上之、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其論詩則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而不免流入空疏、因更倡肌理說救之、然至心折漁洋、不似趙秋谷之一味醜詆也、著有經義考補、復初齋全集等書、小石帆亭雜著五卷、為所輯論詩之作、卷一收漁洋古詩平仄論、示古詩平仄之說、軔自漁洋也、卷二收聲調前譜、顏曰趙秋谷所傳聲調前譜、按云、或云前譜是漁洋著、後譜是秋谷著、以愚考之、前後譜皆秋谷所為也、今以新城所刻平仄論參觀之、愈見新城所刻、是漁洋真筆、而此為秋谷無疑矣、又附漁洋詩問十三則、於後皆論古詩平仄者、卷三卷四收所自為五七言詩平仄舉隅、自序云、二十年前在粵東使院九曜池上、與學侶論詩、偶識此二卷、不足示人也、今因著錄漁洋先生平仄論、不得已而附此於後、良用恧然云云、卷五七言詩三昧舉隅、亦所自作、於所選七言古詩例後、各繫數語、以示法則、所以補漁洋唐賢三昧集之不足者也、總雜著五卷、辭香漁洋、不廢秋谷、更參以己見、平實淵雅、無漁洋秋谷空疏執拘之失、有漁洋秋谷超脫精深之長、縱未可視為一家之鴻寶、要為詩學之津梁也、又自漁洋而秋谷、秋谷而覃溪、于此亦可覘清詩之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定香亭筆談四卷 刊本

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乾隆五十一年、年二十三、舉鄉試、作考工記車制圖解、多江戴諸家所不能及、聲蜚于時、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道光二十九年歿于家、年八十有六、賜謚文達、著作百數十種、都存揅經室文集中、為有清一代大師、文章經濟、迥絕千古、此書為督學浙江日、疏記時事而成、本無意筆墨也、中多詩賦諸作、而於經義小學金石曆算湖汐亦有論列、大抵則督學浙江時與門下士武進張惠言、歸安姚文田、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等談論所及、信筆記之者也、至其中詩文、皆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重訂時增入者、其自序云、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文華清宛、有明人山林氣息、其影橋記曰、池中風漪淡然、是有池影、亭倒映於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欄、是有欄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彩、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移幽石、而影皆在橋、固絕妙文章也、光緒間張壽榮跋曰、為詞章家所必觀、亦為攷據家所不廢、信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聲調後譜一卷刊本

清趙執信撰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自稱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少絕穎悟九歲下筆為文動驚老宿會里中為文社秋谷初不與通輒自攜筆墨往既入場僉以其切易之而移晷立就數藝乃咸驚為神童同里孫文定公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字之康熙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右贊善明史纂修官預修大清會典而通籍時適詔開鴻詞科海內詞宗咸萃都下新城王文簡方以詩古文辭雄壇坫一時鴻才俊彥多出門下秋谷以甥婿行獨掉臂其間自樹一幟所著談龍錄至顯與漁洋齟齬而漁洋心折其才終不之罪也徒以名日益高忌者益眾卒以洪昉思長生殿案罷官去年尚未三十也兩親健在得具甘旨承色笑者又二十餘年由是益放情詩酒遊屐幾徧海內至乾隆九年卒年八十三著有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雜著若干卷聲調後譜一卷附續譜一卷所為論詩律之作續聲調前譜者也前譜一卷故謂出漁洋手大興翁閣學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謂亦出自秋谷後因有合前後續三譜共為聲調譜三卷者持論雖是恐非其舊後譜計收五言古詩譜五首七言古十一首齊梁體四首半格詩一首五律六首七律四首五絕二首七絕三首續譜樂府一首雜言二首柏梁體一首附通轉韻式合之前譜詩體韻律於是大備後之論詩律者胥不能出其範圍椎輪大匠終不同凡響信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詩筏二卷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永新人。明諸生。工詩古文。入清抗志入山，巡察笪重光以布衣薦徵書至，慨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宜有是累。乃變姓名，從僧道遊，不知所終。著有詩觸激書水田居士集，幷傳於世。此書為其少作。自序云二十年前與友人論詩，退而書之。以其如涉之用筏也。故曰詩筏。歸安吳大受有刪訂本，世人不讀賀書。每引為吳作。非也。吳興劉承幹詩筏跋云，詩筏一卷，吳大受牧園撰。誤矣。此書上自兩漢樂府，下洎晚明諸家，靡不有所詳述，洵大觀也。其云七言絕所以難於七言律者，以四句中起承轉結，如八句。而一氣渾成又如一句耳。若只作四句，則不易耳。五言絕尤難於七言絕，蓋字愈少則巧力愈有所不及，此千里馬所以難于盤蟻封也。又云詩語可入塡詞，如詩中楓落吳江冷思發在花前，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等句。塡詞屢用之，愈覺其新，獨塡詞語無一字可入詩，皆有得之言。非率意筆墨。然其云蘇李詩三首，非出自一時。然非僞也。則但就詩之風格氣息而論，攷據未免不足然賀氏作書本意，不過欲為初學詩者津梁，斯不足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律詩定體一卷天壤閣刊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年十八舉順治八年鄉試，以部曹特旨改翰林侍講，歷官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年歿於家，年七十八。門弟子私謚文介，又五十載至乾隆三十年，詔追謚文簡，私謚乃廢。著有帶經堂詩文集、衍波詞、漁洋詩話、蜀道驛程記、皇華紀聞、粵行三志、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諸書。工詩，古近體均海內一時無敵手，有清定鼎，騷壇盟主，首推龔芝麓宗伯鼎孳，海內翕然影從，施宋

出，未能勝也。漁洋挺生，乃奪其席。其詩以神韻為主，五言律學王摩詰，清腴明瑟，如芙蕖出水，五截出清商子夜，七言瓣香玉溪，得其神似，間以南唐皇甫嵩孫光憲竹枝體入詩，尤風華迴絕。平江李次青元度國朝先正事畧文簡傳云：公以詩鳴海內五十餘年，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為泰山北斗。當開國時，人皆厭明代何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罩百家云云，非過譽也。為揚州推官，日盡了公事，夜接詞人，其風格亦可想見。律詩定體一卷，其所手訂家塾讀本也。門弟子鄉人何端簡世𤨏錄自新城家塾刻於燃燈記聞後者，僅五七言律二體，而遺音極精，如平仄凡例，以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平不可換仄者作⊙，仄可換平者作口，與一般律體定例遺音絕不類。視萬紅友樹詞律闡仄聲上去不可通之理，尤見精到，真非深於音律者不辦。選例如夏過日初長，連朝雨送涼，捲簾書帙靜，開戶燕泥香，賜果來東閣，分冰近玉牀，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聲調如鳴金戛玉，然後知其秋柳詩第一首，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

羣推絕代銷魂者，胥音節之故，是此書實學詩之秘鑰，未可以少許忽之也。

甌北詩話十卷　全集本

清趙翼撰。翼字雲崧，號甌北，常州陽湖人，乾隆辛丑進士，次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貴西兵備道。嘉慶庚午，重宴鹿鳴，賜三品銜。知兵，傅文忠征緬，軍謀戎畧，讚畫為多，事詳姚姬傳鼐所為雲崧先生家傳，及子部雜家陔餘叢考提要中。湛深史學，著二十二史劄記，與王西莊錢辛楣并推有清一代史學巨擘。詩以寒瘦救漁洋末流空疏之弊，有甌北集行世。詩話十卷，晚年記其學詩心得之作也。自為小引，所云：「小日閱唐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畧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又以余晚年所見，使諸才人早見及之，可以省數十年之熟視無睹，是余雖不能有所進，而於諸才人實大有益。爰就鄙見所及，畧為標舉，以公諸同好焉。」諸語最為得全書之旨。書都十卷，卷一論李青蓮詩，卷二杜少陵詩，卷三韓昌黎詩，卷四白香山詩，卷五蘇東坡詩，卷六陸放翁詩，卷七放翁年譜，卷八元遺山高青邱詩，卷九吳梅村詩，卷十查初白詩，對各家論斷評騭，皆能獨具隻眼，深入淺出。而於放翁梅村初白詩尤覺湛深，如謂：「以初白律詩與放翁相較，放翁使事精工，寫景新麗，固遠勝初白。然放翁多自寫胸臆，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則隨事隨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較放翁更難亦在此。」題梅村集云：「國亡時已養親還，同是全身出跡較閒，幸未名登降表內，已甘身老著書閒。訪才林下程文海，作賦江南庾子山。」剩有沉吟偷活句，令人想見淚痕潛，非深於三家詩句身世者，不能道。即此可類其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詩文評類

鳴原堂論文二卷　勵治齋刊本

清曾國藩撰。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乃移湘鄉，為湘人。本名子城，道光戊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累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洪楊變起，方丁內艱居鄉里，乃倡團練，成湘勇，慘淡經營，鏖戰大江南北者十三年。卒冒萬死，成中興功。時方總督兩江，詔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年六十二卒，追贈太傅，謚文正。於學無所不窺，而獨邃乙部，在軍中猶日手

圈點二十二史若干頁，其勤學如此。文宗桐城姚氏，能嗣其法，亂講正經為吏，篤守程朱之學，晚歲隱然以道統自任，飾其英雄事業，而世或亦以此短之。鳴原堂論文所評品古今名臣奏疏也。曾忠襄序其書曰：國荃少侍公京邸，從而問學。壯歲展轉兵間，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聖天子威德，大功告蕆，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匄身歸里，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其自序云：常棣為燕兄弟之詩，小宛為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余久困兵間，溫甫、沅甫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甫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戒，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蓋烈士暮年憂讒畏譏，懼沅浦引歸言行，或損令譽，輯是篇以諷之，意固不在論文，然所論自通達，能澈中邊，如評賈誼治安策云：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

即人人能解也。即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然則居今日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此等議論，即決非一班古文家所能言，亦非古文家所敢言，即此可例其餘。書都上下二卷，自漢至清奏疏十六首而已。

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 扶荔山房刊本

清朱彝尊撰。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生有異稟，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凡有字之書，無弗讀，後以饑驅走四方，足迹遍天下，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証。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與李因篤天生、嚴繩孫藻支、潘耒稼堂，均以布衣除檢討，年八十一卒。學者稱竹垞先生，方具在詞館，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文簡工詩而疏於文，汪苕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

證而詩文皆不逮，惟彝尊兼有諸公之勝，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稱南北二家，詩餘尤為一代宗匠，晚年以錢牧齋列朝詩集，扶門戶之見，肆其雌黃，不免是非倒置，別選明詩綜，凡三千四百餘家，前為小傳，末綴詩話，錢塘姚柳依氏扶荔山房輯出別刻，乃為是書，都二十四卷，一行以史法，自帝王至青衣雜流，無不備直，有明一代詩史，文章評隲，猶其餘事也。

乾元秘旨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舒繼英撰。繼英字偶玉，浙江錢塘人，事跡未詳。其論命造以五星為主，以元星立命，以官度躔刻神煞貫值論吉凶，其言曰：子平原有至理，但前六十年某月某日某時出一大貴人，後六十年仍有此八字，其人卻與前迥異，及查閱五星，果高下懸絕，則子平似稍遜一籌，曰以子平為體，五星為用，體同而用異，此前後六十年八字相同，而五星各異也。然體用一理，終不可詳用而略體，又曰天盤地盤竹羅三限等，固屬謬說，即華羅五

星，出自周述學，亦牽合無理，均宜廓清，所見如此，則其術不同于人可知。書中多引耶律楚材語，初述五行王正變，及元星立極，繼之以日月四餘科名文星魁星三台、金輿、爵星、將刃，謂皆有驗于神煞，則謂大抵皆穿鑿支離，絕無理解，文昌祿馬、天雄大耗，雖可解而無驗，次述萬年書宮度年限命主，經絡貫串，填冲守鉤拱夾，以為許斷之的，而以天官七敘，正財、偏財、偏官、傷官、食神、正印、偏印、劫財、元祿十曜輔之，于劫財獨謂為最惡之星，雖有陽年合七敘之休，實有陰年合偏財之咎，經但

専主傷妻、自歴年試之、正不止此、與日有關、即行刼度剋父、與月有關、即行刼度剋母、與弟兄有關、即行刼度剋弟兄、與子孫有關、即行刼度剋子孫、雖不行刼度、但逢刼頂度、亦諸惡畢集、而且耗散有之、疾病有之、居官者降罰亦有之、若與妻主有關、妻主又不得氣、常常斷絃、與子星有關、子星又不得氣、每每絶嗣、與財曜有關、財曜又不得氣、屢屢空乏、僅置諸閑散之地、尚恐招殃、倘入手攔夾之鄉、愈將肆虐、必得天官乃能制之、而天官又以制刼力薄矣、此則一般言星命者所不語也、

潛虛述義四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蘇天木撰、天木字戴一、廣東高要人、乾隆三十三年歲貢生、少與吳式郡同學于新建劉斯組、天木精究宋五子書、至老學益苦、所居老屋數椽、即卧榻置書几、一孫執爨、注司馬温公潛虛、病甚猶伏枕點勘、年八十三卒、著作此書外有家訓一卷、事蹟具詳肇慶府志、南海伍崇曜曰、温公書四庫全書已著錄、困學紀聞謂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具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

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心乎、愚于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之妙也、極推重之、顧陳淳譏其所謂虛者不免于老氏之歸、而提要則謂世無原書久矣、姑以源出于光而存之、要其吉臧平否凶之占、以氣之過不及為斷、亦不失乎聖賢之旨也、云云、又稱發微論一卷、張敦實論十篇、今是書無之、又玉海稱張行成為

潛虛數義十六卷、章分句析、後截行成所續不韻、今亦無之、惟末附張行成潛虛數義一則耳、仍有缺失歟、伍氏此言、于是書本源、蓋考求詳矣、蘇氏之作、于溫公書絕鮮單行本、後既詞旨典雅、古雅近于焦氏易林、而又實足闡發名理、宜其為世所珍也、特溫公之書、雖云自抒精義、實仿易而為本一時興到之筆、果精研于易、則潛虛可廢、述義又何為哉、

五行問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吳肅公撰、肅公字晴巖、安徽宣城人、精于天文曆律之學、惟于五行生剋之說、獨謂不解其義、舉易之乾元坤元、為生物之本、水火則具精氣金木又土中之一物、謂易無五行、禹貢言六府、皆利物厚生之聚、洪範言五行、皆生民通用之物、不足為後來五行依據、自秦漢術家興、圖緯之學出、而五行生剋之說始、然圖緯之五行以氣言、而生剋之說則又以質勝、降及漢後、天文地理、星命骨相、占卜醫藥、方位音律、形色臭味、無一不主五行、言生剋、術士以為不刊之典可也、周茂叔大儒、何亦不以兩儀生四象、而以二氣生五行耶、案五行之生、本由于數之自然、立一中于此、則左右前後四向成焉、合之斯為五數、固不能增之為六、或減之為四也、其見于經者、莫先于堯典之七政、而大禹之六府次之、至邵康節、又以水火土石為四體、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紛紜之說、不知所準、斯固各有取義、要皆不足為生剋之據、至陰陽選擇家、復以干支配生克、以斷天下之吉凶、其名尤不可紀極、在洪範為水者、在雙山或為火、在

三合或又為木，在元空或又為金，以此例彼，孰為是非、吳氏此作、蓋據經史而駁生剋、非致疑于五行也、特與術數家論經史、此何異于南轅而北轍、其不能通明矣、術數而以經史為本據、則亦不能成術數明矣、此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龍首經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不著撰人、以其原序首有黃帝將上天次、召其三子而告之曰、吾昔受此龍首經于玄女、經章傳義十有二緒句、故舊題作黃帝撰、案龍首經之名、始見于晉葛洪抱朴子遐覽篇、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黃帝龍首經二卷、顏氏家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玉變玉歷十許種書、則此書之傳世久矣、尋書中所占諸術、第十法云、功曹廷掾為土官、外部吏及內不屬五曹者、皆屬功曹、第四十九法、占諸吏謀對計簿當見上官、又云、欲見王者以天一、諸侯以太常、將軍以勾陳、卿相二千石以青龍、令長以朱雀、皆漢時官制、其第九法、占知臣吏心善惡、漢書翼奉傳所述曰、辰為客、加時為主人、辰正時邪、則客正主人邪、辰邪時正、則客邪主人正、漢人本有此占法、此書在漢時為民間日用之書、至六朝猶行于世、唐宋以後傳寫始微、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及見、此本上下二卷、凡占法七十二章、從道藏中錄出、據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四篇、引龍首經子齊青州、丑吳越揚州一條、

宋許洞虎鈐經戰位篇引龍首經將欲出兵初以木日聞事一條諸欲陳兵必伺向白虎一條占兵已交勝負篇引龍首經先起爲客後起爲主一條此皆無其文是尚有殘闕未完也然其傳來既古以視世所傳之靈棋九宮諸術其得失勝負不知又當何如矣至名龍首之義則原序之末有云三子拜受而起龍忽騰翥三子仰瞻尚有龍頭矣遂以名其經曰龍首云云固與序黃帝自謂受此龍首經于玄女句不符君子于其所不知闕疑可矣

地理古鏡歌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明蔣大鴻撰大鴻字平階號中陽子江蘇松江人明亡唐王僭號授兵部司務歷御史福建破遂亡命入婺及入清朝其友欲以博學鴻詞薦大鴻力止之卒于紹興著書十餘種卷以百計皆散失不易見此帙則以堪輿家言編爲七言歌訣都五十一首少者八句多者或二三十句同郡戴雲衢鴻評之曰平階蔣公得無極真人玉涵之秘註地理辨正一書悉本黃石楊曾之授其旨深矣惜言多隱而未發故復作天元五歌天元餘義及集評水龍經四卷則顯而易見焉雖皆不外無極之

傳然猶覺其糟粕耳陳子禮園酷嗜秘書徧覓蔣氏遺著得古鏡歌五十餘首乃蔣公得口授真傳以後又搜括餘編而作者也其歌始則細辨龍水之純雜吉凶繼則發明先後天八卦之精義以推斷休咎由大及小至田角氿塘一無遺漏誠玉涵之至秘堪輿家之圭臬也蓋純爲干支八卦龍沙水穴後世堪輿之言無義理可以尋繹然較尋常術士語則又超超元解矣姑舉其例如穴前忌割脚水訣曰平洋不患水淋頭割脚水來却

自毖、隱隱田間流水過、如逢此切定生憂、時師只說水來聚、果曉墳前沖散否、離穴滿尋不足慮、天心水聚自然休、此謂墳前忌田間隱隱水路、割脚而沖散生氣、若還離穴滿尋、便非割脚、名為水聚、反能致福、此其辨別根據于葬之本義、穴中不宜有水、割脚近墳、浸棺必矣、若田疇稍遠處水道、何碍于穴、轉足為衛、拒獾避狸、所以為福、蔣氏未申其義、然能識遠近吉凶之分、固非時師恃術為衣食者所能道也、宜乎戴雲衢謂其得口授真傳矣、

青烏緒言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李豫亨撰、豫亨字元薦、江蘇松江人、事跡未詳、此篇就堪輿術隨筆論列得失、大抵多耳食之言、無甚真知灼見、固不足珍也、然亦間有精確不移者、如曰、論四獸不拘東西南北、但拘左右前後、論左山、又不拘定左右、但拘水之去處為左、來處為右、猶言上手下手也、尋地要訣曰、第一法兩水夾、第二法左山搭、第三法水口狹、人多不知左山為下山、若于向南順流之池、取左山攔截水口、誠為合格、若于向北向東、水勢倒右之地、亦

取左手為左山、則名順關、失其義矣、如曰、星家有子平、有五星、其說俱行、今堪輿家有執以形勢為是者、有執以坐向為是者、兩家常不相下、不知星家之不能脫子平五星、猶堪輿之不能脫形勢坐向也、形勢以山川之會聚言、坐向以方位之貴賤言、不容偏廢、但當以形勢為主、以方位參之則可、雖然有是穴則有是向、天地所生、不容以私知力為也、若信術士之嘵嘵、則惑矣、其他各則、均不能與此倫比、不惟可嗤、亦復可鄙也、蓋堪輿既為術數、縱不論事理、而專言福利、亦當持之有故、如

一家言、若但侈陳神奇、聳動聽聞、則品斯下矣、精于術數者、亦恥言之也、而此帙則不能免此識焉、

易筮遺占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李道平撰、道平號蒲眠居士、湖北安陸人、以著周易集解纂疏聞于時、是帙則取左國中易占之言而彙輯之、其意蓋謂易筮之法遺亡、藉此猶存一斑也、故自序畧曰、古者卜筮並重、夫子贊易亟稱蓍德、由是筮獨顯而卜微、繼六壬萌芽于吳越春秋、錢卜濫觴于京房易傳、小數迭興、筮雖存而其法亦陵降、及晚近揲蓍流于影象、惟市井細人、始操此術、學士大夫罕有過而問焉者、即偶一及之、不過持草基以索之爻彖、杳杳冥冥、十不酬一、豈倚數不盡可憑耶、抑爻彖之辭、奧衍而難窺耶、余謂古人占筮、三易並用、觀其繇辭及其取象、當時必別有成書、即班史藝文志載蓍龜十五家四百餘卷、而蓍居三之一、今皆不可復見、古法蕩然、千百什一、僅存于左傳國語之中、毛氏奇齡纂春秋占筮書、止錄左傳、不及國語、李氏塨著周易筮考、求其書不可得、因裒左國筮占十有五則、都爲一帙、詳載舊注、以闡明遺法、間附漢魏易義以著古人說經之旨、管窺所及、亦綴于篇、晉語韋注、紕繆尤多、悉加是正、復取洪範稽疑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禮筮人、冠于篇端、以存梗概、俾學者有所攷焉、讀此則李氏著書之旨、及其體例可得覩焉、案易占筮法精義惟在之象從變取之而亂錄見焉故應化無方而其錄不窮今人忽之每沾沾于蓍法執一爻一彖以為斷視成方術雜以旁門此其所以惑歟是書輯古人成事而集解之善學者體察而會成執具在則技也浸浸乎而近于道矣筮法或不致終湮而無傳歟

九宮衍數一卷 清德清俞氏家刊本

清俞樾撰樾為有清末季南中大師仕履已見茶香室叢鈔提要此編為繼其舅氏姚平泉先生之志而作有自序畧曰先舅氏示越衍疇一卷大旨謂洪範九疇本乎洛書自一至九洛書數也因而重之自一一至九九又因而推衍之為九九八十一圖五居中宮土也木火金水四者土皆能生之皆能克之又欲易二七為金數四九為火數以合方位且謂越曰吾此書粗具大畧老不能成矣子其為我成之然自先舅氏之沒至今二十年越雖嘗研求其理卒亦不能成書也因存其圖而易其名曰九宮衍數云云案九宮之數本為數十五之方陣純出自然今世尚無能解其理者俞氏謂世傳戴九履一之圖乃太一行九宮之法非洛書也於洪範更無涉可謂獨具卓識于羣言淆亂之時者矣書之為圖凡八十有三第一圖九宮本數未變者也其為數凡九第二圖初變者也重本圖之數而變之故為數凡十八然仍一至九九數也此後則為衍數圖第一衍為圖九皆五居中宮第二衍為六居中宮之九圖第三衍為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居中宮之九圖、第四衍為八居中宮之九圖、第五衍為九居中宮之九圖、第六衍為一居中宮之九圖、第七衍為二居中宮之九圖、第八衍為三居中宮之九圖、第九衍為四居中宮之九圖、九宮之數本有多種、反覆衍變可至無窮、此所衍者僅由一至九、縱橫排列皆成十五之種耳、當數理未臻顛極以前、世人覩此奇象、上焉者以未識其理自解、猶為不欺之君子、下焉者則迷離錯綜、故神其說以駭世驚俗、附會之為星命占卜、果何與術數哉、亦徒貽譏于讀書有識人耳、

易林釋文二卷 清咸豐間刊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江蘇山陽人、畧曆已詳吳山夫年譜提要中、業易林世所稱善而盛行者、為黃蕘圃校刻宋本、頗繕寫精工、鏤刊清整、又雕鐫小字本、亦為人所重、黃序自云諸刻易林、悉出自明內閣本、而黃氏所刻、則據陸敕先傳臨之宋本、蕘圃得之顧千里、千里得之程念翔展轉傳鈔、其文大與舊傳汲古閣毛子晉刻本有異、丁氏以為鏤板出于宋時、猶有可信、今竟以影鈔臨寫之本、輕改古書、字句差互、其可據乎、且毛子晉之刻本、即宋黃伯思所校定、子晉棐書悉因其舊、間有外譌、亦不敢肊改、故毛刻自序、有字誤以快為快、以羊為手、以喜為嘉、以鶴為鵲、義可兩存、以毛刻校黃刻、殊異過多、顯為有所竄改、得失分明矣、近世士大夫崇尚宋本、好奇騁異、是古非今、而所謂宋本者、或出于書賈射利、鄉壁虛造之徒、至謂影摹宋鈔、尤不可信云云、故詳稽經史、下及子部、作為此篇、凡黃刻之可疑者、皆一一為之指證、實事求是、可謂信而好古矣、夫校書本至難事、以盧抱經之積學、猶或誤從、況其下者乎、蘇氏忠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曰近世人輕以意改古書鄙淺之人從而和之遂使古
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旨哉言夫則黃蕘圃之貽譏于
丁氏也亦可謂自取之矣

葬經翼三種 學津討原本

明繆希雍撰希雍字仲淳江蘇吳縣人或謂為常熟
人後徙居金壇為人有奇氣電目戟髯好談古今成敗
事與東林諸人相友善又好與羽人劍客相往來且精
于術數方技于醫尤屢著奇效著書有先醒齋廣筆記
本草經疏本草單方等此帙則就葬經而發揮之頗能
貫穿古今諸說不為俗傳山向沙水之例所拘書共三
種每種一卷第一種曰葬經翼首列葬圖十二形勢次
則就圖立說分為十一篇第二種曰十二倒杖圖說專

論取穴放棺之要第三種曰三寶經專論穴法末附以
司馬頭陀論葬八法則就舊論為之補圖難解二十四
篇則設為客問以暢所言也夫營葬而言風水亦不過
仁人孝子求安逝者之體魄而已自妄人造為禍福于
是俗情遂幾幸朽骨壟斷山川謬說橫生正義滋隱
希雍此作則沿溯曾楊上締管郭合諸說而勒為一篇
雖不明斥方位天星實主三緣和會蓋以人事論堪輿
者也故其言曰大塊陰陽剛柔自然是故山峙水流有
情則姤無情則渙姤渙存乎向背去止因乎聚散吉凶

徵于形應、穴者沖陽合陰精氣凝成之竅、葬欲乘之返氣納骨之道所生受蔭一氣感通之應、本事安死、焉期福應、馴至今時、推求拘忌、形家之學廢、山川之本失、但膠固于禍福、邪說弥熾、微言弗彰、可慨也、

黃帝宅經注二卷 清刊本

不著撰人、案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宅經二卷、舊本題曰黃帝宅經、考之漢志形法家及隋唐志、均有相宅之書、而不曰黃帝所作、是蓋方技之流、欲因以為重、故神其說而詭題也、註者亦未究其原委、但就文義為註疏之言、夫宅為人所安居、宅吉則居者世裔昌盛、不吉則門祚衰微、此本人事物理之必然、不必託之于五姓八宅、黃道白方也、宅經原書雖分為二十四路、以八卦九宮配女男之位、宅陰陽之界、推尋休咎、然其旨仍在以人事論安否、故其旨曰、陽不獨王、以陰為德、陰不獨王、以陽為德、猶之冬以溫暖為德、夏以涼冷為德、易言之、如冬居南向、則得陽多而溫暖、而安、故以陽以溫暖為德、夏居西向、亦得陽多而暑熱、而不安、則不以陽以暑熱為德也、至其福德刑禍、青蛇白虎、龍頭鬼門、明堂金匱等語、則術家借以定向方居位之名、本無甚深奧義、乃註者不察、一律就干支五行宜忌立說、未免多失原義、如經曰、夫辨宅者皆取移來方位、不以街北街東為陽、街南街西為陰、此蓋謂地形高卑俯仰、而判陰陽、

不拘拘于東西南北四向、立宅陰陽向背得宜、則通風得日、自温燥宜人可居而吉、而註者釋此、則謂為不妨是陽之位、作陰宅居之即吉、不妨是陰之位、作陽宅居之、即吉、轉令語義晦澁、不甚可解、真所謂有不如無也、特在術數書中、尚文從字順、為可讀耳、

六壬神定經二卷 清同治間刊本

宋楊維德撰、案楊氏撰神定經、見鄭氏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同、前有宋仁宗御製序、其下結銜、稱奉旨撰集、志于維德撰書、尚有景祐遁甲符應經、景祐三式太一福應集要及七曜神氣經等、直齋書錄解題、僅有遁甲太乙兩書、而不及六壬七曜、四庫亦收存目、亦只遁甲一種、馬氏通考則據直齋錄入、又言字多譌舛、未有他本可校、是當時已鮮善本也、此書蓋自有宋以後藏書家久不著錄、此則會稽趙之謙撝叔于同治五年、

偶從都市中得明人寫本而刊之、雖非完帙、然諸書俱亡以後、得此僅存、彌可珍已、書中釋躔度日度諸篇、以日所差分、定月將起訖、不徒如今世用中氣法、餘皆臆舉舊文、無南宋以後術士臆造之言、可貴也、自先後天之說行、羲經首受其禍、支流餘裔波及壬遁諸家、著書者類牽合陳邵以自重、而古法亡矣、安得此書全出、舉其大要、以正術師也、書之卷一、為目凡二十、曰釋天、釋地、釋四時、釋日、釋辰、釋陰陽、釋五行、釋五色、釋五音、釋五性、釋六情、釋五味、釋四方、釋四門、釋德、釋刑、釋害、釋

鬼、釋殺釋數卷二為目凡十九、曰釋相生、釋相克、釋月將、釋擘度釋日度釋出沒釋昏曉釋天乙、釋天官、釋造式、釋用式、釋避忌、釋次客、釋次籌釋行年、釋將傳、釋神變、釋常例、釋卦略云、

夢占逸旨八卷 清嘉慶間刊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嘉靖時進士、歷官至灤州知州、所著書有易象鉤解、五經異文、孟子雜記、荒史、古俗字畧、夢林元解、名疑、姓滙、姓觿、等、此書則採集夢事之見于經史子集者、而以駢偶語出之、總分為八卷、內外兩篇、三十類、內篇十類、曰真宰、長柳、晝夜、衆占、宗空、聖人、六夢、古法、吉事、感變、外篇二十類、曰天者、日月、雷雨、山川、形貌、食衣、器物、財貨、筆墨、字畫、科甲、神怪、壽命、鳳鳥、獸羣、龍蛇、龜魚、草木、旋報、泛喻、每類若干事、每事之下、各疏舉出處、如日月篇曰、孫權啓吳、引宋書孫堅妻孕權、夢日入懷、解之、劉淵稱漢、引晉書劉豹妻夢魚變為人而孕、解之、拓跋開魏、引魏書太祖母賀后夢日出室內、有感事、解之、耶律興遼、引金史太祖耶律億母蕭氏夢日墜懷中、有娠事、解之、各篇均如是也、至于作書之旨、則有自序、畧曰、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舉酒酌月、酣然寢、夢見老人授一函、金文眩目、究科斗之古篆、欲宣誦而未能、藏襲袖間、猶恐遺脫、譙聲忽起、遂爾驚寤、晨興喟歎、莫得其緣、嗟夫、夜之遇叟也、其真也耶、

晨之喟歎，其夢也耶，將詢兆于占人，慨墠經之墜地，輒據見聞之末，撰茲内外之篇，用述徵㨂，題為逸旨，拂常隱語，豈逭醉夢之識，適世朽夫，聊增噱譚之助尔，若然者，則仍是喻情寄慨之文，與感託言之作，占夢云乎哉，然而讀其書頗能得稽古之益，固不可以署題近于術數而少之也。

葬經注不分卷 清刊本

金兀欽仄撰，葬經相傳為漢時人青烏先生作，史失其名，晉人郭璞著葬書，有所引證，輒云經曰者，即指此而言，書之篇幅不多，而言則簡而嚴，約而當，為後世陰陽之祖書，故金丞相兀欽仄取而註之，舊為抄本，藏書家偶有收者，張溥鵬取而校正，刊入學津討原中，其文與郭氏所引者不盡同，固有年代久遠，遺佚脫落者，亦有郭氏所未引，及張氏所校改者，文字雖古奧，得此乃可讀矣，如經曰，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山來水迴，逼富豐

財，山止水流，虜王囚侯，註曰，舊註山本靜，欲具動，水本乎動，欲具靜，逼貴者貴來之速也，豐財者財積之厚也，此山來水迴之效也，勢位之隆，無如王者，而為之所虜，爵位之高，無如公侯，而為之所囚，此山止水流之應也，如經曰，童斷與石過獨偪側，能生新凶，能消已福，註曰，舊註不生草木曰童，崩陷坑塹曰斷，童山無衣，斷山無氣，石則土不滋，過則勢不住，獨山則無雌雄，偪山則無明堂，側山則欹斜而不正，犯此七者，能生新凶，能消已受之福，郭氏引經証而特言五者，亦是節文之義也，偪

例在五不葬之中云云、觀乎此則其所言之應、雖在求吉凶禍福、而所依據為準則者、仍為物情事理、固與後來堪輿之言、一意以龍脉沙形妄生臆測、造作利害者不同也、

三曆撮要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不著撰人、其書蓋合萬通曆集正曆具注曆、選日時吉凶之法、依一年十二月六十干支、配合神煞、論百事宜忌者也、首舉月神、如正月天德丁、月德丙、月合辛、月空壬、然後以干支合之、嫁娶日、宜丁卯辛卯、求婚日、宜己丑辛未丁丑丙辰己未、送禮日宜丁卯辛未己卯辛卯、出行日、宜丙午辛未甲子丁未、行船日、宜戊子庚子、上官日、宜己卯、起造日、宜戊辰、架屋日、宜丁卯己未乙卯、動土日、宜丁卯己未丁未、入宅日、宜壬辰辛未丙辰

丁未、安葬日、宜癸酉丁酉己酉、掛服日、宜丁卯乙酉辛卯丁酉乙卯、除服日、宜丙子丁丑辛卯癸丑乙卯、詞訟日、宜癸酉丁酉己酉、開店庫日、宜丙辰戊辰甲辰、造酒麯醬醋日、宜丁卯甲辰丙辰丁未己未乙酉丁酉、交易立契日、宜己未丁未癸未癸卯、安床帳日、宜乙丑丁卯癸卯丁丑癸丑、裁衣日、宜丁卯戊辰丙子丁丑乙卯癸丑、入學日、宜乙丑丙子癸未己丑辛卯癸卯丙午丁未乙卯、祈禱日、宜乙丑丁卯己卯辛卯乙酉甲午、耕種日、宜甲子己未辛未丙子丁丑癸未辛丑壬子癸丑、其有

沖犯或他曆所忌，則並載及之，以為參攷，如正月嫁娶
二日逢丁卯辛卯，若犯歸忌等殺，則不宜用，不犯雖吉
然犯天寡，用者亦稀，其兼採參攷之曆，則官曆而外，有
會要曆百忌曆撮要曆萬年曆集聖曆出行曆行船曆
廣聖曆等，卷末復詳舉萬通曆等選時日吉凶圖訣例
要，甚為簡捷，蓋于官曆及時憲書所載而外，俾人習知
選擇方法，家喻而戶識之，以自趨吉避凶者也，

皇極經世易知八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何夢瑶撰，夢瑶字報之，號西池，廣東南海人，少絕
穎悟，十歲能文，十三工詩，即應童子試，至康熙辛丑，年
二十九，始入于庠，雍正己酉拔貢，旋領鄉薦，聯捷成進
士，即用廣西，歷宰義甯陽朔岑溪思恩，擢奉天遼陽州
牧，尋引疾歸，行醫自給，當道式其學行，疊聘主講粵中
三大書院，因又自稱研農，著述有匊芳園詩文鈔、莊子
故、賡和錄、醫砭、婦嬰痘三科輯要、傷寒論近言、移橙餘
話、紫棉樓樂府、紺山醫案、三角輯要、比例尺解及其他
數種，強半未刊，是編作于主講越華書院時，因感于運
使梁階平之言而著書，逾二年書成，共為說八卷，圖一
卷，其自叙畧曰，皇極經世書原本不得見，趙氏震謂元
會運世六卷，聲音律呂四卷，觀物二卷，程子為康節墓
銘，稱有書六十卷，黃粵洲先生抄自道藏而傳註者，則
共為八卷，深澤王氏植曰，黃氏註經世，謂是原書，乃閱
其全帙，本末畧具，而中亦不無裁截語，詳三卷之末，然
則欲求原本難矣，原本既不可得，姑依黃書補其缺，正
其訛云云，至所依據，則浙江甯波人，紫守愚本，直隸深

澤人、王驤思楨、江西新建人、劉斗田斯組諸家之作也、業邵子作皇極經世、雖本于易、而專言數、創為元會運世之說、自宋以來注者不過數家、卓然成書者、在有宋之世、亦不過張行成祝泌二人而已、而張祝之說、即有異同、降及有明、廣東香山人黃粵洲畿父子、專精于此、夢瑤是書、蓋即以兩黃氏之說為本也、雖尚不能切實發明、然穿鑿附會、則較少、不過人云亦云、匯緐說而去其甚病者以歸一耳、良以邵書本據于數、八卦之生、各有成數、循環衍化、三實一虛、其用純在虛中、不明其理、徒就衍成之數而推求之、終無是處、此不足為何氏病、千百年來、尚無人能知此、則何氏之書、亦難能而可貴已、

地理葬書集注 清光緒間刊本

元鄭謐撰、謐字彥淵、浙江金華人、生而穎悟、長而喜陰陽曆數之言、後與范祖幹葉儀為友、乃志于正學、是書係據歸安陸氏十萬卷樓所藏元刻本復刊、永康胡季樵宗楙跋之曰、唐書藝文志有葬書地脈經一卷、葬書五行一卷、未載作者姓氏、其見于宋史藝文志者、曰葬書、相傳晉郭璞景純之作、舊時通行本凡二十篇、多後人所增、說近繆妄、建安蔡季通刪去十二、僅存八篇、臨川山人吳澂以所存尚有溷淆、擇至純者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相雜而姑存者為雜篇、元至正中、金華鄭謐集諸家之說、章解而句釋之、所註皆推本于積德、卓識迥異尋常、此書刻本絕稀、他本皆題葬經、獨元刻題葬書、推此本為最善云云、案葬地之說、周官有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而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古者葬不擇地明矣、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以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法並列、葬地之法、或者肇始于斯乎、張平子冢賦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捉脈之為、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耶、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毋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為傳諸郭氏耳、第無論其原始如何、葬所以安遊者體魄、仁人孝子之心、地自不能不擇、擇地而流于禍福、或者神道設教言吉凶于始、而異端以奇論繼之于後歟、果言葬而著之于書、求其術數而不悖于情理者、自推所謂郭氏之傳為盡善而最古、是則吳氏之刪汰、鄭氏之集註、能不謂有大功于世道耶、是帙亦不可不讀也矣、若閩贛之派、曾楊之徒、所言則等諸自鄶以下焉可耳、

文苑異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晫撰、晫字丹麓、浙江仁和人、詳傳見松溪子提要中、所作文苑異稱一卷、則擬吳淑之諱名錄與寶賓錄之類、蓋盡取當時文人高士詩坫詞壇、所署異稱別字之見於簡冊者、輯錄所得、彙為一編、如五柳醉吟六一方山之屬是也、其中固多知名之士、而自云隱見異跡、山川間之名賢實多、苦不能盡知搜輯、所得僅一百四十七人、如祥符周亮工司農、別署為櫟下生、桐城張相國英、別署為圃翁、長洲尤西堂檢討、別署為鶴棲道人、秀水朱竹垞檢討、別署為金風亭長、餘姚黃黎洲先生、別署為證人堂長、仁和毛先舒先生、別署為草蓀先生、長洲褚人穫先生、別署為鶴市石農、皆是、然亦有未盡確實者、如蕭山毛奇齡檢討、別署為初晴居士、太倉吳偉業祭酒、別署為梅村道人、則西河先生固字初晴、祭酒本號梅村、不得概以文苑異稱目之也、然自不失其為文人雅士遺興之作、讀者於文詞詩話之中、偶見別稱、固可藉此一望而知其為誰何、茶酒之餘、可以一披閱之也、

黄厓集一卷 傳鈔稿本

清張積中撰。積中字子中，號石琴，江蘇甘泉人，為臨清殉難張寄琴先生之弟。家本望族，生而豪縱，于學無所不窺。及長從石埭周太谷受學，始一洗英雄豪傑之思，專志天人聖賢之業。以避紅羊刼，隱居于山東肥城之黄厓山，構壘傑冠，親故門弟子等依之結茅而居者，無慮千家。其後外人亦續至，殆與浙江之包村遙相比應。時閻敬銘適為東撫，欲圖功，因誣之謂謀不詭，舉山居者焚屠殆盡，死者數萬人。積中及親故均與其禍。敬銘更羅織成獄，奏報為黄厓教匪，而以積中為之魁。此蓋有清季世第一冤獄也。積中居山日，恒為人講學，風聲所播，鄉村婦豎亦多感化，羣尊之為張七聖人，而不以姓字名。是帙則黄厓難後同門學者家子弟各以先人所收積中往還辭章集而成，以其居黄厓，因稱黄厓先生，即以名集。篇什雖有限，然頗足見積中胸襟學力也。如贈汪大竹七絕三首，其一曰：煙霞四面廬山樹，日日看山心不去，山頭紅雨滿空飛，綠蓑一碧留春住。其二曰：石牀風細洞中花，幾度耕雲閱歲華，食桃曼倩居壓市，為訪東方走鹿車。其三曰：燕雲靄靄樹蒼蒼，江北江南空斷腸，先生一飲濂溪水，可與張騫話短長。以語高華，胸抱空澗，而不以功力辭藻見長，求之古人中，亦不多覯。逞論食烟火物者耶。又長短言臨河送友遠行曰：天道昭昭兮我實鑒之，荒其弗率，天將厭之。解一 天德之純，純兮我實因之，逸其無度，天將棄之。解二 道之行與天與人與，道之廢與天與人與，我躬之咎，將敬慎與。解三 歲在辛卯，日維仲冬，與子偕往，往役崆峒，傷哉逝矣，于悒師終。解四 其在于今，厥惟一紀，朝斯夕斯，罔或失墜，不德逾滋，夭猶未棄。解五 我友其仁，其仁肫肫，正己也恭，修德也文，希顔希孔，希孟思曾。解六 尼山徂矣，淪替于茲，濂洛降矣，罔或知之，吁嗟疾矣，將安振之。解七 維我崆峒，纘義之緒，禮訂其和，樂昭其序，夫子論子，開物成務。解八 我友于征，遵義而行，我心傷悲，念失其羣，執子之手，語焉無倫。解九 送子及河，怒焉如醉，我心傷悲，征車是懟，班馬有聲，其行也遂。解十 則又純然粹然，大儒氣象，文字沖厚，尤其末焉者矣。而謂其能作賊為匪，此閻敬銘之所以為人齒冷歟。宜乎敬銘晚歲內疚神明，而不能自安矣。

龍川弟子集不分卷 傳鈔本

不著撰人、清咸同間儀徵李光昕龍川開講舍于大江之北、揚泰二州一帶、一時從者風起、其及門弟子知名者、有黄隰朋蔣文田江峨茅慶蕃劉鶚諸人、皆主躬行實踐之學、為一時言心學理學者所歸仰、隰朋文田後又開講舍于蘇州、署生徒肄業之所曰歸群草堂、是帙則歸群弟子景仰前輩、輯其師同輩學者唱和之作而成者也、都約三數十人、各體皆有、如黄隰朋題謝平原隱居圖曰、流觀泛覽陶彭澤、泛宅浮家張志和、解識東山絲竹意、風流還讓謝家多、飄蕭兩鬢各成絲、此日披圖有所思、四十年前共游戲、白龍川上讀書時、劉鶚同題曰、龍川弟子君為最、我後于君幾世歲、同飲崆峒絕頂泉、那知學境殊天地、山川渺渺雲茫茫、有美一人鷗鷺鄉、芙蓉為帔芰為裳、讀書萬卷聲琅琅、心客君兮跡轉蓬、四海飄蓬無定居、飄蓬何日書能讀、何日飄蓬不讀書、南山鯉魚長尺半、生不逢辰類孤雁、相逢一笑為蒼生、甯戚依然貧且賤、其餘諸人作、亦大抵如斯、各有其精警處、特不能以詞章目之、蓋龍川門下學者、皆內希聖賢、外尚事功、非老于牖下章句儒倚若以鏤金刻采、組織工麗、或循矩蹈規、聲韻陰陽、或神味雋永、氣勢磅礴等求之、則相失遠矣、此實有清一代漢宋兩學外、別起之異軍、不以攷據訓詁理欲性命為業者也、故雖寥寥一卷、數十人、人各一首或數首不等、然足以存季清學風之一派、其關係詎不綦大且重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總集類

龍溪集不分卷 傳鈔稿本

清蔣文田撰。文田字子明，江蘇泰州人。生道光間。初爲縣諸生，有文名。時周太谷先生弟子真州李龍川講學儀徵，遂往拜從，治陽明學，與泰縣黃隰明、儀徵謝石溪等，并爲入室高弟。龍川先生嘗錫以詩曰：有道能知天爵貴，青瞳方骨本天生。卻留青眼貽孫子，不愧家聲蔣子明。蓋深許之也。咸豐間，山東黃厓教匪案作，真州張石琴先生罹難，太谷之學北支遂絕，未久，龍川設講舍於泰州，以子明祧石琴，繼黃厓講學，以故居地名龍溪，相傳宋時有青龍見其地河中，遂自以爲署。學者因稱爲龍溪先生。著述甚鮮，龍溪集一卷，則詩稿之僅存者耳。除蔣氏子孫自存手稿外，阜陽張氏有傳鈔本。凡律絕古風如千首，多爲與同門及弟子酬唱之作。詩律不甚嚴謹，而情致頗逸，且以治學淵博，章句間猶多禪悅語，與詞人騷客雕章琢句，刻骨鏤心者，固不相侔也。如題謝石溪愚園雅集圖曰：龍川外史龍溪老，天與多情情不了。奉石山頭一斤雲，尺鷗池館秋光好。鷗來鷗去等浮萍，秋水秋燈一樣青。酒債不悉行處有，書聲猶記隔窗聽。先生讀書得大意，甚解不求辭可繫，此日流觀山海圖。富年親受燃燈記，頻年風雪書長安。塞柳邊雲立馬看，曾向函關瞻紫氣。還從川上老漁竿，與君論交三十載，膠漆可渝情不改。重向丹青憶舊時，東山老去風流在。我是飄蓬不讀書，沙鷗浪迹寸虛何時採取岣嶁穴，還我青毡舊草廬。則題畫之詩，寄情而外，亦未嘗脫理學家風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文選拾遺八卷 上虞羅氏藏清光緒刊本

清朱銘撰。銘字元誤，號竹阿，番禺人。績學不遇，以諸生終。少嗜讀文選，尤愛李善注該博，嘗採諸書以證發其疑義，為文選質疑，積十餘年，採書三百餘種，成書十餘萬言。已又病其繁縟，擇之或未盡精當，乃重加刪汰，約為八卷，易名拾遺。光緒中，其子文煒刊行。末有鄭獻甫、徐紹楨及文煒三跋。獻甫跋稱其於李注之是非異同，詳略，皆確然有得，致力深而用心細。按自來治選學穿鑿者務攻注，迂拘者務護注，厥失維鈞。銘此書，力祛兩失，補所當補，糾所當糾，取博而守約，信蕭選之功臣，李注之諍友。顧晚藏家罕著錄，其書廣州府志藝文亦不之及，蓋傳本已稀矣。

闢邪集二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萬延刊本

日本竺徹定輯。徹定者，日本增上寺僧也。性嗜古，藏古寫經至夥，著有古經題拔。是編乃病西洋利瑪竇輩持天主教之說攻擊釋氏，因輯當時論辨之作，加訓點，行世。名以闢邪。凡鍾始聲天學初徵再徵各一卷，釋如純天學初闢一卷，釋費隱原道闢邪說一卷。始聲自署金閭逸史，事實未詳。其書取天主教之說，逐條駁詰，自記謂借彼攻彼盾。新安程智用為評而刊之。天學初闢原道闢邪說，出釋子手，故皆以彼教為說。按天主教竊儒以排釋，釋氏又援釋以入儒，悠謬支離，莫可究詰。所謂同浴而譏裸裎，均之無當，第並存其說於天壤間而已。

剡溪漫筆五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孫能傳撰。能傳字一之，浙江寧波人，萬曆間舉進士，官至工部員外郎。嘗與張萱同編內閣書目，著有謚法纂、益智編等。是帙則益智編所附刊，亦札談筆記之屬，以自抒所見者也。每言一事，必尚舉古人成敗得失所以臨機處變者，蓋能傳敦德博古，淵宏廣肆，于書無所不讀，而又識瞻矚遠，知微慮深。居嘗私語曰：時局日非，當事者有功成之危，遁尾之厲，將滔天燎原，噬臍莫及矣。可知能傳著書之旨。其弟能正曰：余仲水衡氏謂儒者縱獵六籍，結罟百家，豈以務淹緯，騁弘博，要識古人經世之用，于訓詁辭章之外，乃為善讀古人書。不者琅函雲笈，輿書秘典，逵逵而在，即提要鉤玄，採珠拾玉，亦詞林之雜俎耳，何當于臨事云云。又曰：余仲生無偵利聲色酒奕珍玩之欲，而雅好讀書，以水衡之役，居先封公憂，歸居剡東，遂沈志丘園，以從所好，而竟弗能假逾艾之年，以了讀書事。區區之存，非其志也。則能傳之為人何如，是帙之為書何如，亦足以知矣。

陰陽管見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何塘撰。塘字粹夫，一字柏齋，河南武陟人。弘治間以進士官翰林院修撰，風節勁絜，時寺人劉瑾專政，不能相容，遂出為開州同知，尋擢工部侍郎，歷戶禮部侍郎，晉南京左都御史，卒謚文定。所著有柏齋集、柏齋以書、醫學管見等。陰陽管見者，蓋探求哲理，闡譬陰陽兩字之意義，收學海類編中，凡二千餘言，篇首先謂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陽有形陰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得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于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闡陰陽之殊，覈陽陰之用，蓋相對論之濫觴者也。全書以問答體出之，其言反覆譬喻，失諸謬滯者頗不能免。如闢陰陽相生一語，云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者皆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愚竊以為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雖說之自成其理然苟膠柱而鼓瑟維實相之是求則豈僅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白馬之白亦未嘗不異於白人之白矣且更進而言之則何謂陰何謂陽又何謂造化能取而置之几案以示人乎故全書中固不乏論達理明之言要亦未可盡視為至義也

神相證驗二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劉學誠撰學誠字左村籍履未詳生平好言相人術嘗次蜀中時每與人談麻衣相法剖析入微嘗著太乙照神經二卷皆觀察氣色訣要是編為奉檄巡視川北時公餘之暇取載籍中古人有因聲音相貌而驗吉凶者撮錄之凡百條雖無甚深義要不失勸懲旨也然而在語風鑑術者讀之亦可以舉隅反三悟澈中邊如引嚴遵善聲色聞聲知貴賤善惡官揚州刺史時巡行部下聞道旁婦人哭其聲怖而不哀恨而帶殺問云夫遺燒死遵敕吏與尸出戶外令刑役守候吏曰有大蠅聚頭上役報驗令披視見鐵釘貫頂考問以淫殺夫此取辨于聲音者也如引裴度微時屢試不第在洛中問命于相士曰郎君聲色不佳稍異福人不入相法滕蛇入口必當餓死殊未見貴處他日因還婦人所遺犀玉二帶復遇相者曰審公聲色頓異滕蛇虬變隱見如龍古生紅痣如珠此雙龍戲珠凶變為吉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不可量也後果連捷登第位極人臣此取辨于形色者也餘所引事亦皆此類特偏重于因果福善

禍淫之說其旨蓋在相隨心變謂一行善則相凶者亦隨變而吉一行惡則相吉者亦隨變而凶相雖天生而操持變易之權實握于己夫誠中形外睟面盎背孟子不嘗云乎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固不能以無稽目之也特謂持此可以盡天下士則吾豈敢

天元歌一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蔣大鴻撰大鴻畧歷已詳地理古鏡歌提要中此本則題蕭山于古本蔣平階著平階大鴻字也書分天元山龍水龍三篇天元篇總冒也謂人與天地同一陰陽之氣天氣入于地氣之中地與人親故地吉人亦吉地凶人亦凶地有宅墓之分宅生人所處墓祖宗所安祖宗與子孫同氣宅墓均吉則子孫大吉宅墓或吉或不吉則吉凶相參宅墓均吉而不全吉或宅墓均凶而不全凶者必有新塋新宅挽回其間辨宅墓吉凶之方在識龍脈龍脈之真者山龍一枝一泥水龍一勾一曲

山龍篇專論大地山脈以崑崙為主峰迄乎海外三山皆相通初分三幹繼則化為百千支皆龍也求其止結處無論土石皆為真穴水龍篇則論大地水脈以大地平洋為本身長江大河為主幹分為百千支亦皆龍也求其止結處無論沙土亦皆為真穴云云語雖以龍脈為言然實論大地形也至理即寓其中非後世泛重支泥句曲以為得真者所解蓋其源實出于疑撼二經而能一語破的者也言地理者能辨乎此庶幾不過謬乎

星土釋三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李林松撰。林松字仲熙，號心庵，江蘇上海人。嘉慶間進士，官戶部員外郎，丁毋憂歸，不復再出。經術極深，尤精漢學，著書有周易述補、通韵便覽等。星土釋者，則裒集諸書之說，以天星分野驗地土，經緯而證其合度者也。其學蓋本之于以歷算說經，而非純術數之言也。故首錄康熙三十一年、五十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六十年、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諸上諭之論經緯輿地者，而冠之以天地球合圖、地輿經緯度數圖說，而後繼之以星土源流異同、諸家辯說、星土釋說、坿錄諸說等。全書中自申己見處極少，大致皆以諸家言說註證所錄諸上諭耳，仍是漢學家訓詁考據方法也。故讀諸上諭即知著書之全旨。諭之要言，康熙六十年曰：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五十年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吻合，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乾隆四十年曰：璣衡雖昉自堯時，其制法今昔異同，則不可深考。我皇祖洞見西法之精審，學焉而會通之，益知其可垂永久，迺勅靈台專行弗失。既而欽定數理精蘊、儀象考成諸書，寔足為天下後世法。予雖未習其事，然幼聞皇祖閎論，因得篤信而敬守之云云。知其要蓋以西洋數學驗中國分野而證輿宇者也。所輯雖不能盡符斯意，亦不盡精審，然反正兼收，羅輯之賅，剪裁之謹，不失漢學嚴毅規矩，實嘉惠後學不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青囊天玉通義五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張惠言撰、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少為詞賦、長治鄭康成禮、虞翻易、世稱為孤經絕學、嘉慶中以進士官編修、卒、著書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候、易事、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詩文集等、是書則其讀青囊天玉諸堪輿書、久而不解、深思以後、頓然有悟之作、本無師承、亦未嘗周歷山川而驗之、固類閉門造車、然其冥心孤索之所得、實較時師為多、特專重龍脈山穴、元空三合、與後世術家所尚相同、為稍可惜耳、書有自序、畧曰、余讀青囊天玉寶照書、久而不解、乃盡屏注說、冥心思之、積十餘日、廢食寢焉、心開釋、皆可語、筮之周易、遇剥之坤、是謂謙陽子就其母、雖芭其雄、天降于山、而濟其光明、是其應地無疆乎、余既不暇為術、又性難行、不能周覽窮谷隰區、以驗吾說之中否、世之為此者、不足與正也、姑書而藏之、以俟後之好此者、將取中焉、編中註解所涵之書、曰青囊奧語、曰青囊序、曰天玉經內傳、曰都天寶照經、曰先後天羅經解、曰水局圖、曰洪範五行說等、其言解如謂後之術士、知守雙山而不知讀天玉、故臆見歧陋、蔣大鴻盡舉而廢之、則不學之過、如謂公位非楊公法、天玉云唯有寅申巳亥水、生旺福無比焉、有伶仃字、為此說者不知三卦陰陽者也、均真知灼見語、非紙上論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地理指迷篇二卷 清乾隆間刊本

明周錦一撰。錦一不知為何時人，相傳在元末明初之際，以行第著稱。據山陰金地山六吉錄郭毓所作傳，謂是暨陽人，姓周名瑾，字孟瑾，號守一，景一者其族譜行第也。生而警敏，於書無所不讀，博通藝術，而尤工于地理，挾青囊遍遊寰宇，每升高望氣，偶示災祥，無不中，或入深巖絕壑，旬月不返，人莫知其所之。為人卜葬，輒奇驗。山陰吳氏祖塋，多所點定。永樂間詔廷臣薦舉，郡邑爭辟不就。暨人王鈺督學江右，欲薦之，固辭乃止。年

八十五卒。所著有風角壬遁及歷律諸書，悉毀于火，惟地理指迷傳鈔于世。或傳嘗參陳友諒軍及預寧藩謀，然實生于洪武之庚申，卒于成化之辛卯，友諒時尚未生，宸濠時已先卒，皆無稽之言也。此傳言之歷歷，宜若可徵，第計洪武庚申至成化辛卯，實為九十二年，此云八十五歲，已先不符。而所謂山陰鉅族吳氏者，有吳一士其人，所記畧謂當元明易姓之際，偕其始祖同來越中，其名其字，蓋若有不可考者，相傳為錦字行第一，故稱錦一。卜居後，遂廣為覓地，記其鉗以貽其後，並為經

紀其家事，竣而去，隱于暨陽，後亦蕃衍云云。據是則吳氏子裔且不得其詳，郭毓所傳，或不免訛聞歟。而書之存于吳氏者，籤則署曰索隱，文則與指迷不差纖悉，且作者自弁其首，署名曰王伋，並畧述生平隱見之迹，亦與世俗所傳錦一之行藏髣髴，故是帙究為誰作，既不能知，書名為何，亦無從攷定。更觀吳一士自記其族遷越之由，初曰始祖來越，年不踰冠，內無期功之親，外無葭莩之屬，惟周與偕，經紀一切。再曰始祖彌留之日，二祖請示所自出，祖默然良久曰，不必問，渠自吾作祖可

耳。是則其避地有不能告人之隱可知，所謂吳也、周也、王也，皆不足信也，仍如舊所題署可耳。書分二卷，上卷十篇，初論巒頭理氣，繼論開面地步，及分斂仰覆向背、合割縱橫、收放全偏、聚散諸義。下卷十二篇，初復申論開面地步，繼論形勢星辰不外開面地步，及開面條辨、定枝幹法、祖宗開帳、過峽枝脚、餘氣龍體、奇形山水等，而以五星定穴法附之。全書蓋惟以開面一法為主，龍以此求，穴以此定，所謂約多識于一貫者也。後附五星定穴法，與全書宗義不符，或後人所增耳。

地理正宗三卷 清乾隆間刊本

明蕭克撰克字智深籍履未詳相傳為萬曆天啟時人其言大抵重在巒頭緊近世堪輿之術大旨分為兩系祖巒頭者謂是非之分真偽之辨有如黑白可傳可習祖理氣者謂理氣二字亘大光明天地間無物無時不有理氣在其中門戶紛呶互卑詆無有窮日實則巒頭不過龍脈理氣不過陰陽舍龍脈則陰陽無所附麗舍陰陽則龍脈無由生成二者不可偏廢而近世論者言理氣則不以山川性情為本專尚天星生旺言巒頭則不以山川氣脈為本專尚方位形肖此兩失之也克此書雖主巒頭然頗不似時師門戶故其言曰山川自有性情貴賤生于形氣巒頭為體砂水為用語甚允也全帙共三卷上卷分十二篇論真傳一闢偽書二得中和氣三地理有真四龍無定形五水無定義六枝幹有大小七巒頭有貴賤八尋龍先求源九捉脈先認巒十真龍有住十一氣脈有蹤十二中卷分十八篇大要皆論穴法下卷分十六篇大要皆論葬法不言方位巒頭氣脈自在其中不尚天星理氣生旺自在其內異乎以蹈空襲影之談為尋龍訪穴之計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心易發微七卷 清乾隆間刊本

明楊體仁撰、體仁字向春、號野崖、雲南洱陽人、少而穎悟、不慕聲華、嘉靖間為邑增廣生員、潛心易學、尤精于數、會學校報劣、令嚴而實無可報、學師欲以貧者當之、體仁不可、願以身代、報上學使者、詰之、體仁以易辯並證以功令、使者色和、此後報劣之令因之遂弛、僅存其意而已、體仁名亦以重、既老、以所居雲邑地當孔道、謂五十年後必罹兵燹、挈其家屬遷于姚城、緘書付子、子身出遊、不知所終、傳者謂其嘗遇李卓吾于姚安途中、袁了凡于慈雲寺內議論天人往來之術、所著書、隆慶間已盛行、即此帙是、原缺第七卷、袁了凡立命篇記其事甚詳、其術謂出于皇極經世、卷首有體仁自序、亦謂由皇極悟入、然綜觀全書、依舊是依託之言也、不獨自序不可信、即其術亦瑣雜難行、蓋包括易卦皇極六壬奇門子平而一之、所論理數、強半勦襲、貌似義非、特相傳此書為是術之祖、故可存之、其占斷之例、在第三卷中、分為二十八類、曰天時、歲序、人事、身命、家宅、屋舍、婚姻、產育、科甲、仕宦、求謀、求財、出行、行人、疾病、醫藥、鬼神、詞訟、失物、逃亡、盜賊、征戰、墳墓、交易、謁見、憂疑、損壞、飲食、是六壬之日用神、易課之曰持世者、此則易之為體用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紫微照膽經一卷舊鈔本

不著撰人、案禽星斷要一名紫微照膽經、當即此種、蓋以紫微數推命之術也、其法以紫微星為主、視人生年命宮所值吉凶曜、凡十八、曰文昌、天祿、天杖、天姚、天福、天印、天壽、天庫、天貴、天異、天貫、紅鸞、天哭、天刃、毛軍、天虛、天空、天刑、再以運限視流年所值五行歸局、而論斷禍福、宮限中遇有三台、八座、龍池、鳳閣同值者、吉則愈吉、凶則解散、故此四星名曰解曜、謂可以解除災厄也、術與子平大異、全書皆為歌訣、其重要者、曰洞微十八曜總訣、曰四解曜斷、曰五行歸局論、曰廟樂旺陷論、曰十二宮星吉凶訣、曰照臨行限及三方拱例歌、夫以人之生年五行、推斷一生榮枯、如自天度時曆言之、則未有曆法以前、已有星辰晝夜、則曆于何時起、花甲納音于何時始、其起始之徵、已不可信、況憑以論人生榮枯耶、然尚有年月日時確實可據在也、今紫微數但論十二宮、以天星照值為斷、不更荒渺難稽耶、況其最貴者紫微、最賤者天姚、此不過言天星者、假設垣市中主星之名、藉以分位而已、何關人事、特星命術中、每謂紫微數勝于子平術、則不妨姑存之、以為好奇者取資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太乙照神經三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劉學誠撰。學誠字左村，籍履未詳，惟知是編作于宦蜀時。其言曰：稽孔孟觀人之法，著于語孟，豈無權輿，第未有指為相理者，迨麻衣仙翁，傳其秘訣，踵而成書者七十二家，人出己見，各有不同，予自束髮後，喜知人之鑒，每有心得，輒隨手筆記，于茲四十餘年，蓉城需次，取素所討論，編刪繁冗，補其缺畧，公餘校正，以付剞劂，俾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因以發其修省之念云云，因知是書蓋取俗傳麻衣相法而加以釐訂者也。卷一分十三部位等六十七目，卷二分論眼等五十六目，卷三分論聲等七十三目，雖術數之言，然亦確有不可厚非者。如論男女所忌三十二格，男忌曰：心忌奸惡，性忌貪狠，氣忌急促，色忌青光，睛忌白乾，眼忌流露，聲忌破散，肉忌虛浮，骨忌粗横，眉忌散亂，耳忌開花，梁忌陷斷，準忌勾尖，胸忌挺露，背忌坑凹，腰忌軟弱，足忌削薄，臂忌尖小，掌忌薄硬，指忌短偏，神忌昏昧，髮忌焦亂，齒忌尖枯，唇忌青白，井竈忌露，台尉忌小，口忌如吹，地閣忌削，人中忌滿，年壽忌節，庫忌低陷，倉忌空凹。女忌曰：心忌嫉妬，性忌剛暴，聲忌尖快，肉忌浮露，骨忌粗横，皮忌黑乾，血忌赤暗，神忌不藏，氣忌粗淺，色忌光浮，額忌凸銳，筋忌露青，眼忌光流，眉忌粗散，耳忌反復，鼻忌曲尖，口忌潤偏，顴忌尖峯，項忌粗短，背忌空薄，肩忌單寒，胸忌高露，臍忌淺凸，乳忌白小，腿忌毛結，身忌粗横，指忌短秃，掌忌薄冷，髮忌毛黃，腰忌搖擺，立忌偏斜，坐忌失神等，縱不作神異之言，男女生相若如所忌，在生理上亦非載福之基，固不可以其平庸而淺忽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乾坤法竅三冊 清乾隆間刊本

清范宜賓撰、宜賓字寅旭、號半池、奉天瀋陽人、畧傳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三百二十八卷第三頁中、是編則取舊傳諸葬書校正而彙刊之、各以己意繫以疏解、都凡爲書十二種、分天地人三冊、天冊名地學正經中涵書九種、地冊名龍經辨正中涵書二種、人冊名羅經精解、爲書一種、種又分篇、或分節、或分卷、體例至不一、其言曰、青囊經原係黃石公授赤松子、坊本誤爲郭景純、且以化始之語入化成之中、化機之語入化始之內、葬書多爲後人攙改、嵌入喝形之語、青囊奧語亦爲坊本攙改、天玉經則刪去甚多、都天寶照經坊本間原無其書、青囊序、天元歌、歸厚錄、疑龍經、撼龍經、羅經等諸書亦無不爲後人顛倒刪改、公餘之暇、詳爲考核、始覺清純不雜、成一家言、此雖未必盡楊曾蔣三公之妙用、而地學正道庶幾可明、則余救世之願亦少伸矣、果親王序畧曰、范公半池與余爲内戚、力勸公刊此、不獨表正地學之僞、實足以救世人之惑云云、然此編中所涵各種、果何據而校改、則無一言及之、僅每種之端、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署有世美堂古本、嵩山子古本等語、則又不似校改、而僅以舊本鐫刊者、至于疏註、亦但尋文繹字、釋以己意、仍世俗術數之言、然其裒集彙録堪輿要書之功、固不可沒也、

靈棋經解二卷 明正德間刊本 清乾隆間刊本

明劉基撰、基傳具詳明史列傳、靈棋者、古以本子占卜之法、四庫提要謂為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由來已古、劉敬叔異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遠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遇一老公、授以此書、遂復傳、晁公武讀書志云、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序、董閬石含蓴鄉贅筆云、靈棋經不知造于何人、前列唐人一序、云漢留侯受

之黃石公、用梓木製棋十二、刻上中下各四、擲而成卦、基解此經、則序曰、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于易、又安能為靈棋之辭哉、是則且謂其更古于易、然玩其語義、既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又曰象易而作、是先後已自矛盾、而乾隆本、此序之末署有至正年號、正德本則無之、則此序究出基手否、經解果為基作否、亦不足徵矣、雖南史有容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盤玉杯之繇、在今第三十七象中、然又安知非人纂取南史語而入之歟、故經始何時、解為誰作、雖不能詳、然解詞之旨、能了然于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偶、而太陽與老陰為敵、得偶而悅、得敵而爭、或失其道而偶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陰陽迭用、體有不同、名亦隨異、君子小人于以分、吉凶悔吝于以辨、固非深于易者不能作也、而每象所繫之解辭

亦明簡雅潔、非言五行生剋制化術者所能道、故即謂出于基手、亦無不可、又正德本有成化時四川巡撫江浩之跋、謂得其書于楊文定之門、若必求作者解者為何人、則鑿矣、其見固甚允也、

雲氣占候篇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字仲伊，號弢廬子，又號弢廬處士，安徽歙縣人。光緒時進士，官山西知縣，加五品卿銜。生平精研禮經、洞悉樂呂，著有周易學統、尚書今古文輯佚、管樂元音譜、聲譜、漢魏三調樂譜、詩譜、全元十五調南北曲譜、詩說、詩經讀本、孟子釋疑、三家兵法、三湘兵法、黃庭經注等，是編則採集諸書之言有涉及占候者，作為四言韵語，其意本在軍用，然農田行旅，亦偶附及之。有自序畧曰：世傳唐衛國景武公李靖，精風角雲祲之術，而各書所存兵法逸文，皆不之及，豈其術固當隱秘耶？抑通典風雲氣候雜占，有衛公兵法，而杜君卿未及標注也。夫無智無慮，而候于雲氣，則不可以決勝負，然陰陽自屬兵家之一術，如五代時之李再榷、祖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用之，鮮敗軍中目為李靖。是唐宋人言兵法，尚有衛公雲氣之說也。李元諒之援渾瑊，望雲物不祥，如有變，亦沿成法也。薛萬均冑為衛公裨將，其破梁師都也，以城中無氣候之，而通典因云：城中無氣，士卒散，軍上無氣，是死兵矣。通典云：城中有白氣如旂者，不可攻。李筌改作白氣覆下，不可攻。若白氣如旂者，攻必勝。通典云：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李筌改作城上有赤雲，則喜慶不知赤雲乃殺氣也。諸如此類，皆可證為李衛公兵占，第以通典未注，不得附于所輯衛公兵法中，爰采摭書傳百種，韵以四言，取便記誦云爾。書既精審，文亦瑰麗，縱不作兵家占術讀，亦足以增長知見不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金匱玉衡經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不著撰人、陽湖孫淵如星衍列之于黃帝五書中、曾收入平津館叢書、謂是黃帝作、蓋六壬占卜術也、書分金匱玉衡二章、章各十經、故名、每章名之後、皆有天一六壬發用六字、謂貴神發用法也、金匱章均發用矩則、第一經、論日辰陰陽中有相剋者為用、是為發用正例、所謂入不入者、即視此剋不剋也、第二經、論日辰陰陽中有兩相剋者、先以下剋上為用、上剋下為順、下剋上為逆、逆者憂深、在內難解、順者憂淺、在外易解、第三經、

論日辰陰陽中有兩下剋上、或兩上剋下、先以與日比者為用、即所謂欲其一、必得其日者也、第四經、論日辰陰陽中有兩比者、以其始入涉害深者為用、所謂察其微、而見其機者、即指此言、第五經、論日辰陰陽中無相賊者、以遙與日相剋者為用、是謂交俱不相剋、入從獨立者也、第六經、論日辰陰陽中、並無相剋、又無遙相剋者、剛仰柔伏、視昴星所得為用、此即所謂日辰重一切用也、第七經、論復吟諸神、各歸其家、四日辰不相剋、剛用日上神、柔用辰上神、是謂關梁陰陽反、無所擇也、第八經、論大吉致、即以乙戊己辛壬之日、配子午卯酉、此五干四辰名為九醜、曰歸殃者、即指九醜言也、第九經、論諸制、論占事、謂辰自往加其日上、而又下剋上為用、所謂持其身、行就人者也、第十經、則總論陰陽神致門位吉凶、玉衡章十經、則神致旺相、日時良吉矩例、第一經、論用之生死、以別氣物、第二經、論用之生死親惡、第三經、論四絕日之凶、第四經、論四離日之不祥、第五經、論神將戰鬥、損害萬物、第六經、論陰陽不和、姦生于中、第七經、論陰陽無依、禍內及身、第八經、論以辰剋日、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為亂首、禍不旋踵、百事大凶、第九經、論用起囚死、謂神將俱死氣也、第十經、論三光並立、謂日辰陽神、及用所與並將、皆多吉旺相也、總前後二章二十經之言、雖極詳贍、然實仍多缺失、且首有四言韵語為序、甚不出于黃帝明矣、不過亦為後世術人所不能言不肯言、存之可破里閭妄說也、

龜經一卷 藝海珠塵本

不著撰人。其書純論鑽灼坼兆之術，而間之以干支五行生剋休囚之言，及六獸方位，蓋後世以六壬奇門家語附會于灼龜者，非古之術也。古者鑽龜灼兆，視其裂痕，上歧下歧而已，所謂坼也。以其堅不受灼，故鍥而鑿之，所謂鑽也。其事今雖不詳，而殷墟甲骨猶存可以見也。是編言灼則曰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為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甲酉之位，故為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冢子之位，故為水兆。言坼則曰甲乙、金兆 正形云，甲乙象一，頭高身旺足管。丙丁、大兆 正形云，丙丁象丁，頭足齊平，腰金。甲乙、水兆 正形云，頭平身直旺足管，如蛾眉覆月之狀，腰金。丙丁、木兆 正形亦如腰金甲乙同。上鄉木兆，一名坐脉，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堅牢而纔。下鄉倒龍、木兆，名懸針，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龍如倒掛龍也，其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蓋二兆者，俱屬木，其形無二也。兜才、三邊俱是大形 正形云，此卦乃水鄉發火，故要頭起身重足發，如仰月形，又如船載物形。言占斷則曰，直者不曲也，不斜也，平直事須遂吉平安無咎 伏者頭足垂下也，伏凡事見遲難脫亦難成病難痊。而卒以推六神行法配入五鄉飛換例終之，此可見其依託，不足徵矣。雖然龜卜久亡，獵犬代明，此雖用小數，亦慰情勝無，可以存而待論也。

八宅明鏡二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顧吾廬撰。吾廬別號胥江釣叟，故知其為蘇人，餘事不詳。是書自謂乾隆己酉仲冬得之于箬冠道人，法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分為八宅，而以人之生年東西八命分系之。命與宅合則吉，否則凶。每宅又以甲子分三元，合為二十四方，以為位置改移方向，謂命宅相合，應吉而不吉者，方向悖也。改竈移床修門害廁以魘之，則吉矣。書中羅列圖表歌訣無慮百餘，更旁及合婚選吉、嫁娶周堂、河圖洛書、花甲納音、三元白法、九宮輪法等，以牽合其術。至極繁瑣，蓋術士謀食之方，不嫌其附會，亦不嫌其艱澁，兼收並蓄，所以為欺人計者至便。吾廬見不及此，但本師傳而録之，曾不稍為辨別取捨，故純駁雜揉，有可讀者，亦有不必讀者。如陽宅六煞舉例，其理雖不通，其事則可從，以如所忌而建屋，則背于通風向陽、招涼處燠之定律，不適于起居，處者自難吉且慶也。如門路竈井坑廁碓磨安放六事舉例，若何則孤，若何則寡，若何則損敗疾病，若何則窮窘訟獄，皆妄言耳。且亦自知其難驗，故復自圓其說曰，必須用羅經為準，不可草率錯誤，則所歸罪之府也。其特異于他書者，惟天尺圖式與訣例明捷，不故為隱晦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都天寶照經三卷 清乾隆間刊本 大亭山館刊本

唐楊筠松撰、筠松不知為何時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楊公、楊筠松也、人號楊救貧、亦不詳為何代人、惟今世術家相傳、言筠松唐昭宗時人、以避黃巢亂、改名益、與曾求己同發秘府玉函書、避居南唐、都天寶照經者、則主論地理龍脈、其書因蔣大鴻之地理辨正而始著、大鴻註之、名震一時、然其說實不盡與經同、大鴻謂是筠松所作、然開宗第一語、即曰楊公妙應不多言、實實作家傳、世之著書者、焉有自稱為公之理、且焉有如是

自贊者、故人或疑為大鴻偽造、弟武進張惠言、則謂是筠松弟子黃禪師妙應所傳、非筠松自作、亦非妙應所作、證以首句楊公妙應不多言、語氣似矣、然書中仍有楊公妙訣無多說、因見黃公心性拙之語、夫以師傳弟子、即因其性拙造訣相授、亦不能自稱為公、且稱其弟子為公也、縱謂為弟子語、弟子亦不當自稱公、案直齋所錄地理口訣十家、其三為黃禪師、且著有博山篇、故惠言云然、並謂是天玉疏義、此自是君子與人為善之用心、弟大鴻所著諸書、大抵皆為歌訣、而以己意疏解之、松江戴雲衢、謂大鴻得口授真傳後、盡編作訣、則此書若不為大鴻所偽造、當即為大鴻以所得之傳而作歌、故有楊公黃公之稱也、書雖可議、然實為近世言龍脈三元白法之祖本、故亦不可不珍存也、

妥先類纂十九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毛濟美撰。濟美字稼夫，號稼軒，江蘇婁縣人。以儒家子而精于堪輿之術，著作有周易古經、致正心經、皮說、西河詩傳、婁東五先生詩選、留痴集、躍淵集、輔德編、造葬全書、竈神靈編、恒三居偶筆諸書。妥先類纂者，則以痌夫世俗懸殯不葬其先而作者也。輯古人之言，條分而縷析之，其涉于葬事者皆類之。凡為別十九，附類十，共為十九卷。其大旨則在于勸人速葬。古者葬不擇族，墳墓是也；不擇向，北方北首是也；不擇日，三月而

葬，踰月而葬是也。其後一變而為形法，再變而為方位，三變而為今之三元白法，于是吉凶禍福之說興，遂有不葬其親者矣。即大鴻蔣氏以堪輿名震一時者，亦津津樂道之而不倦，逞論不讀書之時師乎。究其法不過一白二黑之九宮耳。以六十年為一元，三元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蓋即太乙之鈎宮直事也。第太乙以一百二十年為一元，今三元兩周，太乙之三元方一周，太乙本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凝結有常，年向改易，則吉凶亦異，必如其說，必二年一改葬而後可，其謬不待深闢已可知矣。濟美此書雖未能盡本源之窮，然諄諄戒人毋久停其棺，固孝子仁人錫類親親之用心也。其言曰：聖賢立教，以孝為先，妥先，孝之終也，莫適于速葬，故首勸葬；葬不可不慎，故繼之以卜兆；世有以此為不足信者，故繼之以證信；卜得佳城，緣實會之，培仁之報，天所與也，故繼之以夙緣、積德、神界。自是以下，則箴規、親愛、舊冢、遷改、穿壙、同穴、誌銘、封樹、廬墓、誠侈、地學、錫類、壽藏，各以次相承，求葬

宗主、解惑、詭譎、閑傑、古墓、禮儀、盜樹、尋訪、誠懲，各以類相附。言則古人，文則抄節，不拘拘于時代古今，亦不計文之工拙與體例，僅取其足以垂訓者。若詭異之事足發人警省者，亦間及之。索隱行怪，則所不敢云云。讀此則是編大恉可知，蓋不以術數言術數者，寖寖乎而近于道矣。

詩筏橐說四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李畯撰。畯字曼潛，履里未詳，自署為古倪城人。案安徽通志太和縣為倪寬故里，有倪城之名，未知是否。是編則集李于鱗、趙飴山、田在田、沈確士四家論詩之言而成，別為四卷，曰體，曰人，曰法，曰式。其用心在使人辨體而知源流，且知為某人所擅長，及所以擅長之故，俾有所效法。故仙蹟趙方山恒祚敘之曰：詩家化境，曰捨筏登岸。自古選本如林，而出一片婆心，設筏接引者，無如李于鱗杜詩評、沈確士唐詩別裁、趙飴山聲調譜、田小山薑詩說，讀者可一目了然，知此中有岸可登。予鄰友李君曼潛復集李、趙、田、沈四先生精言，編為詩筏橐說一冊，洵哉初學之寶筏也。學詩者諷涵泳沈潛之既久，何慮不捨筏登岸乎哉。李、趙、田、沈四家之言，本各有擅長，畯復彙採而駢集之，俾人得自審擇而明辨，雖曰言詩，然可以通為學之方也。所錄說詩，體首舉田在田謂詩三百風雅之名雖殊，要以四言為正。屈騷賦、漢魏、六朝、唐、宋，沿及金元明，正變盛衰，代有殊異。說詩人亦首舉田在田之言，謂前人論詩有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惟王阮亭先生獨主神韻，作詩能得神韻，方是的真詩人。固知其瓣香漁洋，此則乾嘉時風氣，以此教人，所謂能取法乎中也。

復小齋賦話二卷 清光緒間孫氏望雲仙館刊本

清浦銑撰銑字柳愚浙江嘉善人以績學工文雅好辭賦著稱少年因拔萃貢入成均後即橐筆遊公卿間一時所至捧手爭迎莫不延為上客顧以澹於仕進不善索米長安卒主講楚南某書院閉戶著書老而彌篤所著有歷代賦話正續集搜羅宏博卷帙頗繁又選刻唐宋律賦評註精詳世許為善本是帙則賦話既刊以後復有所得隨筆輒記共積得之二百六十餘則皆學人溫故知新語故秀水孫福清謂其足津梁後學不惜金鍼暗度洵允論也案賦話古無所聞有之自近人孫梅始其書少傳若其類似而前乎此者惟四六話耳第賦不必皆四六也且漢魏人賦好為堆砌六朝好抒寫唐人好元言宋元好議論明清則專尚模範體各不同習漢魏者非六朝謂其浮靡習六朝者則又視漢魏為固滯至于館閣律體更方矩圓規生氣索然此書指點評論大旨謂學古人賦當學其製局結構意則須自立文則須己出不能等句讀襲徵引專仿其摛詞摘藻便謂得其神髓此真可謂一語破的矣豈獨學作賦然何事又獨不然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文評類

說詩菅蒯一卷 清光緒閒世楷堂刊本

清吳雷發撰、雷發字起蛟、號夜鐘、江蘇震澤人、諸生、性倜儻不羈、詩文清矯拔俗、工書、中年以後、潛心理學、著書有寒塘詩話、琴餘集、晨鐘錄、香天談藪等、說詩菅蒯者、則其論詩之言、極和平中正、無少偏畸、洵可為詩家津筏、非復老生常談、以視其所自刻之寒塘詩話數十條、皆浮夸鄙倍、不足存者、良不相侔、亦不類一人手筆、蓋其生平數奇不遇、故每激而喜炫瑰異、非廬山之真也、是帙中如論詩之性情、謂人各有性情、亦人各有詩、俗人黨同伐異、是欲使人之性情無一不同而後可、東坡云、王氏之文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尤為不知量、論詩之品格、謂不拘時代、惟當以立品為歸、誠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籬下、但古來詩人眾矣、安必我之詩格不偶有所肖乎、今人執一首一句、以為此似前人某某、殊為膠柱之見、夫一人之詩、平奇濃淡、未必每首每句俱限一格、何得執一斑以定全豹耶、又如曰一首一句未必便能定人高下、人皆惑于虛聲之士以名士自命、閱人一首一句、即翕然評論、並欲概其生平、于是隨聲附和、茫無定見矣、不知古人以詩名者、集中儘有平庸之處、亦有舉世吟哦僅得一二名句者、何可以概論云云、此真豈弟君子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文評類

詩源辯體三十六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許學夷撰。學夷字伯清，江蘇江陰人。晉陵惲應翼飛卿為之傳曰：先世泝梁，後遷于江陰。幼有高識，長而負氣多傲，嘗言寧為驕，不挾貴而驕；寧為丐，不羞賤而諂。持論既高，故蹟馬自放，而風骨凛然，且不治邊幅，不理生產，杜門絕軌，惟文史是紬，作詩源辯體，歷四十年，十二易稿，業乃畢。至其以辯體名篇者，謂非辯意，辯意近于理學家言，非所以論詩，故十九首何不策高足，燕趙多佳人等，莫非詩祖，而唐太宗帝京篇等，反不免為綺靡矣。知此，則可以觀是書。其論詩自三百篇、楚辭，迄漢魏六朝唐人詩，皆先舉其綱，次理其目，多至七十餘，少則二三而已。其分類也，一周詩楚辭，二漢魏，三六朝之晉宋齊，四六朝之梁陳隋，五初唐，六盛唐，七李杜，八中唐之李益、權德輿等，九元和之韋柳至盧仝、劉叉、馬異諸人，十元和之張籍、王建之施肩吾諸人，而以晚唐五代合為殿軍。工力之深，固無可議，而持論雖不免有時宥于所見，然大體則純和可誦，小瑕不掩大瑜也。

達觀堂詩話八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張晉本撰。晉本字浣山，湖南善化人。幼慧，好學，風骨傲岸，不能隨俗俯仰。嘉慶辛酉，始售北闈，卒不得稍抒其志意，坎壈纏身，牢愁咄咄，咸發于詩古文詞，著述雖富，亦漫未收錄，存者甚僅。惟此卷于同治間偶從書肆故紙中檢出，為湘陰李桓得而刊之。凡八卷，其論詩似專尚性情，如所以為佳而錄者，陳雲章寄夫塞外書附詩曰：搔首雲天隔大荒，伊人秋水悵何方，可憐遠戍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曲腸，并曰敢云虧婦道，獲丸聊以繼書香，孝慈兩字差無負，他日重逢穩記將。鶯花零落懶褰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斑新鬢角，帶端應減舊腰圍，百年夢幻身如寄，一綫餘生命亦微，強笑恐乖慈母意，藥囊偷典嫁時衣。十五嬌兒付水流，窗前無復喚梳頭，殘脂剩粉犂絲閣，碎墨零箋閉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憾，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共休。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欷歔，迷離摸索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書，妝閣早經疏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南昌被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文類

女子劉素素虎卭題壁詩曰天明鼓角數聲殘百將傳呼上玉鞍欲憶當時閨閣裏曉妝猶怯露桃寒昨歲從軍下武昌征帆夜半過潯陽起來遙望樟門樹不得隨風到故鄉夜夜思君夢裏廻朱門舊事總成灰妾身已逐楊花去辜負君家玉鏡台滿目東風散柳絲虎卭山寺獨題詩吳下才人知不少也應腸斷蔡文姬福州女子邵飛飛薄命詞曰韋韝毳幕紫雲宮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傖夫雙足健漫言夫婿好成龍煙樹關山幾萬重殘妝零落為誰容如何的的親生女但愛金錢不愛

儂疏風冷雨對銀釭心自孤單淚自雙高築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南窗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楊柳依依憶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山婦無愁思碗大葵花壓鬢簪等或謂為可以驚風雨泣鬼神或為淒惻不堪卒讀固皆非所以論于文字也平心而言此數詩論文字才為甚工論聲情則良能感人是則晋本評詩之旨亦正自有見然竟信其為婦人筆墨似未免過矣。

匏廬詩話三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沈濤撰。濤原名爾政，字西雍，號匏廬，浙江嘉興人。未冠領鄉薦，由知縣歷官江西道員。洪楊之役，隨巡撫張芾攖城拒守四十九日，圍解，授興泉永道，未之官，卒。生平學尚攷訂，兼嗜金石，有論語孔注辨偽、說文古本考、常山貞石志、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記、十經齋集、柴辟亭集等。匏廬詩話者，則其丁艱悼亡以後遣悲之作也。其論詩也，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為上乘，而主張在能抗墜音節，陶寫性靈，不拘拘於字句工力，蓋漁洋

感舊之懷也。按詩話起於有宋，唐以前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天水一朝，作詩話者無慮數百家，大抵不免疵累，求其能稍存雋永者頗不多覯。降及近世，更且以詩話為標榜營謀之具，祇毀排擠之工，品已斯下，逞云論詩。濤此作則庸中佼佼，即生平見聞所得，於辨論工拙，評騭性情外，不及其他。所舉如曰黃仲則綺懷云：玉鉤初放釵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何等旖旎。蔣心餘響屧廊云：憐伊幾兩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何等感慨。王藝齋夜泊云：黃河一夜風兼雨，唐鍊英雄是此聲，何等悲壯。三詩所謂異曲同工。如曰藥名詩起於梁簡文，自後作者多小言破義。吾鄉蔣春雨明經元龍有句云：破故紙中尋獨活，一燈如豆笑空青。離合處如羚角之無迹。其所摘他人斷句，如子規曰：喟道故鄉如此好，其如游子不歸何。門神云：將軍自昔名當戶，丞相於今亦抱關。茉莉云：未到黃昏先摘取，要花開在玉搔頭。落葉云：低頭一笑曾相識，見汝春風綠上時。七絕如雁門關云：百戰雄關抵死爭，一時草木識威名。而今營卒渾無事，閒倚關門聽雁聲。及評戴石屏詩

天台山分雁山隣，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邊不相識，三千里外却逢君。陳仲衡詩柳絮飛時話別離，梅花開後待郎歸。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明年柳絮飛。二詩清空一氣，純是天籟，等均真能人我相皆空，不着一毫痕跡也。

文章薪火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號鹿起，安徽桐城人。崇禎時進士，曾官檢討，為明末四公子之一。入清削髮為僧，改名弘智，字無可，人稱為藥地和尚。生平博極群書，考據精核。曾推廣五雅之例，稍變通之，著通雅。人稱為未曾有，謂其學在楊慎、陳耀文、焦竑之上。又著易袽、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物理小識、藥地炮莊等。是作則專論為文之法。首論文章為道統所託，圖書經史，各有體裁，必識之精而用之當，然後知所以為文章。次論繫詞

之文，化工生物，典謨爾雅，訓體約厚，春秋以事還事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詩道性情，窮于禮而通于詩。左傳巧鍊，未免焦傷。國語伸之，與戴記近。公穀文則峭矣，膇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捭闔飛箝之技。鄒邑正正之旗，容轉握奇之龠，神于懼。屈子謏詒竭忠，詞沈氣塞，神于怨。莊子巧激旁寓，善用奇兵，神于怒。老子正言若反，惠施交易之公，孫龍為隱射距鉤之機。揚子執其隨，墨子豐其節，告子艮其限，管子內篇與老子合，治近功，申商韓皆祖而附益之，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荀子主禮法，文故明當，推而至于關尹、鶡冠、亢倉、陰符、山海經、穆天子傳、靈樞素問，以及呂覽、淮南、孟堅、范史、伯喈、徐庾、六朝、唐宋之文，咸一一尋其優劣，歸宗于韓昌黎。文振八代之衰，未免乎痕，去其痕而平之，則歐曾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衍于馳騁。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從此入門，至于盡變。終則論文章開闔、主賓、曲直、予奪、抑揚、敲唱、雙行等變化之方，而隨舉其例。蓋所謂桐城派古文之秘也。名之曰文章薪火者，殆謂古來文章獨傳于此耳。案以智之學，在有明季世，

誠能獨樹一幟。論文亦別具隻眼，特謂文章薪火必在八家，此則不免成見過狹，有見仁見智之譏矣，殊可為以智惜也。

挑燈詩話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馬時芳撰、時芳履里字號具詳于湘陰李桓所著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第二百五十七卷之第四十三頁中、是書為其消遣長秋之作、道光七年秋時芳偶得素紙、初隨意書寫、既卒成之、故自序畧曰、余不敏、頗留心詩道、乙丑秋長夜寂寂、偶檢得淨紙一冊、隨意揮毫、其言遂多、倦欲卧、顧視墨有餘瀋、輒挑燈卒其事、嗣後凡有所論述、其涉詩者、悉著于編、統名曰挑燈詩話、凡若干卷、蓋亦竊比漁洋山人感舊集之意云、其所主張、則

崇尚初盛、而輕薄晚宋、且謂唐人詩多本三百篇、如故鄉親友如相問、便道征人不思家、本卷耳、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本陟岵、斜抱雲和秋月見、朦朧樹色隱昭陽、本河廣、持論陳義雖高、然必謂卷耳陟岵河廣諸章中、有所舉唐人詩意、毋亦太穿鑿附會、是蓋徒襲後論、而未解真賞者也、觀其所自為詩、不能超渾藴籍、可知其學力矣、如曰、人家生子喜才能、我久無心置愛憎、只有東坡詩句好、還多兩字是公卿、又曰、一葉漁舟竹作蓬、不愁雨灑不愁風、自來自去隨心意、懶與樵夫話異同、其稍有寄託餘韵者、如五絕詠彈棉花弦云、千槌日苦辛、彈解畏寒人、亂絮堆中過、何曾一着身、蓋學宋人得其拙率、且好作辯詰語者也、第所録題壁詩等、頗有可誦者、如廣濟壁上題畫曰、漁舟撒網大江中、驟雨驚風四面同、八歲小兒能蕩槳、轉迴江北又江東、趙州橋旅壁曰、為雨為雲感夕朝、楊花日日逐風飄、中郎死後誰知己、一任桐心爨下焦、僧寔目居衡山詩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雲或有時去行雨、回來不似老僧閒、或寫景如繪、或聲情激越、或景境真

切、皆妙能偶得、非數詞摘字者所工也、時芳能録存之、所見亦自不凡、

酉山泉二卷 清嘉慶間原刊本

清王嘉璧撰、嘉璧字瑤峯、嘉慶時人、履里未詳、惟卷首自署籍貫為莘城云、書分上下卷、共一百三十六條、凡分十有二門、曰培本、鏡原、悟境、體例、備法、使事、麼韵、辨音、用字、點竄、臨文、傳後、俱為行文之訣、而又錄之于典籍、故其閒頗不免有過循轍跡處、如錄日知錄記剪截名字、晉重耳、定四年祝駝述踐土盟、其載書止曰晉重、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傳曰莒展之不立、金壺字考記複姓偏舉、公冶曰冶長、樂正曰正子、司馬曰馬相如、馬長卿、馬遷、諸葛曰葛亮、又如淮南子稱杞殖華還二人為殖華、賈誼新書稱曹參周勃為曹勃、史記孟子荀卿傳稱管仲晏嬰為管嬰等云云、此固皆古人成例、然必謂行文時不妨並從、則過矣、又如曰杜甫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云云、倘果就詩論詩、工部二語直可謂為不通、今乃譽為互文之妙、此亦過重古人之失也、行文固不妨以古為範、若並其獷鄙無理者亦範之、不知古人當日又從誰範、士夫讀書為學、當從心所安、果安矣、不妨自我作古、否則雖六經之言、亦不足為訓、語云食古不化、是編有不能免其譏者矣、署題曰酉山泉者、殆取盛宏之荊州記中酉山石穴有書千卷語義、泉則謂為門檗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小清華園詩談二卷 清道光間原刊本

清王壽昌撰。壽昌字養齋，號眉仙，雲南永北人。履歷未詳，僅知其性恬靜，好讀書，生平以孔孟心傳之學為己任。是編之作，在館于禧恩凝齋司農幕時。其言曰：詩者，志之所之，而志者情之主，性之迹也。性正而後志正，志正而後思正，思正而後詩正，而後無邪之旨乃可言焉。天下競言詩矣，顧取而讀之，究茫然不知其志之所在，而遑問其性情，竊深懼夫無邪之旨之久不明，而聖人立教之意之終古晦昧而莫或講也。因於小清華園

談詩時，稍為引其端倪，發其旨趣，取古人及唐人詩類而繫之，以為初學楷式云云。此蓋堂乎皇乎言之，不脫詩以載道之迂談。論語詩三百無邪之言，亦不過揭其大旨，謂詩當如是而已。以尒車來，以我賄遷，以及贈之以芍藥諸篇，果無邪耶？果無性情耶？苟以指索，雖孔子亦為失言。持此論詩，之為道遠矣。再觀其書中所談，則首為總論，謂詩有四正、六要、四清、三真、三起、四高、四近、三深、三淺、三嚴、三寬、三留、四不可、四勿傷、三不盡、三可借、三不欲勝、五不可失、五可五不可、四能四不可能等，其次則為條辨，曰性情、志向、本源、是非、取舍、忠厚、纏綿、和雅、廣大、氣象、真古、高、自然、渾然、超然、慷慨、氣韻、精鍊、壯清、新秀、逸、奇、用力、瘦、深曲、嚴、沈雄、豪宕、典重、俊爽、明淨等，凡數十事。下卷更臚列頌、美、刺、懸等諸體，一一備引例實之，謂必如是而後方可言詩。此真癡人說夢也。若果如所云，從古及今，將無一詩矣。雖三百篇亦不能有。

遑論後來。總論所舉，雖失于苛瑣刻滯，猶為功夫學力事。天資高者或能勉從，若條辨之言，則文字意象之事，易文字則異其意象，易意象則文字亦異，豈能預先刻定一篇文字，強境界從我，而寫其意象耶？悲傷哀泣之字，不能寫歡愉悅樂之情；豪壯沈雄之語，不能顯和婉纏綿之意。此童子鄙夫能知者，顧著書立說者竟不知之，亦一奇也。

初月樓古文緒論不分卷 别下齋叢書本

清呂璜撰、璜字礼北、號月滄、廣西桂林人、嘉慶進士、官浙江西塘海防同知、著有月滄文集、此書論文章軌範、精思傑構、語語皆中時病、非斵輪碩學不能為也、吳仲倫過杭、居月滄之館、兼旬、朝夕承接、退而記之、初月樓、月滄所居、因以是名篇焉、仲倫序曰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邀留焉、住叢桂山房、凡廿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書云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格律謹嚴、卓然大家、又云國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家雖不可有、但宜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有可用、如世說新語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又云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皆平允有得之言、其駁斥前賢誤論古文之處、如云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又云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皆切中時病、讀之可為圭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雲莊四六餘話不分卷

宋楊囦道撰、囦道字仲深、雲莊其別字、事不能詳、丁氏八千卷樓書目作雲莊四六餘話、宋楊困撰、蓋誤、書本殘缺不完、初歸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通介叟曾手加勘校、讀畫齋叢書本即係據以上梓、所論多東京臺閣間典章制誥青詞判牘之警句逸事、儁語如珠顆皆可喜、如謂陳恭公執中自首相出知亳州、歐公為草制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世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范堯夫上遺表云蓋嘗先天下之憂而憂、期不負聖

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溝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慚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諸聯莫不立言得體、有冠劍雍容之致、蓋自五季錢惟演楊億諸人軔為西崑一派、以四六行制誥判牘之文、其風至清季未沫、而天水一朝於茲為盛、故雲莊此作、固不僅資文章家之談助、後之典記室者、實當奉為圭臬者也、誠未可以不定短之、又世傳巧對、不知所枋、是書記前人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及當時人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為二府椽屬、馮侍郎楫羅侍御汝楫同在朝、人撰為侍郎侍御楫汝楫檢正檢詳同正同巧對等事、知天水末祀、其風已盛矣、四六餘話云者、所以續王銍四六話、洪邁四六叢話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聲調譜拾遺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翟翬撰。翬字儀仲，安徽涇縣人，諸生，著作不詳。此書為補飴山聲調譜而作，故曰聲調譜拾遺。其自序曰：「余幼從家蘭陔兄學詩，得趙飴山先生聲調譜讀之。既卒業，疑其有未悉者，因取所讀詩默記其平仄，以審定其聲音高下之節、正變相生之旨，參互攷訂，徐若有得，印以飴山之譜，果未悉也。」述其著書初意甚詳。其論聲云：「大詩之有調，猶樂之有律呂也，工之有規矩也。樂有殊號，律呂之製則同；工有殊才，規矩之用則一。是故詩之為道，聲調所不能盡也，泥於聲調者不可以為詩，不嫺聲調者亦不可以言詩。以聲調為詩，譬之土偶之為人，有形骸而無神氣，神氣不足，不可以為人；去聲調以為詩，如樵唱牧笛之聲，嘔啞嘲哳，自謂悅耳，求之太常協律之所掌，不能與雅頌比次也。」未免矜伐過甚。聲調於詩，猶肢體於人，不可與人并論，然亦不可少也。此書款式取裁，一如飴山原譜，皆以唐詩為本，僅就飴山不足補綴之耳。書有論例，言之甚審，讀趙譜者用作互為徵引可耳。

可園詩話八卷 清刊本

清陳作霖撰。作霖字雨生，號伯雨，又號可園，江蘇江寧人。年十五補諸生，逢亂出走江淮間，旋舉光緒元年鄉試，三上禮部不第。著書甚夥，其有關文獻者，曰金陵通紀、通傳、先正言行錄、元寧鄉土志、運瀆志、鳳麓志、東城志略、物產志、南朝梵剎志，餘如可園備忘錄、養和軒隨筆、炳燭里談、一切經音義通檢、歷代遺民傳等，亦皆為人所稱。是編則晚歲目盲復明後之作，其大指則就詩立話，因話存詩而已。蒐采之限，皆以見聞所及為斷，上泝道光，下逮光宣，乾嘉以上則付闕如。海內名流有為其平素交游應和不及者，亦不甄采。他縣之人皆著籍貫，同里者則否。尤多表揚閭里潛修之士，其有已載于養和軒隨筆、炳燭里談、瞽說諸書者，亦不再採錄，所以免重出也。所話頗能平正渾雅，無近世詩話標榜聲氣之習，足徵耆碩有真，不愧負東南劬德之望者也。如五絕云：「山深息眾囂，獨坐無人處，忽聽一聲鳴，門前墜烟樹。」曰：「明月墮前峰，天暗時將曉，已有採樵人，歌聲越林杪。」七絕曰：「風斜雨細峭寒時，綠盡秦淮柳萬絲，柔櫓

一枝春水滑、板橋西去小姑祠等、或謂其自然流出、脫口如生、或謂其似漁洋神韵、洵不誣也、

無文印二十卷語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宋咸淳刊本

宋釋道璨撰、道璨有柳塘外集四卷、四庫已著錄、乃康熙間釋元宏燈岱所刊、凡詩一卷、銘記一卷、序文疏書一卷、塔銘墓誌祭文一卷、是集名無文印、無文者其字也、詩文凡二十卷、較外集為多、刊於宋咸淳癸酉、有李之極仲穎兩序、普度跋、中土未見傳本、至光緒間楊守敬東游日本始見之、杉本仲溫家、箸於日本訪書志、此本前有杉垣簃珍藏記、起宗兩印、與楊氏所見本同、惟自卷十二以下、出鈔補為異耳、李之極序稱其以翰

墨為諸尊宿所器異、中年病眩、猶信口命侍僧執筆以書、為語皆刻厲警特、寂後、其徒惟康、為梓遺稿、請於常所往來有氣力得位者、助而刊之、即此本是也、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剞劂甚精、道璨以詞翰擅名當時、又喜與士夫遊、集中往還酬答者有湯漢張即之吳潛謝枋得諸人、並一時名宿、故詩文雖實於邊幅、而時饒清致、館臣謂能善用其短、不虛也、

伽音集六卷附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本

明女子袁九淑撰九淑字君嫕南通州人四川左布政隨之女同郡錢良胤妻才慧早歿良胤乃薈萃其詩爲此集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均著錄是本爲明人舊鈔首有屠隆及兄九皋良胤三序末有弟九式跋附錄一卷則良胤所撰亡妻小傳及悼亡之作也良胤撰傳稱其於經史漢魏三唐百家二氏之書罔不涉獵故爲詩若文清婉高華多霞外之致絕不露香奩脂粉習又稱其文采華贍矜奇吐秀無忝古人今業之集中未能遠副所言大抵婉秀有餘自是閨幃風致良胤有梓遺稿成志感四絕蓋曾梓行而流傳頗罕選家亦無及之者弟九式跋謂尚有雜著數千百言亦復纖婉流麗駸駸逼古不知今日尚有傳本否

爾雅郝注刊誤一卷 上虞羅氏藏手稿移錄本

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學者稱之爲石渠先生數歲時即能讀尚書有神童之譽從休寧戴震受業能以經學世其父文肅公安國之業仕至直隸永定河道坐水溢罷歸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是編原寫本舊藏貴陽陳松山黃門家首尾朱墨爛然凡句乙處用朱筆又凡一語有未安一字有譌脫亦以朱筆訂正以書迹觀之皆出石渠手間有一二爲文簡書其尤未安處則石渠加墨籤每條皆有念孫案字凡百十有三則其所刊定莫不精切如嚴師之於弟子于此可見古人友朋論學之忠實不欺石渠長于蘭臯十餘歲且若此若今人縱齒相若亦未必如是真切不唯阿也郝氏之書通行者爲阮氏學海堂刊本及郝氏家刊之所謂足本二本相校其差則郝氏家刊之足本皆阮氏刊本之所刪阮氏刊本之所刪又皆根據此本而然案蘭臯之卒在道光五年阮氏經解之刊始于道光六年竣于道光九年石渠之卒在道光十二年阮氏刻書時郝氏初亡而石渠健在故當時以定本付刊其後人

乃誤以未定本為足本、而復刊之、首載王氏之序、非石渠勉徇郝氏後人意、即他人僞託耳、今得此書、寸以知道豐諸儒其學與識均已漸失先輩質實之風矣、

酉山杭三卷 清嘉慶間原刊本

清王顯曾撰顯曾字文園自署籍隸張溪、據嘉慶三年王嘉璧序、諫議黃樞屏藩海嶼之語、殆由御史出官沿海者也、書分上中下三卷、凡二十有六類、曰天文歲時、地理京省姓氏爵位倫敘羣類形體人事書翰珍異玩戲飲食宮室布帛服御器用藝植禽獸蟲魚瑞應神鬼梵笑仙籙補餘、皆取載籍中之典故、及奇僻之語、釋以恆言、原其出處、成之總數約萬餘、可以備尋常臨文獺祭之用、名之為酉山杭者、殆謂為酉山之木柿、無用之物耳、觀嘉璧序言、可以知其意矣、序畧曰、唯山有木、

唯工度之、巨者枝摩青雲根實黃壤、可以柱明堂可以棟大廈、其次短者為朱儒枅櫨、細者為壁帶榱桷、以至斲木為栱、梡木為鞠、造作之處、無棄材焉、若夫斧斤之餘、削而為杭、諒不能復生而成林、則任其蔽江而去可耳、迺有心者以為亦宜儲藏焉、以待不時之需、此又以無用為用者也、木固誠然、即載籍亦有之、又曰若作室家、既有土圭以正其方、不可無材料以供其用、昔陶士行、竹頭木屑無不搜羅、此物此志也、是瑣瑣者、雖亦出於酉

山、然特其杌云爾、

蠟談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盧存心撰、存心字敬甫、號玉岩、世尊為白雲先生、浙江錢塘人、恩貢生、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工詩、著有白雲詞、此書為其燕居述懷之作、或論釋老微旨、或紀世俗諺言、然大都則為閒情逸思也、其自序云、春末日處愁城、二三知己、又天各一方、每懷欲訴、即錄片紙、寄我良朋、如對劇談、終日名曰蠟談、亦今嚼蠟矣、存心本工詩、閒情逸致、多有山林氣息、為文亦如小品、娓娓有致其言云、半榻琴書半窗月、斯為名士風流、一篇文字一爐香、方是雅人深致、又云、多一繁華、即多一寂寞、所以清淡中有無限風流、又云、山陰道上、自相映發、不知映發在我、不在山川、灞陵橋邊、綽有詩思、可知詩思在橋非關才藻、讀之令人玩味不置、楊復吉為之跋云、白雲先生、清言數十則、余讀之數過、但覺齒頰生津、醰醰有味、允哉斯言、其論釋老微言、則多紕繆、如云仙氏之戒曰殺生、食鳳炮龍、殺生更甚矣、佛氏之說曰平等、而乘獅坐象、平等何有焉、誤解釋家平等之說、更不知佛家所謂獅象者、設相耳、非山林之獅象、又曰道德仁義、都能

殺人、酒色財氣亦能生我、摹擬道德經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之語、恩之不當可以成害、害之巧合每能致福、非謂道德仁義悉可殺人、酒色財氣即能生我也、故其論說佛老處皆不足取也、

德輿子十一卷中編一卷外編十七卷 上虞羅氏藏傳經堂叢書本

清凌堃撰、堃有告蒙編已著錄、其學精易象及春秋、旁通緯候兵農術數諸學、暮年隨父至京師、即為諸鉅老所禮異、中更困阨、遇愈奇而學愈淵奧、復懷經世之略、老不獲售、乃退而著書、為一家言、此編其一也、體仿古子、以二字為篇名、議論奇偉恣肆、肖其為人、凡正編十一卷、中編一卷、外編十七卷、總為卷廿有八、然此本正編缺卷七至九、外編缺卷二至十四、中編僅一卷、疑亦有缺、蓋刊刻未竟、不知世尚有完本否、每卷皆有注、

而注者不一人、卷一為墉珠外史、乃其配安氏、安氏字墉珠、金匱人、好學早歿、卷二為亦寅、卷十十一為侗外編卷十六為益之、皆不舉姓、當是凌氏族人或其子姓、中編為受業鍾奎、外編卷一為姚鈞培、十七為周三錫、則皆其門人也、

皇極經世書發明十二卷 清乾隆間原刊本

清劉紹攽撰紹攽字繼貢陝西三原人雍正中以諸生薦爲什邡縣調南充頗有政聲工于詩古文喜講古韵及方程勾股之學熟于史事及當代典制著有九畹集是編之作蓋因其嘗受業于交河王信芳之門王固安溪李文貞傳易之高弟紹攽從之得音律勾股易數之義而未能甚精後又得皇極經世及萬物數二書朝夕研玩歷十四年而恍然有悟驗之于推算歷歷皆合因識以聲起數以數合卦之理其特異處則邵氏原書止列世數與歲甲子歷代事跡不言數不言卦惟於觀物內外篇略啟其緒茲則詳補之又於十二卷末復略及占斷之用蓋能以言理之率而演之于用者也特邵子經世言數雖本于易其用之于物實在求其應而操縱啟發之故驗之于音聲歷算爲最易見是書頗能于此留意故其言邵子之學在以正聲詳音綰動植之數云至所引諸家之書則皆傳會揣測影響之談不足信也

天元烏兔經二卷 清道光間刊本

明蔣大鴻撰大鴻履歷已見地理古鏡歌提要中是編蓋擇日之書大鴻自謂得之于山陰張子松塢之祖從垚君所藏選擇玄微二卷中摘其要旨而成者其言曰五星四餘皆從日月而生而造命天星總以日月爲主宰郭公云天光下臨地德上載剋擇之法不精察天氣之下臨徒執諸家之說亦謬矣世所傳斗首元辰奇遁演禽諸書皆應驗渺茫無足據惟楊公有渾天寶照專侯天星劉公青田有天星造命訣專宗果老五星歷訪得兩家書參以百中經青囊歷法古三歷捷法星曜尺眼及五星萬年循環圖乃知天星造命真爲剋擇之上辰也張子所藏選擇玄微二卷合之楊劉二家法如出一轍更捜其生平所選用之四課一卷共百有六局迄今五六十年可按冊以求應驗者三十餘所迎祥邀福皆如操券不啻如見楊公之秘奧矣書中爲論約六十篇而其主要立義之言則以帝星爲主二曜輔之異于世之專論宮主或專論度主者謂宮度互相生扶剋洩而吉凶斯異此雖成法然時師不談者已久矣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起財帛等宮度法，視身命度為準，亦與今傳專從命度起算者異，宜乎其不與人同而享盛譽也。

天元餘義不分卷 清道光間刊本

明蔣大鴻撰。大鴻畧歷已見地理古鏡歌提要中。此編之作，則大鴻既作天元五歌，授門人于鴻猷筆及山陰呂茉後，復以山龍平原陰陽二宅真義，猶有隱而未發，未能大暢厥旨，故復作此以申其蘊，為篇凡九。其目曰太極篇、定卦篇、平洋千金訣、醒心篇、龍法三格辨、真穴辨、覆舊墳辨、陽宅三格辨、黃白二氣說，體例仍大鴻諸作之舊，為五七言之歌訣，其言在未見大鴻他書者觀之，徒推測于辭義之餘，誠不免有尋涯浩汗之疑。若已知大鴻術者，尋文會義，則亦不過反覆前言，抉擇表裏而已，初無甚深義解、甚新理旨也。于真穴辨篇中痛駁喝形點穴之說，謂天地開闢即有山川，人與萬物俱在其後，至于一切器物，五帝三王，隨時製造，彼山川者，安知千萬世後將有此器，先有其形以待截據，此論穴亦愚甚矣。其餘種種證穴之法，如明堂証穴、龍虎證穴、水城證穴、案山證穴、曜星證穴、鬼樂證穴、天心十道證穴、五星定穴等等，皆為舍本求末，棄主就賓，即世傳楊公十二倒杖之法，亦當日楊公携杖登山，隨機指點，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人神其說、以為穴法在杖、豈真在杖哉、且立穴只有一法、何假十二、至于一法之用、千變不窮、又豈十二所能得盡、其言固明快透澈、非時師挾術惑人者、所肯語也、

羅經指南撥霧集三卷 清康熙間刊本

清葉泰撰、泰字九升、號莽居、又號莽翁、安徽婺源人、履歷未詳、惟據海昌郭廷彥穎川序言、知其專精于地理羅經之術、與其舅氏鄭儀操友善而已、按羅經之用、不過辨別方向而已、針指子午、因大地磁差本已不確、而言地理者乃更歧說錯出、一盤之上、有多至五十餘層者、卦例五行、有多至十餘種者、此皆妄人故作妖言也、明其理、一層已足用、不明其理、雖千百層亦茫然、即就地理專術論、其認為正統嫡傳者、已有三說、曰正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分二十四山、用以定穴立向、謂傳自漢之赤松子、曰縫針、分二十四位、用以消砂納水、謂傳自唐之楊筠松、曰中針、分二十四位、用以辨龍純雜、謂傳自宋之賴太素、正針以八卦干支之名、代本來之二十四向、更細分為穿山七十二地紀、于是坐穴之辨別以詳、縫針析十二支之名而雙之、以別二十四向、又細分為盈縮六十天紀、于是天星之辨別以詳、中針更細分為百二十分金、專用之以避空沖、羅經之三針三盤、精奧皆盡于此、究其實不過因用而立名、猶之作為圖表以備檢查而已、

故繁之就地理所用者可使羅經多至一百餘層減之則可盡刪一切僅留正針已足本書雖未能如此盡掃浮氛然能提綱挈領各就所用詳為解說無世俗惑于羅經之用者執一以攻其他之謬見洵為言地理而不了然于羅經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地理青囊粹編近見錄不分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高雲龍撰雲龍字春海浙江嘉興人少讀儒書長而醉心于陰陽術數其父東野素精堪輿術書幌餘間寢興口授故雲龍于地理青烏之秘頗得詳悉焉又以近世言此術者分三合元空二派各不相下雲龍獨謂斯道不過情與勢而已來龍有來龍之勢結穴有結穴之情情與勢俱到便為吉壤苟得其奧窔手不必執指南車足不必踏高山頂眼光到處可別妍媸不用拘數寸之盤格方位別衰旺謂若者吉若者凶恐閉門造車者未必能出門合轍也情勢二字難以明言名墳舊跡

皆是明師覆驗多年自臻悟境書中講論盡屬陳言地上情形都參活相能將山情水意融會胸中移步換形自有決定諺云勸君且去覆舊墳勝讀千卷撼龍經其主張如此故斯編之作亦本此指就蘇松杭嘉一帶東近于海西近于富陽桐廬沙洲之形山川之勢其間世家舊墳一一覆勘繪為圖說詳求其驗前後凡歷三十餘年為圖凡二百餘幅主說雖多出于私心自解然其功力之勤苦為從來言地理者所未有編中所繪如海

穸陳氏四塋第一塋方城獨秀第二塋三帶重朝第三塋迴環擁護即不言術數其形勢天生之勝亦可遇而不可求者也餘圖亦各有擅勝訣葬術者得斯編而揣悟之則所獲較徒求于文字當不止倍蓰也圖錄只有平洋則以論山龍書世閒猶有善本論平洋者則罕見且其足跡所履又多為東南水鄉平洋之地多于山龍也

地理或問二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陸應穀撰應穀號鶴山子雲南蒙自人履歷不詳惟知其幼就伯父號酣岡者學地理又隨之宦游諸地舟車所經心目所及所得每有不同于人者丁酉之春携眷北上舟中無事因即所見仿朱子或問之例作為此書蓋訣理而不遺乎法言驗而不背乎道者也所有俗傳怪誕隱僻支離蔓衍之語幾無有焉書成刻于太原之府署書分原始龍法穴法砂法水法理氣作用諸篇原始篇溯地理之所昉及應驗之有無大意謂公劉

遷豳周公營洛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即足以括地理之秘其後揚廖之言雖詳而所主實異驗之于理亦不過生氣感應而已生氣所在土厚水深草木暢茂生氣所去水旁砂礫蟲蟻蛇毒而已龍法篇論以龍名山不過形容枝幹變化真假自別大小各殊陽宅陰基都邑墳墓各取所適而已穴法篇謂凡龍行必有所止得其止處則穴成氣來必有所聚得其聚處則穴真砂法篇謂凡龍行度皆有砂龍行砂為從龍止砂為衛過峽必照應結穴必收縮形狀不一要皆以拱向有情為貴秀麗

特主為美水法篇謂隨龍之水多寡大小因龍而殊龍大者水亦大而或多否則異是理氣篇謂理囿于氣氣寓於形即形之可見者以知理氣之不可見者不過以收山除煞承氣以消砂納水立向而已其功皆在于羅經作用篇謂葬法十二不過隨地制宜巧于就局而已蓋皆秖陳其理不竟其術者也此猶之引迷人于途得途人自知行示射人以的識的人自將中正不必侈言術數方策所謂能示人于規矩者也

讀書作文譜十二卷 清嘉慶間敦化堂刊本

清唐彪撰彪字翼脩自署為瀔水籍案瀔水在湘鄉西八十里若然當為湖南人也仕履未詳然甬江仇兆鰲則謂其為金華名宿秉鐸武林者若干年則又浙人而為教官者矣是書自謂因課子弟而作曾經毛西河朱竹垞諸人審定書凡十二卷皆輯昔人之語而附以己見首為讀書看書讀文作文之法次論習字作字繼之以制藝八股詩古文辭等而于制藝為最詳分八股題為五十餘種及破題承題起講入題一二股出題三四五股七八股過文束股等亦詳言其運思布局構文脩辭之事後場則詳言策論表判諸法兼及記志紀序說原議辯等諸古文體例凡共四十種于詩則自樂府迄聯句凡十五體而終之以詩餘惜書二事此書于當年家塾固為不可缺之本即今日無論子弟苟欲讀書不可或缺即士大夫欲稍識文體門逕區別者亦當置諸座右以備繙檢雖其中于制藝過詳不適于用然即之亦足以見明清兩代取士規程言文藝史事者固不當因時事遷移而棄如敝屣也

竹林答問一卷　清光緒間金峩山館原刊本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號漁珊，浙江鄞縣人。嘉慶時舉人，累官寧陝廳同知，所至多有善政，性好讀書，尤長于詩，著書有羣經質、詩頌、捕蝗彙編、南山保甲書、繼雅堂集等。竹林答問者，則其宰紫陽時，楢子詩香問作詩之法，而條綴所語，又因所居室後有隙地十許弓，種竹若干竿，蕭森離立，朝霏夕靄，故以為名。其論詩頗能不即不離，洞見古人真處，無時俗家法乖鑿之解，如問宋人謂刪後無詩，又以文中子續詩為僭，答曰宋人之論尊經則可，於說詩則無當。古今無一日無性情，即無一日無詩，無一日無家國天下，即無一日無美刺，故他經不可續，獨詩可續，惟各存其是，不以古人奇繩之可耳。如問作詩如何是選字，答譬如花葩一也，而葩字較俗；甜甘一也，而甘字較板；憂愁一也，而憂字較拙；西風秋風一也，而秋字較滯；芳香一也，芳字實指花身者用之，香字虛指花氣者用之；落木落葉一也，而木字雄闊，大之景用之，葉字細幽悄之景用之，反是則不穩，可以類推。及問押韻之法，何以得穩，答須于韻中求句，不可于句下求韻等，共百六十餘條，皆深有心得，知甘苦之言，足為初學作詩者津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諧聲別部六卷 清乾隆間南昌喻氏原刊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以避清世宗諱，改名士正。清高宗復以正字與原名音太不相近，賜名士禎。山東新城人。順治時進士，由揚州司理，歷官至刑部尚書，卒謚文簡。善古文，工詞，尤擅于詩，當時與朱彝尊齊名，為人公推為詩詞宗匠。所著居易錄、池北偶談等書三十餘種，均已收入四庫全書中。是編則南昌喻端士、魏復和、豐城徐文創、上饒鄭德堂、武寧盧崴渚、王瑞鼎諸人所編，蓋就皇華紀聞分甘餘話香祖筆記諸書中詠歌散見評泊所及彙而集之者也。分為志趣、風雅、感慨、攷證、評論、彙編六類，都凡三百六十餘則，咸評論詩詞之語，蓋仿帶經堂詩話之例而編者也。其去取則大旨詳于南北朝、宋、元、明，而畧于李唐、有清之詩人，則以全燬、摘燬書目為標準，間有未在燬禁之列，而其人有可議，或諸書所引之詩，雖同出一手，而彼此錯異，及牽連而論，有詳畧之分者，亦皆不錄。說詩而不引本詩者，亦不登。其宗旨實專為攜帶閱讀便利而然，初非辯香風雅、沾譽著書者也。

風騷旨格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後唐釋齊己撰。齊己僧於廬岳，有詩曰白蓮集，已收于四庫全書中。其詩多五言近體，雖沿武功之派，而風力特遒。詩中惓惓不忘于唐，尤非他釋子所及。與司空圖最為友契，此編亦司空圖詩品之類也。全卷分為七類：曰六詩，曰十體，曰十勢，曰二十式，曰四十門，曰六斷，曰三格，皆以五七言形容詩之意境。如六詩一曰大雅，詩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二曰小雅，詩云：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三曰正風，詩云：都來消帝力，全不用兵防等。其餘大畧相同，然形容有極肖，造語有極工，可與司空圖詩品媲匹者。如六義之四曰興，詩云：水諳彭澤潤，山憶武陵深。十體之六曰虛無，詩云：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十勢之八曰猛虎投澗，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二十式之一曰出入，詩云：雨漲花爭出，雲空月半生。之二十曰兀坐，詩云：自從青草出，便不下階行。四十門之二曰始終，詩云：養鶴成大鶴，種子作高松。之三曰悲喜，詩云：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之三十二曰邊塞，詩云：氣蒸垂柳重，寒勒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文評類

丹邐、六斷之五曰不盡意、詩云、此心只待相逢說、時復登樓看遠山、三格之一曰上格用意、詩云、那堪懷遠道、猶自上高樓、又云九江有浪船難濟、三峽無猿客自愁等、皆美在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詩文評類

明詩評四卷 紀錄彙編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吳之太倉人也、與弟世懋并以文章鳴、一時推為盟主、掉鞅文壇者、可數十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書、傳見四庫提要、不另詳、是編共得四卷、收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中、為有明一代聲詩流別風格評騭之書、計卷一、首世貞敘一首、論三唐以來詩統之流傳、次收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謝茂秦等二十家傳記評騭悉備、卷二收皇甫僉事涍王檢討九思祝京兆允明等三十四家、卷三收宋學士濂王太僕偉沈居士周文待詔徵明等三十二家、卷四收解學士縉劉誠意基姚少師廣孝等三十二家、評騭體制、悉如卷一、於諸家中、最推重北地、云少陵氏歿二千餘年、而北地李夢陽出、其淵朗洞識、契宗始掃而歸之、又云其詩如孫吳用兵、奇正開闔、變化不窮、次則信陽濟南、於何曰、其詩如太華芙蓉、秀出雲表、朝霞貼水、燦爛萬狀、於李曰、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以沈思、假之以數年、奚讓二氏哉、又次則謝山人、云布衣風格、從古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均極推崇、絕無文人相輕之恒態

惟於王新建暮年詩云、如武士削髮、縱談玄理、傖語錯出、君子譏之、不免過當、然陽明詩境超脫高邁、前無古人、規撫三唐、如弇州自難會及、他如嚴少師為世貞宿仇、亦僅曰楷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於其佳處、亦謂如碧荇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云、持平之論大方家數、畢竟不同也、

詩法醒言十卷 清乾隆間原刊本

清張潛撰、潛字果園、履里不詳、據所自叙、則是編之成、皆摘古人論詩語、而彙輯之、芟冗補缺、要非杜撰、已有所見、亦附于後、其有才人門巧、如酒令偶語、或文體相近、如箴銘判贊之屬、皆非詩之本體、概予擯除、書凡十卷、第一卷統論本源支派、第二卷說五七言各體、及鍊字句選辭用事之方、第三卷為五七言律絕詩格、首列平仄、次舉格名、而選古人詩當之、附以解釋、例如應字格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是、桃花依舊笑春風、解云此詩後二句、分應次句中所立字、第四卷為五七律詩起法對法、亦各舉前人詩為例、第五至第七卷為詩品詩格、如錄司空圖所作之類是、並標舉淡遠飄逸閒靜諸境、凡二十一種、而一一錄前人詩實之、如淡遠錄王維中歲頗好道、寒山轉蒼翠諸律、張若虛春江潮水連海平七古、及他人之七律七絕如干篇、以示其例、第八卷為樂府以下各體詩、第九卷為時代盛事苦志箴砭劇談等、第十卷則論音韵、綜觀全帙、蓋選詩而兼言作法、以教人者也、以之嘉

惠來學，固具苦心，以之評論古人，則未免削足適履，所失遠矣。古人作詩，何嘗先立格法，然後按格填字，依法立意，如譜詞曲者所為乎。

停雲閣詩話八卷 清咸豐間原刊本

清李家瑞撰。家瑞字香草，福建侯官人，仕履未詳，僅謝邦屏謂其為閩中詩人而已。其論詩頗知甘苦，如曰押強韻如騎惡馬，調馴尚易，工整較難。乾隆丙辰，御制千叟宴詩，用嗟字韻，彭雲楣先生和云：帝典王謨三曰若，騶虞麟趾兩吁嗟。遂令普天下慧業文人，一齊頫首。斯言極允。餘論亦大畧類是。惟從體例言之，則不為嚴整。書中隨筆考据之文，亦時時見之。如曰俗稱妻父為泰山，以泰山有丈人峯也。後泰水為妻母之稱，遂沿以起。皖人呼叔為椒椒，杭人呼兄為況老，皆戲取偏旁之字，其實皆不恭也。此隨筆之屬。如曰自福州而南，有無之無，皆呼毛。考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渴者毛飲，師古注，無也。今楚語亦然。并觀瑣言，謂閩人音毛曰膜，非是。此攷據之屬也。卷末復錄觴令偶句，如閨閣瑣事偶宜服集成語曰：隣姬鬪草時相遇，侍女熏香待早朝。如偏袒偶因車曰：方外可知無正服，此中幾見有完人等，皆極工穩。閩人本工詩鐘，以空靈為上。此所錄者，固能相副，特列于詩話之中，未免不倫。且其題有極褻者，亦未

免有傷風雅也。

樵隱詩話十三卷 清光緒間原刊本

清林鈞撰。鈞字象鼎，籍履未詳。據零陵劉海舟濟川叙言，為其同里生，弱冠時即橐筆從戎，中歲病聾，就宦于粵云云。觀書中頗引曾國藩、彭玉麟、王之春諸人語，殆湘軍中後起之幕府人才也。其著是書，自謂抱志未伸，忽以聾廢，疾沒世而名不立，遂屏冠棄帶，隱于岳麓，專意執筆，以期達己達人，其求名之心，蓋良苦矣。論詩專服袁枚之語，而讀詩則崇尚王士禎，其言曰：隨園漁洋之詩，皆能各樹一幟，在本朝自是名家，但均可看而不可學。阮亭好修飾，以學力勝；簡齋主性靈，以天分勝，乃奉之者，尊若山斗，薄之者，又棄若芻狗，皆過也。而二公所以名冠一時者，王之爵位尊，袁之推轂多也。此言誠不能謂其無見。然而不平自負之心，亦躍然紙上。所錄之詩，斷句中如天下文章勳貴重，詩人身世亂離多。萬里雲陰滄海月，三更雨合廣陵潮。萍梗因緣名士酒，梅花消息故鄉情。三徑白衣秋送酒，雙鬟紅袖夜添香。舊雨墳前多宿草，東風門外有夭桃。一帶園通丁字水，十分天放午時晴。門巷綠陰三月暮，衣裳白袷一時新。

尋遍桃花流水外、桃田行李亂山中、山色六朝金粉艷、烟痕一曲玉鉤斜、酒家燈上連長晝、油壁車歸走怒雷、諸聯、皆頗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文評類

韓筆酌蠡三十卷 清雍正間原刊本

清盧軒撰、軒字素功、號日堂、又號六以、浙江海寧人、康熙時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又嘗直武英殿、著書有日堂文鈔、春秋三傳纂凡表、商邱宋犖謂其寢饋于韓昌黎文者、二十餘年、如衣食之不可一日釋、嘗集唐宋諸家之議論注解而折衷之、名韓筆酌蠡、爲書凡三十卷、此則其教習館門生歙州程銓所代刊也、崇昌黎之文、論者謂其上接孟子、下正荀楊、歐陽永叔至謂少未能悉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而穆伯長攜韓文數百帙至京、謂人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相貽、然則古人之所以推尊之者、至矣、是帙即本斯意而作、首錄年譜、次集諸家叙說、又次錄新唐書本傳、然後就韓作諸文、詳加評註、皆集前人之言爲之、昌黎文誠蒼莽古奥、然人之尊崇者、每因原道諸篇、崇儒闢佛、謂其有功道統、此實程朱以來、理學成見所宥、評文者、但論文字已耳、牽及文義、已失原旨、更加穿鑿、謂章法如何、句法如何、字法如何、及波瀾意度之所以然、一一指證、謂此韓文之所以不可及、此皆阿好之私言也、雖起

呂黎于地下、使其自述當作文之先、如何立章造句選字等等、恐亦不能、而後之讀者、乃必津津于此、毋乃夢囈乎、但讀此書、彙觀前人之評論、則無不可、存之以為學者之津逮焉、

傳習則言一卷 清道光間六安晁氏活字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間進士、以忤劉瑾、謫為龍場驛丞、瑾誅、召還、累擢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總督兩廣、以平宸濠亂、封新建伯、卒諡文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以其嘗築室陽明洞中、居而講學也、其學以良知良能為主、世稱傳其學者、為姚江派、是編則門弟子徐愛蔡希淵等、所記問答之語也、案陽明之學、頗能博大、無程朱之拘滯、而傳者遂不免時有失之于放縱者、如此編中、徐愛所問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陽明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詳云云、此真平正通達、能得經義者矣、而學者每不能于此等處求之、故失之遠甚、是編雖僅一卷、然足補語錄之所遺、固不可以其少忽之也、

肊說不分卷 靈鶼閣叢書本

清王筠撰、筠字菉友、安邱人、仕履已詳教童子法提要中、是編則其年四十以後、學有所得、或思有得之札記、據所自言、僅為戊申以前十數年間所筆、長沙葉德輝跋畧曰、菉友肊說一卷、為江建霞學使標藏本、大抵皆說經之文、及有關諸史子攷訂者、間亦不免空潤之談、蓋隨手日記、未經刊削者也、學使付梓時、悉加刪定、凡刪去者、皆高頭講章、不足愛惜、刊成屬余主校勘、因中有三事、頗資掌故、不忍割棄、以別紙附錄于後、庶不亂學使去取之指云爾、全編未分條目、說經之文、大抵根據小學立言、固有精者、而難于索解者、亦未嘗無之、攷訂子史語、亦復若是、如云錫我百朋、祇是五百錢、十朋之龜、祇是五十錢、古詩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連篇累牘、盡是誑語、天下豈復有文章、及讀東山破斧二篇、知周公神武、不殺軍士所言、曰斧曰斨曰錡曰銶、皆樵蘇之器、不及戈矛弓矢、是知三年之中、未嘗用兵、夫居東三年、罪人斯得、祕密如此、管叔亦可謂老謀矣、有老謀者、必有壯事、周公乃以坐鎮而靖之、可不謂神乎、

云云、論事如此、固有其理、解經若此、不亦嫌過泥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奇門遁甲啟悟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朱榮璪撰榮璪字曉南自署為金筑人案金筑今屬貴州廣順縣治據黔記明洪武四年酋長密定歸順遂于斗笠寨置金筑長官司十六年遷于杏林峯永樂十一年又遷于馬嶺曰壩寨即今地也榮璪餘事未詳惟據自記知其弱冠以後即棄詞章專致思于奇門之術矻矻數年不得解又取易讀之互相考證年餘始覺怡然理順取而演布乃得門逕試之有驗無如心思不濟遽得怔忡疾偶一演佈即數日不寐遂束之高閣云斯編則因趙展如舒翹劉景韓樹堂捐資刊汪雙池紱所著之戊笈談兵既成笈中無入門法讀者苦無途逕可從故特為補之耳案奇門遁甲云者奇謂三奇乙丙丁是也門謂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是也遁甲謂以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甲隱于戊己庚辛壬癸六儀之中其術不過以九星即九宮之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為位而以三奇六儀順逆佈之以八卦定方向而以八門配之再以九星配卦而已然後以年月日時定三元起宮視其所直以判吉凶固非甚奧然諸書從無言起例者習者非得師傳不能知榮璪此編盡解其祕嘉惠後來實非尠淺矣不獨言術數者所應讀即士大夫游心于藝者亦不可不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鐵板數不分卷 舊鈔本

書無撰者姓氏僅舊署題為宋邵雍撰而已案雍于有宋諸儒中獨以精于圖書象數之學著論者謂其妙悟神契多所自得所著皇極經世書又以元會運世推年繫事後之學者不得其解視為秘奧棄而不論術數者流遂從而附會之凡言數者多假託焉此書殆亦其一也書中所言之術僅以人生年月日時干支八字配合數目各數系以一定之吉凶但按六十甲子積數檢之即得其人之休咎為事固極簡其術亦類似于元會

運世之繫數特就理而言頗令人難詳蓋元會運世之數源出于河洛所繫之事不過以史籍所載分書于推年之下使人鑒往推來知盈虛消長之理應如此而已初非先有此數而後此事即由數而生嗣後再逢此數即必生此事永無更易也今此書以一定之數繫一定干支之下綜其最大積數亦不過六十之四次自冪而已以盈天下無量數之人豈能盡包括于此區區少數之中而一一同其休咎則其不足論明矣特世俗傳此術也已久故存之以備一格耳

黃蘖禪師讖緯詩不分卷 舊鈔本

是詩不著撰人題端署為黃蘖禪師案昔人以黃蘖署名者不止一人即宗門釋子于唐亦有希運為閩中名宿然此書則不類無論所語皆有清一代事即文字聲韵亦可決其不出唐人手筆書凡為圖十二幅幅系以七絕一章每隔數圖又附以註語解釋運會起迄始于明亡清興前各絕中依次嵌入順治康熙等年號或一朝大事未來者不能知以言過去則固歷歷可指也最末四絕曰紅鷄啼後鬼生愁寶位紛爭半壁休幸有

金鼇能戴主旗分八面下秦州說者謂指庚子時清廷大阿哥競位卒致拳禍西巡也曰中興合璧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說者謂指宣統帝入承大統兼祧兩宗及遜位後事云曰赤鼠年同事不同中原好景不為功西方再見南軍至剛到金蛇運已終則不知所云矣而圖後之註亦以此三絕為一段落謂運限已全云末曰日月推遷似轉輪嗟予入世更無因老僧從此休嘵舌後事還須問後人就語義大體而觀則固結束以前諸章者也此書如就

學術論，誠不足寶存。然就近數十年中士大夫觀感而論，幾于無人不知，無人不詑為奇，而不能解釋其所以然，則存之亦足以見一代興亡、人心氣運之先機也。

韋書一卷 清鄉嬛館刊本

周宋史司星子韋撰，據歷城馬國翰竹吾曰：案王嘉拾遺記，載宋景公見子韋事，以為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蕭綺錄曰：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注景公之史，今其書亡。惟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向新序雜事篇並引熒惑徙舍一節，王充論衡變虛篇亦載之，以為案子韋書錄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謂世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案向校中秘書，故有別錄之奏，新序同出向手，所述原文詳于錄奏。考以呂覽、淮南當得其實，未可執此而疑也。書本缺有間矣，然處高聽卑之言，足動人君畏天之心，而作其善意，非空言禍福也，乃必執虛誣何哉。是卷則考據史記、春秋左傳及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向新書、王充論衡等，補三篇之缺失，並錄王嘉拾遺記、蕭綺錄之言，合為一卷。蓋古術數書僅存者矣，能不以其罕而見珍耶。

星影二卷 清乾隆間浙撫三寶採進本

清姚大源撰、大源字雨方、一字芝卿、浙江山陰人、年二十餘時、因為母夫人卜宅穸之安、購地理書五千餘卷讀之三年、遂精青烏術、復南走粵、北走燕、西至楚韓趙魏秦晉、東至齊魯吳甬、遍遊名山大川、古穴仙跡、求其證驗、歷二十年而學成、作是書、及卦例元運八生精蘊驗覆鏡竃卦諸書、星影者、則所獨創之言、求之前人、世傳郭氏水鉗庶幾近似、第彼止于論平洋水法、而于山川大全則未之及焉、大源則取天星分度、照應地形立說、上卷為目凡九、曰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青龍七宿、元武七宿、白虎七宿、朱雀七宿、行度變化、下卷為目亦九、曰幹枝、垣驟、形勢、峽氣、穴座、蓋鬼樂案、拱揖朝應、唇宮堂砂、曜羅星、大致以步天歌星名分度為綱、而以地理家言、如撼龍經疑龍經靈城精義玉尺經之說為緯、更益之以一統志分野之言、邱延翰三垣圖、徐善繼徐善述人子須知、金璧元文地形三垣圖等、參彙合訂而成、謂天有此星、地即有此形、天星隱而難辨、地形顯而易明、地形無名、以物形之名為名、物情有好惡宜否、故吉凶判焉、喝形者、即取物形好惡以為喻者也、其言甚辯、視之為堪輿術者之別派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夢書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王照圓撰。照圓為嘉慶時進士郝蘭皋懿行之妻，字婉佺，封安人。是書有自敘，畧曰：余家在之罘，生平喜談夢，夢亦逼真，凡窮通得失，無不形于夢。夢又輙驗。閨中多暇，偶爾繙書，遇有所得，輿言記之，錄為一卷。度置案頭，倘後來人見之，或頗笑余真夢者矣。余又惡知夢者之非覺也，而笑者之非夢也云云。案占夢之事，古有專官，詩人訊之，周禮占焉，左國史漢以還，占吏紛如，夢言宛在，然而其書皆不存，並書名亦不得聞焉。後來見于隋書經籍志者，有京房撰占夢書三卷，崔元周宣撰各一卷，別有夢書十卷，解夢書二卷，今亦零落不存，惟散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中。照圓此作，蓋即從四書中撮摭而成，雖非全帙，而古占夢書之存者，亦僅有此矣。後附詩經、周禮、靈樞經、列子、莊子、論衡、世說諸書中所言夢，魏志方伎列周宣傳，宣之言曰：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然世人勞攘，沈溺于功名貨利之中，至老不休，日之所營，夜形于夢，覺夢夢覺，孰辨其極。昔古莽之民，不食不衣，一眠五旬，以眠中之夢為實，以覺中之實為夢，是則何從而占其吉凶哉。特以其為古佚書，故可存而寶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術數類

奇門金章一卷 清刊本

書無撰人姓氏、頁之首行、書名奇門金章、而外題有遁甲元機賦五字、第一行頂格、為元女之祕、遁甲之文、軒轅立法、風后演行四語、次行低一格曰、奇門遁甲之法、為元女之祕術、創自軒轅黃帝、其臣風后、演成四千三百二十局、一年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立一局、則每時之吉凶、各方之善惡、一舉掌而盡知之、當趨則趨、當避則避、毫髮不爽、黃帝因用此以滅蚩尤于涿鹿之原、其法始傳于世、以為行兵之祕

文、繼復頂格、作運九宮八卦之數、用三奇六儀之靈二語、次又低一格曰、九宮者、即箕子洪範九疇也云云、以下均如是、蓋遁甲元機賦註釋也、案奇門之術、係以乙丙丁三奇、休死傷杜開驚生景八門、配合六甲、隱用六儀、飛佈八方九野、加臨天地兩盤、視其生剋以斷吉凶、全年共四千三百二十時、每時為一局、局之吉凶有一定、所占之事值何局、故其吉凶舉掌可見、其術至簡、蓋與籤卜相類、不過為數較繁耳、而世每以為奇祕者、則因其書例不載發用之式、習者無師、往往不得其門而入故耳、遁甲元機賦、則以是術各局祕要、作為韵文、俾習者易于成誦、而註釋亦能頗扼要詳明、宜乎名之為奇門金章、非誣語也、特惜以原來賦文所限、仍未列舉用之式、初習者依然無途徑可尋、為遺憾耳、

未央術一卷 清嫏嬛館校刊本

書無撰人姓氏、皆天星分野之界、總計凡十二節、曰鄭、曰宋、曰燕、曰吳越、曰齊、曰衛、曰魯、曰趙、曰魏、曰秦、曰周、曰楚、每節皆舉所主之星及地之四至、如楚曰、星得翼軫、其治南至九江、北至淮水、東至海、西至魚腹山、今為淮陽汝陽廬江長沙南海、故楚至南郢也、案天星分野、亘古不變、惟術有精粗、地有分合、名有更易、于是分野之域、亦時有不同、因名求域、比較古今、于是遂有似異而實同者、此書所舉二十八宿主分之地、皆漢魏以後地名、且二十八宿中、缺氐女觜柳星五宿之名、及所司之地、蓋從唐瞿曇悉達所撰開元占經中錄出、本有缺失者耳、瞿曇悉達占候之法、昔人謂為術家之異學、其言麟德九執二歷、尤為他書所不詳、故昔人雖有黜其術者、而好古者終不能廢其書、則是卷雖僅寥寥數頁、又缺而不完、然以開元占經之不能廢為例、又烏能獨棄是編哉、存之以待好古之士、兼參並證焉、幸毋以其缺失不完而短之也、

陰符玄解一卷 清乾隆間原刊本

清范宜賓撰、宜賓畧歷、已見乾坤法竅提要中、宜賓本以葬地術知名、是編則道家之言、自謂于丙子歲讀禮清溪山中、曾以是經請于嵩山先生、得授道要、詳讀參悟、有獲于心、後其甥寶祥自蜀歸、又得紫陽洞目牧道人張清夜著陰符發祕一册、言與所聞正同、因為發其未發之義、名為元解云云、宜若于黃老之奧、有所釋矣、乃全書乖謬離奇、竟視陰符四百四十七字、為採補祕訣、其解陰符經三字曰、陰者太陰、符者符候、經者月信、為太陰中之真火、依符候盜取、即獲修道玄要、解第一語觀天之道曰、道者、下交之義、如初功之自首下走、首走合為道、道功之用、為一人成太陽、即純陽之謂、第純陽實非一人能成、必須二人、今言天、非二人乎、而二字即陰之謂、以二人合歸一處、又豈非天字乎、至觀字中具妙義、是用二口于佳花之上、自必有目見之機、故以觀字隱含其義、其餘解釋、約畧相仿、案陰符、道家兵家養生家術數家、無不引之註釋、言人人殊、然而若此穿鑿尚屬

寡見。此與清同光之際。河北教匪解大學語相同。蓋鄉僻狡奸。以男女神仙之言。誘惑愚民者耳。書不足存。亦不足論。姑置之以見妖妄而已。

南都死難紀畧一卷 上虞羅氏藏舊抄本

明顧苓撰。苓字云美。江蘇長洲人。存仁後也。存仁以疏救楊慎及請懲吳璋葉凝秀等。忤旨廷杖。編管保安州知名。苓少而穎異。潛心篆隸。精金石碑版之學。隱居虎丘山塘。室懸莊烈帝御書。時肅衣冠再拜。對之欷歔太息。著有塔影園稿。南都死難紀畧者。則紀福王南都殉國諸人也。其言畧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言與軍國共存亡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言與君共死生也。士既策名。報國之途非一。而身殉者其一端。世方多故。殺身之道亦非一。能死國者。其大義也。或進退由我。從容自裁。是為死節。或矢石交攻。義不旋踵。是為死事。或軍敗城陷。被執不屈。是為死難。三者之外。凡身首分離。血膏原野者。何可勝數。然大夫士居鄉被禍。非自栽。非不屈。非執干戈。親矢石者。不錄。非其志也。節婦烈女不錄。明國事也云云。則其作書之義可見。書中自興平伯高傑以次。凡六七十人。有事跡可知者。詳其事蹟。否則存其姓名而

已、蓋私史而所以備官書之採擇者也、吁可以風矣、

巢林筆談六卷續二卷 上虞羅氏藏乾隆刊本

清龔煒撰、煒字仲輝、號巢林、崑山人、仕履未詳、此書自記、有一生坎壈、又以農圃老語、蓋沈淪場屋者、首有自序、謂揚子雲稱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予際極盛之世、浴詩書之澤、不談王道之談、而涉筆冗雜、未免樵夫之笑、顧其間頌聖稱先道人善、或蠡測經史、辨証謬誤、亦有近道者、其書片言牘義、罔不網羅、間或詮釋經文、評騭史事、語多中肯、而尤留心吳中文獻、如記顧東謙之鄙吝、沈廷揚妾張氏之守

貞、李元脩之義烈、徐乾學之謙下、何焯之剛介、陸隴其之治績、沈起元之清正、多足補志乘之遺、若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殺之三宥之三、人或疑其於經典無徵、不知其出於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士禎記王振籍沒得金佛像、上有孝孫周忱恭奉字、以為忱撫吳有聲、而諂事權倖、不知忱賢者、嘗事振、無自稱孫理、其說近誣、曇陽子仙去、王世貞傳其事、世或以牡丹亭誣之、事有相似、遽相牽附、焉有無稽之傳奇、反足信於鉅公之傳記、遂使沈寃莫白、是又

煒所謂辨誣證誤、近乎道者也、蘇州府志曾載是書、
而傳本絕鮮、亟表著之、

仰山脞錄一卷 續說郛本

明閔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江西浮梁人、著有異物彙苑、已收入四庫存目中、是書有自序曰、夫善言嘉行、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見聞日涉、景跂斯勤、巖巖高山之覩、惕惕仰止之懷、將以抵庸品于前路、湔塵抱以休風、庶幾思齊之弗懵進善之有宗也、事悉本代、紀弗以次、故曰脞錄、據此可知文振之作此書、不過就有明一代人物言行堪作典型者、隨筆錄紀以資景仰而已、初無次序、亦無體辨、書中所紀、凡丁

鶴年章溢楊卓王天爵方孝孺趙僎硯夏原吉張鐸鄒智周瑛楊守陳羅僑董澐等十數人、有顯者、有不顯者、其事有可師者、亦有不足重者、如楊卓于洪武初為廣東行省員外郎、不阿參政、力爭濫殺無辜事、其仁可師、其識亦可師、若紀周瑛、守廣德日、有道士能作法、令童子起舞、瑛以片葉置童子懷、戒以葉落則笞、然後使道士作法、百計不能起童子為舞、蓋由童子畏笞、凝心落葉、不為法感、道士之技遂窮耳、此不過游戲之舉、何足師法、亦以為景仰資、無乃過乎、

是則此書、仍雜筆記述之類、存之可見前人風流一斑、不值真為師範也、

蓬櫳夜話一卷 續說郛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著述四庫及四庫存目所收已不下十種、如六硯齋筆記紫桃軒雜綴等、均久為士林推重、蓋日華生性恬淡和易、又精鑒賞書畫、與王惟儉董其昌並受世稱為博物君子也、蓬櫳夜話者、則日華遊白嶽、從餘杭津頭乘睡輿、聞四力之言、回至屯溪、復聞舟人王老指點陳說、既抵嚴灘、易賈人舲艎、有四賈人雄談自恣、日華日夕跼蹐蓬櫳中、聽雨無事、摭其可悅與一路異聞、紀之而成、雖一卷寥

寥不過十餘篇、雖長短不等、然文字婉雅、既可誦、語亦異乎尋常炫奇窠臼、如曰、羽人陳玄卿為余言、黃山入二三十里、當盤互處、陰晴開斂、倏忽無度、雲漏日明、則循溪覓綫而行、靄湊嵐深、則旋面易向而去、處處索津、時時問路、及其既出、劃然天地、真如從胚胎中來也、祇六七十字耳、而寫景若繪、直可當黃山記讀、又如曰、黃山澗中生班魚、如蝘蜓而無足、善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誘渴鳥過而飲之、輒銜翕曳而入水、恣其嚵嚼、小蟲設機陷物、隱

慘乃爾可畏哉、事固不必即信、然新奇可喜、堪資談助、文亦仁而婉、全卷大率皆此類也、

古今聲律定宮八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葛銘撰、銘字磬堂、東陽人、仕履無攷、據卷後弟子鄭清如題詞、有先生弱冠守青氊句、蓋終老場屋者、其書綜述樂律、雜取前人之説、摘要編類、各附以圖、其命名定宮者、以自來樂家宗呂覽淮南、以黃鐘為宮居首、銘獨謂當居中、歷舉三證、一管子論五聲以徵羽宮商角為次、明宮當居中、二楚辭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首言四、次言上、則在四上之間、必為不用之變聲、即乙為變宮也、三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謂變徵之聲、最高也、若如舊説則最上者、凡為變宮、聲不當高、又謂古今論聲律者、宗淮南而不宗管子、以迄元明皆然、至欽定律呂正義及王氏坦琴旨、始兼取兩説、按黃為中央之色、又月令於仲冬之月、僅言律中黃鐘、而不言黃鐘之宮、惟於中央土、言律中黃鐘之宮、蓋黃鐘之宮、必居春角夏徵秋商冬羽之中、實天地自然之氣、自然之聲、其説雖好立異、然確有依據、稿本迄未刊行、故表箸之、留心聲律者、或有取焉、

治譜十卷續集一卷附慎刑說　上虞羅氏藏明崇禎己卯刊本

明余自强撰、自强字健吾、銅梁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所至有政聲、四川通志稱其箸治譜一書、仕者奉為律令、即此編是也、惟通志藝文箸錄治譜、則作李長德撰、前後矛盾、今據本書首列自强箸、次列後學李長德彙、蓋書實出自强而由長德彙輯之者也、又據胡璇序、稱李子木侍御梓此書、蔡公虞陳幾亭諸君子訂評參校之、予兄捷步李公意、重梓京坊、俾初仕君子人挾一册、而詮釋之、按子木李模字、公虞蔡懋德字、而幾亭則陳龍正也、計分初選到任堂事詞訟錢糧人命賊盗獄囚待人雜事十門為一卷、為祥刑要覽、又附王肯堂慎刑說、肯堂金壇人、即嘗刻鬱岡齋法帖者也、此書為初入仕途而作、舉凡衙署俗例、皆覼縷數陳、不憚辭費、蓋自强老於吏事、以循良著聲、所言綜法衷理、類非膚泛、於事之弊害、尤三致意、故模懋德龍正刻之評之、以為當官之準繩、有以夫、

古文真寶十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寬永覆刊元本

不著撰輯人名氏、前有至正丙午盱江鄭本士文序、稱自六藝不講、世之以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真寶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人以勤、誘人以忠孝、此編者之微意、惜舊所刊行、率多刪畧、注釋不明、讀者以為憾、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求書、未善者正之、繁者芟之、畧者詳之、必歸於當而後已、蓋其書乃蒙誦之本、分類編次、凡為卷十、為類十有七、每類少僅二首、多亦不逾十二首、皆名家習見之文、篇首以正箋釋、或取前人選本評隲之語、如呂云謝云、謂東萊古文關鍵疊山文章軌範也、以正仕履不可知、意其人亦鄉塾蒙師之流、鄭本序自云予寓書林、則以書賈為業者也、當時家絃戶誦、今日轉少流傳、此尚是日本寬永十九年覆刻至正本、中加訓讀、

水西稿二册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張曉撰。曉字浴咸，益都人。萬曆丁未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乞休歸。青州府志有傳。此其詩集，鄞范氏天一閣舊藏，刊刻頗草草，首署壽郡張曉譔。按曉籍益都，而署壽郡，考古有兩益都：一今壽光北十五里之王胡城，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懿王子胡為益都侯，乃以鄉聚置侯國，非縣名；一今壽光縣南十里之益縣故城，兩漢屬北海郡，曹魏改置為益都縣，屬齊郡，晉省入利益，屬樂安國，劉

宋復為益都縣，元魏因之，俱屬齊郡。然二者皆非今縣境，曉何取焉。抑曉本籍壽光，署籍從舊歟。范氏書目著錄作二册，全。今按其書，乃分體編次，僅存五言律、五六七言絕，必非全帙。曉詩非當行，不足爭長壇坫，然以藏家舊笈，過而存之，且據以訂范目之誤焉。

七音正韻十卷 上虞羅氏藏手稿本

清安念祖撰。念祖字景林，無錫人，諸生。念祖父吉，字古琴，究心韵學，嘗謂古有音無韻，魏晉以後，翻分四聲，而切韻出，切韻出而古音遂晦。五聲存於詩，而誦詩者不審其音；六書諧聲存於說文，而學者不通其聲。徐鍇以切韻校定說文，而諧聲失。蓋漢諧聲、諧五聲，唐切韻切四聲，不相謀也。迨宋吳棫刱叶韻之說，朱子用以釋詩，而詩失其韻，叶韻以求古音，往往强古從今，叶其所不當叶。顧氏炎武作唐韻正，力闢

其說，謂韻起於說文之諧聲，發千古蒙翳，惜其書不分五聲，而分十部，未盡得要領。今以諧聲統六書，六書分五音，而古韻皆通，經史騷賦古詩皆可讀，讀說文而知古音之相生，讀經韻而知古音之分聚，著六書韻徵一十六卷，元本說文，疏證經傳，舉五十六韻而統之以五聲，凡四五易稿，既歿，念祖及門人華湛恩校而刊之。念祖復稟父餘緒，輯為此編，意以為韻徵編次雖已暗合古韻，而不指明唐虞三代秦漢之古韻，恐為切韻叶韻亂其真，不點魏晉以來之閏韻，

文恐今韻藉口，樹其黨，觸類引伸，益暢厥旨，冀與韻徵相表裏，通卷手寫，間有改竄，而首尾俱完，卷端有天特生我傳古音小補二印，爰著於錄，以為安氏一家之學。

說文諧聲類編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手稿本

清安吉撰。吉字古琴，無錫人，乾隆舉人，著六書韵徵夏時攷十二山人文稿，平生精詣，尤在韵徵一書，李兆洛序，稱其篤信好古，不牽流俗，又謂李登呂靜之書，皆以五聲命字，不立部分，然其書已亡，此書與之相符與否，不可知，要非不知而作，秦嬴則深題其不取方言之說，謂古今音韵之變，與時轉移，兩晉以來，華夏之亂，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江淮南北，且間雜齒言，何可以釋經，然學如積薪，後或掩前，繼安

氏之後，有傳壽彤古音類表，定五聲三統十五部之法，以求合乎天地人自然之數，其說又精於安氏，此書凡八册，名說文諧聲類編稿本，塗乙，卷第未分，或鈐小印為誌，疑是韵徵之初稿。

夷匪犯境錄五册 上虞羅氏藏日本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凡五册、僅一五六三卷有書題、前後亦無序跋、疑有闕佚、皮紙鈔、書跡頗草草、而卷端羅列朱墨校語、多云某字他本作某、某處應據補某字、或云某與某通、校讐譌奪、至精審、述夷事、自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將致書定海知縣始、至二十三年八月諭暴英山等罪狀止、未能統括首尾、非完帙可知、於當時揭奏書稟、皆傳錄原文、想見蒐討苦心、惟編次凌雜、滂無綱領、考記夷難之書、莫詳於勅修籌辦夷務始末、草野纂述、則首推夏燮中西紀事、此外若無名氏夷艘入寇記、英夷入粤記略、鶴間居士潰癰流毒、李圭鴉片事畧、思痛記諸書、或已刊行、或有傳鈔、並資考證、茲編亦其一種、世或尚有完本、當續訪求、於史事不無裨焉、

儷藻十卷續集二卷 上虞羅氏藏清乾隆刊本

清檀萃撰、萃著儀禮韻言、已著錄、此書乃萃所撰駢文、前題天都吳珏並山評、滇南徐文燿曙東注、珏且有序冠首、稱文章莫善於儷體、廟堂典策、固與雅頌相表裏、至閭閻親懿、賀慶祝福、亦多賴之、近代供藝林採獲者、惟檢討四六、予嘗為之補注、以課生徒、顧檢討取材六朝徐庾、默齋則合四傑玉溪生、而以古文之法行之、且浸淫乎漢氏、默齋者、萃字也、萃本不以駢儷名家、故集中大率世俗酬應之作、庸冗嘽緩、浮響龐格、珏云云、殊非定論、珏又以與陳維崧檢討四六並舉、按提要於檢討四六、稱其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同時吳綺章藻功之上、而彭兆蓀小謨觴館集中荅姚春木書、則謂迦陵選學未邃、殊有宗風、然佳製多在湖海樓集、檢討四六、本屬外編、類牽酬應、張之洞輶軒語、亦謂四六選擇未善、要非萃此編所得比擬也、

乾象彙編四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葛銘撰、銘著古今聲律定宮、據管子說、謂黃鐘之宮當居中、以駁前人從淮南呂覽之非、已著錄、此編亦銘著書之一、前無自序、而冠以日建月躔黃赤道月道諸圖、次渾天歷象度法地圖北黃極黃赤道月道經緯度列宿置閏歷元日躔月行交食五星恆星測度三角八線算法、漏刻作晷法、而以浙江中星測時表終焉、每條皆雜取歷代史志及專家之說、近人則取梅文鼎全祖望江永戴震諸家、摘要類次、寓繁於簡、銘間亦附說其下、寥寥無所闡發、蓋明韓萬鍾象緯彙編林祖述星歷釋義之流亞、鈔撮為多、不足重也、

惜陰日記九卷 上虞羅氏蟫隱廬刊本

清宋咸熙撰、咸熙字德恢、號小茗、仁和人、嘉慶丁卯舉人、官桐鄉訓導、父大樽、字茗香、乾隆丁酉舉人、工校讐、富藏弆、咸熙濡染家學、更從錢大昕段玉裁諸人游、阮元輯經籍纂詁、延兩浙經生、分主其事、咸熙與焉、所著有詩本音補正夏小正箋耐冷譚桐溪詩述思茗齋集、多散佚不傳、是編乃咸熙說經之作、原本九卷、佚其前四卷、實僅五卷、攷覈故訓、辨證經旨、或雜舉前人成說、而折其衷、與孫志祖讀書脞錄嚴元照娛親雅言相近、一掃鑿空影響之談、及漢宋門戶之私、想見乾嘉通儒遺風、其說經好為新義、然如自記箋夏小正某字即某、盡異舊說、為前輩所稱賞、後因與傳文不合、卒從刊削、則又見其立說矜慎、非穿鑿小夫務逞私肊之比矣、此記中如左氏昭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逵鄭衆異說、咸熙據史記魯世家、介作芥、申賈絀鄭、二十七年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說本服虔、咸熙則謂古夫蒸韻多通轉、州來之

音近陵，故曰延州來，猶壽夢之合爲乘。論語八佾邦君樹塞門，鄭注於門樹屏以蔽之，咸熙據爾雅屏謂之樹，及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語，謂樹即屏，非樹立之謂，以駁鄭。又謂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著即樹之假借，衛靈當仁不讓於師，舊訓謂當行仁之時，雖師不爲讓，咸熙則據爾雅師衆也，謂不讓於衆，說皆可採。

紫泥法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汪鎬京撰。鎬京字快士，安徽歙縣人，仕履未詳。其言畧曰，世之言印色者，必本于宣和，猶之乎言墨者，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予鄉得之，宣和之秘，未之聞也。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家所藏之方，俱詳于製油，而畧于砂與艾，且其說又各不一。夫天下之事，有物必有則，豈作者獨無一定之法則歟，或因後人珍秘，致成廣陵散歟。己未秋，予從北歸，坐舡朮軒中，經之營之，製度精良，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將及一載始成，迥非一切可以比並，其妙處全在染砂、染艾、曬油三法，既得三法，便成十珍，曰一明，二爽，三潤，四潔，五易乾，六不落，七不滓，八不粘，九不黴，十不凍，猶有疑焉，恐不能經久如初，又自念經營苦心，遂以次第工夫，筆之于書，並留一小箋，約過一紀而後取驗。年來鹿鹿，今夏稍閒，乃啟前函觀之，當時箋上印章，艷麗不減毫髮，且十有七年矣，于是前疑頓釋，重將前稿較定成帙，庶乎補宣和之秘，且不令余之苦心，又成廣陵散也。觀此則是帙固苦心經驗而得，非同以

理虛搆者比也。帙中分為染砂紅艾曬油合印色用印色五法，擕遠闕謬補遺諸說，末更附識自種草麻取油之益，其特要語。染砂法，謂宜如畫家積色而成則艷麗，選砂宜明淨，研砂宜始終如一，漂砂宜精。紅艾法，謂艾絨必以紅花染，如紅寶石。曬油法，謂先煅以火，次曬以太陽，二十四兩油，加藥料後曬賸一斤為度。按印色精製，市廛甚稀，此帙言精而詳，世有好事而鑒藏者，曷不仿為，以彌缺憾乎。用亟著之，以備採擇焉。

水坑石記一卷 清光緒間翠琅玕館刊本

清錢朝鼎撰。朝鼎字禹九，號泰谷，江蘇常熟人。順治進士，官至太常卿。善畫蘭竹及折枝花，得法于孫克宏。能詩，有三滿樓集。此編則與曹秋岳嚴伯玉論端溪硯石之語，其言曹嚴皆客嶺南久，所藏水巖最多，餘子耳食，不啻捫燭扣盤，為之噴飯。蓋茂盡一切說端溪水坑言論矣，然詳究所言，仍是人云亦云，未見有何心得，僅謂水巖石質膩滑而潤，比他石稍溫，撫不留手，可以暗中摸索而得，此可為知者道也。數語較為精審。餘如謂水巖之石，聲不錚錚，色不純勻，而無不純之痕，石無紫赤如豬肝者，紫中微帶淡白淺青之色，其紫處有中濃外淡，或圓如錢，或散成片，俗謂之火捺文，淡白處如雲如烟，無定形者，謂之蕉葉白也。又有所謂青花、黃龍、雀斑、翡翠諸石，此皆石工相傳之語，佳處原不在此，只以此為水巖之別他處則無之耳。總之其色如霞光雲氣，遠望繽紛，而近視無較然之痕。諸語雖然簡潔精當，要仍是前人舊說，朝鼎本不自知，水巖不過聞曹嚴所論而記之，亦

不敢自信其言之當否、故于文末著因存其說如左
一語、則其不足徵為典實、據為要論可知、存之備言
水坑者、參攷可耳、

瓶史一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安徽公安人、少聰慧、年十五六、即結文社于城南、自為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時于舉業外、為聲詩古文辭、萬曆戊子、舉于鄉、明年上春官、初聞性命之學、返里後、索之梵華諸典、轉覺茫然、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忽大悟、走證于龍湖李卓吾、壬辰舉進士、乙未謁選為吳縣令、以清靜不擾為政、縣大治、聲譽鵲起、時申時行為相、聞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令矣、會吳

中有天池山之訟、見與當道不合、予告歸、戊戌復就選、得京兆校官、入太學、結蒲桃社于西城之崇國寺、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未幾即請告歸、無復宦情、于城南得下窪地三百畝、種柳萬株、意將終老、而丙午戊申、復兩被補為部曹、己酉又主秦中試、庚戌卒、年四十三、天下無論識與不識、皆惜之、頌者至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而竟不逮下壽云、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草蕭遊草等、凡若干卷、瓶史者、則其

居京師時，縈心于山水花竹，而又為卑官所絆，邸舍湫溢，遷徙無常，不得已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自寫胸臆而成者也。一言以蔽之，位置瓶花部署種類而已。其為目雖十有二綱，要不過雅人深致，初無涉于瓶之史事也。

觀石錄一卷 清光緒間翠琅玕館刊本

清高兆撰。兆畧歷已詳端溪硯石攷提要中。此編則紀友朋所藏壽山名石。按壽山去福州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花，所產石類珉。宋時嘗開坑採石，有司以其病民，奏請塞其坑，並以大石絶赴坑之途，然利之所在，民間私採未絶，迄今仍然，特所得不輕示人而已。石之精者，類玉，類珀，類玻瓈玳瑁硨砂瑪瑙犀象，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紋理殊態，千變萬化，不可彷彿。其最佳者，舊傳以艾綠為上品，至為難得，今則無一不珍矣。是編所錄之石，約四五十枚，皆極一時之選。論其質，則曰荊山之璞，藍田之玉。論其潔，則曰梁園之雪，雁蕩之雲。論其肌理，則曰飛燕之膚，玉環之體。論其形態顏色，則或者姸如萱草，蒨比春柑，或者如秋日雲空，山天一色，或者如夏日蒸雲，夕陽拖水，或者遠山作黛，春樹數株，形容之語，不可盡紀。卷末附解石取石之方，及攻石良工姓氏。卷首有自序，畧曰，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峯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

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鞏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于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又綠第一卒嘆其未見也謝歿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齎糧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于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為谷途路之間列肆置儈耕夫牧兒咸有貿貿之色予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齋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

無倦予也目疴慕悅其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既蕩嗜好為移詎比煙雲過眼之喻廼憶所見錄為一卷聊以自娛且慨茲山焉云

煙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陸燿撰燿字朗夫一字青來吳江人乾隆舉人授中書累擢湖南巡撫為人清脩自勵所至有政聲學問淹貫靡所不綜著有河防要覽甘薯錄朗夫詩集切問齋文鈔及此書凡為目五一生產二製造三器具四好尚五宜忌末附燿所作煙草歌及後歌敘述翔實亦博物識小之一助按煙草之興昉自明季自呂宋入中土其種始自漳泉遂遍閩蜀為人生日用之一幾等布帛菽粟明末清初曾懸為厲禁而不

能止譜中言其名為淡巴菰又名金絲薰相思草蓋據方以智物理小識姚旅露書劉廷璣在園雜志諸書然小識載漳泉馬氏造煙曰淡肉果清崇德四年有禁丹白桂示張爾岐蒿庵集詠煙詩有福建競誇干拔龜金絲今日重高麗句知其種在閩者傳自呂宋又由高麗傳關外楊復吉跋謂產地諸家異說者得此可解而淡肉果丹白桂干拔龜皆同名異譯譜中概未之及

亳州牡丹述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鈕琇撰、琇有觚賸、臨野堂文集、四庫已著錄、琇為人博雅多聞、兼擅文筆、提要稱其文疏雋、頗勝時流、而觚賸則幽豔悽動、得唐人小說之遺、是編乃琇令項城時、訪牡丹於洛、求所謂姚黃魏紫者不可得、惟亳州產獨盛、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多至百四十餘種、琇以羈於簿書、雖亳項鄰境、不獲一賞、閱三載、復以憂歸、因據友人所稱述、輯為此編、分以氏、以色、以人、以地、以物、以數、以境、以事、以品九目、敘述簡絜有法、楊復吉跋、稱如老樹著花、別饒神韵、按亳州牡丹、明時已有州人薛鳳翔牡丹史、以花木之微、而規仿史例、為紀表書傳、久為識者所識、四庫又別著錄亳州牡丹志一卷、無撰人名氏、提要曾摘其載筆之誤、然則典贍明淨、不得不推琇作矣、

惕庵石譜一卷 檀几叢書本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諸九鼎撰、九鼎字駿男、錢塘人、一名羹、字惕庵、著有諸惕庵集、樂清集、此書九鼎自序、謂古人如蘇如米、皆有石癖、予所交友、如紀伯紫、張幼量、姚伯輔亦然、幼量嘗行長白山中、見巨黃石、以牛三百頭拽置園亭、每語人、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好事如此、予幼年過嚴子陵釣臺、向江灘覓石、履為之穿、今入蜀、於江下覓石子十餘、皆奇怪精巧、已又於中江真武潭得數石、合之為譜、所譜石凡二十品、先列其名、繼寫其狀、末繫以贊、其異者有仙人戲龍、雲君山、鬼龍卵、吉祥雲諸目、石皆寸許、供文房清娛而已、未必有鉅麗之觀、文士嗜奇、辭而張之、亦宋犖怪石贊之亞、

淄硯錄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盛百二撰、百二曁歷已詳柚堂筆談提要中、是編則乾隆戊子百二官淄川、日採硯材十餘車、鳩工琢之、得硯三百餘、無一佳者、及後得一小方、四面天然邊細潤發墨、亞于端州上品、中橫青黃色紋、若龍尾、以視淄人、咸以為歷來未有、復諮訪取材琢硯之法、成硯百數、得佳硯二十餘方、琢硯時、觀錄前人說硯語、成硯譜、後十餘年、因錢巽齋大培寄談硯數條、復增補、次先後、而易為今名、按宋熙寧中尚淄硯、神宗躬擇內府所藏之尤、賜司馬温公、修資治通鑑、其名有韞玉金星青金黑玉等、諸家論者、以為發墨損筆、又謂可與端歙相上下、大抵淄石之等不一、昔人得其一二、而品第之優劣、異論偏而無當固矣、名亦不一、是編則頗能詳其種類、採集前說、援引精審、雖自云見聞未廣、然淄硯從無專書、是編實開未來之先聲、且能兼及隣封所產、如青州鳳皇石硯、紅絲石硯、石末硯、紫金石硯、萊蕪石硯等、皆一一詳其利弊得失、固不僅言淄硯者當讀之、視為良師益友也、

羽族通譜一卷 檀几叢書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著述甚富、有易圖親見、讀易隅通、卦義一得、倘湖樵書、博學彙書諸種、四庫均附存目、此書雖以譜名、實僅三葉、不能成卷、文中規撫禽經、託始於羽人氏之王天下、以鳥紀官、終于春秋之歌鳳、凡鳥類故實、皆網羅聯絡成文、間以排偶、洪纖畢載、畧分章段、若斷若續、乃偶爾游戲之筆、其文殆本存集中、王晫張潮輯檀几叢書、專收小品、遂以入錄、提要嘗斥晫潮所收、若張芳黛史、丁雄飛小星譜、已嫌猥鄙、而瀆倫傷化、有穢簡牘、如程羽文鴛鴦牒、亦復甄錄集之、此文固沿當時山人墨客纖巧餘習、組織縱工、無當大雅、雖不作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續蟹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褚人穫撰。人穫字學稼，號稼軒，江蘇長洲人。因性嗜食蟹，讀傅肱蟹譜，嫌其未備，既作蟹卦、美蟹之味，復隸蟹事，以補傅譜之不足，名之曰續蟹譜。固游戲之筆墨，然淵博典雅，非曾破萬卷者，不能道也。餘著如讀史隨筆、退佳瑣錄、堅瓠集等，均知名于世，而堅瓠集尤膾炙人口，是編採擇之書，計有羅氏雜說、山家清供、名山藏、獅山掌錄、抱朴子、清異錄、謝諷食經、兵書、水族加恩簿、埤雅、古今注、成都故事、汲冢書、博物志、潛確類書等，及其他都凡數十種，初詳于蟹之種類，繼之以故事，間或雜以功能，每條之下咸註所見書名，亦或一條而兼採各書，則于每句之下，各詳出處，如蟹曰無腸公子，抱朴子 又名含黃伯，清異錄 又名橫行介士，兵書 藏蟹名含春侯，謝諷食經 此兼採分註之例也。如呂亢守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滑，即彭蜮，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虾江，有十二脚，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海中又有黃甲、鼅鼄、蟳、蠘。獅山掌錄 此詳種類之例也。如杜相性嗜蟹，苦痰嗽，人或止之，答曰痰嗽猶有時，螃蟹過却便沒。雜志 此記故事之例也。如海鹽張方洲寧，家藏石蟹一枚，其體如玉，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塗之，能脫眥定痛。方洲雜錄 此述功能之例也。卷末有心齋張潮增補二條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羽扇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號文漁、浙江海鹽人、工書、善畫、蘭卉、篆隸、無不精妙、尤擅刻印、別號金粟山人、嘉慶間、嘗被舉為孝廉方正、是譜之作、自敘謂列羽成扇、見于周禮巾車、崔豹古今註、謂起于殷高宗、自晉顧榮以羽扇麾軍、于是吳地盛行、顏魯公石柱記、記吳興事、兼及姚萇雉尾扇、羽扇之擅名于吳興久矣、至鄭莒畦湖錄、又推原溪水之潤澤、且云製亦精緻、他處罕見、則其造作之法、不可無傳、爰詢諸制扇家為作是譜云、書分三目、曰造作、則言製作工類之次、于羽毛有采選刷染之分、然後繼之以造柄成扇、綴毹飾緘諸事、曰品類、則言用羽不同、扇品亦異、古之所用、湖地未必盡有、湖之所用、亦有古未聞者、即一鳥之羽、命名亦不必皆同、綜計可用鳥羽、約數十種、最珍者為鶴羽天鵝鷗雎角鷹等、以次遞殺、以柄自多寡材質辨之、曰附錄、則譜錄既成、明好投贈之作也、若前人篇什、詠羽扇者、未嘗列焉、蓋其意欲別會粹成冊、按乾隆庚辰之歲、燕昌始至吳興、嗣後十年間、歲必一往來、庚寅春、館于友人陳無軒家、見市售羽扇鮮明、欲為譜、會有贈者、因即就而詢之、知其地製扇之俗、人家二月出門采羽、三月製扇、列售長衢、比戶皆是、秋風既起、則又各捐所製、仍理故業矣、固不以終歲為扇也、燕昌此作、真可謂能譜太平風景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端溪硯石考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高兆撰。兆字雲客、號固齋、福建侯官人、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里、布衣蔬食、塊處蓬室中、著續高士傳、採輯隱逸、始晋皇甫士安、迄明穆宗時人、去取綦嚴、時人稱之。是編雖寥寥不過千數百字、其言亦盡前人之言、而不能加詳、然其精確、則迥異他編、既以康熙丁卯、親遊端州、值開坑、見三十年前棄材、與新獲之石、度短絜長、又訪之石工、偏徵其說、知各有所祖、護因與梁藥亭屈翁山陳元孝王蒲衣先後會于

崧臺、相與講論辨識、更質于天寧僧真隆、參宗華嚴僧一喆及硯叟廖子理、考證之、故能迥不同人、求硯者、以其說驗之、思過半矣。第其說亦有漏略者、則水巖之石、以形色辨別之、不如以發墨辨別之、兆此編專詳水岩諸坑、條分縷析、盡石之變態、而于發墨則未著一字、可惜也。按端硯之貴、惟在發墨不損毫耳、不損毫、凡端皆然、發墨之妙、非水巖不能、他硯麄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着手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戀石彌甚、以硯並試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為研之數、水巖常少于他硯十之三四、春夏積雨時、墨常用則稜角軟腐反張、唯研于水巖者則否、隆冬之日、硯池之水、巖寒常氷、水巖亦否、此水巖之所以珍也。以此與兆所孜剖析辨者、互為證試、則水巖無遁形矣、不然、端產新石、顏色氣韻、儘有足以淆真者、雖學人常不免為所紿、況居于千百里外之人、以口耳之傳為辨別者耶、

涇川詩話三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趙知希撰。知希字環石，安徽涇縣人。弱冠時，即以文名操選于金陵，所刻八宗師考卷、大雅集，諸本皆不脛而走四方。尋登賢書，以中翰令館陶，再遷奉新，調繁貴溪，擢晉州，以憂歸，遂不復出。居家惟杜門著述，以詩文提唱後學，一邑翕風蒸蒸興起。所著有環石詩鈔等。是編則知希下世後，其姪孫紹祖、繩祖等，因輯涇川叢書，檢點先世遺稿，得之于故篋中。所紀皆涇川之舊聞軼事，以及名士搜奇弔古之作，頗

足備一邑典故。而往來投贈，奇篇警句，亦多萃載。蓋數十百年文獻之所託也。所錄詩，以歌行為最佳，七言次之，五言又次之。其風格大抵皆沉雄放曠，無拘促穠纖態。斷句五言如小橋臨淺瀨，流水伴孤村。日月愁中渡，山川夢裡過。硯墨和冰洗，爐香宿火然。七言如客中自是依人苦，世上誰如行路難。性拙原知高卧是，途窮始悔遠遊非。唱徹漁歌深極浦，敲殘梵磬到前洲。濁酒掩關天下事，素書支屋古人心。並清遠有中晚遺意。七律如查石門懿題海剛峯手植柏曰：何年翠柏老庭中，手澤猶能記海公。自是鱗姿孤映日，更無霜幹共摩空。曉鐘月上流清影，古殿香來任好風。千載長垂堂下蔭，愛留應不異巴東。絕沉雄可喜。又如翟伯誨尚忠桃花渡口見友感懷云：半生痼疾是煙霞，不問迷津十載賒。偶為杜陵懷舊雨，漫從剡曲踏晴沙。江邊魚鳥怪吾在，路上兒童識面差。已似秦人隔世時，獨憐無恙古桃花。意曲語深，不失風人之旨也。歌行則鄭漢林相如諸人之涇樂府，及懷古七絕，均鏗鏘可讀，不僅發潛德之幽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詩文評類

校閲餘話一卷 賭棋山莊餘集本

清謝章鋌撰。章鋌字枚如，長樂人。光緒進士，不應殿試而歸。大吏聘為致用書院山長，著賭棋山莊文集。是編名校閲餘話，乃其主書院時詳隲諸生試卷之語，及隨筆所記述，後人掇拾，刊入集中，為其著書之一種。章鋌閩中宿學，議論有根柢，詩我生之初尚無造，傳造偽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偽作為，是章鋌則謂為古作偽，故荀子云人性惡，其善者偽，蓋謂善由人為，非謂其善之詐，此古義之僅存者，阮校誤。因推論孟荀之論性，言雖異而意則一。孟從源頭言，葆其善，宜於擴充，荀從流弊言，防其惡，宜於脩為。孟固與人為善，荀雖憤時嫉俗，亦非盡誣天下人以不肖，頗能發前人所未發。又多摘錄其鄉人詩文，而稱建寧熊際遇希古堂文集中讀論孟偶錄十數則，為穿穴得間，無學究名士氣。今按所論，不苟同，亦不苟異，多於不經意處發人深省，宜章鋌擊節稱之也。

閒處光陰二卷 光緒戊戌石印本

清彭邦鼎撰。邦鼎字配堂，自號搏沙拙老，南昌人。從祖元瑞，累官協辦大學士，謚文勤，以文學顯高宗朝。邦鼎世家子，而宦不達，卷首許頌鼎序，稱其舍學而仕，非夙志所存，雖役役簿領，而未嘗一日廢書，蓋浮湛忝佐者。其書名閒處光陰，自序稱性嬾好閒，以足疾乞假十有一月，宦無驅使，私無營謀，夏日起最早，乃取研磨墨，有所憶輒記之，不復類次。書中於朝章國故，風土名物，里諺醫方，罔不網羅，或但載原文不加論斷，蓋本無意為書，隨筆記述，故體例不一。其間考訂，如史記楚世家，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家以三戶為地名，然此自是謂楚雖零落，存三戶，亦欲報亡國之恨，與三戶之地無涉。杜詩不聞夏殷衰，中有誅褒妲，褒妲無與夏事，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未嘗困絕，為天幸乃霍去病語。蘇詩題有夜泊牛口云云，查注未詳，邦賢考在秭歸，乃江心小灘泊舟處之類，皆精確。惟謂宋楊業，戲文中名之曰楊繼業，人皆鄙笑，為舉遼史亦作繼業為證，而不知業本北漢世

祖養子，嘗賜名爔，業也。

梵麓山房筆記六卷　己卯叢編本

清王汝玉撰。汝玉字潤甫，號韞齋，吳縣人，諸生。縣志附葉廷館傳，藝文列其箸述，有九九消夏錄、梵麓山房文稿、聞妙軒詩稿、伴梅華館詞鈔及此書。惟此書及詩稿有傳鈔本，滬上近歲輯印叢編，先以此書付手民。汝玉雅擅詞章，所交遊如石韞玉、吳廷琛、潘奕雋、陳文述、姚椿等，又皆詞壇名宿，故卓有本原。此書雜采一時文士吟咏，間附己作，斷句零篇，莫不撮錄，以供欣賞，雖名筆記，實類詩話，蓋欲藉數卷書，以傳無數才士寂寞身後之名，用意深厚，非泛泛比。至其詩稿，亦藏南中某氏，未得梓行。葉廷琯曾錄數十首於感逝集，而稱其於恬曠中自有清洌之味，擬之中唐北宋名家，於蘇白為近，非阿好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因話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傳鈔稿本

清壽富撰。壽富姓愛新覺羅氏，字伯茀，號菊客，鄭簡親王裔孫，侍郎寶廷子。光緒戊戌進士，授編脩，充大學堂分教，赴日本考察學務。既歸，值黨禍，杜門蒔菊自娛。拳亂作，殉難，贈光祿寺卿。壽富從張之洞、洪良品諸人遊，矜尚氣節，治經不局漢宋，論天下大勢，以泯滿漢畛域為先，激於世變，日亟發憤為致用之學。戊戌殿試，慷慨直陳，黃紹箕見而歎曰：世無王伯厚，而欲學文信國耶。既殉節，之洞拜其墓，賦詩曰：賦

斷懷沙不可聽，宗賢忠憤薄蒼冥，荊高燕市躭沈醉，莫使重泉歎獨醒。蓋深歎之也。遺著零星，多未刊行，此乃其隨手札記之作。自序謂己丑夏旱，蒸鬱，移居別院，以久無居人，鳥雀棲止梁棟間，見人不驚擾，久乃相習，又飼盆魚几下，一室之中，鳥魚之樂備焉，因記當時友朋談讌之語，為此錄，凡七十餘則，多瑣聞佚事，如謂鄭慎親王第五子，名華□，不知乃名恩華，非華□；黃子壽名恩彤，不知其名彭年，時偶爾筆誤，蓋非有意撰著，而其人為晚近完節之士，欽其人，因以重其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確庵日記八卷 太倉圖書館刊確庵先生遺書本

清陳瑚撰。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明季爲諸生，與同里陸世儀講明義理經濟之學。世儀學宗程朱，踐履篤實，作格致編，首題敬天二字，以證千聖心法；瑚著聖學入門書，與相應和。又頗留心當世之務，河漕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上書當事，指陳時政利弊，類可施行，惜不見用。明亡，絕意仕進，困阨終身，與世儀齊名，著述之富亦相埒。顧世儀遺書，曾經彙刻，大顯於世；瑚書行世者，惟詩文集餘，或僅賴傳鈔，或遂佚不傳。其孫溥手輯遺書四十六卷，稿本藏虞山李氏，已非其著述之全。歲丙寅，太倉圖書館借李氏藏本繕錄，欲授之梓，而病卷帙繁巨，遂以此日記八卷及治綱二卷先焉。蓋日記足窺其學問大畧，治綱則卓乎王佐之才，可坐言起行也。瑚序張德御切己錄云：予自崇禎丁丑，始與友人相約爲窮理持敬之學，懼其遺忘，於是有記，如是者三十年。即指此記言，蓋逐年精察講習討論，實有所得，而後筆之，與世儀思辨錄體例正同。往往前所持論，後覺其誤，即附正卷中。又分經義治事兩類，大抵經義多說經，治事則記典禮治術，粹然一出於正。按溥所編年譜，載日記起丁丑迄壬子，凡三十卷，今所存不過三之二，意亦溥所掇拾，非全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儒家類

鵪鶉譜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程石鄰撰。石鄰字令章，安徽新安人。事歷未詳。鵪鶉譜者，石鄰抄自內府之舊本，因傳寫混訛，魯魚莫辨，且字句俚鄙，未足為法，因精為裁訂，廣為咨訪而成者也。按鬥物之戲，犬羊雞雉，畫眉百勞，黃頭促織，不一其事，因風俗好尚，而殊異其趣。惟鬥雞獨盛于古，有紀渻子疾視恃氣之喻，季郈氏芥羽金冠之爭，于唐則賈昌弄雞于雲門。雞未出殼，已知其雌雄，聞聲能辨其勇怯。鵪鶉之鬥，殆亦興于其時。唐外史云，西涼厩者，進鵪鶉于明皇，能隨金鼓節奏爭鬥，故唐時宮中人咸養之。其後寖成風俗，于今未沫。石鄰此編，即因是而作。書分原始、相法、養法、洗法、飼法、把法、鬥法、調法、籠法、雜法、養鬥宜忌等節，頗能語中肯要。相法以頭嘴腿毛頷眉眼以面鼻骨胸等宜忌，各編為七言歌訣，俾人易誦而勿忘。末附以合相名目，每一名下，復詳疏形態毛色，俾人可按譜而求。養飼各法，則詳其調養教御之功。蓋鵪鶉之鬥，純為奪食而然，非其天性好爭。調養教御，則導其奪食之性，使

習為見同類即疑奪食而鬥耳。所謂養者，先餓之而已。洗者使爭食而已。飼者則以食御之。把者則令其筋肉堅凝耐爭。其餘諸法，亦不過以人力機心愚弄禽鳥，自殘同類，以為笑樂耳。惟編末養鬥宜忌中，戒色怒，戒遷過，戒殺食，戒貪鬥，戒忿爭，戒競采諸端，則仁人之言，雖遊戲小道，不可以為迂腐而非之也。

潄秋閣詩存一卷附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傳鈔稿本

清富壽撰富壽字仲第號菊農壽富弟以宗學副管辭職家居庚子拳亂都城破與姊及姊之婢同時自縊以殉遺著惟詩稿一卷稿中隨事命名首曰潄秋閣詩存次曰更生集曰畏齋詩草曰哀音集曰鏡花集曰卻塵集曰閒吟詩草而以詞數闋殿焉遂總題曰潄秋閣詩存附錄一卷則其妹壽淑詩也壽淑字韡秋明慧能詩早歿富壽撿篋中殘稿得詩十九首文一首錄附集後富壽才情勝兄詩宗宋人頗有佳句天性篤摯往往流露詩中其哀音集自序謂病中偶閱樂天慈烏夜啼章有所感觸率成一詩古人大功廢業何況親喪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已雖冒不韙究異於挾妓縱酒壽庸愚人也素未敢以豪傑自命至於大節固未敢踰其閑古之聖賢亦非壽所敢期惟知思親痛哭耳可知其平昔志意所在矣

壽伯第遺集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傳鈔稿本

清壽富撰壽富有因話錄已著錄庚子拳亂壽富倉卒殉節著述皆未及手訂又無子嗣此遺集未分卷第乃友人掇拾於叢殘之餘僅乃得之文中賦詩書記各體略備詩則依年編次計丙子至辛巳一卷甲申一卷乙酉一卷丙戌至戊子一卷己丑一卷庚寅一卷丙申一卷丁酉一卷戊戌一卷惟缺壬午癸未己亥庚子四年殆原未有詩未必為佚失也丁酉戊戌二年祇數首不能成卷壽富生丁叔季目擊艱危自以分屬宗支蚤登仕籍冀發憤有為稍裨國是以八旂人士錮於積習首為文以儆惕之又糾知恥學會與海內志士孳求自強之策時新舊方水火遂為眾所側目所交結又多虛憍鶩聲氣獨居深念鬱鬱不自得詩文皆未能成家而俯仰身世激楚蒼涼多危苦之詞或慷慨論事義見詞色雖其龍龍大節初不藉重文字然後人讀其詩文諒其心悲其遇而益重其人則此數卷書又何可使其無傳耶

娉雅堂詩話一卷 荔墻叢刻本

清趙文哲撰。文哲字損之，號璞函，上海人。乾隆時獻詩行在，賜舉人，授中書，直軍機處，因事奪官，後從尚書溫福討金川，以功復官，授户部主事。師潰於木果木，死難。有娉雅堂藏海盧娵隅等集。文哲詩文瑰瑋，善析物態，是編乃其論詩之語。自漢魏以迄當代吳偉業、王士禎諸人，分體評隲其高下，以教初學，故措語平實，不持高論，不立宗派，於諸名家，概棄短取長，不以一瑕掩全美。如謂淵明天機瀟灑，純任自然，而細翫其體物抒情，傅色結響，並非率意出之。世人以白話為陶詩，實大誤。工部五古，如詠懷、北征、樂府如新婚、石壕、前後出塞諸篇，元氣入人肝脾，洵詩家極軌，然須有其境遇，襟抱筆力，方許為之，後人無病而呻，仍屬無取。其七律，千古推重，然亦多頹放之作，為陸揚濫觴，擇之貴精。世人震於盛名，每首稱佳，良可一笑。皆舍耳信目，甘苦有得。於當代作家推漁洋為宗盟，論亦公允。

石溪舫詩話二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吳嵩梁撰。嵩梁字蘭雪，號子山，江西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由内閣中書官貴州黔西州知州。詩才與黃景仁埒，弱冠入都，王昶、翁方綱、法式善輩咸相推重之。翁方綱係于督學南昌時見所作病鶴賦及和韻諸詩，許之為射鵰手。王昶則謂江西三吳，博學能詩，子山尤雄深雅健，獨出冠時。法式善曰：余以詩交蘭雪二十年矣。君之詩篤于性情，能神明于古人之法，以自盡其才。翁覃溪、王述庵兩先生所以推之者，至矣。江南袁枚，自負其才，于蘭雪亦心折，謂其用筆能放能收，可華可朴，蓋一時才士，未有或能先之者也。江西自明以來號稱詩藪，而卓然傑出成大家者，自蔣苕生士銓後二十餘年，實惟嵩梁能繼之。其詩體沿六朝，而規格又似唐之溫李，清婉處復與長慶為近。下逮吳偉業，年六十九卒，時道光十四年也。著有香蘇山館詩詞集二十九卷，文集二卷，聽香館叢錄六卷，及志記圖詠等雜稿十八卷。是書則其談詩之作，以其所本上下唐宋，故持論亦不出此範圍。

多右哀艷古體，忌者或詆其浮華，實則蘭雪游更憂患，屢試輒報罷，以弱文養母，久之始得一官以去，見人之作，有感而評，正亦不能謂其別有藻鑒，且論詩之語，言人人殊，又烏能以一人之見，概天下人之詩話，而謂其公允與否哉，則存之以見一家之言可耳。

香研居詞麈五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方成培撰。成培字仰松，歙人，世居歙西之橫山，為人風雅，多學藝，能治印，宗程邃一派，成後岩印譜一種，嫻倚聲，有聽奕軒詞稿，而尤精音律，與程易疇先生瑤田同其師承，是書易疇先生序末，作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暮春之初，同學弟程瑤田撰云云，書都五卷，計卷一收原詞之始、本於樂之散聲、論詞曲工調之理、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論今之南北曲本於宋之燕樂、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二十八調住

字之圖、論起調畢曲與南二宮住字不同、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論半聲變律、論四清聲、論樂無徵角兩調之故、論徵調等十二目，卷二論變宮、論偶指聲、論側商調、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等二十三目，卷三西涼樂、論中聲花拍、李易安論詞、記夢等二十三目，卷四論南北曲之分、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論古笛今笛、今世俗樂字譜等十七目，卷五宮調發揮、度曲正譌、總論等三節，持論多有精義，宋張叔夏詞源外，論詞

之書無與比倫雖萬紅友樹詞律號精律呂未必果能透澈至此如其原詞之始本於樂之散聲一節謂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云云即至明闢蓋此正與魏良輔轉喉壓字能作新聲互為因果求唱詞宛轉不得不用散聲工尺未興以前記散聲惟有填以實字成培此說真入情入理至當不移語也即此可例其餘無怪程易疇心折之矣

文水縣呈湖廣總督胡公事實冊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內閣大庫本

此乾隆十五年文水知縣沈榮昌所呈湖廣總督胡全才事實冊出自內閣大庫全才字體彝一字韜穎號聖水文水人崇禎癸未進士名見授職方主事晉書閣部李建泰軍事明亡以薦起補原官歷官漢羌道參議寧夏巡撫饒南道參議鄖陽巡撫湖廣總督所至有顯績以勞瘁卒於任謚端毅冊中首載敕諭四通次諭祭文次下葬文各一通次牛應徵撰墓誌次衛周祚撰墓表次成克鞏撰傳記其勛勤與史傳詳略互見然如記明末以觀政進士疏陳機宜乞許在晉諸藩王各招健兒使自為戰如漢委梁以捍七國故事屯蒲中以扼渡口保河東以壯右臂不能用迨出佐建泰軍事勸塞陘口又不聽惟卒所部徧捶疑懦於固關而闖賊自居庸入京師遂陷則史傳所略也

王文通公事實冊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內閣大庫本

無編輯人名、出內閣大庫、文通王永吉謚也、永吉字脩之、一字六謙、號鐵山、高郵人、崇禎乙丑進士、初令大田、仁和、以廉能稱、累官薊遼總督、明亡降清、初授大理寺卿、洊至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此冊首載誥命、次敘歷任爵秩、次吳偉業撰神道碑、龔鼎孳撰行狀、偉業碑文、於興革事、謂變服間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蓋有所諱、鼎孳行狀、則稱國亡則公不得不死、然且間關道路、飄零山海、徒懷霽雲乞師之意、崖山同溺之情、討賊未遂、僅以身存、則巧為之飾矣、永吉官總督時、曾痛劾首輔陳演、昏庸誤國、乞予罷斥、行狀載之甚詳、

歷朝千字文彙攷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乾隆刊本

清王開沃撰、開沃字子良、號半庵、太倉人、按千文乃梁武帝命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以王羲之字、雜集成之、世傳逸羲之書千文、已為顛倒可笑、而宋淳化閣帖、遂載漢章帝書千文百餘字、尤為巨謬、歐陽脩集古錄乃謂爾世學者、多為此語不始於興嗣、蓋信章帝書為真、王觀國學林、顧炎武日知錄、皆辨之、後世若胡寅敘古千文、沿其體製、朱子書後、以為敘事立言、昭陳法戒、有春秋經世之志、侍其瑋續千字文、則以巧意還避原文、別出千字、文采可觀、呂載之千字文、又以千字、括宋明一代史事、顧炎武序之、謂能錯綜古人之文、若自己出、蓋巧不可階矣、開沃此編、重在書法、故歷代書家曾書千文者、皆攬前籍稱引、一一摘錄、自晉王羲之至清王杰、凡六十一家、本末釐然、乾隆末長宣趙希璜為跋而刊之、傳本甚鮮、

黃湄詩選十卷 清康熙刊本

清王又旦撰、又旦字幼華、號黃湄、陝西郃陽人、弱冠即舉於鄉、成康熙戊戌進士、初令潛江、建傳經書院、又築說詩臺、迎孫蔚枝于江都、從受詩、後以治行第一、徵入都、拜給事中、詩名遂蔚、枝埒時王士禛主盟日下、亟稱又旦五言古、近體、七言古為可傳、又選訂其詩而序之、謂幼華之作本清真古澹、變而為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妥帖排奡者、再變而為淪漪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涘、二十年間、凡數變、予皆能道其所以然、蓋聚散離合、未有不及於詩者也、近人言詩、好立門戶、以為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黃蘇、強分疆域、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見、汎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溯騷選、以成一家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如此傾挹甚至、即此本是也、其詩本因地異名、有山中、涉江、漢渚、京華、芝陽、掖垣、嶺海諸目、此本因經士禛刪定、故總名黃湄詩選、秀水朱彝尊亦稱其詩能兼唐宋之長、王朱皆當日騷壇宗主、王尚丰神、朱貴功力、北王南朱、分疆而霸、而均重又旦之詩如此、則亦可以想見其風華格調矣、是編雖選自王手、不免側重神韻、然亦可以窺見一斑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烏目山房詩存六卷 清光緒中江張氏大雅堂刊本

清蔣因培撰。因培字伯生，號辛峯老民，江蘇常熟人。以監生援例得山左縣丞，權費縣巡檢，補陽穀縣丞，累署汶上、金鄉、嶧、滕、高密、鉅野諸縣事，真授泰安令，丁艱歸，服闋，起令齊河。以忤上官旨，遣謫戍。尋事白得釋，遂杜門不復出，放懷山水，寓意詩酒以終。因培作令任事果決，循聲遍山左。同時鉅公名士若百齡、金光悌、方維甸、孫星衍等，並傾心與交，不以俗吏待之。惟以賦性質直，視唯阿淟涊者，鄙夷不屑伍，遂

以此忤人，因而獲咎，實非其罪也。中年所作詩，無慮數千首，嘗因袁枚、吳錫麒、楊芳燦為之評閱，遭人篡取，後此遂憤而不復存稿。道光己丑歲，忽得殘草數十紙於破簏中，始續加編次之，即此本也。阮元小滄浪筆談稱其詩才排奡，雄放出奇無窮，可與張船山、郭頻伽相伯仲。郭麐靈芬館詩話稱其詩音情頓挫，有光英朗鍊之觀。嘉道詩壇，因培允擅一席，其不朽又不獨吏事矣。

經雅堂遺稿三卷 清光緒庚辰無錫華氏刊本

清孫慧良撰。慧良字納琴，江蘇金匱人。少跅弛不羈，厭棄呫嗶，不屑意于舉子業。年逾冠，始得補弟子員，後往依從父文靖公爾準於閩。爾準愛其才，厚資以膏火，而頗束縛之，弗任以事，慧良怨怨不自得。已而作汗漫遊，往來諸侯間，以記室充上客，然落拓仍如故也。既卒，其甥華翼綸搜求遺稿，得所謂餘生草、簏中草、汴遊草者各一卷，因序而刊之，而以秦緗業撰傳冠諸端。慧良之詩，中年者最工，少年英光溢露，

骨力未堅，晚年則又潦倒頹放，多率爾之筆。卷中惟汴遊草為中年所作，僅存五古十七首、五絕一首，其他篇什俱付劫灰，惜矣。古今詩人嘔心鏤骨者何限，而傳不傳，若有天焉。傳者之間，抑或佚多存少，或得粗遺精，甚者零章斷句，聊寄幽光，為後人之所惋惜。若慧良此集，雖生前不自珍愛，任手存庋，幾飽蠹魚之腹，而身後終得不歸泯滅，冥冥中若故酬一生坎坷者，則不又得不謂為不幸中之幸焉者矣。

谷盦燹賸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張鴻猷撰。鴻猷字辰遠，號筱亭，江蘇無錫人。無錫屬常州府，治常郡諸屬，地本魚米之鄉，民物饒富，甲于東南。自有明以來，即多聞士。乾嘉之交，時天下承平已久，休養生聚，更蔚為巨邑，家給戶豐，人皆重學，于是人文輩起，風雅代擅，幾於家藏和璧，人握隨珠。無錫雖為常郡下邑，然其文采之盛，亦幾與郡城抗衡比埒。鴻猷生長于其間，耳目之所濡習，親炙之所往還，無一非文人學士，故能少即以詩鳴一時。耆宿咸為肯許。其後經歷喪亂，家業中落，詩稿亦復散佚逾半，晚歲始得掇拾叢殘，而為此編，題之以燹賸，蓋紀實也。其詩古近體俱工，上者戛戛獨造，出入坡谷，排奡頓盪，不可羈紲，而憂亂傷離，感存歎逝，一篇之中，往復縋綣，識者謂所作寫胸臆，縈性靈，孤磬自抱，瑤情獨張，庶合騷雅之旨。集中若讀三國志、渡江口占、冬夜示內諸作，並於沈鍊中別饒韻味。述懷集選句六律，妙合天然，亦見巧思。

予齋集六卷 脩汲堂刊本

清朱嵩齡撰。嵩齡字可之，號予齋，浙江秀水人。明大學士國祚之裔孫，康熙時博學鴻儒彝尊之從子也。嵩齡淵源華胄，幼承家訓，學有本源。以康熙庚子歲舉於鄉，出為平泉訓導，終于所任。與海鹽馬維翰、錢塘桑調元同年相莫逆。維翰由進士出為川東道，官最達，且才氣縱橫，卓有建樹。調元由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師事勞史，後又闢餘山書屋，友教四方之士，復主灤源書院，前後著弟子籍者幾千人，品誼文章，清鯁絕俗，為當時所推。惟嵩齡以簪紱世族，聲聞獨晦，蓿盤一官，窮年不改，上官屢欲薦達，終為宵人所阨，身後詩文稿亦俱散失，賴調元為之搜羅，定為十卷，可謂命途舛沉矣。今此本詩實僅五卷，文一卷，復有刪省，未喻何故。維翰有墨麟詩，調元有桑弢甫集，四庫並入存目。兩人才略相埒，大抵才鋒踔厲，不主故常，雖學足以副之，然而往往不免失之于怒張蔓衍。嵩齡才較平弱，視兩人蓋有遜色矣。

自吟亭詩稿二卷補遺一卷 清康熙刊本

清阮晉撰晉字鶴候江蘇山陽人康熙中諸生素有文名又嗜為詩既卒其子長音長商乃裒錄其舊作以為此集刊以行世而序之者則汪灝徐麟吉也然查慎行亦嘗為之序第是本未載豈偶脫佚歟慎行序署稱先生初亦有用世志然數至京師迄無所遇既而歷遊兗豫吳越之郊與其地之賢士大夫相往還故所與贈答者非前朝佚老則當代名賢鉅公而歸憩田園專精吟詠者也是以其志絜故其神完其品高故其辭簡推許之至如此卷中往還唱和者有徐乾學東義嚴沆李振宜諸人同里則靳應昇閻若璩張鴻烈杜守昌邱象昇及其子迥而稱應昇為師若璩為同學師友淵源藉可考見其詩無宗派真氣流露于行間在同里詩人中度長絜短則有劉沁區西渚詩存之委婉而無其深秀有邱迥翼堂詩集之淡遠而無其沈實蓋能兼兩人之長而微有所欠者也

翼堂詩集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邱迥撰迥字邇求號翼堂又號拙村江蘇山陽人大理寺副象升之子象升本以湛深經術名與弟象隨同時有二邱之稱迥秉承家學雍正時以廩貢生膺鴻博舉所居桐園積書甚富嘗遊王士禛宋犖之門造詣深邃尤長於詩頗自矜慎未嘗苟作故平生詩篇僅此前有儲雄文沈德潛及甥周振采三序德潛序稱嗣君庸謹將刻先生詩集屬潛點定因更加抉擇取其尤雅者歸之是此集乃經德潛刪訂者也迥嘗論詩謂詩以道性情歸於體要強笑不歡強哭不哀無情之言雖工弗貴且古人筆力超逸脫馬羈而騁風雲然按其條理本自秩然未有意緒錯出首尾衡決者才士動以詞藻相高鋪錦列繡雕繪滿眼務求驚世駭俗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夫六朝綺麗太白猶以為病況亂雜無章者耶其言如此則其宗尚可知故所作詩皆質實沖淡務祛凡豔令人讀之雅有王孟之思云

西行雜詠草一卷 致敬堂刊本

清姚華國撰。華國字道輿，江蘇陽湖人。道光庚子副榜舉人。生有至性，且幼慧，讀書目十行下。諸子百家靡不泛覽，尤喜談韜畧。為鄉先輩李兆洛等所器異。既連躓鄉闈，鬱鬱無所試，乃幕遊以終老。居恒為詩，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慨。復不自愛惜，隨手棄散。身後戚友為之多方搜尋，僅得此雜詠一卷。才古今體詩百十四首，詞四闋而已。友人陸初望序之，謂束髮論交，推襟送抱，歷數十年而不改。柯易葉者得五六人，德輿其一焉。德輿抱異才，所志不遂，所之又不能如所臆，激而與時齟齬，落落莫莫，無所忻合，更無以見其奇，遂以悲歡憂喜之情，一一悉達諸詩，頗逼近駱杜，譬諸辛味商音，嘗者澀口，聞者棘耳，悽惋之情，令人不自知其悲感所從生也。顧重惜其多所散佚，篇中諸作，雖多寄慨落筆，不假雕飾，然如得秦中李刺史雲生聘書詩云：最憐片紙關中聘，捧向高堂當擲看，亦頗真摯動人，不能以率筆目之也。

石閭集一卷 清宣統江都吳氏刊本

清蔣易撰。易字子久，號蒯民，江都人。少補諸生，即棄去。家故饒，有洲田數十頃，坍於江，遂致窮餓，意泊如也。晚年無子，家益窘，賣畫自給。人得其寫生一二筆，爭寶焉。著有石閭書屋集，邑志著錄而無傳本。宣統初，邑人吳仲，於其友某所見驪珠集殘本，集中多明末遺民詩歌。仲嗜為詩，尤工五言律，因就所嗜摘錄易詩百首，皆五律。嗣驪珠集燬於火，此帙以仲摘錄獲存，恐終就湮，亟刊傳之。邑志稱易為詩不取時好，五言律尤勁健，得少陵風格。集中如鳥挾風歸樹、江流月到亭、千峰行落日、孤艇下遙天、村稻殘秋雨、鄰衣急夜砧、人煙殘大漠、獵馬散黃昏、秋老孤帆色、人輕百戰場、江雲平楚岸、風葉減吳霜、爛醉青山動、狂吟白鷺知、蟋蟀親高枕、鸛鴟剽釣磯諸聯，丰神韻味，皆不減盛唐。隨州長城不能專美矣。數百年來韜光閟馨，歎無人知，天假仲手，幸得表襮。卷首袁祖光序，謂古人之一

筆一墨、能傳數百年、蓋有天焉。當下筆時、鏤心鏤肝、惟恐後世不傳、逮身後人愛之與否、天妒之與否、皆聽之數百年後。猶有是卷、慶我之目、掛我之口、供我之筆墨、謂非斯人始願所不及、而為不幸之大幸、亦慨乎其言之矣。

居易軒遺稿一卷 清光緒戊子裔孫聯元編刊本

明趙炳龍撰。炳龍字文成、號雲升、劍川人。崇禎壬午舉人。工詩古文詞、為人廉幹、負經濟才。金滄道楊畏知聘司書記。沙定洲寇楚雄、畏知擊卻之、用炳龍策為多。後隨畏知至肇慶、桂王以為吏部文選司主事、遷戶部員外郎。隨蹕至貴州安隆所。孫可望既殺畏知、復殺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炳龍知事不可為、慨然投劾歸、隱於向湖村之楸園、葺廬曰居易、彈琴賦詩、其中足跡不履城市。吳三桂反、脅以偽命、不從。箸居易軒集八卷、手訂藏於家、釋大錯門人高海生為之序。咸同間寇亂、並副本失之。裔孫聯元乃就記憶所及、及滇詩略、邑乘所載、戚友所傳鈔、彙錄為一卷。凡詩五十五首、文四首、以見梗概。炳龍崎嶇危難、力盡智索、呻吟巖穴、賚志以終、其志有足悲者。意其黍離麥秀之痛、香草美人之思、篇什當難遂計、乃橫罹兵燹、今斷簡零縑、幸出於煨燼之餘、謂非兩間正氣不當澌滅

淨盡而有神物呵護之歟。

西渚詩序二卷 清康熙刊本

清劉沁區撰。沁區字水心，鹽城人，貢生。沁區賦性高簡，閉户讀書，不逐聲利，復寡交游，惟肆力於詩。書劉長卿曾刻隨州集行世，以示宗向。是本為同郡邱迴所刻。迴沁區通家子，嘗從學詩者也。前有馮景及迴兩序，沁區自序。景序稱其嗇於遇而豐於才，吝於時而泰於道，可以蝸其廬，鶉其衣，塵其甑，一毫不以屑意，雖偶為孤猿斷鴈之哀鳴，亦天籟之自然。蓋能知沁區者。

其詩託興幽窈，微病雄渾不足，然如移竹云：宅外數竿竹，蕭蕭帶雨移，何年能結實，一慰鳳凰饑。題鍾馗役鬼移家圖云：道乎道乎胡弗思，法惟公正乃能施，鬼而作厲汝當治，何為役以營其私。勿謂冥頑吾可欺，帝閽雖遠倘聞知。村居云：俗薄故應謀避地，才疎未可笑求田。謁方正學祠云：遺像仍如抱隱憂，麻衣上殿涕應流。滂云：炑娌原家事，堪惜齊黃為國謀。義盡張臣輕十族，力爭一字凜千秋。讀書種子何曾絕，正氣

今隨正學留風格亦不墮中晚以下

詒清堂稿一卷 清同治刊本

清譚祖同撰祖同字純方號桐舫南豐人寶慶知府光祜次子道光壬子舉人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用署蕭南山圩同知以辦洪澤湖石隄功加知府銜調山陽同知補海防咸豐十年以疾去官游浙東還洪楊難罵賊死贈道銜予雲騎尉世職祖同少負俊才兼承家學詩文楷法俱工傾其流輩涵跡下僚暇則雅歌投壺見者不知為風塵吏詩篇不自收拾故存者僅此其詩宗法西江風骨彌堅無卑筆懦響一篇之中至性往往流露知非徒為詩者終古五古云一函閟終古不見病顏返悲哉母骨寒有子不能煖憶昔奉母來連舸百丈挽晚泊趨省母呼兒笑顏莞灘聲割舊夢疾駛不容剪天荒母不聞日月恨前短懷高伯平七古云與子僅文字交深切直須性命共毀譽何與吾輩事飄風過耳鳥晴哢餘生何者足怡悅綵衣一擲同骨痛一官茹蘗我知味六翮排天君尚夢句奇語

痛可概見矣

荔雨軒詩集三卷 清光緒刊本

清華翼綸撰。翼綸字遂秋，金匱人，道光甲辰舉人，累官永新縣知縣，值洪楊亂，恆參戎幕，退休後手定是集。早歲宦遊，則曰北行紀游草、粵行紀遊草；佐幕粵西，則曰磨盾吟、懷歸吟、近鄉吟；歸而復出，則曰磨磚吟；知永新遭亂失官，則曰墮崖吟、螘磨吟；居鄉辦團練，則曰挈瓶吟；寓滬則曰海角吟；歸自滬則曰歸舟吟；喜賊平則曰刈草吟；晚歲家居則曰偶存草。自謂大半時

紀事之作，緣事生情，緣情感事，非有意為詩，少壯而老，歷歷可數，不編年而編年隱寓焉。翼綸以能畫名，師王原祁，元氣渾淪，運筆如飛，日可畫數幅，而粗頭亂服，微失之獷。詩亦如畫，便取達意，不必錘鍊醞釀為工。

唐詩廣選七卷　明吳興凌氏刊本

明李攀龍編。攀龍有詩學事類、古今詩刪滄溟集、四庫已著錄。此編即詩刪中所錄唐人詩、吳興凌氏別刊單行者也。凌濛初序之曰：自歷下詩刪成、王元美携其本歸吳中、館客某潛錄之、頗有軼落。他日客復館先君子所、出以相示、家仲叔欣然授諸梓、而選始傳。後元美觀察吾郡、見而語先君子曰、此尚有漏、其完者子與行且授之。先君子更從子與得其原本、已而詩刪刊出、晉陵蔣仲舒亦取選本箋釋之、詮載揚榷備且詳、海內家傳戶習、以爲李選止是、而不知刪之所載尚溢、人第知刪溢於選、而不知實選所自漏、猶予單取家藏之本付剞劂、且輯諸家所揚榷者具載之、而以廣選名、記其傳訛始末甚詳。館臣謂流俗所行別有攀龍唐詩選、攀龍實無是書、乃明末坊賈割取詩刪中唐詩、加以詳注、別立斯名、以流傳既久、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即指存目所載唐汝詢蔣一葵解注本。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總集類

濛初序、則出當時館客所爲、唐蔣從而注解之、非明末坊賈也。此編雖爲攀龍原本、然已在詩刪中、特詩刪原無詳注、此本凌氏詮釋批點獨詳、刊刻亦精、過加存錄、亦猶館臣附著唐蔣本耳。

朱文懿公行狀一卷 上虞羅氏藏舊鈔本

明鄒元標撰、元標字爾瞻、號南皐、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有語義合編、願學集、四庫均著錄、此其所撰座師朱賡行狀、賡與沈一貫沈鯉同相神宗、鯉最鯁亮、一貫則多詭隨、喜植私黨、賡介兩人閒、本傳稱其爲相醇謹無大過、惟與一貫同鄉相比暱、爲言路所攻、按楚宗妖書兩案、一貫甘冒不韙、至欲歸獄於鯉及溫純郭正域、以快睚眦、清議厭薄、賡彌縫補救、一則擬旨許正域請告、一則以暾生光具獄、雖士氣未能大伸、公論未能盡白、而扶持士類、消釋浮議、亦見苦心、其自述奈史記之甚詳、惟謂華越告訐、特有正域爲內主、於正域頗示不滿、而陰爲一貫地、則君子之過、元標此文、本於奈史、故亦委蛇其辭、未謂操舟中流、風濤拍天、從旁觀者、覩一葦蕩漾波濤中、輒咎篙師不善維檝、不知倘異人任、即長年三老、亦爲吐舌、公身處危地、而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公時勢之艱者、十不得一、公奈何不失天以自白、實爲持平之論、

荒政便覽二卷　清光緒癸未刊本

清蔣廷皋撰。廷皋字釆臣，元和人，歷官權石景山同知、直隸河防同知，雖沈跡下僚，而勤於其職，爲上官倚重。頻值旱潦，輒勞心補救，撫輯，民賴以全濟者衆。暇復取荒政輯要諸書，删削繁蕪，參以己意，爲此編，辭簡而賅，故以便覽名焉。書成，以呈節相李鴻章、府尹李朝儀，並加獎美。朝儀且勸版行，以公當世，爲序，首稱其留心民瘼，掃除積習，而以雌伏丞倅爲廷皋惜。書凡二卷，上卷勘災、查賑、放賑、輯流、粥廠、社倉、緒餘，所以補救於災後；下卷伐蛟、捕蝗、區田法、冬月種穀法，所以綢繆於災前。斟酌古今，綱領大備。蓋廷皋嘗親其事，故言之歷歷，與舍目信耳者殊。考治人治法並重，人存斯法舉，故治人尤要。歷來若李悝之平糴、富鄉之安流、耿壽昌之常平、朱文公之社倉，其法皆彰彰可考，其能舉而行之者誰歟，斯又不獨荒政一事矣。

捕蝗要說一卷　清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咸豐六年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序，謂自通籍分發川省，調任畿疆，蒙恩超擢，旬宣兢業，自持未嘗稍懈。惟因水旱頻仍，兵差絡繹，戶鮮蓋藏，民多菜色，春夏苦雨，秋又旱蝗。查有舊存捕蝗要說二十則，語簡意賅，爰付剞劂，通行各牧令，俾仿照撲捕，庶爲銷患未萌，轉歉爲豐之一助。中分辨種別候、識性分形、買捕蝻子、布圍人穿、刨坑火攻、備器厚賞諸法，皆捕蝗要圖。末又附圖說十二則，俾人依式仿製，尤便實用。卷末錢鼎銘跋稱訪得捕蝗書數種，反復考訂，以吾宗薌士方伯所著要訣爲最賅備。薌士者，忻和之字，以是書爲忻和撰，殆未深考歟。按蝗之爲患，雖曰天災，要其因皆人事之未備。一旦浸青滋降，農民界判，力分艱于撲滅，猶可說也。而有地方責者，亦淡然漠然，視如無覩，何歟。蝗之初生，僅爲蝻子，別其種性，分其長候，識其宜畏，聚而殲之，一舉手投足之勞耳。若爲蝻弗摧，迨其成蝗，飛蔽天日，縱能焚捕，禾稼已損傷過半，少亦什二三矣。是書獨于

辨種別候識性分形買捕蛹子諄諄致意可謂能知其本矣

蠶桑易知錄一卷 清光緒歸安姚氏刊本

清姚覲元撰覲元字彥侍浙江歸安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承其祖文田家學網羅古籍尤精故訓嘗刻咫進齋叢書于經說小學以及疇人之術篆刻之方罔不搜羅世頗稱其精湛歷仕亦著聲績所爲詩有大疊山房詩集云此書乃其官川東兵備道時所刊先是覲元曾輯刊蠶桑實要散之鄉里適夔州知府蒯德模刊蠶桑實際姊夫沈東成刊蠶桑輯要三書互相發明有裨實政而文詞繁縟非

愚夫愚婦所能盡解乃與同里鄭龍起約取三書之切要者淺近其詞綜括其義編爲一帙名以易知鄉農來問即以畀之俾家喻戶曉凡分蠶桑爲兩大綱條列其事語簡而核一覽瞭如首尾才四葉而止按蠶桑之事因地異宜雖同地亦因種而不同覲元浙人歸安湖屬浙之以蠶桑甲天下者湖實居其首故湖以蠶業盛產絲亦最著而最豐覲元是編實就鄉里殊產爲諂鄉農而設言耳苟有務窮其事者仍當求之于原書就居地以研利弊若執一以例百謂天

下蠶桑咸宜以此為科律又幾何而不僨覆也哉

總制浙閩文檄六卷 清康熙刊本

清劉兆麒撰。兆麒字瑞圖，寶坻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初自官學生授秘書院編修，累任浙閩總督。時海氛未靖，兆麒條上機宜，洞中肯綮，在任五年，民賴以安。既遷擢他去，乃裒其告命文檄，為此編。黃機頤韵文序之，機序云，公初蒞浙，浙人士相慶於途。是時濱海者憂游魂附山者畏伏莽，且遷徙失業，水旱頻仍。公曰，民貧矣，不可以不養。為之蠲租賦，折漕糧，通鄰糴，禁放

債，賑饑民，恵貧士，恤獄囚，救溺女，置義塚，設藥局，無不備。民苦加派，徭役繁興，胥吏為奸，徵收苦重。公曰，民困矣，不可以不扶。為之革陋規，杜漕弊，禁私掩，清虧丁，革見年，除倉歇，凡所以濟困者無不周。士風不古，蠹役害民，恃強凌弱，詐偽日生。公曰，民橫矣，不可以不止。為之戒士習，嚴訟棍，緝保窩，訪衙蠹，懲猾吏，禁誣盜，凡所以鋤強者又無不至。大要皆於文檄中見之。凡吾浙良民，沐噢咻之仁，應世世頌公德政，即不肖

者，亦當思公引人為善之恩，革面革心，以歸於善。公之志斯慰矣。韵文序云：公蒞浙時，浙定矣，而吏未知所守也，民未樂生也，橫海樓船之師甫歸，康癸之呼甫息，山澤之間，尚有貪亂之夫，而饁婦耕農，尚惴惴焉不保寢食也。兵旱瘼削霍霖，來牟稌稻之殖未富也，東甌以還，下抵鄞江，遷徙者多失業，而浙西三郡，尚沿承平侈肆之習，六博酗飲，擊鮮披[illegible]，游手無隸者，尚未知禮法也。公至而翕然丕變，非易所謂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信者歟。讀兩人序，兆麒設施建白，略可概見。張玉書撰墓誌謂，有周文武成康之化，醞釀有本，故一時人才若方叔召虎入為卿尹，出為牧伯，而馭兆麒經文緯武，克纏前修，核以是編，知非虛美矣。

雲烟過眼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原本

宋周密撰。此書四庫已據浙江巡撫採進四卷本著錄，而謂錢曾讀書敏求記載元至正間夏頤鈔本作一卷，四卷或後人所分，又誤混入湯允謨、葉森文壁校語。此本一卷，末有題識二行，曰至正廿年秋八月，夏頤手鈔於立志齋中。隆慶三年秋三月，周曰東重書一過。蓋即自夏氏鈔本出。考密此書，傳世者或二卷，或四卷，皆經後人編訂，非復舊觀，以此本相校，次第全異。密當時本隨筆疏記，故雖一人之物，亦往

往分記，不在一簡，以所見非一時也。其間收藏之人，或注或否，即友朋談論，亦夾襍其中。後人編訂，不喻此意，乃移易合併，以為整飭，而不知大亂原書之例矣。敏求記所著錄，為明周曰東影鈔元夏頤本，記中稱曰東與居士貞錢叔寶諸公友善，共相摹寫，字畫精楷，此本書不甚工，又無錢氏印記題識，決非周所鈔，而為明人重影周本，自無可疑，以久經羼亂之籍，忽覩盧山真面，舊鈔舊槧之可貴，豈以其字畫彫鏤之工妙哉。提要稱其中記蘇軾手書詞，郟湛初溢，今

本譌為連漪初溢、郟湛義亦不可通、當有誤、此本則
作郟洪、他異文尚多、騤難縷數、卷端有楊晉裘曰脩
張蓉鏡諸印、及道光甲午蔣因培觀欵、

南潛日記二卷 南林叢刊次集本

明董說撰、說字若雨、烏程人、崇禎諸生、明亡削髮
靈巖、法名南潛、康熙丙寅示寂、年六十七、著述甚富、
其已著錄四庫者、為易發七國考運氣定論天官翼
漢鐃歌發五種、近歲南潯劉氏、又刊其詩文集二十
五卷、吳興備志三十二卷、所著縱未備刊、亦得泰半、
此日記二卷、亦劉氏所藏、上卷題東石澗日記、起康
熙十四年乙卯季冬朔日甲寅、訖翌年正月十七日
庚子、下卷題瀑雪記、起十八日辛丑、訖六月十一日

壬戌、逐日有記、詞皆短雋、多附所作詩、書作隸體、亦
疏古有致、末有周星詒跋、謂初為建陽令延㮊所得、
以中夾呂留良書牘、疑出呂手、星詒始據明遺民詩
定為說作、因乞得之、後又自周歸劉、海上近有南林
叢刊之刻、因得刊布、而總題之曰南潛日記、記中夢
先師語凡三見、考說嘗受三易洞璣之學於黃道周、
疑先師乃謂道周也、

止園筆談八卷 舊刊本

清史夢蘭撰、夢蘭字香崖、直隸樂亭人、道光二十年舉人、選山東朝城縣令、以母老辭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顏曰止園、奉母其中、以盡孝養、藏書凡數萬卷、以經史自娛、咸豐中、英法之役、嘗佐僧格林沁幫練鄉勇、嗣後復為曾文正公招致、與論古今圖史、山川險要、地方利弊、皆中窾要、文正深器重之、尋聘使主講蓮池書院數載、復以親老辭歸、繼而李文忠復延修畿輔通志、夢蘭為之刪定體例、光緒中、學政周

德潤以學行薦、奉旨加四品卿銜、年八十六卒、夢蘭少孤、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學問淹博、著述尤富、所著有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文鈔二卷、疊雅十三卷、異號類編二十卷、古今謠諺補注二卷、古今風謠拾遺四卷、古今諺拾遺六卷、燕說四卷、雙名錄一卷、全史宮詞二十卷、輿地韻編二百卷及本書等、本書凡八卷、為雜記體、摭拾有清一代純臣名將各家遺聞佚事、多人所未道、彌足珍視、旁及詩書小學、隨手箋注、發微抉隱、洵字字珠璣者也、如記岳大將軍鍾琪先世湯陰人、為忠武王飛之後、在本朝戰功最著、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擒以聞、放歸十餘年、廬於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為大將、所製鐵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為之、俱不能及、閑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佛者佐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馱也、岳鍾琪為雍乾名將、人多不知其雅擅詞章、更鮮知其有集傳世、僅賴此書以知、又如云雪濤小說、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時

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黿為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黿、黿凡數百斤、一受鈎以兩前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語黿性、命於其受鈎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黿面、黿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為殃、賴頭黿頂缸、言嫁禍也、今世言桃僵李代之事、輒云頂缸、蓋本此、則又引典實以證俗諺、遊戲之筆、全書凡數百則、大都博引旁徵、率均類此、洵雜家中所罕覯、不

可不讀者也、

曲園三要一卷 春在堂叢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晚年自稱孯經老人、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享年八十有六、自少至老、著作不倦、為一時樸學之宗、著有春在堂全集、都五百餘卷、三要者亦見春在堂集中、乃記其燕居遊戲者也、中以葉子牙牌骰子別製新裁、而為三要、一以葉子百葉分別圖以卦爻、戲者三人、其一人取二十四葉、他二人取二十三葉、更迭取予、合成八卦、先成者為勝、餘者為負、是為要一、名

曰八卦葉子、次以牙牌改製、共四十二扇、其自序云、余參新舊牌式製此自娛、從宣和舊式、而雜牌有對、則采混同、新意又添中牌、以配和牌、為天牌者一、為地牌者一、為人牌者四、為中牌者六、為和牌者九、戲者人數或三或六、以全副四十二扇、覆而亂之、分為七列、每列六扇、如三人同局、則每人取二列、餘一列不取、各以所取二列、發而視之、共成幾副、（三扇為副）共得幾采、以角勝負、副多者為勝家、其未取之一列、亦歸勝家、發而視之、又得幾采、於是各計采之

多寡而納馬是為要二名曰三才中和牌三以天下名勝山水為圖仿高固齋攬勝圖為本少事修改於勞勞亭為始終於蓬島戲者六人共局每人擲骰定色一為儒士二為俠客三為緇衣四為羽士五為漁翁六為樵父皆從勞勞亭起馬各擲一骰照點序進離身定位擲者有注及賞罰賀以達蓬島之先後為勝負是為要三名曰勝好圖

冷官餘談二卷 舊刻本

清袁嘉謨撰嘉謨字銘泉號叟泉雲南石屏人時稱廣文先生享年五十有六以諸生官訓導晚年辭開化永昌會澤諸令不赴淡泊歸農奉親教子偕佯山水間鄉黨稱其賢焉嘉謨工聯詠里居時遍訪石屏山水之奇者所到輒有題詠名山勝蹟殆無虛過著餘談二卷亦其歸里後作所述多雜記古坪山川水利人物勝蹟名勝軼事遺文異聞等項時人以與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為擬雲南叢書中曾并收二書排比時亦與漫錄為亞其中記山水勝蹟皆親自經歷故多可攷証邑志之誤者如云北山有屏海潋波四字以灰寫於石上歲久模糊須細看之乃見俗謂為洞仙所書府志異為湖海潋波明之屏海二字不知何以改又云裸色有廟祀裸色即馬黑奴也初裸色據此山萬中攻之湖山燈明如晝裸色乃敗相傳灣之首有溪泥梗一道亦万氏一夜所成也是雖父老傳聞不得為據然亦可補

僻邑志，不足借嘉謨。文筆甚澀，語多枯窘無味，是則不如南園漫錄之流暢雋永也。

敦書所聞二卷附瀛洲所聞一卷 石印本

清楊晨撰。晨撰有詩考補訂，已著錄。光緒中朝士，承潘祖蔭、盛昱、王懿榮之後，喜言金石考據碑版校勘之學。晨亦襲其餘風，是書乃其讀書之餘，隨筆記述，以莫友芝嘗為書敦書樂古額，遂題曰敦書所聞。而序之曰：國朝懲明人空疏之弊，崇尚實學，顧、黃、王、戴，拔幟於前，秦、朱、紀、阮，推轂於後，自開四庫館，編纂遺書，一時流風傳播，莫不研經史，而嫻文章，溯漢魏而薄唐宋，如

惠、錢、孫、張、汪、洪、胡、王、凌、許之倫，指不勝屈，雖河北江西之理學，桐城陽湖之古文，未能比盛。其弊也愛博而嗜瑣，好名而騖私。晚近時事變更，轉而談洋務，慕西學，荒經蔑古，見異思遷，其弊又伊於胡底耶。其書瑣聞賸語，全無倫次，且大半為人所習知。序語云云，則頗平允。末附瀛洲所聞一卷，旁涉典制掌故，較有可採。

海州文獻錄十六卷 上虞羅氏藏清道光刊本

清許喬林撰。喬林字石華，海州人。嘉慶丁卯舉人，官山東平陰縣知縣，告歸，以佐河督麟慶防海勞，加京秩。喬林與弟桂林齊名，稱二難。桂林學行尤淵粹，中歲遽卒。嘉慶乙丑，唐仲冕牧海，創脩州志，喬林兄弟並與其役，稱江左佳志。逸文別記，當時未及採擷者，喬林歷年矻矻，鍾事蒐討，積久成帙，懼逸散失，因復訂為此編，補其偶遺，續所不及。凡方域、羣山、水利、勝蹟、票鹽、倉儲、學校、祀典、寺觀、宦績、人物、列女、藝文、金石、雜綴、考證，十有六門，門各一卷。擇精語詳，無徵不信，其中損益微旨，自云略仿吳雍兩錄，熏酌採近世松陵文獻、廣陵通典、崇川咫聞錄諸書之例。又云，志以經世，非徒博物，故於水利、票鹽，皆反覆利病，尤深慮遠，非徒騖博矜奇，爭長於文字考證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西湖漁唱七卷 上虞羅氏藏乾隆刊本

清許承祖撰。承祖字繩武，號復齋，海甯人。乾隆舉人。性嗜山水，構別業於西子湖之葛嶺，號曰雪莊。春秋佳日，徧歷湖中勝境，凡嵐嶺之奇秀，洞壑之幽邃，梵宮道觀，荒林古墓，興夫霸王雄據之基，忠臣崇祀之宇，以及故宮殘殿之淒涼，斷碣殘碑之剝蝕，屐齒所經，輒寄之聲詩，積久成帙。歲辛未，高廟南巡，天章璀璨，山川增色，復補作以盡其勝，更廣蒐舊聞，博搜逸事，表徵刊謬，區為五路，曰孤山，曰南山，曰北山，曰吳山，曰西溪。南北山靈境較多，又分東西路以別之。總得詩三百六十五首，釐為七卷，題曰漁唱，以志其超俗絕塵，獨有得於煙波欸乃間也。前此楊備之姑蘇百題，曹組、李質之艮岳百詠，阮閱之郴陽百詠，許尚之華亭百詠，張堯同之嘉禾百詠，馬之純、曾極之金陵百詠，並以詩紀事，有資博聞。承祖此編，篇什至倍，以上音韻之鏗鏘，考辨之翔洽，允足步武前人，無愧色矣。

雁蕩詩話二卷 清道光間原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兩江總督。因嘗五居蘇撫任，故於江蘇地方利害，知之最諳，用人理財，皆能獨持大體。著書共七十餘種，以經、麈、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清書錄、稱謂錄、金石書畫題跋、浪跡叢談諸種爲最著。雁蕩詩話者，則就養于其子之東甌官署時，觀奇攬勝，秉興之筆也。按東南山水，以黄、廬、台、蕩爲最著，其次則武夷、桂林。就中雁蕩知名最晚，始見于唐貫休之題詠，歷宋元明迄清而始盛。山志之所載，時不免有遺漏。章鉅以林下優遊之身，于春秋佳日，携挈眷屬，乘興而遊，經行之處，或記或詩，復採摭前哲題詠，併同遊唱和、家人酬韵，遂成是編。在諸山圖誌中，實爲創格；在詩話中，亦體例一新。登探者固以爲前脩之仰，卧遊者亦不失爲指證之資。即言吟咏、談山川，亦是嘯歌佳話。故趙文恪光，敘其端畧曰："公以潞國之年，具少艾之興，既作紀遊數千言，復製長歌一篇，一時和者如雲。琳瑯盈篋，公又出示雁蕩詩話，名章佳什，若非彙集成編，久或散失，無致云云。"書共二卷，上卷始于唐之貫休，迄于雍乾時之陳倫烱、倪鴻範，皆舊志之所載者也；下卷始于宋竹垞，終于章鉅遊時同伴諸人之唱和，皆舊志所無，章鉅之所增，固爲山川增色不少，然以言乎篇章，則佳製苦不多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蓬亭偶存詩草十五卷 清刊本

清陳王猷撰。王猷字良可，一字硯村，海陽人。康熙辛酉舉人，官連州學正。其祖衍虞，字園公，明崇禎舉人，清初官平樂知縣，著聲績於時。兼工詩文。王猷秉承先緒，亦以能詩名嶺海。著詩草十五卷，附詩餘。康熙中刊，日久漸散失，來孫廣澤復補刊行世，即此本是也。首有樓儼、林景拔兩序。林序汎論家世交誼，樓序則論其詩綦詳，有云：「吳越人學詩標新領異，輒思變化於宋元，而謹守唐詩勿失者，惟閩粵人。粵人尤盡善。蓋於初唐四傑、大歷十子，凡王孟李杜張王元白溫李皮陸之作，皆深探力取，及其自得，莫不具體而微，非若閩人之墨守開天也。硯村胚胎前光，五言古規撫陳拾遺、李供奉，間亦出入於韓侍郎；七言古撫韓；五言律撫王孟，而旁及劉錢諸家；七言律饒大歷風味，一二佳者不減松陵倡和集中鉅作。工部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者，真得詩家三昧矣。」其言從未免阿諛，然亦

可徵窺其風尚矣。廣東通志著錄是集，而注未見，流傳之罕可知。

藏園近詩二卷 上虞羅氏藏清乾隆刊本

清程晉芳撰。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歙縣人。家世業鹽，饒富，故子弟多豪侈，蓄聲色狗馬，晉芳獨被服儒素，罄其資，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乾隆癸未獻賦，行在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未幾開四庫館，召為纂修官，改授翰林院編修，卒。晉芳酷好為詩，詩亦最工，涵泳古今，情文斐然，同輩推服無異詞。徐書受撰墓表稱著詩六巨編，寫定為三十卷，而嘉慶刊勉行堂詩文集，實三十一卷，殆有刪併，此蕺園近詩二卷，綜古近體百四十九首，乃晉芳及身所刊，前有小序云，乾隆己丑九月，自潞河南返，水程留滯，將兩閱月，舟中與沈雲椒侍講、梁午樓孝廉唱和，得詩百首，與夫游覽之作，刊以代鈔，聊應友朋之索，不足問世。雲椒名初，平湖人，乾隆癸未榜眼，戶部尚書，謚文恪；午樓名夢善，字秉士，錢唐人，乾隆癸酉舉人，蠡縣知縣。

十誦齋集六卷 上虞羅氏藏清乾隆刊本

清周天度撰。天度字心羅，一字讓谷，號西隱，錢唐人，乾隆壬申進士，歷部郎，終河南許州知州。天度與陳兆崙為中表，而學於兆崙，兆崙以時文講授里中，程尺度，務速化，禁業他書，天度獨致力詩古文辭，竊讀蕭選，為兆崙所呵，弗怠，改嗣復從里中才士君杭世駿、汪沆、張增輩游，聞譽日盛，既入都，遂北出居庸，抵宣府，并塞求金元遺蹟，所至必識其山川險易、亭燧障候，嘗於雪霽偕友聯騎登張家口之講市臺，蒼茫四顧，寒風動地，大漠同縞，好事者至為寫翔雪圖以傳之。天度題詩其上，有名王自醉留犁酒，大將休誇敕勒歌之句，又有塗全元雜詩十餘首，並載集中，集凡詩四卷，雜文長短句各一卷，兆崙熠及汪師韓為之序，兆崙稱其雖以時文遇，而半屬學古之力，熠稱其論詩主少陵，於近人喜屈翁山所作，充蔚豪健，跌宕可喜，雅不欲多存，既存則卓然斯於必傳，師韓則謂弱歲訂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嘗言詩既見所作驚為瑰奇沈博而惜其早逝不獲尊酒商論讀三人序則天慶造詣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齋集十六卷 清咸豐刊本

清王澤撰澤字潤生號子卿又號觀齋蕪湖人嘉慶辛酉進士歷官徐州虔州贛州知府與同邑戶部尚書黃鉞同告歸稱蕪湖二老為鄉里矜式鉞又澤業師也澤少工詩歸田後益以嘯詠自適茲集屢自有擇但存千首編次為十六卷道光壬辰刊於金陵鉞及郭麐題詩卷端侯雲松及弟子胡培翬各為序跋嗣板燬於火至咸豐甲寅其孫女夫許文深佐縣南海重為校刊更乞葉志詵為之序即此本是也澤詩格律凝鍊清而能腴侯雲松序稱其性情真摯故發為詩振清華而不緣雕幽險而如夷郭麐題詩有近日詩人如東筍一夕風霜等朝菌看君風格晚更高肯逐春華與同盡句其傾倒如此

讀秋水齋詩十六卷　清同治刊本

清陸黻恩撰。黻恩字紫筆，號亞章，晚號息盦，武進人。道光乙亥舉人，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咸豐癸丑，粵寇南犯，蘇常戒嚴，長吏延黻恩襄辦團練，以議不合謝之。事平，陳善後十餘事於李鴻章。鴻章韙其言而不能盡用。又以逆氣既靖，散遣水陸兵勇，不善安插，必滋後患，著屯田議萬餘言，欲上之當事，亦不果。時論深惜焉。黻恩既不為世用，惟肆力於學，治經兼宗漢宋，謂擘訓詁當先識字，餘力為詩古文詞，著讀秋水齋古文集八卷、詩十六卷。其詩溯源漢魏，泛濫宋元，而歸宿於韋柳。至遭亂憂時，寄忠愛於感諷，則又近少陵。昆陵固多詩人，洪亮吉、黃景仁尤為一時職志，厥後作者輩出，黻恩騤騤其間，無慙嗣響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獄鐙小稿三卷　清光緒刊本

清趙光祖撰。光祖字紫瑜，自號一笠山人，太平人。仕履未詳，但據編首高鬍月川氏一笠山人小傳，知曾學拳勇於劉晏韓，學遁甲天官五行日者輿地陣法於震陽子。宦滇宦蜀宦粵，皆值寇賊披猖，道塗梗塞，以一身馳騁干戈烽火中，或奇計保危城，或勇敢陷賊陣，以非罪繫獄。獄中輯奇門十六卷、青學四卷、回文詩繹七卷。及此稿，據李任羲跋，知其宦嶺南十餘年，政聲卓著，歷宰劇邑，罷官歸來，四壁蕭然，放嚴君平賣卜為活，如是而已。稿凡三卷，卷上為茹茶吟，卷中為獄中懷人百首，卷下為獄中秋詠百首。其詩悲壯淋漓，盪胸裂眦，挾燕趙烈士氣，蓋情因境異也。秋詠七律，錯綜變化，情文相生，尤見功力。

式古訓齋集二卷外集一卷 清光緒間原刊本

清閔萃祥撰。萃祥字頤生，江蘇華亭人。從南匯張舒執文虎習古文，得桐城派真髓，以布衣終老于滬南市廛間，且工于醫，精于九九數，生平澹于榮利，交遊甚潔。光緒丁未之歲，華亭修縣志，其後松江修府志，萃祥皆與其役，先後八年間，不厭不倦，事殷時，且駕小舟，載儀器，裹餱糧，往來于府境川湖之間。今兩志中水道圖皆其所測繪，較舊志蓋精且審矣。年踰五十，自刪生平所爲文，定爲文集，別以應酬文作之佳者，爲別集。殁後，友人鳩貲付諸剞劂時，復選其生前代人捉刀之品，如至正崑山志序等，附入之，名之爲式古訓齋集，蓋與生前手訂之本微有出入。已集凡二卷，爲文五十二首，外集一卷，文二十餘首。同學李邦黼曾評其文，謂爲空曲交會之中，天機活潑，生意盎然。李之言曰：君文有一團生意，蘊蓄乎其中，敘事該而要，綴釆雅而澤，清詞輟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又運之以生動之氣，妙造自然，可謂推許備至。萃祥之文雖不能全副所譽，然樸茂典雅，條理井秩，固紀述文之能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八指詩存二卷 清光緒間原刊本

清閔萃祥撰。萃祥履里已詳式古訓齋集提要中。此詩則其文章之餘事耳。萃祥以布衣隱于闤闠，不慕榮利，無所依藉，而能以文章知名于生前後，固豪傑之士也。其文如何，固有集在，無俟泛譽。然當時其里人之論，則曰：閔子頤生善為古文辭，郡中有大制作，咸出其手，每一藝成，人翕然稱之無異言，顧乃隱于闤闠，視富貴利達泊如也，則為鄉邦所重可知。至詩亦茂實和雅，樸如其文，雖論以諷比興刺之

旨，聲韻調協之音，不免稍遜，而委宛真誠，亦感人甚至。七律如見說銅船造伏波，宛渠新樣仿沉螺，張騫持節探源返，楊僕携軍橫浦過，山海梯航稱盛事，古今利弊不同科，元戎自有安邊策，無藉書生目論多。七絕如目恒有見耳恒聞，憂樂都從一境分，別有詩情堪自會，何能一一藉毛君。五律如急景催華鬢，窮途只自傷，歲闌人事迫，衰敝客愁長，朔雪虛庭旋，宵檠暗室光，讀書竟何事，中夜起傍徨等，皆卷中之佳者。嘗鼎一臠，可以知味。書刻于萃祥歿後之五年，嗣子檝良資成之。有跋畧曰：甲申以前皆自選定，甲申以後困于塵事，不免有所散亡，由檝搜集補之，遺漏所不能免。曰八指者，以萃祥左右手各缺一指，嘗自以為號，故名云。

敬齋集十二卷補編一卷 原家刊本

清吳高增撰。高增字繼長，號敬齋，浙江秀水人。乾隆諸生，後官浙江山陰縣訓導，復以學行優異，特擢大尹。父為博士弟子員，篤行苦學，恒廢寢食，常於暑月挑燈，納足甕中以避蚊蚋。學業文章，皆稱重士林。高增幼趨庭訓，學有根柢，又從陸名成、徐枚士受業。數氏皆學粹行醇士也。繼又拜桑弢甫之門。弢甫以工學古文，教授大江南北，著弟子籍者幾千人，高增特其矯矯者，盡得弢甫薪傳。著有山陰節孝志、敬齋集等。集凡十二卷，都八十餘篇。文樸實勁拔，不務纖巧，有大家氣概。其論經史禮制，亦孜證精確，頗多卓見。其查戶口議云：州縣卒遇水災，倉皇辦賑，稽查戶口，時日孔迫，假權胥吏，少以為多，黃口以為壯丁，顛倒極貧次貧，隨其手之上下，官即明敏，按戶核之，應點者甲以乙承，奸弊叢出。又貧民卒遇飢荒，昕夕無以糊口，卒不待賑，先乞食四方，或稱貸遠出，查賑之時，逃亡不令入冊，及聞賑過歸，各無緣補上。此寔飢民反不得蒙恤，而吏胥虛冊冒濫，漁歸私橐，剖析時弊，燭見幽微，寔多幹吏之才，非徒以文章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南唐雜咏一卷 上虞羅氏藏乾隆刊本

清胡濙撰。濙字聲甫，錢塘人。乾隆舉人。弱冠嬰羸疾，一試禮闈，遂杜門養痾，罕接人事。偶讀馬令南唐書，遇有可喜可愕可欷可羨可哭可恨之事，輒寄之吟咏，得詩百首，每首題下皆約舉事實以為印證。南唐載籍繁博，強半散失，今可見者，舍馬陸兩書外，惟南唐近事、江南野史而已。考以詩紀事，昉自宮詞，至符曾、厲鶚等撰南宋雜事詩，萃說部之菁英，采詞家之腴潤，駢羅故實，蔚為鉅觀。濙此編祇據馬書，他無

徵引，遂其浩博，蓋用以攄憂愉悲，非欲誇多鬥靡也。然運用空靈，論斷精闢處，亦足步趨。杭州府志曾著錄，傳本綦鮮。此冊舊藏同邑汪氏，有汪魚亭藏閱書、汪氏振綺堂兩印。

前身集不分卷 南林叢刊次集本

明黃周星撰。周星字九煙，號圃庵，上元籍，廣東人。崇禎庚辰進士。國亡，高隱不仕，變名曰黃人，字略似，號半非，布衣素冠，寒暑不易。流寓長興，五遷而至南潯之墨溪，賣文自給。性耿介，不稍假借，雖簞瓢屢空，猶好施與。年七十，賦絕命詞，投橋下，賴救以免，繼又赴水，卒以傷病死。所著有唐詩快、分驚天泣鬼移人三集，凡三十卷，及圃庵詩文、芻狗齋、夏為堂、山晚閣諸集。此前身集稿本，藏南潯劉氏嘉業堂，首題前身

散見集、編年詩續鈔，蓋周星手自編次者，依年排比，且自注出處於下。起丙午，年五十六，寓嘉善；訖庚戌，年六十，移寓南潯。五年間，凡詩三百三十餘首。周星為晚明詩人，志行狷潔，好從方外遊，撫時感事，激楚悲涼，而能有微婉之致。集中自記甲申前所作詩凡數千首，兩為盜掠，是圃庵諸集皆作於國變後，今並散佚，存者僅此，彌可珍矣。

綴玉集四卷 上虞薛氏藏清道光刊本

清蔡兆華撰。兆華字守白，東莞人，布衣。編首李伯謙序，稱余潦倒名場，與守白等蓋十士不遇者也。朱彝尊蕃錦集集唐人句為詞，黃之雋香屑集集唐人句為古近體，集句能事，幾於獨擅。兆華懷才綺思，風工為詩，多記美人香草之詞，以寫抑塞牢愁之槩，不拘拘規律，自與古會。復出其緒餘，集玉臺新詠句為律詩二百餘首，詩餘十餘首，題以綴玉，蓋謂集玉臺以成詩，猶

綴玉屑以成器也。自來集句難於律，而集古詩為律，又限以玉臺一集，尤難之難。兆華此編，緜麗自然，妙合天衣，不獨力為其難，且於命題悉用玉臺原目，而首句或冠以題字，如洛陽美女、自君之出矣等篇，與夫疊韻、倒韻、連環用韻，匠心獨造，層出不窮，幾於鬼運神輸，擬議俱絕。四庫提要稱香屑集為唐宋以來所未聞，今觀是集，香屑有遜色矣。

十誦齋詩不分卷 乾隆舊鈔本

清周天度撰。天度字讓谷，錢塘宿儒周理齋從子也。早從中表陳兆崙遊。兆崙方以時文課諸生，禁泛覽，而天度輒竊文選讀，禁之不可，試以文字，即淵雅有古法，乃不復禁，因頗肆意詩古文辭。既補弟子員，選拔，又以時文雄一時，然非所好也。出處間則迍邅無所就，嘗北出居庸，抵宣大間，按行殘壘，求金元遺跡，所至心識其山川險易，亭隧障候，又雪霽與朋聯騎登張垣講市臺，蒼茫四顧，慨然賦詩，儼然阮嗣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登廣武，嘆時無英雄，使庶子成名也。箸述存者，惟詩一帙，五七言古近體并備，皆婉曲有致，如竹亭見惠海棠二器開已過時戲占二絕奉寄云，絕代韶顏見恨遲，臂紗無復睡胭脂，鬢絲禪榻茶烟午，身是三生杜牧之。賀董絅含新婚云，銀蒜垂垂押畫簾，大家禮法自矜嚴，知君欲下樊英拜，十索先須到錦襜。上谷雜詩云，街頭豪竹雜哀絲，一閧村場舞柘枝，猶憶武皇巡幸日，紅妝千騎擁彬兒。均如長楸白袷，側帽行吟。二三兩首，亦大類宮詞斷句。市上何人識金盌，塵

中有客問雕弓、鄉語傳聞頻感舊、故人惜別動經年、莫偕宋玉窺臣里、偶借蕭公作騎兵、亦皆清華文采、頗似龔芝麓定山堂集中詩、只華贍不迨耳、固宜是金馬木天中人、何乃蹇偃終身耶、此張燈序其書、深歎其詩感物造專無怨懟掩抑之狀、何其連蹇至是者也、百年而下、讀其詩者、亦不禁黯然久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菰蘆集一卷 上虞羅氏藏舊鈔本

清殷譽慶撰。譽慶字彥來、號蓬亭、華亭人、江都籍、諸生。詩才清麗、為王士禛所稱賞、嘗呈一聯於士禛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為時人傳誦、性狂簡落魄而死、集亦不傳、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求其稿不得、祇得近體二首、稱為完善有聲光、阮元選淮海英靈集、王豫選江蘇詩徵、皆加甄錄阮錄最多、亦祇六首、此舊鈔本、題曰菰蘆集、凡近體四十二首、阮王所錄玉山寺暨陽懷古二律皆在焉、惟字句頗有異同、如玉山亭之磯頭縹緲峙孤亭、鈔本峙作一、窗收吳楚千帆白、座揖金焦兩點青、鈔本窗作遠、座揖作近接、疑有魚龍積氣腥、鈔本疑有作岸底、積氣作捲浪、暨陽懷古之延陵碑古蝕蒼苔、鈔本蝕作蔽、阮王所錄皆較鈔本為勝、殆出後來改定此仍其原稿耳、他作如水摇雙槳月、岸轉一旗風、絕頂可呼南北鴈、孤亭好送往來帆、亦清警可誦、

空桐子詩草十卷 上虞羅氏藏道光己丑刊本

清王煦撰。煦字汾原，號空桐，上虞人。乾隆己亥舉人，考取覺羅官學教習，出知甘肅崇信縣，旋補通渭，移疾歸。煦天性聰穎，讀書目數行下，歷爲王杰、朱珪、劉墉所器異，爲學力宗許鄭，復徧覽先秦古書暨魏晉以前金石文字，多所疏通，著小爾雅疏、說文五翼，爲時所稱。罷官後，應翁元圻聘，纂湖南通志，應黃鵬程聘，主朗江書院，薰陶士類，爭務樸學，他著尚有詩古音、文選七箋、國語釋文、國語補音補及此集。此道

光己丑刊本，首有弟子周繼炘序，謂余自江西贛南道調任江蘇，與先生居阯才隔一水，道及晚年著作，尚有詩草未梓，余亟慫恿助以剞劂云云。煦學精漢學，文筆非所長，尤不能爲韻語，所作類多凡響，自來考訂詞藻難於兼長，煦亦其一也。卷中好附載同人和韻，如卷七次鳳西方伯寄懷原韵七律，既附方伯原作，同作者三十四人，亦一一並列，遂占全卷，不幾喧賓奪主。卷十謝胡公子懋亭貞莽昆弟惠菊，用乙亥唐竹谷茂才惠菊原韵，亦附和作最後，列其子蓋臣字領香詩，而題曰王茂才領香蓋臣次韵，使蓋臣不識語於後，遂不知爲煦何人，則失體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東夫山堂詩選八卷附三檀老屋詞選一卷上圖

羅氏藏清光緒刊本

清許棫撰。棫字太眘，一字夢西，陽湖人。累試不售，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辭不赴，循例賜六品頂帶。徜徉湖山，以著述自娛。所居有老檀三，大各百圍，蔭半其崦，棫戲以自擬，因號三檀翁。於學無不窺，尤留心世故，主講道南書院十餘年。嘗語學者曰，人不可有驕心，不可無傲骨。又曰，處世圓而不失之隨，方而不失之執。其風尚可見矣。所著有馬蹟山志、經義札記、讀韓文雜記、讀說文雜識及此集。棫治許學，抉微洞奧，多人所未發。為詩亦浸淫古今，博綜變化，能自闢面目。周沐潤序述其論詩之言曰，詩不可湯而作，無關世道人心，湯也；不可易而作，章追句琢，撫擬剽竊，易也；不可偽而作，銑漢蚪戶，艱深文陋，偽也。非寢饋三百篇及漢魏六朝三唐，辨其源流，正其旨趣，而後氾濫於宋金元明諸家，以博極其變，未見卓然能自見面目。識者謂棫庶幾自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研溪先生遺稿二卷 庚辰蕓編本

清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號研溪、吳縣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直隸密雲縣知縣、龍師事徐枋汪琬、以經術名、子士奇孫棟並衍厥緒、益恢廓之、三世傳經、為時所艷稱、周惕著述凡易傳二卷、詩說三卷、三禮問六卷、春秋問五卷、東籬草陽山草堂集各若干卷、研溪詩文集八卷、研溪遺集二卷、今惟詩說有傳刻、他皆若存若亡、此遺稿二卷、為其孫棟所輯錄、乃集中補遺之作、凡詩七十九首、文四十六首、原稿藏南陵徐氏、未嘗刻行、近年滬上搜刻蕓編、始墨於版、周惕擘深經訓、而詩文亦卓然可傳、為學所掩、世不甚稱之、惟鄭子坤謂其詩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辦香蘇陸、得其神髓、核以稿中諸作、信為知言、至其文、亦導源韓歐、沈鬱深厚、論文語尤多中肯、

稻龕集詩鈔一卷 上虞羅氏藏乾隆刊本

清陳沆撰、沆字湛斯、號澄齋、海寧人、監生、海寧陳氏為清初望族、代有達者、沆世次不可知、中和家太傅八十述懷詩有臚傳高傳第二名、房相君臣原一德諸句、太傅謂陳元龍、沆蓋元龍族孫也、杭州府志著錄此書三卷、二集一卷、楚遊編一卷、今是本不分卷、祇詩百七十五首、與志不合、或此乃初刊本卷第未分也、前有乾隆元年自序、謂夙治經生業、未嘗涉獵篇章、又苦無師授、有所作輒隨手棄去、了不記憶、乙卯文戰不利、始檢點存稿、得十二三、又刪削其十二三、彙為此集、題曰稻龕、取晉袁甫傳稻不可為龕語也、詩皆沆少作、工力未深、而清新警鍊、時有逸致、舊藏錢塘汪氏、有汪魚亭藏閱書、汪氏振綺堂兩印、

兼山續草一卷　南林叢刊次集本

清董靈預撰。靈預字潛虬，後改名思，字湛思，號兼山，南潯人。康熙壬子歲貢，考授教諭。明末曾註籍復復社，復與石門呂季臣、聚江浙名士千餘人，別結澄社，有聲於時。所箸有兼山草、兼山續草，未刊行，此祇續草一卷，稿本藏同鎮張氏適園，凡詩三十七首。末有道光二十九年元和顧瑞清跋。瑞清字河之，廣圻孫也。近日滬上輯印潯溪前賢遺箸，採及是編。其詩祇近體，條鬯有餘，而功力未至，時病殘露，惟尚未墮明末纖巧一流耳。瑞清跋顧盛相讚許，至謂令人展卷百讀不厭，想見其人之志概，宜為復澄社中名流推重，未免溢譽矣。

漱華隨筆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嚴有禧撰。有禧字厚載，江蘇常熟人，明大學士文靖公七世孫，初名德繩，年十六補縣學生，雍正元年會試被放，恩賜進士出身，選河南涉縣令，為田文鏡所知，歷任山東直隸濱州知州、萊州府知府。乾隆初擢登萊青道，復官至河南按察使，有政聲。明審精斷，所至宴然。年七十餘，以疾告歸，平生廉潔自守，不妄取與，固篤行士也。是篇為其奉諱里居，鍵戶謝客時所著，凡四卷，多議論當世利弊，表章古人忠孝節義之行，見聞該博，而語涉箴規，紀述明末之事，尤足補史乘之不足，故雖雜部，實史材也。如述海忠介擬斬，與楊忠愍下獄，文靖曾力圖營救事，曰宣城劉仲達鴻書載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擬，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世廟從之，是歲以聖壽六秩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此一事國史家乘皆失之。想當時綸扉之地，潛移默奪，華亭固不肯歸美于人，先文靖亦不以告人也。聞文靖先曾救楊忠

懸公此二事足千古矣則皆史乘所未載也至其為文則清新流利非冗蹋之筆若茗酒之餘非維增所見聞亦且知所警勵故雖隨筆札記之數要自有其地位

參考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一百七十一卷

積山雜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惟憲撰惟憲字子宜又字積山號水蓮浙江仁和人雍正間拔貢生以書法名於世著述有尊聞錄積山詩文集等是卷為集外隨筆札記之類首記師友及時賢所論讀書作文之法次則雜錄詩文逸行等仰止高風低佪不已頗足見其謙懷古誼如記甬江陸鈞侯語曰不言無極則太極滯于實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虛太極是二氣五行之理一事一物俱有極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則曰太極只說太極之妙非別有物為無極也又論為學法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少見則無卓大抵君子之于學博學審問明辨慎思缺一不可論作文謂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文章佳境祇為人所應有處則有所應無處則無云語雖無奇然既明且清足為後聞者助也記與武康沈瑤岑玉亮之交曰余每試蟯出校館沈丈早至强余背誦決等第高下沈丈于詩古文外又長于譜曲與錢塘洪昉思昇齊名洪傳而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焉及記沈斷句新柳詩云憶得長條堪繫馬爭如弱綫未勝鴉未復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所謂伊人、渺然難再、偶經故里、輒為神傷、或取別徑、不忍覩并竈遺處、亦可悲已、足見緬懷故舊、一往深情之致、其餘雜記之詩詞、如詠燕云、門戶縱然稱得地、性情終是怕依人、平山堂云、英雄代禪餘黃土、粉黛銷沉但晚雲、雜詠云、眉黛描來新樣少、花鈿折後舊痕多、强修髩折愁難熟、學染髭鬚苦未勻、均自有丰格、清健可誦、

参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一卷

文献徵存錄　第一零卷

霜紅龕家訓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傅山撰、山字青主、又字仁仲、別署公之它、一作公它、山西太原人、生有異稟、讀書如宿通者、過目成誦、嘗受道法於龍池還陽真人、故又自署曰龍池聞道下士、明室將危、天下大亂、士大夫多失操守、青主獨以氣節自堅、隱于黃冠、以醫自活、有司以醫見者則見、不則逸然避之、康熙己未、年已七十餘、徵舉鴻博、至京師、堅臥城西古寺、不與試、詔授中書舍人、尋以老病謝歸、復鬻藥四方以自給、工詩書畫金石篆刻、尤精于醫、其為人

博聞强識、治世長才、而艱于時會、著述成輯者、僅霜紅龕集婦科精義兩書而已、自云兼以受抑倉皇、蒿目時變、强言俯首、為蠹魚終此天年、故非沾沾于文字者也、此則為暮年課孫所作、凡十八條、其中多論詩詞、論書法、間及一二訓示之言、要皆粹語精識、與世之真作蠹魚、留告後人、未盬瑣屑、無所不至者、逵徑迥異、其解釋昔人之好學、而無常家、釋為家室之家、好學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懷既因懷居卑劣、聞見遂不寬博、故能讀書人、亦當如行腳闍黎、瓶鉢團杖、尋山問水、既堅筋骨、亦

暢心眼、若再遇師友、親之取之、大勝塞居不瀟洒也、又訓孫曰、蒼頭小厮、供薪水之勞者、一人足也、觀其户宎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為此等人也等語、其意境超逸、皆可於筆墨間探之、老死牖下者、不能測其高深也、其論詩論字、亦多以警策活潑為則、以俗熟為忌、要之青主亦自許其孫慧而能文、自有造詣、故所訓亦多言簡義深、不能作尋常家訓讀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十一卷

國朝先正事畧 第四十六卷

文献徵存錄 第四卷

池北偶談

閒情十二憮 昭代叢書本

清蘇士琨撰、士琨字聖乎、福建莆田人、履歷未詳、僅就文字而論、殆風雅之士、善于感慨者歟、是編文則風期散朗、頗見雅人深致、説則殊無所謂、蓋閒情之賦、寄託遙深、正不必以美人香草為白璧瑕疵也、総分為十二目、曰憮仙、曰憮達、曰憮奇、曰憮俊、曰憮才、曰憮色、曰憮飲韵、曰憮憐賞、曰憮快境、曰撫惜別、曰撫風流、曰撫佐侍、每目百數言、標舉其意而已、即謂之為解題、亦無不可、例如憮奇曰、夫怒松生寒于半天、鷩峰拔舞于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迴、男兒之奇若是矣、獨不見曲欄疎竹、玉韻瀟空、半水龍泉、虹光飄斗乎、此又奇之奇矣、古來女流、奇俠如政姊韓娥、奇識如阮新李姊、奇趣如紅拂柳姬、奇骨如紅綫輩、皆是奔天震地、鬥月驚雷、世界未落、雙眼長青、目以女流不可、就目以勇流亦不可、直是眛頭捉刀、奇流無二、嗚呼、盡令世間逐塵漢吐舌死矣、其餘各目、亦大畧相似、實悦容編之類耳、果于讀書習事之餘、心倦目疲之際、偶把此編一讀之、亦未嘗不可解疲、清倦、或藉作談趣、亦別饒意境、若繩以規矩、繼言之成理、亦殊嫌

蛇足。但賞其文可矣。

蕉窗日記一卷 讀畫齋叢書本

清王豫撰。豫字應和，號柳村，江蘇丹徒人。清中葉諸生。著作是卷外，有江蘇詩徵。自敍畧謂屏居田間，日抱殘編，欲求古大人體用兼備之學。近覺稍見大意，而閫奧則茫然未窺，將何所成耶。茲益自檢束，凡讌會酬應皆謝絕，唯取有關身心性命及裨益世道人心之言，日錄數則，藉以印證其得失，每一返諸己，輒自愧汗云云。則是編蓋所以自勉于道者，所錄皆理學治心之言。本不名為著作，自無得失可論，閒有自寫所見，亦語不離

宗。故震澤楊復吉跋之曰，蕉窗日記所採先儒遺訓，皆持躬涉世之要，有大醇而無小疵，其自抒論議，亦莫不純粹以精，明辨以晳，非復老生長談。一再讀之，犂然有當於心云。讀此則是書大指可知。然有可疑者，則豫自敍謂此書凡二卷，因友人顧菉厓而鋟刊，見讀畫齋叢書。昭代叢書又從而復刊之，然實不過一百五十六條，戔戔之數，絕不足以成二卷，豈有佚失耶。抑當時原為二卷，後經刪削，敍文仍其舊而未改耶。所幸多為抄錄之語，即不幸而真有佚失，亦無關洪巨也。

參考書

碑傳集補 第五十一卷

清閒供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程羽文撰羽文字蓋臣安徽歙縣人履歷未詳所作尚有鴛鴦牒等書皆鑿空補缺奇詭之語不能以恒理論者也是編合張功甫賞心樂事吳寧野山無供具而一之實雅人逸士借閒情韻語自寫襟懷而已無論無其事縱使有之亦將如木石居鹿豕遊非入世之人能行然在尚功競利世中時得此卷一展讀之則陶靖節謂卜居塵世心遠地偏之境亦自在目前不啻滌除熱障之一服清涼劑也書分制約小蓬萊天然具真率

漏鳥言棋能避世釀王考績睡鄉供職十七醫四時歡月令演二六課花曆花小名諸目每一目下或繫以小引而後舉典實之或僅疏以散文自抒心臆例如小蓬萊小引曰蓬萊為仙子都居限以弱水者蓋隔謝其囂塵濁土之風然心遠地偏即塵土亦自有迥絕之場正不必侈口白雲鄉也文曰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墻墻欲低墻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後有竹竹欲疎竹盡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

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卻酒行有醉醉欲不歸又如天然具小引之後則舉榆夾錢柳綫芙荷衣秧鍼等十七事以實之惟二六課為道家淺近攝生法尚畧為有用耳

漁談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郭欽華撰欽華字張虛東海人事蹟未詳其自序中云幼嘗漁於龍門渤海壯則漁於丙穴湘沅今且老矣歸而漁於具區震澤鴛鴦明聖之間而末自署東海漁人郭欽華張虛甫書於天竺溪邊釣鰲磯上故知其嘗經歷萬里足跡幾遍海內要亦飽學多聞之士也本書凡七十四則為一卷自序謂上下古今翻復名理山澤而俄指廊廟垂綸而敢於秉鉞散蔓無倫放言自恣要皆自暢其勃勃欲吐之意故率多慨世之言每則以

古人言行或事物相類者為偶句引申之發為議論語多警策亦三百篇興比之義也其論世道者如謂張耳與陳餘窮為刎頸而爭權相滅張遼與武周平居稱不轂口而睚眦皆成嫌友道之絕漢魏已然何獨於今疑之與逃亡之屋犬不離門辟仆之人馬不易步念故主也然則諛偽主以求榮助逆臣以干進者非犬馬之罪人乎等皆有感而發者也他如謂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眥烏獲雖不能自舉其身人有不善誰能自知耶又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余以為田患不力耳

力則無不獲之年、仕患不善耳、善則無不遇之合等語、亦皆至理名言、諸足為法者也、故此書雖非經史正言、然奇詡透闢、非復迂儒腐論、快讀數過、不覺唾壺擊碎、要亦未可湮沒之作也、名漁談者、其自序曰、第漁者志在得魚、得魚之外、奈何有談、則漁父之問對、牧子之唱和而已云、

寒夜叢談三卷 又滿樓叢書本

清沈赤然撰、赤然字韞山、號梅村、浙江仁和人、或云德清人、乾隆舉人、官豐潤知縣、以强項聞、中年即不樂仕宦、鍵戶著書、老而未已、有五硯齋集、寄傲軒隨筆、公羊穀梁異同合評、漢書語偶等、及以外三四種、嘉慶戊辰歲、赤然家居冬月夜坐、教子論說持身習事之理、萃而錄之、共為三卷、首談理、次談禮、再次談瑣、即是書也、首卷談理、皆錄前哲之美言寓言、次談禮、則根據經典、就世俗喪葬婚嫁諸禮之不合于古者、論說之、頗多持

平寄慨之言、如曰婦人及五十無車者、皆不越疆弔人、今時皆然、非守禮也、蓋無車者則懶于行路、婦人則惜舟車費耳、父子不同席、今時飲食必令同案為慈、父母在不稱老、世乃有三十四十而張筵宴客者矣、館于他家而必事事求備、豈適舍求毋固之意乎、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今之貴者、大率反是、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世之懶吝者、多能遵之等、三卷談瑣、則就聞見所及、有可論說者而言之、如暴殄食物、妄信浮屠懺頌罪福、服飾靡費、宴會侈奢、

賭博游戲優伶徵逐等，皆老成深慮之見。其他如紀四京官之行止，及乾隆免漕、嘉慶駁捐各條，亦皆足為儆戒，而明曉事理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二卷

治平要術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侃撰。侃字遲士，四川溫江人。其先本籍浙江之歸安，故或亦自稱歸安人。道咸之交，以貢就職，嘗權事于四川之巴州、江津等處。江津西南多山，有地曰栖清，因又自號栖清山人。會時值太平軍興，侃欲有所效，屢建言于大吏，不得請，乃退而著書。詩文集外，有皇朝冠服志，述當代之制作；字通，矯俗學之愚陋；曰衡言，曰放言等。凡如干種，是編則見粵難已深，大兵所過，生民塗炭，發為自保之謀，陳于大吏而希採用者也。如曰逆賊往來飆忽，無處不調團防堵，然能堵賊者，不過十之一二，廿八未見賊而潰，以致節次聞風皆潰者，十之八九。其故何也？各隘異心，各人異心，且老弱備數，器械不精，技藝不熟，自顧毫無足恃，所以一人先奔，大衆同潰。言雖平淡無奇，自是閱歷所得。其矯此弊之策，則主重于選丁，設械，明賞罰，厚撫卹，勻經費五端，亦是老生常談。惟改防堵為據隘伏守，為較易有功。然以禦散兵潰匪則可，以與大隊抗衡，爭一日之短長，暫勝而走，殺傷尚少，若屢勝而堅，則包村之屠，非前車歟？可以其言為參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不可以其言為奇謀也

參考書

栖清山人文存

栖清山人詩存

此木軒雜著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江蘇華亭人、康熙舉人、不赴會試、隱居浦南、讀書自遣、因以南浦為號、深于經學、工制藝、詩亦戛戛獨造、不同流俗、平居有所涉獵、輒為論說、以攄所見、細大不遺、學問文章本有其卓越處、然當時論者、每譽其制藝文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賞識于牝牡驪黃之外者也、所為書甚多、都經進呈、四庫輯錄者外、尚多未刻、目詳其年譜及行狀中、此則其文章之餘波、學問之散見者耳、大抵皆史論之瑣、拈一人一事或一語為題、而發揮之、議論犀利、有時頗嫌失之深刻、如論魏收為尒朱榮作傳、美榮以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二語、為貶而非褒、為輕薄而非頌美、蓋以伊霍人臣而疑于篡逼、韓彭反畔又嬰葅醢者也、論劉孝標在梁終不見用、由于愚戇炫才、為武帝所惡、舉策錦被事為證等、皆固有其理、不必即為定論、其失蓋由于好為翻案文字耳、如論世氣、謂盛世之言其氣和、三代以還、不可得而見矣、治世之言其氣直、若賈生之于漢文帝、魏徵之于唐太宗、侃然發陳、無有鬱屈衰

世之言其氣葸、似和而非和、荀悅荀充而已、亂世之言其氣猛、似直而非直、争名競勝而已、語自平正不矯、而最警策者、則為論系色、謂見孫昭系包考、書六壬陰陽之書、十二辰五行胎墓之間為絕者、蓋誤合系包二字為一而訛耳、原引黃帝書五行十二變為証、袁熹則又舉四局始生中旺終墓之義、衍中之、以是孫說、且引四局衡生為馬、今言術數者亦不明其旨為旁証、至于卷末則雜記災異等、亦示勸懲意也、特于全卷體例不合、殊嫌蛇足爾、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六七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四四卷

清儒學案小識　第十二卷

乃有廬雜著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雷浚撰、浚字深之、號甘溪、晚年自號甘翁、江蘇吳縣人、幼從江伯蘭沅遊、精小學、工篆書、年二十六補附學生員、五赴省闈不第、遂潛心樸學、閉戶著書、先後成說文引經例辨說文外編韵府鈎沉睡餘偶筆後八家文鈔及自作詩集等、共書六七十卷、聲華籍甚、當時通碩多推重之、嘗分纂蘇州府志、主講學古堂、限諸生以十三經三史通鑑說文文選為主、不容軒輊漢宋、一時學風為之丕變、光緒癸巳、年八十卒、此雜著者、則其集

外之文、凡十八首、大抵為傳序之類、無足輕重、惟補拙山房詩敘言曰、詩者何、性情而已、人有性情而不能已于言、於是乎有詩、有詩而後有格律聲調派別、格律聲調古人未嘗廢、而未嘗專以是言詩也、自後人專以格律言詩、而詩有觀而無興羣怨、專以聲調言詩、而詩并無觀、至於派別、益末矣云云、洵為通論、又今本詩韵宜重纂說、謂十三經中一字數音、失收者不知凡幾、且舉敦字為例、主張博稽經字之異讀者、仍其部居、按音收入、不論古韵、尤為確論、至六書轉注表、論轉注考老之

例、疑戴段互訓之說為非、並疑其師不宗家學建類一首同意相類之恉、而同於戴段、自云研誦許學五十年、于前人之說、不敢苟同、亦不敢苟異、按戴段主互訓、固屬非是、江曾主建首、亦復難通、轉注考老、為聲音之轉、如相貫注、諧聲為協、轉注為轉、其異處猶雙聲之于叠韻、浚生于學術統尊之世、固不可因其重于師門授受而輕議之也、

勦說四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號墨莊、一號贊庵、四川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至潼商道、才華放逸、群推蜀中才子、工詩、平江李次青元度、纂國朝先正事略、與張船山彭樂齋合傳、以之配亨船山、著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更補王象之輿地碑目所未詳、為蜀碑記、藏書萬卷、愛才若渴、收函海內罕見書二百餘種、刻為函海、又取三韓詩人李書九柳得恭樸齊家李德懋之詩、刻朝鮮四家詩、勦說四卷、為其讀書劄記、所收多羣經史漢

異同之說、體例與趙翼陔餘叢考凌揚藻蠡勺編大略相似、惟解釋辭義、多於考訂、為稍異耳、勦說云者、其自序曰、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詣、前無古人、自以為抉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孚合者、是我雖不必蹈襲古人、而其說為古人所已經、將不謂之勦說得乎、迨徐而驗其所為說、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堪與古人并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可采者乎、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予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

錯謬考訂以成是編其所引据强半出自古人其為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説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由前之説觀之則予方以不得盡襲人為恨也故勦説之名予所不諱亦非敢以示謙也是矣

參考書

國朝先正事畧　第四四卷

竹溪雜述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殷曙撰曙字日戒安徽歙縣人事履未詳與山來張潮為友據潮所紀則曙家世居于歙之上里溪流環繞翠竹萬竿曙日手一編坐卧其中以著述自樂而是編曙之自叙則又畧曰家世受書恭承先澤不意中罹兵寇卷帙鮮存其後時從親友假書手自抄錄及浪遊吳越搜採所得集為如干卷有名人賞析者有舊蹟恢奇者可以廉頑立懦拔地撐天不妨摭拾遺文留貽後學其餘皆上關志乘旁證風謡偶于村居之暇述而藏

焉名竹溪雜述園舍西為揚之水中有洲渚翠竹叢生云云由是以言則此卷非藏書之紀即為舊聞之錄當卷帙浩繁然繹其所載不過十餘條又大約皆引古人語為發端而後以己意論定之似述而非述仍隨筆札記自寫所見之類且多無關于學問志乘道藏稗官之語亦時引之如以淫不止于漁色疏燬真經之罪莫大于淫一語如論無憂最難發揮雲笈七籤之樂莫大于無憂三語及舉陳眉公太平清話香令人幽等十六語而謂何以不言讀書等皆是與自叙之言絶不相侔豈

原書已佚、姑存其名、于所札記者耶、

樞言一卷續一卷 湖北叢書本

清王柏心撰、柏心字子壽、湖北監利人、道光間進士、官刑部主事、為人志行淳絜、博學篤行、工詩文、有政聲、平居以啟發誘掖後進之責為己任、通籍之日、即乞歸養、以文章道德獨步江漢之間者五十餘年、卒年七十四、有導言、導江三議、漆室吟、百柱堂詩、通螺洲文集等、此書凡正續二卷、前者成于客遊隴右之時、以見聞所感發為議論、輯為是編、凡目十有六、曰審宜、曰旌意、曰責實、曰修約、曰嚴才、曰廣議、曰擇吏、曰富政、曰禁末、曰

導俗、曰王言、曰正訣、曰學譽、曰疑信、曰量交、曰辨言、至續一卷、則成于官刑曹時、當時天下苦於財力之絀、隱憂無窮、故感而為之、其目凡九、曰君臣、曰信臣、曰明是、曰官才上、曰官才下、曰謀備、曰七蠹、曰防侈、曰糾慢、前後子目共二十有五、多規切時事之作、前卷所言多行政之宜、修身之道、痛析利弊、反覆名實、兼論古人陳法得失樞機、推敲評論、務得其宜、使足為法、續卷要義則多論及人才、謂天下之要在于人才、今之為法、限于成格、故疏於巨而嚴於細、止進士一途、不足盡天下之才

之選宜設特科如古之賢良方正以收天下方聞碩儒趨死不顧利害之士嚴其功罪而甄拔之故官才篇曰進士一科禮闈既有常額遇慶典則復增置以十年約之當取士二三百人何才之多且易也奇偉非常之士或不入其中而淺夫小智及束髮之童反攘臂得之國家設科以待奇偉非常之士非以待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也而所取若此法之不足恃也明矣等語其洞切時弊率多類此故首卷尚不過論理立言使人人自為而濟法之所不及者續卷則多精策足濟時艱者矣至其

文章則通達似荀悅激發似王符純粹似徐幹不為危言極論迂詞誕語也名樞言者則釋易辭言行為君子之樞機義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三卷

續碑傳集 第八〇卷

古書拾遺四卷 清咸豐間刊本

清林春溥撰春溥字鑑塘福建三山人事詳清史是書輯在道光時其意蓋因載籍之言易有三詩書之屬各三千餘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史記寶書百二十國秦火而後渺不可聞降及後世兵燹頻仍銷亡更多然王充論衡云秦雖無道不焚諸子零章斷句尚有存者漢晉傳經去古未遠頗述舊聞唐人纂錄多引古訓由今觀之殆如拱璧廣採而萃編之寶好古之一助故就四部中採節而成是編其目則卷一為易逸文古錄附

逸山逸文歸藏逸文書逸篇書逸文書逸古文周書逸文詩逸篇詩逸文三家詩逸文卷二為詩古說詩譜補圖禮逸篇禮逸文春秋逸文竹書逸文卷三為世本逸文古系附古逸書四子逸文緯候逸文卷四為古銘古祝古歌古謠古語古諺等採錄之法除緯書為節取外餘悉過而存之下注所見書名無所別擇他書重見有異同者亦附註之純為搜採之功其志蓋以存古備後人稽研不以考據為事故縱有顯非經語如易稱天以一生水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之入易逸文與書

逸文、則以見于永樂大典引酈道元水經註序、及論衡感類篇而存之、讀者正不可以此少之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六九卷

寄龕甲志四卷乙志四卷丙志四卷丁志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孫德祖撰、德祖字彥清、號寄龕、浙江會稽人、同治舉人、官訓導、著有寄龕文存學齋庸訓等、及是編、甲志成于光緒戊寅、為里居時逭暑之作、越五年癸未、在慈谿志局、編纂暇隙、復以瑣聞綴為四卷、是為乙志、又十一年甲午、館長興、成丙志四卷、歲律再周、于役餘姚縣志、又得丁志四卷、時則丙申也、自謂紙窗竹屋、寒雨連朝、手訂成帙、索居排悶而已、然其旨實在勸懲、故所志雖多軼聞、談奇不盡可徵、然以資談助警愚頑、亦儘有不可滅沒處、體似閱微草堂五種、文更淺顯、說理平淡而紀狐鬼之跡、亦不似紀書之富、中有紀物產之異俗民氏之技者、如汝州芻成喬木、蘭有猴頭、鳥有鳳凰皂隸、大不逾鳩、而力能搏擊鷹隼、及野凫革毳可集成裘、慈谿捕鯔、迎潮植竹、坎沙成窞、捕箭魚入水尺許、平布其網、捕鯧魚、當魚來處、豎張其網、及維西捕熊、多伐巨木、劈而入楔其中、誘熊騎而拔其楔、以夾之、捕猴以木柵穴隙距五六十寸、中置果餌、誘猴探取不能出拳以獲

之皆足廣見聞也其足證史乘之事者如已立身之抗太平軍也他書多載不經語其敗亦然此則謂其所處地勢高峻惟一道可通所集又多獵戶習火器往往能百步外取中飛鳥故能多殺傷其敗亦因水源為太平軍斷居民不得飲道故潰且謂其師曹文孺嘗居邑村旬月見其無軍律無刑賞亦不知約束禁令知不可恃故出而告以如是又紀道光丙午光緒丙子兩次譌言有妖人剪紙為人物截童子髮及雞羽事相傳田子有少年私鄰婦為本夫捽截其髮縱之少年亦黠者適有

社會演劇少年購剪刀盡約所識書塾學子潛截觀場者髮數十人而歸次日覺失辮者比比皆是一時遂轟傳不必為妖物所為云云其言自均信而有徵也蓋德祖一生蹇落紀此蒐瑣實自晦于不賢識小之例寄慨已耳

靈夢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事歷已見識小錄國亡以後入山惟恐不深變定之初又覩子遺之民當制度禮樂之時顛沛于水火之中怒然憂之而又不願出仕故發為文章以冀倖有採用者故其自敘曰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曰靈夢又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三曰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于一心而

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弊而補之一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卑之無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于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于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霖亦循此而進之云云則夫之苦心所在可以見矣書無篇目惟條列而雜述之皆經國救時之謀大略為平租賦去苛瑣禁彊豪廉官守統漕運節宮費驗黃冊寬比較等共約五六十事皆沿襲之弊政有迄今而仍存者如謂行鹽之有

地界、為殉商人之姦利、時曆紀建、但當截躔刻與晨候、學校只應論成績等、均是。全卷所論、由今觀之、縱多時異勢遷、然儀範未非、能體會而變通之、仍不乏可為師法者也、

參考書

國朝先正事畧　第二七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四零三卷

黃書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履里已見識小錄。是編取軒轅之治建黃中義而為名、蓋論政之書也。夫之生於明末、目覩綱紀毀墜、黎元塗毒、卒之國亡君失、父虜身辱、憤懣之餘、追論禍始、則為治之善、故本其所學、發為哀音、援據史徵、列為警戒。其大旨則以功力為固、法禁為措、故自序有曰、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也哉。曰天下師師、誰別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及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等語、亦可見夫之

著書之心矣。書凡七篇、首曰原極、大旨謂立君建長之本、在能保族類、捍禍患、周政失綱、侯伯猶能匡合、中夏之微、猶衛門垣、若但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無以敵物、逼無以固子孫、不能私種類、不能覆、則王道絕滅、為春秋所大慭、曰古儀、則論兵農屏藩之制、曰宰制、則論戍守材用之區、曰慎選、則論教養進退之節、曰任官、則論職掌名實之宜、曰大正、則論諫諍糾核之實、曰離合、則論險要襟帶之形、言皆激亢悲越、固不能謂其全無所失、而大體則經世閱歷之謀、懲古毖今、根于學而出于

識、有國家責者、正當用為借鏡、文亦古茂可喜、

參考書

清儒學案小識　第三卷

國朝先正事畧　第二七卷

夢悟一卷

清王維戊撰、維戊字信廷、陝西朝邑人、道光諸生、篤行孝友而能文章、為制藝及古文辭、頃刻立就、少從其鄉人李元春時齋游、時齋為當時理學通儒、維戊以博文之功、濬為識達、其才盡得其學、遂為李之傳人、凡從時齋聽講未釋者、維戊從而申之、無不解、故時齋於群弟子無輕許、而獨異維戊、諛之者謂為王豐川之於李二曲云、所著有古文若干卷、此則為不經意之筆墨耳、書為問答體、以莊列之筆、寫程朱

之學、雖多恢奇恣肆之文、無非平澹淺易之理、玄奧之談、則所不取、如論生死曰、聖賢民胞物與、固於此見之甚明、佛家解脫之說、亦似畧見此、然既生而為人、欲與死而為鬼等、是欲明後日既死之理、先不明此日既生之理矣、故生之所當盡者、不可不盡也、若云看徹死生關頭、委心任運、即為自絕生理等語、亦至透闢、然又謂佛氏貪生而為輪迴之說、是不知生也、畏死而為地獄之說、是不知死也、則又盡得宋人理學膠柱之傳、未能融貫水流濕火就燥感召之理、

違論釋氏之旨，於天人性命之學，著象以求，自係未能盡善處也。名夢悟者，自云因夢悟道，自擬于莊周蝴蝶耳。

參考書

朝邑縣風土志著錄

破邪論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黃宗羲撰。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受業于劉宗周。少年時頗尚氣節，訟父忠端公尊素之冤。時嘗錐人于公庭。明亡以後，又力圖匡復。江湖豪俠多歸之。志卒不遂，乃歸隱于里，奉母講學，著書頗多。易學象數論、明夷待訪錄等其最著者也。年八十六卒，學者私謚之為文孝。破邪論相傳為晚年所作，自謂作待訪錄後，顧寧人見之，不以為迂。閱三十餘年，方飾巾待盡，又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未盡者，稍拈一二論之云云。論凡九篇，言多偏隘任情，如從祀篇謂七十二賢以外有經師，左邱明以下二十人，傳道周程張朱以下諸人，何獨無諸葛亮、陸贄、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方孝孺等。此蓋有激之言也。七人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自有其地位，不必以從祀孔廟而重。如唐書篇，則據唐人小說以駁正史，史固不免有曲筆，為尊者諱，不盡可憑，然小說又豈足信。且唐人說部不符正史者多矣，豈能皆是野語而廢史官之紀耶。謂史事顛倒是非，稗部之言不更紕繆任情

愛憎耶。又如地獄篇，則據廣記夷堅諸書所載而駁佛氏之說，謂爲私言。按地獄之說，詳載于楞嚴經中，本爲推理設喻之言。宋義不讀原文，但憑太平廣記夷堅志諸書罪福淺語，漫爲臆測而駁之，雖一代經師大儒，亦不能爲其諱矣。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六八卷

國朝先正事畧　第二七卷

讀書偶見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吳騏撰。騏字日千，江蘇華亭人。明末諸生，改朝易朔後，隱居于望湖涇，三旬九食，自樂其志。有物色之者，作鳳皇說以明懷抱。著有顑頷集。讀書偶見者，本其零文散札，南滙吳省蘭泉之得之，刊于藝海珠塵中。雖僅九條，而宅心平恕，立說允正，洵能名副其實。爲讀書時偶有見解而記之，非故尋古人疵繆，指摘之以自鳴學識者比也。如論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以爲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

是成王時事。以書之金縢，詩之東山爲證，斷爲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賅以數言，後人溷爲一事。論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事，以爲伯邑考見殺于文王囚時，且無子，以周封同姓，雖句吳疏屬，猶遠求其裔，蔡叔放廢，其子猶得列侯，伯邑考若有子，豈得不及，證爲非文王舍之不立，均深中人情事理語也。末附張天師世家叙辨，據史傳斥其妄謬，允極淹博，通明可破俗惑。按張天師世家序，見龍虎山志，相傳爲宋文憲撰，譜諜訛附門望，已成通習。貴溪

張氏以符籙設教偶逢元季倖邀典爵有明以來因沿未改儼然與曲阜孔裔頡頏矯世誣民莫此為甚而士大夫亦往往信之而不察豈獨序文宋文憲之署名為假託吳氏此文並其依附根株而絕之功在後學不僅文章明快已也

松溪子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晫撰晫初名棐字木庵號丹麓自號松溪子浙江仁和人或曰錢塘人順治間諸生讀書不事舉業工詩文有遂生集霞舉集等松溪子者以晫卜居于松溪謂性愛松每往溪上聽松心有所得輒錄而藏之蓋其筆記也每條不過數十字至多不過百數十字都約三十條時有理致語如曰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如曰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情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如曰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如曰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等條均頗可觀然仍屬閭歷語故不免權謀夾雜非見道之言也如度可擒然

後縱、豈聖人以誠與人之意、學純而不駁、固自非易事、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十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四七五卷

幽夢續影不分卷　涉園叢書本

清朱錫綬撰、錫綬字筱雲、或曰擷筠、江蘇太倉籍、道光丙午舉人、官知縣、才思清綺、所作水墨小幅、遠黛平林、蕭疎有致、頗用馬遠法、工小詩、箏津李濬之輯清畫家詩史、收其題畫詩云、秋山澹如妝、秋水明如鏡、美人期不來、巖花照幽靚、和潘星齋題畫之作云、鄉思都從畫裡生、暮雲不及遠山平、商量何處投竿好、夢落圓沙放鶴聲、詩殊清俊、蓋自明七子上窺韋柳者、得畫中烟霞供養、較何李諸人轉覺縕藉、幽夢續影一種、乃收俊語若干則、續張心齋潮幽夢影者、唯心齋諸說、不過慧業文人會心一解、錫綬所輯頗不鮮見道閱世之格言、如日間多靜坐、則夜夢不驚、一月多靜坐則文思便逸、觀虹消雨霽時、是何等氣像、觀風回海立時、是何等聲勢、諸語均自體驗得來、至習靜覺日長、逐忙覺日短、讀書覺日可惜、段成式閣中好十八字、後惟錫綬真解此意耳、又能食淡飯者、方許嘗異味、能涵市囂者、方許遊名山、能受折磨者、方許處功名、路之奇者入不宜深、深則來蹤易

失山之奇者入不宜淺淺則異境不呈孤潔以駭俗不如和平以諧俗嘯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寬厚以容物諸語則均閱世有得之言英雄割愛奸雄割恩尤大智慧語張睢陽殺妾享士割愛也漢高帝分我杯羹割恩也聖賢盜跖之分只間此毫釐判乎此者曼曼然近乎道矣錫綬之書突過心齋實不啻倍蓰也

參考書

清畫家詩史

榕陰日課十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楊希閔撰希閔字鐵傭號卧雲江西新城人咸同間雖嘗舉于鄉而卒以韋布終老大吏有重學行欲薦之朝者輒謝之蓋其志在隱也曾佐學使吳南池幕入閩又曾主講台灣之海東書院其為學大旨以宋儒為宗有其嚴敬無其牽拘故大而經世理物細而聲音訓詁有所論議靡不平正通達厚重不偏固讀書根柢之深實亦德器純粹養之有素耳所撰有遐憩山房詩稿李忠定公年譜等是編為咸豐丁

巳客閩學使者吳南池幕時所作自謂秋熱逾暑移榻榕陰取架上書隨讀之日課數卷以祛殘暑偶有觸發輒筆記之訖于八月隨點按試而止共得十卷寫存家塾聊覘旅緒云云具目則卷一讀黃棃州明夷待訪錄十四條卷二讀顧亭林文集七條孤中隨筆一條卷三讀胡石莊繹志二條讀劉繼莊廣陽雜記三條讀張稷若蒿菴閒話三條卷四讀何義門文集一條讀錢竹汀潛研堂集四條讀王鳳喈西莊文稿一條讀彭允初測海集一條讀孫淵如五松園稿

一條讀戴敬咸師華山房集一條讀段茂堂經韻樓集一條卷五姚石甫文集二條讀梁茝隣退菴隨筆三條卷六讀包慎伯安吳四種六條讀管異之因寄軒集一條讀方植之考槃集五條大恉尊聞一條漢學商兑五條卷八讀溫伊初正議五條讀龔定菴文集三條卷九讀程月川未是稿三條讀劉次白綠野堂稿二條讀張亨甫思伯子堂稿一條讀程春海遺集一條卷十讀大西洋瑪吉士外國地理備考四條讀泰西合信氏全體新論二條其爲說也大抵節錄原

文于前而以己意折衷糾正于後據古而弗泥援典而通理雖云寄與之文原非校勘駁議之比然其通達事務理明辭暢實有足多者稍有可議者惟卷十各條比東西學術之不同當時海禁尚未大通據中論外國不能盡允不足爲疵也

說鈴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汪琬撰琬字苕文號鈍翁晚居堯峰又以爲號亦號玉遮山樵江蘇長洲人順治時進士官戶部主事遷刑部郎中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主事所歷官皆有政績康熙中舉鴻博授編修與修明史疾歸遂不復出爲文根柢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與魏禧侯朝宗齊名世并稱爲古文三家而琬文尤擅第性狷介好褒譏人所著有堯峰詩文鈔鈍翁類稿等此則其少年時技擓筆墨仿世說體而爲之中間

記辨學論文之語及一時游朋談諧淳雋雅可誦第此僅論其文耳若所紀事則不必盡允亦不必爲學問蓋本以自娛緬懷陳迹而已且文中時見簡傲之氣固不能以禮法繩之也然其亦有甚坦率語如謂曹學士本榮問余以君之才何不講學對曰身有所得本從禪宗入意不欲改頭換面更令後生輩作話柄云此雖通患亦非盡人所肯自道者也論詩自有真賞如謂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兩絕句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拂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

晾鷹台上烏空啼，新梵湯泉咽不流，繚垣欹側野塘
秋，月明深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訾女牛，詞意悽惻，真
傑作云也的許也，蓋世論康熙中談古文者，必首推
汪琬，詩者必首新城王氏，以為兩人工力悉敵，三家
文二家詩流行至今，無異詞也，然汪精于經學，王富
于雜說，汪詩不必即遜王，文則為王所未逮，王得力
于世說及水經注，故境狹而語幽，汪得力春秋三禮，
故意傲而氣夸，王簡而汪捐，此汪之所以不如王歟，
此雖小品，亦可以見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零卷

碑傳集　第四五卷

偶然欲書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方楘如撰，楘如字文輈，又字若文，號朴山，浙江淳
安人，康熙時，由進士出官豐潤知縣，邃於經學，工古文，
與桐城方舟方苞並稱三方，有集虛齋集，此其雜評經
史詩文之短札，不成篇幅，未入集者也，言多創解，蓋晚
年之筆墨，因林鉅以文嘗擬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而
未果，全卷共五十一條，大抵無關學問，然可為讀書人
作一參助，其評經者，如曰孔穎達詩疏，如十月之交篇
之論日食，瞻卬篇之論時維婦寺，以及鄭氏詩譜序下

條疏，尚書疏中論四岳，皆妙絕古文，可摘而讀也，評史
者，如曰自晉書以下諸史，皆拙于記事，而工于記言，新
唐書工於狀小人，而拙于狀君子，評文者，如曰封禪書
也，劇秦美新也，典引也，攝提三足，無能復往，雙之柳州
貞符，猶可自成一隊，而後不稱前，馬揚班三公，則屈末
建，然弥復陸擎，評詩者，如曰五言詩無論古今體，要以
工部為大宗師，有風有雅有頌，有漢有魏有晉，無詒訛
糠閨鑄，六季王阮亭先生古詩選乃闕之，此論(未)必吾不
憑也，其他雜評，如曰讀古人書，博觀而約取，兼能自下

意書前唯王氏困學記聞近惟顧氏日知錄出入必皆
不可一日無也如四事類賦雖人間小書而秩秩條條
整理不紊其注尤佳惟鼎之一類最爲勞以所據録半
皆鼎録可筆均有心得真見非讀書但觀大略者比也
餘條亦率相類其命名則取孫愛禮偶然欲書一合也
之義謙詞也

參考書

國朝先正事略第四十卷

清史列傳第七一卷

吉貝居雜記一卷 雪堂叢刊本

清施國祁撰國祁履里已見禮耕堂叢説提要中是編爲烏程范鍇于國祁逝後追憶舊時談論之言記于花笑廎雜筆中非國祁手稿原本傳本極罕吉貝居則國祁所居其戚盛氏所得棉肆之室名范鍇自序畧曰烏程施北研先生余同里老友也少好學長益博考經史多識前言往行尤熟于金源事實余于嘉慶己卯自蜀歸里先生年已七十矣晰夕過從茶鐺酒盌之間質疑問難受益不尠故人長逝能不愴然兹于客牕追憶曩時談論畧紀數則足資糾繆云云書共十餘則皆關于金源文獻事不盡爲施語亦有范言而施然之者大抵爲考訂訛失金源事實本多異聞金史又率爾而成可議者尤多此卷雖寥寥十餘事又瑣屑者居多且有前人已言者然根據細密足爲學者參考自不能以其少而忽之也如論金有天下凡九主共百二十年事則據契丹國志神麓記中興禦侮録大金國志元文類攬轡録等書辨證其異同此自據所見者也謂金人著書見于著録者約一二百種而存者只三十餘種餘皆爲明

人標竊為己作此蓋本于顧亭林故明一代之人所著書
無非盜竊一語不必即能證實其即為盜自金人讀者
分別觀之不以辭害意可耳

參考書

碑傳集補卷第四七卷

清史列傳卷第七三卷

教女遺規三卷 江西局刻本

清陳宏謀撰宏謀字汝咨別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世寒素幼好讀書為慎獨之學不妄言動舉鄉試第一雍正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七年以揚州知府帶御史銜命有大事許專達遷以奏請寬懲山西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等案受世宗知遇寵之欲大用矣高宗朝歷專方面多所建樹內用至東閣大學士乾隆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致仕翌年六月卒年七十六予謚文恭為人風裁峻整汲汲無暇日然頗以儒術飾吏治與尹文端繼善并為良相時人至比之姚宋韓范教女遺規為所輯諸家女訓教閨人之書分上中下上卷收曹大家女誡蔡中郎女訓宋尚宮女論語三種卷中收呂近溪女小兒語呂新吾閨範兩種卷下收王孟箕家訓御下篇溫氏母訓史搢臣願體集唐翼修人生必讀書王朗川言行彙纂女訓約言等六種其自敘云天下無不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

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為之教針黹備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為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余故於養正遺規外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淺顯而易曉蓋欲世人有以教其子更有以教其女也其義亦深且遠矣世宗特賞宏謀謂其能識政體是真明乎治本而止識政體已耶書今收於著五種遺規中

志壑堂雜記 世楷堂本

清唐夢賚撰夢賚字濟武號豹巖山東淄川人順治六年進士官秘書院檢討在詞垣時曾再上書言事罷歸乃不復仕閉戶讀書著述甚富有銅鈔疏禁糴說備邊策諸書收志壑堂全集中吳江沈楙悳跋其志壑堂雜說云先生雖形影邱園而堯君舜民之志無時或釋信然為人襟懷瀟曠而具經濟才其自記云癸卯浪跡江湖一僕繫葫蘆相從施藥即詢之士人某而肆丸散至效即買之以為吾藥可見其丰度矣志壑堂雜

記為其抒懷紀游之劄記然論事則抉其大寫景則析其奇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無此見地論事如謂宋太祖行事自是三代以下堯舜乃橫遭太宗趙普一輩為千古恨事及衛田者古人所以養兵之苦心良法也廢藩田產有賜田有自置有投靠田最多皆以之為兵屯則直省之兵食可減永不問之民間今皆平白棄之民不以為懷而廟堂之仰屋萬目也如此若為長治久安之策必有能及之者均自具卓識寫景如登勞山觀日出云在勞山青玉澗宿民家徹雨以為事不就矣已而晴霽同游

昔聞雞而起，出村，各援一石東望，雲蒸霞變，墨光搖搖浮水上，既而飛雲橫亘竟天，寶光欲焚，雲際金絲，射海中如火柱，滉漾直至遊人足底，漸昇漸赤，直透重雲矣。記讀書長白山中時，所睹雲物之異云。一日登摩訶嶺，同人數息而後上，當息時，忽有聲如狂風振木，如水喬過耳，仰視則歸雲也。嘗憶王陽明詩，曰洞口流雲夜有聲，不至山，焉知是詩乎。以文章論，亦燦如異錦矣。時去鼎革未遠，天地間儘多振奇之人，此雜記百餘則，未可便以老生常談視之也。

澗堂夕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字元岵，號待軒，浙江海寧人，年十八為諸生，天啓辛酉舉于鄉，且精武藝，能敵數十人，見者不知其為文弱士也。少嘗割股愈母疾，入清後常熟錢謙益嘗欲網羅之，不能得，著作除周易玩辭困學記、待軒詩記數種僅存外，餘均湮沒無聞。澗堂夕話為其論文散帙，詞源翻瀾，鋒鋩未斂，雖多快語雋語，究非讀書老後見識深到之作，僅議論馳騁而已，故震澤楊復吉氏謂其為少作也。如云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是淵明高處，亦是淵明力量不大處，獅子搏兔搏象，俱用全力，吾儕根器淺劣，須拚徹底精神，纔有入手。如云慈期之女，撿他人嫁後針線，數短論長，已是可笑，擬且癡情慕古，不念玉佩長裾之弗利走趨也，諸姊妹以為究竟如何。如云莊生以躍冶為不祥，此言殊不然，金恨不干將莫邪耳，果爾干將莫邪，亦何能不躍，亦何妨于躍，物不得其平則鳴，豐城之劍，幽諸圜底，而煜然者上干千斗，是亦金之躍冶者也，不則更千餘年，誰復知者，吾故為不祥之金等，大抵持論如是，以文為戲，取快筆墨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即間有道看處亦是管窺蠡測類非見全象者言也

參攷書

南雷文案　第一零卷

修慝餘編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陳蓋撰蓋字辰赤號無隱道人江蘇奉賢人在明即為處士入清更隱居不出自謂未能了道未知善終風雷可懼足為勸戒見聞所及堪資脩省以之勸心去惡宜速毋遲故是編皆自儆語並有標題雜語二字更自名為餘編觀之則全書當不僅此一卷此不過雜語一門類耳所言雖均自寫聞見感觸然如薄福之人過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禍長貧之人不安其貧必有意外之憂人不能自責而望人之責我人不能離賤而怨人

之賤我斷無是事亦無是理以薄加人者每厭人之從厚以厚加人者多不信人之刻薄等條用意雖佳究仍是閱歷語非見道言且編中所謂道者多二氏之道所謂脩者亦二氏之脩隱君子獨善其身或以教中下之質檢束身心亦不失聖人神道之意又如凡市有泥塑小佛及窯器銅器諸小佛像及木魚素珠為孩提玩者切勿置之穢處夫製之初心蓋世之有是物所以培童心恐其少而不善長即難悛故設此具詎可褻慢之乎人身有三寶所謂精氣神也其所謂神者即吾身之視

聽言動也。其所以為吾視聽言動者，氣也。其氣之得以運用吾之視聽言動者，則全賴乎精也。等條，雖持之有故，特恐初作玩具，及倡精氣神說者之心，未必如此耳。差幸尚不信罪福佈施鬼怪讖兆，時時駁斥，謂為空虛無益，故尚不妨一讀。

碧幢雜識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明李模撰。模字灌谿，江蘇吳縣人。年二十餘歲，即登上第。早膺民社之寄，以循廉擢為御史。以敢直稱，後因言事被貶黜，即家居奉親。明社既屋，益潛節固守。四十年如一日。碧幢雜識者，偶于事理有會心之隨筆也。卷首有模自識，曰：古來經有雜記，集有雜文，雜者不以群分類聚，而託文以宣義，即隨義而成文者也。余燕居園廬，偶于一事一理有會于心，則不拘篇章，比之于連珠，則不作排偶，散言事義，而無取乎脩詞。故以雜識名之。觀此可知為隨綴成文，自寫偶感而已，當無甚深精義，然亦有頗名雋語，則取諸梵笑為多。如云：人身如片爪寸髮，萬物如卷石莖草，其自生至長，息息不停，歷歷可鑒，人識自巋化理自妙。如云：內典云空，亦可學，謂但觀空而不證空，故當學空。余謂未得空，先學鬆。土膏以鬆益肥，軀體以鬆益健，若鬆其心，則可漸脫胎解縛矣。均妙能推悟。如云：祖父立大聲望，原不為子孫身家謀；禪師開大法席，原不為子孫門庭計。而往往借以壟斷營私，稗販不已，嘗目之為真不肖，非過訕也。此與弋說謂

人家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自雄門望，借邀爲牘者，同爲慨歎矜惜語，非識剌言也。惟談小學，每不根據篆文，頗似王荊公之説字，如曰妄者亡其女也，罔字加絲爲網，加鬼爲魍，如何可犯，煖養神，故從衣，飽養氣與精，故從米，忙字從心從亡，是亡其心也，立心曰意，第二心曰念，心之相曰想，連續而串曰患，酒從酉，著飲時醉以卒爵爲義等，謂其別有借託，就解設諷則可，若謂爲小學，則相去千里矣。

參攷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四七三卷

山樓志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慎蒙撰。蒙字山泉，浙江歸安人，一作吳興人，嘉靖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性恬澹，喜漫游，嘗著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本書一卷，所紀多採擷往哲前賢澹於榮利者之山林逸事遺聞，刻畫泉石煙霞之概，正如王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境，閑逸之意，雖寫他人心境，亦正達作者之胸襟者也。所紀如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先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

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以爲仙人。又如紀宋景濂性疏曠，每携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没岩扉間，悠然以自適，嘗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等，凡五十七條，其他亦多類此，讀之可以暢襟懷，滌塵慮，雖非經世之言，要亦醒脾之作也。山樓志者，志山樓者之逸耳。

參考書

蘭臺法鑒錄　第十七卷

學圃餘力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姜南撰。南生于有明季世，雖舉乙科，而迄未見用。所有著作，皆摭拾前人遺事，而條錄之。謂其隱寓諷規取言者無罪之旨也可，即謂為借酒自澆塊壘，以抒鬱懣也亦無不可。如風月堂札記、抱璞簡記、半村野人閒談、投甕隨筆等書，無一不然。即此編其體例亦未嘗少改，故合之即名為一書，亦未嘗不可。所選事雖云有用意，究有迹象可尋，人亦能之。若文筆恬雅，無矜暴之氣，則特長也。是編所錄之語，佳者如陽虎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孟子引之，論為國恐為富之害于仁也。曹操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陸宣公引之，論賑撫有帝王氣象，此見仁見義之不同。餘如宋陳彭年對墨智墨允為伯夷叔齊，見于春秋少陽，以此受知執政，而卒以害政，為人主用人之戒。謂不當以能記僻典為才也。如蘇文忠勸救溺男女之俗，謂鄂岳間有之，今浙江寧紹二府亦多有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是則此風自宋與明迄有清季世，尚未能絕，不過地方不同耳。如陳宮沮授田豐，皆亂世豪傑之才，而託身非人，徒殺其身，與自經

溝瀆者何異，亦確有見地，慨乎言之也。

半村野人閒談不分卷 藝海珠塵本

明姜南撰。南字叔明，號蓉塘，里貫著作等見風月堂札記、投甕隨筆、抱璞簡記摘要中。是書多摭拾史事，或摘記佚聞，都二十餘條，文至簡練，最短有數十字為條者。條下志有按語，辨其是非，論事論人，尤多獨到處，且亦宅心仁恕，非徒以意氣為尚者也。如論用刑云：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

如是也。又論牛心山脈條云：夫武氏既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刑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于山脈何與哉？平允通達，信綦肯之論。其錄周直弘詠荊軻詩云：荊軻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弦。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陳楊信賦荊軻詩云：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又錄或題趙清獻公墓詩：千

夫荷擔在山阿青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遝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莫不蘊有深意慨慷係之矣此書雖名為閑談實則讀書雜志然側重史事評論與王氏父子專紀考據校勘者又不同矣

江州筆談二卷 巴山七種本

清王侃撰侃里居畧歷已見治平要術提要中本書凡二卷多興到之筆畧及古人佚事遺聞旁及禮制風俗之變遷與批評世俗里巷瑣言之正謬亦隨筆之屬雖間有考據之言亦游戲筆墨固未嘗不是亦未嘗即是要亦襍俎隨筆之意耳此一編未嘗不可資談助博見聞也其述乾嘉間宴客之禮與末世不同謂乾隆嘉慶間宦家宴客至及入席時以換茶多寡別禮之隆殺其點茶花果相間鹽漬蜜漬以不失色香味為貴春不尚蘭秋不尚桂諸果亦然大者用片小者去核空其中

均以鏤刻爭勝有若為飣盤者皆閨秀事也茶匙用金銀托盤或銀或銅或鏨細花樣皮盤則描金細花盤之顏色式樣人人各異其中托碗處圍圈高起一分以約碗底如托酒盞之護衣碟子茶每至主人捧盤遞客客起接盤自置於几席罷乃啜葉茶一碗而散主人不新遞也今自客至及席罷皆用葉茶言及換茶人多不解又今之茶托之絕不見如舟如梧棗鄂者事物之隨時而變如此等其屬考據之意者如論後宰門謂禁城皆

子午正向前有午門後當為子門今呼後宰門而明人記事或云後宰或云後載足知其傳訛無定若宋人記王朴夜與周世宗微行出厚載門厚載之載去聲或別有此門不必其為後門也今閩廣呼子為囝音如宰其以是而訛乎則屬涉想所及偶筆之於紙非推敲駁復之言然亦至成理未嘗不足一覽也

月會約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嚴武順撰武順浙江武林人事蹟未詳本書僅一卷計十二篇屬於約者凡七曰約曰斟酌曰通序曰簡庀曰正歡曰彰禁曰促流署為武順所撰又後五篇曰疏曰啟曰又啟曰重訂啟曰又啟則為武順與李流芳字長蘅聞啟祥字子將等三人所撰故事實所謂嚴氏撰者僅指約而言耳本書筆墨清麗辭章典雅文體則駢散互參所謂文人學士砥礪切磋之作也詞句類亦多能達詣如簡庀短約曰此會殆取園圃非誇飯飣素猶媿飽芹葅并菔鮓雞口清乃生狂米汁與萊根偏稱品毋踰六飲可參三樂在蔬水之中老我薑桂之性如其瓶罄不妨濁酒半壺倘爾廚寒自可清鹽數粒誠一觴一咏澹而忘歸雖三白三毛戲不為虐則可見學人意旨為會友以文非饕餮之徒以哺啜為尚也而彰禁一篇云非徒卜夜之飲宜為竟日之歡留連應勝于陳遵需緩莫同于莊賈縱有事如蝟且讓今朝欲相爭如虎請俟異日毋以雌黃為月旦毋以織雜為風流恐子弟筆錯認定盤針悞捉談塵柄因為設禁幸勿踰閑犯

者隨納放生銀五分，輕則立飲悶氣酒三爵，亦可見其習禮談經，非月旦雌黄之義也。故其文雖非載道，然尚未失矩絜之言，亦可資披閱者也。名月會約者，則以月為期作會文之約耳。

讀雪山房雜著一卷 粟香室叢書本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江蘇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由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授御史。會試時本出金壇于相國敏中門下，相國好士，多所挈引，門下士或陟卿貳。世銘獨未嘗求一見。擢御史時，冒欲具疏彈和珅，屬草未就，得旨留軍機，不得上。恒自言愧負此官。阿文成桂獨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其大用也。工制舉文，居京師，請業者恒數百人，多發名成業以去。精詩古文，邃經學，特一時為時

文之名所掩。著韞山堂詩文集行世。所輯讀雪山房唐詩鈔，與沈確士德潛唐詩別裁集分庭抗禮，精到處往往更駕確士過之。讀雪山房雜著一卷，合所為讀書偶得三十四則，論文雜言四十一則而成。讀書偶得中，儘多佳處。如解書五子之歌，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謂只是薰蕕不同器意，不必以苗粟比桀，以莠秕比湯。又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二字是封人特筆，正為萬世聖人寫照。若僅如集注，則門人記論語時，言已不驗，又何所取而著之篇。余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

天下法二語可為木鐸二字註脚云云均恰到好處深得陶公不求甚解之旨轉勝經生訓詁十倍至謂讀後漢書循吏儒林獨行黨錮諸傳想見東京風俗之美氣節之高意所激發輒淚涔涔然交睫下急掩卷亂以他語而後止又詩人善感自傷情多也論文則評隲古人謂摩詰為正雅少陵為變雅觀二櫻桃詩可見太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摩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少陵星垂平野闊江入大荒流意境同一高曠而三人氣韵各別識曲聽其真可以窺前賢家數矣談格調謂

五言古詩琴聲也韵至澹泊如空山之獨往七言歌行鼓聲也屈蟠頓挫若漁陽之摻撾五言律詩笙聲也雲霞縹緲疑鶴背之初傳七言律詩鐘聲也震越渾皇似蒲牢之乍吼五言絶句磬聲也清深促數想羈館之朝擊七言絶句笛聲也曲折嘹亮類羌城之暮吹均至當不移論字句謂王阮亭文路公詩天遣不同韓富没姓名留冠黨人碑沈宗伯確士以路公名列司馬光之次易冠為重崔華不雕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極為漁洋激賞所謂神韵天然不可湊泊也沈病其合掌易丹楓為白蘋遂使昔賢名句索索無生氣矣尤為知言大方家數果不同凡響也

求益齋隨筆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强汝詢撰。汝詢字薨叔，號賡廷，江蘇溧陽人。幼而英碩，神采外流，七歲能了說史記大意。咸豐九年，以選拔貢生舉順天鄉試，授贛榆教諭。以粵寇之亂，海內紛如，遂辭不赴，嘗隱居金壇，以著述為事。著有大學衍義、續春秋測義、漢州郡縣吏制考、金壇見聞記、求益齋讀書記及文集等書。文筆謹嚴，意味古樸。凡二卷，上卷子目凡六：曰小學，曰六書，曰党錮，曰漢儒，曰宋儒，曰名節。下卷子目凡七：曰太極圖說，曰董江都斷疑獄，曰方

正學，曰參同契，曰文，曰詩，曰天體，多興之所至，自紓己見，或偶閱古人之書，發為議論，頗多精義。然以篇目混襍，且格于文體，故列為隨筆。其實正多獨到之處，如論漢宋諸儒持論不阿，與世之有門戶主奴之見者迥異。論漢儒，謂漢初諸儒承秦滅學之後，傳習不衰，漢廷草創，未以經籍為意，諸儒隱居不求仕進，孜孜講授，惟恐失墜，是皆無所為而為，其志行操守，固已卓然過人，且諸經皆賴之以傳，其功甚大，萬世皆受其賜，極致讚譽。論宋儒，則謂聖人既歿，得其道者獨有孟子，自荀子以下，及漢唐名儒，歸心洙泗，修身立言者恆不乏人，聖道藉以不墜。然或舉其偏而遺其全，或得其粗而失其精。及濂溪周子出，去聖人千五百年，不由師傳，獨契聖道，所著通書、太極圖說，于聖人之全體大用、精義微言，融洽貫串，毫無闕憾，非天縱聰明，孰能如此。而程子年甫十五六，聞周子論學，即心開神會，體驗擴充，遂造其極。則更推崇倍至。顧未嘗崇此抑彼，尚稱平允。然名節一章，則仍染宋儒氣息，如詆毛西河忠臣不死節論為邪說，謂毛氏之說不滅，是世道之憂。然則其說之正謬，姑

不必論，攻乎異端，斯為其害也矣。其立論大多類此，然程朱之徒，甚於此者正多，强氏尚為不失中正者也。

參考書

續碑傳集 第四六卷

俟解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履里已見識小錄、其學本于漢而入于宋、雖不免時有褊隘處、實時會激之使然、大體則純粹以精、和雅以正、經世之儒、非矯為行僻、以隱求仕者也、是編為其述學之語、自書所見、隨筆條記、不分卷目、頗不與人同、縱未達理、世亦每以其異人而訾議之、故自謂所言至淺、解之良易、然竊恐解之者希也、故命名俟解、非敢輕讀者、謂其不解、懼解者、果于不解之故有三耳、一者、解諸文句如嚼蠟、而不反求於己也、二者、言尚不同、而不能俯以從之也、三者、古今異世、而不肯違衆舍俗也、所言如曰、羅念菴殿試第一、聞報之日、自袖米赴野店講學、此賢于鄙夫耳、此等舉動、自少年意氣、又為禪學所惑、故偏而不中、如曰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為玩物喪志、豈獨讀史為然、經亦有可玩者、如玩七月之詩、則沉溺于婦子生計鹽米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淫佚于室家嚅唲寒溫揣摩之內、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如曰語學而云有秘傳密語者、不必更問而即知其為邪說、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待可教而後教耳、如曰陶淵明讀書但觀大意、蓋自漢以後、注疏家瑣瑣訓詁、為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誚、曰若稽古四字、釋至萬餘言、如此者不得遂之以氾濫失歸、陶公善於取舍、而當時小儒驚為迥異、此語流傳、遂為慵惰疎狂者之口實、如曰人之唯其意之所發而為不善者、或寡矣、即有之、發而為不善者、過也、非惡也、聞惡人之言、因而信之、則成乎惡而不可救、臣豈敢殺其君、子豈忍殺其父、皆有導之者也、導之者皆言之有故、行之有利者也、國有鄙夫、家有敗類、以其利口彊有力、成人之惡、習焉安焉、故聖人所以化成天下者、習而已矣、均非有真見、非拘迂小儒所能解而道也、

參考書

碑傳集 第一三零卷

文獻徵存錄 第六卷

思問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顧道稷撰道稷字德草江蘇吳縣人仕履未詳是編則其讀書札記也都約四十條每條多則數百言少則數十言皆隨心而發隨筆而止易也春秋也詩也禮也以及四子書莊子韓文柳文等事均有論列如言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事謂秦伯已有納重耳之心故不忌懷公而遣懷嬴懷嬴亦以圉奔晉得立而不逆已故忍為重耳奉匜父女之無禮無耻實甚公子沃盥既畢而揮之以水句該奉匜讀沃

盥既讀既字不宜連下而字蓋公子不知是懷嬴既與焉二字特以其備五人之數未必明著其人及其怒而有言則知其非常媵女侍故懼而降服自囚耳所以着秦伯之無禮重耳之不檢云云固可自成一家議論不必即為鐵案蓋秦非小國豈無女侍五人而必以懷嬴備數故吳江沈德懋氏謂此書為不事考據不為翻駁就胸中所見筆之于簡粹然儒者之言視顧毛閻惠諸家另是一種筆墨遇大綱節目處又識論風生不肯多讓恐近日諸名流無以過之也洵屬的評云

學齋庸訓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孫德祖撰德祖事畧已見寄龕四志是編為其任長興縣學時所刊合讀書十二要明倫上下篇勤儉正名主敬讀北史勿耻問節食節衣諸說為一編並附若溪小課告白及論文試帖詩等若干首于後讀書十二要者為其家塾程課示從孫家鶴者曰立志見大發憤專一熟復耐久及時虛心養身敦品知命安貧皆修身求學之要明倫則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發揮其天職宜盡宜重勤儉要恉在治家正名則自謂嘗見

為人子者于父母兄弟間終歲不聞有所偁主敬自舉其家先規恪肅謂家庭間繁文縟節固不可而父子兄弟昵狎廢禮而不敬亦不可讀北史舉吐谷渾阿豺二十子折箭事喻兄弟之宜睦勿耻問謂問生于學不問無以成學且可耻節食節衣皆以安分惜物為主雖皆為教化長興縣學諸生而設第言平大理通暢辭愷切不獨教子弟者可取法即讀書自律之士能取為檢束亦未始非他山之一助特矜燥者或將目為庸常不足觀耳附刊諸文多八股及試帖今均無用云

參考書

寄龕文存

悟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石龐撰。龐之畧歷已見觀物篇提要。是卷則附于所著天外談者也。觀其自言曰。著書者我。而書非我著也。我將以為書在心中乎。我心無有書也。以為書在指上乎。而指更無有書也。書在筆墨乎。窗几乎。齒牙乎。硯池乎。而此數者之中。更毫無有書也。則知我之書實非我之書。我之書蓋非我者之書也。我之于我。我原無我。無有于我。是曰非我。既已非我。我固大悞。我既大悞。何有于悟。且悟而有我之書乎。以是知我之書。蓋非我者

之書也。非我者自思非我者之書。而我不與。我自著我之書。而我亦不與。我將與非我者托跡乎天之外云云。知此卷亦不過習為釋氏色空空色。莊叟是非非是等繚繞文字。自以為推理之極。實則去解脫尚遠。安得云悟。如云大士曰。度盡衆生。方證菩提。地藏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二菩薩。存此一念。吾謂其永不成佛也。蓋此一念。即是貪癡。何以成佛。況且衆生自然成佛。何用度為。地獄自空。何云不空。不知佛家成功。全恃誓願。與吾儒之仁誠相同。大士地藏二菩薩。得證佛果。正以其

不自成佛，故謂為貪痴，將大禹之饑溺、孔孟之仁義、後儒之胞與，亦貪痴耶。士大夫讀書，不能立德立功，不得已而立言，即不能益人，亦宜溫克自持，不當狂傲肆恣，放言為快也。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徒為其小有才耳。此書持論，大抵皆然，讀者宜三留意，勿徒賞其鋒銳而為所誤也可。

黄嬭餘話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陳錫路撰。錫路字玉田，浙江歸安人，事未詳。是編自敘謂架鮮藏書，兼疎津逮，午餘飯罷，往往探取一編，遲宜楙之來，而當瞬朦間，見有情事相等、意語相類及足以適口悅目者，偶一染神，都于其起而筆之，為消閒之餘話，亦唫囈語耳。蓋午餘讀書引睡，偶有所觸，因類連及之札記也。編中大抵剿取古人之書而衍說之，筆致簡古，論者謂其可與蒲留仙志異、紀曉嵐筆記相頡頏。無論蒲志多說狐鬼，紀記寓意勸懲，此則議論詩文韻事，取材不同，即文字蒲纖飾、紀澹厚，此簡朴，亦不必即可比倫同語，不如謂其各有所長為允耳。所識論雖尋常事多，然往往能于不經意處點破一二語，令人釋然首肯。如論詩鄭風贈之以芍藥句，韓詩云芍藥離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言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為贈，陸佃農說芍藥破血，不欲成子，朱子第云花色可愛，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寫士女相與戲謔之意，均是曲解。取陳鵬飛詩解云芍藥溱洧之地富有之，羅願爾雅翼芍藥當春暮祓除之時，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語皆為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過因物寄情耳唐杜牧之贈別詩豆蔻梢頭二月初一語諸家解豆蔻二字意者鄒孟熙云言少而娠也楊用修辯之云詠倡女之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周櫟園復駁楊用修語舉桂海虞衡志所載豆蔻花狀謂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譏孟熙之說穿鑿櫟園之解近凝只是如用修語比美而且少未經事人耳舉黃山谷廣陵早春用牧之意所作詩為證蓋自近世考據訓詁之學盛古人書中極尋常語亦每每為人牽曲鉤稽全失本旨即如芍藥謂取破血

豆蔻謂喻女私古人用心果如此深險纖褻尚形諸筆墨發為詩謌耶錫路寥寥隨筆數觸實能掃去魔障惡道不少名黃嬭者唐人晝睡之稱始于金樓子有人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嬭數語也

握蘭軒隨筆二卷 學海類編本

清卜陳彝撰陳彝字聲坡號簡庵明洪武初其始祖居嘉興之北鄉後析縣為秀水人故籍里屬于浙江早孫母氏伍督之嚴未冠為博士弟子清順治十七年舉鄉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二甲進士出身又十年謁選得洛川縣補武昌縣以卓吳擢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卒年六十二握蘭軒隨筆者其讀書札記以解釋故典詞旨為主先述五經授受淵源繼釋五禮人時等舉經為例如五禮條曰吉凶軍賓嘉也尚

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侯四朝賓禮也命禹徂征軍禮也女于時嘉禮也人時條曰書敬授人時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餘均雜舉載籍語有以難解筆者如謂堅白吳同本于汝南有龍淵之水用淬刀劍黃特堅白特利或辨之為白不堅黃不利為吳同有以冷僻筆者如謂足下之稱始于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死公伐木製屐每俯視流

涕悲手足下有以吳聞筆者如謂金榜之名由于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以人間將相姓名列金榜以次遞差為銀榜銕榜有以新穎筆者如謂晉時洛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句中渡江之江字應叶讀如紅音亦間有薄為攷訂論議訓詁之類者如引論語註孟子趙岐註左傳孔疏莊子註國語國策列女傳等書辨柳下惠名字多誤朱子註孟子中之曾西誤以祖字為孫字而子糾是兄小白是弟朱子註亦兄弟顛倒打字為用力之解如打鼓打稻而打點打擾打傘打扮諸

語俱非用力之解何以亦用打字歐陽脩歸田錄云打字從手從丁此殆語言之訛耳等皆是雖或中肯綮或否要為讀書人語其所見讀之亦未嘗無益也

參攷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一四一卷

日錄裏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魏禧撰禧字凝叔又字叔子號裕齋又號勺庭江西寧都人明末為諸生康熙時舉鴻博以疾辭結廬翠微峯下與兄際瑞弟禮並以文章名于時人號為寧都三魏又與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六人為友均以古文實學為歸合其兄際瑞弟禮人稱為易堂九子裏言者自謂庚申四月卧病南昌感而所書然實皆讀書閱世有得後語如曰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

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不惟將千古學人大病一語破的即從來黨同伐異門戶之見傾軋排斥利祿之競又何嘗不以此為戈矛禧此言非措心極平恕不能道也雖謂為見道語不可如曰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必不得已而後用專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奸雄此語亦真能識聖人之心易之觀民設教非術乎彼爭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解者毋乃未徹中邊餘如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

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如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于為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于為盜賊而不足。如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又不如不行害人事，均誠摯愷惻，見得透，說得出，非貌為理學門面語也。又謂門人曰：汝于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尤為坦白，無論為程朱陸王學者，未嘗有是言，不肯虛懷若此。即當年洛閩諸儒，終亦不免有客氣之識，未能若此也。書名衷言者，蓋以其言皆有益于我，故內之云耳。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七零卷

碑傳集　第一三七卷

桓子新論一卷 龍谿精舍校刊本

清孫馮翼撰。馮翼字鳳埔，後更名彤，奉天承德人。乾隆間貴州巡撫孫曰秉次子，嗣其弟曰俞者，家世承德以久官江南，遂流寓不歸。盛京通志、瀋陽縣志因皆無傳。曰秉官江寧日，僑寓金陵，以同族故，與孫淵如星衍頗相往還。平津館文稿中收桂寧授經圖為家方伯作，及為家方伯題王蓮心所摹董北苑瀟湘圖二詩，即謂曰秉。曰秉卒，行狀亦出淵如手，即其集中孫葆年中丞行狀是也。馮翼以通家子，亦與過從，所校刊問經堂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書，即與淵如合輯。桓子新論為所搜存佚書之一。東漢桓君山譚著。漢書桓譚傳云：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唐章懷太子賢註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收之，惟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為卷，並目錄為十七也。至宋史藝文志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皆不錄其書殆已佚於宋初是篇為馮翼自文選註太平御覽北堂書鈔意林諸書中所輯出自序謂新論之名譚以為見劉向新序陸雲新語而作今新語新序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為搜存謂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是也金毓黻撰遼東文獻徵畧稱往時遼東博學多聞銳於輯逸刻書只孫氏一人信然惟新論二十九篇昔人徵引皆不著篇名惟琴道之名見文選註故本書所輯除琴道外皆無目

參考書

遼東文獻徵畧

教童子法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邱人道光舉人官至西寧鄉知縣博通經史尤深于小學著說文句讀說折衷于段玉裁桂馥之言而別開蹊徑餘著有說文釋例說文繫傳校錄鄂宰四稿禹貢正字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畧等教童子法者為其鑒于庸師誤人子弟而言自初蒙識字迄讀書作文咸抉論其得失所言有通達有迂陋當日科第取士時文以八股為重是編教學法亦以此為歸宿故就形迹言所論多無足採畧迹原心則主張為人師者應實事求是如曰

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謂之獵食而父兄為子弟延師亦以其幼也而延無知之師曾不聞王介甫先入為主之說是自誤也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為切實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小兒無長

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即告以典故教子弟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為棟梁即其小枝亦可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為凡也即曲折其本以為凡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的等語皆切中時弊慨乎言之迄今猶然也若曰小兒學字不可學趙學詩不可學王右丞以其有媚骨趙曾仕元而王曾降安祿山也則又別是一種見解非可輕議其是非者矣

參攷書

續碑傳集　第七四卷

先正讀書訣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周永年輯永年字書倉山東歷城人居近林汲泉側因自號林汲山人喜藏書積凡五萬卷見歷來藏書者易散失因約曲阜桂馥作借書園招致來學以所藏公于眾乾隆時纂脩四庫書永年以進士被徵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淹博貫通居一時北方學者之首生平不喜著書又自謂文拙不存稿故無傳焉是編為曲阜令天津王大淮海門得于永年曾孫子完初刊燬于火壽陽祁寯藻朝邑閻敬銘等又復刊之書皆輯前

人之言如周易解大學章句論語存疑孟子翼註管子荀子韓文順宗實錄蘇明允墓志皇極經世山谷集東坡集困學紀聞焦澹園集許魯齋集黃梨洲論文管見陸清獻集李榕村集方望溪集陸桴亭思辨錄呂氏童蒙訓以及周程張朱之語等共約數十家其意雖為懲不讀書時習而然第所錄亦不盡然如引易恒卦之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孟子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等又何關于讀書訣乎蓋其大旨雖在讀書實仍未脫宋儒膚說範圍蓋為針救時藝不知書與理學而設者

也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六八卷

國朝先正事畧　第三六卷

觀物篇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石龐著。龐字天外，安徽桐城人。或謂居于太湖。著有天外談。因以為字。是編則自抒所見生死之理，鬼神之情，不涉罪福怪異之說，迂執道理之論，頗能成一家言。文亦清靈流暢。有冲虛之致。如曰尸解之仙有形，其精神足以留之也。其念息，其形斯散，故尸解之仙有生亦有死。神仙者，蓋父母未生之前一陽之真炁，服而成也。煉精運氣，食草木金銀雲霞日月之精華而得仙者，吾未之見也。如曰人死而遊魂為變，以靈未息也。其情其狀甚不類矣。清明者靈返于天，為賢，變化不能測。正直者靈附于廟，為神，凜凜猶生前。昏昧者靈依于墓，為鬼，恍惚而莫能辨。凡人心之不同如面，其鬼之情狀亦猶是也。心也者，鬼神之象也。知身中之心，斯知鬼神之情狀矣。均能脫去恆蹊，自達思力，尤佳者則為論音之語，謂一東聲洪，而洪發乎黃鐘，為宮之宮。二冬為宮之商。江陽皆鐘聲，三江商之宮，七陽商之商。宮字相生，音隨母轉，古人法造化自然之意，旨瞭然等。特未經人道，雖繩以音例，尚未盡純，而思力過人，能于音韻學者羣

旨，競豪之時，獨探本源，創奇語，可驚也。

宗規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鍾于序撰。于序字東澤，江蘇溧陽人，事迹不詳。是編專為訓子孫約宗族而言，其義于所作短序中可見。序曰：宗有規，猶國有律也。法律不明，則朝野無以為奉行之準；規條不飭，則家庭何以為服習之常。是以古之君子，必著為章程，立之禁令，以垂訓子孫。子孫之賢者將修明而傳述之，其不賢者亦有所顧畏而不敢犯。雖無老成，尚有典型，斯之謂矣。然而法不尚乎繁多，事無取乎苛細，茲約舉大端為之。究極其情弊，而屬以儷詞，俾家衆斂容莊誦，油然思，惕然警，且翻然悟，凜凜乎祖宗之繩尺，而遵循不懈，此正家第一義也。書分十目，曰敦孝弟，敬尊長，和鄉黨，飭女婦，務讀書，勤本業，崇節儉，急官糧，禁賭博，戒充役。每目一二百言，儷比其辭，蓋為便誦習而設也。語既重尚對偶，訓詁遂不免膚泛，所謂得于此而失于彼者也。所言均尚能簡約，無過偏矯之弊。惟戒充役一條，起始數語，取蕭曹起于刀筆，衛霍拔于奴廝為譬，雖是解喻之辭，究嫌稍有語病，不妨以太空微雲視之也。

詹言二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唐堂，原為安徽休寧人，後徙居于江蘇之華亭。康熙進士，官編脩，以事罷歸。工于詩，有唐堂集，尤擅長于集句，有集名香屑，並序亦集唐人文為之。不惟生面別開，工巧尤極匠心。是編則其零殘散墨，隨所觸而札記者，語非一時，事非一例，分上下兩篇，自謂短于折樴綫，碎于鋸木屑，雜于羹合鯖，漏于管窺豹。其名詹言者，蓋取莊周小言詹詹義，自示其小耳。上篇雜論經史人天之理，或設為疑義，雖不必盡當，然娓娓清言，讀之可以使人增慧。如謂洪荒開闢，盤古至羲軒，斷無相去千萬歲，如荒史之說者，洵如邵子元會運世云云，則盤古前一元中，聖賢忠孝徒付劫灰，而盤古以來，今一元中之人，曷為竭心力以冀不朽耶。以理推之，當不其然。如謂月無用于天而因以成歲，眉無用于人而因以成形。天地有氷雹風濤豺虎蠹蝎，見天地之大。人有涕溺垢膩，見人小于天地等，皆是。下篇則論詩詞者為多。如謂老杜匡衡抗疏一聯，雖暮年失意，撫懷觸感，語極痛切。然身後有孫嗣業，歸葬得元微之誌墓，視衡之卒以專地盜土免官，向子歆之怨莽而謀之事泄自殺，又何慊焉。子美朴老，有月夜雲鬟玉臂之思；東野孤清，有別妻芙蓉鴛鴦之喻。知緣情綺靡，詩人本色，如此等不惟論詩平貼，且于人情尤為恬恕。又如謂昌黎言劉闢之族誅，近人屈大均紀歲饑食人，縱示戒悲義，又何忍摹寫至此，尤為仁人之言，不可以其論詩而忽之也。餘如謂左傳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本為就事釋義，有上下文在，雖不免語病，仍是一時正論。後人譏為滅倫喪心語，是斷章取義。又漢文短喪事，後人指斥者，以為小仁害大義。然文帝遺詔諭吏民，其文仍施正見。文帝謙仁，時景帝為嗣君，為太子，嗣君太子非吏民，冒用此詔，自短其喪，失在景帝等，均是正論，亦定論也。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一卷

國朝先正事畧　第四零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滇南憶舊錄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張泓撰。泓字西潭，漢軍鑲藍旗人。其先世從龍入關，遂定居京師。世襲輕車都尉及牛彔章京等職。泓由監生起，歷官至雲南迤西道。康熙四十二年，翠華南巡，其父任金山行宮監督。泓時年少，隨侍在側，無事多尋幽訪古，故是編多記聞見及鎮江名勝事。蓋居滇南時追憶舊遊之事也。如鎮江濱臨大江，環山水分三排，伏石嵯峨，當風霧晦塞之際，每損舟楫。金山寺僧必擊鐘警舟子，並有官人駕紅船出沒風波間，拯覆溺，今人皆知其然矣，而不知實泓父監修金山行宮時，憂憫沈溺，鑄鐘役僧，及選水師勁卒，習長船，創其始而利賴迄今也。如記鄭所南文集，耕耤典禮，祭磁體制，官窑精粗及周一德收伏滇邊容美土司，增設永順一府，保靖桑植等縣，平六里苗諸事，皆有關典故，紀來可供史家參證。烏船紀畧一條，則歸靖海侯施琅收臺之功，于攺沙唬為烏船，雖不必即全信，亦不能謂無關至紀轉生之異，與成公祠事，固為鬼神難知之談，然而言之鑿鑿，與諸家述異語亦不同，則六合之內，或有非恆情能測者歟，存而不論可也。著作有賈桐軒集云。

參考書

滇南新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迂言百則一卷 嶺南叢書本

清陳遇夫撰。遇夫字交甫，廣東新寧人。康熙庚午科以第一人中式。久之富謁選，自以垂老，不願仕。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又辭不就。平生砥躬礪行，敦禮崇節，捍濟患窮，好學不倦，雖載籍貫通，崇尚道學，實尤深于史事。撰正學續以明道統未絕，白沙語錄示陳獻章之學由博返約，非墮禪悟，重編物起元以補其不備，餘如史見、古今文辭、詩賦見詩文集等，亦均能別抒所長，有聲于時。迂言則選古人之語，由諸子以及道家語、近人語，凡能全神養生者，胥錄之。自謂非公卿不可以升黜人，非方伯連帥不可以賞罰進退人，雖取先民之言，然代異世殊，執古繩今，是以為迂也。顧患迪吉，積善慶，古聖有言矣，迂不迂也。書凡百則，要皆隨手掇拾，無甚深義。以量而言，古人修養語可擇者多矣，僅限百則，不為不簡；以質而言，先正之格言，如箴銘，如著蔡，如藥石，如弦韋，隨類而取，登矩重規，亦重編難盡，今僅重于養神修生，且摻雜道家言，所擇亦不甚精，或者本非有心著作歟。

參考書

新寧縣志 第二十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蔣氏家訓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蔣伊撰伊字渭公號莘田江蘇常熟人康熙時進士由御史出為廣東糧道遷河南提學副使嘗集民間疾苦繪為十二圖進呈清聖祖頗蒙嘉納著作有莘田詩文集是編為其訓戒家人族裔規約本非著作也按尋常家訓之語大抵不外忠孝節儉睦族讀書之類是編首教子弟以朔望謁家廟春秋祭掃先塋外並及外家之塋是能用其厚善孝其親者矣木本水源固不當以父黨母黨而有別也教子弟讀書之外兼及法華華嚴等內典並奉行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救劫寶章金剛經袁了凡功過格等此其用心不過藉鬼神設教為資質魯下者計耳然法華華嚴金剛諸卷豈鈍根能解若僅如習俗持誦為功則又與自謂能增長智慧禁貪信福報之言矛盾餘如祭祀婚喪及仕宦喜慶俱市五淨肉不得特殺誤收低銀即棄之勿誤後人呂祖尚不肯誤五百年後人況目前哉女子稍長每月朔望命其先禮佛次謁見祖父母及父母善誨導之以啟其慈心等條皆其持異處訓家人而兼參宗教此在當日或不免有士大夫不能養正之譏然從易象聖人不廢神道而言正亦未易輕議是非不過始微終巨謀之未全臧者究有得失加厲之處也惟于婦人年三十以內夫故者令母家為之改適願守者聽眾共扶持敬卹之妾媵四十歲以內夫故者即善嫁之願守者聽數條能言人所不肯言深合天理人情與古來經義非世之徒矯虛名自命閥閱詩禮者所得疵議也

參考書

碑傳集 第五三卷

北窗囈語不分卷 觀自得齋叢書本

清朱纛撰。纛字伯康，一字杏孫，江蘇寶山縣人。為人淡恬，不慕名利，以孝廉終其身。與嘉定程庭鷺、太倉楊敬溥、寶山沈穆孫、鎮洋汪承慶、寶山陳如升、太倉錢恩棨并以詞名擅江左，世稱滄江七子，或稱婁東後七子焉。著有簫材琴德盧詞稿，亦稱東谿漁唱集，與餘六子詞并栞滄江樂府中。此書是其歿前數月信筆雜書者也。或論古人詩詞，或紀閭閻瑣事，大抵多信口設說，發揮己意，故以囈語名之。北窗隱以羲皇儔侶自命者也，亦可想見其風度矣。書中有率意語，尤風趣。如論讀書曰：少年讀書，其功專也；中年讀史，其識廣也；晚歲讀釋典，其神靜也。至若最無聊時讀莊列諸子，不得已時讀屈宋騷經，風雨時讀李杜詩行，愁苦時讀宋元詞曲，醉中讀齊諧志怪，病中讀內景黃庭，各隨其宜，互得其趣。人生安可有一日可廢書哉。雖非聖賢語錄，然見識通達，頗得中庸之道，固非世俗之儒所謂非聖人書即不可讀者所可擬耳。其論梦論名，尤能善自解脫。周棨椿跋之云，謂非慧業文人夙根不昧耶。信夫。至錄存斷句之詩，如晴雲壓地泥痕碧，落照銜山雪色紅，如老樹著花都似玉，遠山排屋看如船等，非身歷三河道中，目覩雪山晚景者不能道。又謂自古才人如棄婦，從來名士少佳兒一聯，係程庭鷺作，然庭鷺多暇錄則謂是如臯布衣江干作，雖所舉文字微有出入，自當以庭鷺之言為是，此或訛傳誤記耳。

參考書

滄江樂府 不分卷

寶山縣志 第三六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質疑删存三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張宗泰撰、宗泰字登封、號筠岩、江蘇甘泉人、乾隆時拔貢生、歷官天長、合肥等處教諭、頗有政績、箸書有周官爾雅注疏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天長縣志等、是編原名質疑偶存、共為書六卷、後經删削、改今名、分上中下三卷、皆讀書抒見之文、上卷凡二十九條、多論經語、中卷二十三條、下卷十一條、大抵論史事、立說頗能有理證、惜取題不免時失于散瑣、頗有不必攷辯者、如楚子滅息非在魯莊公十四年、考謂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在莊十年、楚子因蔡侯之繩息嬀、而遂滅息、必在十一二年、按經傳之文、僅隱十一年有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及莊十四年有秋七月荆入蔡二語、並無十四年滅息之說、莊十四年楚滅息語、本正義因蔡侯不慎語言、譏息嬀事二夫、而致滅國之禍、約畧先後言之、又如辯白樂天無贈盼盼詩諷以死事、盼盼所答詩亦出附會說、引容齋三筆、七脩類稿等書、證為明人僞託、固皆有見地、第楚虜息嬀、及關盼盼之死、是否白諷等、考與不考、辯與不辯、究有何關係乎、此仍是漢學攷據之餘波、如昔賢所笑謂曰若稽古四字、攷至萬餘言之類也、

參攷書

續碑傳集　第七六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輶軒語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字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同治時進士、屢典學政、所至教士研求經史實學、洊升至督撫、在外垂三十年、而任兩湖最久、光緒末入值樞庭、官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是編為督學四川任滿、告誡諸生之言、自敘謂、律令學政按試畢、集諸生于堂、行賞罰、申以董戒、名曰發落、又因發落二字太質、故取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義、命以今名、蓋謂與蜀使者義有合也、書分六章、第一曰語行、第二曰語學、第三曰語文、第四曰學究語、第五曰敬避字、第六曰磨勘條例、除第五第六、係當時公令、為研史事談掌故者所需外、餘皆懇切誠篤、為士人求學立身南針、不以時有今昔而變吳也、如語行綱要為德行謹厚、人品高峻、立志遠大、砥厲氣節、出門求師、講求經濟、習尚儉樸、戒傲偉、戒好訟、戒輕言著書刻集、戒講學誤入迷途、戒自居才子名士等、語學則詳于研習經史子集之方法途徑、語文及學究語、以此類推、雖中間不免偶有因時代不同、立言拘執處、然究小疵不掩大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六四卷

新安志補八卷 上虞羅氏藏舊鈔本

明方信嶼據自署知為歙縣人仕履無攷其書千頃堂書目安徽通志並著錄而世無刻本此本乃清嘉慶中傳鈔卷中琊字多去偏旁作邪可按也首有嘉靖壬戌自序及凡例九則謂所以補弘治舊志之缺及拾羅願新安志之遺卷一為沿革表補大事表補卷二為分野補封建補災祥補賑恤補物產刪制科補邱墓補卷三為監司補卷四為武功補藝文補卷五為郡守補卷六為邑令補卷七為師儒補卷八為興學補除弊補廉

吏補廉吏補宰輔補卓異補甲科補再任補效死補良師補聚斂補遊田補叛吏補而冠以歷代郡治圖五分野圖一羅願新安志敘述簡絜世推善本獨惜徵採尚有所遺如志郡守始自孫吳然秦并天下置黟歙二縣屬鄣郡漢元封初改鄣為丹陽使都尉分治於歙東漢建武中省都尉并於太守是丹陽太守實統黟歙亦守土長吏也乃一切省削非是他如制科邱墓皆有脫漏信一一據史籍補之又郡守以上補監司以下補邑令學官或據史籍或據諸家詩文原志無表信仿史記諸表例創為沿革大事兩表皆能補願所不及至末卷所補實皆歷代名宦而列目繁碎已甚雖意主勸懲然舍土著而繩守土之吏於賓主之義已乖矧舊無其例予原志封建斷至唐而武三思子崇烈封新安王以為假竊名器顏王子僤封潁國公汾州刺史王詮封歙縣男之類以為微不足道蓋後世公侯雖名繫郡縣事殊茅土有無不足重輕信則一一志之下至帝姬內子亦載靡遺殊失願本旨物產一門乃願專門之學提要稱其徵引賅備所載貢物皆不見史志而信一切以委瑣譏

之謂諸物亦他郡所有不足矜獨刪存紙墨硯白紵藥物寥寥十餘種尤為紕繆綜觀全書蓋瑕瑜不掩焉

光福志十二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徐傅撰。傅字月坡，吳縣人，世居光福鎮。是編首有卓秉恬、張祥河、鄧鳴鶴三序，及自序、凡例。自序謂光福舊無志，其父創為之，未成而卒，傅繼父志，三十餘年，數易稿始就。凡為卷十二，為類二十，徵引羣書至二百四十餘種，可謂勤矣。近年曾有刊本，而不多見。此本為唐翰題舊藏，有翰題手識曰：此予於丁卯補授吳縣，從鎮人何潤卿國霖、徐眉峰錫純錄得者，是書尚未有刻本，吳志脩於乾隆，此足資考證，珍之。今觀其書，大抵排

纂舊文，乏考訂之功。如茶山，同治修蘇州府志據查應兆查山隱居記、朱彝尊六浮閣詩記，訂茶當作查；菲岡山，蘇志訂當作翁岡；嚴文靖訥墓在貞山，蘇志據嚴氏家譜，訂在銅井山之類，此志皆仍舊貫，未能舉正。人物流寓不為區別，如孫治靈隱寺志例，亦於義未安。又如徐枋嘗避地鄧尉，當入流寓，復及其弟柯；顧鼎臣以賜葬光福潭山，子孫入籍吳縣，既列其孫謙服，而遺謙服子咸正、咸建，孫天逵、天遴等；冢墓列文元發，而元發子震孟、孫秉曾、曾孫點、玄孫赤，皆祔葬，顧不之及，何耶？著述一類，見蘇志而此失錄者，凡十餘種。諸家藝文，師范成大吳郡志例，散附各條下，亦未能網羅無遺，是摭採雖勤，佚漏仍多。至凡例載首冠天章，乃書中無有，而注縣志已詳，茲不復錄，是又開卷矛盾，不能自掩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隆興寺志二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王發枝撰。發枝字南玉。正定人。雍正二年舉人。官廣東樂昌知縣。正定隆興寺。肇建自隋。初名龍藏。宋改龍興。後又改隆興。年祀綿邈。而無專書記述。乾隆戊辰發枝應住持僧慈舟之請。始創爲此志。計分創建重脩巡幸御製欽賜行宮殿宇佛像陳設恩護職官靈瑞田賦古蹟勝景高僧僧官住持木蔭規制題詠碑文廿二門。每門各冠小序。歷代碑刻皆全錄其文。凡隋一。宋三。元四。明九。清十一。按道光中沈濤守正定。廣搜郡內碑

刻。爲常山貞石志廿四卷。考訂精審。然如隋龍藏寺碑。以校此志所載。已多所缺。蓋年愈久殘泐愈甚也。惟濤書尚有金大定廿年。龍興寺陀羅尼經幢並廣惠大師碑銘。元至正六年瞎思龍興寺通照大師佛光宏教大師兩碑。孫星衍京畿金石考有元延祐三年趙孟頫龍興寺帝師碑。寰宇訪碑錄有延祐七年揭傒斯龍興寺長明燈記。雖無關建置之大。然亦叢林碑刻。不當脫漏。發枝皆未能搜討。又宋僧惠演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並蓋大悲寶閣序。首敘開寶二年云云。則鑄像蓋閣當在景祐中。乃誤認文後妄刻大宋乾德元年款。以爲乾德中建。元世重脩在憲宗三年。趙從證碑文可稽。乃錄附大德五年僧永住重脩六師殿後。亦偶失考。其書門類微病繁瑣。而敘述尚簡質有法。自序謂凡數易稿。閱兩載始成。事期於實。詞期於建。其荒唐謠傳出耳目之外者。率屏不取。要爲實錄。志乘不載發枝曾著是書。諸家書目亦未之及。不知世有刊本否。

集帖目三卷 上虞羅氏藏傳鈔稿本

清惠兆壬撰。兆壬原名潤，字秋韶，仁和人。道光庚子舉人，著楓樹山房詩，見丁丙杭郡詩三輯。此書無刊本，傳鈔亦罕。此本蓋鈔自長洲章氏，章氏鈔自武進費氏，費氏又鈔自陽湖趙氏。其眉端識語，署名靜者，陽湖趙烈文筆也。首有自序及錢振倫、徐康兩序。自序謂性夙嗜帖，三十年來隨所見聞，時為紀錄。舊有鄉先輩趙晉齋魏稾帖鈔本，繕寫譌誤，因為訂正，增補宋元以下，得二百種，以視前人帖考，較為詳備。徐康序則謂曾見其

朝夕矻矻，伏案旁徵博採，凡十餘過，始得此淨本。嗣得末疾，不能書，尚手一編，不釋閱，歲遂歸道山。遺書藏帖零落垂盡，又有當亟為排印行世語。蓋有志未逮也。兆壬於此書，用力至勤。纂錄大旨，具見凡例，如每一帖舉其首數字，兼記行數，並節錄諸家評論，以資考鏡，非徒存目。獨惜限於見聞，列目雖夥，多有目無錄，又甄採既廣，亦時有疎舛。按古人言帖之書寥寥，或品評書法，或詮釋文字，類有偏重。若曾宏父石刻鋪敘、曹士冕法帖譜系，綱羅羣帖，實始椎輪。有清一代，孫承澤閒者軒帖攷、程文榮南村帖考，考辯詳贍，而綱羅未備。吳榮光帖鏡，析及毫芒，最稱精覈，惜已散佚。沈復粲鳴野山房彙刻帖目，僅列子目，未饜人意。獨兆壬此書兼取王昶金石萃編、顧修彙刻書目之例，極便初學，顧為山之功，尚虧一簣，補苴之事，不得不有賴於後賢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劉文簡公年譜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宋沈倜撰。倜字仲莊，永嘉人，學於朱熹，精地理，見黃宗羲宋元學案。據倜此譜，自稱門人，則乃受業劉爚，朱熹再傳弟子也。又學案稱倜字仲莊，而譜中實作莊仲，均足訂正學案之誤。爚事跡具宋史本傳，以校此譜，則傳實據譜為之，而小有疏舛。如乾道八年調紹興府山陰縣主簿，傳誤作山陽主簿；淳熙十二年調汀州蓮城令，傳誤作連城；所著書有禮記集解，傳誤作禮記解，皆當據譜是正。爚表章朱熹四書以備講勸，宋史稱其衛道之功。倜為此譜，每大事為綱，而分疏家傳行狀之文於下。於爚為學意旨，未能多所闡發，然據事直書，意存簡質，固大異於貢諛阿私之流矣。此書罕見前人著錄。前後丘錫、周積序跋，皆不署年月，其人亦無考。字畫端雅，極類元刊，然丘序後半葉有牌子，末署十一世孫端。爚卒於嘉定九年，則在元不應有十一世孫，殆明刻也。

歐陽南野行狀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雷禮撰。禮有明大政紀、列卿紀、真定府志諸書，四庫入存目。南野者，歐陽德別字，禮所師事者也。德為王守仁高弟，累官至禮部尚書，方將柄用，遽遘疾卒。明史本傳稱其器宇溫粹，遇事侃侃，學務實踐，不尚空虛。禮撰行狀，累數千言，如謂知六安州，值歲大饑，捐俸賑濟，嚴立規條，俾得均足，凡全活數萬人；境西多盜，不可跡捕，德揭示通衢，諭令自投，遂聽命，盜風寢息；官刑曹，同門薛侃以儲位久虛，將疏請擇立親藩，太常卿彭澤方黨張孚敬，謀傾夏言，以侃與言同年，欲以中言，慫恿上之，忤旨廷鞫，事連德，德早燭澤姦，勸阻弗及，至是不忍背友以求直，事竟得白；長春宮康妃杜氏薨，德請用憲宗朝紀淑妃故事，不從，嗣議服制，於是再增損上請，仍從厚典，又請為特建墳園，以別諸妃，皆允行，傳皆未詳。傳又稱其裁制諸宗藩尤有執，而不備言其事，此則紀述甚詳，足補傳所未及。姚江高弟如王畿、王艮，皆涉禪機，再傳以後，去守仁本旨愈遠，倡狂滅裂，為世詬病。德雖聚徒講學，闡明師說，而首重躬行，故自縣令游陟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首皆有事功可紀是能無忝師傳者矣

史衡六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陳堯撰堯有梧岡集四庫入存目此堯論史之作千頃堂書目著錄首有嘉靖丙辰自序謂自來貴陽臺中多暇乃紬繹舊聞附以臆說其書起伏羲氏至遼金元皆有論列如論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進有莘之女以求釋為益君之惡周公居攝克終臣節唐太宗則喋血禁門為古今人不相及公子彭生為齊襄公所殺能示變為豕人魯桓國君反不能為厲稱管仲為經世之才仲尼之門不言功利後之學者遂鄙為霸術所謂

腐儒不知通變楚以南蠻憑陵王室孔子作春秋擯之不當就其聘乃後世謬說鄧艾伐蜀有功而誅乃代無罪之國天所報施周顯德間實儼謂歲在丁卯五星當聚於奎乃諸儒講明理學之先兆秦檜之罪不在議和而在因和以誤國高宗仁厚之君志非不在恢復而勢有未能皆迂闊不近情他所論亦多類是或剿襲陳說不盡心得惟謂紀信有功於漢而漢封功臣不之及疑史有缺子貢之賢西門豹之善政不當入貨殖滑稽董宣剛正蔡琰失節不當入酷吏列女霍光立昌邑為利

其昏弱、司馬光入相、變熙寧之法、事求其是、不當以母子為言、數則為可取耳、至謂癸卯之會、楚子受盟而退、不知楚未嘗與癸卯之盟、齊人殺姜氏而歸之魯、以其預聞桓公之弑、不知弑者為閔公、是又失之不考矣、

告蒙編一卷 上虞羅氏藏傳經堂叢書本

清凌堃撰、是編乃答諸生問業而作、首有小序、有子年十三猶蒙語、按堃幼遭家難出亡、迨歸家應試習經生家言、年已三十六矣、十三殆三十之誤、設為問答、略如全祖望經史問答之體、惟全氏乃依經史次第編錄、此則以答問先後為次、凡一百一則、堃本精歷數禮制、故所問答亦以歷數禮制為多、周中孚稱其論算尤極詳贍、足與錢大昕潛揅堂集算術答問相發明、是也、餘所論辨亦根據古訓、不為空談、惟於答爾雅切磋琢磨

之問、詆朱子詩經集注混四義為二、謂朱子每言肯得漢唐人分疏、是不肯分疏詩經爾雅、獨於參同契非孔孟之書、為之分疏、學者試取其言行細觀、當不復如釋子之奉彌勒、蓋指朱子嘗撰參同契考異、不知朱子乃有託而逃、詎為平生之玷、是皆不免蔽於當時重漢輕宋之習、又答大學古本次序一則、謂程宋變易古本、以二氏頓悟宗旨妄為補傳、為言偽而姦、行偽而辯、罪浮於王肅、豐坊、元明人以為表章聖學、是猶子弟支解其父兄而以為孝、則更荒謬不足辨矣、

評校吳子二卷 上虞羅氏藏傳經堂叢書本

清淩埜評校。埜字仲訥，號厚堂，烏程人。明兵部侍郎義渠後。父鳴喈，兵部主事。埜幼失後母愛，日事榜箠，走之晉，遇相者授以術，令張肆太原，隱姓名，自號鐵簫子。徧習壬遁、軌革、陰陽諸家言，多奇驗，人以為神。又從臨汾張生習技擊，嘗破刼盜，鐵簫子之名，嘖嘖恆忻朔代間。無何，有父友官於晉，跡得之，勸為時文，應試中道光辛卯舉人，遂歸謁鳴喈，為父子如初。更就阮元請業，元鳴喈座主也。元命治諸經，易、書、禮、春秋皆有撰著。復好

經世之略，行區田法，畝收數倍。晚年選授金華教諭。咸豐庚申，殉粵寇難。綜其一生遭遇，為術士，為劍客，為經生，而卒以完節聞，蓋亦振奇之士矣。所刻傳經堂叢書，除其先世撰著及所自著外，雜以他人之作，刊刻未竟，板燬於寇，故流傳至鮮，且多寡不等，得者珍之。此亦埜自著之一，即覆刻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雖稱評校，實則祇附綴評語二十餘則，並無校理之功，以其難得，姑著錄焉。

子平遺集九冊 上虞羅氏藏內庫明鈔本

此書明紅格鈔本，無書名及撰人名氏，蓋就六十年中生人，排比年月日時，一一推算其休咎，為四六偶句，間有鄙拙不成文者，書迹雜出衆手，亦工拙不一，乃明文淵閣舊藏。宣統初，內閣清釐庫藏，由學部奏請將閣中宋元本書籍移交學部，籌設圖書館，時閣中存此書凡數百冊，嗣漸有流出者。此九冊計丙寅年者三，己卯、癸卯、丁巳、乙未、己未、己亥年者各一。考明楊循吉吳中故語，謂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

江南，大肆厥惡，時使士子錄書，以子平遺集要三學肄錄，其多至千餘卷。時方近秋試，諸生不往，敬怒，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欲笞學官。諸生大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罵之。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有鄭五者，都下惡少年，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毆之幾死。明日，告知府劉公瑀，訪求罵者，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乃引罵者笞於皇華亭下，各二十，敬至闕下，以事上下，巡按推治，巡按張公

淮不肯承旨重繩諸生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敔等事敗得末滅知此書實名子平遺集其得入秘府由敔等採入也明代採書不妄之士夫而妄之閹人不學無識宜其以此類猥瑣之作進御葉名澧橋西雜記謂內閣大庫向存子平書若干箱曰前定數辛亥春予偕某啟鑰往視僅存數十册篇頁零亂玩其紙墨明人所為一老隸在旁云三十年前某相國取其大半去矣聞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寫本是又名前定數至謂所存秖數十册殆未覩其全耳此書殊不足道又殘闕不完以曾登秘府又有徽變故實足資談柄故著錄備術數之一種焉

塵餘二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寬政十年覆刻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觿滇略北河紀長溪瑣語方廣巖志文海披沙遊燕集諸書四庫已著錄此書見明史藝文志而四庫不之及疑中土已少流傳此為日本寬政十年津逮堂覆刻本首有皆川愿三宅芳隆二序及趙世顯序肇淛自序自序謂虞初齊諧悠謬不經山海宛委冒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道聽是帙耳目近事歲月有稽並可徵信按所記皆狐鬼怪誕之事亦頗寓勸懲如會稽陶師賢聊城氏妻廣陵民程氏夫婦新安商人妻胡鎮撫諸條是也古人誌怪之書夥矣提要病其無關風教若肇淛此書尚差可取況傳本已罕乎惟明史藝文志著錄作四卷此祇二卷疑覆刻未足抑明志有誤不能詳矣

羣英珠玉五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明范士衡編。據本書知士衡德州人。官瑞州新昌縣丞。他無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及諸藏家書目皆未著錄。惟朱彝尊明詩綜采摭書目中有之。此又自朱本傳鈔者也。前有正統己未士衡自序。上半已缺。後有瑞州儒學訓導蕭顯謨後序。謂詩之有集。采於此者。或遺於彼。著於前者。或缺於後。若劉仔肩之雅頌正音。朱善繼之鼓吹續編。晏陳鐸之鳴盛詩選。猶不能無遺珠棄玉之歎。貳尹范君此編。略古詳今。舉純棄駁。渢渢乎

皆和平淵雅之音。此其輯錄大旨。卷一二為宋元人。卷三四五為明人。人各一首。多亦不逾四首。所錄以臺閣富麗之作為多。又皆七律。蓋師唐詩鼓吹例也。每人下略注爵里。或竟不注。然譌舛甚多。如司馬光下。注謚溫公。王珪洪邁下。並注官翰林學士。藍智字明之。崇安人。曾從師杜本隱武夷山。遂作藍智明。武夷人。又諸人例書名。朱晦庵陳簡齋汪水雲。獨書字。沈粲解縉。皆明初人。而列之黃淮楊溥之次。亦疎失也。

窺園百二詩一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程先貞撰。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以蔭歷官工部郎中。流寇陷京師。間道還里。與里人御史盧世㴶等誅偽官。起兵城守。清兵入關。破流賊石廷柱。寓書勸降。遂罷兵。起補原官。陞員外郎。順治二年。齎詔諭安江南廬鳳淮揚等處事竣。告病歸家。居二十餘年卒。是編乃其稿本。中有刪改處。當出其手。書口有蔥慶二字。則其自號也。首有康熙辛亥同里趙其星序。故城沈嘉撰傳。其星序言。正夫先生歸田後詩。余前年赴

汾陽。摘刻其二百餘篇。得百分之一。題曰百一詩。遠近傳誦。茲又摘其二百餘篇。再刻之。計得百分之二。遂題曰百二詩。此其命名之義。兩本皆曾刻行。而山東通志不之載。所載海右陳人集。乃其集之總名。今亦未見傳本。則此雖非其全。亦罕覯矣。先貞名列復社。晚節不終。乃顧炎武與交契甚篤。亭林集中有酬程工部先貞過程工部哭程正夫工部諸作。又嘗主其家。為作程氏先賢詩序。稱其景行行止。合古人之義。炎武耿介絕俗。不輕許與。顧於先貞傾倒若此。意其人必有可稱述。惜人

不盡知耳。王士禎序海右陳人集，謂其才情不及盧德水，而深穩過之。田雯謂其還山春事以後，窺園百一百二蒽蕃數卷，一變再變，激楚悲涼，排宕沈鬱，而歸之和平忠愛，直入少陵之室。是其詩為名輩推重又如此。集中有仿杜哀逝六絕句，如范閣學、范景文也，左兵侍、左懋第也，陳祠部、陳龍正也，前有小序，謂略述一時情款而於大節無與。諸人並為完節，蓋先貞託為詠歌，中懷隱痛。後人讀其詩，益悲其遇矣。

師向齋詩集八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莊炘撰。炘字景炎，一字似撰，武進人。乾隆戊子副貢，累官榆林府知府。是編縣志未著錄，乃稿本之未刻者。初作寶儉堂詩集，後改今名。中有朱墨筆校改，或注刪字，不知出誰手。炘受知朱筠、畢沅，歷任繁劇，為上官倚重，以知兵稱於時。詩文亦復淵雅脩飭。集中多與同里管世銘、趙翼、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陸繼輅往還唱酬。想見一時之盛。懷玉撰墓誌，稱其詩研究格律，老而彌細，生平著述，以舟行漢江，為水所淹，惟存文六卷、詩七百餘首。此本計詩八百三十五首，不知其文集今尚存否。亮吉北江詩話，謂炘慕王應麟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按應麟深寧集百卷久已散佚，四庫著錄本五卷，乃明鄭真四明文獻集中之一種。道光中，葉熊刻之，補輯摭餘三卷，增馬炘所輯，殆亦出文獻集外者，不知與葉輯異同何如，竟沒於水，惜哉。

依竹山房詩集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沈可培撰、可培字蒙泉、號向齋、嘉興人、乾隆壬辰進士、官安肅知縣、以事降調、遂不復出、歷主潞河灤源雲門諸書院、在灤源答諸生問、為灤源問答六卷、他所著有星度釋略六卷、稱名紀麗四卷、讀陶紀年四卷、雲門書院志四卷、夏小正注一卷、東運鏡機一卷、及此集、皆未刊、此本末有其子銘彝跋、謂先君子未第時專精舉業、後復潛心注疏之學、兼耽禪悅、均無暇為詩、然南北奔馳以來、眷戀庭闈、篤念手足、感懷知己、流覽山川、

發為韻語、皆從至性中出、淡而彌厚、華而彌真、深得風人之旨、其或牽率酬應、倚馬而就、亦皆用意追琢、無一率筆、顧藁墨叢殘、不甚矜惜、既歿、銘彝收拾遺箸、得諸蟫蠹之餘、手錄一過、然則此本即銘彝所手錄、自庚辰迄乙未、依年編次、附注出處及同人評隲之語、某年無詩、或稿失、亦附注其年下、張廷濟桂馨堂感逝詩及嘉興府志並云可培詩集四卷、據此則祇編年未分卷也、可培靡學不綜、尤邃於易、歷主講席、崇古訓、戒謏聞、和易誠切、士論翕服、餘事為詩、亦卓然可傳、阮元兩浙輶軒錄、採其銅雀臺金谷園二首、胡金題續檇李詩繫、採其銅陵觀龍燈歌芙蓉二首、皆見集中、至詩題下多鈐清字朱文小印、蓋舊藏劉履芬所、履芬字彥清、鈐印為誌、豈嘗欲選刻而未果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張愈光詩文選六卷附錄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張含撰、含有禺山文集一卷、詩集四卷、四庫入存目、此本乃楊慎評選、首有慎序、謂張子屬余選其自少至老之作、的然必傳者、凡六卷、然實有詩無文、序中凡六卷之六字、出剜補、蓋此本祇存詩而文缺、黠估冀彌縫以充完帙、而不知欲蓋彌彰耳、四庫著錄之本、不知與此異同何如、惜不獲一比勘之、錢謙益列朝詩集載含詩行世者、又有禺山詩選、禺山七言律鈔、是當時其集凡數刻、今皆罕見、此雖殘帙、亦可珍矣、含與其鄉人

楊士雲、王廷表、胡廷祿、李元陽、唐錡、皆與慎遊處、有楊門六學士之目、六人中、以含、士雲為傑出、慎與含交契尤篤、撰集序、盛相推許、提要譏含詩襞積字句、乏鎔鑄運化之功、慎稱許為過當、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張愈光詩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東銅鋼腹、滿中外遺、是亦有微辭、今觀集中諸作、雖極意規摹古初、而未能自出杼軸、轉墮晦澀、詩格與慎差近、而才遠不逮、序文溢美、誠未免矣、附錄一卷、乃慎及李夢陽等所撰含詩文集序跋、有春園詩、張子小言、貴精集、艱征集、禺山癸卯詩、遯野荒音、禺同山人文集諸目、此本殆最後刻、故彙諸人序跋為附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聽松閣詩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手寫稿本

清沈銘彝撰。銘彝字紀鴻，號竹岑，嘉興人，廩貢生，候選訓導。此本為銘彝手寫，前有王鈞序及自序。自序謂幼善病，父祖不程以功課，年十四，始略知向學，若韻語則五言試帖外，茫然不知尚有何體。年十八入都，渡江賦詩云云，父始稍稍示以規律，以從事帖括，未暇究心。嘉慶乙未秋，遭父喪，子渭璜又殞，遂得狂易疾，盡取所讀書及詩文付之一炬，又欲著黄冠逃世，已念母老，強顏苟活。至丁卯春，母又亡，煢煢之中，搔首問天，間有吟詠，亦不復省憶。長夏養疴，結習未除，乃擇其可聯綴者，都為一册。銘彝工制藝，詩非所長，然樸茂濇雅，洵乎學人之筆。片紙流傳，已足矜重，矧手寫全帙，其著述已刊行者，有後漢書注又補一卷、孟廬札記八卷，姚雲東年譜一卷，獨此集未刊，縣志既未載，選家亦不之及，其不至湮没幸矣。集中附載同人評語，詩題下亦多鈐彥清朱文小印。

侍御公詩集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本

明彭宗孟撰。宗孟字孟公，號天承，海鹽人。萬歷辛丑進士，累官湖廣巡按御史。明末殉節，贛州太僕卿期生父也。其集千頃堂書目、嘉興府志並箸錄，而未見傳本。此明代舊鈔，首有崇禎癸未熊明遇序，已佚其首葉之半。卷後有題識三行，曰頃得此於閶人夾剌間，爪侵蠹蝕，殆不勝手指。其刻本今世不傳，暇時當手錄一徧，示我同好。癸酉冬日豹隱居士書，而不署名，蓋亦有心人也。集中分體編次，凡二百九十一首，沈李友楫李詩繫所錄三首，皆在焉。宗孟巡按湖廣，以爭賦罷歸，後遂不復出。其詩宗法宋人，格律與放翁石湖為近，據明遇序，有刻集適成之語，是當時曾刻行，而鮮流播。按彭氏代有聞人，期生異代褒忠，大節彪炳，所箸弱水山房詩集曾見朱彝尊曝書亭箸錄，今不知存佚。其子孫貽箸平寇志、山中聞見錄、茗齋集諸書，先後刊布，藝林引重。宗孟此集，歷刦僅存，世儻不乏好事，為舉授梨棗乎。

石湖集一卷 上虞羅氏藏影鈔明寫本

明王守撰。守字履約，長洲人。雅宜山人寵兄也。舉進士，歷官給事中、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見蘇州府志。此本首尾有履約、涵峰山人、大中丞印、鄖國之裔四印，蓋當時寫定之本。又有吳郡趙頤光家、文苑、汪士鐘藏二印。明史藝文志未著錄，府志藝文載守履約集，未知與此異同何如，殆亦無刻本。集中古近體詩凡百首，規撫唐人，有王孟風，尤工五言。才力富贍，雖不逮寵，而格律謹嚴過之。按守直諫垣，值張桂用事，從容緘默，不能有所建白，時論惜焉。故雖貴顯，而譽望遠出寵下。錢謙益列朝詩集謂寵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守者，以寵為之弟。王志堅撰守傳，亦謂其可取惟不妄交遊，持論皆近刻，然可以媿夫天下之徒富貴者。

湖海集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舊鈔本

清沈用濟撰。用濟有漢詩說，四庫入存目。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錄用濟詩二十二首，而稱其足跡半天下，至廣南，與屈翁山、梁藥亭定交，詩乃大進，雖切磋於藥亭，而五七言律遠過之。遊邊塞，留石北平久，詩皆燕趙聲，一時名流幾莫與抗行。而於大同道中、登泰山絕頂、望西嶽諸作，皆有評騭推許。甚至杭州府志藝文門載用濟春江詩鈔、方舟集，皆不箸卷數，疑並未見刻本。此本署湖海集，旁又有小字注方舟先生詩存，有江山劉履芬彥清父攷得、讀書人家二印。前有費錫璜序，梁佩蘭、梅庚及錫璜三跋，末一跋不署名，不知為何人。錫璜序首稱天下臺閣之詩首推王新城，草野之詩首推□□□，缺處蓋屈翁山三字，後人傳寫以觸禁網故缺之耳。集中分體編次，綜古近體六百七十六首，別裁所錄皆在焉。每首有圈識，閒附評語，不知出誰手。有署芝仙者，而集中亦有得徐芝仙消息與徐芝仙諸作，蓋同時人也。其詩大抵沈鍊峭拔，紀遊近體尤工，得江山之助為多。德潛之言彌信。吳穎杭郡詩輯謂用濟貧老無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依三韓張參議廷枚遺稿數千篇皆託參議收弃後遂不可問又謂近有某中丞刋方舟詩於粤東選擇不精佳者概從删汰原稿轉致散佚按此本不足千篇自非用濟平生吟咏之全而出當時選錄可知某中丞刋本殊鮮流傳不知與此異同何如惜無從一比勘之至謂用濟無子今集中有示兒輩五律下注示兒子鵬飛麟德鳳苞虎炳龍友又有聞子鵬飛授室在京聞舉孫聞再舉孫諸詩錫瓚撰序亦有遜跡金陵付兒輩家事語是不獨有子且有孫矣詩輯記事失實並附正焉

勤有詩文集二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楚王孟烷撰孟烷爲楚王楨子謚曰莊明史附見楨傳此本凡詩文各一卷有永樂丁酉伴讀胡粹中序正統辛酉嗣子楚王季埦二跋按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缺其卷數疑未見刻本諸家藏書目中惟范氏天一閣有之蓋傳本甚罕也朱彝尊明詩綜錄其遊九峰寺五律一首今見集中明初諸藩文采藻麗首推周蜀二王惜集皆不傳今觀孟烷是集雖未能遽與抗衡而辭旨婉約亦無忝作者傳稱其敬慎好學集中有滕王閣圖

書後謂王勃韓愈之文皆述其江山之勝景物之美初無與乎其人使滕王而有東平河間之懿則歌詠圖畫之者當何如知其風尚所在非徒留神翰墨信宗藩之秀出者矣至其名集之義蓋取韓愈詩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之句祇作勤有詩文集千頃堂書目明詩綜皆誤作勤有堂集附正於此

儀禮韵言二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檀萃撰。萃字默齋，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官雲南祿勸知縣。清國史文苑傳、安徽通志均不載萃著此書。此舊鈔本首署檀氏儀禮韵言塾課藏本，分上下二卷。上卷為士冠禮至覲禮，下卷為喪服至有司徹，括經文為韵語，四五字至七八字不等，後附注釋，第節錄注疏之文，無所闡發。蓋萃意以儀禮艱詞奧義在諸經中最為難讀，因輯此編，取便家塾誦讀而止，非考究經義也。朱筠序稱萃篤志經學，於三禮尤極精擘。本傳載萃著述中有大戴禮記注疏，今未見傳本，然則此書雖非萃精詣，亦當存錄，以備其著述之一種矣。四庫存目有馬駟儀禮易讀，其著書之旨與萃同，雖全載經文，而妄於句中添虛字聯屬，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簡括明淨，猶遜是編焉。

草書韻會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覆刻明洪武本

金張天錫撰。天錫字君用，號錦溪老人，河中人，官至機察。善書，見陶宗儀書史會要。會要稱所著有草書韻會行於世，而藏家未見著錄，倪粲、金門詔、盧文弨諸家補金史藝文志、謝啟昆小學考均不之及，蓋久佚矣。此為日本覆刻明洪武本，前有正大八年趙秉文序，又有見住燕京縣角頭鄭州王家彫印款一行，後有正大辛卯樗軒老人跋及洪武廿九年丙子日辛刊款，又日本物茂卿跋。書中採漢魏迄金百十三人之蹟，分韻編次，下注真書，與宋高宗草書禮部韻同。自謂自始至終，字字皆有淵源，一點一畫無不按於規矩，但法度稍異者，皆注其所出。今書中多側注小字，如顛謂張旭，右謂王羲之，素謂懷素，谷謂黃庭堅之類是也。天錫本以書名當代，又多見前人名蹟，積四十年始成此書，用力精專，意其原本必有可觀，而幾經傳摹，雕鏤不精，半已失真，為可惜耳。

籌陝存牘類鈔二卷附逸事一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顧其志撰、其志字太沖、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累官陝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此其撫陝時疏牘、既没、其子纘詒紹詒輯為此編、首有駢文自序、謂生平砥礪、最恥自暴、然晚得諸兒、未及見予行事、聊書數語、蓋綜敘生平、非為是書發、其子特取以冠首耳、又又有紹詒序、謂太保撫秦六年、連方伯制府、前後共十年、其設施大端、見奏議中、餘備見於往來書札、計十年內、書稿凡三十餘大册、而散失什之四、已酉夏鈔輯二帙、未能全梓、今所簡鈔、又佚過半、蓋擇要編存、又以類相從、故曰類鈔、如曰總論織造礦稅三大害、則請罷礦稅織造諸題疏書牘也、礦事始末、則陳稅監梁永貪橫不法、及論救咸寧令滿朝薦諸題疏書牘也、又有吏治郵屬馭藩邊防撫䘏靖盜諸目、末附逸事一卷、則紹詒所追述也、其志以縣令洊歷封圻、所至以政績稱、明史余懋衡傳言稅監梁永使其黨賄膳夫毒懋衡、懋衡上疏、極論永罪、帝不省、御史王基洪言永必反、巡撫顧其志頗為永諱、今觀其志與懋衡朝薦諸書、謂急切易生變、而預以窮寇勿追為規、自是持平之論、明世士夫多矯激近名、往往貽禍、不得執此為其志病也、紹詒撰逸事、謂時多以東林標幟太保、聞而歎曰、盛世奈何立此名、即貽書政府、謂誰作此俑、開異日無窮之禍、請亟去此稱、勿復道、閣臣葉向高方為東林主盟、得書不省、是其先識亦有足稱、明史乃不為立傳、僅見其名於懋衡朝薦梁永傳中、何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奏議類

裔乘八卷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楊一葵撰、一葵有芙蓉館集、四庫入存目、此明萬歷間刻本、為曹溶舊藏、有曹溶之印、潔躬二印、又有吳江史氏藏書松陵史蓉莊藏二印、明史藝文志未著錄、諸家目錄亦罕及、惟文瑞樓書目有之、首有萬歷乙卯王在晉序、分東夷南夷西夷北夷東南夷東北夷西南夷西北夷、每篇敘其始末、以類為次、論斷附焉、其意蓋欲廣羅古今四裔事實、纂為一編、與馬觀瀛涯勝覽、羅曰褧咸賓錄、用意微別、故如新羅百濟併於朝鮮、霫併於奚、奚又併於契丹、皆一例登錄、顧僅鈔撮諸史外國傳及輿地之書、而未能廣搜史乘、貫穿疏證、成一家言、中如霫與契丹風俗略同、見舊唐書北狄傳、而謂與突厥略同、奚霫壤地相接、同種異部、乃一列東夷、一列北夷、蘇門答剌、蘇門達那、譯字偶異、亦以為兩地、皆疏舛不足據、惟在晉序稱其萬目時艱、故著是書、今觀北虜日本諸篇、皆藉藉以杞憂為言、是不當繩以著述之例矣、至謂馭夷之道、款貢誠非上策、然免塞上之鋒鏑、全億兆之生靈、省師行之轉餉、相提而論、所得孰多、蓋亦審度時勢之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周氏遺書十卷 周氏愛蓮堂寫本

清周穀撰。穀字星垣，號太谷，又號空同子，學者稱太谷先生，安徽石埭人。家世貲歷不可考，或傳為池州府學庠生，以其膂力兼人，又疑為武庠生。蚤孤，母盡以家資付之，恣所往不問，乃以是求師訪道，足跡遍海內。初師福建韓仲瑜、南昌陳一泉，治二氏之道，已通聖人易簡旨。陳韓乃盡棄所學，轉北面奉穀為師焉。晚開講舍揚州，講學不拘拘於形式，精岐黃術，時時以之活人。性樂易，都舍童子見之，輒跳躍相就，或與為蹴踘意錢之戲，無忤也。時百文敏齡總督兩江，或構謂其能煉氣辟穀，通陰陽奇賅、符圖罡咒、役鬼隱形之術，下獄，還知無辜，大悔釋之。其學貫究六經，傍通釋老，而自闢門戶，時時緯以理數，說者謂其尊良知，尚實行，於陸王為近，而安徽通志太谷之道在易，其旁通術數類皆易之支流一說，最為知言。周氏遺書，門弟子張積中、李光炘諸人輯其遺著所成，計易繫二卷，內分圖原、書原、九疇、易圖說、易圖說傳、易序、卦序篇七篇，上下經、繫辭及說卦、說周易說卦傳第十章伏羲八卦圖說、乾坤天地辨卦次

先天八卦圖說、後天八卦圖說等八篇，與門弟子跋尾都為二冊，自謂易之象始於包羲，成於文王，易之辭始於周公，成於孔子，卦言文言，皆商周之擬議，穀也愚，敢竊包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而述易簡之理，故其繫易不取文彖，而別為之說，蓋畢生精力所瘁，入之深而知之切，自多羲文精義，昔人所未發者，圖原河之出圖也始於滴一語，尤發千古未發之秘。語錄八卷，則多所為論學文章，與門弟子論道劄記，出入群經子史，無不精邃明達。其門人陳一泉云：我太谷生羲文數千載之後，發言釋義，皆生民罕見之言，雖不免推仰師門，要非溢美。其論事論學，沖和充到，頗似濂溪語錄，末附所為詩，如餘寒為我閑春甕，小雪憐梅補素心，如紅葉沾泥燒不著，綠苔凝壁少難齊，氣象亦如光風霽月也。

李氏遺書一卷 周氏愛蓮堂本

清李光炘撰。光炘字晴峰，一字平山，揚州儀徵人。道咸間，石埭周太谷星垣講學邗上，其學出入宋明，上溯易象，雖不斥二氏術數，而湛然得性命之正，說者謂與陸王為近。晴峰因與同邑張石琴、福建韓子俞、安徽陳子華同受業門下。光炘於同列中年最少，而穎悟過人。太谷病亟，急足召之曰：必斯人至，我方可以死。既至，侍疾百日，而太谷歿。太谷之道乃一傳於光炘。洪楊亂起，張石琴避兵山東肥城之黃崖山，耳聞講舍，承太谷學

統，會滑吏喉東撫閻敬銘，兵夷其砦，以教匪案上請功。石琴自焚死。光炘懼株連，走避江淮間，間亦設講席以傳太谷石琴之燼。從游者多海內振奇之士，南州毛慶蕃、長白榮慶、海陵黃葆年、泰州蔣文田、丹徒劉鶚其尤者也。光緒十三年，年七十八，卒於滬上。學者稱龍川先生。著有索隱述、龍川詩集、龍川文集等書。除詩集外，皆未梓行。李氏遺書為其講學語錄，共不過百則，迨門弟子輯其遺言所成，而大都深仁明達，卓然大儒之言。如或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舜為天子，而致其父殺人，舜不足以為舜矣。皋陶為士，而致天子之父殺人，皋陶亦不足為皋陶矣。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而不仁者遠矣。安有瞽瞍殺人之事乎。嗚呼，孟子之時，處士橫議者多此類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孟子曰：瞽瞍厎豫，而天下化。彼桃應未之聞也，烏足論。及或問明之亡也，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信乎。曰：否。堯舜之治天下也，知人而已矣。臣皆亡國之臣，而謂君非亡國之君，吾不信也。皆至正之論，昔賢所未發者。至或問禮云，仲春令會

男女，奔者不禁，果有諸。曰：有之。曰：何為其然也。喟然嘆曰：嗚呼，先王之為教也，禮樂而已矣。樂勝則流，必有禮以節之。節之故禁之。禁之而後民知畏天，知畏天而後民志定。民志定，天秩從矣。禮勝則離，必有樂以宣之。宣之則不禁也。不禁而後民乃樂天，樂天而後民氣和。民氣和，天時順矣。斯義也，周公孔子皆用之。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其說究過姚姬傳奔者速行也、無納采納吉納徵而嫁娶則速也之曲解，奚啻百倍。噫，人之不相及也，如是夫。

東林粹語三卷（上虞羅氏藏傳經堂叢書本）

清凌鳴喈撰。鳴喈字體元，號泊齋，烏程人。嘉慶壬戌進士，官兵部員外郎。上清理馬政疏，以越職被議罷歸。鳴喈嘗主講東林書院。東林書院者，宋楊時講學之地。明顧憲成、高攀龍繼之。故鳴喈採三人集中論學精粹之語，為此編。大意謂世徒知時學務主靜，入於禪，而不知其釋知命，謂事事循天理，非明體而不達用。陸隴其識憲成、攀龍未盡脫姚江藩籬，而不知攀龍學以窮理為先，憲成論良知，謂不當舍學慮而言良知，非特為程朱功臣，亦可為陽明辨証。學者讀先儒書，當略其駁而取其純，不當摘其疵而并去其醕，所以有粹語之作也。鳴喈復逐條附說於後，或引申其旨，或證成其說，至理名言，採擷略備。蓋鳴喈亦深於宋儒之學者也。案東林講學，致啟門戶之爭，世多以為詬病。提要於憲成、攀龍諸書，及陳鼎東林列傳，尤謁謁言之。然諸人講道論學，砥礪節槩，非尚空談，不幸羣小借以快心，善類糾結報復，至於國亡而未已。論者惜其流品猥雜，繼述者或失初旨可矣，乃以始禍歸獄諸人，其亦未深究夫剝復消長之理矣。五季文衰道敝，馮道委贄五朝，自號長樂老，使諸人皆改節易行，效道所為，而謂能維國是，有是理乎。試觀明季乙丙之死璫難，甲申之殉社稷，逮宗社淪亡，猶崛強嶺島，為困獸之鬭，臣節士氣，亘古為烈，孰非東林講學之所留貽。提要陳古諷今，垂為炯戒，非所以論其世。學者當分別觀之，毋懲羹而吹齏，其亦鳴喈著書之微旨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儒家類

釋氏要覽三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覆刻宋本

宋釋道誠撰、道誠錢塘人、居月輪山、此書宋史藝文志著錄、而世鮮傳本、藏家惟崑山葉氏菉竹堂、虞山錢氏也是園有之、後此罕見著錄、此為日本覆刻宋本、前後有崔育林口隨兩序、道誠自序謂凡出家人須知之事、隨便鈔錄、以類相從、益以諸家傳記書疏、為二十七篇、上卷為姓氏稱謂居處出家師資剃髮法衣戒法中食、中卷為禮數道具制聽畏慎勤懈三寶恩孝界趣習學、下卷為說聽躁靜諍忍入眾擇友住持雜紀瞻病送終、各舉其目、而分疏於下、簡淨賅博、誠禪門之會要、亦涉內典者之寶筏也、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稱在釋氏書中、較翻譯名義集尤為簡而得要、信為知言、楊氏所見本、殆與此同、惟云末有前川茂右衛門開版字樣、此本無之、豈偶佚脫歟、

讀禮日知二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金瀍撰、瀍東陽人、萬歷初、官廣東右參政、其著是書、明史藝文志未著錄、朱彝尊經義考搜採賅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明人著述、網羅靡遺、均不之及、此本為璜川吳氏舊藏、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印記、據首萬歷元年自序、謂隆慶庚午冬、罹母氏之喪、反哭居廬、取禮記讀之、日有所知、則札記之、比禫而除服、以示羣弟子、而名之曰讀禮日知、二年海陽劉子興序、謂公命海陽尹馮君壽諸梓、蓋元年成書、次年起官粵東、刊板於潮州、瀍以為禮經灰於秦火、記禮者不皆孔子之徒、言或失真、復病陳澔集說舛陋、不能盡窺聖人制禮之意、故每篇條舉經文、而為之說、尤詳於喪禮、大抵平實近情、善會經旨、疑所當疑、如讀檀弓、謂孔子既祥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曾點倚門而歌、為近誣、知悼子之喪、平公飲酒樂、杜蕢酌飲以諷之、君前不當稱臣諡、未葬亦不當有諡、為記者之失、讀曾子問、謂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女子以嫁為歸、既

已成昏、見舅姑、因已婦之矣、且女嫁在途、聞父母之喪、已降服期、明既為人婦、則既昏而不祔歸葬、於理未安、讀禮運、謂大同小康之説、為老莊之見、讀明堂位、謂成王幼沖、周公踐阼而治、乃攝政非攝位、讀雜記、謂子為大夫、則父母不能主、是舜可得而臣父、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乃朝夕奠哭之節、非死至大斂哭踊之數、讀祭義、謂孝弟一也、至孝近於王、至弟近於霸、非聖人之言、讀表記、謂以怨報怨、以德報德之説、與論語異、不可為訓、則皆明白精確、深中肯綮、在明人經説中、要為上

乘、數百年來、流傳至罕、湮晦不彰、故亟表箸之、

廣喻林內編十八卷外編十二卷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顧伯宿撰、伯宿字鍾星、吳江人、其始末不甚可攷、據此書自序、知曾受業陳龍正熊開元門、而屢困場屋、篤志著述、顧有孝題識、有余兄鍾星年逾七十、猶手一編語、則有孝之兄也、有孝著樂府英華、四庫已著錄、此書僅蘇州府志列其目、而未載卷數、又誤其字為鍾生、當據本書訂正之、前有熊開元繆彤潘耒三序、及自序凡例、其書蓋補徐元太喻林而作、凡例有仍顏表尚宗經分合、譯註彰教、敘後刪複、袪浮廣羅、見得善讀、欣今

諸目、大意謂易為喻祖、原本不錄、是為昧原、纂止六朝、頗苦未備、悉為補之、又刪其繁複、去其浮泛、區分未精也、則刪併之、訓詁難曉也、則註釋之、凡註釋之語、皆冠以天全子曰、天全其自號也、復判為內外兩集、內依原本、刪增各半、外則獨出機杼、補所未備、不相混淆、總為卷三十、自謂凡三十餘年、寒暑疾病不輟、始潰於成、用力可謂勤至、然如提要所識原本譌誤諸條、茲編皆未能訂正、是其撫摭之功足多、而未免承譌踵謬、為遺憾耳、

唐氏文選十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本

明唐寅編、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明史附見徐禎卿傳、此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蘇州府志、俱未著錄、諸藏家書目亦不之及、蓋無刊本、以十干分卷、所錄皆戰國秦漢魏晉人之作、末卷專載漢人碑刻文字、頗與俗濫選本異趣、至選文而錄及詩歌樂府、則沿梁太子統文選、唐無名氏古文苑例也、惟書中往往與目錄不符、如甲卷孔文舉雜詩後有蔡文姬悲憤一首、陳思王送應氏後有贈白馬王彪一首、乙卷魏武帝短歌行後有陸機短歌行一首、魏文帝燕歌行一首、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後有傷歌行一首、皆不列目、丁卷目有淮南小山招隱士賦、書中復缺載、目中篇題下、又多注刪去字、直是編寫未定之本、以明人舊笈、又寅所選、姑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總集類

表學啟蒙二十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李儒烈撰、儒烈字子思、號見川、海鹽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此書前有嘉靖庚申范之箴序、謂表以駢儷為體、濫觴於唐、而極於宋、見川李君夙究心於四六、凡玉海寶苑、龍筋鶴林之類、罔不搜羅而摘其奇、與夫漢唐之詞賦、宋表之繩尺、及近代之鄉會墨錄、咸拔其萃、分門類纂、名曰表學啟蒙、誠作表之筌蹄、匪直發蒙而已、其書蓋專為表文程式而作、首二卷為辭學指南、摘錄唐宋人表文、而評註之、以示綱領、餘則分門纂錄、為天文、律歷、聖學、聖製、詔令、藝文、節令、禮儀、音樂、駕幸、聖賢、榮達、官制、車服、器用、宮室、郊祀、祥瑞、兵制、兵捷、王會、都邑、藝術廿三門、門又各分子目、割裂經史詞賦之文、濫及鄉會墨錄、叢雜無緒、是徒供場屋剽竊之用而已、然古人類書夥矣、其專為表文示式、獨有儒烈此編、固不必以其陋而棄之也、

敬恕翁詩稿一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許巽行撰、巽行字子順、華亭人、乾隆壬午副榜舉人、歷知臨海興安南陵三縣事、生平博覽載籍、著述甚富、刊行者惟文選筆記八卷、世服其精審、此稿凡古近體詩百六十八首、首有陸繼輅周世經題識、眉端多黏小籤、或商榷字句、或辨正點畫、疑亦出繼輅世經手、而不署作者名、據松江府志、知為巽行撰、巽行三為縣令、以吏事著稱、學精選學、旁及說文音韻諸書、而詞翰非所長、故稿中諸作、意在宗法陶韋、而工力未至、頗傷膚

泛、不足掉鞅詞壇、與同時流輩相上下、第以世無刻本、過而錄之、昔人稱刊書之功、比於掩骼埋胔、然則一鱗片羽、孰非前哲精力所寄、不當以工拙為去取矣、

遊燕雜紀二卷 上虞羅氏藏明刻本

明盛時泰撰、時泰有牛首山志、蒼潤軒題跋、四庫入存目、此明萬歷間刻本、首有蕉林梁氏書畫之印、溫陵黃俞邰氏藏書之印、乃兩家舊藏也、明史藝文志著錄時泰城山堂集、而無此書、千頃堂書目有之、但作三卷、此本祇二卷、殆偶佚其末卷耶、前有駱問禮張鳴鳳葉之芳三序、蓋時泰以貢舉北遊、容燕六月中所作、將行、涿州通判凌某為刊之、末附書序雜文八首、餘皆古近體詩、以詩紀事、故名雜紀、時泰天才敏捷、而落拓不偶、

王世貞見其兩都賦、贈以詩曰、遂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傾挹至此、又嘗三日之內、遍和其擬古詩七十章、世貞為之氣奪、其詩大抵豪放恣肆、宕逸自喜、不規規格律、而時傷率易、才人之筆、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也、

敬所小稿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明鈔本

明蘇境撰。境字仲簡，建安人。其始末不甚可考。據書首陳仲述序，知其少習舉業，程試必居前列，爲閩學官，訓迪弟子員，多出其門，貢春官，必預首選，父子兄弟，俱以儒術鳴於鄉而已。明史藝文志不載是書，諸家書目亦罕及，惟千頃堂書目、皕宋樓藏書志有之。顧千頃作四卷，皕宋作一卷。皕宋本有黃丕烈跋，謂出頭祇三卷，而未標卷數，疑有所遺。按此本正與皕宋本同，分體編次，各體悉備，疑未嘗有遺也。丕烈跋又謂卷中脫誤甚多，若無別本訂正，末一首脫誤尤甚，幾不成句，此本亦然。今皕宋本已歸日本岩崎氏，故靜嘉堂祕籍志亦箸錄，惜不獲一比勘之。至仲述序稱其古詩如玄酒太羹，土鉶瓦缶，質而不俚；近體律絕如正人端士，褒衣危冠，樸而不陋；歌行古詞如山下出泉，鏘然有聲，聽之無窮。徵之集中諸作，殊未能如其言，第以明人舊帙罕見，珍之而已。

獨庵外集續稿五卷 上虞羅氏藏日本刊本

明姚廣孝撰。廣孝有逃虛子集，四庫入存目。考廣孝集，明史藝文志作十卷，外集一卷；千頃堂書目作十卷；蘇州府志作十一卷，注前志作十卷，一本二十卷。四庫箸錄范氏天一閣藏本，則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丁氏善本書室藏本，則詩集十卷，續集一卷，類稿五卷，補遺一卷，道餘錄一卷。按丁氏藏本，殆與四庫本同。四庫作十一卷，乃并續集言之。提要言附載道餘錄二卷，故合類稿補遺爲八卷。丁氏作道餘錄一卷，殆有缺耶。吾家藏明卧雲山房鈔本，則詩集十卷，續集一卷，卷帙多寡，往往不合。大抵諸書作十卷者，僅其詩集。四庫箸錄及丁氏藏本爲最備。至署名逃虛子，則諸本一也。據錢謙益列朝詩集，謂所箸初名獨庵集，化後吳人總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然則諸本皆訂於身後者也。此本署曰獨庵外集續稿，首有手識七行，曰：獨庵續稿已謄入梓，茲續稿二册，付與扶桑小比丘等聞持歸本國，可出似迺師絶海和尚，必有以見教也。永樂元年倉龍癸未冬十一月十一日道衍。蓋手自編定，以畀日本僧等聞，等聞刻之本國。凡詩二卷，文三卷。以家藏鈔本詩集校之，則鈔本未載者凡

三十六首是逃虛子集出後人摭拾已有脫落非其全矣然此本既名外集續編則尚有內外兩集出手編可知今俱不可見獨此以刻於異域獲存手編之舊非惟中土所無東瀛流傳亦鮮得勿珍為枕秘耶至釋子詩文方外之作為內集酬應世俗之文則稱外集以別之丁氏藏書志謂類稿所載皆方外之作尚當有外集今觀此編序偈銘贊之文固居大半而應俗之作亦十餘首是未嘗遵其例而仍稱外集意何居乎

龍川詩鈔一卷 歸羣草堂栞本丹徒劉氏活字本

清李光炘撰光炘字晴峰一字平山揚州儀徵人石埭周太谷星垣高足弟子事詳子部儒家類李氏遺書提要中少與中表兄弟張石琴積中共負才名出言動驚老宿尤擅詞華事太谷後始由博返約專心性命而偶一為詩率有天際真人想說者因謂其詩有天半鸞笙飄然霞舉之概或如月下清梵泠泠獨絕云蓋胸次曠然性情吞吐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所作亦不拘一體不守家法而自然高妙詩鈔一卷乃受業門人王啟後

黃葆年輯其遺詩所成自謂印以代鈔聊省同學走筆之勞者故其行不遠後北平某氏丹徒劉氏又有活字本行世傳亦不廣初不過詩一百許首劉氏本復增補遺若干首始共得二百許篇古近體皆備風格亦不一高拔如江上遇雨舟中感懷之西風亂灑菰蒲雨散入平江千萬縷秋風引之秋風吹上姑蘇臺海南茉莉如星開下廬山之天風吹我下蓬萊一夜鄉心似箭催千里雲山陪勝友一門狂狷盡吟才惆悵如小青墓之偶水正當蘇小墓傷心況我廣陵人西湖弔古之南渡樓

臺成畫本、西泠松柏半邱墟、沈雄如哭軏張寄琴表兄臨清殉難之潢池一勺湧鯨波、百萬良家夜枕戈、翔雪嚴風翻赤幘、蠻煙瘴雨過黃河、蒼凉如寄汪蘭甫之嚴城寒雨促征笳、獨樹搖風急亂鴉、莫問江南好黃葉、可知江上已無家、均一時名句、癸丑紀事詩之徐勳巧隨諸將後、陸機奔在衆軍先、直與玉溪隋師東之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報是孫歆相伯仲、題王生玉相小照之仁宗皇帝太平年、且駕阮亭開國中山異姓王而過之、至湖上閒吟之誰家誰閣坐名姝、半看湖山半讀書、手摘鬢邊殘茉莉、田頭一笑打游魚、湖上採蓮曲七首之蓮花蓮葉復蓮心、蓮子房中雨露深、更喜蓮根是佳耦、不教栽近斷橋陰、花神廟裏去燒香、正好停舟繫綠楊、但採荷花莫吹笛、怕他驚起睡鴛鴦、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謂出理學大師手筆、殊令人不能置信、又好以內典語入詩、而辭華益茂、如題維摩經後之西風吹冷白蓮花、全粟如來兩鬢華、如聖衆廣登獅子座、天花飄墮五銖涼諸句、真如維摩說法、花雨繽紛、與辛稼軒以六經諸子語入詞、同聖賢懷抱、才人手腕、固無施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思益堂日札二十卷 原稿本

清周壽昌撰。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號自庵，道光進士，由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洪楊難作，劾督師賽尚阿、總兵和春逗留，並條陳征討事宜，一時服其敢言。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為事，詩文書畫俱負重名，于漢書用力尤深。卒年七十一。著作有思益堂詩文集、前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三國志注證遺、五代史注纂注補、續宮閨文選等。思益堂日札者，則其殤子淪蕃愛讀父書，或鈔諸人，或搜自廢麓，編類寫存者。咸豐庚申之役，壽昌舉眷出避，書籍誤著留京者，悉為人囊括毀損。甲子還都，尋省舊業，輯往訂故，得此帙，復加董理，部居而成。故其自序有言曰：既珍敝帚，復慟逝者也。書凡二十卷，首經之易詩，次史之班范，皆為專編，以後則朝野掌故，亦復兼及，大抵以鈔纂為經，自寫其見為緯，取證旁及金石詞賦雜事類，能獨具所見，第不必皆允當。此原稿本，頗多塗改鉤乙處，尤能見其讀書立說之苦心，並時見附簽作商討語，而冠以廷式案云云，迨曾經文芸閣學士參訂者歟，若然，則彌復可珍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三卷

續碑傳集 第八十卷

彭麓詩鈔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清成達可撰。達可字兩行，會稽人，諸生。商盤越風，阮元兩浙輶軒錄，并錄其詩，稱所著有彭麓詩鈔，紹興府志亦箸錄，而世無刻本。此稿本四册，但分體而未分卷。首為五七言古，次為五七言律，次為五七言絶，書跡殊秀整類文徵明。沈樵元序稱其書畫皆俯瞰一世，詩尤專家，疑即其手寫。行間有改定，眉端有評語，則不知出誰手。其詩五言典贍遒逸，雅近唐音，越風採其嚴子陵釣臺、涿州二首，并集中上乘。集中五律獨多，亦未能篇

篇稱是。七言則稍傷平弱矣。達可窮而在下，名不出里閈，幸商阮兩書存其姓字。遺集雖未能流播藝林，然二百年來未隨刼灰以俱燼，亦差可慰士之寂寞身後者已。

德星堂家訓一卷 別下齋叢書本

清許汝霖撰。汝霖字時庵，浙江海寧人。康熙進士，歷贊善，嘗督江南學政，當時稱為得士。累遷至禮部尚書，康熙五十年致仕歸，讀書課士以終。性篤孝友，律躬謹飭，未遇時，讀書談道，隱然以天下為己任。及通仕籍，主學政，以勵廉恥挽風教為職責，故人多敬畏之。德星堂家訓一卷，為其告歸返里時，舟中所作，僅三千言。八千卷樓書目中，作德星堂家訓，別下齋从書本，浮簽作德星堂家記，而內作德星堂家訂，蓋其所說多勸誘世俗，

矯磽薄之風，文體畧似家訓，故後人冠以家訓之名。但設辭語氣為籠統之言，確非垂訓後嗣之作，而末署汝霖謹訂，故一作家訂。家記者，則又為訓訂之誤，其實均費解也。子目凡六，曰宴會、衣服、婚嫁、喪葬、祭祀，矯世俗奢侈誕謬之習，均中綮要，其冠言謂方今物力維艱，人情不古，競紛華於日用，動輒踰閑，勉追報於所生，事多違禮，習而不返，長此安窮。不揣迂蹶，謬抒臆見，黜浮崇雅，敢云率俗于淳龎，慎始慮終，聊欲飭躬于軌物，爰陳數則，用質同心云云，可覘全書之要旨矣。其尤愷

切者如安葬篇謂古者士庶之家踰月而葬後世王公以下皆至三月期何寬也而惑於術家者妄求富貴偕前人已朽之骨殖圖後人未卜之顯榮愚已甚矣又或造年月之利害判房分之吉凶長幼猜嫌牢不可解代復一代年又一年甚有越數世而不獲淺土者生者大厦高堂死者頹垣敗壁撫衷自問忍乎不忍若謂風水可憑甯遲無害何以堪輿諸公高談鑿鑿而詢厥身家概都寒陋且有跋涉一生餓殍于道路者豈謀人工而謀已拙耶噫亦可悟已與若欲遍覓佳城廣求大地則

漢秦遺寢草蔓烟荒唐宋諸陵狐蹲兔伏六朝之故塚安存五季之新阡何在豈帝王之卜擇反遜能于士庶哉諸語洞切皖風瘠俗讀之于世道人心洵未嘗無益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十二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六十卷

說叩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葉抱崧撰抱崧字方宣江蘇南匯人乾隆間諸生當時吳下詩人多以科第顯惟抱崧以名宿終老生平著述湮没不彰僅傳者是編而已自敘略謂才質鈍劣好讀書而無所得庚辰秋既被放索居無事記憶聞見畧倣宋張淏雲谷襍記楊伯巖臆乘例著為一編曰說叩云盖比切故事網羅鈎剔以資聞見助記憶者也首列石經七經篇章文字之變異科舉名制之沿襲終及雋聞瑣事如曰押字其來久矣宋張氏淏曰東觀餘論

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草書唯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岳珂古冢盆杅記言得晋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其下有文如押字而韓非子言田嬰具押劵斗石參升之計如此制自戰國時

有之、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又謂之花押印、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其他各條、大抵相類、雖無當于實用、博而識之、亦自有其可傳也、

校邠廬抗議二卷 清光緒間江南刊本

清汪桂芬撰、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時進士、官至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精古文詞、尤精于算學、有顯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注考正、使粵行記、兩淮鹽法志等書、是編則其蒿目時艱、發為痛哭太息之辭者也、大旨在明法以善世、以為有清數百年、非無治法、皆治久而法弊、以致神姦巨蠹、得肆其機搆、故自敍畧曰、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為疏闊、疑為繁重、迨手經目世變、始知未嘗有此弊、及讀書十年、在外涉獵于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欲陳之而未有路、懼遂泯沒、爰以避地暇日、筆之于書、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可見用心矣、書初刊于河北、繼又刊于江南、而本字句互有不同、據其子芳植所識、謂均當時所自竄易、刊時各有所本、非意為增損也、又江南刊本、上卷公黜陟議等二十篇外、又增裁屯田議等四篇、下卷籌國用議等二十篇外、又增上海設立同文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等議三篇各篇咸觧旨痛激針對時忠雖今日讀之猶可想見當年執政失綱情況也例如公黜陟議謂自漢以來取人之法要為憑文字憑私見汰冗員議謂官所以舉事漕督控制七省衛弁三百標兵二千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河務衙門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厚養廉議謂外官自督撫至典史皆昌言肥瘠贏賠不以為怪大小京官又仰給于外官不足則揭債選人亦然非本性之貪國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其餘論旨亦約畧相彷今雖時異勢遷然斷章取義仍多可取為懲毖也

參攷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三卷

元城語錄解三卷 畿輔叢書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字德徵別號端溪子貴州之開州人正德間進士官至南京禮吏二部尚書著書有周易議卦五經心議海樵子山海經釋義等是編則其按察河南時所作按元城語錄本宋人馬永卿記與劉安世問答之語安世之學傳自司馬光以誠為宗與永卿所語則泛論人物事理不必盡是為學方法亦不必盡如當時理學家力詆二氏崇慶執于程朱範圍遂以安世談禪為不誠每抵其隙而議論之而又不敢專攻其非故于永卿所錄每段語後附以己意而委宛辯之名之

曰解實則囿于門戶之駁議耳如孔子佛之言相為然始條下解曰此一段恐是元城先生誠之未化處不然則永卿附會他人之言失其真耳吾不敢曲為之避巧為之諱如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老先生畧同條下解曰元城論荊公所以尊温公也其實温公荊公何可同也如哲廟折柳枝條下解曰程子為講官諫折柳一節所以養人主好生之心元城從而短之且目為老儒則元城於體認天理之功吾恐其去程子遠矣蓋愚深

為元城惜焉云云。大抵皆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語也。然如論學行，則安世剛健，能得其通，見其大，崇慶之解不過徒紛辯詰耳。

參考書

明詩綜　第三十三卷

元城行錄解一卷 畿輔叢書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畧歷已詳元城語錄解提要中。此編蓋又取馬永卿所記劉安世一生出處犖犖大者，而為之說也。安世之學，祇是于司馬光之言誠信之篤，而持之堅，行之遂，有過人處。固是一代學者氣象，然而偏滯處，亦未嘗無之。崇慶于所言所行，一一加以議論，故自序有曰：解將以發其義也，亦仰止也，責備云也。是則崇慶先存一責備之心，則其所解將毋有吹索之慮歟。且崇慶立論，一本程朱，在當時已不免有異同之嫌，況千載而後，以作準繩，能不看朱成碧乎。如安世舉進士不就，選歸從司馬光受業。其後自言力行光教，七年而後成。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崇慶解曰：學無終窮，故曾子有斃而後已之論。元城棄官而受學于溫公，蓋亦有以見此矣。然曰力行七年而後成，則恐誠之為道，未可若是限也。然安世所言七年而後成者，謂不妄語耳。崇慶徒因司馬光教安世行誠自不妄語始一語，而遂疑為未可限，不太過乎。其他各條褒崇安世之言，亦每有微辭。如于安世遇貶，則曰難進而易退者賢也。奈何其不

慎于此哉、如于安世不答梁師成書、則曰師成在爾時京暫皆出其下、其孫之仕否、何必元城而後可哉、非重君子也、重名義也等、均是、

養正類編十三卷 清正誼堂原刊本

清張伯行輯、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康熙間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服官二十餘載、以清廉剛直著稱、而政績尤以在江蘇福建時爲最著、其學以程朱爲歸、一時及門受業者有數十人、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恪、著書有道學源流、道統錄、伊洛淵源錄、小學衍義、小學集解、訓蒙詩選、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家規類編、閨中寶鑑、濂洛關閩集解、困學錄、續困學錄、正誼堂文集等、養正類編者、則巡撫福建時所輯、自序謂恐後生知識未定、狃于習尚、日復一日、積成風俗、不得不爲之杜漸防微云云、書凡十三卷、多節錄前人教子弟語、卷一爲朱子童蒙須知、文公訓子帖、卷二爲小學、陸桴亭論小學、卷三爲屠義英童子禮、卷四爲沈龍江義學約、卷五爲王虛中訓蒙法、卷六爲程若庸性理字訓、卷七爲學海津梁、卷八至卷十二、爲孝子悌弟睦族積善勤學五類、卷十三爲呂得勝小兒語、呂新吾續小兒語、呂新吾好人歌、收塞北五首、望江南五首等、蓋皆當年理學家所視爲訓蒙養正之精華也、

參考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第六一卷

碑傳集 第十七卷

清史列傳 第十二卷

歸有園麈談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初名學詩，字叔明，別號太室，江蘇嘉定人。嘉靖時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著作有春秋億、世廟識餘錄、萬曆湖廣總志、春明稿、海隅集、歸有園稿等。麈談者，則隨心欲言，月旦人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頗有少經人道語。然而雅謔兼陳，醇駁互見，非著書立說體，此所以名為麈談歟。雖然，所語亦頗有可以玩味者，如曰：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于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于姬旦。如曰：少年不以宋儒為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學者專以宋儒為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如曰：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于孤貧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等，均佳，亦有言之雖似有故，而實不免于過者，如曰：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如曰：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借言事去國以希它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等，殆皆有所指而發，第筆之文字，留告後來，則不免有失言之譏矣。

參考書

列朝詩集小傳　丁卷第三二頁

靜志居詩話　第十三卷

錫侯筆記一卷 鹽邑志林本

明呂錫侯撰，此編載于鹽邑志林中，錫侯歷履不詳，惟據書後萬曆辛卯姚士麟跋，知其為河東人，縣諸生，蚤死而已，觀姚跋畧謂余友河東呂君，為縣諸生，暇輒縱觀四部，庚寅秋，君才十八，病瘧死，未幾以君故禍及考若妣，少寡遺倪，家事搶攘，予是檢其齋頭得簡端書五十餘事，事足以傳，稍為次第，冀貽君後，及懼一旦命先草露，此書失墜，不無葛氏平原之恨，用是謀諸剞劂傳焉諸語，是則名為錫侯之筆，實其友姚士麟為之次第而傳者也，書中大較記讀書所疑，頗能蹈瑕抵隙，使作者無辭，如尚書呂刑稱皇帝，余甚疑皇字之衍，蓋此號秦世以前無有，如列仙傳鉤翼夫人少時右手拳屈，漢武帝披其手得玉鉤，故名其宮為鉤翼，後改為弋，則據漢書故有鉤弋宮，史記天官書後句四星，晉書天文志鉤陳六星，均屬後宮，謂鉤翼名宮，蓋取此義，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曰，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註謂三者形制相同，夏殷之世已有明堂，唐虞以前未聞，則引禮記外傳及晏子春秋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言駁其說、諸條殊可見其一斑、其他各條亦大畧相類、讀之可為讀書一助也、

讀書記疑十六卷　清同治刊本

清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為儒家、少從叔父樓村殿撰學、即自刻厲、又與方望溪先生游、篤志經史、恥為標榜之習、年五十一成進士、一時鉅公多物色之、皆謝不往、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史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其節志如此、逾年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雍正元年、世宗手諭調京、授編修、還丁艱歸、上諭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服闋、明年入都謝恩、畢即以老病辭歸、自謂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已刊者有白田草堂集讀書記疑朱文公年譜三種、而年譜尤多考訂、讀書記疑、乃其隨筆劄記之書、都十六卷、計卷一周易、卷二尚書毛詩、卷三禮記、卷四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卷五音韻考、卷六卷七史記、卷八南史、卷九卷十北史、卷十一國語莊子荀子存校、卷十二後漢書存校、卷十三南史存校、卷十四十五北史存校、卷十六讀杜工部詩讀八家文集等若干則、方其刻時、德清俞曲園先生樾、預校讎之役、曾為之序、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抵謂白田先生篤志經史、撰述甚富、記疑十六卷、凡九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史傳之事實、唐宋諸大家詩文之得失、古今音韻之變更、有所見輒記之、區其類而錄之、實事求事、細入無間、而三禮之學、尤為精邃、故於學制之異同、樂章之沿革、以及喪紀之等差、衮冕之制度、歷歷言之、如示諸掌、兩漢宗廟之禮、畧見韋元成傳、莫得其詳、先生探賾索隱、因端竟委、為兩漢廟制存其大畧、以補班范之所未備、昌黎所謂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先生有焉、且以之比王伯厚困學紀聞、其推崇可知已、一代名儒之作、固不同凡響也、

參攷書

國朝先正事畧 第三十一卷

適來子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潤貞撰、潤貞字作霖、江蘇華亭人、事蹟未詳、所作適來子一卷、見昭代叢書中、凡一百三十餘則、多引史傳無稽之事以諷人、或虛擬問答之辭以譏世、所謂為恢奇詭譎之文、摹鴻烈南華之式者也、然其中固不無愷切之言、足發猛省者、如識人之愚不安愚濫竽高位、適足以自殺其身者、曰匠伯至乎梁父之陰、遇大木焉、弟子曰、盍伐諸、匠伯曰、以為棟梁則易腐、以為犧尊則無文、此不材木也、齊景公將遊琅琊、轉附有大木當

車、左右曰、由他道以進可也、景公曰、吾嗅其氣若狐、此不材木也、盍薪之、命左右伐之、于是轉附木之神、夜往謂梁父木曰、子以不材終其天年、我以不材喪身、是果命邪、梁父木曰、世奚有材不材、處之安地則安、處之危地則危、予孰與我終日處乎山之陰、逍遙乎無人之境、不敢與世攖乎、夫惟擇地可以藏身、藏身可以遠累、設說至新、可令世之不能安愚者、有燕處帷幕之悟矣、然論無能者用天下一節、謂書不及鍾王、畫不及張吳、偶工其一二、人爭求之、至于冬呵凍、夏揮汗、此無他、彼之

所能人之所不能也故夫有能者用乎天下者也無能者用天下者也則剽竊老子無為之旨自以為透闢殊不自知其謬誕矣故全書亦未嘗全無精義然荒誕離奇終為儒者所不取也名適來子者其自跋云曷言乎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故曰適也且曰其為文也為諧為莊詹見迭出或以為鴻聲或以為蛙鳴一任其適乎人之口適乎人之意吾不暇舍所適以適其適也故曰適來子云

明夷待訪錄一卷 梨洲遺書本

明黃宗羲撰宗羲字梨洲歷畧已見破邪論提要中全祖望曰姚江黃太冲徵君著明夷待訪錄顧亭林嘆為王佐之才時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老人萬西郭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于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諱弗盡出顧炎武曰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夫顧全皆一時經儒翹楚推膺待訪錄若是則其書之重可知雖萬西郭言書尚未全第就傳世者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諸篇而論固由目覩明良發為激憤之語實亦獨具特見言人所不敢言足駭世儒經生而有餘也如原君謂後王私天下故有血肉崩潰之慘原臣謂世之為臣者昧于臣道本義以宦官宮妾之心為心故人主得以躋于僕妾之列原法謂三代以上以教養天下為宗法雖疏而法存三代以下立法皆自衛自私所謂非法之法也語固能洞癥

結、謂去此即躋郅治、如顧炎武之推許三代可復、或自序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馬之抱負、似未能若是其易也、于奄宦一篇言之尤痛切、至引孟子言侍妾數百人得志弗為語、駁周禮女御世婦說、周禮本非周公書、宗羲亦自知之、而仍斥之、足見其憤慨之深矣、要不失為一家言耳、書本無名、自序僅謂條具為治大法、今名則後人取自序末數語意冠之、謂之明人者、亦從其志也、

典論一卷 甘泉黃氏本

清黃奭輯、奭字右原、揚州甘泉人、刑部郎、賜舉人出身、世為淮南醝賈、家故饒裕、子弟生長華膴、乃鮮篤學之士、惟奭修學好古、同於寒素、初致舉業、入安定書院、時主講者為曾賓谷燠、大異之、勸專治樸學、并介其執贄江鄭堂藩門下、乃迎鄭堂於家、從學四年、遂邃高密鄭氏之學、成漢學堂逸書考二百八十餘種、高密遺書十餘種、刊成而洪楊變作、未得印行、庋樊汊鎮倡舍者二十餘年、多有毀損者、長子字輝山者、贖板歸、方擬補綴、亦驟下世、仲子澧、乃檢現存卷帙完全者、高密年譜尚書大傳註、毛詩譜、荅臨孝存周禮難、魯禮禘祫議、喪服變除、三禮目錄、駁五經異義、孝經解、論語篇、弟子論語注等十一種、同邑王鑒復訪殘補逸、始成黃氏逸書考百册、典論一卷、其所輯魏文帝王書也、都四十餘則、按魏志明帝紀云、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石經并以示來世、當時蓋曾與正始石經同刻太學者、亦與石經同淪浩劫已、比歲石經重出中州、碎塊中間有疑似典論之殘石、信亦九牛之

一毛耳、故子桓之作、除論文一篇收文選中外、類皆不傳、是篇乃自藝文類聚三國志註文選註意林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輯出、雖去全璧尚遠、亦可得見梗概、蒐之功不可沒也、

禹貢揭要一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姜信撰、信上海人、首有嘉慶癸酉自序、謂禹貢一編、為後世地理志之祖、蔡氏集傳、稟承朱子、訓詁詳明、學者猶多茫昧、至德清胡渭著錐指、始於疆索之區分、沿革施功之次第、詳辨確指、遂為自宋以來注禹貢者之冠、聖祖覽而稱善、採其說入書經傳說彙纂、學者讀之、可竟委窮源、而卷帙繁重、不便初學、寒士又不能家置一編、石門馬俊良嘗節其要語為書、而抉擇未精、脈絡未明、信因別輯此本、以備家塾誦習、條舉前人成說、

或注書名或否、期於扼要簡括、而不別加考訂、於水道遵錐指古今地理遵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得所據依、又如釋三江、主鄭氏說、不取蔡傳、亦為有見、大致平正淺豁、取使初學而止、非與專家比絜短長也、序中有付之剞劂語、當有刻本、今未見、

聲韻辨八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譚宗撰、宗初名立卿、字九子、後更今名、字公子、號夣方野老、餘姚人、性孤峻、不妄交游、工詩古文、精六書音律、為黄宗羲所稱、此舊鈔本、有皖南張師亮筱漁印、字跡工整、前後無序跋、惟書名後題餘姚譚宗公子甫參疏一行、案古人簡朴、字多假借、炎漢始析六義、齊梁方辨四聲、唐宋以降、更圜其方隅、以為平上之識、年祀遞嬗、而蕃變日滋、乃分一字兩讀之例、一音清濁之殊差之豪釐、謬以千里、學者所宜亟辨、顧自來言韻之書、汗牛充棟、鮮留意及此者、僅宋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坿著厓略、元劉鑑為經史動靜字音一編、坿所著切韻指南以行、清江昱著韻岐、四庫入存目、寥寥三數家而已、宗此書廣搜諸動靜字、分韻編錄、凡平聲四卷、上聲二卷、去入聲各一卷、條分縷析、為之箋疏、於世俗傳譌詩家誤押、辨之綦詳、前人韻書、自宋毛晃禮部韻略以下、皆有駁正、至竄竄異義、臯陶之或作咎繇、宗亦一一拈出、自謂操觚者多誤其音釋、時賢間亦不免、不得不辨、蓋意在為初學指迷、故不憚煩瑣耳、劉江兩書、皆不逮宗此編之詳、劉書且無注釋、不得不推此為善本、而無人刊布、遂致沈晦、爰表著之、餘姚縣志載宗所著、尚有唐律秋陽十卷、乃專糾唐人詩之誤押者、其存佚不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類

神器譜五卷 上虞羅氏藏 日本覆刻明本

明趙士禎撰。士禎永嘉人，官武英殿中書。此書虞山錢氏絳雲樓、山陰祁氏澹生堂、江甯黃氏千頃堂均著錄，惟祁黃兩目均誤作四卷。此日本覆刻明本，前有王世延、王同軌、黃建衷及日本清水正德四序。卷一載萬歷二十六年士禎進神器疏，言得西洋銃於遊擊將軍陳寅，得嚕密番銃於錦衣衛指揮朶思麻，又述思麻言其國神器酋長秩要職專，非藝精不與茲選。思麻携帶神器，渡雪嶺，涉恒河，逾崑崙，重譯獻獅，以修職貢，寒暑八更，始達都下，迄今四十餘年，年已七十有四，都中人士罕有一問之者云云。三十年再上疏，經刑部尚書蕭大亨試驗題覆，令京營製造教習，仍行九邊，奉旨允行，因工科給事中胡忻參論而止。士禎乃繪圖繫說，並彙載諸疏牘，而成此編。留心武備，亦明代有心之士，而惜其不獲用，然相傳萬歷妖書實出士禎手，臨終自言，人始知之，而身後肉碎落如礫，則又行險小人，其言殆不足信。

相地指迷十卷 上虞羅氏藏 傳經堂叢書本

清凌堃撰。首有自序，謂自龍穴沙水向背之說起，乃有終身不葬其親，陷子孫於不孝者。自左右房分之說起，乃有長幼阻葬其親，搆兄弟於不悌者，皆郭璞之書階之厲。然璞書猶平正無奇，或且為偽託，後世楊曾廖賴之徒，復踵謬而增益之，說異難稽，惑世誣民，天下競祖其說，江浙尤甚。羣惑羣趨，欲盡闢其說，而勢有未能，因輯其說之近於理者，為此編而折衷焉。前三卷為蔣大鴻玉函真義、醒心篇及楊筠松天玉外傳、無名氏冷仙論認局，卷五為秀水四九老人平洋金針，卷七為孫星堂渾天寶鑑，卷八九為無極子洞天秘錄、平陽金口訣，卷十為朱子明堂說、姚文田陽宅闢謬，卷四則堃所自著世秘闡覺圖也。總題此名，附加注釋，俾人易曉。末又有堃著勸葬說一篇，遠徵三古殯葬之期，復推論吉凶禍福之原，謂地道承天，天道福善，為子孫者惟務積德，以自結於天，擇地論穴，特其次耳。德不修而責效於先人之遺骨，適足以取譴。又謂迷地理者，是絕天理也。其言絕痛。棠傳喪不葬之風，其來已久，有司懸為厲禁，

而不為良止、前人辭而闢之、詳矣盡矣、然未有彙為專書者、箜此編、辭嚴義正、存陰陽之定理、正俗傳之謬說、可謂有功世道者矣、晚近斯風稍革、然積重難反、窮鄉僻壤、容尚有惑其說者、安得執箜此編、而徧喻之乎、

述聞類編十二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清謝晉撰、前署南沙謝晉日三父手輯、下注原字接三、是其人籍常熟、顧仕履無可攷、中韻書一條、稱李巨來音韻策論、朱子門人一條、謂黃幹獨得心傳、而惜其未得配食廟廡、按幹從祀在雍正二年、則晉殆康熙時人也、計分天文地理理學學校文籍禮制樂律選舉職官農田財用兵刑十二門、門各一卷、中又分子目、皆引前人成說、撮舉大槩、故以述聞名書、其意蓋病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諸書、浩博難窮、因縮為簡編、冀使

初學、然鄭馬諸書、卷帙富、徵引博、已不免純駁互見、晉此編、削膚存液、欲於十二卷中、包括天下古今事物之繁賾、寓繁於簡、勢有未能、況去取亦未能允當、第以詔初學、未始不足為津逮之資而已、

寄傲軒讀書隨筆十卷 清嘉慶刊本

清沈赤然撰。赤然字梅村，浙江仁和人。其里居事蹟詳見寒夜叢談提要中。本書凡十卷，為赤然讀書偶涉，隨筆所記，故上至考據六經，辨證諸史，以及詞評詩話，風俗禮制，以及草木蟲魚，探源析類之作，罔不畢載。然雜亂無章，已足詬病，而考據辨疑之作，尤多膠柱鼓瑟，吹毛求疵。如論漢書李廣傳，謂奪胡兒弓殪追騎百餘，書只言奪弓，未嘗及矢，豈能射殺追騎，又豈能百餘？然則書之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獸則何以必百，又焉能率舞耶？又如謂呂不韋獻有娠之姬於秦異人，又云期年而生子政，則非呂氏子可知云云。然則古人孕三年而生者有之，又何足證祖龍之必不出於呂氏耶？其穿章鑿句，孤陋寡聞，有如此者。然於紀載傳聞，摘錄故事，亦尚可以破岑寂、資談助。如謂今時賓至進茶，有用托子者，或皮或錫製，如小舟，謂之茶船，不知所始。後閱資暇錄，言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熨指，偶取楪子存之，既飲而杯傾，乃以蠟環楪之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寧奇之，為話於賓親，自後傳者益新其製云等，皆是。故閱者以遣興則可，若冀為心得之資則不可也。

参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十二卷

庸言四卷光緒刊本

清余元遴撰、元遴字秀書、一字藥齋、安徽婺源人、乾隆諸生、少好學而家貧、膏火不繼、遂兼治樵汲以自給、得補縣學生、受業於同縣汪紱、年十八、復以艱窶輟業、紱歿、寫其遺書數百卷、上之於學使朱筠、詔令配祀紫陽講堂、人皆以是稱之、元遴益孜孜於學、謹言慎行、為一時諸生冠、生平未嘗出仕、家居授徒以終、著有詩文集、及本書等、本書凡四卷、皆克治心身、考驗自得之語、且往復訂正羣疑、闡明理學、是師程朱之學、以正心誠

意為依歸、非偽言矯行者所可比擬者也、其論境界曰、夜雨滴堦、諸生曰、聞此令人凄涼、予曰時之有雨、猶晝之有夜、天地自然之理氣也、人惟道心未定、妄想不遂、故對境生愁、自尋煩惱、使汝等當此之時、飲食宴樂、子婦嘻嘻、雖雨亦不凄涼矣、否則清風明月、能無悶乎、可知憂樂不生于境、而生于心、心性一定、無入而不自得云、洵屬至論、然攻擊釋氏、則無斷不用其極、甚且謂佛老精闢之論、直哄小兒戲、其實釋氏菩提無樹、明鏡非台之説、以論境界、未嘗不更進於元遴之説也、然所謂

闡理衛道諸儒、比皆通病、固不能以專責元遴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六九卷

國朝耆獻類徵　第四零九卷

桐陰清話八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倪鴻撰。鴻字雲癯，事未詳，原籍浙江之會稽，遷居廣西之臨桂，遂占籍焉。咸豐戊午，避兵于佛山，夏暑不寐，作為是編，都四百二十二條，自謂傳前賢之軼事，述疇昔之舊聞，然實以評論詩詞居多。其所選詩，以香奩體工刻劃者為主，如錄王笠舫詠初九月云：昨宵新月驗刀環，何事征夫杳不還，扯滿弓弦餘半綫，磨尖菱角飽雙彎，樓台百頃水中水，風雨重陽山外山，分付四更鷄莫唱，好留香影卧雲鬟。杜李英咏簾鈎云：了又扶上瑣窓間，押住爐烟玳瑁斑，四面有聲珠絡索，一拳無力玉彎環，攀來桃竹招紅袖，輕罥楊花上翠鬟，記得前宵踏歌處，有人連臂唱刀環。雖極形容之致，毋亦有墮入魔道之譏歟。又錄張春暘明經女殉未婚壻絕命詩云：窓明几淨學塗鴉，曾向閒庭管物華，此後春光誰是主，年年風雨泣梨花。閨翠慵紅手自披，火中焚盡篋中詩，人生會有留名處，豈在風雲月露詞。語雖未工，而慘痛之音，令人難以卒讀。錄古詩酒籌多諧而虐語。記陳朗山語某幕友道出杭州，于逆旅見以厲樊榭栗主續折脚几事，尤令人生無窮感慨，有從來名士少佳兒之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覺非盦筆記八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顧堃撰。堃字免峻，號思亭，江蘇長洲人。乾隆辛亥壬子間由舉人出官丹徒教諭。生平講道論藝，不喜近名。所作有乃吾廬詩文集。覺非盦筆記者，則其讀書備忘之錄，間亦抒寫己意，頗能綜賅今古，博採典籍，取唐人之軌則，集藝苑之精華。學古者讀之，固可獲其輔翼，即隨意取作談助，亦于世道人心，匡益不少。為書凡八卷，第一卷論開成石經改字，因以及諸經箋注異同。第二卷就小學論經文訛字，蓋未脫漢學範圍者也。自第三卷以後，則又兼採宋人周、張、洪、王，及近人戴惠、江吳諸家論經論史論制度論文物之語，而雜辨之錄之，下及諸子小說詩詞之言，旁及經幢碑帖語，亦復泛濫引載。故其子鎮生跋曰，先君子性好讀書，每遇切理饜心之處，隨手劄記，歲月既多，積成稿本，陶宏景山中白雲，祇自怡悅而已云云。觀此，固知其非為問世而作者矣。惟所錄亦有失者，如曰小學不講久矣，偶檢唐韻，隨筆摘其易淆者別白之，則未免信古過篤，唐韻豈足為言小學之根據，要不能盡以所論錄為信也。

灼艾集八卷　明刊本

明萬表撰。表字民望，號鹿園，浙江定海人。以軍功世守定海，官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正德間以武會試及第，累遷至漕運總兵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表督漕日久，故於國計嬴絀，河流通塞，靡不暢曉。且通經史，熟先朝掌故。武臣中通儒術者，當代唯表一人而已。著述甚富，有海寇議、玩鹿亭稿、萬氏家鈔濟世良方及本書等。本書凡八卷，計灼艾集上下二卷，灼艾續集二卷，灼艾餘集二卷，灼艾別集二卷，均摭拾古今子書說部中紀述往哲前賢遺聞軼事之足為矜式者，間及雋逸語之可資風範者，彙為一編，而冠以原書之名。所採諸書，有盡人皆知者，如唐語林、天寶遺事等，亦有歷來鮮覯者，如沭水迂言、隋唐嘉話等。如載松窗雜錄一則，言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只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因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

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而退又載隋唐佳話一則云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均寓針砭之意也全書率多類此手此一編足以資談助而廣見聞矣

參考書

國朝獻徵錄 第一零七卷

明名臣言行錄 第六一卷

雲泉隨札二卷 清鈔本

清黃培芳撰培芳里居畧歷已詳粵嶽子及虎坊雜識提要中本書凡二卷具論修己治人之要與讀書窮理之方而洞達世理通悉人情非章句小儒硜硜然以教人作偽為事者所可議者如論財謂朱子以財猶膩物近則污人故豪傑之士恥言之而范文正許魯齋則教人謀生此皆是也蓋人能謀生有以自存然後能自立而不污於非義之財皆是也則深明聖人富而後教之義故凡污於財者多未能溫飽者也識探本窮源而得其理豈徒以矯情為事者耶又謂法律之權不可在吏與幕法密文繁條例日增求其權不歸吏與幕也得乎故善治獄者任律不任例律有定而例無定也夫制律之初亦既簡且明矣簡明則仕宦皆可習而知彼吏與幕安得從而弄之其有事出非常則隨時聞於上以下廷議定之可也若例與時增積重難究非吏不能習知非幕不能援引於是專事比照徒工組織有一例以入之即有一例以出之有一例以死之即有一例以生之於是仕宦之精明廉幹者或往往不免羅於法而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偽平庸者、時可以僥倖而得福、皆職此之由、所謂一法立、一弊生是已、然則省刑法、亦為政之要務乎云云、洞切吏幕之弊、又豈腐儒庸官所得知乎、全書精義多類此、雲泉隨札者、其自序曰、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此隨札所由昉也、不曰劄而曰札者、爾雅疏云、載文於簡、謂之簡札、牋劄則用以奏事、雲泉者何、山館之名、余讀書處也、

參考書

清史列傳 第七三卷

國朝書畫家筆錄 第三卷

清暑筆談一卷寶顏堂秘笈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字與吉、號平泉、又別署九山山人、長水漁隱等、江蘇華亭籍、嘉靖時會試以第一人及第、歷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定、生平性極恬退、通籍雖六十餘年、而服官曾不及一紀、初嘗掌南京祭酒、曾嚴敕學規、條教諸生、後又因韃靼要增歲幣、力爭不可、以此為人所重、著書有平泉題跋、茶寮記、汲古叢語、病榻寤言、耄餘雜識、長水日鈔等、清暑筆談者、則退休後抒懷之作、故自序曰、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提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云云、顧語多蕪雜、自陰陽氣機、丹汞心腎、以迄書畫雜藝、文房玩好、前人舊事等、皆隨意摭取而議論之、不必即為名言、第文字自有一種風韵耳、如于東坡食河魨甚美曰、直得一死事、謂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其初孰不以為至美耶、如曰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貲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

痴等、可以見其持論一斑也、

參考書

明史 第二百十六卷

明詩綜 第四十三卷

春樹閒鈔二卷 乙亥叢編本

清顧嗣立撰、嗣立字俠君、又號閭邱主人、江蘇吳縣人、康熙乙酉、聖廟南巡、詔撫臣舉博學纂修書局、嗣立與焉、壬辰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改中書、尋以疾歸、博學有才名、性嗜書、豪於飲、尤工詩、與朱竹垞王阮亭等相友善、所居名秀野草堂、極水木亭台之勝、一時名士、咸相過從、嘗註韓昌黎温飛卿詩、輯元詩選、著有詩林韶濩秀野草堂集閭邱集等、皆盛行於世、是編凡二卷、所紀始於康熙乙酉、南巡召試、迄壬辰夏日、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晚翠閣閱竹垞阮亭詩止、蓋寄迹京華八年中、所聞朝野掌故叢談、及評隲朋舊詩詞之作也、其誌當時人物諸事、固他書鮮覯、如言王阮亭天賦聰明、八九歲時、侍大父尚書公側、尚書公試以對句曰、醉愛羲之蹟、阮亭應聲曰、狂吟白也詩、尚書公大稱賞、又如記周亮工少司農葬太翁如山先生及母朱太夫人於鍾山北、鎖石之陽、靈車既駕、司農撫視太夫人柩底、異紋蔚起、作奇石狀、具上卉木蓊翳、樛枝崇拂、嘉條攢布、觀者萬人、盛稱靈瑞、陽羨陳其年作瑞木賦、以紀之等類、多足以長

見聞資異談也、其評騭詞章、則多取性格空靈、無論其見地如何、固可別作一家詩話讀之、名春樹閒鈔者、自訂年譜、謂編丁丑及己丑年春樹草堂集時、餘暇為之、是則取京師寓舍名其筆記耳、

鄭桐庵筆記一卷 乙亥叢編本

明鄭敷敎撰、敷敎字士敬、號桐庵、長洲人、崇禎庚午應天舉人、與楊廷樞齊名、丁丑舉賢良方正、以親老辭不就、隱居鄉里、著述教授以終其生、歿後門人私謚為貞獻先生、所著書有周易廣義桐庵文稿桐庵詩稿、自訂年譜及本書等、均極罕覯、是編僅一卷、計二十二則、近年崑山趙氏等、始以舊鈔本刊乙亥叢編中、所記均遺聞佚事、頗足資談助、第大都轉錄自宋元人筆記軼聞、紀文人智巧便捷者、如聯語詼諧詩之類、莊諧遞出、固足供茗餘酒後之談資、究未足云為大雅也、間有記及清初滿兵抄掠事蹟、及明末一二名臣言行、如祁彪佳按吳門、出不避人、自比於褰帷問俗之意、而吳門有土劣數人、夤緣官府、恣橫鄉里、吳令因之去職、彪佳按吳、盡拘治之、立斃杖下、一時風紀肅然等事、可覘彪佳風骨、夫士大夫臨大節而不苟、必其平日足於內而後能形於外、從容就義、初無矯偽、不然者且將臨時失措矣、吳猾能去縣令、彪佳竟斃之裕如、固謂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彪佳勇決、亦足見其後來殉明之有由

未矣、其他所紀亦足補志乘起頑懦也、

音豝隨筆一卷 乙亥叢編本

清曹楙堅撰、楙堅字樹蕃、號艮甫、江蘇吳縣人、道光壬辰進士、選庶吉士、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尋外授湖北按察使、兼布政司使、咸豐五年洪楊之役、兵至武昌、楙堅竭力扞禦、終不敵、城陷後、家人皆死、獨不知所終、少時負有才名、與同里潘曾沂、彭蘊章等、有七子之稱、著有曇雲閣詩集五卷、詞集一卷、詩附錄二卷、河陽金石錄二卷等、是篇自謂讀書偶有疏證、隨意筆之、故所記至為龐雜、自經史小學旁及金石輿地之說、罔不備具、

立論亦有見地、如說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當指有罪被戮及強死者言、注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日知錄引隨文帝仁壽元年詔、謂能達古人之意、愚謂古人本無此制、乃鄭注之誤也、案曲禮死寇曰兵、注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冢人凡有功者居前、釋即援引此條、是死於寇、不得謂死於兵、鄭氏非不知之、何自歧其說也、足正鄭注之紕繆、又如釋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車字應是田之譌、注引老子、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最為明確、復云馬走而車敗、未免

曲為之說亦較近理所論雖多駁傳箋之說要有所依據是則雖短帙固不無精粹可資快讀也

讀經說一卷頤志齋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一字柘堂江蘇山陽人道光初舉人以辦團練功由內閣中書加三品銜卒年八十有二生平治經篤嗜鄭學著有周易述傳及續錄尚書餘論禹貢集釋蔡傳正誤錐指正誤諸子粹言諸史粹言頤志齋四譜等凡二十餘種讀經說者則道光十年主講江蘇鹽城表海書院時為勸勖諸生而作者也其大旨謂讀經之法莫先于讀注疏此朱子之學也讀注疏之意在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此漢魏諸儒串

也朱子不廢注疏而後之為宋學者撥棄訓詁空言心性自文寡陋豈朱子之意矯者倡為漢學其始廣異扶微甚有裨于學者其流弊已守殘支離傅會掊擊宋儒學愈歧而經愈晦矣皆門戶之見漢儒正其詁宋儒析其理二者不可偏廢統曰經學習者當先毛詩以次及于三禮而終之以易書春秋三傳論語孝經孟子通其注疏則思過半矣末復就諸家說經之書應讀者詳舉而列其得失誠足為後學津梁第偏重注疏雖曰為便初學然置就經求經不言仍不免漢學習氣則千得之

一失不敢為賢者諱也

小兒語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呂得勝撰得勝號近溪自稱為近溪漁隱河南甯陵人刑部侍郎坤之父也其學以躬行力踐為宗因感於兒童無知俚俗歌謠無補身心如梁宋閒所習盤却盤東屋點燈西屋明之類因以立身要務諧之音聲使其俚淺易曉如小兒之語俾兒童讙呼戲笑閒習而歌之一兒既習諸兒流布雖孩提無知不能領會義理第習於童時終身不忘長則庶能體認於蒙以養正之功不得謂無補也故臨桂陳宏謀案曰滄浪之歌儒子歌耳孔子歎為自取且呼小子聽之當是時不復計其歌之小自儒子也近溪先生思所以語小兒而因自為小兒語若規若刺若諷若嘲衝口而出自然成音小兒聞之果小兒語也嗟乎兒固有不兒時兒時熟之復之不兒時思之味之雖欲終視為小兒語不可得矣或曰言之毋乃不文夫以小兒語語小兒亦焉用文為哉書無章節計四言句十八條六言句六條長短句十六條語咸警辟尤精者如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草為人若不學好誇甚尚書閣老等是

醫閭漫記一卷 紀錄彙編本 續說郛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號醫閭，原籍浙江定海，以戍籍隸閭外義州衛。成化進士，官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尋告病歸，搆小齋讀書其中，杜門十餘年不出，正德中卒。其學篤信陳獻章端默為己之說，堅守不移，著作有醫閭集等三數種。漫記者，則居邊時聞見所及，因而筆之，雖皆瑣事，然能窺見有明戎政之不修，邊臣多殘怯貪懦，宜乎後來清軍所至千里無留行也。如紀成化某年九月某日清河羊山之戰，軍士有謀伏以伺敵者，及謀以精騎西入而東出夾攻者，皆因策畫於下不用而失。如紀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聞有兵至，竟空室以遁。如紀臺軍無矢，且可隨意居處，及官軍一隊為二十五人，實則多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等，皆足徵有明東邊軍政實況，補史書諱言。又如紀軍士一人斬敵，數十百人聚而爭之，以致壓斬者氣不得出，幾至于死，為將者明知弗問。駟至軍士四出竊殺漢人，盜死者墳墓，掠小兒女，劫其首以為功，查究得實者計數十事，傳聞未經究實者尤

多而在位者畧不加意恐壞其功云云其他並畧紀所聞當時在野材智及備禦訓練之方其文雖細所關則鉅漫筆野紀云乎哉

筆疇一卷續說郛本

明陳世寶撰世寶爲直隸鉅鹿人事跡不詳案筆疇世謂有三本一爲王達所著陳繼儒編之于寶顏堂秘笈中又一名廣筆疇不著撰人淡生堂所刊說者謂即此種第淡生堂本傳世極罕未見其書不知究竟異同此則見于續說郛中世亦不多書無詮次蓋隨筆發舒懷抱之文也都凡十條以意揣之淡生堂本之筆疇既以廣稱若果爲同種當不僅止此數不然者則此亦必散佚之餘耳所持議論大都爲樂天安命閱世持躬之言如曰先淡後濃先跡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斁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之爲詳詐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語固闡發世情小人交態文亦清雅娟娟有致特不足以登於大雅之堂耳

冷賞四卷 硯雲書屋甲乙編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字龍如，號冑師，江西信州人。事跡未詳。以採錄漢魏以來僻事雋語，著為蘭畹居清言，知名。又嘗著耳新，則輟耕錄之類也。冷賞四卷，本雜事之屬，近於說部，惟間有記論經史語，及地方佚聞，勝流軼事，可供採擇。書已久佚，乾隆中甌山金忠淳以所藏抄本刻入於硯雲書屋甲乙編，道光時板亦模糊不能復印。蔡荀慈復鐫之，今亦不多見。書中可採者，如記郭彥深著衍心宗，為易家之別體，並摘其大要。浙江萬年塘工，時衆議五十餘萬，且云施功于不測之淵，十年二十年未必成。中丞謝鵬舉獨排衆議，檄台州別駕黃少卿清專其事，卒以十一萬之費，匝歲竟其功，成內外兩塘。外塘築以石，裕植二丈之木，如籬實以砂磧，護之。內塘疏白洋河故道，培其堤，以起河之土。自章堰歷大小天闕至山閘，塞于是嘉興數百里間永絕海濤衝決之患。及黃岡義民易道三等倡衆結寨，據山自保，流寇數過之，終不敢逼等，皆可為讀書臨事借鏡之資也。餘條述里巷異聞者，則說部目之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世書一卷 世楷堂本

清吳穎撰。穎字見禾，江蘇溧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嘗于著述兼工繪事，與同里馬甸臣修撰溧陽有二俊之目。名世書者，謂人之情窮通各異，以無而有，以有而無，百變其間，不若以有為有，以無為無之深于情也。世人皆然，一人云乎哉。書凡九章，曰存，餘謂天地間數各有合，人盡爭其全，不知取其餘；曰審勢，曰留名，謂人生無日不憂患，以身當之而不蹶者，有勢焉，以詭正于合間之門，則名定焉；曰寄虛，曰隨變，謂寄吾生于實者，虛之之中，引虛而受澤，引虛則變，變則決其所隨；曰寡訟，曰赴嚴，曰隱愛，曰藏聽，謂變則利害相因，不能無理欲之訟，寡之所以養生，寡訟之道，無過自閑以嚴，嚴以律己，則無從所愛，尚矣，不徇所愛，雖聽且不聞矣，故能全也。綜書之大旨，不過竊道家養生易之緒餘，而故詭僻幻肖其辭，使人驟讀其文，不解何云而已。震澤楊復吉謂其皆論天人性命陰陽捭闔之道，辭文旨遠，索解殊未易易，蓋前人冀元擬易類也，固為褒詞，然而貶在其中矣，殆君子不以言拒人之意也。


ZW 21101000814362

學古瑣言二卷 學海類編本

明鄭曉撰。曉字窒甫，浙江海鹽人。嘉靖進士，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因盡識天下扼塞虛實士馬强弱，嘗為尚書金獻民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後以兵部侍郎總督漕運，禦寇有功，陞尚書。為嚴嵩所惡，落職歸，閉門却掃，不復與(再)世通。然以其通曉經術，習于國家掌故，人望歸之益蔚然。卒謚端簡。著作有禹貢圖說、吾學編及文集等。學古瑣言者，則讀書有所感發，隨時而筆之于簡者耳。都凡三十一條，有解經之語，有疑古之言，亦有議論瑣雜紀事者。大抵均能自述所見，平衡情理而出之，而不襲人才慧也。如曰宋儒有功于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有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盡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云云。此真泯門戶之見，議論得其本源矣。又如曰伏羲作八卦，非取于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云云。據經以解經，是讀書得間，而能見其真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３４
作者＝
页数＝８３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